

彭雪枫纪念文集

洗濯冒冰雪 钦君不畏寒

姚晓东

江淮大地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留下了许多革命先烈的足迹，刘少奇、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战斗过，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激励江淮儿女不懈奋斗。彭雪枫将军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是一位文武双全、威震敌胆的名将儒将，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深受江淮大地人民的爱戴和缅怀。

1941年5月，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彭雪枫将军率领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豫皖苏边区来到洪泽湖畔。在这里，彭雪枫将军度过了人生的最后3年，领导淮北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1944年8月15日，为实施党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战略计划，彭雪枫将军率领四师西进，于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壮烈殉国，年仅37岁。他的牺牲对于我们党和军队都是一个重大损失。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为彭雪枫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等领导称赞他“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彭雪枫将军出生在风云激荡、救亡图存的苦难旧中国。面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他犹如不畏严寒的雪枫傲然挺立，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求索奋斗的一生，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他党性坚强、理想坚定，始终对党无比忠诚，执著追求真理，任何时候都毫不动摇；他英雄无畏、视死如归，面对枪林弹雨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热爱人民、情系群众，对群众有一颗火热的心，时刻不忘群众的安危冷暖；他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具有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建立了赫赫战功，陈毅同志在悼诗中称赞他：“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他严以律己、坦荡无私，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艰苦朴素、奉公克己。彭雪枫将军虽然离开我们已经70载，但他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他的精神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始终在江淮大地上飘扬。

在彭雪枫将军逝世70周年之际，淮安市社科联、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办、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组织编写了《彭雪枫纪念文集》。该文集收录了彭雪枫将军的文稿和家书，从中既可以了解到将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又可以了解到将军对党、对人民始终不渝的情怀和对家人、同志、朋友的一片深情，革命精神无处不见，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收录了诸多回忆和怀念文章，每一篇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饱含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群众对彭雪枫将军的深切缅怀之情，从中反映了将军的崇高人格魅力；收录了许多专题和研究文章并编写了年谱，全面展现了将军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彭雪枫生平事迹，弘扬和践行他的精神提供了有益的史料。可以说，该文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很有价值，是我们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好教材，对于激励当代淮安人投身改革发展伟大事业、建设好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家乡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洪泽湖水，浪涛拍岸，传颂着将军戎马倥偬累累战功；江淮大地，雪枫长青，象征着将军英名永存彪炳千秋。希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学习弘扬彭雪枫将军的崇高精神，同心同向干事创业，聚力聚神谋求发展，为推动淮安新起点上新跨越、谱写好中国梦的淮安精彩篇章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淮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目录

洗濯冒冰雪钦君不畏寒姚晓东（1）

文稿与家书

给范长江先生的信（3）

《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4）

致鲁紫铭先生的信

——誓拼全军之力，继承死者遗志（7）

给邓颖超同志的信（8）

给烈属谢老太太的信（9）

五四运动的继承者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10）

豫皖苏边三年来统战方针之经验教训（11）

怎样和敌人斗争与怎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4）

告南阳同乡书（17）

在边区二届参议会上的军事报告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于孙元镇（18）

新四军第四师兵工生产情况（38）

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39）

悼彭雄同志（49）

纪念朱家岗战斗殉国烈士碑记（52）

关于中央整风新指示及华中局补充指示的传达
（54）

继续完成新的整训计划
——六月二十九日军事教育会议总结（61）

贺《拂晓报》五百号

——五年来《拂晓报》的检讨（69）

一九四三年的军事工作（73）

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
——对师直部队的讲话（78）

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83）

家书（86）

回忆与怀念

追忆彭雪枫同志陈毅（179）

纪念雪枫同志学习雪枫同志杨尚昆（181）

悼彭雪枫师长张云逸（182）

在彭故师长墓前的演说邓子恢（184）

雪枫同志永存张爱萍（186）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张震（190）

悼卫国保民先烈彭雪枫同志曾山（197）

念雪枫同志韦国清（199）

永恒的纪念

——吊彭故师长雪枫同志肖望东（201）

学习的楷模

——忆彭故师长雪枫同志孔石泉（203）

雪枫同志长在人间刘瑞龙（205）

雪枫精神光照人间陈其五（208）

良师益友彭雪枫刘玉柱（212）

“我们这辈人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

——忆学生时代的彭雪枫同志方中铎（217）

在彭雪枫同志领导下的战斗日子里谢胜坤（222）

深切怀念彭雪枫同志赵文甫（228）

一代名将功垂千秋赵汇川（234）

彭师长督促我学文化罗应怀（239）

深切怀念雪枫战友林颖（242）

雪枫活在人们心中林颖（253）

深切怀念父亲彭雪枫彭小枫（257）

深切怀念彭师长程朝先（260）

我们的师长杜国军程朝先王步云（272）

忆彭师长学彭师长邱一涵（277）

沉痛悼念彭雪枫师长段绪经（280）

彭故师长名垂千古石刚（284）

终身难忘的教诲张剑（288）

彭师长关怀我成长王效平（292）

我所熟悉的彭师长刘书芳（298）

他，唱出了一首壮丽的战歌
——记哑巴烈士陈洪玉（303）

专题与研究

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彭雪枫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309）

新四军第四师撤出津浦路西始末 84810 部队党史办（314）

彭雪枫在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江苏省军区（318）

铁骑纵横
——记彭师长与淮北平原上的骑兵周纯麟（324）

新四军四师三件宝王克（333）

彭雪枫拥政爱民的思想与实践金冶（339）

彭雪枫与林颖的忠贞爱情晓音（344）

彭师长与四师的军需生产王述汉（354）

彭雪枫与程道口战役郭家宁（358）

彭雪枫与山子头战役郭家宁（363）

彭雪枫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吴涟（368）

彭雪枫与抗大四分校赵云（373）

彭雪枫的书缘韩斌（378）

彭雪枫将军的廉政理念赵先明（382）

彭雪枫创建四师骑兵团的历史思考刘波（387）

读《彭雪枫家书》品味革命爱情马婷（392）

彭雪枫创办《拂晓报》的历史功绩成静（396）

彭雪枫年谱

彭雪枫年谱（1907—1944年）（405）

后记（431）

文稿与家书

给范长江先生的信此信是范长江夫人沈谱同志提供的。范长江当时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

长江先生：

大函诵悉。前线小捷，蒙过奖，不敢当得很。

我军处此敌人倾力压境的关头下，唯一战略方针及战术原则，应以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支队（如八路）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动作，必可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证之平汉、平绥我队大军正面挡住，结果只有后退，“死守”者“守死”耳！这种挨打的架子，只有挨打而已！又证之最近数次小的胜利，都是以精干之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为所欲为。据前方电，敌后方联络线长，故极空虚，我游击支队如入无人之境，且受群众之热烈欢

迎。胜利虽小，但积之成多即为大胜利。而破坏敌之交通，断绝敌之联络，扰乱敌之军心，兴奋我民情绪，无形之中，影响已经不小了。不过这里须首先留心两个大问题：（一）部队素质好，机动性大，敢于脱离主力单独行动；（二）纪律好，且善于做群众工作，能与人民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能得到群众之掩护与帮助。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独立支队（团、营）、游击大队、游击小队、游击小组（不脱离生产之本村本乡人民所组织者）到处积极活动，如敌各村各镇分派兵加以镇压，我们欢迎，因为可以分散敌之兵力，使我主力突击。如敌掉头不顾，只管集中兵力前进，那我们也欢迎，因为可以乘虚直入，捣彼大后方，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打进一个钉子，使敌不易拔出，时时感着头痛，天天操心后方，弄得他终日终月不舒服，像东省之义勇军是也。最近，敌攻崞县原平，逼近太原，但八路军之游击支队，四出袭扰敌之后方，截断广灵、灵丘敌之联络线，收复朔县之后，继复井坪，昨夜又复平鲁。这并不足证明八路之如何了不起，适足以证明敌军后方之如何不得了也。这都是些小意见，诚恐贻笑大方，不过仅供朋友作一参考而已。

承介绍张香山先生前来工作，不胜感激。刻已护送张君赴前方总部，谅不久当可施展张君自身之抱负也。孟可权先生新由前方战地归来，已令晤数次。孟拟在并并为并州，是太原的别称。勾留数日即赴前方，届时当妥嘱各部善于照料，希释念。

得暇望时赐教言为禱！办事处已移于坝南街成都中学校内。

彭雪枫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

《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

彭雪枫

（一）

拂晓报是去年支队出征之前——九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今天——恰同支队本身一样——一周年了。

拂晓报是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部队中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是支队党的唯一机关报。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个别时期的指令，都通过了报纸而传播出去。

拂晓报一年来，在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波兴浪滚似聚诸着一大堆困难，然而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拂晓报同志们的苦干，把这些困难漫漫的[慢慢地]克服下去了。它已经从单纯的军中的读物，变成为广大的群众的读物了。拂晓报已经不胫而走甚而至于不翼而飞了。它已经在一张报的周围，围绕着一百个到一百五十个读者了，它已经被人们一传十传百终日等待着到处传观着了。

当初，只有阿乐、单斐、易河三同志，他们是拂晓报的三元老。采访、编辑、刻写、印刷、

先行统通由他们包办，而且又是在作战与行军中。拂晓报靠着他们算是扎下了个粗枝大叶的基础。

后来，来了王绍庸同志、庄方同志、陈阵同志、李朴人同志，报纸亦随之而有了兴旺之象，在编排内容，印刷方面，也改换了个新的局面。于是决定将两版增为四版，把新闻纸代替了油光纸。拂晓报更成为全体指战员们及地方群众们每日离不开的朋友，也成为大家成天谈论的资料了。接着又加入了许光华同志、钱申夫同志、刘秉衡同志，人多势众，从此，拂晓报终于成为“拂晓报”了。

绍庸同志，是办过报的能手，举凡关于搜集材料，修改来稿，编写论评，甚而至于印刷，总离不开他，近来算是教会了几个徒弟，注意力偏重于电讯整理方面来了。庄方同志的“国际版”，单斐同志的“我们的生活版”，以及陈阵同志的“国内版”，都博得人们的好评和赞赏，而且日益向前迈进；许创同志在刻写方面的急起直追居然在短时期内使人家分不清谁新谁老来。由于他们的埋头伏案，努力不休而且永远保持着进步性的技巧，以致拂晓报一出，使新的读者们引起了究竟它是铅印还是油印的争论来。

最近又来了李克弱同志，他的速写和漫画，给拂晓报又增了不少光彩。看起来，拂晓报的人材似乎已经颇为拥挤了，其实，他们一个人往往干着三个人到四个人的活，出版报纸才仅仅占着他们三分之一的的时间。此外，印刷传单、文件，小册子这些劳苦的担子，也由他们帮着挑。黑更半夜是他们工作兴味正浓的时候，油墨染面，汗流浹背，正是大家等着要报的时候，而以后又调走了阿乐与易河。

（二）

一年来，拂晓报在它本身的任务上，发挥了它的伟力。首先通过他而大大的展开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党的领导和文化娱乐工作，传播了各个部队间的工作经验与教训，提高了指战员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水平。而且经过拂晓报的表扬和批评，又大大的加强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战斗勇气。

在宣扬我中央政府的政令，最高领袖的德威，抗战建国的国策，提高沦陷区域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唤醒民众们的民族意识方面，它也尽了它能够尽的力量，而且又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老人家们说：“蒋委员长的消息又得到了！”“中央军还在和鬼子拼啊！”“中国还有出头露脸的日子啊！”

在传达党中央的政策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同时又要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分裂阴谋，反对倒退落后的政策方面，它以最大尖锐的词句，理直气壮的声调，有凭有据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事实，击破了敌人的怀柔政策，粉碎了汉奸汪精卫及其应声虫们“倒蒋反共”“反团结”“反抗战”最卑鄙的阴谋毒计！

通过了拂晓报，传播了中共中央关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于国际政治情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精密正确的分析，政治上的远见，诱导人们把握住国际政治局最基本的一环，认识并把握住抗战中的外交政策。

（三）

拂晓报还有没有弱点和缺点呢？有的。

首先就是报纸本身及其内容和军中指战员以及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不够：不能够“及时的”报导，不能够具体的反映，不能够“诱导”大众的政治斗争，文化生活更高度的进展。其次，在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发扬群众的创造性，“鼓励”而主要是“组织”他们的“热情”，“适时的”提出“号召”，发起“竞赛”，完成某一时期某一工作的“运动”，还作得极端不

够。

对于与读者的联系，贯通，讨论，以致实际上的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用种种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是做得不够。更不能引起读者，尤其是“作者”们的“写文章的积极性，虽然我们的稿件老是拥挤不堪。”

至于在技术方面说，除去有必要的一些政治论文以外，一般说来是大文章多，小文章少。另外是编写方面的工整精细一丝不苟的长处之中伏下了一个大缺点是“慢”。

（四）

第二年开头以后的拂晓报，它的迈进方针和工作任务应该是怎样呢？

列宁在旧星火报上发表的“从何着手？”这篇论文中说：“报纸不仅是集中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伟大的指示应该成为拂晓报——以及所有抗战派的报人们的最宝贵的指针。报纸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报导”，报纸的内容，从新闻、社论、论文都应该包含着它的“教育性”、“斗争性”、“组织性”。

报纸的每一条新闻（至于论文更不用说了）都应起其宣传的作用。所谓宣传，即是说有其教育的内容。宣传不应脱离理论的原则。在一种有理论系统的宣传之下，其结果必如列宁所说报纸将成为一个风箱，把一种风潮的火星扇成大火，“就会有系统的挑选和训练出有锻炼的战士的常备军。

（摘自《拂晓报》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致鲁紫铭鲁紫铭，河南永城县山城集人，是中共党员，豫东著名抗日烈士鲁雨亭的父亲。先生的信

——誓拼全军之力，继承死者遗志

紫铭老伯：

雨亭兄于本月一日，指挥部队在山城集与敌血战，正在解决战斗之际，不幸弹中头部，壮烈殉国。雨亭兄自去秋参加敝军，即率部作战敌后，屡袭陇海沿线之敌，曾前后毙敌横山少佐、佐野联队长及北山大尉，功勋独建，捷报频传，敝党期望正深，国家倚畀方殷，将星突殒，百战身死，噩耗惊传，全军将士悲痛欲绝，豫皖民众椎心泣血，誓拼全军之力，与敌搏战，再接再厉，继承死者遗志，完成抗战建国伟业，以慰先烈英灵于万一！

顷者雨亭兄遗体已经成殓，身后大事亦均料理就绪，除在各地表扬功绩；激励忠勇；通令全军举行壮烈追悼外，复建筑雨亭图书馆，树雨亭纪念碑，以期垂之永久。尚希高年珍摄，勉抑哀思。雨亭精忠报国，马革还葬，为民族争光，亦足为家范矜式。谨函驰陈，藉申慰问。

彭雪枫谨上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原载《拂晓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

给邓颖超同志的信

小超大姐：

汉皋一别，三个年头，无时不在念中。这之间您是走了一趟莫斯科，可谓幸福之至！我则深入敌后，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风来雨去，肉体上虽不舒服，精神上倒也愉快，不过反共分子随处可见，总有点讨嫌耳！

任泊生同志在我处工作。他自己以及我们大家都盼望陈波儿陈波儿(1910—1951)中共党员，著名的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同志来。她去年在洛阳曾给我一封信，说打算要来华中。请您成人之美吧，不仅他们夫妇团圆，而主要可给我们在敌后活动的部队，在文化娱乐工作上以大的开展。我们在望着！

特向大姐郑重声明，我个人的问题并未解决，也不打算解决，海阔天空，独来独往，岂不惬意？已经老了，已经老了！（吴振英问候你安好）

要想见面，怕只有待之于抗战胜利之后吧？我真是想你们！就是我一个人孤独地在这敌人的后方，胡服胡服，即刘少奇。又离得远，想找人谈谈，净是“部下”。战争、人事、困难，千态万状，总是不轻松得很！就是像汉口那样过几个月见几天面的机会都不可得！

我知道您忙，可是总想读读您的信。十年战友，友谊，同志间的亲爱，是比什么也宝贵的！我不知道居留在渝的故人都是谁？知道的请您代我致意吧！

祝您

健康爽快！

我很结实，从来没有病过，请您放心。

最近小照送您三张，余者请您代为送人。

雪枫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夜，于豫皖

苏边小荒村中军次，时在狂风暴雨之后。

给烈属谢老太太谢老太太，安徽省涡阳县人，其子谢继贤、谢继书、谢继祥均为抗日救国英勇牺牲。的信

谢老太太：

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尚的光荣，全国军民莫不钦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平日教育之功。从前岳母、岳飞精忠报国，几千年后还被人人赞美。老太太教子三人英勇杀敌，也足以比美岳母而被人人所赞美了。

不过听说谢老先生因痛伤过度不幸逝世，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四个小孙儿年纪幼小，无人培养，我们一定帮助教育成人，使他〈们〉继续乃父之志，这个你可不必顾虑。

你的家庭生活困难，我们尽力帮助，特派游历同志代致慰问并携带法币一百元作为生活的稍助，请你收下。

我们要努力打走日本鬼子，为你的儿子报仇，使你能过安宁的日子。希望你要安心度日。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祝你健康！

彭雪枫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

五四运动的继承者

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

彭雪枫

百年以来，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五四”运动是最辉煌最精彩的一页。

二十多年的狂风暴雨，把当时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分家了。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领导者被冲入于“逆流”之中，背转身和当时的敌人拉手了。

一部分则作了中流砥柱，继承着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而发扬光大之，认定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且应以工人阶级——即革命的先锋队，居于领导成份。这一部分领导者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的中共领袖——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这一“发扬光大”的具体表现是两年以后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出现于中国人民大众之前。

十九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不懈在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结合了工、农、商、学、兵的统一战线，争取着三民主义的实现，争取着新民主主义的实现。

“五四”运动创造了和培养了以致壮大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形成了今日中共党人所领导和所影响的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这一势力在世界革命观点上说，增加了它的国际意义。

在前辈们的领导开拓下，在十年内战三年抗战的浪潮中创造了千百个“五四”运动的光荣继承者、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希望这一些“继承者”和“实行家”都能变为第二、第三、第四个毛泽东、周恩来式的人物，成为年青的“后生的”布尔什维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完成者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

（原载《拂晓报》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豫皖苏边三年来统战方针之经验教训

彭雪枫

书记处上月十一日关于对苏北士绅及民族资产阶级策略的指示，我们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兹将豫皖苏边三年来关于统战方针之经验教训摘要报告如下（有系统的报告，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好）此段文字略有删节，原意不变。：

1. 主动的不间断的直接或间接的与之联络，送书报送信件派代表告知对方各种军政情报，态度诚恳耐心，一次不行下次又来。皖北专员李盛宗就职时我们给他一个贺电，邮寄他一付对联和祝贺信，均无答复，但仍继续邮寄书报不懈，并派代表与之联络、解释，终得其复信并派代表回拜。又前专员郭造勋极反动，扣押同情者，并下令截击我零星部队，为反共最力者。经我函、电、书报不断向其投送，终于派代表回拜，并在报上大做其对我军的观感记，最后郭公开讲演，引证毛文毛文，指毛泽东的文章，并刊载于报纸上，还复函建议我军在皖北沦陷区设立税卡收税，最后时期对我摩擦，减少至最低限度。

2. 先讲小道理，后讲大道理，投其所好，联络感情，并给以切实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当可化干戈为玉帛，最低限度可使其守中立。当我华中党领导之第七路第七路，指国民党第1战区自卫军第7路。（千余人枪）被迫而抗命东来敌后与我们会合后，洛阳即何柱国骑二军尾随追击我，并向各方放出空气说第七路已自动瓦解，一部当汉奸，一部当土匪，一部投新四军。骑兵军追兵后，陇海路北我军即对其表示盛大热烈之欢迎与慰劳，并指示路线，送他地图，帮他向导，待其由陇海转回时同样也派军队欢迎，群众团体慰劳联欢。在报纸上大字发表他们的胜利，该军上下一致以八路军、东北军之历史关系为谈话内容，为何柱国则去电问好，派代表联络并愿接受其指挥，在宋新之战役上亦真正与之配合协同，并不断向其

请示，故何部上下至今仍对我为好朋友，其军部及第三师与我电台通报至今不断。骑八师马彪纪律败坏，官兵蛮横，当其进驻蒙、涡边对我戒备极严。经我派员持函向其联络，函内引证可兰经，马则立即复函并派人回访。当时因冬来，上面不发冬衣，而不得不到我区域购布，我除给以方便外并赠送洋布五十匹，自行车两辆，从此马对我党观感为之一新。当我军与李盛宗专员部队在怀远冲突胜利后，李盛宗亲自坐轿见马，要其出兵打共产党，并说这是上方命令，马以未接同样命令委婉拒绝。事后，马对人言：“损人利己之事我不干，损人而又不利己之事我更不干。”其部下某营有土匪行为，扣我医院药材，两个看护被害，经我方向马抗议，后，马将该团调防，团长撤职。

3. 自己先不要抱成见，危局可能打开。今春皖东冲突加紧之际，李品仙派其得力部队龙炎武旅来皖北，当与李盛宗、徐良（骑三师长）、粟天一（皖东北专员）等召开军事会议于蒙城，集中二十个团分三路向我进攻。当时我们认为军事冲突必不可免，加紧战斗准备，到处构筑工事，胸怀必打之成见，以至放松统战工作，继而认为写封信给龙炎武说以利害，晓以大义，表明态度，先试试看。信发不久龙旅南退，余部四走，严重形势为之松懈。此次和解原因主要在我之宣传，以及何柱国不赞成武装冲突，要求以政治手段解决之电报，而我给龙以信亦甚有力。

4. 应先作必要之让步，并广为宣传到处诉冤，待双方了解究竟后实行反击，一举而消灭最顽固之部队，亦为求得公正人士及广大群众同情之最好方法。故二年来皖北、豫东社会人士对我党、我军均有良好印象。孙桐萱之侦探机关亦在其对孙书面报告中称彭本人曾跟随周恩来往来武汉、重庆、山西等地，深受蒋委员长及党国要人等所昭彰。故处理一切摩擦事件尚能顾全大局，故涡阳一般人士认为此人有宽大胸怀，有容人弃物之量，致使政治影响获群众赞同云。

5. 利用矛盾，加强矛盾，使反方反方，指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与我联络，不得不有求于我。当我军通过亳州时，本军在亳久驻后，立煌立煌（现今寨），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方面亦声言敌人有三路进攻亳州之计划。该县长要求我军保卫亳州，并为我筹粮。待我军击破敌进攻后，声威大震，慰劳益多，县长又暗使红枪会驱逐我军，而红枪会反暗中向我军报告。

6. 各级军政首长亲身与人往返联络、拜访最为有效，给对方之良好影响，印象更深。

总之关于统战工作已在部队及地方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造成运动，使之成为各指战员及全党严重的注意。我们在组织上应：

（一）组织一个统战委员会，经常讨论，传达中央指示及决定具体工作计划。

（二）政治部设联络部，各旅设联络科，各团设联络干事，涡阳城设联络站并举办统战人员训练班。

（三）经常召开各种大的小的统战工作会，计划并检讨统战工作经验教训。

（四）定期实行统战攻势，普遍的进行对友军友党上下层的联络或举行参观联欢。

（五）统战工作之艰苦进程中获得胜利或收到效果者，立即传达（不妨碍秘密的条件之下），以提高下级干部对统战工作之信心与积极性。

（六）对统战人员之思想，意识，党性、技术、道德加以严格要求与教育。

（七）不仅统战人员本身去提高，且领导与推动大家去做。

几年以来在统战工作之实践中深感觉党对军队及地方各级干部应加强以下的教育：

（1）事[世]故人情的教育。使干部不要神经过敏，对人一概不信任，老存一种利用、怀疑的心理。也不要过于老实、仁善或不懂勾心斗角会往往吃亏的。一般士绅、军政各界，他们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而我军之干部则常失之简单、实在。

（2）中国历史常识、一般常识的教育十分必要，而这一点是我军，我党干部所缺乏而又不能不在这方面注意。

(3) 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育。凡文字、说话、通电，歌曲、礼貌形式上均应更适合于旧的习惯的一套，而巧妙的灌进新的内容。

(4) 党的政策、策略的教育可使同志说话应付时不公式化，不简单化，但主要是党员党性的教育，使其在统战过程中不被腐蚀不受威胁利诱，统战工作在新的阶级路线中是最复杂最艰苦的主要部分，故今后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应成主要的一门。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

(据中央档案馆存稿)

怎样和敌人斗争

与怎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

为了吸收和学习华北我党我军领导群众与敌人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选辑聂荣臻同志（军、区司令员）的“晋察冀边区的形势”、孙志达同志（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在冀中平原上我们怎样和敌人斗争”以及周士第同志（一二〇师参谋长）的“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三篇文章为一本小册子，即定名“怎样和敌人斗争与怎样建立抗日根据地？”

这三篇文章包含着三年来，用血肉换来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应取法最应运用的方式和方法；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的榜样和先生。无论谁——敌后活动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工作者以及广大民众运动的先锋队都应人手一册！

其中关于政权建立问题，财政经济问题，战略战术问题都说的很具体详尽，用不着重为介绍。这里我特别提出他们在斗争中的几个问题说一说以便引起同志的严重注意：

第一，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创造新的方式与方法。他们根据着当前斗争环境敌我对比具体情况的变化而能扬弃，发展、创造新的斗争方式而不固守成规。他们在平原如镜，河流如网，据点如林及敌之反复扫荡分区扫荡长期扫荡下，由集中而分散，由小分散而大分散，由陆地战而水上战，而冰上战，由火力战而经济战，而交通战，由控制河流而发动破冰，由军事化而战斗化，集体领导分散工作，“少开大会多开小会”，“少发文件多传达及组织工作团具体领导”，由大医院而医疗小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他们仍然坚持着，随时改变组织

和斗争的方式，以求适应客观条件而争取胜利。

第二，与广大群众血肉相连，随时替群众着想，提高群众情绪；加强群众信心；运用群众力量，配合群众斗争。群众都认为八路军是他们的“子弟兵”，说打仗你我合伙齐来，有粮饭彼此甘苦共尝，群众喊出：“麦子是我们的粮食，八路军是我们的队伍”，“只要吃饱饭，就能坚持持久战”。军队打仗倘若牺牲多些，不合游击战术原则，群众就心痛了，责备军队说：“同志，这样打法，牺牲太多，我不同意！”我们看军民简直分不开了！

第三，在斗争中善于灵活提出具体鼓动口号，而决不是“泛泛的宣传”，决不是老一套“军民合作打日本”，决不是必从国际形势讲起，决不是“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比如关于破路，他们提出“破路即是抗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结果一天夜晚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挖路，而且一夜挖了八十里。狗妨碍了军民的夜间行动，遂提出“狗是汉奸”的口号，不久，所有的狗都肃清了。一到秋收或麦收，都提出“武装保卫秋收！”“多打一粒粮，就是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的口号，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了，马上提出“帮助抗属割麦！”“谁家人口少，上谁家！”为了避免敌人抢粮，又提出“零割零打”，“分晒分藏”的口号。问题并不在深与难懂，问题并不在合否原则有把握，问题在谁能深入群众；谁能倾听群众的呼声；谁能注意群众的舆论；谁能揣摩群众的心理，谁能了解群众的苦处；谁能迎合群众的斗争。于是，谁也自然能够提出具体的动人的活泼的有血有肉的鼓动口号。否则，你的“理论”再高明，文章再大块，政策再正确，而只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那是没有用处，而且必然要遭遇到不幸的命运！

第四，党政军民军事化而又战斗化。所谓“军事化”当然不是如某些同志所了解之穿军装、挂短枪、骑高马，还要后头跟着一个或几个“随从通讯员”，这是军事化的皮毛之见。真正军事化是首先要有军人的迅速、紧张、切实、彻底、认真、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其次，进而求得以战斗姿态准备战斗，懂得军事常识，平时是个宣传员组织员，战时自成一个战斗员或指挥员。而不是平时太平乐观扬扬[洋洋]自得夸大自吹英勇无比，世界无双，及到一闻枪声便张皇失措抱头鼠窜，距敌两千米而大打机关枪。没有素日谨慎自持的诸葛亮，也就没有被敌包围独坐空城谈笑自若的孔明了。没有像斯大林所潮[嘲]笑的那种暴动胜利敌人打倒以后而高立台上大呼英勇冲锋的“英雄”，当然也就没有有在极端艰苦危险复杂困苦的斗争中表示动摇消极逃跑的“变节者”了。

像冀中的党政军民的战斗化是：“首先是由庞大到紧缩，裁减非战斗人员，减少马匹（马匹在我们这里是最多的），取消驮子，改为挑子，又从挑子改为人背。”他们“使一个人能作三个人的工作”，“工作人员要求战斗化，背起枪或手榴弹（手枪在外）每个人必要时应参加战斗。”可是他们背手枪的人也还要“背起枪和手榴弹”的，而我们这里即使些背手枪的人，也同样是文质彬彬，娇生惯养，冀中同志已经到“不能打也就不能工作”的地步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已经改变，而成雷厉风行，紧张具体了。而我们的某些区域尚是慢条斯理，温文儒雅，因循，“敷衍”塞责，麻木！

第五，侦察警戒，是足以为我们所效法。他们不论军民，尤其是民众“村口放哨穿便衣，”“村外便衣游动哨、游击小组活动得更远些”，“能从敌人出动到开始行动时，把消息传出四五十里路以外。”反过来看我们，警戒疏忽到一种什么荒唐程度了呢？民众组织是形式，敌人一来，大家惊逃，致使大家遭受到无谓的损失！

军队、地方的同志们，“时间”不等待我们了！敌人不允许我们等待了！改变你的方式方法和作风吧！深入群众，围绕群众，雷厉风行切实认真吧，漂亮的口头禅，请割爱少喊些吧，具体的真正的工作多做些吧！

怎样和敌人斗争？怎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篇文章，便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工作战斗的发动机！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于涡河之滨

告南阳同乡书

华中各部及第十三县同乡官兵弟兄：

雪枫自幼随先叔禹适公北游故都，戎马行伍，在外二十年，先茔久未祭扫，亲长久缺定省，邻里戚友久疏。×候，实属人生恨事，前岁留守竹沟，家乡近在咫尺，方拟摒挡就道，重游兑时××处所，藉话阔别衷曲，奈宿愿未遂，仓卒奉命，车征敌后，忽忽又已三载矣，偶与家乡来人谈，不云敌寇进攻，奸淫烧杀，妻离子散，即日政治不良，捐税太重，贪官污吏，仗势欺人，勒索壮丁，岁无宁日，加以少壮从军，老幼留家，无力耕作，而生活担负日重，简直无法过活，家乡光景，大不如昔，惟冀举国团结自珍，努力抗战，早日驱逐日寇，与我同乡弟兄凯旋回家，继承禹适公未竟遗志，建设地方自治，改善人民生活，不意抗战中途，内战复起，困难家愁，内忧五内！

汤集团军中官兵，半为我宛骚同乡亲友，为抗日之主力，建光荣之功勋，今乃被逼轻离抗日战线，进行“剿共”内战，自残手足，设为吾人堂止二老，亲戚旧友知之，将何以堪！！顷闻我同穹弟兄，均以不愿内战，精神苦痛，无以自介，居恒以泪洗面。天地间之惨事，宁有过于此者！

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千辛万苦，流血牺牲，三年之间，历经大小三百余战，我乡弟兄，当早有所闻，初非国民党特别党部武断宣传所能抹杀者，若谓新四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则板桥为处不远，与敌血战三昼夜，击落敌人飞机之事实固为附近方圆百里之男女老幼目睹者，若谓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则今日涡河两岸，原为新四军久驻之区，苟能虚心询之当地民众。不难尽知新四军爱护民众，与民众相处如家父子之血肉关系，事实俱在，真理因自在人心也。

今日之事，唯决于我乡弟兄之公意，惟有功不赏，反尽排斥摧残，则寄与深切之同情者，当不仅限于我乡弟兄，大敌当前，反共内战，无异纵火自焚，徒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至希我乡弟兄，判明曲直，勿被祸国殃民之亲日派所利用，万众一心，要求重回抗日前线，宁为抗日而壮烈牺牲，不为内战罪恶而死，否则解甲归田，亦能上慰亲心，下安妻子，国事危急，善自裁处为幸。

彭雪枫四月一日

（摘自《拂晓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在边区二届参议会上的军事报告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于孙元镇

各位参议员先生：

兄弟的报告是军事工作。除了人员武器作战计划关系于军事秘密，未便公布以外，关于军事方面各种问题，如边区部队以往的战绩，边区目前的形势。军民今后的任务等，是这一报告的中心。报告中难免错误之处，希望先生们加以详细讨论和具体指教。

去年春天，我九旅收复了边区敌人最大的据点——青阳，那是在张旅长爱萍同志，韦政委国清同志指挥之下所获得的战果。青阳的收复给苏皖边区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淮北边区的奠基石。不久之后，九旅配合了十旅一部以及在湖东的五旅，把洪泽湖的伪军土匪消灭了，除了老子山盱眙城那个缺口，洪泽湖已成为我们的内湖了。五月八日，四师师部率领十旅十一旅十二旅以及师直属队，过路东来，进入苏皖边区。秋天，于是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渐走向正规。

十六个月的战斗缴获伤亡

四师主力进入淮北苏皖边区到今天已十六个月。在这十六个月之中，在保卫边区，巩固边区，扩大边区，缩小敌占区的任务上，不够的地方当然很多，然已竭尽智能，尽了他抗日保民的本分。这里有一张统计表，和各位念一念：

四师过路东来十五个月的战绩统计

——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八月

一、作战次数：三百四十次（平均一天零八小时打一次仗）。

二、缴获：

甲、步马枪三千零三十八支，卜壳枪一百五十一支，手枪四十九支，轻机枪二十九挺，重机枪一挺，手提式八支，信号枪二支，刺刀四十九把，大刀一把。

乙、弹药、步马枪弹五万九千四百六十八发，重机枪弹九百零一发，手榴弹六百八十二枚，信号枪弹四发，追击炮弹六十一发。

丙、军用品：电话机十九架，自行车四十四辆，战马一百一十八匹，望远镜四架，无线电台二架，缝纫机二架，收音机七架，被毯一百五十六床，军衣二百四十五件，法币六千五百八十二元，伪币四千四百七十四元，敌伪旗帜十五面。

三、毙伤敌伪：

甲、毙敌伪一千九百九十七名（内官三十一员，兵一千九百六十六名）。

乙、伤敌伪五百五十三名（内官九员，兵五百四十四名）。

四、俘敌伪三千四百八十五名（内官二百七十二员，兵三千二百一十三名）。

五、破坏铁路七十里，毁火车头五个，车箱五十个，汽车七辆，桥梁十五座，电线一千九百斤，电线杆一百四十根，碉堡二十三座。

攻克据点十三处（清忠集、沱河集、濠城，新集、埠子集，池家、堰路口，洋河，陈集，塔桥，兴集，猫儿窝，大王集）。

六、我军伤亡损耗：

甲、武器：步马枪三百三十八支，卜壳枪十三支，轻机枪七挺，大刀六十三把。

乙、弹药、步马枪弹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发，卜壳枪弹八百八十七发，手榴弹四千五百九十九枚，机枪弹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发，冲锋机弹三十发。

丙、军用品：洋锹九十四把，洋镐二十六把，被毯四十床。

丁、我伤亡：

一、负伤八百四十三名（内各级指挥员一百九十八名，战斗员六百四十四名）。

我负伤连以上干部计有：营长罗明榜、营付陆炎、大队长吴守训、大队付李成东、连长刘建勋、吕海龙、李复元、王敬之、朱震、副连长石正义、刘万全、杨风起、白五祥、参谋杜玉贤、政指吴存堂、梁邦起、张振西，特派员张成柱。

二、阵亡四百一十八名（内战士三百二十二名，干部九个六名——班级四十五名，排级二十三名，连级二十四名，营级三名，支队级一名）。

我阵亡连以上干部计有：支队政委周启邦、营长白进振、付营长刘超群、参谋郭伦、连长张明镜、干杰之、李明德、张安国、副连长朱学文、石绍亮、政指王雨亭、李飞、袁邦祥、副政指李景胜、韩广禄、干事杜希之、汤增茂、团卫生队长张逸民。

三、我失联络二百零一名。

这就是四师在十五个月中战斗缴获伤亡的统计。（时主席团提议，全场起立为阵亡将士致哀三分钟）

政治工作三方面

关于政治工作简单分以下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敌伪军工作。所俘获之敌伪军官兵三千四百八十五名中，经过政治机关训练争取参加我军的计一千八百三十八名，宣传释放的计一千二百四十名。一般的说，这一些放回的俘虏，都进行了宣传工作，而且这些人回去即使不要讲话也就是很好的宣传品，首先是我们没有杀他。敌人所宣传的共产党新四军杀人放火的谬论即不攻自破了。加上这一些人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照实说出，可给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以很大的影响。像泗县城内的敌伪小队队长矢冈，在四师来自敌方的官兵成立反战同盟支部以后，他问一个经常到半城做生意的商人说：“你在半城见过日本人没有？”商人答：“见过四个日本人。”矢冈问：“新四军难道不杀吗？”商人答：“不杀，而且很优待他们，天天和新四军一起打球玩”。因之要我们的布告和宣传品。蚌埠有一个敌军军官，出四百元买了我们一张六言布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不过是我们所知道的一星半点，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特别是那种不可限量的“政治影响”会更大更多。

第二是宣传工作方面。这里有一个统计表，从去年六月到今年六月，十二个月中全部队共举行了：化装宣传二百三十八次，散发传单一百三十三种，写标语四千二百一十条，出壁报一百一十次，举行群众大会二千三百二十三次，士绅座谈会三百五十次，演戏一百零八次，抗日军人家属会三十次，士绅访问座谈会一百二十次。以今年一月到九月，共发了九十四种对敌伪的宣传品，计二十五万份。宣传工作，对外是敌伪军及敌伪区民众，对内是边区的民众及部队的指战员。单说敌伪军在见到这些宣传品之后，对我们的军事政治各种政策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使敌酋对宣传品看到害怕。洋河、泗县、张楼、凌城，这些据点在发现了宣传品之后，立即关起城门，搜查户口，检查行人。土山乡的伪公所见了我们的宣传品以后，说：“到底是中国人，这是劝咱们的呀！”泗阳县城伪军有一个中队经过宣传之后想反正，五个班长商量好了，被敌人发觉杀了头，其余的伪军去上坟烧纸，又被敌人查出，找去打了嘴巴，因之泗阳的伪军逃亡的更多。

在敌伪区的士绅父老，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也有了认识，流亡地主大半回来了。洋河以北张圩子有个张老先生，曾经写信来要我们的报纸传单。淮宝有一个耶稣教的传教士，从前很害怕我们，以后见了六言布告，慢慢地也接近我们了。泗灵睢的地主士绅，见了我们的“土地政策”小册子，大家说共产党不没收土地，我们应当好好地帮助新四军。敌伪区广大民众对中共中央“七七宣言”，陈军长的“向盐阜区各界致词”都很欢迎。

第三是民运工作方面。各部队的民运机关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八月，十四个月中进行了以下的工作：

一、协助组织的救亡团体计：农会二百一十八个，会员一万二千三百人，工救会三十个，会员一千三百五十人，青救会八个，会员一百六十五人，妇救会九个，会员五百三十人，自卫队一百二十个，队员五千零五十人，儿童团十八个，团员六百八十人，开办训练班五个，训练干部三百二十人，建立农村俱乐部十四个。

二、救济灾荒。指战员在自己的零用费内共捐款二万五千一百元，衣服一百七十件，得救灾民一千五百余户。

三、开辟新地区工作：建立区署五个，乡公所十个，改造乡公所九个，保二十七个。

四、帮助群众春耕夏收工作。计代耕地四百九十五亩，出人工二千五百七十个；代收麦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亩，出人工七万八千五百七十个。

五、召开的各种会议，仅仅是民运部门的计有：大小群众会五千四百三十五次，士绅座谈会四百二十二次，保甲长联席会二百次，抗属座谈会三十五次。

六、协助政府征收救国公粮一万四千三百一十八石。

部队帮助群众春耕夏收，老百姓很喜欢，不吃他的，不喝他的，一心做活。某县大梁庄有个梁大妈说：“大热的天，你们给我割麦，不吃饭又不吸烟，真叫人过意不去！”于是她偷偷地买了纸烟放在我们同志的衣服下面，表示她的一番感激情意。被救济的洪泽湖灾民说：“新四军这样好，下辈子变牛变马都报答不清！”

由于上述军事方面的战斗，政治方面的各种工作，再加上配合着地方群众团体，行政公署及各县区政府，在十六个月中开拓边区，缩小了敌伪区，使我们淮北苏皖边区今天的总面积的六万七千平方公里中，我占了四万零二百平方公里，占全面积的百分之六十，较之十六月前增加了一倍有余。边区人口有组织的占百分之二十二，较从前增加了三十倍边区政权，县单位十四个，区九十个，而从前只有泗南、盱凤嘉、淮泗、泗宿，泗五灵风等几个县，二十九个区，在出公粮方面，去年午季是××石，今年午季是×××石，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是今年丰收和边区扩大的缘故。

胜利和成绩的原因

这些胜利和成绩是那[哪]里来的呢?原因在那[哪]里呢?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及新四军军首长的领导指挥所得的结果。四师受党的领导，军部的指挥，执行党的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大家安居乐业。军队好好的打仗，创造边区，保卫边区，巩固边区。我们的队伍不是往日的军阀部队，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党有民众。新四军的一切行动，都要首先看一看是不是违反了党的政策，看一看是不是违反了群众利益，他是为了广大民众的付托和愿望在奋斗着的!

第二是全师指战员的英勇艰苦抗战。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在什么情况下战斗和工作着呢?举出一些事实，便可见一斑。象宿东游击支队的活动区，天天听到枪声，天天看到汽车，一夜搬两三次家，最低限度也要搬一次。周围离敌人的据点十里、八里、五里。在津浦铁路二三里边上有我们便衣队，同志们不能唱歌，更不能吹号。活泼的战士而不能唱歌，其苦可知。前次张参谋长到游击支队巡视工作，和部队共同过着白天荫蔽，夜间行动的生活。打仗和转移，包括了他们的一切工作。到了上半天，人的精神特别紧张，派侦察，照顾队伍，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以后才能上上政治课，开开小会，黄昏时又该转移了。这样的日子过上两三天到满[蛮]有趣，可是过上十六个月之久，而且今后还会过下去，就不很好玩了。游击支队的周政委启帮同志，在今年四月间阵亡了。周政委是抗战后参加部队的高中学生，很聪明，很虚心，耐劳苦干，一九三八年在临汾八路军办的学兵队毕业到竹沟，跟部队出发到路东，曾任过团政委，是一位很好的新干部。不幸在四月二十三日那天，于固镇灵璧二路出犯的敌人夹击中战斗牺牲了!周政委在游击支队，军事、政权、地方党、民运工作他都得过问。每天随队伍跑，战士到地方可以睡觉，可是他还要工作，工作做完，又要出发了。日久天长，神经为之失常。四月战斗，敌人虽多，我们部队少，他亲自带了队伍掩护主力撤退，终于与战

友们长辞！全军同志很悲痛，然而游击支队全体同志有一个信念：“保卫与坚持宿东，为周政委复仇！”现在的张兼支队长太生同志，他是一个副旅长，红军的老干部，由于地区复杂，部队分散，东一个营，西一个队，在他手中掌握的只是一个营。他能够协同着谢邦治政委，王烽舞主任，见危受命，埋头硬干。今天在座的沈团长连成同志，五六十岁了，不久以前还在领导着游击支队地下的一个部队，和周启邦政委一样的生活，天天行动，天天战斗。此外，坚持第一区工作的余小仙、史凤阳、董畏诸同志，都是受着一样的罪，然而他们越干越有劲！还有一个邳睢铜区，其艰苦并不亚于宿东。西是津浦铁路，北是陇海铁路，中间又夹着一条海郑公路，又有一个徐州府，这一狭小的地区，九旅经常有队伍在那里活动。主力部队在邳睢铜，主观上的困难比游击支队在宿东要甚！游击支队可以穿便衣，主力部队便不能统统穿便衣，然而我们同志并不畏惧。二十五、二十六团在那里曾经有两个月没有拿子弹带，不要说脱衣睡觉了。从前的二十七团单独坚持，也是同样。九旅的独立营在许西连、顾寒星等同志领导下，夹着津浦铁路，时而路东，时而路西，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时全场高呼：“拥护新四军！”“拥护艰苦奋斗爱拥民众的新四军！”）四师同志吃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干些什么活？活又干得怎么样呢？全体指战员为了完成任务，战斗中不少英雄牺牲的例子，随便举出几个来，可以帮助各位了解一个概略：

三十一团四连排副鲁克训，在最近濠城战斗时，带着突击队冒敌密烟炮火冲了进去，打了十几个手榴弹，自身负了四伤，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并且鼓励其他同志冲锋。二十七团三连排副王良彬，历来作战总是任突击队长，某次战斗中冲锋五次始行冲入，一个人打了四五十个手榴弹，压迫敌人缴了枪。二十六团四连政治指导员袁邦祥，在保卫夏收的小袁家战斗中，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不幸身中两弹而光荣的牺牲了，后来他的遗体旁边发现很多碎纸片，这是他在临死时恐怕文件被敌人抢去而撕碎的。也是在那次战斗中，有一个模范战士党员，他是机枪射手，在身负重伤以后，队伍撤下了，他把机枪压在自己的身底下，以免被敌搜去。以后敌人被打垮，这个同志虽牺牲了，但机枪却因之而得保存！二十六团二连的班长陆毅成，在敌猛烈炮火下英勇冲击，打垮了敌人一个班。二十五团班长段世运，在战斗中手腕负伤，自己偷偷的包扎了伤口，而不承认自己负伤，还是积极领导冲锋，直到战斗结束，大家才知道他负了伤。三十一团三连排长魏广田，新集战斗中首先跳过外壕，突破敌火力点。打了十几个手榴弹，自己负了伤不下来，仍然掩护着队伍突击。三十一团五连排长郭学信，草沟战斗撤退时，机枪射手阵亡，遗下之苏联造机枪距敌仅三四十米，郭排长说：“人在枪在，人亡枪亡！”复回自去抢夺机枪，时敌人赶到，当即开枪将追来之敌指挥官一名及兵数名击毙；退回时敌人机枪向他猛射，将其所扔之弹药打坏，郭排长终于抱机枪安全退出战斗。七月二十九日藕庄战斗中，三十二团四连排长赵长顺身先士卒，领导全排向敌人冲去，在距敌二十米远处，机枪射手与弹药手同时负伤，敌人冲来夺取机枪，赵排长很快打了一个手榴弹，炸死敌人一名，把机枪夺回来，卧倒射击时又负了重伤，眼看机枪又要被鬼子夺去，七班战士丁彦清，连向敌人投了三个手榴弹，来敌应声而倒，才将机枪夺回。该连七班青年战士刘廷浩冲锋时首先向敌人冲去，和敌兵数名拼刺刀，他眼明手快刺死敌兵一名，终因年青力小，被敌人刺倒，敌人要他缴枪，死也不把枪缴出来，而后光荣牺牲了！师特务营司号员扑世英，在运北打土匪作战时，看见土匪中一个“肉票长”（专管肉票的）带两名护兵躲在红芋窑里，他只有号没有枪，于是举起一根棍子对敌人喊：“缴枪！缴枪优待，不缴枪我用刀砍死你！”那位“肉票长”吓倒了，把肉票都放下了。三十四团战士王重锅在老山湖南的战斗中，首先冲入寨内，把哨兵打死，扔了两个手榴弹，打死八个，活捉五个敌人。三十六团一连战士李振国打埠子集时，活捉了敌人哨兵又缴了八条枪。另外一个战斗中，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英勇冲锋，缴了十几条枪，老陈圩战斗中，他爬敌人炮楼时弹中受（伤），在临死的时候，他说：“我为了革命，为了党，我的牺牲是光荣的！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冲上去消灭敌人！”游击支队女医生何如顺同志（过去是一个学生），去年十月间敌人扫荡宿东的时候，在某次战

斗中，有一个同志在火线上负了伤，她跑上前去救护，又把那位同志背下来，在离开战场的时候，她中流弹牺牲了！（鼓掌）

今年五月五日，军区独立第一二大队，在军区白参谋长、刘主任的指挥之下，夜袭离五河十多里的一个一年多的据点——池家，有外壕、有铁丝网，从出发地到池家得走几十里。半路上又碰上大雨，那时队伍才换下棉衣，穿上单衣，上面淋着雨，下面踏着泥，刮着寒风，冷得很。夜暗天黑，伸手不见五指，连向导也迷了路，误入穆家湖，湖水深没及膝，在湖中转了两个钟头，还是转不出所以然来。最后白参谋长拿出指北针，命令部队一直向西走，因为西边是淮河，总有摸到池家的时候。于是沿湖水西走，到了淮河边，向导也认识了路。到池家附近部队肃静地展开冲锋，三分钟爬过了铁丝网，八分钟越过外壕，十二分钟占领了碉堡，敌人从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赤身露体在大雨中应战（大鼓掌）。我们以战伤五个同志（大队长吴守训同志在内）的代价歼灭了全部敌人。其间冻死了一个战士，等到把他抬回来装进棺材之后，他又复活了！（全场大笑，鼓掌。）

池家战斗中有一个卫生员马少忠，他没有枪，可是他却沉着勇敢的站在敌人的门旁喊：“缴枪优待，不缴枪我砍死你！”他一个人赤手空拳的终于缴了好几条枪。另外有个战士鄂士杰，冲进圩子，浑身都湿了，手榴弹取不出来，他伸手拿了几个半截砖头冒充手榴弹扔进去，吓跑了敌人，缴了两支枪（笑声）。二十六团八连战士习成光，在邳睢铜某次战斗中，受领任务向前方联络，在路上遇见一个血肉模糊的敌人死尸，遂将他的枪弹取下，继续前进，在距敌三十米远的地方，被敌人机枪扫射，他等敌人机枪射击稍停，突然，猛扑过去夺取机枪，把那个敌人捺倒在地，两个人纠在一起撕打起来，又一个敌赶忙上来增援，我们这位战士当即一枪打死那个被捺在地上的敌人，又一枪结果了来增援的敌人，他一个人缴了两条步枪，又加上一挺机关枪（鼓掌）。二十六团排长朱庆康，在欧庙战斗中，他冲进了圩子门口，被敌人包围，截断了他的归路，想要活捉他。朱排长不慌不忙拿出了手榴弹当作铁锤，向敌人的头上打去，一连打倒了四五个，后来敌人越来越多，于是朱排长抱定了“从容就义”，“与敌皆亡”的决心，拉出手榴弹的导火线，轰的一声，炸死了一大堆敌人，朱排长也受了轻伤。后来部队乘时增援，消灭了敌人，救出了朱排长。（鼓掌）

以上是几个简单的例子，此外还有很多，不能一一枚举。

后勤和机关同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在后方的同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比如说：供给部在去年过路的时候，机器全部留在路西，到达这里半年之久，又来一个第二次白手成家。供给部在谢部长胜坤郭付部长金林（红军老干部）领导下，埋头苦干，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有今天的成绩，在不断战斗中，各种军需品全靠自力更生。工人同志往往在制造炸弹碾爆药的时候，炸药燃着，把工人的眉毛都烧焦了，然而工人同志们仍然继续干着那种冒险的工作。

卫生部、后方医院，开始我们只有几个看护员，一个医生就是我们的林士笑部长，以后来了叶果部长，慢慢地培养了自己的医务人员。去年又来了李副院长荣先，我们各旅各团都有了医务人员。这些同志大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白天夜晚没有休息，然而仍然埋头苦干。

电台人员都是技术人材，大部是熊科长梦飞一手教出来的。他们终日终夜坐在那儿带上耳机子，听几千里、几百里以外的无线电码，用耳听，用手抄，用眼看，浑身的神经都紧张着，一抄就是几百几千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能下台，那些同志很苦，可是他们的工作学习都很好。

抗大的学生都是班、排、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学期是八个月到一年。在部队中的时候是指挥人家，可是到学校里就得听人家指挥。然而他们一心一意的学习之外，打饭自己去，湖里割草自己去，挑水烧火自己去。刘清明教育长的身体不好，经常头痛，但他从来没有进医院休息过，为的是怕耽误工作。学校政治部副主任邱一涵同志，是红军长征的女同志，

身体同样不健康，然而无时无刻不放教育工作。

《拂晓报》、拂晓电讯、军事杂志、以及各旅的办报同志和文书油印同志，从早上到半夜，拿着铁笔一笔一划的在钢板上刻，一天刻到几个钟头，刻完后再用油滚子印，印一版推一次，平均一张报纸六次，那么一百张就是六百次，一千张就是六千次，一天一夜要几万次。这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可是我们的同志干得很好。他们很认真，很负责，自己编，自己写，自己印，自己装订，自己分发。他们都是大学生，起码都是高中初中学生，干了三四年，现在还干得很起劲。

边区人民的精神粮食——各种刊物小册子，大都是我们印刷同志一字一句给排出来的，印出来，装订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很苦，他们的工具很不象样，然而凭着他们的热情，终能使我们的精神上不至于到饥饿。拂晓剧团以及各旅的剧团（现改为文艺工作团），这些孩子们布置全会场是他，搭台子是他，化装演剧是他。演完了，观众满意地回去了，可是他们还得拆台子收拾东西，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觉。第二天一样地起来工作。所以身体都不好。我们看见过这样一封批评的信，那是批评一个团员的：“你参加部队这样久了，你应该放明白点，身体不好应该到医院休养而不应该回报呀！”这位团员是因为怕耽误工作而不愿去休养，以致受到批评，倘要是再回报下去，恐怕就要受罚了。（笑声）

机要科的译电员，译电报一天翻几千几百字，往往到半夜一二点钟不能睡觉，早上一起和大家共同操作，保守秘密在他们特别严格，这些同志都守口如瓶。有一位译电员吴祁武同志，因劳致疾，上级多次催促他去医院休养，然而他老是坚持着工作，后来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一入院不久，终于溘然长逝！同志们无不称之为“埋头苦干不出风头”的模范。

后方里的一些残废同志，打断了腿和手的，不能再到前方工作，可是他们并不愿坐享其成，要求到合作社工作，到医院工作，到后勤部门工作，除去实在不能做事的以外，几乎没有一个闲人。

此外还有国际友人，脱离日本军队参加我们部队的抗日同志，如石藤勇、知庄习、林博，太田延（又）等，到这里虽不久，中国话还学的不错。他们为了反对日本军阀，成为新四军的一员，每天写传单标语的稿子，同样努力不懈，刚才我念的对敌伪军的宣传品，大半都是他们写的。

更使全体战士干部受感动的，像我们的参议同志——田老先生，七十高龄，策杖从军，白发苍苍，美髯飘飘。凭他的历史、学识、经验、交游，大可以到什么地方去享福了，然而他愿意来吃苦（笑声），跟队伍跑到路东来仍然东奔西走，今天跑到这里，明天跑到那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是参加了的，人家请他当四川提督他不干，后来袁世凯请他到北平，他又不作袁世凯的官。他老人家清风亮节，老当益壮，不在北平享清福，偏来苏皖边区受穷罪。同志们想想，他老人家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毫不客气的说，他老人家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先生。

许参议志远同志，一贯为民族解放事业活动的历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是有成绩的，抗战开始即和新四军在皖东北并肩作战，现在又在一起共同奋斗，他为了团结，为了抗日，终日奔去，徐合璧同志王迺汉同志在教育界很有地位，都是为了团结抗战，为了新民主主义在奋斗着。

总之，同志们艰苦奋斗有他们的目标，有他们的自觉性，不是盲目瞎干，你说为钱吗？为官吗？没有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了工作，为了抗日建国，为了三民主义，为了新民主主义。因为流血牺牲，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奋斗到底。人家说四师的知识分子多，不错，似乎也不为少，知识分子在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比如大学学生吧，丰衣足食，养尊处优。住洋房吃大菜，影院剧场，西装革履，可是今天代替皮鞋的是草鞋，一穿就是五六个月（笑声），过去的西装脱下了，今天是破军装一套，顶多再上一件破大衣，像任老先生一样（笑声）。任老先生是救国的八君子之一，教育界的名宿，他要到这里来受罪。就是拿当过红军

的老干部来说，斗争历史十几年了，还不是和红军时代一样的苦。这是红军时代所留下的光荣传统。雪山草地，苦不苦呢？人家“窦娥冤，六月雪”，我们就过了几十天“六月雪”的生活，几个同志昨夜还挤在一起烤火，今晨一看，昨天合伙烤火的同志死去了。几百里路见不到一个茅草棚子，夜间打着雨伞，在水窝里“立眠”，没有饭吃，要吃草，一无盐，二无油，草味扑鼻，第一顿不想吃，第二顿还是不想吃，第三顿没法子吃一点吧，第四顿就狼吞虎咽了。

这样的传统，同样表现在抗战开始，我们四师在路西的“书案店”时代，一天三顿红芋汤。堂堂一个供给部，只保存着大洋四元（笑声）。各部队来领菜金，没有钱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学一学秦琼卖马（笑声）。同志们最高的薪水是一个月一块钱，可是三个月不发。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听说豫东有个新四军，一定要来参加，走到路上，碰到人家劝阻要挽留他们，说是“我们不但有钱有衣服而且还有姐姐”，可是我们孩子说：“我们不要姐姐，只要革命”。

这些同志，就是这样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成年成月在火线上活动着。[全场高呼口号：“要誓死为死难烈士复仇”！“我们要学习爱护民众的新四军同志”！“我们要表扬积极抗战的新四军同志”！（鼓掌）]

兄弟部队并肩作战

第三个原因，十六个月的胜利和成绩，依靠着我们兄弟部队的协助。去年，我们四旅在梁从学旅长，王集成政委领导下转战淮宝，淮泗、泗宿，五旅在成钧旅长，×启民政委领导下转战泗南、泗宿、淮宝、淮泗，顶有名的张楼战斗，就是九旅五旅各一部协同打的。最近高良涧战斗，也是五旅的两个连打的。这一仗保卫了高良涧，也巩固了淮宝。六旅在谭希林旅、徐祥亨政委领导下开到边区。谭旅长是井冈山的老干部，此次带病出征。为了保卫淮北苏皖边区，独立旅在泗阳及运河两岸开展了工作。十九团——就是有名的胡大队，去年冬天也曾经到过边区。靠着这些兄弟部队协同动作，使得淮北苏皖边区巩固了，发展了，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区，扩大了一倍以上的边区。

地方党与政府的帮助

第四个原因还有地方党，在以刘子久同志为首的边区党委领导下，各县委各区委各支部执行党的政策，协助政府和军队工作。地方政府在以刘瑞龙、刘玉柱两同志为首的行政公署各处各县各区的同志们，艰苦领导民众，奋斗苦干而得今日。这些同志不知有他，只知有工作。刘子久同志刘瑞龙同志都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们只知道干，白天黑夜的干。最近瑞龙同志到泗五灵凤，子久同志到邳睢铜，亲自指导工作。各县县长是政府工作，同志们不顾生命和敌伪奋斗，一年多来牺牲的很多。像今天在座的张大嫂，那是路西的女战士，一贯地作着地方工作。她是家庭妇女，然而在革命中锻炼了她。在座的吴绪同志——一个女同志，大学生，邳睢铜党的负责人之一，可是也和我们战士过着一样生活。（全场鼓掌）

广大民众的爱护

第五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工农、士绅给军队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帮助。军队没有衣服穿，帮助军队有衣服穿，军队没有饭吃，保证军队不饿肚子。更值得人们景仰的是杨景镇的许老太太，慨然捐出良田三顷，充作抗经费。这种“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伟大精神，使得部队能够顺利的保卫边区，扩大边区。这是最值得感激和表扬

的。不仅如此，群众还亲自参战，比如军区，在赖毅司令、刘子久政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大的群众参战，组织了民兵和地方武装。一年来池家、熊码头等战斗，拔除了据点，打坏了汽车。去年扩军，大批的民众参加军队，有的还带着自己家伙来。

这样的例子，在路西也如路东一样。我记得路西永城裴围子，有一位老太太，积了八个月，得十五块钱的一毛两毛的小毛票，包了一包袱送来了。我们大家不忍受，说：“你太穷喽！”她说：“我穷不要紧，你们受苦就不行”。另外游击区以外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卖了五亩地得了六百多块钱，骑了一个自行车送上门来。他说：“我听说新四军很好，又听说新四军很苦，所以送你们几个钱”。我们和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居然卖地献钱给新四军。伤病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一次敌人来搜索了，那家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让我们伤病员同志睡在她的床上，敌人来了，她说那里是她的哥哥，另外还有一个少妇把伤兵藏在她家里，敌人来了，她说那里是她的丈夫。前天路西有两位老先生来说：“老百姓过节烧香烧纸，跪在菩萨面前祷告，一是保佑全家平安，一是保佑新四军第四师平安”。（鼓掌）这些有逾骨肉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爱护，使全军上下，虽在无限的困苦之中，然而精神上则异乎寻常的感奋！

敌我之间发生变化

十六个月的战斗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军部的指挥，全师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地方党地方政府的协助，兄弟部队的并肩作战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敌我之间发生了颇为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部队本身上

第一，过去多是夜间战斗，今天可以白天战斗了。

第二，过去是采取游击战，打得开就打，打不开就“三十六计”。（笑声）然而今天可以进行运动战了。

第三，过去少攻坚，不攻坚，今天可以攻坚了。一年之中打下了沱河集、池家，新集，塔桥、壕城等据点，即如最重要据点洋河，也给军区的武装攻进了两次。骑兵团经常到泗县东关关帝庙去收枪，收了一次再收第二次。

第四，过去是单纯的游击战，今天并且有运动战，我们起了个名字叫“游击性的运动战”或“运动性的游击战”。部队飘忽而去，游击战为其形式，运动战为其内容。

部队本身战斗力这样的变化，这是向上的。

敌人那方面呢？过去打那里就得打开，然而今天他不一定就能打开，这一年中有好几次战斗证明敌人“攻无不克”的话，要打折扣了。敌人据点过去我们不容易攻下，然而一年多来我们打下了不少据点，像在壕城战斗中敌人遗留下了三十具死尸，这在过去必须用汽车装回去的。

这是敌人的战斗力起了变化，这是向下的。

这就是十六个月内，边区党政军民学全体奋斗的结果。

生产节约与精兵简政

虽然如此，军队的党以及全体指战员，不愿也不忍更多的狂要民众一分钱，因之部队中又从事于以下的工作：

第一、实行生产节约。部队在规定预算之内，省吃俭用，努力生产，从今年春天到现在，九

个月共生产六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七元三角，节约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七元八角一分，合计七十六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元一角一分。

我们不愿要老百姓更多的钱，不愿要公家更多的钱，作战之余，种地、种菜、开荒，单是秋季种菜，就有二百五十亩。在粮食上，过去是二斤半，以后减到二斤六两，再减到二斤四两，再减少到二斤二两，再减到二斤，一共节省了粮食十二万斤。

后方部队比前方部队吃得更少。不错，粮食是节省了，但是部队究竟是填不饱肚子。大家只有“枵腹从公”，日夜祈祷着边区的丰收。生产节约时候，全体工作人员夜间不点灯，早睡早起，干部同样参加劳作。司令部的各科长，政治部的各部长，吴主任、孔副主任都亲自动手去干。今年麦收的时候，军区赖司令（他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就亲自帮助老百姓割麦子。第二个是实行精兵简政。为什么要实行精兵简政呢？意义有三，一是爱惜民力，爱惜根据地。中共中央严重指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在根据地内不能超过全人口的百分之三。二是提高工作效能。兵在精而不在多，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一万人当两万人用，二万人当四万人用。三是缩小机关，充实下层，加强战斗力。不是头大脚小，而是头轻脚重，然后才能站得稳。最近，司令部支部开会通过了取消勤务员制度，全体军人大会上也通过了，建议行政上也得到批准了。政治部照样做，各旅将来也会照样做。取消勤务员，提倡干部劳动，这不仅是锻炼了干部的体力，而且锻炼干部的思想意识。来自工农，回到工农，不是看不起工农，而是尊重工农，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一块黄金要比一块黄土值钱得多，因为黄土俯拾皆是，而黄金则需要用劳动开发出来，劳动才能产生价值，因之，轻视工农与鄙视工农是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整个部队，上下一心，但凡能节省一分钱就节省，但凡能少吃老百姓一颗粮食就少吃。使我们的根据地能经得起将来的困难。（全场高呼：“我们要学习新四军的节约生产精神”！“我们要学习新四军的艰苦奋斗精神”！）

目前边区形势——敌人的阴谋

现在讲目前边区的形势。

在我们边区的周围，敌人的据点有四十个，人数是三千多人，伪军据点有一百二十二个，人数是一万七千零八十人；合计敌伪据点一百六十二个，人数在二万人以上。大的据点，徐州府二千多人，淮阴八百多人，淮安五百多人，宝应九百多人。

今天边区敌伪的军事计划，根据情报，及敌人的行动判断，敌人对边区有以下的企图：

第一是打通清明公路。从淮阴经高良涧、蒋坝、盱眙，到明光。这条公路一旦打通的话，就把我们边区割成好几块，把淮宝隔断，把淮南淮北隔断，使边区处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这个计划敌人准备好久了，这次盱眙的敌人袭击高良涧，就是探试性质，经我九旅部队击退，他的企图不得不向后推迟一个时期。高良涧战斗后，淮宝在加紧实行反清乡运动，民众武装起来了，政府实行简政，主力划分防区，定出作战计划。倘若敌人出来，那就坚决的消灭他。敌人的战术，一贯是“避实击虚”的，由于淮宝的积极准备，特别是主力部队的集中，最近淮宝比较缓和一些，可是敌人的计划是要实行的，残酷的战斗将不可避免。

第二是吞食邳睢铜。因为邳睢铜区直接威胁着海郑公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和徐州府。因之敌人最近实行步步为营，缩小我们的边区，经过最近八义集的战斗，我××团××团各一部，和军分区的独立大队，与敌伪五百余人，激战八小时，把敌人击溃了，一直追到陇海路的旁边。古城以北的敌人据点也自动放弃了。这一次把敌伪的吞食计划，给以很大的打击。

第三是打通运河。从宝应经清江浦，老陈圩到宿迁。最近敌人在三棵树、史家集建立据点，又转在老陈圩建立据点，要是这个计划给他实现了，那么妨害了我们边区和淮海区的联系。最近五旅在三棵树消灭了敌人，拨除了据点，给敌打通运河的企图一严重的打击。

第四是占领沔西，首先想在灵南安据点。上月十五日下午二时，敌伪突然占领壕城。晚八时即被我军歼灭。占领沔西的计划，经过此次战斗以后，给以严重的打击，可是将来：更残酷的战斗在沔西也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敌人在边区抢劫粮食、财物，泗县的敌人经常到马公店，蟠龙山等地抢掠，最近蟠龙山的战斗，骑兵团在泗县东关的战斗，使敌人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到马公店了。

大规模的扫荡将有来临之日

然而，敌人对边区更残酷更大规模的扫荡，终有来临之日。因之，今后边区更困难、更危险的局面一定要到来。敌人的长期扫荡既不可避免，再加上组织汉奸、策动爪牙，附谋颠覆边区，扰乱边区也必然照样百出。甚至于利用迷信的组织，像万国建德会、红枪会、小刀会之类在边区内部捣乱，这都很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宣传教育作得不够深入，执行政策中的某些错误和缺点，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策动边区周围的迷信组织反对政府，七月间在浍南沔西红枪会某些领袖曾被利用，出过一个小乱子。有一个叫做什么孙自忠的，怂恿红枪会暴动，他写信给五河的敌人，说是他们要暴动，配合敌人扫荡，驱逐新四军。但是这封信被我们的哨兵检查到了，我们怎么能容忍呢？先下手为强，把暴动的领袖给逮捕了。原来红枪会的组织，是因为人民没有办法生活，而又没有正确领导，结果误入迷途。组织红枪会，起码可以抵一下土匪，原未可厚非的。然逐渐发展，以至被人利用，讲什么子弹打不进，这种想法真是“其愚不可及也”。我跟红枪会的一个首领谢三姐谈话（我们很优待她），问她为什么要勾结敌人，她说那是受了孙自忠的利用，接着她说：“红枪会子弹打不进是假的。有一次从山东来了个师父教我的邻居使武，为的打土匪，我也没有拒绝，大家使吧！有一次来了些土匪，给打跑了，可是红枪会有一个人的枪炸坏了自己的手，这个师父就不准他声张。还有一个黄大姐，装神作鬼，白天不见人，夜里再出面，人家说她不吃东西，那是假的，半夜里我自己给她做饭，人家说她来无影去无踪，那也是假的，是我开后门放她偷偷走的。所有这些神神鬼鬼，那都是师父的瞎说！”

我们军队、政府，对他们的政策是希望他们能组织起来，保家保乡，万一作了错事，开导劝解使其自觉。假设再执迷不悟，那也不能不教训教训他。你说子弹打不进，那就试试看吧！

（笑声）我们在原则上希望迷信的团体，不要再迷信了，在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自卫队，保家抗日，好好的过日子。这件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敌人扫荡的时候，会给边区以大的痛苦。

这样的日子有人说不会来了，边区太平了这么久了，而且打了这样多胜仗，敌人怎么会能再来呢？这仅是指的边区的中心区。至于边区的边区的艰苦，中心区的同志是见不到想不到了！你们看，宿东如何，邳睢铜如何？老陈圩如何？运河两岸如何？很艰难啊！中心区的太平是边区军民血肉换来的，是边区军民一天搬两三次家换来的，是边区军民每天不能好好吃饭睡觉换来的。那怎么能说边区太平呢？怎么能允许太平观念存在呢？敌人的扫荡首先就要扫荡我们的边压，将来像苏中华北那样的残酷战斗，也不能不会到来。我们应当有所备而后始无所患。因之，重视武装斗争，全边区人民，政府机关应该立刻武装起来，我们的任务：四师和各兄弟部队愿和全边区父老兄弟姊妹团结在一起，共患难同甘苦，应付艰难的斗争，使已得的果实，不被敌人抢去。

团结为当务之急

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团结是边区的当务之急。

共产党、新四军历来就主张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在抗战的过程中

遇到了困难，但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念丝毫没有松懈过。前年全国局势动荡，朱彭叶项有名的“佳电”，中心思想即是为的团结，“佳电”内说，“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企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招分裂，维持继续抗战之国策”不幸，在翌年的正月间，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解决，军长被俘，迄今军长尚未释放，悬案犹未解决。但是新四军抗战如故，希望团结如故，而且抗得更坚决，希望团结也更迫切。

“皖南事变”不久以后，第四师在路西也碰到同样的灾难，我们为了团结，顾全大局，宁可委曲放在心里，不能不实行退让，终于奉命到路东来了。有些人无故生非说四师过路东来是“被打过来的”，“是打了败仗过来的”。当时我们并不愿有所伸辩。抗日军打抗日军，即便是打了胜仗，又有什么“光荣”之可夸呢？但凡事于抗战有利，我们愿意忍受一切！假设不是为了团结，第四师在路西与路西人民血肉相关和在东路与东路人民血肉相关一样，路西人民爱护第四师和路东人民爱护第四师之如家人父子一样，第四师何忍离开路西？第四师何忍离开路东人民？然而终于离开了，为什么？为了团结，为了退让，为了委曲求全！不错，当时进攻第四师的部队很多，要是硬打，很显明的打不赢，然而第四师能够以连为单位，在“夹攻之中”奋斗啊！然而党和军首长训示我们，退让、团结、委曲求全！不然的话，第四师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师三师各兄弟部队和四师仅是一路之隔，四师这样大的部队可以从路西开到路东来，那么二师三师就不能从路东开到路西去吗？军部第一次去命令要我们过来，但是恐怕底下个别同志昧于大义，不愿意，于是接着又去第二个命令，说是为了团结，非过来不可？终于四师同志不能不忍痛的离开他们自己的亲手创造的豫皖苏边！此心此情，可无愧于天下！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什么道路呢？再也没有了！

第四师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拥护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说的话，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们当然要服从。我们看蒋委员长是如何指示我们的，在今年“七七”五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说：“各位同胞本着五年来艰苦卓绝流血换来的奋斗经验，继续为国努力，我们今后更须发扬我们坚忍不拔，贯彻始终的精神，以达到我们最后胜利的目的，在今天以前，我们既坚持了如此长久残酷的战争，在今天以后，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再接再厉奋斗到底的精神。抗战到了第六年的开始，一方面是曙光在望，同时也正是黎明以前的晦暗的时候，我们必须渡过此黎明前之晦暗，争取光明。须知国家之存亡继续，民族的生死荣辱，乃至我们世代子孙的盛衰，主奴的命运，都要在最近时期以内，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最近，双十节日，蒋委员长又发表了一个告军民书，他说：“我们当前空前艰苦困难之中，抗战决定胜利之际，吾人必须认识惟有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惟有奋发，才能获得真正之独立，惟有团结，才能以自力克服危险，惟有求正义之道，才能奠立国际和平，而稍有松懈或依赖者，皆为不可能也”。蒋委员长昭文我们，要团结，要斗争，要抗战到底！最后他又说：“当此胜负未决关头，必须全民精力合作，艰苦奋斗，发扬我民族之忠勇与仁爱之道德，才能获得世界人类真正之平等。”蒋委员长的指示，多么明确，恳切！凡是中国人应该奉之为抗战建国准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七七宣言，和蒋委员长的七七告军民书，都是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在七七宣言中曾经有一段这么说：“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务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我们

看，中共中央的宣言，应当作为全国军民今后斗争的金科玉律。

最后又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认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应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应当很明白了！中共中央号召它的全体党员以及全国军民，今天拥护蒋委员长抗战，明天拥护蒋委员长建国，不仅承认蒋委员长为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拥护蒋委员长为建国的领导者。全国各党派应当团结，去解决战时以及战后的各种问题。今天你们各位先生所拥护的新四军，是被取消了番号的队伍，然而仍然坚决抗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相信，番号是会恢复，军长是会放出来的啊！我们开诚心布公道，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至诚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怎么办呢？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老百姓不是傻子，听了你的话，他还要看你作出些什么来？新四军共产党不仅说给大家听，还要做给大家看，过去说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皖南事变，四师退出路西，那是有目共睹的。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更要如此！当前的急任务——团结边区周围的友党友军，真心的团结，出于至诚的团结，一点也不虚伪的团结。不但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比如何总司令柱国、汤总司令恩伯、李军长仙舟、王副总司令仲廉各位抗战的将领，过去长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而第四师也受过他们的指挥，为什么不能团结呢？听一四二师的刘春霖师长，在怀远河流的军民大会上讲话：“全国要团结，团结为了抗战！”很好啊！我们非常欢迎刘师长的言论。最近路西过来的两位老先生说，二十一师侯师长镜如，有一次在一个团的驻地向军民讲话说：“我们不再打新四军了，要和新四军合作，只要新四军不打我们，我们愿意和他们共同抗战！”我们欢迎侯师长的言论，我们赞扬侯师长的演说，我们郑重的宣布，向民众、向友党友军宣布，新四军第四师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只要有抗战的自由，团结的机会，一定和友党友军团结在一起。生死在一起，共患难在一起！一定要团结我们的朋友，以互相体谅，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来团结友党友军！互谅、互信、互助，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打电话、通函件、派代表，都可以办。我们要遵照中央和军部指示，但凡与抗日有帮助的一定得团结！一定得奋斗到底！为抗战而团结、为建国而团结，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热诚要求！

（鼓掌）

四师愿与边区全民同生死共患难奋斗到底

那么，在边区内部，四师同志愿和全边区民众同生死同患难奋斗到底。国家养兵干什么？为了“保民卫士”。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用”字就是“用”在保民卫士，保淮北苏皖边区，安定社会秩序，照顾全民的利益上。既要照顾工人，又要照顾老板，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军队是保障人权、财权、地权、自由权的有力工具。军队不是人权、财权、地权的侵犯者，相反，而是保障者。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执行政府的法令，保障政府的法令，对于违反政府法令，侵犯人民利益的个别人员，军队有以公民的资格，建议政府惩办他的权利。当然，军队本身首先应当是执行法令的规范，不侵犯人权，不随便抓人，保障财权，保障地权，保障抗日范围内之一切自由权！

共产党新四军，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有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说得出办得到，办得到也说得出口！我们军队愿和全体边区的工、农、商、学、兵，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战，生死与共渡过彼岸，而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

我们对参议会的要求

因此，四师要求全体参议员先生及边区的民众有以下的几件事：

第一要求参议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部队——群众自己的部队，不断的严格督促和批评。我们说了部队很多成绩，是不是也有缺点呢？这是有的，而且很不少，缺点是什么呢？举其要者来说，首先说部队是不是和人民做到十二分的密切融洽了呢？部队的同志不敢自信。尤其是在纪律上，个别的部队，个别的同志还有违反纪律的严重现象！管他多不多，只要有就够了。有一次在阳景镇，兄弟在小学研究班的座谈会上，有人颇为客气的说，军队住学校不大好，妨害了教育的实施。对不对，对啊！“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倘若军队硬要在哪里住上一夜一晚，明天桌子少了一条腿，窗户破了一个洞，还是小学教师吃苦。然而是不是学校完全不可以住呢？那当然也不尽然！在一切为了战争的情况下，假如有一天天又下雨，部队找不到房子，而明天又得战斗，是不是可以借宿一宵呢？那当然可以！但是第二天早晨一定得给人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这是特殊情况，不能做为公例！还有部队以母马换公马，以坏马换好马，而且带有“强迫性”，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曾有一个机关，把麦子给人家磨，磨户偷了八斤麦子，结果管理科长大发雷霆押了人家五天，就是侵犯人权的实例！我们已经把这个管理科长撤职了。军区某大队的一个战士，也要换马，老百姓不愿意，把马牵走了，这个战士气急了，可是军队的纪律，一不能打人，二不能骂人，怎么出气呢？于是把枪口对着半空打了几枪发发恨，这不但是犯群众纪律，也违犯了军法。五大队有个战士丢了一百多块钱，硬说是老百姓偷的，要人家赔，以后这个战士撤职了，钱也退还了！某地一家老百姓养了两只鹅，吃了我们种的菜，这一下一个勤务人员可气死了，说是“我们辛辛苦苦种菜给你吃了，破坏了我们的生产竞赛”，结果把鹅打死，以后查出赔了钱，勤务员也受了罚。老百姓的猪跑到我们的鸭棚里来，我们的同志用不能用的手榴弹去赶它，那知道投出去，轰然一声，炸伤了人家的猪，结果是折了手榴弹又赔钱！此外对向导和老百姓的态度不好的也多，不需多举。这需不需要管教管教呢？需要得很啊！队伍不好，民众应该负责，应该管教，应该批评。兄弟代表部队接受大家的管教和批评，各县各区，凡是有队伍在的地区，我们参议员先生一定得好好地管教。以后部队犯纪律，部队负责，部队的主人——民众也得负责的啊！

第二是帮助扩军。现在虽然精兵简政，但是部队各单位没有满员，应当让他满员。部队的减员现象——伤亡、逃亡、疾病——一定得扩军来补充。要求同志们不断的鼓励民众以及各单位的兄弟参加部队，使部队经常保持满员。

第三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抗属种地，合作社抗属买东西应特别便宜，抗属所有困难，尤其烈士遗族，应当积极帮助，使他们的子弟入学。大家对抗属都抱定“老人之老幼人之幼”的一片仁爱之心，优待抗属工作才能做的好，抗日军人能够在前方安心打仗，努力工作，而后始免家室之累。

第四归队运动。部队开小差回家的战士不少，希望同志协助政府进行归队运动，晓以大义，说服他们，使他们继续到前方杀敌。对那些固执分子，必须耐心说教，尤须解决他们的本身困难，务必不使一人逗留乡村，藉以增强抗战力量。

第五发展民兵，发展地方武装，应付将来艰苦困难的局面。坚持根据地，光靠主力是不行的。地方武装问题要提到最高的地位。全体同志应当动员武装，参加武装斗争。像在宿东，不参加武装斗争的就不能存在。边区今天太平，明天怎么办呢？假使不发展民兵，老实说边区是很难支持的。要求参议会一方面补充主力军，一方面发展民兵，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动员民众主动当向导、当侦察，这都是参战工作。同志们一定要把民兵发展得蓬蓬勃勃，淮海区的外来干部少，主要靠地方干部领导民兵。在一次战斗中中和敌人打了三天三夜，敌人终于没有打进去。我们边区为什么不学一学呢？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要求同志

们振臂一呼，万方响应！使全边区民兵化！

最后要求全体民众，从有钱的到没有钱的，从地主到佃户，从工人到老板，要想保卫边区，扩大边区，只有实行武装斗争，我们在敌后生活，就要记住两句话：“时时都要战斗，处处都是前线。”谁敢说明天孙元镇不到敌人呢？我们离敌人只有五十里！在边区的边区只有五里十里！敌人一旦不赶走，边区即一日不太平！我们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想中国革命成功，也只有参加战争。孙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的经验是要军队，所以他办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更何况今天的边区，敌人环境周围，随时可以来。那[哪]里是太平土？何时是太平时？要太平只有赶走敌人，要赶走敌人，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否则坚持边区，等于作梦。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战斗”，“一切服从于战争，”缴收公粮，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挖路开议会，辛辛苦苦为的什么，都是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而是全民的战争，是不分东西南北，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阶级党派的全民战争。我们全民族都处于战争之中，我们的边区在敌后，更是处于战争之中，因之必须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这是要求于各位参议员先生，以及先生们所代表的全体民众的！

希望参议会第四师——自己的军队不客气，不间断的严格的教导和批评，使第四师更正规更坚强！那么保卫边区巩固边区，扩展边区，才能达到任务，这是参议会共同努力的任务。团结也好，共同战争也好，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目标。相信二届参议会讨论抗日大事，边区大事，一定会商量的很好，很周密，尤其对军队会有更大的帮助，这是军队迫切的希望！

谨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会议胜利！

（鼓掌）

新四军第四师兵工生产情况

彭雪枫邓子恢张震

前军委电查询我师兵工生产情况，兹略报如下：

第四师军工设置，设有大小三个炸弹厂及修械所，现将各厂情形分述如下：

一、兵工厂较庞大，内设四股。

（一）材料股专管材料收集、分藏、管理、统计，人数五名。

（二）制修股专门修械、造刺刀、器具、水壶、行军锅、枪托，工人有二十四名，过半是学徒，其余招请工人，另有造刺刀工人四十四名，全部是最近招请工人。

（三）翻砂股专管炸弹壳、地雷，工人二十九名，除八名请来的，余均是自己工人。

（四）装备股专管制药、装炸弹、零件、木柄，工人二十五名，全是自己的，内有半数学徒。上述招请工人，如到路东后，从南京、淮阴雇来的，一批粗笨工具均可制造。产量：炸弹只要材料不缺，每月可出五千枚，平均三千枚，翻子弹亦可出一、二千发。

（五）旅设有炸弹股，工人二十余名，只有四、五名工人是招请来的，其余均为自己的学徒工人，只要材料不缺，每月可出二千四百枚，平时一千五百枚。并设有修械股，工人八名，只能修一般机械，未制新东西，地雷亦试造成功。

二、近从伪区购到小型车床二部，俟设置佛镇，造掷弹筒（因为蒋坝上老的可利用）。

三、为了增加地方弹药补充，军区不久前制炸弹，尚未正式生产，只是招请了技师数名，由师抽调熟练工人二名，调学徒十余名，正式试做，尚未产出一定数量。并有机械工人四十一

名，修理地方枪械，决抽选一部分工人到炸弹股。

四、我师弹药多靠炸弹补助各部，战士每人都有三至四枚，战后即可随时补充（上数四月完全实行）。今后尽一切可能增加产量，三分之二供主力军，三分之一供地方政府及地方自卫队（因地方兵工厂生产力不强）。

五、现在我们各工厂都在洪泽湖南北沿岸，分散做工，并随时准备着战斗，已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发有枪弹）。

一九四二年

（据南京军区档案馆存稿）

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节录）

彭雪枫

一、从敌伪笔下来看此次大扫荡之重要性

伪《徐州日报》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洪泽湖共匪歼灭》为题的“社论”中称：“洪泽湖为长江以北之著名湖泊，水域汪洋，绵亘数百里。无事之时，犹为萑苻啸聚之处，况值今日盗匪纵横之日，更为群丑麇集之所，地理使然，无足怪者。数年以来，共产党组织之新四军，相继窜扰，即以洪泽湖为最大根据地，四出劫掠，负隅自固，假患孤魂妄自滋扰，因其位于苏皖两省之间，且又为江淮之中心地段，所以被其灾害者，不可计数。此种匪人巢穴不拔，不仅苏皖两省人民之不得安枕，即滋扰各处之零星共匪，此击彼窜，出没无常，亦皆非短时间内所能扫荡净尽，所以洪泽湖的匪窟，实为和平进展之一极大障碍。”

这无异于说：洪泽湖这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钉在敌伪所统治的“苏皖两省之间”的“江淮中心地带”，阻止了敌人汉奸灭亡华中的奸谋，作了敌伪“和平进展之一极大障碍！”可见敌人对这个根据地及新四军是如何的“痛心疾首”了！因此，故必欲“歼灭”之而后甘心！于是乎三十三天的空前大扫荡（指对苏皖边）爆发矣。

该“社论”又说：

“现在此种匪共据点，既被友军攻破，匪共复灭，殄夷几尽，大好湖田，将一变而为良民之居住生产地带，共匪失所凭借，更永无卷土重来之一日，一湖之肃清，不啻苏皖两省之肃清，今后江北一带，可俱入于新政旗帜之下，一般居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不计其他，四方游匪，亦将因此洪泽湖巢穴之被扫荡，而各陷于不能再起之势，所以此次讨伐新四军之据点，实即根绝苏皖两省全部共军之伟大成果！”这也无异于说：由于敌人此次之扫荡，不仅“此种匪共据点被攻破”，而且“匪共复灭”“更无卷土重来之一日”了，还要因“一湖之肃清，不啻苏皖两省之肃清”，于是敌伪“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矣。

敌伪此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意义，尚不止此，该“社论”复从而鼓吹之曰：

“兹于大东亚战争将近周年纪念之际，友军竟将洪泽湖上之共匪巢穴粉碎，辉映时局，询为极有价值极有意义之胜利！”

该社论继续将这一“胜利意义”予以发挥说：

“共产党为和平最大障碍，洪泽湖的新四军又为吾人缔造和平的最近障碍，万不能坐视其四出蠢动，而不加以应征，故友军毅然讨伐，于最短时间，予以根绝的致命打击，此诚建设和平之最大功绩，而况我苏北地区，自上月以还，官民上下，正在举行和平运动，得此盛大捷音，更可为和平前途，予期明朗之早日完成！”

在敌伪笔下，业已把它们阴谋诡计的狰狞面目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敌人对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扫荡”，决不是所谓“临时性”或“局部性”，而是和共产党、新四军及其坚持的根据地抱定了“势不两立”的决心，采取了长期的全面的大规模“扫荡”，它们企图由“一湖的扫荡”肃清，而及于“两省的肃清”，再及于整个“江淮地带”的“肃清”，以期完成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和平运动”。它们的狂妄梦想是：新四军及其坚持之根据地一日存在，则此种扫荡即一日不停止，因此，扫荡会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其转入战略退却，永无施行“扫荡”之力的时候，方肯罢休！

党早在去夏、去秋，以至在十月十日参议会的“军事报告”中，即警告我边区军民，敌大规模扫荡终有来临之一日，要打破太平观念，“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向着最坏的情况准备一切。然而偏有一种所谓对苏皖边扫荡的“例外论”，又从而发展之为“中心区不要地方武装论”，麻木不仁，照常度日。结果，敌伪此次三十三天大扫荡，以及敌伪代言人的“社论”却给了他们以嘲笑的答复！

二、敌伪扫荡时的准备，扫荡时的布置，扫荡后的宣传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南京公布成立伪“苏淮特区行政公署”，辖徐州市、铜山，东海、砀山、萧县、沛县、邳县、睢宁、宿迁、沭阳、赣榆、丰县、泗阳、淮安、淮阴、连水、阜宁、灌云（以上十七个县一个市属苏北）、宿县、灵璧、泗县、亳县（以上四个县属皖北）共二十一个县、一个市，恰恰包括着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盐阜区，淮海区、淮北苏皖边区，以及以前的豫皖苏边的一部分。该行署行政长官郝鹏举于去年二月十九日就职时宣布的“施政方针”是：（一）安定民生；（二）开发经济；（三）驱逐“共匪”；（四）强化治安；（五）提倡教育。伪苏淮特区，自成立之后，即积极进行其所谓“强化治安”的准备，尤其是关于武装部队方面。去夏，又成立了“特区保安司令部”，郝兼总司令。又在各种会议中，从事于“讨伐”的思想上的动员，并不借金钱禄位，派出大批敌探汉奸潜入边区内部侦察一切。他们化装难民、逃荒者、小贩、卖唱的、娼妓，散布于驻军及各机关附近。他们的任务是侦察部队番号、人员、武器、首长姓名，部队动态、地形道路、湖泊、草滩、各种会议内容、到会人数、开会经过、会议结果。并搜集文件、报纸、小册子，淮阴敌特务机关曾定价五元购买一张《拂晓报》和《人民报》。双十节二届参议会及我师十月革命节运动大会即有不少小贩卖花生、糖果、纸烟于会场周围，致在敌此次扫荡时随军前来，向群众夸称，“你们的参议会到多少人，什么人讲什么话，我们都知道。”此外，还要造谣（尤其在战时），威逼群众欢迎敌人。他们的组织及侦察特工分为长期坐探（小贩，逃荒，美人计）、临时坐探、随军侦察三种，而更侧重于“内线布置”，去秋抗大招生，淮阴敌特即派数名女子伪称上海的学生企图混入学校，勾引招生人员。最近淮泗亦发现此等“美人计”，不过，他们已经感到事情的困难了，一女特务说：“新四军是讲恋爱自由的，其实他们内部要想结婚十分困难，共产党不准干部腐化，不风流又勾引不上，太风流他们又不喜欢。”

敌人也特别注意对我们的战术侦察，比如最近敌人曾专门侦察我军对于敌寇以及对于伪军所采取的不同战术。

应该指出，敌人对于我军我党的调查研究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不单是我方的报纸文件，甚至于片纸只字，它也十分珍贵，很精细的揣摩研讨。

敌人就是这样于扫荡之前在进行着各方面的准备。

在军事方面，敌于去秋九、十月间即不断向我边区实行战术侦察，如盱眙之敌的进窥高良涧，

灵固之敌的占领濠城，并以此局部动作向我边区紧缩，三棵樹、史家集、埠子集、罗圩子之安设据点，邳睢铜区之实行蚕食政策即是。十月底，陇海路及海郑公路上各据点之敌集结于徐州者共千余人。十一月十一日敌酋藤原少佐率敌伪六百余人，附炮四门、轻重机枪十四挺由徐州开宿迁，同日泗县亦增敌汽车二十余辆，敌伪三百。十二月，宿县敌金子联队附伪军共一千二百余人，内骑兵四百余，步兵五百余、汽车二十余辆、炮车五十余辆，轻机枪六十八挺，由宿灵公路开泗县。同日，由徐州沿海郑公路到房村、双沟、张集之线敌千余附炮十三门、坦克六辆、掷弹筒百余，向东南方向前进。固镇敌伪四百余分三路亦于是日占我灵南、濠城、草沟、藕庄。盱眙亦由明光增来敌伪三百余，以吉林为司令官，十三日由灵壁开泗县汽车廿二辆，附橡皮船六只。同时洋河之伪军亦打扫房舍，准备迎接敌军。另外得情报称，敌向我大举扫荡敌分五路：一由泗县到青阳，一由宿迁南下，一由淮阴经高良涧到蒋坝，一由盱眙到洪泽湖，一由五河经郑集，图聚歼我主力于洪泽湖沿岸。且敌十七师团参谋长田原少将已到宿迁，平林师团长亦有到睢宁指挥说。

大扫荡的讯号开始于十一月十二、十三日的占领濠城、草沟、藕庄，正式向我中心区进军，则为十五日。十四日以前如上述各路情况，敌已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了。

敌以平林十七师团为基干，附之为伪窠光电〔殿〕之十五师，潘干臣之廿八师（乃抽调其精锐者），苏淮特区之绥靖军两个团，配合明光之十三混成旅团一部，以及各据点之伪军，如时村、张楼、埝路口、水牛、刘家、洋河，众兴等，说得堂皇一点，敌人挟其海陆空军的压倒之势，企图一举而歼灭我军主力及党政机关于洪泽湖沿岸。合计敌人兵力为步兵六千五百人到七千人、骑兵六百匹、坦克车两辆、汽车一百二十辆、汽艇九只、汽划子十只、飞机七、八架（伪报上所夸称的“陆空精锐部队”）分飞于洪泽湖、泗阳、泗宿、泗南上空。

敌伪“扫荡”作战方针是以半城青阳为全边区的中心目标而大规模的分进合击。其次又分别以泗宿、泗南、淮泗、淮宝之中心集镇为目标，而小规模的分进合击。其兵力部署及扫荡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四日下午，敌汽车十四辆、坦克两辆、步兵五百余、骑兵百余由睢宁凌晨出发，晚住双沟，十五日进占我归仁集。洋河敌百余、伪军二百余、骑兵三十余进占我金锁镇。泗县敌千余，十四日晚驻黑塔，十六日进占我老韩圩，十六日由老韩圩开赵庄、川城。同时，归仁集之敌径黄坝圩、凤登张、白庙，与复兴、川城、黑塔敌会合，分四路占我青阳、头。十七日敌二千余人、附骑兵四百余、坦克二辆、汽车十一辆，继由青阳、头分三路进占我半城。同时，盱眙敌伪四百余人，附炮两门，自老渡口登陆，进占我管镇、鲍集。一路为明光敌二百余、汽车七辆开泗县，改乘汽艇占我鲍集西南之沈集，次日继占双沟，罗岗，晚退回盱眙。十九日，半城之敌由周台子、临淮头、半城，经青阳向泗县撤退，青阳头之敌亦同日撤回泗县。一部则分驻老韩圩子、新关、董圩子、枯河头之线，金子联队司令部驻老韩圩子。

第二阶段，敌于退回泗县休息三天之后，于二十三日第二次出动近五千人（十九为敌寇），汽车坦克各两辆，一路经上塘集于十五时占我郑集，一路经车门山、魏营子，于十五时半占我陈家冲，一路由青阳占我罗岗汤圩子。二十四日复分经峰山镇、窠冲经双沟占我的鲍集、管镇。二十五日，鲍集、管镇之敌一部沿溧河右岸回窠双沟，二十六日全部于后店子、花园庄、罗岗集合，二十七日一路经车门山回泗县，一路经青阳、金锁镇回宿迁，一路夜半经城头过汴河再度犯半城，二十八日拂晓窜回青阳。二十三日，淮阴之敌五百余经范集、黄集、马棚庄进占我岔河镇、高良涧，次日窜回淮阴。同日，众兴、淮阴敌六百余分三路合击我淮泗之南新集，午后复进占我王集、裴围子，二十五日进占我顺河集，二十七日经东陈集窜回。二十九日，敌集中于泗县城召开“祝捷大会”，“扫荡”的第二阶段遂告结束。

一、二两个阶段共计十七天，分进合击，到处扑空，狼奔豕突，全是钉子，对我主力部队、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后方资材，一无所获。诚如敌伪在苏淮行署检讨会上自供，是一个“失败的扫荡”。于是不得不变更战略，采取稳打稳扎了。接着便开始了扫荡的第三阶段，打通

并巩固泗宿公路，建立青阳（三百余）、马公店（二百余）、金锁镇（二百余），归仁集（二百余）、老韩圩（三、四百人，金子联队司令部）、新关，莹圩子（伪军一个团七百余人），黑塔（小本中尉一中队），赵庄（佐本一个中队及伪军两中队）以及侍卫圩、双蔡圩等据点（以上均在泗宿、泗灵、睢宁之泗宿公路及其附近），不时向我出扰抢掠，或奔袭合击。

这期间，敌伪动员其一切宣传机构，广播、报纸、传单像吹胀了的泡沫似的夸张“皇军”的“胜利”，我们的老百姓象听神话般的发出了呕吐的嘲笑。如北平的伪《新民报》即不断以“洪泽湖边民众更生，治安圈扩大，伪新四军多葬湖底”为大标题，无耻的扯着谎：“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连炸溃走之新四军，对洪泽湖畔之亦色根据地，投以必中弹而粉碎，更急袭因不支日地上部队之猛攻，图乘船由湖上遁逃之敌船一千数百只，四散逃窜，日机加以猛烈急降下轰炸及机枪射击沉其大半，敌大部队与船均葬之湖底。”

这种半通不通的词句，在证明着敌伪们白日梦呓！

三、我们的反扫荡战役方针、战术指导要领及战斗经过

十一月十四日晚，军政委员会上，对当前情况，给以分析判断，认为敌人此次扫荡规模将是全面的，时间将是长期的，方针将是西翼以泗县为指挥中心，扫荡我泗南、泗宿、泗东，东翼以淮阴为指挥中心，扫荡我淮海、淮泗、淮宝。五河、盱眙、宝应之敌亦将起而配合，战术将是长驱直入，分区扫荡，反复扫荡，以骑兵及伪军吸引我主力，而以敌之主力并机械化部队实行包围突击。根据华北经验，敌之三光政策，亦将在我边区实现。大家见解一致，遂决定此次反扫荡的战役方针为：（一）第一步主力跳出敌之包围圈，以一部并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二）第二步转移于敌之来路侧翼和后方，协同我处于敌之最后方部队（如宿东，邳睢铜）打击敌人，实行破击战。（三）第三步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寻找其弱点而袭击拔除之。

这里又需要防止和反对那种战术上的“阶段论”，认为必须不管一切先求跳出，即便遇到有利目标亦只好轻松放过，跳出之后而又呆住一处专顾打人，而忽略了敌人的“反噬”，在战斗中不是运用一切力量阻止敌人建立据点，或敌刚一建立即乘其立足未稳之际以拔除之，而只是专门等待那个所谓“第三阶段”，让敌人的碉堡筑成，铁丝网架妥之后而去大摇大摆的攻坚。然而，在有利的条件下，当敌之据点孤立无援，或有援而又能为我所阻时，这类据点还是可以攻的。

此次所预定的反扫荡战役方针，在我们的《慰问边区同胞书》中亦曾加以阐述，兹节录如后：“谁都知道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处于劣势地位，不必护短。我们的武器比不上敌人锐利，我们的弹药比不上敌人多，我们的速度比不上敌人快，所以打仗的办法就不能和敌人死拼硬干，死拼硬干恰恰是敌人所欢迎而求之不得的。古今中外，以弱敌强，以寡胜众的战法无不采取巧妙灵活的游击战术，牺牲小，胜利大，积小胜为大胜，不是一口吞下毒蛇，而是斩头截尾一段一段的消灭他。因此，主力部队断然的跳出敌之包围圈，把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一变而为外线作战的主动地位，不是内线的应付敌人，而是外线的打击敌人，跑到敌之外线，迂回敌之侧后，实行打击敌之尾，使其不能不回头的战术，实行大闹敌后，使其不能不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敌之扫荡时间，才能缩小敌之扫荡范围，才能乘其收兵退后之际，集中力量聚歼敌之一路或数路！”

这种战术方针，我国古代兵学家孙子亦曾加以提倡，如在他的“军争篇”中即说：“是故朝气锐（敌初来则势甚锐猛），昼气惰（懈怠了），暮气归（情绪低落不愿徒劳再进了）。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乘其懈怠罢兵之际而聚歼之），此治气者也。”老子也曾说：“飚风不终朝（大风不过一个早晨），骤雨不终日（猛雨顶多下一天），孰为此者了天地（自然界的规律）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狂风暴雨尚不能久，而况于日本军阀乎？

春秋鲁庄公将曹刿与齐将鲍叔牙对阵，齐阵一鼓二鼓鲁兵不动，及三鼓，鲁则开始一鼓而胜齐。庄公问故，曹刿对说，“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

气方盛，再鼓气则衰，三鼓则气竭。吾不鼓以养三军之气，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御竭，不胜何为？”

我们不是絮絮的抄一堆书来翻古董，而是借着古人的话来为我们今天的战术动作给以必要的解释，这是我们干部在研究战术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和精神。

反扫荡战役方针既已确定，反扫荡的战术和战斗方式亦应依据战役方针而灵活的实施。

首先，对敌人的战术加以研究。

总括的说，敌人扫荡之前半期是军事重于政治，后半期是政治重于军事。在其初发之际，以凶猛之势长驱直入，所采取的战术是分进合击，分区搜索，寻找我主力决战，一般的都是遵照正规战术实施。当其进军时，常分数路纵队并列前进，以求相互策应。本队有后卫、前卫、侧卫。前后侧卫之前后侧翼，则派出骑兵，在五里内外搜索前进，骑兵之侧翼则又派出武装便衣，武装便衣之前后侧翼则又派出化装跑反、逃荒群众，以进行敌情、民情、地形之侦察，彼此间通信联络，为小型无线电、反光器、烧烟、放火、旗语、飞机、传骑等。汽车坦克则位于本队之暴露翼侧，一则借以对我军民威胁，二则便于实行夹击。敌人这种战备行军警戒，可谓极其严密正规了。但亦正因为如此，同时克服不了它的矛盾和弱点：（一）由于我主力采取游击战术，对敌人凶锋锐气暂为避之，敌虽抱压倒聚歼之势，而寻找不到突击目标，劳师动众，消耗人力物力颇多。敌之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均告扑空。（二）由于我广大群众之空舍清野，加以我广大群众之锄奸运动，往往将其便衣侦探逮捕，敌军派出无数各种形式的侦探，亦无济于事，使其不得不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苦境中。如二十三日泗县敌四千余人举向双沟前进时，其行军部署是以“篦梳式”的扫荡，我卅一团一营二连隐蔽于敌前进中的纵队与纵队间（相脱达二百余米）之路沟中，敌终未发觉。

（三）由于我根据地内大小道路事先加以破坏，以及敌行军机械笨重，减少了敌之行军速度。如敌由徐州向我边区开进时，每日行程约四十至五十华里。在泗南据群众目睹计算敌汽车每小时行程仅八里。（四）由于我根据地内群众人走粮空，敌不得不自行携带粮食，以牛车驴马驮载前进，因之不能持久，又不能不实行抢掠，更加强了民众之民族仇恨。

敌之驻军警戒，亦甚严密，一般无所谓连哨，小哨，军士哨。盖因周围是敌，亦不得不采取周围警戒，而构成驻地周围之戒幕，即敌营房（多坚固房屋）之间，挖墙并挖壕互通，房顶设有瞭望哨。营房外边第一层，挖掘外壕，第二层铁丝网，第三层鹿砦，第四层芦苇（脚踏芦苇发出音响，夜间防我偷袭）。其外围之墙壁多破坏或涂以石灰，防我夜行壁间，使其通视容易。此外，附近又有伪军驻敌之外围，并多驻于碉堡之中。敌伪的驻军警戒虽配备严密，但亦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弱点：（一）敌在边区内顾虑多端，遇我夜袭，各据点间互相增援之事甚少，故被袭之敌常孤军战斗，便于我之攻击。此次战役中之诸战斗，如我夜袭青阳、马公店、归仁集、魏营子、埝路口等处，均不见敌其他据点之增援。（二）敌伪双方相互戒备，互存幸灾乐祸心理，我打伪军敌则坐视，我打敌人伪军则作壁上观。其次我民兵将伪军击溃，敌不救援反冲锋，伪军沿途大骂，“鬼子胆小，不是人养的！”（三）敌每于驻地附近之显著目标予以测量试射，防我利用向之突击，但我化装便衣混入内部，入夜则实行里应外合，敌多狼狈溃退。加以边区草房多，我用火攻，往往将其整房人枪烧毁（事后则向房主赔偿），如马公店战斗，敌伪被烧死者即数十名之多。（四）敌伪据点遇我夜袭，以距离太近，大炮失去作用，且对我之集团投掷手榴弹十分畏惧，每次战斗，我之手榴弹较步枪弹之消耗的比重为多，敌伪多不支。

敌之战术的基本意图，在以各种方法吸引并钳制我之主力，以便其机械化部队向我突击决战。故在其战术配备上，往往骑兵或伪军在前向我搜索攻击前进，甚至以伪军伪装敌人（着黄军装），以敌人伪装伪军（着便衣或灰军装），但易于被我识破，且我多于其驻止时进行战斗，敌计终不得施。这种企图无法实现，则又夹以伪装我军之法，袭击我之孤立部队及政权机关，着灰衣穿草鞋，假用我军番号，如众兴敌伪装我军袭击淮泗某乡公所。朱家岗战斗之前夕，

敌伪称“八路军”隐蔽于泗宿某庄内。

敌“分进合击”之战斗计划，十分狠毒严密。如十一月十七日敌之合击半城，兵分三路（敌由青阳撤退时，仓皇之间将地图文件书籍军用品等遗失颇多，观地图上敌之兵力进攻部署标记颇详）：一路由头经阳景镇，生元镇入半城北门，一路由青阳经韩台子、崔集、祖姚庄入半城西门；一路由青阳经靳台子、刘家嘴、李洞桥、陈圩子迂回半城西南入半城南门。该计划之基本意图为：（一）采取迂回包围聚歼我指挥机关于半城。（二）左翼依托濉河，右翼依托汴河，保障其两个暴露侧翼安全。（三）压迫我军于成子湖之西，洪泽湖之北而消灭之。十一月廿三日，敌大军四千余人合击我于双沟，廿四日继进鲍集、管镇，其意图则为利用南之淮河、北之溧河，东之洪泽湖，使我处于三面背水，一面对敌之困境，一举而歼灭我于葫芦套内。然而，敌人都扑空了。十二月十日，敌人合击我廿六团于朱家岗曹圩地区，亦分三路：一路由青阳于九日晚秘密进至新行圩北之吴湾子，夜转移至界头集南之李塘封锁消息，十日拂晓自东南而西北配合金锁镇之敌向我突击，一路由金锁镇经曹庙到吴岗、罗庄、尤岗，一路由金锁镇经复圩、小孙庄向我孙岗、曹圩突击。该计划之意图为由东北（曹庙）、东南（李塘）两方向压迫我军于安河及金锁镇，肖阳两据点之间而聚歼。幸赖我英勇指挥员沉着应战，壮烈激战十余小时而将其击溃。

我们的战术指导要领，是依据既定的战役方针，力争为“大弱者中的小强者，大劣势中的小优势，大不利中的小有利，大被动中的小主动，大包围中的小包围，大扫荡中的小扫荡，大封锁中的小封锁，大内线作战中的小外线作战”。（见《战略战术问题浅说》）总之，在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积累众多小的主动成为大的主动，积累众多小的胜利成为大的胜利，积累众多小的优势成为大的优势，积累众多小的对敌包围战成为大的对敌包围战，积累众多对敌之小扫荡，成为大的粉碎敌之对我大扫荡。此种作战战术要领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原则：（一）分散性。部队不可能大集中以对付敌人，势必成为分散作战。（二）机动性。通讯联络困难，上级指示命令不易及时收到，各部队必须发挥其最大的机动性以机断专行。（三）积极性。在情况复杂，上级指示不易收到，友军不易协同的条件下，最容易发生躲避苟安心理，在避敌锐锋保存实力之借口下而不起其战斗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各部队及政工人员必须富于旺盛的意志，战士必须富于旺盛的攻击精神，以求随时随地在有利条件下歼灭敌人。须知这种机会和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四）战役协同性。各部队间的战斗协同困难，而具有其分散性和机断专行性，但对整个战局，即自始至终整个战役的协同性必须加强，使敌于前进时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古时“围魏救赵”之法。在冀中每于敌大举向我主力扫荡时，我民兵常轻而易举夺取敌之后方县城或辎重，军首长十一月十九日之电示中亦明白指出：“敌向中心区扫荡时，外围部队应在敌后乘虚进袭敌人重要据点及运输队，使敌首尾不能相应”。

（五）突然性。这种突然性不但指行动战斗中之突然性，也指集中分散之突然性，当敌向我大举进击时，我主力能突然的分散，当遇有利目标便于我向之突击时，又能突然的集中，战斗结束之后而立即突然的分散，行动飘忽，神鬼莫测。

全师三十三天整个战役中之三十七个战斗，即是依据上述之战术指导要领实施的。

三十七个战斗可分为：袭击战斗、袭扰战斗、遭遇战斗、伏击战斗、破击战斗、守备战斗（被袭战斗）数种，而以袭击战斗次数为最多，伏击战斗无显著收获。战斗中之最有声有色，最壮烈，且亦起着粉碎敌人扫荡之决定作用者为十一月卅日之屠园圩战斗（毙伤敌伪四十名，获步枪四支），十二月一日之一打马公店战斗（毙伤敌六，七十名，我获轻机枪一挺），十日之朱家岗战斗（十数次肉搏，激战十数小时，终将敌击退，计毙伤敌二百人），十二月之二打马公店战斗（敌我在屋顶上格斗，毙伤烧死敌伪八十名），八日至十三日沱西泗灵公路上的破击战斗（毁堡垒廿余座，缴电线一千八百余斤，电线杆一百六十根，破公路十余里）。牺牲消耗小，杀伤缴获大，深合游击战术者为十一月廿八日之小蚌埠战斗（夺获并破坏碉堡七座，毙伤敌廿余名，获步枪七支，我无伤亡），十二月二日之埝路口战斗（生俘伪大队长

以下百余名，缴步枪百支，轻机枪一挺，我伤亡五名），同日之津浦路新马桥战斗（毙伤敌廿余名，生俘四十余名，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我伤二名），六日之渔沟战斗（生俘伪五十五名，获步枪五十二支、马四匹，我轻伤战士二名）等。

反扫荡之第一、第二两阶段，敌长驱直入寻找我主力决战之计划，由于我采取了战役方针第一、第二两个步骤，在廿余次战斗中，给敌以惨重之杀伤，敌之扫荡锐气尽失，而进入“惰归”之阶段，除掉抢掠大批我根据地的牛驴鸡鸭之外，就是装满汽车的死尸了。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空空如也，一无所得。客观条件逼迫着敌人主力，溃回原防，敌人领略了此次扫荡的真实滋味。敌人的“失败的扫荡”景况，莫过于从他们自己口中那种真切的描述，津浦路西寺坡车站伪军，于溃回途中编一歌谣曰：“去洪泽湖亮亮堂堂，拐回来吊蛋精光，谁要再去洪泽湖，男盗女娼！”

反扫荡第一、二两阶段，敌之计划宣告失败，十二月开始，遂进入第三阶段，敌伪残余部队借“筑城”之力，控制青阳、马公店、金锁镇及泗宿公路上之各要点，构成据点，更改方略，变进攻为退守，企图再举。我军亦立即执行战役方针的第三个步骤：“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找寻其弱点而袭击拔除之。”

十二月八日，师以首先拔除青阳外围据点，孤立青阳（制造敌之弱点），而后组织全师的主力部队会攻青阳之目的，下达“战字二十三号命令”，要旨如下：九旅以主力一部坚决夺取之金锁镇，一举而歼灭之，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袭扰归仁集、青阳敌以钳制之。十一旅主力一部坚决夺取马公店而消灭之。骑兵团以一部袭扰泗县城以钳制其向马公店增援。军区部队一部袭扰洋河并相机攻占之，以策应我之夺取金锁镇。各部动作同于十二日夜实施。

十一日发生朱家岗战斗，以部队疲劳，次日攻击金锁镇之举暂停。其他各部均按预定计划执行。三日来，朱家岗、马公店、关帝庙（泗城东）以及沱西之破击诸战斗，给敌之打击与威胁十分重大，敌力不支，乃于十五、十六两日被迫撤退对我边区威胁最大之青阳、马公店、金锁镇诸大据点，我步骑各部队即跟踪占领之并发动各路追击，直迫泗宿公路及泗县城下。边区秩序亦告恢复，会攻青阳之举亦无需进行矣。

反扫荡的第三阶段因而结束。

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我们胜利了，胜利的表现在于：（一）粉碎了敌人聚歼我主力的计划；（二）击退了敌人在中心区安设据点的企图；（三）消灭并严重打击了敌伪之有生力量；（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用品；（五）沮丧了敌伪再次扫荡的凶猛气焰；（六）振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广大群众的抗日保乡巩固边区的情绪和信心；（七）增进了边区内外，友党、友军务阶层的友谊。胜利的意义还表现在我师各部队的战斗中得到实际的锻炼，战斗力加强了，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干部的战术素养也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干部的战略素养加深一层的陶冶，痛切感到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打破了那种各自为政，不为人着想的本位主义。也使军队与地方干部痛切感到“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打破太平苟安观念”等口号的实际意义，使人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学习战争”、“掌握武装”、“领导武装”的伟大作用。

这是一年半以来，军首长耳提面命，正确指示和适切指挥的结果，这是边区党、部队直接领导的结果，这是边区政府广大民众士绅团结奋斗，协助鼓励军队的结果，这是兄弟部队协同配合的结果，这是全体指战员、政工人员在一年以来的相当安定的环境中整训，临战时而英勇流血沉着作战的结果。

（下略）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

（据中央档案馆存稿）

悼彭雄同志

读三月三十日山东战士报《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终于最后证实彭雄同志——红军时代的老战友——光荣殉国了！悲怆的心情，发出了无数次的叹息！

一九三〇年九月，我奉命到当时红三军团第六师（后改番号为第二师）工作。那是在第一次进攻长沙之后，第二次正在围攻长沙的战役之中。师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村庄里。一到门口，首先碰见的是一个年纪轻身材大的青年通讯员，背一支手提机关枪，精神抖擞，十分神气，把我迎进了屋内。那就是今日的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同志。

国内战争，在经过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残酷战斗中，与彭雄同志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部队，甚至一个单位。抗日战争起，各自东西，从初见到现在，屈指计算已十三年了！

他是江西永新人，井冈山红军的一员。长沙战役时，大概才十七八岁吧，然而有力气，很勇敢。战斗中，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在派遣时不由的就想到了他。他喜欢并善于射击。在送信或口头传达任务到火线上最前列的突击队，回指挥阵地复命时，往往夸耀他送了几颗子弹给敌人，也往往接着受到无故消耗子弹的批评。受批评和射杀敌人同样给他以满足。

一九三一年，他升任师部通讯排长，仍是一支手提机关枪，不过勇气和脾气却增大了。勇气大到一种鲁莽的地步，脾气大到通讯员们常向支部提意见。为了这，他常常同时受到两种责备，然而谁都对他有一个远景的认识——将来必成为一员猛将。“富田战斗”的一个夜间，他突然失踪了。拂晓之前，却见他满身泥泞，手提机关枪上挂了三支驳壳枪，左肩上挂了一支步枪回来了，大家焦急的面容变成了笑脸。这是他偷跑出去偷拿回来的胜利品。然而一种“慰勉的责备”他仍然逃不脱。从此，大家更敬重于他。

一九三二年八月，第二师活动于江西宜黄、乐安县境，敌方陈罗纵队突然大军压境，我师各团因过于分散，集中不及，被隔断而互失联络。我率师直属队及第七团辗转于崇山丛林之中，三日三夜无食无眠，遂分头突围进入苏区边境，始悉郭炳生阴谋叛变，挟持第五团北入白区，远避业已到来的第四次“围剿”。彭雄同志这时跟随着郭炳生行动，当然除去郭炳生本人之外，谁也不明白他将耍什么把戏！当时与上级失联络已多日，对我师及我个人的生死谣传纷纷。为了挽救第五团，我乃不顾一切，将师直及七团略事安插之后，遂带同武装十五名潜行北上，寻找郭炳生并第五团。此时他们已进入靠近抚州的崇仁县境了，北入抚州，西渡赣江是很容易的事。五日行程跟踪追赶，终于在一个傍晚，见了五团的前哨连。他们事先的战备姿态，听到了我的喊声之后，变为欢迎队形了。一见之下，恍如隔世，默默之中，相互表现出无言的悲凄！到团部，郭炳生似乎还保持着惊慌中的镇静！全体干部咸来慰问，“回主力去！回主力去！”是大家的呼声。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黄昏之后，彭雄同志把我拉到一个阴影里，小声地说：“郭炳生对大家讲话，说你已经牺牲了！他这几天的行动，我十分怀疑，赣江以西的地图，他已自己背起来了，谁知道他搞的什么鬼呢？起码也是躲避四次‘围剿’，要当土皇帝享福去！我们一定马上回去，明天就走！”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支部干部都开了会，全体指战员莫不鼓舞振奋，黄昏之后出发南返。深夜，天雨路滑，伸手不见五指，叛徒郭炳生乘此时机单枪独马，投入乐安县城，断送了他的一生！

彭雄同志对革命，是这样坚决的一个典型！

一九三三年，为了使彭雄同志深造，送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学习参谋、作战参谋、连长等职。一九三四年浒湾八角亭战斗，我负重伤，在回后方的途中，碰到了彭雄同志，他似乎是病了，同样坐在担架上。见面之后，他深感未能参加这次战斗而为憾！不知为了什么，他忽而又大哭起来。

长征之后，彭雄同志调军团司令部工作。渡乌江、过大渡河、越金沙江，以及雪山草地，他都创造了许多英勇的故事。环境那样折磨他，然而仍一如往昔。登山涉水，健步疾走，很少见他骑过马，随手行李之外，还背了自己的枪，不过“手提式”已经换了驳壳枪了。

一九三五年红军进入陕北，他升任三军团十三团参谋长，不久改调四师任作战参谋，西安事变后升任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六八六团（原三军团）参谋长。一九四〇年，我们进入豫皖苏边时，忽在电讯中，得悉他已任鲁西南的黄河支队司令了，彼此一路之隔，仅在电报往还中互通消息而已。一九四二年，又调往新四军第三师任参谋长，适我师亦转移路东，从此时起，才有了连续的信件来往。

彭雄同志完全是在党军中长大的。他的学习很努力，由于丰富的战斗经验，从通讯员直到指挥一个师。仅仅看他对三师部队的管理教育，作战指挥，虽然时间很短，竟有那样大的成绩。有一次在三师印的军事丛书上，读到他的一篇《发刊词》，不但文化水平进到一种惊人的程度，即使战略战术素养，都莫不叹为我党的一员出色的军事人才！

彭雄同志，在党十多年的培养之下，已经成为一员勇敢善战的青年将领了！

当然，他亦有他的弱点，那就是性情急躁 [躁]，胸襟还不够开阔，然而以其过去的进步速度而论，他是我党我军中最有希望的干部之一。

不幸，万万的不幸！在敌后的残酷斗争中，万恶的敌寇，夺去了他的生命，夺去了热情蓬勃、意志坚决、体格强健、政治坚定的彭雄同志——十多年以来的患难战友！

后死者的责任，不是流泪，而是向敌人为逝者复仇！

彭雪枫

（原载《拂晓杂志》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第一卷第三期）

纪念朱家岗战斗殉国烈士碑记

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淮北苏皖边区周围之敌，由徐州、宿迁，睢宁、泗县、盱胎、固镇各据点出动五路，向我淮北边区分进合击，总共兵力计万人。并以飞机、汽艇船相配合，企图一举而歼灭我四师主力，以求彻底控制整个边区。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烧杀之惨，用心之毒，在我苏皖边区创立以来，尚属首次。我边区军民武装动员，运用游击战术与强大之敌伪相周旋，浴血抗战，不眠不休。持续三十三日之久，终将敌之进攻击破，迫其狼狈败逃，获得反扫荡全部胜利。而全战役过程中，喋血奋战，惨壮悲烈，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二十六团之朱家岗守备战焉。

十二月九日夜，青阳、归仁、金镇各处之敌分三路秘密运动，至朱家岗我二十六团驻地附近。十日拂晓向我包围进击。边区空前未有之大战，遂于朱家岗附近之张庄、曹圩、孙岗、尤岗诸村镇开展矣！敌人挟其优势之兵力与火力，抱定以石击卵之野心，妄图一逞。统观敌我态势，大为悬殊。我军既属劣势，亦处于被动地位。以数量论，则以少御众，以武器论，则以

弱敌强；是胜败之局，似已预定。但我全团指战员政工人员赤胆忠心，英烈奋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铁石意志，以死顽敌。自晨至夜，激战达十八小时，反复肉搏，十进十出。中华男儿，革命斗士之英雄气概表露无遗。终使寇贼胆寒，丑类气食馁，弃械遗尸，而枪惶溃逃矣。

战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仅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至一日之久。身虽负伤，而能镇定指挥，二营长赵成亦率队一个班，反复冲杀，并杀敌之小队长。歼灭敌一个小队。我五连一排长王康以一个排抗击敌兵数十之众，杀声震敌之耳，刀光闪敌之目，以诱敌之计，炸毙敌寇十数名。我五连副戴春涛指挥之第三排坚守张庄西部，将敌多次击溃之后，敌实行火攻。浓火密烟丛中衣履被烧，而仍屹然不动。我二连机枪手纪永春、四连机枪手高振兴孤枪射敌，俨如铁人，我四连战士曹金龙沉着射击，弹不虚发；我五连战士黄伯龙身先全班，以手榴弹猛掷敌人。我四连三排在连副殷作兴指挥下，坚守曹圩东南门，敌以机炮火数次冲击终不逞，而完成任务。我二连三排副娄定信于全班弹尽之后，向连长请求卜壳枪击敌，并声称我辈决心于一起共死。我四连战士王启年勇气百倍，并向全班鼓动，如冲来愿随我王某冲击，即死亦得所。我四连以新编六队，经验不多，但在指导员田临才与战士为伍，并在不断进行政治鼓动之下，终能坚持曹圩东南门及东北角两方阵地。诸如此类事迹极多，不遑一一枚举，呜呼壮矣。

是役也，杀伤敌寇二、三百名，我亦伤百余名，为三与一之比。我光荣殉国者有一营教导员吴承祖，团特派员宋云玺，电台台长李圣书，报务员袁龙怀，民运干事牛凯泽，党支部书记胡魁中、贾西壁、杨俊秀、冯愚，书记邵雯，连副尹作新等六十余名。光荣负伤者，团长罗应怀，营长张立业，连长孙存余，指导员方定，连副李运海等四十余名。迨本年秋，泗阳参议会周华青、杨道南诸先生追念斯役战绩及死难者之英勇，嘱余述其颠末，勒诸贞珉，并于十月革命举行纪念典礼。余窃思革命军人肝胆涂地，为国捐躯，固份所应尔。而诸同志之黄尘侠骨，碧草忠魂，乃蒙各界袍泽之思慕爱戴，扼腕凭吊，抑烈而沐流光，庶可永于九泉。彼认贼作父，廉耻道丧，专以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能事者，亦可以知所愧怍矣！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敬撰
许佩珂谨书

关于中央整风新指示及

华中局补充指示的传达

一全党一年来整风的伟大收获

去年四月在陕北，去年七月间在华北、华中，相继开了毛泽东同志所号召的整风运动，全党一年来已得了伟大收获。

首先改造了我党干部之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和不民主的作风；因此加强了党内党外的团结。我党同志首先是干部同志注意

了调查研究，减少了专断的、独断的、武断的对人对事的态度。大家注意了对民主的学习和教育。

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官僚主义。一般同志首先是一般干部的眼睛向上转而眼睛向下了，站在群众之上一改而为深入群众之间了，不联系群众、脱离群众的现象少了，不关心甚至违背群众利益的行为也减少了，为群众谋利益，为群众办事的观念加强了。

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军阀主义。首先把军队看为是党的、是人民的而不是“自己的”，认识更进一步了。所谓假藉武装力量、自成系统、自立局面、拥兵自卫、耀武扬威、侵犯群众利益、不尊重政权机关等的行为也大大减少了。在部队和地方上闹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的现象也减少了，特别是在军队中对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不尊重的现象基本上是克服了。

总之，整风运动以来获得这样大的成绩，是我党三十二年历史上的一个大创造，是党的建设的最大的关键。这种重要性必须使党的干部首先是军队中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加以最清楚的认识，才能够对今后完成中央整风新计划起着决定的作用。否则，就很困难把中央新的整风计划完成。

二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

党中央着重指出：整风主要的斗争目标，在于纠正干部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剥削的统治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的风头主义的、特别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封建阶级的落后的倒退的所谓“光宗耀祖”的思想。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及封建阶级的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完全与无产阶级思想尖锐的对立着。整风就在于彻底的摧毁它纠正它。整风就在于从在思想上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所以，整风即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这一切存在我们同志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或是它的残余，若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物质上的引诱，如金钱美女、特务活动，也就是如解放日报所指出的“法西斯的毒素”或“旨污腐化的腐蚀剂”，就很易于使我们的干部上钩。以至于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我们的整风运动，就在于铲除与防止非无产阶级的物质上的政治上的引诱。这个斗争是残酷的，这亦即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央指出：我们的整风运动，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将发展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在淮北党内，也有不少例子，赵大万、黄金明之流不是去反革命了么？

抗战爆发以来，我党新党员发展到××万之多。而这些新党员在党内锻炼又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他们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习气和作风就带进我们党内来了。这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习气和作风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在党的生活中。而我们××万的老党员也因为党的生活锻炼及马列主义的修养基础不够，同样的也存在着很多错误的思想方法。新老党员的这些错误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在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整风就在于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就在于打通这些思想上的关节，使其顺畅起来。

三党在整风中不正确的认识和偏向

在整风中、发生了以下的不正确的认识：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专整老的不整新的，或专整新的不整老的。

殊不知整风是全党的整个运动，凡系党员都在被整之列、都在自整之列，故必须自上而又自下而上、推己及人、而又连人带己。这是对于每个党员的科学思想的锻炼，即马列主义基础修养的增进和提高。一个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加入了党，还要反省一下在思想上是否也同样加入了党；即是说组织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还要反省一下思想上是否也同样是无产阶

级的战士。这是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很多同志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未必入党，是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不一定就是思想上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也就是说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仍在党的大门之外，表里既不一致，当然就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员。因此凡组织上是无产阶级的战士，而在思想上尚未入党的同志，特别要进行整风。在思想上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些错误认识，也同样发生在淮北地方党和主力部队之内。一年来，我们的整风虽有部份的成绩，但有以下几种偏向：

（一）整风运动未能普遍深入，在开始读文件、自我反省的高潮，未能长期的保持下去，仅仅是昙花一现。尤其是各级干部之中，不能平衡发展。在地方上，较之部队更要差些。

（二）不是自上而下的整，不是上面应该整得更好一些；相反的要更差一些。如在部队来说：从师部负责同志起，还不能严格的自我整风，也未能很好的督导各级干部整风，同样犯了只顾自己不顾下级、或只顾下级不顾上级的偏向。

（三）整风与实际工作和本身的业务不能有机的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或丢开业务专事整风，或专做业务工作不去整风。不知道只有整风才能把业务和实际工作做得更好，反认为整风会妨碍实际工作。那种单纯的整风，不了解二十二个文件精神 and 实质，不懂得以实际工作的毛病当作“的”，把中央的二十二个文件当作“矢”，而“有的放矢”，这样现象证明：既未把风整好，同时又妨碍了实际工作。

（四）关于反省，一般说犯了以下几个毛病：

甲、或者专门反省过去，避免反省现在。因为现在正在犯首错误。

乙、或者专门反省现在，避免反省过去。因为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

丙、或者有意的无意的把反省变为单纯的历史的叙述，写成一笔枯燥无味的流水账！没有分析和总结，不知道以二十二个文件来检讨和总结本人思想演变的过程。

丁、或者反[把]反省变成了控诉。只反省别人，不反省自己，把一连串的委屈和冤枉都推到别人身上，自己的缺点错误一点不提。不是“厚责于己，薄责于人”，而是“厚责于人，薄责于己”；“不说自己井索短，只怨他家枯井深”。自己的错误叫过去的上级或下级负责，而自己倒落得清白干净。

戊、或者把反省当作基督教徒般的替别人受难，一切罪恶归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明哲保身”。

己、或者把本身的缺点和错误，像展览会一样的罗列起来，不会根据文件找出改正的方法；即所谓“只谈病状不开药方”，单求节枝，不重根本；病与药分开，文件与工作分开。结果，药是药，病是病，文件是文件，工作是工作，互不相干。

（五）或者对人家或对自己的错误与功绩，抱着一个“永恒论”或“世袭论”，错误即永远是错误，即便错误已改，他人仍对之侧目而视，视之如依然在犯着错误一样，缺乏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他自己也兢兢战战，自惭形秽，仿佛永不能见人一样。这都是不对的。日丹诺夫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一个同志的错误如果已经改正了，就不要再提它。”另外，相反的，对于有了功绩的同志，则认为他永远有功绩，即便今天犯了错误，别人总是原谅他，而他自己也仍以“功臣自居”，不可一世。这种所谓“永恒论”或“世袭论”者，必然不能正确反省自己，也不能帮助别人进行正确的反省。

以上只是概括的总结了我们的整风中的错误认识和偏向，这些错误认识和偏向现在还是存在着，未能及时纠正。所以，华中局指出：“华中各地的整风运动，还未普遍的认真的开始和进行。”

四过去整风经验及今后整风指针

根据华中局关于中央整风新指示的讨论，及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总结，综合一年来的经验，订出今后一年新的整风计划。

一、整风是全党的一个运动和党的建设的关键，绝对不允许有一种什么“例外论”的。个人例外、部队例外、环境例外、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文件例外、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例外等等，都是不允许的，都是“外”不了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必须起提倡、领导、号召、督促的作用，以身作则，直接参加整风，直接参加反省，直接进行检查工作，并团结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这里要反对冷热病、反对虎头蛇尾、反对专整别人不整自己、反对专整自己不整别人、反对专整下级不整上级、反对专整上级不整下级等偏向。这是必须领导人亲身参加整风，才能使整风运动有大的成绩。

二、读文件必须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这样才使文件不致越读越枯燥。把文件的精神与实际之“矢”射工作中及思想意识中的“的”，求得思想革命和工作检查。有了理论上的武器（思想方法）而又接触工作（检查工作），理论文件才能成为工作的指针。和实际联系的方法为：

（一）保证当前工作任务的完可。这样，又能避免整风与工作对立。（二）检查最直接最眼前的实际问题，而又能够联系到工作上的基本任务而加以总结（如八十八天西北高干会中的实例）。（三）联系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党的生活，对人对事对过去对目前的作为和态度。更好的联系，也就是更好的整风，更好的做好工作。因此，必须反对只读文件不联系工作的教条主义，“从文件研究文件”是不对的。研究文件联系实际才能把教条主义克服。

三、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要适当的配合起来，以组织领导推动思想领导。思想领导既不能过分的放任，也不应该过分的控制，使人家不敢作声，不能畅所欲言。思想领导应该着重于从研究文件到检查思想，又从检查思想到研究文件；从研究文件到检查工作，又从检查工作到研究文件到检查思想。这样一步深入一步，一级更高一级；这是思想领导上的艺术，至关重要。这里，反对“的”与“矢”分家，或“无的放矢”。

四、从个人的思想检查到工作的总反省。

根据陕北边区的经验：个人思想检查到工作总反省分三个步骤：

（一）先从个人写反省自传或口头反省，经小组会和支部大会的讨论，而后进行总结。

（二）从目前的严重现象来着手检查，从对严重现象的检查上来进行个人的反省。

（三）首先在党内发动坦白运动，造成对党坦白的热潮，而后进行思想检查。

以上从个人思想检查到工作总检查，根据陕北的例子，分四个阶段：

第一，思想酝酿。自己反省思考，别的同志帮助他。读文件、相互交谈，自己主动的找别人谈，别人去找他谈；在看文件中谈话中，使其思想上发生变化，逐渐感觉自己的错误以及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第二，启发时期。最好的例子：将别人和他犯同样的毛病而觉悟程度较高的，经过酝酿阶段后，首先反省自己，在会上提出；他参加了会，必然会得到启发。如陕北边区盛行贪污闹恋爱现象很严重，在检查会上，支书首先发言批评自己，于是大家跟着反省，结果，其他的人也都反省了。

第三，坦白运动展开时期。或召开全组全班全支的坦白大会，大家坦白的反省。

第四，深入时期。加强组织领导，集中意见，深入坦白运动，写反省笔记，更有系统地进行反省。

这个经验我们可以采用。

五、整风必须按照具体环境订出计划。

华中局指示：整风必须有其阶段性和步骤性。当然“战争第一整风第二”。因此要把整风时间加以伸缩，但必须区别两种地区：中心区师旅团级必须按照华中局及中央的计划进行；在游击区（如宿东、邳睢铜、萧铜）整风时间可延长。这里，必须反对把战争和整风对立起来，认为在战斗中不能整风。华中局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个时间适当分配的问题。这里，在整风计划布置中，要特别反对“环境特殊论”。

五今年整风的方向和具体计划

中央、华中局指出：今年整风的总的任务，要在今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求得党的巩固、军队的巩固、边区的坚持，真正做到改造干部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新的整风计划是：

继续整风一年，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六月。这是中央规定的。

干部应根据文化政治水平，分组学习文件，互相帮助；但必须按本部门本单位检查工作，即“分组学习文件集体检查工作”。分组主要为的是看文件。文件仍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主。同时添上必须的参考材料：如“任弼时同志在高干会上的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等。

学习计划仍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以掌握学习工具为主。时间两个月左右。学风文风合而为一个阶段去学习，因两者有不可分的联系。这里要强调自我阅读文件；强调民主，实行言论自由。公开号召凡参加整风同志要相互批评（包括对领导人、对领导机关、对工作、对同志），方针用面谈、开会（小组会、大会）、写信、写文章登墙报（但禁止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发表）或传阅。这样使下情上达。提得对，可以改正错误；提得不对，也可以从反面来纠正错误帮助自己的进步。只有对于错误尽量地揭露出来，才能使整风有生气。

要注意在组织上工作上不能超过范围，在思想上言论上自由，但不能“工作自由”。

第二个阶段——检查学风文风的阶段：与实际联系和反省为主。时间两个月左右。这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不同，同志们既掌握了思想上的武器，即须组织积极分子，缩小民主范围，对那些错误的思想言论加以反驳。强调“四三决定”要求领导的方面。同时又不放松思想论战。在这个阶段中强调领导才能克服错误。这个阶段的程序是：从研究从检查到总结。在检查和改正思想及检查和改进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思想论战。即从酝酿到启发、到坦白运动，如仍有顽固不化分子，则进行思想论战。但在论战中，要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中央特别着重地说：不侵害每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不要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去对待任何一个同志。

第三个阶段——学习党风：重点是进行思想斗争。时间四五个月。主要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热烈开展的阶段，是第二个阶段更高的发展。因为这个阶段中，最能够深入的正确的检查每个同志的思想、历史、工作、作风等等，而做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个阶段中，对最顽固的分子发动思想斗争，斗争由学委或支部去组织领导。

展开思想论战，检查工作，而又有具体的斗争对象。抓住典型的机关和典型便[例]子展开思想斗争。

整风中的注意事项：

- （一）整风时间规定一年，战争及其他所耗费的时间除外。
- （二）学风与文风并为一个阶段。
- （三）师旅干部每个每天学习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
- （四）团县以上各机关应指定一人负整风督导之责，被指定的同志的本身工作可以少担任一些。
- （五）在整风一年中，在言论上、报告上、会议上、文章上，应不间断地进行整风，造成热潮而且坚持下去。

（原载《拂晓》一九四三年十月）

继续完成新的整训计划

——六月二十九日军事教育会议总结

教育会议开四天了，听到各旅团同志的报告和发言，参谋长的初步总结，以及军部汤科长的指示都有很多的宝贵意见。现在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作一总结。

一 这次整训的收获

从四月下旬开始的整训，虽然各部队完成的时间不一，但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首先是达到了整训的要求。上次整训的要求中心是：部队在战斗中的顽强性、突击性、以及战斗射击的准确性。这些要求，即在我们整训时期的几次战斗中，就表现出来。如：小墩子、四马庄、官庄、曹家、大李集等战斗中，尤其是小墩子、官庄及最近灵北大李集、曹家的战斗，现在都表现了指战员的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奋不顾身的冲击精神。

在实弹射击上亦表现了我们的成绩，这是我们这次整训的中心的中心。我们实弹射击的命中率从百分之十五，进步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以至于百分之八十，甚至于个别连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的轻重机枪亦然。这次实弹射击，以参加整训部队之二十五团的成绩为最显著；当然二十五团在条件环境上有他优越的地方。三十一团个别连队亦并不差，虽然他们只打靶了两个连。

这次整训的成绩，也表现在负重通过障碍上。二十五团普遍的演习了，以三营为最好；虽然还有些缺点，但他们的精神是可嘉的。

这次整训成绩也表现在快步行军上。二十五团走的最快的是每小时十七里多。二营走得最远，但掉队的最多。一营走了将近十七里，落伍者一人，算是最好，三营次之。

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干部，从旅起以至到团营连排，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夜以继日，不眠不休，所以在整训中起了决定作用。当然这也就是在各级参谋处的计划督促之下发动起来的。

值得我们特为表扬的是在整训中善于创造新的方式方法，提出具体显明的口号来推动部队的积极性。在九旅的干部中提出了“干部三会”，即“会讲”“会做”“会教”的口号。又提了“三到”——“到操”“到课”“到会”的口号。还有“三就”：“一呼就应”、“一应就动”、“一动就跑”。这些口号简明易懂，而且要求不高。十一旅也提出了“三练”的口号——“熟练”、“多练”、“苦练”。还有二十六团的“三枪、三弹、三瞄准”的口号——就是说每天要瞄三枪、打三弹、识三字、瞄三次准。这都是很好的。这不仅表现了我们善于创造新的方式方法，而且也是我们整训中政治工作保护了军事教育以及战斗胜利的完成。所以就更加提高了对于整训的兴趣和信心。大家（干部战士）对整训的兴趣和信心是空前的提高了，各旅各团，以及直属各机关，都是听见整训便头痛。所以我们能够获得上述之战场上操场上靶场上的各种成绩。

二 整训中的缺点

但是整训中也有缺点，而且还很不少。

第一，纪律生活不够严格，尤其是操场纪律和日常生活纪律。我们要严格的指出和批评二十五团的战士们随意打枪，以至于打伤了老百姓；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了我们的纪律

太松懈。这不仅是浪费了子弹，而且破坏了政治影响，松懈了军事纪律。以后二十五团经过批评纠正了，当然很好，但是不能不说是这次整训中的严重缺点。还有十一旅的教导队，我们不管他学员的成份是新的或是老的，但总是一个“教导队”，他们在夜间进行练胆教育时，大家去拖死尸——一个执刑以后的死尸，结果死尸没有拖成，为了害怕，一哄而散！这一方面表示我们纪律太松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我们太缺乏革命军人应有之勇敢的精神。本来是练胆去的，反而把自己的胆先被吓破了，这样的事情在军队里发生，的确太不荣誉了！

第二，在整训中还发生了军阀残余的行为，二十五团，三营有打人的骂人的事，三十一团一、二营也同样。前年政委就写了文章反对军阀思想，然而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着，而且是在整训之中，这已经是不能再容忍下去的问题了！

第三，我们个别的部队首长不能坚决完成整训计划，不能做到全体到操到课到会的要求。这点特别是骑兵团，自然我们要了解骑兵团的客观困难，但是尽一切可能来进行整训，有多少人就整训多少人，还没有做到。因之骑兵团的整训成绩也不大。

第四，在整训中还有一个毛病是——求快不求熟，当然也就会发展成为“求量不求质了”，这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比如直属队和三十一团三营的三角瞄准，射击要领并未做到普遍熟练，马上就要求打靶，结果成绩并不算好。这种求快不求熟，求量不求质的现象，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以上是我们此次整训的总述。

三今后整训的方针

现在我们要继续整训，计划规定为两个月（从七七到九一八）。此次整训的方针是：

第一，“在战斗中整训，在整训中战斗”，也就是参谋长所说的：“一面整训，一面战斗”。整训是战斗的预先准备，战斗是整训的实际演习。反对把整训和战斗分开，或对立起来看。根据当前边区环境和今后形势的趋势，必须对整训先有这样的认识。在今天边区是比较太平的，紧张的局面没有来到中心区，但是必然要来的。现在青纱帐起了，而两个月以后又会落了。敌人再像上半年那样的“客气”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更不应存此幻想！去冬来了一个三十三天大扫荡，我们料想今秋或今冬可能卷土重来，说不定增加到六十六天以至于九十九天！我们不要为一时太平所麻痹。此其一。其次反共军同样在时时刻刻准备着东进，“时时刻刻”并不是过份的形容词。苗秀林、魏振铎、雷杰三辈留在灵北支持了几个月，最近段海洲两个团过路已与苗、魏会合。他们在这一狭小的地区坚持是困难的，何况其唯一目的又是来“剿匪”呢！他们为了避免敌人的扫荡，那就必须逐渐东进。求得开拓王仲廉大军东进的跳板。根据以上的判断，今后不会再有像上半年那样的安全环境了，我们不能作这个幻想了。我们认识敌人的扫荡，反共军的东进是有其必然性的，我们再不要存侥幸心理了。我们应在主观上有所备而后始无所患。亦即兵法上所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来抢夺时间进行整训的。而整训就是为了战斗，为了更大更残酷的战斗。对于敌人，对于反共军的进攻，我们应有这样的远见和准备。

然而在形式上看，似乎是一个矛盾；既整训似乎妨碍了战斗，既战斗则又似乎妨碍了整训，这是因为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看，对立起来看的缘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在此次整训中首先要使各级同志普遍的深刻的认识这个问题；那么在整训中一旦发生了战时，就不会两头顾不着一头了。而且真能这样，又可以得至以下几个好处：

一、所学与所用能联系起来，不至于成为所学而非所用，或所用而非所学，这也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致于发展下去，而能得到克服。

二、不致于顾此失彼，单顾到整训即妨碍了战斗，单顾到战斗而又妨碍了整训。应把整训和战斗看为加强部队战斗力一个问题的两面。

三、在战斗中可以考验整训的成绩，平常整训总结的数目字只是成绩证明的一个侧面，只有火线上的证明，才是更确切的！真的证据是需要“过硬”的。同时在整训中可以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将经验很好的总结，并提高到理论阶段，这样理论与实际就很好的联系起来。这是干部们加强战术素养的必要过程。

以上是此次的整训的方针，不仅要对政治工作人员讲，对干部讲，而且更应当对战士讲，把这个“认识”弄清楚，把握着目前形势来进行整训，就收效更大了。

四整训的目标要求和整训原则

此次整训的目标和要求应该很简单：

加强干部教育管理能力和提高干部战术素养。

加强部队的勇敢性、顽强性、射击的准确性、格斗的坚强性。

整训的原则仍然坚持过去的，而且把他发展为：

一、少而精，重质不得量，求熟不求快。

二、课堂、操场、战场联系起来。课堂上讲的即是操场上做的，操场上做的，即是战场上打的。

三、军政工作配合起来。过去同志们感到操场上政治工作差，但此次有了进一步了，这次整训得到的成绩，政治工作保证同样起了作用。

五整训内容

关于干部——根据同志们的讨论，我认为我们排级干部应当熟练各个（我们所不需要的各个动作当然可以省去）以至到班的动作，这是很对的。所谓“熟练”是不仅会讲，而且会做，会教。连级干部，应该训练班到连的战斗与战术动作。这个要求对今天连的干部普遍说来有些高，但高的干部可以向上提，首先把战斗条令中连的动作一段提出来要连长研究。

营级干部要熟练排到营的战斗战术动作。还应该加读刘伯承同志写的“战术概则”。战斗条令上连到营战斗的一段，这个要求不算高。此外还要总结战斗经验，写小篇文章。还要能主持教育准备会议。

团旅干部，可选读战斗条令和野外教令。以及各种游击战术的小册子。总结战斗经验，写文章。普遍阅读军事杂志，并且择要讨论，同时加上图上作业。

这里单是指的干部之军事学习，整风、政治学习此地不说。

师尽可能的抽调营的干部来轮训，时间不要过长，共同研究几个战斗经过，对照书本，总结经验。旅团也可抽调连排干部轮训。

以上的要求，对少部分干部也许会过高或过低一些，但是整个的说来是围绕着水平线的。

关于部队——继续以射击教育为中心的中心，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更提高一步。我们必须进行以下几种作业：

一、采取活动靶（隐显靶）瞄准，参透战术配备更须注意如何利用地形地物。

二、加长距离实弹射击，假设上一次是一百米，那么这一次应加到一百廿米。为了提高部队的射击技术，即不必斤斤计较少数子弹的消耗。昨天看到一本论德国军事教练的小册子，曾说一个兵士设有两个手榴弹即应拿一个去实弹演习，这比你保存三个还有用得更多。同志们要知道靶场上的消耗，就是战场上的节省，不打靶、射击要领讲的再好，子弹的浪费仍然是不可免而且无限量的。我们必须注意战场上弹药的节省，因此首先就不怕在靶场上的消耗。

三、在操场及驻地的周围，应有各种距离目标的射击设备，五十米、一百米、一百五十米、二百米的目标设备——草人或是什么。告诉战士们，这是五十米卧的目标、那是一百米跪的目标，时时观望，常常瞄准，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善于测量距离，一临战场即可实用，这又附带着进行了测量距离的教育。

四、各种依托射击，不断的练习，世界上最进步的军队都已取消了立射、跪射那种形式主义的射击姿式，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依托射击。墙、树、坟堆、沟渠、炮弹坑等等都可依托。孤零零的跪射，直挺挺的立射，在战场上见过谁去好好的用过？依托射击又附着进行了利用地形地物的教育。

五、把操场的射击纪律和战场的射击纪律教育联系起来。

六、干部的射击指挥教育，更加不应放松。

七、对特等射手的培养和奖励必须一刻也不要放松。按着规定的标准，在三枪都中了六环以上的人即为特等射手。我们应该在物质上主要在精神上奖励他们。我提议上次实弹射击之命中十八环以上者，由各部队写稿子送《拂晓报》部队版公布。

以上三点，都要联系到一个问题——节省弹药。

八、各种火器间的协同以构成火网或火力配系的演习，同样特为重视，轻重机枪和炮兵之间的协同。这不仅要各个自动火器的射手懂得，尤要各级指挥员懂得。

九、各种射击的协同演习。诸如侧射、斜射、瞰射、超越射等。

十、养成突袭射击的习惯，即不射则已，一射则各种火力同时的突然给敌以猛袭。此点应作为今后部队在战斗时的一个射击指挥原则。我们所规定的步枪二百米以内开火，并配合以自动火器，而各部队均未很好执行；我们此次在整训时，应当严密注意及之。此外如“短兵火”也是一种。总在指挥员的运用灵活，这又须养成部队的“沉着射击”的优良习惯。

以上十点是在此次整训中关于射击教育所必须进行的几个大项目。

其次是加强体魄锻炼，我说“体魄”锻炼，而不说“体格”锻炼，即由于一方面锻炼体力，一方面锻炼魄力。使我们既能负重致远，又能冒险犯难。顽强不屈，彻底表现出战场上有声有色的霸道主义。下面几种是体魄锻炼所不可缺者：

甲、快步行军——快步行军自从提倡以来，各部队都留下了辉煌的成绩，有每小时能走廿里左右者，这是很好的一面；然而同时也表现了不好的一面，即是快步行军的锦标主义和先锋主义，少数人抢先、大家落后；而且一到目的地，便筋疲力尽，只有睡觉的份儿了，这就失去了快步行军的本来意义，故对快步行军应保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快速性——不用说了这是首要的。

（二）普遍性——一个人打先锋，而其他的人掉队，那并不好。在战斗时，假设一连先跑在前面，而主力远落在后方，那并不中用；而且会暴露了目标和主力的意图。那不是先锋主义和锦标主义是什么？所以必须普遍起来，要快大家快。

（三）持久性——假若一天有八小时的行程，你采用了先锋主义的办法，每小时走他廿里，不到两点钟，就走坍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假如每小时走十五里，而能持久起来，连续到八小时，那么，早晨五时出发，下午二时就赶到了，中间还有一点钟的休息，就可以够得上“地上的空军”了。

因此我们规定，快步行军的速度以在六小时行程以内的，每小时走十三里，三小时行程以内的，每小时走十四里为限度。以后禁止超过体力限度的快步行军，那相反的只会妨碍部队健康。

乙、技术锻炼——叠罗汉。撑竿跳、游泳、负重超越障碍、打拳、劈刀等，更要练习攀越墙寨，每个连队，都须预备制造一种爬城索（一名绳梯），绳长三丈，绳粗为半径六公厘，绳的一头系上一个一斤重的铁锚，这在偷袭据点，进入外濠时都很有用处。

丙、日常生活锻炼——饿肚行军。开头饿一顿不吃饭，过了一两个星期，再饿两顿不吃饭行军，还有露营演习，夏天在树林里，一声命令全体出动，烧饭、开会、睡觉都是露天。此外，除了开会以外，凡是上级首长讲话，原则上不准坐下，没有喊稍息，是要立正站在那里的。括[刮]风下雨，除了特殊情况，一般的应该照常进行操场教育，反对过去有些同志们的以顾及战士的疲劳的幌子来掩盖他本身偷懒的实质！

丁、参加生产劳动——种地、种菜、开荒、拾粪。这一点我们远落人后，没有像军部、像二师那样一种生产运动的热烈景象！生产劳动不但增加生产，不但锻炼体格，而且也锻炼了我们的思想意识。

戊、胆识的锻炼——“有识必有胆”，没有知识必然没胆，没胆就怕鬼、怕神、怕死尸、怕黑夜、怕敌人。要进行胆识锻炼，先要在部队中造成崇仰大胆无畏的英雄气概，鄙视那些胆小如鼠的怕死鬼。

六整训要求的重点

一、简单——反对花样繁多的形式主义。我们的教育要使战士易懂、易学、易会、易做。也只有这样才能熟练精练，方式上就要取乎练精与练熟，这合乎少而精的原则。有同志教那种装子弹八个动作的办法已经不需要了！这不要说是战士，就是干部也会早上学晚上忘的。即如命令，也要简单明了。当然简单之外，另有一个条件是：

二、确实——学而能用，用而能精。比如说“立正”这个动作，要求其确实，就是顶天立地一般，不动便不动，不能吊儿郎当。一声立正口令之后，搔头抓耳朵，这怎么能够表现出军人之庄重严肃，使敌人一望而生畏的气概呢？再比如瞄准，要平心静气，聚精会神，而后始能百发百中。总之，教育上所要求之确实要达到战场上的前进则脚踏实地，冲锋则白刀扑搏，格斗则强横霸道，追击则狂风暴雨。

三、迅速——在平时一定要养成动作迅速的习惯。九旅提出的：“一喊就应，一应就动，一动就跑”很好。当军人不是慢条斯理的斯文先生，而是紧张活泼的杀敌战士！即如干部的决心也要练习迅速。战斗条令上说“快而不好的决心也比慢而失掉时机的决心好些”。干部的迅速决心加上战士的迅速动作，那就会做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了。

四、机动——机动的反面是呆板、是机械、是专门等待命令，在那里“守株待兔”，不能够在与上级失去联络时，不待命令而仍然能完成上级的意图。而机动则恰恰相反。所以我们所要求的指挥员以及部队是在战斗时协同动作而又加以机断专行。

五、秘密——平常必须养成保守秘密的习惯，关于部队的番号、兵力、武器、行动等，使大家均能守口如瓶，不与人言。诚能做到“善守者（平均亦然）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则即无往而不利了。

以上五点是互相关联的，简单而后能确实迅速，迅速秘密而后能机动。古今中外军事动作的大原则，谁能掌握它，谁就能胜利。孙子兵法上所说之“其疾如风（动作迅速如疾风），其徐如林（确实严肃如森林），侵掠如火（冲锋交兵如大火），不动如山（待机之时稳如泰山），难知如阴（保密秘密如日月星辰之隐于浓云阴天之中使人难知），动如雷霆（一旦动作起来，则如迅雷不及掩耳）”。也就是同一的原则。

七补助教育

一、礼节教育必须注重。我们部队的礼节太差了，彼此见面视同路人，既不敬礼，又不打招呼，一种随便漠然的神气，这很不好。我党建军之在开头，似乎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因为在开头我们强调反军阀主义，强调自由平等。但是经过十多年锻炼，正规化了，平等与自由应提高一级，走入了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真正的平等自由了。因此就必须更进一步要求亲爱团结，我们的礼节即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

（一）亲爱（而又不致走向溺爱），（二）团结（而又不致于走向宗派），（三）庄严（而又不致于走向刻板），（四）服从（而又不致于走向盲从）。而军阀部队则不然，他们的礼节包含着统治的、压迫的、奴役的意义在内，强制礼节，藉以表现其压迫士兵的威风。我们所提倡之礼节则有以上四点意义在内，这是革命军队和军阀部队关于礼节在本质上认识的不同。

二、森严纪律。军事纪律——先在操场上，要把他严格起来，操场上不严格，战场纪律必然

松懈，战场上纪律不好，必然影响战斗。此外与军事纪律最有密切联系的政治纪律，党的纪律，群众纪律都必须同时严格起来！

要森严纪律必须赏罚严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这些事真正执行起来便困难了，希望同志们好好研究。

三、协同动作。这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各兵种间之协同动作，各种火力间之协同动作，而且亦应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的协同动作，如军政工作的协同，供给卫生工作的协同等。

这就是这次整训中的补助教育，这是有其经常性的，而此次更须强调它。

总之，这次整训必须要求得比上次整训更高一级、更进一步。而所收到之成绩。同样更多更高，尤其是在战斗胜利之中。

（原载《拂晓》一九四三年十月）

贺《拂晓报》五百号

——五年来《拂晓报》的检讨

《拂晓报》五百号到了，计算起来，它已有六十二个月的历史（它是和本师同岁的）。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河南确山竹沟镇出版，次日即随军进入敌后，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五年零两个月的长期过程而不懈，这的确是我们“在希望之中而又很出意料之外”的奇迹。

今天把合订本翻了一翻，从“《拂晓报》——我们的良友”的创刊词，直到最近一期止，真是万感交集，欣慰莫名！在为《拂晓报》的祝寿声中，有对《拂晓报》加以检讨的必要。在《拂晓报》的形式上看，它经历了这样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创摸索时期，创刊号是草纸三版，直到第八号（时在西华），都是油渍斑斑，模糊不清。到第九号（已进入鹿邑）改用毛边纸两版，印刷上有点进步了。到第十八号（时已由睢杞太回师鹿邑）改用油光纸，自一九三九年新年特大号的八张十六版，直到二十八号（时在永城书案店）改用新闻纸，开始了第二阶段。新闻纸两面印共二版，在排版印刷方面已等于今天各县的《扩军快报》。从第三十四号（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特大四开两张八版，接着保持了四开一张四版的经常制，算是粗具“报纸”的规模，有按期的社论、新闻以及第四版之“我们的生活”，油墨颜色按期红、蓝、绿、黑不等，在这个期间已经常收新华社、中央社的电稿了。到第六十三号（时在怀远）纪念“七一”，“七七”特刊之四张十六版起，排版印刷方面已较精彩，而且日新月异，更引起了部队的爱好和社会上的注目，此时已从对内性的渐转向对外性的了。第八十六号（时在新集）支队出征一周年及《拂晓报》出版一周年纪念特大号十张二十版，蓝底并用红色套版更为新颖夺目，于是《拂晓报》在社会上已经一传十，十传百的不胫而走，大家纷纷索阅。所以才有第四十六号之报头上注明“本报每份暂收纸张费二分”及第六十四号起之“本报原系非卖品，如承索阅，每期暂收纸张邮费四分”的规定。嗣后部队扩大，社会索阅者日众，由第一阶段之每期印刷三百份五百份到第二阶段每期印刷一千五百份到两千份，然而仍应付不暇，又有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第八十九号起之《拂晓增刊》第一期两版

附报发行，内容多半为延安论文。此时并用邮寄重庆、延安，西安、立煌、华北、阜阳等地，引起了社会人士的不断赞扬。三九年十二月五日，《拂晓报》一百号纪念，蒙毛泽东、刘少奇、陈绍禹、王稼祥、滕代远，张闻天、谭政、徐海东等同志题字奖励。加上第十、十一、十二三版之《拂晓报》工作人员王少庸，李朴人、庄方，陈阵、钱申夫、单斐，刘乘衡、姜心启、杜百根等的画象和自传，更为生色。这期间又附带出版了《拂晓汇刊》，《拂晓画报》、《拂晓电讯》、《拂晓丛刊》、《拂晓副刊》、《拂晓专刊》、《拂晓文化》等等。又经过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六日之第一百八十五号的支队及“拂晓”两周年特刊三张半共十四版，以及同年十二月六日之第二百零号纪念（时在淮上）的三张十二版上的“我与《拂晓报》”的读者十余人的读报感，颇为新鲜。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本师入路东，五月十七日出版之第二百三十九号到四二年四月五日之第三百号纪念的三张十二版，到同年十一月初之第三百三十号，结束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到四二年十一月初，计四十五个半月。时间为最长。一般的保持着新闻纸四开一张的形式。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又增出了同型的“《拂晓报》部队版”，专为对部队而设，

加上《拂晓电讯》，遂同为对外，对内的普通读物了。

去年经过了三十三天反扫荡停刊，以不定期的《反扫荡快报》代之。今年元旦，由于精兵简政准备战斗之故，改为新闻纸八开一张两版的小型两日刊，算是进入了第三阶段。这是最不能满足读者愿望的时期，好象《拂晓报》的家道中落，穷相毕露似的。以致四月二日之第四百号亦悄然而去，未能纪念。本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了这一不快意的阶段。五一劳动节开始了崭新的第四阶段，即第四百二十五号起之铅印四开一张四版的三日刊阶段。十一月一日第四百八十五号起复改为今日老五号字两日刊。这是五年以来《拂晓报》所梦寐以求之的，今一日如愿众人称快，吾人不禁为《拂晓报》及其《部队版》的光明前途祝福！

纵观《拂晓报》发展形式的全过程，它是存在最大的进步性的，从纸张、刻字、油墨、印刷，排版，发行诸方面看，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浅陋到精美，由低级到高级，其中包含着无限心血，可以说是一个紧张的斗争过程。先要与环境作斗争，敌人的不断扫荡，顽军的多次进攻，常常给报纸以不可想象的困难。再要与物质条件作斗争，没有纸，没有油墨，没有机子，没有各种的必需品，往往采用了军事力量来保障这些必需品的获得。还有与人材缺乏作斗争，开头三两个人，逐渐扩大到八九个人，开办报人训练班，终于发展了路西时代之《群众导报》、《永光报》，《宿凤报》、《淮上导报》，《夏声报》、《抗大生活》等十来种刊物，这都是《拂晓报》的先锋模范作用所推动起来的。从发展形式的过程中，又可看到事物是逐渐发展前进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也是逐渐发展前进的，一种事业的创造发展壮大，虽具备了客观具体条件，但必须加上主观上的努力，这种努力就是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终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拂晓报》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榜样。

在《拂晓报》的内容上看，它更经过了极端复杂的过程。在开头报纸的读者对象，是我们那一百五十三支枪的部队，如“功劳簿”、“行军生活”、“小谜语”、“一个战士自动发起的军民联欢大会”等，但此时即已含有对外的性质了。如“鸣谢启事”、“西华楚县长会见记”等，正因报纸篇幅有限，主要“对兵”的方针未确定，所以有了第五六合期之“这一期的本报和对同志们的希望”，就自我检讨出来了“对于部队生活反映得不够”，所以才有“我们的生活”一栏之开辟，然而文章脱不了“文艺性”，如“某中队巡礼”之类，然后之报纸内容，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部队本身的读者了。一九三九年元旦特刊之后，对内对外各半。所谓对外还不是以“工农”为重心，而是以地方上的青年学生、一般士绅、友军将士及友区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以上算是第一阶段。从粗具报纸规模的第三十四号起直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部队版出版止，应为第二阶段，因为这一阶段，是一面对内一面对外，所谓“油印报”之传播最远，读者最众的黄金时代。这一阶段的内容，除去经常的登载延安新华社的消息和论文之外，即是部队生活，地方工农群众的生活报导是不多的，老实说还不能真正成为广大工农

群众自己的读物。即如副刊之“我们的生活”，八股气十分浓厚，一个通讯报导往往带着“文艺性”，字体虽已蒙众人夸奖不止（居然有人分不出它究竟是油印或是铅印来），但仍简字连篇，非新四军的人们是不认得的，在淮上时曾定了一个“宣传规约”，即：“不写草字，不写简字。不写怪字，不写错字……”已经深感觉到报纸及各种宣传品“大众化”之必要了。然而如何以工农兵的口气，写法、水平去办报纸，以工农兵为读者对象的观点在认识上还是不够明确的。艰深、不通俗，是一般的老毛病。部队版的创立，在主观上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使普通版专门对外及对连、排、区乡干部，一方面使部队版专门对战士大众，企图解决这一个矛盾。然而文风不正的习气，始终不能洗除净尽。此外，不可否认，《拂晓报》确实起了党报的绝大推动领导作用，但如何具体的传播经验教训，如何“及时的”对各种运动起其组织推动的作用，依然不能使人满意。在《拂晓报》一周年纪念特刊上一篇“《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论文中，曾提到了以下几段话：

“《拂晓报》还有没有弱点和缺点呢？有的，首先就是报纸本身及其内容和军中指战员及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不够，不能够‘及时’的报导，不能够‘具体’的反映，不能够‘诱导’的使大众的政治斗争，文化生活更高度的进展。“其次，在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发扬群众的创造性，推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动’而主要是‘组织’他们的‘热情’，‘适时的’提出‘号召’，发起‘竞赛’，完成某一时期，某一工作的‘运动’，还作得极端不够。”

“对于与读者们的联系，贯通、讨论，实际上的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用种种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是做得不够。更不能引起读者以及作者们的写文章的积极性，虽然我们的稿件老是拥挤不堪”。

“至于在技术方面说，除去必要的一些政治论文以外，一般说来是大文章多，小文章少。另外是编写方面的工整精细，一丝不苟的长处之中伏下了一个大缺点是慢。”

四年以前对《拂晓报》的批评，自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四年之长过程中及四年以后的今天，但不能不以这样的尺度去量《拂晓报》的生平。自部队版创立之后，《拂晓报》的内容跨入了第三阶段，即努力于大众化，接近工农兵群众，以求彻底转化为工农兵自己的武器，然而非工农兵出身而又与工农兵生活不够深深联系的文风太根深蒂固了，终于残余的尾巴还是拖的相当之长。铅印版开始，亦即第四阶段开始又截去了一段这个尾巴，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和要求的通讯，比较系统化、具体化些了，所谓“文艺性”的通讯少得多了（这并不是说不要“文艺”）。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通讯、标题都在努力向着大众化的方向迈进。《拂晓报》对扩军运动的领导，虽不能十全十美的成为列宁之“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教导，但的确是在这样努力着的。此次扩军运动之获得成功，《拂晓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推动的力量，同样是决定的因素之一。

五年来的《拂晓报》在其形式与内容上，虽然时期不一，但大体上各都划分了上述之四个阶段，而且是循着一个上升线前进的。以今日与昔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五年来的《拂晓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创造了一连串辉煌的功绩，传播了党中央各种抗战建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指示，报导了抗日军民的抗日斗争的史诗，尤其是在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反对竹沟、平江、皖南事变，到反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内战危机中，团结了并组织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以及广大的先进人士，它已经像一颗明星，高高的挂在天空，做了千百万群众的指路灯。

我们祝贺《拂晓报》五百号，为它今后的生命史，划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向着“全党办报”、“全军办报”、“全根据地人民办报”的路走去！向着以工农兵的语言，以工农兵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路走去！

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我们的《拂晓报》万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原载《拂晓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一九四三年的军事工作

一九四三年开头，是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之后，部队与地方在精兵简政的空气中，一切以战备姿态把各种工作展开的。由于边缘各区的不断战斗，终于赢得了中心地区一年来的平安，这种平安是我边缘区军民以及主力开赴边缘日夜战斗不眠不休所换来的。一年来边区各地有战斗，有和平（这种和平当然是极有限度的），使我们的军事工作得以全面发展，那就是整训、战斗、民兵、后勤（政治工作不在本文范围，故略）四个方面。

关于主力整训，是利用战斗空隙和平安局面进行的，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一为四月下旬至六月下旬之两个月，一为七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之两个月。整训计划：两期整训的中心要求是部队在战斗中之顽强性、突击性，以及战斗射击之准确性，加强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总结两期整训的成绩，表现在快步行军、通过障碍、攻坚动作、实弹射击等课目，进步是空前的（当然是指本师历史的空前），尤其是实弹射击的命中率，个别单位从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八十，以至于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一般说来则在百分之八十五水平线上下。本年整训之所以获得空前成绩的原因，乃由于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认识了整训的重要性，政治工作的推动和与军事工作的有机配合，抱定了少而精，重质不重量，求熟不求快的原则，而又能使课堂、操场、战场联系起来，课堂上讲的，即是操场上做的，操场上做的即是战场上打的。团营连排各级干部亦在整训中提高了他们的战斗教练和战术指挥的艺术，这不仅在整训成绩中证明，而且在实战胜利中同样证明。在战斗中，除边缘各区连续的进行敌后反蚕食、反抢掠斗争外，较大规模的战斗则为二月下旬之援助友军韩德勤部之对敌一周战役，三月中旬之山子头自卫战斗（那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之下进行的），七八九十数月之萧铜灵睢边区四次战役，主力及地方武装几乎全部轮番参加，十一月前后，敌伪对我边缘各区的“治安肃正”三个月计划全部打破。在这些不断的大小战斗中收到了以下效果：粉碎了敌伪对边区的“扫荡”、“蚕食”意图，阻止了反共军的东进，肃清了土顽兼伪军又兼土匪的三面派武装，使我边区各种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本年二月，当敌人大规模向淮（运）东韩部扫荡之际，我为协助友军争取团结，遂在军部统一命令之下，于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向敌人进击，至三月一日结束，计缴获轻重机枪步马枪四百支，俘虏三百余名，攻克西坝、杨家庙、王庄、田河、邢圩子、洋河、三棵树、来安、枯河头、侍卫圩子、毛圩子等据点。这一个一周战役的重大意义，单在军事上说（缴获尚在其次），主要是提高了部队攻打敌据点的技术和加强了攻打据点的信心，打击了敌伪固守据点的依赖心。它对本师在本年中攻打许多据点而大都获得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并从而发展了并创造了我们的“围困战术”。三月十七、十八两日之山子头战斗，是在东西反共军企图夹击歼灭我师于洪泽湖岸的迫不得已的自卫战斗，这一次战斗胜利使韩德勤、王仲廉辈认真的尝试了新四军的自卫拳头和渴求团结的苦心。这是在对方已经闯进了我们的大门之内，而

不能不奋起自救的一战。从此，整个部队和根据地人民对于反扫荡和反对反共军东进有了更高度的信心了。四月下旬开始清剿灵北之最大汉奸（另一面又接受了顽方的委任）雷杰三和唐老虎（即唐广金），将这一多年摧残灵北人民的祸虫大部歼灭，雷本人亦受重伤。青纱帐起，得以安定一时，七八九十数月又组织了萧铜灵睢边区四个较大的战役，拔除了很多据点。我各分区各旅所属之各兵团在一年之中，都创下了光荣模范的攻坚战斗。总计十个月之内，被我攻克或拔除之据点有洋河、罗圩子、董圩子、茭郭圩、小孟圩，曹场、陈吴家，连城、高集、沙滩，浍塘沟、小墩子、云衡、袁圩子，侍卫圩子，赵庄、杨楼、叶场、仁和集（固镇东），顺河集，土山（灵北），尹集，大吴家（宿东）、林桥、田河、邢圩子、永安集、桃沟，长淮卫、新集（五河西）、虞姬墓、关帝庙（泗城郊），杨疃、大李集等三十四处之多。在这些攻坚战以及其他的运动战中，我师属及各旅各分区所属之骑兵部队尤其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铁骑到处，敌伪胆寒，所以他们能收到牺牲小胜利大之效。

总计十一个月（缺十二月份）中，共作战一千五百七十一一次，平均每天作战四次。战斗中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一十五支、卜壳枪二百廿九支，手枪一百〇七支，轻机枪六十四挺，重机枪六挺，追击炮五门，掷弹筒十个，冲锋机枪十支。步马枪弹十五万四千七百八十二发（其他从略），骡马三百一十四匹，电台三架，收音机四架，望远镜六个，军衣一千二百一十五套，皮鞋一百二十五双（其他从略）。俘敌官兵五千七百二十四名，毙敌官兵二千〇七十八名，伤敌官兵一千九百〇五名。我军计负伤九百〇四名（内战士七百〇五名，班长一百一十名，排级五十七名，连级二十六名，营级六名），阵亡三百七十七名（内战士二百九十八名，班长三十一名，排级三十三名，连级十三名，营级二名）。失联络者八十一名，负伤之连以上干部为：营长朱友超、孙云汉、余起义，副营长赵威、刘维敬，教导员张魁，骑兵大队副杜国钧，连长尹修思，孙存馥、丁德山、戴洪道、杨培成，乔好学、翟保三，副连长魏祥生、薛克狄、李连海、王云亭、吴德友、葛正和，骑兵区队长李作贞、区队副吴礼义、张副金，政指楚际明、孙长兴、阁绍武、袁玉石、陈竹平、王任选，组织干事高绍堂，特派员张成柱，支部书记陈光明，干部文化教员杨昌治。阵亡者为：教导员雁平，作战参谋潘隆昌，连长夏同环、张方义，李动，林家祥，叶少亭，副连长王虎、尤为举、严新金，政指王继远、夏更、李民生，文教徐皓太，骑兵区队副李伯林等。

在缴获之武器中，我各部队相较之百分比为，“河北区队”“河北区队”即新四军某部代号。下同。百分之五 五；“铁流区队”百分之八 四；“津浦中队”百分之十五 六；“洪泽中队”百分之二十六；“长淮中队”百分之二十二 九；“淮北大队”百分之五；“淮南大队”百分之一 二；“路东大队”（附“洛阳”区队）百分之十五 五。各部队消耗弹药之百分比为，“河北区队”百分之二 八；“铁流区队”百分之二 三；“津浦中队”百分之十 九；“洪泽中队”百分之三十一 三；“长淮中队”百分之十二 九；“淮北大队”百分之十二 五；“淮南大队”百分之一 八；“路东大队”（附“洛阳区队”）百分之二十六 五。

本年战斗中，敌人战斗力及战斗情绪低落了，另一面则证明我军之战斗力和战斗情绪大大提高了，本年所生擒之日本官兵，则较以往任何一年为多。本年战斗中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攻坚战特多，而全部获胜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二）创造了围困战术，进攻（对据点）、防御（对援敌）近迫作业、坑道作业、喊话、离间诸战术动作及政治工作相互联系运用，以叶场战斗、茭郭圩战斗为典型。（三）围城打援，以足够兵力既攻据点又打援兵，两面均获胜利，亦以叶场及茭郭圩战斗为范例。（四）民兵与主力相配合，则所得之胜利往往出乎当初意料之外。

关于民兵工作，在去冬反扫荡后，本年一、二月份普遍的活跃，以后因农忙春荒和环境比较太平的关系，在地区上说边缘民兵仍然活跃，中心区民兵已无形中停顿，但各县均有中心区，也均有边缘区，因此没有一个整县的民兵完全活跃，也没有一个整县的民兵完全不活跃。比如泗南游击区的民兵，经常到泗县城郊游击，并以土大炮轰击泗县城，敌伪非常恐慌。淮宝

盐北区、林集区民兵经常到杨家庙（淮阴）活动捕捉伪军。而泗宿县归仁区民兵则给敌伪以严重的袭扰，破坏电话，配合主力军伏击，深入敌人据点间游袭活动等。当主力攻打洋河、罗圩据点时曾有数千民兵协同作战。而邳睢铜睢八区的民兵小组（三人）化妆新媳妇（一人）坐小车（二人推挽）袭击叶场哨兵。另一小组化妆小贩（贩烟贩油）袭击伪乡公所和化妆拾粪的、插红芋的阻击敌伪抢粮队等等。“死狗战术”更为邳睢铜民兵的新创造，就是将狗打死，待其腐烂时投于敌伪所需之水井中。例如泗灵睢、泗五灵凤、盱凤嘉、泗阳、宿东以及各县各区的民兵阻击敌人抢粮队，掩护群众跑反，查拿敌探汉奸土匪逃兵等等事情则更多。本年七月边区第一次民兵会议，当给各地民兵以有力推动。今冬所提之“三冬运动”，则必将使我各县区之民兵工作更为发展。

一年来的后方勤务工作，较前有莫大进展，先以卫生部门而论，自今夏师直反军阀主义大会之后，又经过八月下旬之全师医务工作会议检讨研究，遂以新的姿态出现众人之前，“增加数量、提高质量，”成为医务人员共同目标，全师在职之团级卫生队队长轮训一月，卫生学校又于十二月一日正式开学。数月之间统计实行手术之病员共三百八十二人，病员之治愈数占百分之八十三，死亡率占百分之〇一四。经健康检查者一千〇四十九人，经化验室检查九百七十次。最近以来从师到各旅团的卫生机关的各种设备如手术室，休养室化验室都已正规化了。

关于供给工作，曾保证了全师给养被服的及时供给，使大家食饱穿暖。此处特为一提的是供给部领导下的兵工生产，我们的兵工生产经过了两次白手成家，而终以自己的手和脑制造出大批的战争必需品，他们又以其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因陋就简”发明了新的武器，而这些新武器曾使敌人为之惊吓，我军为之赞叹，通过这些源源不断的运赴前线的武器，前后方越发的息息相关了。由于他们的埋头苦干，使前方每一指战员有一共同感觉，战争胜利如没有兵工同志生产将是很难的。兵工同志们不仅从事于生产，而且全部武装起来，时刻准备着战斗，他们在历史上已有不少的战斗经验了。

纵观一年来的军事工作，在军首长英明指挥和区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各级参谋处各旅团首长以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共同努力，加上政治工作的坚强推动之下，我们的成绩比之一九四二年是大得多的，当然还存留着很多的缺点和弱点，正需要全体同志主观努力去克服，这正是我们在新的伟大的一九四四年所应全力以赴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将是国际情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希特勒德国的命运行将结束，东西南北四面围攻日寇的伟大战争场面，将从准备到展开。我师及我边区处于最前线，应预为积极准备以适应即将到来之艰巨局势，我们将强调“军事第一”、“战争第一”的口号，一切工作将是为着军事，党政军民学各种工作必须服从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

军事单位的各方面，从主力到民兵，更应集中力量从事于整训与战争，而整训、生产、审查干部、巩固新战士等等重大工作，亦是为着争取党的武装的巩固以及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准备的。因此，今后的军事工作重心，应当是推动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的总方向而努力，从干部的战术修养到战士的战斗教练，都应围绕这个中心（这并不是说抛弃了游击战）。我们的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须学会现代化步兵的整套本领，即战斗兵、工兵、侦察兵、通讯兵、机枪手、狙击手六大本领。我们要求战士逐渐的学会两套、三套，以至全套，向着现代化的战斗员前进。

一九四四年将是更艰苦更复杂同时是更胜利的一年，我全体同志以及根据地全体人民必须加倍努力，去迎接这一伟大的一年！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原载《淮北一年》拂晓出版社 1944 年版）

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

——对师直部队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现在正在过着“拥政爱民”运动周。这个拥政爱民运动是前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发起的，又是去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中央严格指出，所有我们的党军都要在今年的春节前后毫无例外地举行这个运动周。华中局和军政治部又发下了详细的指示和办法。我们全师以及全军区都在举行和过着这个运动周。这可以说是我们去年的反军阀主义运动的继续，又可以说是反军阀主义运动的一个清算，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为什么要拥护政府呢？不拥护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政府是要拥护的，不拥护是不行的！可是为什么非拥护不行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定有各种各样，有的会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呀，不拥护不是要“挨斗争”吗？有的会说，这是中央的号召呀，不拥护不是不服从中央了吗？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很对，因为他心里先有一个“怕”，怕“挨斗争”，怕说他不服从中央。这叫作“牛不吃草强捺头”，没有法子的事。可见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这件事在心里还没有来一个“自觉”。缘故是他心里还有许多“歪想头”，比如说江山是我打来的，政府是我安上的，所以它天生就应该给我“办差”，好好的伺候我这个“大功臣”，为什么还要低下头来“拥护”它呢？那不是丢人而又失身份了吗？

为什么要“爱民”呢？不爱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爱是要爱的，假若要硬不爱，人家会批评一个“没有群众观念”，那还了得！实在不得已，只有爱吧！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爱呢？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他还是摸不清，闹不明，糊里糊涂过日子。其实他心里何尝不在想：这些大老粗泥腿子，文不能子曰诗云，武不能稍息立正，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文化”看见那个“样子”，心里就烦的慌，实在爱不起来！于是就高高地站在群众的头上，来一个“君子与小人，冰炭不同炉”，加上七斤半的武器拿在手里，二尺半的“老虎皮”披在身上，威风逼人，杀气腾天，横冲直撞，好不厉害！

同志们，假若有这样的人，我们说他错了，牛车拉在铁路上，完全不合辙！这是“三不知”的张宗昌的队伍，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反革命的军阀队伍，不是革命的新四军的队伍！这是旧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旧态度，不是新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新态度！

我们革命军队需要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和人民，这种新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对政府和人民一种新的认识上，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新的正确的态度。怎样去认识呢？首先要弄明白政府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政府是镇压反革命的机关，是为老百姓（连军队在内）求福谋利的机关。反革命是谁呢？是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汉奸，是特务，是叫一人享福九十九人受罪的反动派。政府为老百姓求什么福，谋什么利呢？首先是打倒反革命，国泰民安，又领导生产、水利、纺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计划兴家、开办学校、组织民兵、发展经济、惩办贪污、肃清土匪。你们看，哪一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呢？这个政府

从哪里出来的呢?是由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它又是民主的。总而言之,今天的政府是抗日、锄奸、民主、建国、为老百姓办事、为大多数人求福谋利的机关。它是全体人民(连军队在内)的代表机关,当然我们有义务去拥护它。

军队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军队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老百姓们为了反抗剥削反抗压迫自己组织起来的武装。老百姓组织了政府,又组织了军队归政府领导,所以军队是由政府进行革命战争的工具。不然政府赤手空拳光着膀子对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怎样去“抗”怎样去“镇压”呢?政府如没有军队,就不能实现政策和实行法令,就不能更顺利地为人民办事。由此看来,政府是靠着军队的保卫来办事的,军队是保卫政府的“卫队”,而不是“威吓”政府的“上司”,政府是军队的“主人”而不是军队的“办差机关”的道理就明白了。

既然政府和军队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么“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老百姓就是政府和军队的“根”,所以古人有句话说:“邦以民为本”,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以民为主了。军队既为人民的政府打仗,当然也就是为人民打仗,打仗又是保护老百姓的。由此看来,老百姓当然是军队的“母亲”而不是军队的“儿子”,军队当然是老百姓的“护兵”而不是老百姓的“对头”的道理就明白了。当了老百姓的护兵,而又看不起和不尊重老百姓甚至拿枪杆子来欺负老百姓,岂不成了“反叛”了么?所以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国卫民”。既然“保国卫民”,自然要“拥政爱民”。这才是真正的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这才真正是革命军队对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正确态度。

拥政爱民运动发起之后,我全师及全军军区都动起来了,开座谈会,自我检讨,赔偿失物,慰问,赔礼,反省,拜年,帮助冬学,教育民兵,这些事做得都不错,一般地说都能按照“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去做,也能遵守爱民公约。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自家夸不如人家夸”。半城的老百姓说:“新四军一年比一年好”,这“一年比一年好”的夸奖,以及春节前后政府和老百姓普遍热烈的拥军,足以证明我们拥政爱民的收获。但是,是不是就已经做得十分好了呢?是不是完全换了新的态度呢?我看不见得,因为我们在个别部队和个别同志中还看到有不少的不拥政不爱民的现象,还没有做到十分拥护十分亲爱的程度。有一个机关的管理人员,支部要他反省群众纪律,他说:“反省一挑子也挑不完啦!”可见他犯的着实不少,而且也不愿意改正,因为“挑不完”。挑不完也得挑呀!司号连一个小同志把土地庙的土地爷搬出来倒挂在树上,老百姓十分不满。土地爷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这样来处罚呢?即便是真的有错误,也应该归老百姓去办它,为什么小鬼来管城隍的事呢?这就叫做不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某机关一同志和老百姓吵架,把小孩子踢了一脚,吵架原已错误,为什么还要杀鸡给猴子看呢?!“红光”的某同志因为老百姓的狗咬死了我们的三只小猪,他就用枪打死了三只狗来出气!虽然事先和村长商量的,要你打,这也是极端错误的!长淮部队的骑兵连有人居然骂泗灵睢的县政府。某机关的司务长公然说:“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发脾气就不行!”同志们,你们看这种行为和思想已经“军阀”到了什么程度?这算什么态度呢?这算二尺半的老虎皮态度,站在人们之上的压迫阶级的态度!他们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装满了一脑筋的“只有丫环的不是,没有小姐的不是”的旧传统思想!他们是“老鸦笑猪,只见人黑不见己黑”,光原谅自己不原谅人家!他们不懂得俗话说的:“打人三日忧,骂人三日羞”的道理。还有一些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和地位抬得太高了,认为政府和人民是靠军队打仗才能存在的。这种观念当然不能说完全错,但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就成为“军队高于一切”,而又拿“军事第一”、“战斗第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口号来打掩护,以致抹煞了人民和政府,这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中央所说的“单纯军事观点”。他们根本不懂得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政治而战争的。列宁曾经十分称赞过德国一个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毛泽东同志解释得更为明白,他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我们为什么打仗?乃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的政治任务的。所以我们的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

作。

因此，我们毫无理由来向政府闹独立性，也毫无理由来向老百姓摆军阀派头。我们只有尊重政府，彻底执行政府法令，服从政府调遣。对老百姓，我们既然认定老百姓是军队的母亲，就应以对待母亲的态度来对待老百姓。既然认定我们是老百姓的护兵，就应爱护老百姓，保护老百姓，使老百姓过平安日子。《解放日报》社论说：“军队能够做到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更好的拥护政权爱护老百姓，则政权和老百姓没有不更加拥军之理。”俗话说：“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见人不施礼，多走二十里”，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从老百姓中生长壮大的，吃饭穿衣，都靠老百姓供给，我们离了老百姓，就跟鱼离了水一样，是活不成的。所以我们和政府老百姓应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有福大家享，有祸大家当。

我们的同志都能这样做，而且做得很热心，是不是算已经到家和已经及格了呢？还不能算到家，还不能算及格，顶多刚刚及格——六十分，还没有到一百分。老实说一句，这只能算是形式上做到了。要真正做到彻底地拥政爱民，还必须添上两件大事，其一是努力打仗，争取不断胜利，使根据地不致被敌伪反共军糟蹋，使政府能更好的办事，老百姓更好的生活；其二是加紧生产，做到政府和老百姓不发我们的饷或者少发些。关于打仗，那是咱们的本行，我这里不去说它。现在要谈谈生产。毛主席说过，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曾经组织并参加了三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以打仗的军队为主，别人参加；一条是文化战线，以做文化教育的同志为主，别人（我们的军队也在内）参加；一条是生产战线，以老百姓——劳动大军为主，别人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除去担任主要的军事战线之外，又要参加文化战线和生产战线。就是毛主席说的，这支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毛主席夸奖了陕北的留守部队，他们努力生产，前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五十，去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一百，丰衣足食，完全不要老百姓发饷了。同志们，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留守部队看齐。从前年起，生产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但不算很好，去年进步了，但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只能说给老百姓当了几天“短工”，还没做到完全当“长工”。什么叫“长工”呢？就是少要老百姓养活，到不要老百姓养活，以至到养活老百姓。我们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果真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引孟夫子的话一样：“无敌于天下”了。

归结一句话，是爱惜民力，爱惜根据地，那就必然会加强群众观念，加强根据地观念，拥政爱民工作就到了家，就满够一百分了。在战斗、生产、教育这个总的目标之下，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入手，这就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怎么着手呢？

第一，要认定拥政爱民是一个长期的永远的政治任务，决不是一过了拥政爱民周，就万事大吉，不理不睬了。

第二，不论主力与地方武装，从团到连，每到一地，应根据中心区边缘区之不同，定出自己与地方的联系计划，派出代表与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接洽，凡驻军三天以上的，都应具体分配自己的同志去帮助冬学，协助民兵，慰问抗属，参加耕作。

第三，召开各种联系会议，倾听群众对本部队及兄弟部队的意见。

第四，“入乡问禁，入家问忌”，调查各地的风俗习惯，并切实遵守。

第五，三十里以内，一切运输差役，一概由部队自己负担，不准派请老百姓。

第六，每到一地即进行各种调查，如减租减息，抗属困难，穷苦无靠，以及贪官污吏，欺良恶霸等，立即报告当地或上级政府，不得自行解决（特殊情况除外）。

第七，对根据地老百姓，男女老幼，一律称号老大哥，老伯伯，老大娘，小弟弟，小朋友，不准喊“老乡”。“老乡”这个称呼是过去军阀时代对人民的称呼，给人家的印象不很好。

第八，爱惜民力，首先从本身节约做起，不要认为凡是公家的东西，浪费一点不要紧。在私有制度没有废除之前，这种“官屋漏官马瘦”的传统习气是不大容易纠正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是应当做到这一点的。不久之后，我们打算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节约运动，但从现在起，大家就应当马上做。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待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态度”，就是真正的“卫队”的态度和“护兵”的态度。毛主席说我们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而又生活在旧社会的人，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灰尘，不断的扑到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要天天洗脸，天天扫地，就是说要天天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千日过错，一日回心”，只有那些脑筋不透亮的糊涂虫才会永远不洗脸。

同志们，我们要把拥政爱民工作，当作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下决心做革命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我这里编了一副对联，要求你们写下来贴在你们每一个俱乐部的墙上：

“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
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原载《拂晓报》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

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新四军第四师——你们的子弟兵，别离你们，已经三年零三个月了！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全师上下，不论谁都有“一日三秋”之感！三年以来，无时不在惦记着路西，谈论豫皖苏边区，念念不忘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当时，汤恩伯大军东进，假抗日之名，行反共之实，这种意图，我们是知道的（三年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但为了团结抗战，顾全大局；终于忍痛离开了豫皖苏边区，我们以勇于公战避免私斗之实际行动，来劝告友军的官长们，不幸友军当局一意孤行，于侵占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后，还要步步进逼，妄想挺进路东，伸入洪泽湖畔，天下亲痛仇快之举可谓莫过于此了！

四十个月的痛苦日子，陷我豫皖苏边区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敌伪顽匪重重夹击之下，度一种非人的生活，每一念及，不禁忧心如捣，这实在是最遗憾的事！你们在饥寒交迫之下，还要每亩地摊派粮食八十斤到一百斤的巨数去供他们的吃喝嫖赌花天酒地，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军队到处吃派饭，派酒派菜，越多越不嫌多，当官长的又老抢老百姓的大闺女做小老婆，宿县许坡区长贾芬谷强迫新娘跟他过活，某支队长把人家的新媳妇从花轿里抢出来做姨太太。要钱花的时候，“拉户”牵牛抢东西，并且美其名曰：“拿汉奸”，三万五万缴清款子于挨打受罪之后又把“汉奸”放回来了，路西的老百姓都异口同声的说：“上半年伪军催款催工，下半年顽军催粮催款，一到夜晚又成了土匪世界！”兵匪不分，敌我不分，杂八队横行胡为，只有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受苦受难，这种无法无天的昏天黑地，真是罄竹难书呵！试一日忆三年前的豫皖苏边区，大家虽还没有到丰衣足食的地步，但有了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政府，抗日民主，大家有太平日子好过，再看看今天，整个豫皖苏边区还有一片干净土地吗？长此下去，数百万同胞，除同归于尽之外，还有半条活路好走吗？！

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形势是空前有利于我们的，苏联红军不仅快要全部收复国土，而且红军主力已经打进了德国的东普鲁士，包围了波兰京城华沙，离德国京城柏林只有几百里了。英美盟军自六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以来，现正向法国京城巴黎前进中，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命运不过是几个月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陆海空军到处打胜仗，日本军队成千成万的死亡和被俘，以致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不得不下台滚蛋，另外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军阀，他们已经注定了不久要死灭的。反过来看我们中国的战局从四月间日寇进攻河南以来，仅仅六七万的日军，一个多月就打垮了汤恩伯胡宗南两将军的四十万大军，三十七天之内丢掉了三十八个城池，郑州、洛阳、郾城、许昌这些名城，统被日寇占领了！平汉铁路也快被日寇修成功了！这以后不几天日寇即乘战胜之威进攻湖南，长沙衡阳都相继失守了！我们豫皖苏边区，已经变为敌后之敌后了！仅仅是数月之间，两三千年的同胞又在敌寇的铁蹄之下，过牛马生活，思之令人发指，言之使人心痛！

德寇惨败，日寇在遭受英美盟军的致命打击之下，而犹能向我大后方一日百里的前进，那原因决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是数年来实行反共政策的结果，大敌当前，对共产党恳切要求团结以共同对敌的呼吁，置之不理，在军队中充满了反共的教育，把对付敌人的抗战教育放在第二位，甚至完全没有地位，请问友军的官兵们，谁愿意反共内战呢？自然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再加上不少部分丧心病狂之徒暗中勾结敌人，来一个“联敌剿共”，自然敌人一来就不能不望风而逃，到处大演“空城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人民，他们为了一人享福，不惜使万人受罪，种种敲诈勒索趁火打劫的暴行不一而足，难怪河南人民普遍的流传着这样民谣：“寇如梳，匪如篦，汤军过去如扫地”，“宁愿亡国亡家，不愿三十一集团军驻扎”。在河南同胞过着人吃人的地狱生活的时候，汤总部在叶县还大兴土木之工，占民田二十余顷，建筑所谓“人民会场”“文化公园”，这样的做法，人民恨之已刻骨，怎么还能帮助军队打仗呢？至于我肖宿永夏商亳诸县，受那些杂八队敲骨吸髓剥皮抽筋的生活，那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在友军当局这种反共反人民的极端错误政策之下，以致我中原大好河山不两个月而陷入敌手，我千百万饥寒同胞遭敌蹂躏！而且敌气仍张，健进未已，日寇为了挽救死亡，拼命挣扎，曾一再宣布，于占领郑洛长沙衡阳之后，其第二步作战目标即为潼关、西安、桂林和昆明。我国土地虽广，后方虽大，但如何能够经得起敌人一日百里的进展呢？“兄弟阋于墙外御共侮”的古训，我们身体力行并向友军当局喊得力竭声嘶了！然而毫无反响！

七年来，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共抗击了敌一半以上，打击了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了最后的挽救中华民族，抢救大后方，收复中原，迅速求得战略反攻，协同友军作战，我军继续的不计嫌隙，不念既往，更努力的策应友军作战，援助友军反攻，箝制敌人打击敌人，使其后顾之忧，难以前进，以期协同目前之空前有利的国际形势，早日驱逐敌人，收复国土，解放中华民族，这就是本师此次出动的战斗任务。

为此目的，本师特向我豫皖苏边区友军友党及广大同胞，郑重宣告下列四事：

第一，本师以团结抗敌策援友军为职志，仍和三年前一样在柱国总司令韩德勤主席等策励之下携手并进。即如受人煽惑一时相背之刘子仁、刘瑞歧等亦采取促进反省与人为善之态度。诱导其革面洗心重回抗战救国怀抱，共同杀敌。

第二，团结民主为抗战力量之基础，改善民生安定群众为抗战力量之源泉，本师一如既往，仍本中共中央之既定政策，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要求佃户交租交息，不分阶层，不分贫富，大家丰衣足食，共享太平。在政治上争取民主，选举人民自己的政府，有事大家办，有话大家讲，有祸大家当，有福大家享。

第三，豫皖苏边区今日已处于敌后之敌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男女老少，全体组织起

来，大家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团体，在主力部队帮助之下实行武装自卫，广泛的组织民兵自卫队，或者加入主力，以求保家保乡保国，巩固后方，援助前线。

第四，新四军是你们的子弟兵，军队爱百姓如父母，百姓爱军队如手足。军队到处，深信你们必如已往一样，百般协助，通力合作，侦察敌情，报告消息，前方后方，并肩打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之间血肉不可分离！你们受了三年的煎熬，今天出头的日子到了。我们更望一向爱护帮助本师的那些地方上有威信和群众领袖和长期潜伏着的地方工作同志，挺身而出，勇敢任事，领导群众起来干！……

久别的同胞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根据本党本军抗战团结的方针，改善民主争取民主的主张，共同奋起，齐心协力，向着光明幸福的路迈进：胜利就要来了！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政治委员邓子恢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吴芝圃

一九四四年八月日

（摘自《拂晓报》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家书

一九四一年

林颖同志：这是彭雪枫写给林颖的第一封信。

事情或者过于突然，但敌后两年我们是在相互了解着的，所以又不见得如何突然。由于子久即刘子久，时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瑞龙即刘瑞龙，时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两同志的美意，使我们得有通信的机会。

我想，你对我也许比我对你了解的更多一些，因为那是党的生活使然，然也许双方了解得一样，那也是党的生活使然。

既然是“终身大事”，必然要格外慎重，正因为如此，我已经慎重了十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

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也才能更多的相互帮助。

有时间，我们需要长谈，但为了先使我了解得更多一些，盼望你能抽暇写信给我。要写的话很多，会晤时详谈吧。

彭雪枫 1941年9月4日

林颖同志：

昨夜月色皎洁，正开着会，接到你的信！怎么读下去呢？那样靠得近的好几个同志，而会又开得那样长，二时半才散了会，读了你的信，三时就寝，左右睡不着，翻了几个身，司号员已经打号音了，于是只好起床，到河边去了。我想了许多问题。

我觉得你的战术布置得很周到很老练，各方面都顾到了，你费了心血！我是如何的同情你！我永远记着你的话：“抱着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相信，我们的胜利信心是坚定的，是不可拔的！是任何煽动都动摇不了的。

9月，这月份对于我有特别意义，是我生平过程中的转折点，阴历的八月初二（往往是在阳历的九月）是我的生日（不必为外人道），1926年的9月2日是我由当时的青年团转入党的日子，1930年的9月我们从长沙入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而1941年的9月呢，终身大事得以决定了！这叫作“巧合”吧，我总以为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我完全同意你所提的意见，盼望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按部就班逐一实现，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鼓励你加倍努力，但我并不急躁，虽然总想见到你而一吐肺腑。至于结婚的日子，一概听从你的决定，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单纯的为了“性的问题”，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女子；你也知道我不是那样的男子，否则，已经不是今日的你我了——有许多人追求过我，你不知道，也有许多人追求过你，我知道，我多少的知道。我想，我俩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使我们的事业更前进些更收获大些，这应当是我们的神圣的目标，有了你，我足以自豪了！

至于对希凌同志，你必须与之保持着同志间的友谊，安慰他，劝勉他，那收场会比我们所想象的好得多。

说到去淮南学习，我是同意的，这必得请示区党委，这是你的组织系统的事，我不应也不能干涉你，不过，淮南有否合适的学习场合？在淮北有否以另一种学习制度来代替？都要严密加以考虑才好，要是仅仅的为着“切断”，那倒似乎不必小题大做，在私情上说，我不愿意你去，诚恳的不愿意你去！尤其是在今天！至于恐怕“被发觉”，我想那是在乎我们的“艺术”了，不常见面是可以的呀，只要能常通信！淮南，那么遥远，有多末不方便！多么急人哪！最好在区党委，子久、瑞龙都可以帮助你学习，他们都是很器重很爱护你的，我们的事，可以一声不响，我能够遵照你的嘱咐。即便是有了风传，又有什么呢？话总会有人说的，何况这里，

还可请二刘甚至希凌，为我们撮合，或者预先透出一点意见给希凌，那自然会没大问题了，但这事必须过细考虑，综以使事情平淡过去，不给人以更大刺激为妙，你以为然否？你听我的话吗？这只是一个建议。

数日以来，我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简直异乎寻常了！我想到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远景！祝福你！

书，我这里有几本，不知道你喜欢看那一种？先送上《列宁传》一册，《什么是列宁主义》一册，你先看，这里的书半年之内你是读不完的，只要你有功夫。

笔，手头没有，机要科已经到远远的地方买去了，回来了可以挤一枝送你。没有笔是急人的呀。

另送上自由日记一本，那是恰巧今天人家送我的，外稿纸若干张、信纸若干张。

我的想象中，你的信，雪片般的飞来！

祝你

平安！

雪枫 9月6日午后3时于半城

明天的妇女干部会，子久要我作政治报告，真是难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恐怕要交白卷了。

楠：即林颖。

决心是果断的具体表现，我俩应为我们的前途庆幸！方式虽由于“介绍”，然而“爱”乃是由同志关系，政治条件，工作利益，双方前途，特别是性格与品质相互印象诸复杂因素而自然促成的，而逐渐浓厚起来的。尤其是在击破困难，排除波折之过程中而更会浓厚起来的！倘若“轻易”而成，当不会事后回味之深长吧？比如我们的事业，要经过艰难缔造的奋斗过程，那么巩固和壮大的程度当不如我们愿望的那样伟大吧。当然，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是另一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的呀！无产阶级先锋队则不然，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样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你同意我的话吗？我想同意的吧？因为你已经在做着了。

我郑重提出：双方对对方的希望上，千万不要“过奢”，尤其是在今天，在初恋、在恋爱定局之初期，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人对他的爱人，是不容易看到缺点的，所以在起初，感情无限好，但日久天长，弱点逐渐暴露，情感就会淡了，因为这里头没有辩证地观察问题，更没有辩证地认识问题，当然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了。人都有其优良的一面和缺陷的一面的，两面相照，发展其优良的一面，同时又要扬弃其缺陷的一面，主要靠自己，同时靠他人，只要对方在基本上是可爱的，是值得可爱的，那就够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上，这是我党对待同志的态度，也是恋爱双方互相对待的态度。倘若能够这样，则双方情感不仅不会越来越淡，相反必会越来越浓，以至白头偕老的。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才能永才能长，夫妇相敬如宾，然后也才能永才能长！这里头包含着“哲理”的，你品品它的滋味。

在上述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之下，我们相爱了，这种爱才是最正当最伟大，最神圣的！同时也必能是最坚持，最永久的！

所以，你对我的认识和了解，我知道乃是基于政治党性品格，而不是什么地位，地位算什么东西呢？同时，要求你，你必须还要了解我的另一面，急躁，激动，工作方式方法上之不够老练，对人对物有时过于尖锐，使人难堪，对干部有时态度过于严肃，加上某些场合下的不耐烦，使人拘束，涵养不到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实行自我批判自我斗争，而同时请求你在更接近更了解的情况下帮助我去纠正的。对于你，聪明，豪爽，忠诚，多情，不怕危险困难而忠于党，这是好的一面，优良的一面，可是在另外的一面，高傲，虚荣心，——像你所说的，再加上还欠切实，正是你的缺点，却需要你来努力克服的，倘若有了彻底认识，克服虽然必须一个过程，相信是会收到完满成果的。

我希望你的（虽然你已经在作着）是：

（一）加强自己思想意识上的锻炼，你的家庭生活环境薰[熏]陶着你，带来了非无产阶级的某些意识，在党对你不断的教育中，特别是在敌后两年烽火的斗争中，已经锻炼的使你更坚强起来了，然而进步是无止境的，还需要加倍努力！最近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指示，是我党自有历史以来最有意义最有教育价值的文献之一，你必须熟读，妥为笔记，而主要还依靠于左右同志们的相互坦白检讨，区党委会有具体指示，如何去检讨的，特别应当参考着洛甫即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那篇文章，胡服即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小册子，这对于我辈为人为党员为一个革命家，有着决定的作用的。

（二）留心政治，养成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一切应由政治观点上去观察问题，政治是任何一种工作职业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理论修养之外，尤须注意政治形势，根据形势布置工作，分析形势推动形势改变形势。要多多的经常的在这方面用心下功夫啊！报纸电讯不应该放过一个字，一条新闻不能单纯看作一件新闻，而应分析他[它]的实质。先从近处作起，渐而至于国际形势，抱定志向，做一个最实际的政治工作者，有修养的政治工作者。

（三）待人接物上，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大方之中含有腼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一次毛主席在我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这句话今天拿来送给你，共同勉励吧。我总在惦记着×和×，特别是×，你今后对他的态度应该格外慎重，保持着同志的友谊，丝毫显不出所谓“裂痕”，使对方自觉的了解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没有法子的事呀！应当不要忘记对他的安慰。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他是不会马上对你完全谅解的，即如一般女同志，特别是那些对你有了成见的人，在她们一闻风声之后，必有一番冷言冷语，一定有的，比如什么首长路线，诸如此类，你必须格外冷静，特别慎重，不动声色，若无事然。即便是我，难道就保证无人说闲话么？不会的，我已经准备着“以不变应万变”了！凡是这样的事，首先还是决定于自己，象瑞龙同志所说的。忍耐些吧，一个风潮之后，就会逐渐平息的，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待人接物。更谦逊些，更诚恳些，更大方些，更刻苦努力些！

（四）工作，越下层越好锻炼，越深入越能具体了解，也就越能正确解决问题，越能建立信仰，女子生下来长大了是革命的，是工作的，是为大众谋利益的，而不是为的什么单纯性的问题，女子应有其独立的人格，更应有其培养独立人格的场合和环境，即便结婚了之后，我还是主张你应有你的独立的工作环境，我无权干涉你，也不会干涉你。

（五）你写得很好，你应该努力学习写作，记日记，写文章，把材料系统的组织起来写在纸上，这就是文章，要具体材料，不要空洞说理，要提高文化水平，要加强理论修养，你还年轻，我希望你工作之外，又是作家，必会有一天，你是一个帮助写作有力助手！

亲爱的同志！一切美满的愿望，都是建立在政治理智情感热心努力互助互谅之上的！

保重你的身体！

送上社会科学基础教程一本

枫 9月14日

楠:

柏林长叙，永远在回忆中新鲜着!回后，泊生即任泊生，时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与邓吴谈，邓政委即邓子恢，时任四师政委。吴主任即吴芝圃，时任四师政治部主任。等强作主张，硬下决心，在明天举行婚礼，而且多方面的安排好了，据说相当铺张，事后告诉我，我有什么法子呢?他们的盛情隆谊不可却啊!所以我只好没有表示。算作“默认”吧!不过我想，风声既已闹出去了，还是一不做二不休吧，免得笑言笑语，使人不大好受。

明天是要听一些话的，我嘱咐你或者特别是我，要更大方些，更镇静些!对每个同志的态度要更和蔼更亲密些，我知道你会做的比我更好，不过还是嘱咐一下，楠是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人，我要向你学习。

泊生是过来人，是一个熟练的水手，一切可以向他领教啊!乘他来张塘之便，特付数语如上。祝你

愉快恬静!

红叶 23 日 15 时半城

颖:

别离才仅三天，好像已经三月了，这一形容并不过火，理智排除情感，总是一件需要斗争的事，何况是在 24 日之后，又何况是在长夜倾谈而话才吐出了千分之一的以后呢?!我不愿写出这种情思，生怕引动你的更加浓厚的惦念之情，然而事实如此，叫我有什么法子呢?人们说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过去可以压得下，近来有点异样了，一个人的影子，自早至晚怎么样也排遣不开!外人知道了，真是有些好笑!

自你走后，一般公论是，(一)太理智[智]了，(二)太突然了，为什么不过三天呢?(三)双方离开是对的，然而也应该在“蜜月”之后，(四)离开是好的，就是太远了，(五)究竟不出众人所料堪为模范，(六)过一时期还是离近一点好，这样才能使双方更易于了解，感情才更易于染浓。

虽然时间只有那样短，但军中人对你的评论是：(一)大方，(二)比我还要大方，(三)豪爽，(四)精明有能力，(五)有发展前途，(六)结婚易使女方堕落消沉下去，然亦易使女方以及双方精神焕发勇于前进而更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与发展，(七)才德貌是恰如人意的，但能否不因与我结合而即高傲起来呢?而即放松于待人接物的注意了昵?

一般同志和朋友对于我俩的希望(几乎有其一致性)是：(一)不要过于亲近，比如说你到军队工作，也不要过于疏远，比如说你到淮宝长住。(二)你更须有计划的学习，我更须有计划的帮助你学习。(三)应当在下层锻炼，更应“切实”的去对付工作。(四)各应自爱而

后始能互爱，各应自重而后始能互重。（五）生活美满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互相之间的敬爱与慰勉。

有一个朋友，郑重其事的鼓励我，他说：人们在双方相爱以至于结婚之后，精力气魄是充足饱满的，倘是诗人必得佳作，倘是音乐家必得妙曲，倘是理论家必得美论，像列宁在结婚之后所著的《历史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即是结婚之后献给他的夫人的。像我一个军人，除去指挥战斗获得胜利以外，必须写一篇或者写一本关于军事——论文而又要浓厚的辩证法式的去写，这是一个极；与意义和极有价值的纪念！即以此来献给你。这话使我兴奋而又惭愧！我对他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我万分赞同他的提议。自己常常打算写一点如意的东西出来，可是不是无时间便是无心情！我想我应该努力了，请你给我勇气！

几天以来，取笑的或正正经经的谈着你我的，以及远处写信来的颇为不少，给我个人的用我的名义答复了，写给我俩的用我俩的名义答复了，其中有两封须要送你过目的，一是送礼物的，没什么，一是严肃的劝导的，我认为很对，特别付封送来，并将我的复函抄之如下：“郑平郑平，时任淮北区党委党校校长。同志：大示读悉，金石之言，感人至深！自当铭诸座右，以求不忘。并盼时赐佳言，以作明镜，相信我等必能听从，执行到底，而不给人以口实也。颖已于昨日东渡淮宝，从此各在本人工作岗位上努力为党的事业而斗争，以期不负老友之殷望，并以之答复爱护之热忱！特此敬复。雪枫林颖 9月27日”。给高的信是：“高峰高峰，时任洪泽湖县县长。同志：大示及莲藕二百斤均如数收到，隆情盛谊，何胜感激？尔后益当努力为党奋斗，以副多年战友之雅望！雪枫林颖 27日”。

数日以来，月色如画，惟少一月下谈心的你，可谓辜负良夜太甚！此情此景此事，何日才能到来呢？！你有同感没有？比如今夜——29日，你在做什么呢？不见你的信，难见你的信！然而我又知道你是昨天才到的淮宝，何忍责备你呢？真是矛盾！

三日湖上生活，看了不少的书，或者写了不少的东西吧？那个朋友的写东西的建议，你认为好不好？倘若好，我们共同努力不好么？像你说的，把这回事以及所牵涉的人物，微妙的描写出来，那应该是多么生动优美啊！

淮宝工作环境如何？一般人对你印象和态度如何？前以话多，未曾问及，有暇请你告诉我。南方人到了适于南方生活习惯的地方，更要小心些，我总在担心你的健康，尤其是你对于健康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万不应以为身体健壮，而即疏忽了对自己的珍重！

我近来，除去情调上有些异样之外，生活如常，身体如常，健康之珍重亦比你注意些，请你放心。不过，较前稍为忙了些，过几天要出去侦察地形了，倘若敌情无大变化，我打算带上拂晓剧团到五旅和九旅去，看看队伍，给干部和部队讲话演演戏，每见战士，常常使我振奋！他们是可敬可爱的！计划如果实现，恐怕要费一月的时间，如能转到淮宝，那自然好，然而又虑到一个“人言可畏”，不管他，到时看“机遇”的发展形势而定。“千言万语总不尽”，何处何时才是我们畅所欲言的境遇呢？

努力你的工作，埋头读你的书，坚持记你的笔记和记你的日记。请不要过于惦念我，饮食起居我是会注意的。

不要忘了别时的叮咛啊！更不要忘了给你的信上的建议啊！自己爱护，人家才更加爱护！

像[相]片洗出来了，照得还不错，不过有几张照重了，你的单人像也在内，真是憾事！只有将来再照吧。因为到九旅取晒像纸未归，故先洗印这几张，送你看，大家都说合照的较大的那张好，特为签上字，送你的知心的朋友，但我不希望随便送，一定是较为合得来的所谓“知己”。（送来九张）

纸短言长，夜深人静，下次再写吧。是谁先给谁写呢？记着我们的时间，也许此刻现在，你同样在握笔疾书吧？

祝你

愉快!

枫 9 月 29 日夜 1 时 23 分于半城众人人梦时

颖:

28 日晚在岔河写的信，由十一旅的侦察参谋带来，才从张塘回来看到了!我十分欣慰!知道你已平安到达，而且就要开始工作了。前托雷明雷明，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副官处副官长。同志带上一信，内附像片九张谅已收到，本晨又托滕即滕海清，时任四师十一旅旅长。孔即孔石泉，时任十一旅政治委员。带一便条，主要是催你迅给丁写信的，大概总会先此信而入目吧?总在惦念着你!

区党委的县书活动分子会，我去作了政治报告之后，围拢一群女同志，争说要“请客”，简直使人无法应付，她们今天不害怕我了，人真是奇怪!我猜想你一定也同样的被拉扯着吧?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任谁见了，总是首先看看脸色，接着就是一笑，这两天我已采取攻势了。

离中秋节只有三天了，“平湖夜色”良辰美景，能不使人感慨?邓政委向众人说，接林颖回来过中秋吧!“无言”是我的答复，其实，谁个不愿意呢?你又该说我“没有意见”了吧?唉，人情之常啊!你想得到我们下次见面是在湖东还是在湖西呢?或者是在湖上吧?我祈望着!

亲爱的颖，党的同志!请你加强“信心”吧!我绝对不会主动的调你到师部来，爱护我俩的朋友们，同样不主张你来师部，但有人说，离得太远了不大好，最好是到张塘，告诉你，我都“没有意见”，听天命尽人事吧。我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总要尊重你的意见，不过只有一种希望，每月见一次面而已。这样会使我们更了解，话会谈得更多些呀。你的学习计划以及你的愿望，我十二分赞同，并愿尽一切力量协助你!“坚强而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伴侣”!永远的亲密的伴侣!祝你胜利，祝你健康，祝你我幸福!一切为着党的事业!

最近国际形势无大变化，惟基辅失守，使德苏战争更入于严重阶段，但英美苏三国会议刻正在莫斯科举行，中心内容是如何援苏?美国实际上等于参战了。湖北战事很激烈，南京广播长沙失守说，重庆尚否认，蒋为使各战区协同计，已定在平汉陇海淮南津浦诸路发动游击攻势，当然一有梗他会东进的，所以我们应即加紧战争准备，但敌对津浦封锁较严，路东不比路西了，不管在那[哪]一方面。

剪了几页伪报，可供参考，特附封寄上，便中入览。

梦中也还念道着你的长信飞来!

好好的应付环境，珍重身体!

枫 10 月 3 日晨 2 时 25 分夜深时

群：林颖原名裕群。

托十一旅侦察参谋带上一函，附剪报数张，谅已入览，惟三日来未见消息，不胜念念!

日军于占领长沙被击退后，复在豫东发动攻势，藉以挽回“面子”，三日之间即渡过新黄河，于本日拂晓占领郑州矣！中央军之第四集团军，第三（孙桐萱）第十五（刘茂恩）集团军均被击溃。估计敌有打通平汉线，威胁洛阳之可能，刻战事正在开展中。反共军东进声浪正高时，遭此巨变，当可回思今春敌大扫荡中原时之滋味。又据我游击支队电：宿县之敌本日分蕲县、胡沟、南平，临涣四路南下扫荡涡河沿岸之李马李指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马指马彪，当时任国民党骑兵第八师师长。两部，各该部则固守涡河不敢出云。宿南敌之进军当为协同郑州之敌以牵制李汤李指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九十二军军长。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等部之增援者，战局发展，未可逆料，惟给反共军以打击则为事实，中央曾云：民族矛盾仍超于阶级矛盾，故敌顽矛盾仍为中心，此不待强调而后知，反共军之东进，终必不待我打而先碰钉子也！

据报淮宝反动派近日颇为活跃，反动标语不时发现，阴谋行为层出不穷，三星期前我某女工作人员曾在朱坝之南八里处被暗杀！此事你知悉否？除已函十一旅锄奸股及淮宝保安处努力侦缉外，对你之行动甚不放心！根据一般之所谓“习惯”论，你已不同于9月24日之前，众目注视，当为意中事，故每于下乡工作之际，应十分谨慎，注意警戒，以不远离军政机关为妙，藉防不测，至嘱至嘱！是盼是盼！

读书计划进行否？日记照常否？文章写作否？中央关于调查研究之指示，希详为阅读，该指示为拯救“不切实”之良剂，对你亦有益处，万不可等闲视之。

如能将生活状况详为函告则佳甚！

明日即为中秋节，不见裕群，如良夜何！

此祝

努力

红叶 10月4日，亦即古历8月14日夜1时3刻

写于半城之月窗下

颖：

今晚中秋节，月色分外皎洁，赏月归来，内心里总好像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虽然各单位都在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然而我都没有参加，自己想想中秋节就是这样的轻易的放过去了吗？结果还不是这样的轻易的放过去了！

现在是深夜1时40分了，正当我写了迎击反共军东进的训令之后，觉得必须给你写封信，我何尝不知道你的信或者就在途中，可是因为没有见（别后至今才只接你一封信！）到你的信，总使我念道着你的“爽约”了，难道你比我还要忙吗？马上又体谅到你，因为你是乡下，会知道谁恰好过湖西来呢？而离岔河和朱坝又那么远，又没有适当的送信人！不管怎么说，我是在盼望着的！算一算，别后给你的信，这已经是第四封了！

一个同志——那是我们的诗人，为你我写了一首诗，第一节已经送到拂晓诗刊上去了，被我事后发觉留下了，他不甘心特为缮写寄给你，第二节还须“待续”，你看看，他写的好不好？至于“枫林”倒双关得十分美丽，事先我还不曾想得出来，你也想过吗？下面一首词是秦少游

(?)什么人做的，是咏(七夕)的，我特别爱那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完全对的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打算七号到泗北一带侦察地形去，多则一周少则五天即便返部，倘若届时无什情况，拟赴淮宝一行，但也说不定，五旅在天井湖，已经答应他们要去看看了!而且10月12号，又是本军四周年及四师东征三周年的日子，四个剧团公演，当有一番盛况吧，可惜你不在场!

在反动分子活动的地区，注意你的行动!不要一两个人走路，经常靠近部队，时作有警准备。更要注意你的身体，千万不可大意!

读书有成绩否?计划定出来否?

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接到你的信呢?!

祝你

晚安!

雪枫中秋节之夜 2 时 05 分

一本苏联小说《新时代的曙光》，不日寄给你，以后写信编上号码，以免遗失，当更好，你意如何?

林颖同志：

我于7号出发赴泗北侦察地形，本日午后返半城，前后计六天，经新行圩子、朱湖、川城到泗城东北二十五里之马厂集，集之四围为朱山峰山马鞍诸山，自离开山西以后，已经六年没有登过那样高的山了，在“向上爬”的途中，不禁思念着“江西”。第二天继续北进直到距前次攻打的张楼七里的四山子，继经大柏围子，归仁集、金锁镇、曹家庙、莫唐圩、界头集而返半城，自晨至晚鞍马劳顿，秋风吹秋阳晒，面色红而黑了，身体心情也结实得多了。差不多光在伪区和边区随时准备着战斗，和我们同时到达四山子的十团的侦察排就与伪军打了一仗，枪声传入我们的耳鼓，大家为之更加精神!军人们都是冒险家啊!

回来之后，接到你3号上午发来的信，欣读数过，为之爽

然!不过，你说我“不公道”的话，那才真是“不公道”的，

屈指数来，我已经给你写了四封信了，而你仅是两封——二与

一之比。计：雷明、方学方学，时任十一旅侦察参谋。

(十一旅侦察参谋)、马凌嵩马凌嵩，四师参谋长张震的爱人。、王长俊王长俊，时任淮宝县委副书记。等同志赴湖东之便均各带一封，谅必都先后收到，否则那定是他们忘记(不会的)或者开玩笑的。可是我猜你一定收到了，在你的三号发信之后。我提议今后通信应当编号码，免得遗失，而且便于查考，你前次的信封上，不知为什么写了个“n.S4”，惹得人家笑：“五十四封了啊!”那不是天晓得!

林颖同志，请你放心，大可不必“提防这个估计的可能到来”，这个估计是不可能到来的，起码是在我这方面，而且即便是关怀我俩的友辈提出“主张”，也绝不会如你所顾虑的“再来一个我没有意见”，我会有意见的，我的意见是对他们的好意实行“婉言谢绝”，你猜猜我已经“谢绝”了几个人么?首先是邓和子久，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是那样的关心啊!须知，我还不至于那样的庸俗，对于培养和帮助我所心爱的所敬佩的终身伴侣，我是早有一个“腹案”的，那就是为着我们将来的事业，“将来”会使你我更老练些，更有学识些，更善于应

付环境些。更能担当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离得远些，才不妨碍彼此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必须更下层些，才能锻炼出一个更有力更坚强更布尔什维克化的女干部来！我所要求的是这样的有信心有眼光有志气的终身良伴，而决不是依恋于“温情”的梦中而“无所事事”的小姐或者“太太”！我觉得我还佩称为你一个“知己”，多年以来，在观人识物方面，虽不如人们所说之“锐利”，但“冷眼观人”，我自信其中尚无多“感情”成份，即如几件事，亦足以一概其余了。

特别使我欢喜的是你不仅有了决心而且已经实践着我们的密语：更诚恳更亲热更和蔼更谦恭，无论对待任何人，尤其是下层的同志。我祝福你，在待人接物上不致干有人提出“空话”；至于别具用心者，则自当别论了。

国际形势无大变，惟德军之准备进攻莫斯科，则为一颇为讨厌的事，但最后胜利的信心不仅苏联同志所深信，即英美人士亦同有此等论调，不过胜利不会“坐待”，总需吾人之努力与艰苦奋斗始能得来。国内亦无大变化，蒋估计8月底日必攻苏，故有各种“反共”之宣传准备，但今已10月，日本反以进攻长沙郑州答复之，使蒋颇为失望，再则英美之援苏，并不以日美谈判而放松，反而益为加紧，且较援华为更甚，使蒋更为“吃醋”不已，加以皖南事变以来，一般进步人士均离渝赴港，使蒋颇为苦闷，最近蒋对青年党领袖左舜生表示，“要他们回来”，左答：他们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专为吃饭的，如政府有办法（意即指国共问题及小党派问题之合理解决），他们是可以回来的。加上敌人此次进攻郑州（约四五万人），胡宗南之两个军及汤指汤恩伯之十三军新二军均急往增援，故一时甚嚣尘上之反共军东进问题，日来又形沉寂了。卫立煌亦曾表示要求我师破坏津浦，牵制敌人之西进，恰恰赶上：我游击支队奉命破坏铁路之时，“一举两得”，已经通知卫，说我已经“照办”了。

嘱咐你：以后的信上不必再提××与××，因为一旦信入人眼，会给人以不舒服的，所以这些“无关大体”的话，仍以不说为妙，古人云“无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是有真理的。不知颖以为如何？

最后，对于你的字，提出一点小意见，一般人说你的字颇为“秀丽”，这是个好名词，当然你不会认为已经就好到家了，不过，我总觉得你的字很有“前途”，象你的人一样，但美中不足的是：（一）还不够“正规化”，多少带一些“游击习气”，如“林”你总写作“、”，“来”写作“”，之类。（二）些微有些大意粗心，如“结婚”则写作“按婚”，“嘱咐”写作“嘱付”之类。你认为对吗？

托黄秘书指彭雪枫当时的秘书黄林。捲送一本苏联小说《新时代的曙光》，收到否？

数日来乘马奔波，疲倦得很，本拟只写信报告你我此次出门及回来的经过的，哪知不知不觉间，又拉长了两张半信纸，要是给拂晓报写社论都象写信样的文思泉涌的话，一月的稿费满够你请两次客的了。提到请客，10月份的保健费和稿费发来时，打算送你去“请客”。

秋风渐厉，今夜我是披起皮衣在写信，望你多多珍重！棉被不久当送给你。爱护身体，我时刻在注意着，请你释念！

送你的书，看了没有？作笔记了没有？中央来电要全国各区党委及师以上干部组织高级学习组，中央学习组长是毛泽东同志，副组长是王稼祥同志，党是如何的注意着干部们的学习问题，远离上级和远离我的你，相信在学习上是会“刻苦”的，希望不久之后，见到你的成绩。就此停笔，我要睡觉了。

祝你

晚安！

枫 10月12日夜 24时 15分

我已经搬到南屋原参谋长的房子里了，这里清静得多，可以多读点书。

林:

你8号上午的长信,不知为什么今天才收到?读了好几遍,十分欣喜。前天给你的信,因为没有便,所以尚未发。

几乎每一封信上,都说到你的“顾虑”,可想而知,对此事你是如何焦虑了,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我已有数次的申述了,我希望这一顾虑在你,能够立即冰消云散,因为你早已经信任我了。

你给刘邓指刘瑞龙和邓子恢。

的信,赶上我不在家,直接送给他们又转给我了,他们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没有问题,我已依照着前信所说,“婉言谢却”了。我万分感佩你的决心,你的与人不同的志趣,你所做的也就是我所想的,否则我不配做你的终身伴侣,倘若你不是这样豪爽的女子,相信,我今年也不会结婚,要是那样“随便”的话,恐怕我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了!然而那有什么意思呢?把两个情志不投的人弄在一起,那正是制造痛苦!反而看我们,我们是愈久愈了解,愈了解愈相互敬佩,愈敬佩而情爱愈浓厚!

四军指新四军。成立四周年,师指新四军第四师。东征三周年纪念日,前天开了纪念大会,人很多,尤其是地方上和老百姓,我很兴奋,讲话也特别起劲!第一天抗大指抗大四分校“生活剧团”。的“自由万岁”演得特别好——划时期的好,第二天拂晓指四师政治宣传部的“拂晓剧团”。它与《拂晓报》、骑兵团被誉为彭雪枫的“三件宝”。的“棺中女郎”同样很好,都是外国剧,道具布景,都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可惜你没有眼福!

也许日内我要到泗阳前方去指挥作战,协同着运北指大运河以北地区。淮海部队。不管在家不在家,我总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能读到你很多的信。倘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转赴淮宝一行,看情势可能性恐怕不大。

晒像纸还没买来,一时不能洗。

背上的小疮,好些否?必要时可到卫生部去请叶果部长为你看看,特写封介绍信给你预备着。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我总是迫切的盼望着知道。

夜安!

雪枫 10月15日夜1时40分

裕群:

托谢胜坤谢胜坤,时任四师供给部部长。同志寄你的两封信,不是说我要到前方去指挥作战吗?昨天——23日,亦即“我们的日子”的前一天,我“凯旋”了!胜利会使你为党为四师为你的伴侣而欢呼的!也许你已经听说了,就是王光夏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淮泗游击司令李守宽

(前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的堂弟)被我们生擒了,泗阳县长王迺汉活捉之后一同带来了。信寄出的下午,以情况紧急,我出发了,先到泗县的界头,第二天——17日北进老陈圩,18日东渡运河:到达部队围攻着的陈道口,王光夏全部保安第五第六两个团并泗阳县府同守陈道口,这是顽五集全部兵民之力费了五十天的时间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寨围,四道铁丝网,一丈五尺深和宽的外壕,老百姓们都说这是连鬼子都打不开的陈道口,可是我们以三师二师四师各一部的兵力,于围困了五天之后,20号之晚第一次总攻,占领了一个西围子,21号之晚第二次总攻全部拿下了,人喊马嘶火光冲天杀气腾空中全部收拾了王光夏,计俘虏七八百人,缴获步枪七百余枝,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十挺,炮两门,无线电台两架,王光夏仅率残部二百余人窜逃了。老百姓欢欣若狂,到处传诵着新四军的“神话”,以特别不同的眼光钉着我们,在两个群众大会上,我给他们讲了话,大家爱着新四军,恨着韩德勤!

在指挥阵地上,看着战士们那种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深为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自己的鲜血,我从内心的热爱着他们!也许他们也在爱着我吧,因为我离他们并不远,连望远镜都不需要,就是没有陪他们一同冲锋而已。你该为我担心吧,当我们看突击道路侦察地形的时候,仅仅距离敌人六十米远,一颗子弹打中了我们所藉以隐蔽的碉楼的枪眼的旁边,又一次一颗子弹在我们面前三十米达处落下,不要紧的啊,枪林弹雨是军人们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就以为在火线上是好玩的了。三年以来,唯有这一次陈道口战役较为壮烈,从红军时起经常打大仗,的确已经上了瘾,此次算是过了一次瘾,打游击战是不大有兴趣的,打运动战才会使人感到够味。古人说身经百战好象就了不起了,谁能数得过这些老的红军干部打了几百次仗了呢?

在去陈道口的路上——17号那天,干了一场冒险的事,半途碰上了王光夏的第一支队长孙玉波的支队部和他的部队,硬着头皮送张片子要会他,因为他与王有矛盾事先曾经给我们写过信,可是谁知道他的心呢?终于会面了,他是八十九军的参谋主任,勇敢善战并精于射击,寒暄[暄]之后晓以合作抗日大义,并慰劳他的部下一千元,孙大为感动,当下说要里应外合协助我们去消灭王光夏的第二支队陈儒及李守宽,答应了他,立即命令二十六团派两个营于次日会同他,19日在洋河之南三里将陈儒、李守宽消灭了,李守宽及其副官长以下百余人被俘,李本人今天伴着王迺汉同在半城,打算要利用他们,还有王光夏的秘书之类。

两大胜利使淮北苏皖边形势整个为之改观,首先暂时的停止了反共军的东进,幻灭了韩德勤的援王计划,而且援兵三团之众,又被我二十九团及骑兵团在盐河击溃了,同时使我二师三师四师更为密切联络,使皖东区、淮海区、苏皖边区打成一片,控制了运河(我们搭了浮桥)争取了主动,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威信,这些都是此次胜利的伟大意义。

两个胜利,恰恰都在我们的“蜜月”之内,是我俩结婚后的第一次胜利,是我俩结婚的最优美的纪念!

你14、19两信都收到了,是在我回来以后的十分钟内,收发同志面带笑容,我猜中是你的信,客人多不好意思马上看,入夜才拜读了你的信,一切都好,只有你的病——尤其是那个由于衣食不小心的咳嗽病!我常常嘱咐你,可是你总依仗着你的“健康”!这几天好了些吗?见了面我一定要抱怨你的!

原本于回来之后到天井湖一带五旅驻地去侦察地形的,因为家里许多电报未看事情未办,加上情况又不十分紧张,所以由张参谋长去了,我在准备着到淮宝去,应该去了,部队都看过了,只剩下了十一旅,还有等待着的“少女的心”!倘若没有意外的变化,本月底或者会和你见面吧!请你等待着。

你能接到家信,这是你的幸福,杜甫有两句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你我,已经处在抗日的烽火中一连三年了呢?请代“那个人”问妈妈的好吧,祝福她们老人家,为了安慰老人家的心,请你常常写信报平安吧。共产党员的家还是要的。

总想读点书,老是不会腾功夫,不知道你的时间如何?报章杂志尚堆满了一桌子,更谈不上

理论书了，长此下去，将何以堪?! 请你督促我。

你的字最近更走样了，有些草得很难认，比如小字你写

“4”，岔字你写“”，而且有些字又拉长了腿，我请求你今后更“正规”些!你怪我不客气吗?不会的!我们是同志啊!假若有机会，练习写字——行书字，也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的，使人更不粗枝大叶。要求你详细研究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

泊生同志为你买的笔，上面有你的签字，已由徐同志指在上海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徐今强。带回来了，他又送你一套轻毛绒衣，过湖东去时，给你带来。

要我送哲学选集给××，还没有办到，因为哲学选集只有一部是中央送我的，而主要还是我的一贯的不大惯于与女同志来往，无缘无故送东西去，未免有点那个，可是有机会我会设法办到的。

秋风多厉，务祈珍重，珍重!

枫写于“我们的日子”之夜 1 时 50 分

裕群同志:

通讯员带回两封信，恰于深夜到手，不胜欣慰!我本拟于 28 日动身过湖东，而且指定拂晓、生活两剧团同行。一切都准备好了，忽接陈军长即陈毅。

电不日即来四师二师，所以只得临时作

罢，今天接到电报，陈军长昨宿营于莫圩子，今天可到半城，我们正准备欢迎中。这样一来，短的间内怕不能东渡了!倘有机遇，八九天或一礼拜之后，亦许有到淮宝之条件，如陈军长最近赴二师时，我当伴之赴淮宝，我们八年没有见面了。

据说淮宝妇女工作近有大开展，师部某译电员回说站岗放哨口多为妇女云，听了颇为高兴，这是你们妇女部口艰苦奋斗的成果，盼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希望对于读书应有计划的进行。欲求有口，势非咬牙不可，这一点我做得不好，但总想努力为之。

秋寒风厉，诸多珍重，万勿大意!

趁通讯员送文件之便，草此数行，俾释悬念。不知这几天你将如何的望眼欲穿了。

以长信代长叙吧!

紧紧的握手!

红叶 10 月 30 日上午 9 时 40 分于半城

马凌嵩同志在后方医院近得一男，除此间以彭邓肖吴即彭雪枫，邓子恢、肖望东、吴芝圃。致

函祝贺外，请你最好就赴医院一行，藉表贺忱，不知你意如

何？

群：

请你原谅我，有客观原因，使你“等待”，我很了解等待人家一封信而终于不能如期那种滋味的。头疼终于没有好，加上前几天到供给部吃，饭途中跌下马来，虽说不要紧，然而左手跌肿了至今尚未全消。怪那匹火车头“火车头”、彭雪枫的坐骑，因跑得飞快，故名。我送给军长了，三天

他骑不上，又送还了，变了脾气，大概是怪我不要它了吧！刚一上去，冷不防后脚一踢把我撂下来了，幸而还没有跑，否则会跌得更重些。我自己封我是一名“骑士”，因为我曾在外蒙古边草原上练过三个月没有鞍子的骑术。这一下骑士丢人了。这几天头疼手疼都见轻了，请你放心！

又加上忙，终日不断的跑，不断的会，还要被逼迫着写文章，而又写不出，即如这封信，还是你走后十天以来第一封，颖，你能原谅我么？

反共军又要东进了，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仍像前几次一样轰轰算了，倘若真的过来了，路东不是路西，我们一定要狠狠的教训他们一番的，这几天在各方面准备着。就是因为如此，本来决定要我去华中局开会的，现在又来电不要我去了，从过路东以后，就说到去，几次三番，终于不能去，我着急的很！1941年就没有我去华中局的“运”！

是我去临淮关洪泽湖管理局的那一天早上，接到你的两封信，一封是25日下午在船上写的，一封是27号在岔河写的。你的话，我不知如何感激才好！读完之后的确激动了我！那些话我认为应当是我自己的终身良伴所说的所做的而尤应所坚持的！“尽情的流露”以求得“对症下药”，对的，在爱人面前不虚伪不矫揉做作，以求得切合实情的批评，我佩服这样一种精神的女子！今天开了一个会刚才散，费了八个钟头，解决一个同志的党性问题，一个女同志——他的爱人，在会上对他的错误是荫蔽的，是不去尽情暴露的，因为他们是“夫妇”，她，这样态度的她，不是我的爱人，我所祈望着的颖，是热爱着你的爱人而同时又更热爱着党！同封附来的龚经筥龚经筥，系家庭为林颖所定的“娃娃媒”对象。先生（你要我怎么称呼他呢？）的信，读了一遍，虽然纸短然而意长，但又羞怯怯的，一种“大学生”的态度，往另外方面想，则好似又有点冷冰冰的神气，自然这种人，由于他的家庭环境而不得不国难当头而仍不忘读书（是在重庆而不是在延安），其认识亦可知也，这种人我是颇为怜悯他的，对于你，不管那封信是否一种“试探”态度，从幼年到现在而对你仍不忘怀，则又颇为值得同情的，难怪使你发生“无限的感慨”了！然而他，起码是现在，总还是在革命圈子以外，对他的办法是：回封信保持友情，使他在“婚姻”问题上意断念绝，再一个办法是：对于他“相应不理”，由你的宗敬弟宗敬，林颖的胞弟。复他一信，说明衷情，也就算了。多情的颖，不，多情的琼啊，你以为如何？

想写封信给母亲和宗敬弟，又不知怎么写好？在未写之前，家信中请便中代为致候，倘若他们知道了我俩的消息，她〔他〕们是惦念着我的，这是咱们中国的风俗人情，所以我更需要写信了，你看怎么样好？

假如时局无大变化，我希望你能在阳历年来半城过年，大家也都在盼望着，善饮的人像你，会有葡萄酒你喝的！每一年我们的直属队，都异乎寻常的热闹。可是工作要绊住了身，不来也罢。

这几天日美太平洋局势极度紧张，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双方都似乎已经拔出剑来了，看谁先开第一枪。果真日美开战了，首先国民党是欢喜的，至于我们则有利亦有不利，利者在摧毁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有了主力协助了，不利者美将放松对苏之援助，日军被牵制，反共军当较为猖狂。不过，一切是在变动着的，到时候，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别离是一件苦事，为了工作而又不得不别，忽然忆起李白的两句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何日才能相会呢了？

夜已深，惟月色如洗，使人难舍。

祝你平安愉快，紧紧地握手！

枫 12月4日 24时45分于灯下

常常惦念着的颖：

前晚草信一封，无人未发出，几天来的生活情况，想告诉你，我知道你会像我一样的在惦念着。

昨晚陪张茜即陈毅的夫人张茜。到操场看踢足球，黄昏又杂着众人回到我房里漫天乱谈，不久来了冯即当时在四师政治部工作的冯凌。正是张给你写信的时候，大家于沉默中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张的信托我寄给你，当然不能不为主代劳，字里行间，颇为幽默，这即是听谓“少女的心”么？张走后，与冯长谈三小时，不外“谅解”之类，又告诉我她近来的心情，终于借了几本书戴着月光回去了。近来表面看我似乎很有闲，所以才座上客常满吧？其实却苦了我夜间11时之后，一切文件挤得你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看，直到下一点，或者更多些。冯说我的精神不如路西了，我不知究何所指？为了能够写点文章和读点书，我决心找一个所谓“密室”，而且已经找妥了，很僻静，每逢读书或写东西，我要躲到“密室”里去。最近，在桌上的备忘纸片上写着准备要写的文章题目，都是人家逼着要的：（一）关于军事教育问题，（二）论“宁为鸡头不为牛后”，（三）旧式武器之使用问题。谁知道那[哪]一天才能完工呢？中央近对各高级学习组发出电令，指定读八十三种党内文件，外加《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诸小册子，我想我应该努力。

颖，我说的是你呀，在对我的学习上，党性锻炼上，待人接物上，领导方式上，应该“主动”的帮助我，你不能假想我会比谁更完整些，只需我批评你，而不需你批评我，在这一方面，我恳切希望，你能更坚强些，更直接些，更主动些，更男性些，难道你有所顾虑吗？对于你，我盼望在今后的生活[活]上更艰苦些，更刻苦些，更少在物质上讲求些，更有力的截击你那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的萌芽的生长！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你是在呼喊奴婢的楼房里产生出来的“小姐”，你不会怪我吧！我知道，如今，你已经脱离了小姐气，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然而你不能否认你的家庭环境所培养出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习性，如若不能咬牙打破这一关，你将不能更坚强起来，像你主观的要求那样。写至此，忽然想起前天翻阅唐诗中元稹追悼亡妻的《遣悲怀》那三首长诗，因为我爱它，所以抄给你：“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嫁给他这个穷光蛋后就百事不顺心了）顾我无衣搜苲篋，泥他沽酒拔金钗，（想买酒只有从她头上拔下首饰来）野蔬充膳甘长藿，（吃的是野菜）落叶添薪仰古槐，今

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如今做官阔起来了，为妻只能修修坟墓了）。”第二首是：“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三首：“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最后两句更妙，只有终夜悲痛的睡不着而长开眼来报答她的平生为穷困忧患所扰而没有展过眉头！旧诗词你比我读的多：这三首诗你也喜欢吗？

前曾面托李斌李斌，时任淮宝县县长。同志代为搜罗古书，首先是《资治通鉴》，近又电请代向上海订购各种报章杂志，为了调查研究，中央及华中局亦曾数次来电广为搜集，请便时面询李张两同志，如到手，则即托人寄来。

带去之书，读了几本了？关于鲁迅的东西，更应多多浏览，鲁迅的文章简洁尖刻，极有骨气，多读不仅在文字之技巧上有益处，更可加强自己之修养。1932年以前的鲁迅的文章小说几乎每篇我都读过，彼时虽为大兵生活，但对我在写作的锻炼和意志的修养上帮助实多，告诉你，可怜得很，我现在这一点点“文化水平”，多半是自修得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要能说会讲，而又善于写作，下笔千言，倚马立待。你的天资颇高，倘在这方面留心，不难成为一个作家，这不是“奢望”，而是革命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自然主要还要依靠于实生活的充实。

《社会科学基本教程》读完否？不要以为书多，翻了这本丢了那本，硬着头皮，攻完一部再攻其他，读书是要有一种象出兵进攻敌人那样精神才行的，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胜利！因为我有这种毛病（近年来略好）所以想到你或者也有？到底有没有？近接家信否？念念！

顺笔写来，不知说了些什么？时间已经子夜之后两点了，鸡鸣第一遍过去了，全半城的人们，怕只剩我一个人在孤灯之下给你写信吧？警卫员催我睡觉了，就此停笔。

祝你安眠！

枫 12月6日（7日2时）

最急人的是久不接你来信，最恼人的是看不见你的长信！

今天早晨又接到你三日发来的期待着我的信的短信。使你焦急，颇为不安。请谅。

王幼萍王幼萍，拂晓剧团年龄最小的女团员，当时年仅十二岁。是我的小朋友，你妥为看待她。

12月7日10时半又及

LY

焦候着的通讯员回来了，但是没有“足下”的信，不知是你不在家呢？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心中怅怅！究竟通讯员送来的两封，周风森同志带来的一封，可曾都一齐收到？既深知“挂心”之苦味，则又何必将此苦味加之于人？我的信晚收到两天，即使足下发生“听你的便好了！”的“怨言”，但不知于收到我接二连三之信之后而不给回信，则应记大过几次？应当体贴你，或者你的信已在湖上了，然而一星期不见来信，那味道是“甘”的反面，叫人怎么过呢？拂晓剧团回，孩子们谈到岔河的青年座谈会和你的演说，小萍（她是我的小朋友）对我说一些体己话，并把你的签字要我看了，而且硬逼着要合照的相片，这孩子真不简单。张茜同志经常问你有回信没有？我无法代你回答，因为我深知不爱写信（这是你的自招）是你的传统精神，但我总算为你掩护了一句：“大概快了吧？”是不是大概快了呢？她送我两本鲁迅的书，其一是《两地书》，夫妇间所写的信，我已读了一半，颇为有味，倘若她不走，

或者你可以看到。

文章已经写了两篇了，一篇约四千字，一篇约五千余，发表后寄你指正。惟两天来又须写文件，终日绞脑汁亦苦事也！无人谈心，以为调剂，奈何奈何？

东望云天，专待来示，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

F12 月工 4 日夜 1 时 10 分

寄来的东西收到了，特敬谨打一收条曰：“兹收到枕套线，袜各一件不误，谢谢！”如何？出气了吗？

右信于昨夜写好，无人赴湖东，只得搁下，让你着急。

张茜明天要走了，明晨为了钱行，月余以来不时见面，今忽远别，使人依依！陈军长（他等几天才走）在一张纸上写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今天李基李基，时任四师司令部机要参谋。邀我参加直属队的妇女会，相谈约一小时半，始知她也是你的同学，何以你不告诉我？她说了你半天长处，我请她指出你的弱点，她说太“任性”了，这是两年前的话，话倒客气，还记得吧？我也曾说过你的“任性”？可见所见略同。但不知近来怎么样？我很担心淮宝的工作环境，但又不常在你的信上谈到生活状况，恰恰这是我所最惦念的！

15 日 22 时附加

玉琼林颖又名玉琼。弟：

百忙之中（其实也不见得）读完了《两地书》，情趣颇浓，关于学问，时事，教书，访友，吃饭，睡觉，洗澡，穿衣，做文章，发牢骚之类，几乎无所不谈，我想，此即所谓两性间之精神上的安慰，未知吾弟以为然否？一代文豪如鲁迅，殊多值得我辈所效法者，即如此信之称吾弟之为“弟”，盖亦即效法鲁迅之称其爱人为“广平兄”也。听文学家们说，模仿是不好的，但吾非文学家，正可不必不模仿也。

我近来在生活上有了一个大变动（请你先不要诧异，这在人家的确小得算不了什么，然而在我却的确是“大”了），党为了去掉“平均主义”，使干部可以多活几年，早即决定旅以上干部在饮食上要好一些，然而总没实行，邓政委来说一说，大家没有理，搁下了，自陈军长来，旧事重提，而且非这样做不可，勉强之中，每人每天增加菜金四毛，共六毛了，司令部只有四个人，每餐是大米饭，白面馍，有时甚至还右[有]饺子之类，两菜一汤，可谓阔气也哉！人谁不想吃好的呢？然而为了顾及影响，所以总是没有办，如今既然要成为制度，而且各师均早已实行，而四师则又何必与众不同呢？实行将近三星期，倒也听不见什么，其实在开头，“小厨房”三个字真不好听，我曾经禁止喊。固然也有好处，据说我近来红二胖起来了，然而又有人说，理由尚不在此，乃因新婚之后，“心广”而后始体胖了云云，由它去吧。

我身体仍然粗壮如常，惟前夜入睡后译电员叫醒看一个万万火急的电报，次日头痛一天，洗

了澡又好了。天气虽冷，仍未加衣，大衣连披也没披过，可是工人同志爱护备至，大衣领子上，绣了四个字：“祝您健康”。谢了他们的美意，送给瑞龙穿去了，我另弄了一件大粗布的，素淡一些，适合我的要求。

多日不接来信，不知是否存心报复？果尔，可谓冤哉枉也！不管怎么说，就此握个手吧，湖之东西，天各一方，大可原谅的啊！

几乎十次有八次，在夜间此时（下1点10分了）给你写信，大概此刻你已入睡，或者也在写信给湖西的人呢？

一切都好，请你释念，但愿你身心健康，工作顺利，不要烦恼，如你所说，“不要太想”（其实这只是一句话而已），怎么能够使人不“太”呢？

此信与前夜未寄出之信，当一并送出，但又不知何日始有便人？

红叶即彭雪枫。12月16日1时15分

十天还是没有人去湖东，特在此附加几句。张茜她们今晨走了，《两地书》也送还了。她说没有运气看到你的信，我说来了之后再送上吧。请她们吃了饭，喝了两杯酒，当作饯行，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16日1时10分附加

裕群弟：

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信，还是没有信！大概近来很忙吧？注意节省自己的精力！

为了修理皮包，兼使你明了此间之最近生活状况起见，特使警卫员赵运成来看你，并带上冬季应用的东西，赵是一个颇为伶俐的孩子，想要知道的事情详问他可也，同时对于你近来的生活环境状况亦可告诉他，让我知道一点，因为你的信上不常谈到故也。

我的牙齿不好，左右大牙均不便吃东西，前天右上腭大牙又掉了，更加不方便，听说岔河有补牙的，请你打听一下，可能镶补？最好是磁〔瓷〕的，又不知是否镶得确实？倘若是金的我不喜欢，又费很多的钱。

送上论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及《真理》第三期，都是锻炼党性的好材料，请你熟读，并检讨自己，又帮助同志。前次送一本油印的，即便看了几遍，如今得到这本铅印的，更可多读几遍。又艾思奇吴黎平两文，对主观主义有好的纠正方法，亦望切实注意。

不要忘记，常给你的朋友们写信，免得人家“议”你。

前与数信，有些问题，请你答复，如已过时，只好拉倒。

我安好如常，勿念。

祝你

工作顺利，心情愉快！

红叶 12月18日13时1刻

大弟：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三个整月了，日子过得真快！然而一起相处，还不到一个星期，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不多见的吧？我知道你，以及我自己，却并不因之而有所怨尤，这是为了工作，大时代里的青年，革命夫妇，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你常以此来劝勉我的话，我不会忘记！不过当此纪念之日，特向你祝福，祈望着健康永远跟着你，“和谐”永远存在着我俩之间。

今天又到东门外小庙里，我那两间“密室”密室，为半城镇东门外的一座小庙。原为“在理教”戒烟、戒酒和入教典礼的场所。因为那里僻静，所以彭雪枫常在那里读书写作。

里，修改我的演说稿，那是在一个干部会上关于路西三月反顽斗争战术上的教训，一篇颇长的东西，将来打算印成小册子，也好使人了解我们在路西指津浦铁路以西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奋斗中的经验教训。你督促我写军事论文，连我自己也经常鞭策着自己，不过一则时间不多，二则惰性又压迫着我，所以终于不常写。不过最近在写作方面是努力起来了，而且有我的成绩，你应当奖励我呀！

我们的学习组，督促着我读书，《左派幼稚病》以及党十年来八十三种文件，是必读物，我在努力的读着。此外藉以调剂的是一些较软性的读物如小说之类。财政处新由沪上购买杂志多种，其一是名叫“万象”的，杂文及短篇小说，颇有风趣，不少进步内容，在上海能如此已经可贵了。待我看完后，陆续的寄给你。多年以来，对于小说之类不感兴趣已极，曾有人劝导说，生活上小说可以调剂，不妨耐着看看，看了一些，也给了不少的启示，可以振奋人心。此亦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软？

前你寄来的东西，所包的纸，原是你的“自传”稿，大概是此次干部审查的作品了，我希望一读，那比你口讲，会更味浓些吧？一个少女的自传，是会引起人家的注意的，何况我乎？苏明苏明，时任淮宝县委民运部部长。昨天回湖东了，送他一本战斗条令，我希望你对军事也逐渐兴趣浓厚起来，以便将来作一个“花木兰”“梁红玉”一流的人物，起码也可以“参赞戎机”呀！这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最近，仗大概是打不成了。我们在准备过新年。

白雪 1941年最后一个月的纪念日，

午后 2 时 10 分于洪泽湖畔小庙内

一九四二年

冷风里分别，归后又送走了赴苏北受训的同志。眼睛有些倦意。

寒风象征着人们的峭拔不屈，风吹后的脸烧又象征着人们的热烈心肠！“象征”二字，可以“尽在不言中”了吧？

忘记带去的药物，特送来晚上换药用。小心敷药，耐心医治，不要急！

腊月是容易触动人们的“乡思”的！尤其是离家不久的年青[轻]的人。“大除”之日，期待着你！

红叶 2 月 7 日 11 时 3 刻于午睡之前此信首页遗失。

首先为你庆贺！归途，不断的思索着，心神十分愉快！

不知你们究竟要的那一种参考书，所以送来一本《中国近代史初编》，太厚了，只能做参考。新春节——四天哪！——应有我们的假期读书计划，假期读书应以软性的为主，如传记小说

之类，起码也应当是随笔等，我打算读完《静静的顿河》第三卷，倘有可能，再复读一遍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对于你，我热望你也有个计划。此外，腾出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在春风润面的清明天气的大地上，我们可以谈天。盼望着气候能如我们的意。

一切问题要照顾到各方面，尤其在对人接物上，因为在主观上某些时候的疏忽，也即是人家借以起成见之机会，故孔夫子之“临事而惧”是有其痛苦的经验。不知你以为如何？徐永文似乎有些意见，你可以和他谈谈。

附上《斯大林演说集》一册。

红叶 10 日晨 9 时致裕群此信前页遗失。

裕群：

昨夜的复信欢快的读了两遍，心旷神怡，兴奋得很！“我们永远和谐的为革命事业奋斗！”这句话在今天说来，更有其重大的意义，不会在我的脑子里忘掉。所仍以为不满足的是对于信是越长越不嫌长的，因为有许多我的信内的话你尚未提及。然而立刻又原谅了你，你的学习忙。深夜的疲倦。只有见面，慢慢的长谈长谈长谈！

文章读过了，略提意见数点，并改正白字数个。我认为内容还切实，层次亦较分明，文气尚恳切。倘能再发挥一下，尤其是更多的举出几个生动的实际例子，则文章即益为生动了。除此之外特提出几条意见，供采纳：

（一）引证人家的文句或为使力量加重起见，都应加上引号，如 ‘ ’、 “ ”，如横写则为 “ ”，这样用，语气就很不同很有力了。一般文人如鲁迅政治家政论家等都善于使用它。

（二）字句仍须简练，即形容词应尽量减，不要使人感到累赘，像读翻译小说一样。

（三）字体总以端正易认为第一义，行草美观为第二义。去年曾在信中提及过，恳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白字和掉字都应在“疏忽”上去检讨，但时时注意文化水平之提高则成为重要工作之一，最近连篇累牍的接到中央关于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指示，说一般干部的文化程度应有高中毕业的程度，数学即须由分数比例三角代数几何到解析几何。中文则尤须注意。你的文化水平相当高，但你我都不应（也不会）感到满足。这应从读书（特别是读文艺作品）查字典记生字做起。

《日出》张尚未读完，见面时带给你。《三国演义》也是一本必读的书（陈军长说不读三国和红楼的即不是中国人），如你愿看，我可按本送你看，那里有战术，有策略，有统战，有世故人情。

你嘱咐我读政治经济学，这是早已抱定志愿而终未实现的，待读完《战争论》后，即开始读。五块钱是借李化海的，将来稿费还给他。

夹裤送来两条你择一条，我很爱那条哈达呢的，倒不是由于它“阔”，而是式样好，特别是富于历史意义——太原时代的。

星期六我给直属队上党课，争取星期日去看你，和你到郊外长谈。——“希望”总在引导着时，人总是心情愉快的！

学习应有调剂，不要影响身体。

手冻疼了，就此结束。

听从你的嘱咐的军人复 2 月 20 日 13 时

裕群：

我们婚后的你的第一个生日，应当为你祝福。想多送你一些吃的礼物，又怕过于张扬，所以只好从简。

《斯大林传》倒是一件颇为别致的礼物，倒不在一本书，而在于书的内容，你要学习他——我们的党的伟大领袖。而且在书的首页，我题了句话——“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这也是颇为别致的礼物。

手帕是前天程朝先程朝先，红军时代彭雪枫同志的警卫员，时任四师骑兵团一大队大队长。送我的，也转赠你，那是豫皖苏边的纪念！他一直保存着！

祝福你的精神永远是愉快的，身体永远是健康的，伟大的党的事业，在等待着你！

雪枫 3月3日，正月17日，你的生日，于半城

玉琼：

送上《战略与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各种政策》，《列宁主义问题》（最美丽的精装）各一本。关于战略与策略的最基本参考书即为《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以及斯大林报告之（列宁主义问题）第八十五页之战略与策略。此外，为了时间可以不去看它。但最最基本的最现实的还是党目前的各种政策及统战中策略之运用。因此，特将去年收到之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之关于统战策略问题的报告提纲送来，这是最宝贵的最实际的同时又是最机密的材料；因为华中局已经油印供高级学习组阅读了，故将我们收到之原电稿供你们一阅。希即与瑞龙张彦张彦，时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同志商量，倘若必要则可向县以上干部公开（区级干部可以不必）。为了避免闹意气，此事你不必直接去管，由组织统一去规定就无人讲闲话了。

也还有另一个原因：被单子昨天洗而未干，故今天送来。我已经调了，小的给你携带方便些。鲁迅的书均是珍本和孤本，那些借书同志的这种“打游击”的坏习气，是不能饶恕他们的，尚希继续的“追”。

现在是重新又过学生生活了，这是人生过程的黄金时代，盼你在学习，生活，与同学相处各方面作人之模范，切实向人家学习。

枫 4日9时

群：

关于你的字体，以及你的“不精细”，我有责任向你提出严重抗议！请翻过来重看你的原信吧：“掉”字是“才”旁还是“刁”旁呢？“不甚欢之至”，是“不甚”呢还是“不胜”呢？（我记已经说过你一次了）“”字我猜了半天大概是个“喜”字，这恐怕是你们“贵界”的新发明！“那遍文章”是“篇”不是“遍”，“请了”而你写成“请丿”，“你”则写成“”，“些”写成“生”，空闲则写成“空闭”，“时事”则写成“时来”。自我检讨一下吧！刘备临终时向他儿子说：“勿谓善小而不为，勿谓恶小而为之”，今改而奉献于裕群曰：“勿谓字只要达意而即麻糊[马虎]，勿谓字体事小而即不注意”！

“我要负的一大部责任”是有勇气来负的，请放一百个心！

枫读来信后写

裕群：

昨夜读了你的“妇女干部修养问题”，曾为之仔细品味了一下，在内容与行文方面，都无甚可以疵议之处，因为是记录，自然未便在结构布局上多为着眼，但大体上是有结构的。不过其中有一句“力争上级对女同志的大胆提拔与培养”，在“力争”“大胆”这一类字眼上似乎尚欠慎重，易于使人“吹毛”。至于标题，我意以“妇女干部的修养”或“女干部的修养”要简洁些，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在写作上努力，这是我俩的互勉之词，也是中央的号召，近读解放社论，关于反党八股问题，说到毛主席拟的“宣传指南，第一是列宁的宣传方法，第二是季米特洛夫报告中之宣传问题，第三是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即新阶段）中之文章中国化，第四是鲁迅的论创作。我们准备印成本小册子，但鲁迅的论创作则找不到，只找到了拾零集中之“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能好？”特为抄给你，作为你今后写作的“指针”——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即调查研究，不主观的片面的了解问题。）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这是指艺术作品而言，至于我们则写的东西太多了，只怕不肯写，不是写不出。）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的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 sketch 为短篇或小品之意，决不将 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这一条对你特别有意义，“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sketch 这个字我不懂，请你告诉我，如你也不懂，则可请教别人，之后告诉我。）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此点似颇偏激，尤其是今天，已不同于昔日了。）

反主观主义，有一篇外国文章——“爸爸错了”，这是一篇国际名文，曾译登于各国的报章杂志上，前曾嘱拂晓转载，谅你已读过了，兹再附上，希望你重新阅读，并将它剪下来贴在

本子上。

前天浏览《大阪每日》，一首诗颇好，写给你：

“极目天涯望远人，天涯尽处有黄云，君行更在天涯外，只见黄云不见君！”盖别愁之作也。

问好！

雪枫 3 月 13 日晨于风雨中

午饭后接电话，始知才开完会。书送上，共三本。

小兄弟：

昨天谈后，一直是愉快的！我需要的是你那种天真的批评，甚而更需要你那种爱的责备和督导。我们愈进一步了——我不断的在想。

一月之前的今天读《日出》剧本，一月之后的今天观演出，不管技巧如何，故事本身是感人的，它诱导以至鞭策着人们向革命的道路前进。

我决定明（19）天动身，虽然过公路渡运河穿插敌人封锁线，但带了一个骑兵大队，行动敏捷得多，请你放心学习。多在半月，少在一个星期，即可返回。

祝你

平安愉快

雪枫观日出回临寝之前夜 1 时 40 分写

除党之外，唯一的能够理解我体贴我的同志：

你走以后，一个人埋头于小庙里读《日出》，一气读到头，不禁发生无限的感慨，所已读到的曹禺的剧本之中，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一部。不由的在本书的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读日出剧本或观日出演出的人们，当他已为一名革命战士时，他将更坚定更奋发更自感其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与光荣！当他尚在黑暗之中——即‘太阳’尚未照在他的身上而他又具备着‘灵魂’时，他将走向‘太阳’，倘若是一个陈白露，她将自己领头或者偕同着方达生之类的人物去‘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故事之结局，倘若套上了‘打渔杀家’则仅给人以‘杀’后的快感而已，日出结局之恰如红楼梦——不使人尝到‘义愤发泄之后的甜蜜’（见本书‘跋’）和‘大团圆’，而是义愤之后的‘出路’，更真实的说，不是什么‘义愤’，而是‘出路之寻求’！”

“感想”之中，没有离开自己，把我——同时也把你和书中的角色作了一个对比，当然觉得是兴奋的是光荣的，因为（比如我）从出生，离家，投军，入学，入党以至杀敌，一连串的发展过程，是为的什么？什么是他的社会根源？我不能不回忆到我的过去，过去的“被迫害的苦痛”，压迫着我走上了革命的即今天的路。加上六个月以来特别是三天来的心情——或者说情调吧，使我不得不为你作一尽情的倾吐，这是我从来很少（不是说完全没有）对人吐过的“积愆”！

今天不愿意你走，决定走之后而决心送你去，即是为了这个缘故，终于事与愿违。不过也好，

话是会日久淡下去以至忘掉的，字则会淡了忘了之后重新翻出来读它，可以永久使记忆新鲜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和很结实的证见。

先抄一段《日出》中陈白露说的话。当方达生劝陈白露离开那个魔窟而陈拒绝了他以后，说出她曾经和一个人结过婚终于“离”了的缘故时说：“后来，新鲜的渐渐不新鲜了，两个人处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平淡了，无聊了。但是都还忍着，不过有一天——他忽然说我是他的累赘，我也忍不住说他简直是讨厌！从那天以后我们渐渐就不打架了，不吵嘴了，他也不骂我，也不打我了。”方达生认为“那不是很好吗？”陈白露答：“不，不，你不懂。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口口，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那一天天塌了，等死。于是我们先只见面拉长脸，皱眉头，不说话。最后他怎么想法子叫我头痛，我也怎么想法子叫他头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让他走，我要动一动，他也不许我动。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里，向下沉，沉，沉……”我想，这是一般婚后男女们真真“最可怕的事情”！叫我顿时忆起某同志所说的“新鲜”与陈白露的“新鲜”的对比，以及你所询问的“累赘”，这真是“可怕的事情”呵！然而，我立即以理智来分析了陈白露的经验之谈，他们为什么“厌烦”以至于终于“离”了呢？是因为陈不能随同着他去“追他的希望”：她堕落到魔窟中了！就是说他们没有“一致的思想，也就不会有一致的行动”，他们的爱缺乏也可以说根本没有“政治基础”，故其由平淡而厌烦以至于“离”，岂不活该？既无原则，必闹纠纷，所以思想上的一致，政治上的团结，才是共产党人恋爱的有力保证，然而还不能即之以而有恃无恐，因之相互理解（不仅是了解而已）共同进步便成为必需的了。“理解与进步”，即时时现出“新鲜”，新鲜便愈益情浓。进步在于双方不停止的力求学习，理解即在于双方采取“理性的认识”，而“史的探讨”则更有助于双方的理解。谁能说相互之间能够全部的一丝一毫的都了解呢？长期的生活过程之中，自不免于某些方面的不尽相投，不过问题在于这个理性的认识，亦即“事情”之来而用理智加以分析而已。

因此，我有这个义务帮助你的进步，你对我也同样。我更有这个义务帮助你更多的了解我的一切，以便你更好地理解我的一切。我应当坦白的暴露我的一切，而尽可能的做到不求掩盖。我为什么离开故乡而投入军中？那是为了穷困。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背着被子离乡背井，脱离了父母亲邻，母亲塞给我十五块大洋钱，这已经是顶丰富的礼物了！从此后，我不曾再受过家中的接济，我清楚那是我父亲在为人家从事手工业（织绸子）以来的所谓积蓄！凭着祖父给我幼小时的一点“文化”，父母给我的教养下的聪明（他们都是正直无私的人），我已经可以不依靠家而去自力更生了。所谓“自力更生”，其中不知受尽了多少不堪的苦头！由于自己的苦干，蒙一位族叔（即那位以办自治指乡村建设自治运动。闻名的彭锡田即彭禹廷，彭雪枫的族叔。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第一师师长张之江的秘书长。在经济上曾一度给彭雪枫帮助。后解甲归田办乡村自治。）在西北军任书记官的职位使我得以进入军官子弟学校，每月从他的薪水里扣除三元五角钱来作为我的饭费，不久，他家里嫉妒起来了，三番五次的反对，于是连这三元五角钱也停止供给了，以一个年幼无靠的人远离家乡一千余里的北京，怎么办呢？那一夜失眠了，我独自在被中饮泣，幸而有校长余心清余心清，安徽省合月巴人，爱国民主人士。彭雪枫在西北军官子弟学校学习时的校长。后任开封训政学院的院长。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北京市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垂青，让我在附属的小学校里一星期教七小时的国文（这种文化水平是我祖父教我的，他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修养的人），一个月的报酬是十块钱，这同样使我失眠了一夜，那是为了兴奋！同学们都怜悯我，有钱而又相投的人接济我，比如以后的方中铎方中铎是彭雪枫在古德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即是其中的一个。想想，我怎么能够忍心不苦读呢？一面放哨，一面偷偷读书是常事，追求知识如饥如渴，几乎见书必读，逢报必看，从那里算是扎下了今天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尊

重。不久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即当时的 C.Y.），尤其在转党之后，更有计划的受着马列主义的训练，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凭着党的力量，我被人推为学生会的领袖，逐渐加强了自己的自尊心，由于军队生活（像西北军那样严格的纪律）又养成了自己性格上的严肃性，这一方面有其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成为以后的弱点了。在北京，曾做过青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参加南郊暴动。同时，也看过不少的轻视的污辱的颜色！李大钊同志被捕，逃亡到天津，在那一家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继续接受着人家的怜悯！秘密党的工作，而又不能告人。这期间又过一个时期的卖文章日子，为了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曾投考过《大公报》的招收校对考试，然而因为人多和没有面子，落选了！党又派我到烟台刘珍年的廿一师做士兵运动，半年，终于戴上了“不稳分子”的帽子，总还算客气，给了五十元路费让滚蛋。遂又派往山东的福山县做农民运动，藉教小学作掩护，撒起喉咙苦叫一天，晚上才是正当的工作——农民夜校，仅仅二十天，又被土豪劣绅赶走了，已经向你说过，豪绅们给了二十元的酬金，随手丢摔在地下，扬长而去，学生们哭送，我向他们哭别！这以后才到上海。中央军委派我到过镇江巡视，也做土匪运动，不成功，一天一毛钱的饭食，因为党穷，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九块钱，这是在上海！

每天总在防备着包打听。经济压迫着和政治压迫，短短的几年间，被人驱逐了三次，被统治者关过三次（其中一次是一天一夜的优待室，在北京），受过不知多少次的饿，挨过难以忍受的冻寒，当朋友们怜悯送钱在自己的袋中之后，也不知有多少次背地里流泪！我愤恨极了！对社会不满，并不亚于仇虎或陈白露，满腔积压着报复心情！我要求党派我到红军中工作，理由似乎很简单——为了泄恨、为了报仇！为了痛痛快快的干一场！1930年的五一节由上海搭长江轮投入当时游击于湖北阳新大冶的红五军五纵队，这是我生平第二个划时代（第一个是1926年的由团转党）。

这一发展过程，离家，投军，入学，入党，最后到红军内，培养成为今天的习性：生活上的刻苦性，对物质享受的淡薄，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之“严以律己”，我没有大吃大喝未嫖过赌过，从人家手中送过来的可怜钱，消费在吃饭上了。同时，也养成了“求知欲”的习惯，以未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为一生的憾事！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史地知识。红大和抗大加在一起，时间才只十一个月！在党的督导之下，努力自修，短短的家庭教育，即是长长的党的教养了。而在另一面，这种长期的“被迫害的痛苦”生活和二十年军队生活，又养成了自己的弱点，如前给军部刘政委饶主任即刘少奇和饶漱石。的信中我写的“自己是一个急躁，主观，涵养不够，修养不够，党性锻炼不够的党员，经验虽然有一点，理论实在差得可惊！”此亦即曾对你说过的所谓“老干部”的典型吧。假如硬要原谅的话，这或即是三十五年的生涯中，仍未失“赤子”之心吧？前天笑谈中之言，满面风霜，应该是象征着饱经忧患的啊（写至此，炉火早熄，灯油将尽，深夜两点一刻了，你一定睡得很甜蜜，明天继续写吧）。（以上是17日——即你回研究班的那天——夜写的，由于过年事情堆起来，两天来开会看文件分干部弄得精神不能集中在写信上，而心里反愈为急躁，企图将信很快的送到你的手里，说不定你已在盼望着。19日午后4时半附注，此刻又到小

庙里来了，继续给你写下去。）

我认为我没有染上旧社会的一切坏习气，我尚能保持住我的“纯真”。亦即是说，我仍不失为一个天真的人！我也相信，你决不以我的这些话为吹嘘，除去此次对你，别的任何人我都没提过。

前夜在写信间，重新翻读了我题为“相印集”的你的来信，厚厚的一束，并将日期重新校正了。自然也免不了感触的！自头至尾烘托着“纯洁”，“豪爽”，“钟情”，“明快”。同时，也体贴到你的心情的矛盾痛苦之后的果决明断，终于促成了“9月24日”。我不是一个神经麻木的人，而且也不是一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人，老实告诉你，我何尝没有几十次的想到了？

不然，为什么在婚前婚后笔头口头总嘱咐着你向”写信向丁谈话呢?想想，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干涉你们过去的爱呢?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侵占你们的“过去”呢?!我不会而且也决不是那样一个闭塞的人!

那么，又为什么会有“八小时”问题的发生呢?一言以蔽之，那完完全全是由于“时间”，漫长的时间，满腔心情无处排遣呀，急躁啊!加上，男女之间，我又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任何事情，比如打仗和男女之间，倘若没有经验，总要表

现其不深沉的。打仗的经验你不如我，当然你不会有我深沉，想想你一次在宿南随卅一团行动的时候?男女之间的经验，我不如你，当然我也不会有你深沉。想想这一次的“笑话”，事过境迁，的确令人好笑!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不过如此”啊!你应该体会到这个没有经验条件下的不深沉啊!

所以对于丁，特别是对于丁，应当继续保持着友谊，而且也不应过于延长了写信的时间。也不应过于有所顾虑。我仍然像从前一样的督促着你。我打算用事实来证明我这个人的心迹好了。

所幸，通过了这个笑话，使我们相互间进一步的了解了。

陈军长回军部时，我给刘饶两同志的信中曾经提到我的毛病说：“对干部要求过高过多过急，然而又没能够都如意，于是不耐烦起来了，求全责备起来了，甚至更进一步的‘苛求’起来了。”刘政委前年劝导我说：“你是一个律己严而又要人家象你一样严的同志。”我承认这一点。三年以来，特别是会议指仁和集会议。一九四一年六月新四军第四师在江苏省淮宝县仁和集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四师在路西“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

以后，我在极力纠正着，据一般同志说，进步多多了，然而还有残余，这残余又表演在“八小时”上了!唉……

裕群弟，你是能够体谅我的人，请你批评我鞭策我!不应有一丝一毫半点半滴的顾虑!向你宣誓，我是尊重着你的人格

的!
有感觉的想发泄一下好，然后心里才痛快!这也即是写此长信的所以然。假若你有时间，复信，我自然是高兴快乐的!若无时间，只好面谈。不过我总希望和喜欢读你的长信。

其他的信，都还次要，唯有这割信请你永远保存起来，同时，也不必让第三者看。

祝福你，祝福我们的生活，祝福我们的前途。

雪枫 1942年3月19日午后5时半于半城

玉琼：

今天忙，客人不断，文件满案，使人头昏。

读书是认定一本读得透，不要东看一本，西看一本，即便是参考，也只是“参考”，不必贪多。也不必着急。

更安静些，更会神些，一心一意向着读书，青年人都应如

此。

今天你打电话，我不大听得清。

雪枫 26 日午后 3 时晚饭后 1942 年 3 月

玉琼：

八个月不曾行军，这一次为了和部队“共甘苦”，决心不骑马，因为穿了新草鞋，当天五十里，两只脚都打泡了，今天勉强又走二十里，简直不能行了，只得骑马，到管镇已经东扭西歪了，两个大泡，怪疼的，抹点洋油，不久会好的。

管镇群众对我们是故人相逢，十分振奋，招待谈话，腾房子借东西，异常周到，大家都说，这较之半城，不可同日而语。我住在集外一个孤独人家，上房住房东家，六口人，老夫妇少夫妇，一男学生一女婴，其乐洋洋，使人羡慕！首先那副门对联，就给人以颇佳的印象，对联是：“过境我军情不厌，到家同志话偏长”。园菜围绕家屋，院内月季花盛开。少妇的头上轻插一朵，另是一番风趣。人们觉得，管镇的女子，和高良涧差不了许多，明天打算向部队讲话，要大家“注意”。景物是好得多了，四野气象，使人愉快！倘若可能的话，我们打算在此较长的住下去，即便离开管镇，也不愿立即开回半城去！宁痛饮□□□□□也不愿意喝半城之水了！我们找不出半城有什么值得□□□□□□□□大街上之石头乎？粪坑乎？一块□□□□□□□□□□惦念着，意见要和组织好好的商量，不过于坚持己意，免得给人以不良印象。

到管镇离各机关较远，各方线索尚未接上头，这两天当较清闲些，读书之外，拟写的两篇文章，大概会完工的。部队工作，图更深一层的干。月夜朝露，缺一密谈良伴如裕群，为憾事耳！

祝你健佳

隆中友人隆中山是湖北省襄樊市城西的游览胜地，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因林颖是襄樊市人，故彭雪枫自称隆中友人。

5 月 10 日夜 11 时 10 分于管镇

为了不一定何时重回半城，你的工作，我意先暂时性的，参加麦收之后再行确定为佳，否则暂分配到泗南亦好，我没有肯定的城府，请你慎重考虑后向区党委建议可也。

我已开始读《战争论》了。《真理》合订本看完后，望交妥人带回，高级学习组研究政策时将作参考。

12 日晨又及

小群：

分开恰一星期，觉得已经好久似的。12日寄去之信，到底见到了没有？天天等着回信，天天总是没有，不疑你不写信，只恐你身体又来不及了，这几天吐了没有？让人担心！又怕你已分配到乡下去了，信你不曾见着。可是前天通讯连长说你打电话了，惜于听不清。

从上海寄回一大批书，琳琅满目，令人神飞！鲁迅的三十年集，全部摆在桌子上，朋辈一来，即相翻阅，此中大有乐趣！此外如巴金之《家》、《春》、《秋》，爱三部曲，以及《大地》、《子夜》、达夫代表作、《论语与做人》等一大堆，我喜欢极了！书报一到，在我，等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可惜你不能在此一同欣赏！你需要读哪几种？来信说明，为你寄去。

然而，主要重心则应从事于研读基本的书。《战争论》（那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于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内当可完工。人们怡然自得之时，即为文章写就，名著读毕之日，快哉！

一涵即邱一涵。“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爱人。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志老成练达，你应以大姊视之。昨曾致伊一函，曾略为道及，盼得暇即与之过从。

本日完成《悼启邦同志》周启邦，宿东游击支队政委。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宿（县）灵（璧）边境倪圩子大王庄与日伪军作战中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五岁。一文，约四千字。追悼文字，不常写，但情之所激，未觉其长，印出后望你品评。以上为昨夜所写。特着赵运成来看看你的情形，并送上手巾、牙膏、牙刷、肥皂诸用品。水果这里同样买不到。稿费尚未领来。

生活近况要详细的写来呀，写信是应当摒除于懒的范围之外的！

我还好。唯近日睡眠不足烟又吃多了，否则不能支持，倘若没有，我还是不会吃的，之所以吃，就是由于烟还有。

五日以来德苏大战，克里米亚刻赤半岛，苏军后撤，但中路库尔斯克至卡尔科夫之线，苏军于摩生科指挥，大获全胜，俘德军数万人，德向西溃退。缅甸日军大活跃，已攻入云南南部，一路向保山前进。张发奎白崇禧陈诚等纷赴前线督师，蒋已赴昆明坐镇。由于最近英美在珊瑚海（澳洲东北）大胜，日本北进兵力受到箝制，或者会略缓一时再北进也说不定。

《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不顶好）送来。你处之不需要的东西即交赵运成带回来。

此祝

康适！

雪枫 5月16日9时半于管镇

群：

自派赵运成送信之后，天天望着他回来，第二天不见回，第三天又不回，心里十分焦急，要徐永文打电话？天雨又打不通，不能不使人忽想瞎猜。今天午后赵运成回来了，真是喜不

自禁，他娓娓而谈，来往经过以及和你见面谈话的情形，又看了他带回的 15 日和 16 日晚的两封信，心中舒展得多了！

这一次的离别，大不同于过去任何一次，依依之情分外浓厚，六七天不得音信，总觉得若有所失似的！心神为之不安！

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我不愿意你到淮宝去，自然那里较熟悉些是好的，但十一旅已不在那里了，而你的病又不好，长途跋涉，孤单的远处一方，不便之处太多，我实在不放心你的身体，何必要人家额外担心呢？湖西的朋友又比黄蕙贞们多些，寂寞的时候，有人谈谈，加以我们通信又方便些，不好吗？还是不去吧！自然，这在于党的最后决定和你自己的主意，我决不勉强你，倘若决定去，只有去好了，只有勤于通信之一法□□□□。

□□□□□夜呢？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结婚和生小孩子是容易消磨女的意志的，种种难言之

隐，会逐渐使人消沉下去的。若能打破这两个关，才是刚强的人。裕群已经勇敢而又顺利的闯过了第一关，如今遇到第二关，应当是有了更丰富的战斗经验了，而且必会有更高的勇气了，胜利自必操左[胜]券的，何况又有你的最亲近的人在一旁为你协力，他相信你一定会“出众拔俗”的！德国有一句谚语：“重大打击决不能击倒坚强之人，反能增强其勇气！”裕群，记着，你是个坚强的人，你是那个自幼从苦难之中奋斗出来的人的永久伴侣！我们是敢于而且曾经向苦痛挑战的人！豪情胜概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一如你的爱人永远不会离开你一样！

“二马”指冯凌。为了实现她结婚的诺言，前天送给我两块小方格子的绸手帕，我复了她一封信，表示了谢忱。一涵同志处也写了一封信给她，嘱托她今后多多的帮助你，她是一个可以敬佩的人，尤其是她们夫妇间十年如一日的亲爱精神。苏韦苏韦，地方工作干部。同志对人很亲切，我希望你和她交成好朋友，并代我问她的好。

墨水一瓶送来尔用。夜深了，我也该就寝了。房东的少奶奶送的一瓶红花，入夜则香气分外袭人。

盼你好，精神愉快，呕吐停止！

雪字 5 月 19 日夜 1 时 30 分

这里经常有通讯员去，我如有信即由其带去并直接交给你，你逢有信可预先写好待通讯员去时交他带回。以免交收发

处转递缓慢。

致二妹函并飞□像片即由我处发出。特将原稿付来你阅。

群：

今天是“我们俩的日子”，光阴如箭，已经八个月了！夜月如洗，而你又旧地重游了，不能共月倾谈，真要使人叹一声“如此良夜何！”了。

既已决定去淮宝，我也只得赞成，不过很担心你在湖中晕船，晕船了没有？告诉我！

到淮宝，在不妨碍你的工作和健康的条件下，应当有计划

的分访各方面的新朋友，并代我问候他们。倘有机会，到五旅部去会一会成钧旅长和赵启民政委，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彼此很忠诚的。卫生部更要去一趟，病的同志很需要安慰的。

我们的别离，除去淮海区那一次，就是以这一次为最远了，所以也分外的惦念！尤其是你在病中。千万不要为了争胜，以致影响了健康，你的情形应当告诉负责同志，免得人家不谅解你。

我还好。你的嘱咐，我当照办，行动上自以小心为好，不过也还不要紧。可是我们住的这一家，就是一个三番子头三番子，农清帮的头子姓潘，所以当地群众称安清帮的人是三番子。安清帮起源于清正王朝之后，清政府被推翻后改为清帮。这里泛指土匪。子又

兼特务机关，怪讨厌的，谈话打电话都不方便，要搬家又无合适的房子。才来时由四科买了十块钱的糖果给主人的小孩子，昨天他们请我们吃了饭，菜是那位少妇做的，既好看又可口，大家赞不绝口。她不大说话，对我们还有点躲躲闪闪，我们都以君子之风对之，即：彼此不理。

《家》快读完了，一则巴金的作品从来没看过，读一本他的代表作，也好了解一下作者的作风。二则也还是由于你的介

绍，说的怪引人入胜。还记得半城之夜共读南京画报中关于家的电影照片吧？一般说来，文笔也还流利，但不十分出色。内容以反封建为主，也还没有失去“时间性”，他们说阅家如看文明剧，似乎有点过火。比如管镇黄秘书住的那一家，就有一个大姑娘，被祖父拘禁起来，不允许出门。一次逃反出去了，爱上了一个人，归家之后又是不准出门，日久天长，害了相思病，疯了！家里人说是鬼附了身，拜神求仙，闹得不亦乐乎，她的祖父还叹气说是：“家门不幸”。这个祖父大概是“家”中之高老太爷一流人物吧。不过我以为家中之三兄弟表姊妹的婚姻都不自由，则未免有点“巧合”。家中人物，我很爱“琴”，很同情“梅”，很喜欢觉慧，很讨厌觉新（大哥），很佩服鸣凤（丫头），很轻视剑云，很尊重瑞珏（觉新之妻），其他则不足道矣。

总之没有便人，寄家的信，仍未发出，你既到淮宝，还是交你亲寄吧。

滕旅长指四师十一旅旅长滕海清。

来信又提到王彬王彬，滕海清的爱人，时在洪泽湖东的淮宝县做地方工作。

过湖西问题，原本政治部已决

定调李德新李德新，地方工作干部。

到地方，以便代替王彬来湖西，不知怎么县委又分

配王彬以一个月的什么工作，王不便推辞，而她则极欲迅速到十一旅来，他们新婚三天即便别离，如今四五个月了，自然在人情上也说不过去。我已函子久，最好快点把王调过来。另复滕旅长，说即函你当面与张灿明张灿明，时任淮宝县委书记。

同志谈谈，并与王彬会会

面，倘有可能，偕同王彬于夏收后一路回来更好，并请你函滕

旅长，使之放心。

敌人又有扫荡之模样，我最近恐又不能离师部远去，总想出去，老是不能如愿，怪闷人的！

前送来之鲁迅的《故事新编》，很好，你必须一看。

高锦云高锦云，地方工作干部。什么时候由湖东回来了？你来信老不详细。她也没有来。江彤江彤，刘瑞龙的爱人。要《子夜》看，也没送去。

5月份零用费发了，连稿费共十元钱，给你买东西吃。

老是盼着你的信，可是又估计必在一个星期之后。

好好的注意休息，保养！出门时一定要要有同路人，也好有伴照顾。

玉琼雪字 5月24日之夜

群：

趁林部长指四师卫生部部长林士笑。

回湖东之便，将信并报纸电讯带给你，附带再写几句话。

本期报有我的一篇文章《所望于政工会者》，由于人家催

稿，乃一晚时间所急就者，今天陈部长指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五。来谈，说写得较之过去更通俗化了，似乎很好云云，这不由得使我大吃一惊，那是一时来潮情不自禁，一直就写下去了。不过人家说好，总是高兴的，这是一般人的恶习气，我恐怕也不能免俗。但总希望人家给以严格的指责，批判，这也是共产党人的进取心吧。对我的文章，你常是站在批评的大门之外的，能从此后改变主张么？

“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这几天不断的暗诵此两句诗。

雪琼 25日夜又及

琼：

刚才又接家书两封，我冒昧的拆阅了（请原谅），鸣即宗鸣，林颖的小妹妹。苦苦的要你回去，诚不知何故？忆先忆先是林颖的妹妹宗毓的丈夫。

到[倒]是个天真的孩

子，他们夫妻之间倒也富于乐趣。由忆先信中所传家中对你的“鉴定”——外性感而有男子气度的女孩子，颇聪明智慧，富吃苦耐劳的精神，情性高傲，施压力决不会屈服的——因之他

对你“敬爱”“钦佩”，“你太伟大”了。在忆先想，我应当是如何幸福的一个人了。

在旧观点（对旧社会）说，这种性情的是值得钦敬的，这是好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很大的缺点，小资产阶级的固执高傲性。像忆先他们是不懂得的。你应深自警惕！
龚某指龚经筵。似已另有所欢了，一笑！

5月30日晨又及

群：

6月3号，上午接到你25号由淮宝寄的第一封信（那样的慢），当晚又接到通讯员带回的第二封信（这样的快）。知道你旧地重游的情景，而且呕吐也略好些了，很为快慰！那般渴望着你的姑娘们诚挚的爱护你，以其亲手缝制的东西赠给你，一定可以减去你旅中的寂寞的。那心情我可以猜得出。短短的时间，就发生不少的新鲜事，也可以拿“一言难尽”来形容了，先拣几件较大的（其实又不是什么了不起，不过我觉得有使你知道的必要），告诉你。陈□□和康英已经变为“朋友”了，双方都情愿，缘故是离别得久而又离别得远，其间有不少的所谓“猜忌”，而基本上还是两个人的个性太合不来，虽然结婚了，并没有深厚的情感（陈语），加上离得这样远又这样久，所以也就“各行其是”了，这很与张杨事件相仿，康与杨似为一类型人物。陈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过嘱咐他不要过于刺激了她，而陈亦可谓仁至义尽了。

徐指徐今强。

从上海回来了，带了一批“洋学生”（女七男三），花枝招展的，管镇街上开眼了。其中之一是任部长指四师联络部长任泊生。特为介绍给你的，并为任带给你一本诗集（附来），手帕。其中之一是十一旅侦察股长方学的爱人，五年之久不见面，特为来找他的。其中之一前在一师被敌俘去送上海释放来我师的，今天他送我数十张日本人画的画片及像[相]片之类，特送你十张赏玩，另日本姑娘像[相]片三张。这些人大半高中肄业，拟送她们到抗大去。我们拂晓剧团的女孩子对她们的评论是“没有一个好看的”，就是衣服穿得花。

一涵同志来开政工会了，偶尔谈起袁指袁国平，遂即泪流满面，她是这样伤感和孤独！想她清夜孤灯，当必时常饮泣！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你给她的信交给她了，随后她向我要信纸信封，总会有信复你吧，每天开会怕也无大时间和精神，因为彼此忙，我们只谈两次话。无论如何你要常写信给她呀！那样一个寂寞的人！

一星期来，一天忙到晚，开会（政工会我也没有好好的参加），谈话，应酬，请吃饭，有六个晚上是下一点半或下两点睡觉。次晨我委托警卫员强迫我于6时起床，不过午觉还可以睡两个钟头。有三个夜失眠了，这是我生平的初试，那种苦味真是不易支持，左右睡不着，只

得半夜起来看小说，头脑晕沉沉的，从天上想到地下，从你想到北平的李桂敏，老实说，我宁愿夜行军，也不愿夜里失眠。这几天又好了。

这几天由于指挥各部队各机关，通讯联络的困难，大家又感觉到管镇太偏了，想来想去，要能如此适中，如此住得这多的机关，还是只有半城好，于是有人提议麦收之后还是回半城，人们的心情是这样富于变幻性。不管怎样，半城终究是要回去的，不过早晚而已。

我们今天开始侦察会议。约五天闭会。接着“五卅”开政工会议，约需半月，政工会我不打算参加，或者到沱西去，或者经淮宝到淮南去，都说不定，也许我们有可能在半城相会吧？我祈望着！

目前国际局势极为紧张，德苏大会战于卡尔科夫，刻赤半岛苏增援部队反攻，这一会战将决定于德夏季攻势之局，祝告马列在天之灵，胜利属于红军吧！缅甸北部英华联军打了一个大败仗，英军被俘约二万人，我入缅军三万人亦向云南边境溃退，刻日军已越过云南之怒江，向保山（即永昌）猛进中。保山在大理西南约二百里，在昆明正西约七百里，为经大理到昆明之大道。重庆及昆明当局颇为仓皇。极力广播要国人“镇静”。这一来，大概没有更多的心思“□□□□潮”了吧！然而，我们准备着。华北扫荡仍极严□□□□播台夸张着“胜利”。

《子夜》已经送给瑞龙和江彤了，不知道你是以《铁流》（是《铁流》不是铁牛，你弄错了）为交换条件，我当再去信催要。

湖西之麦，大部割完？管镇区只剩小部，直属队割麦忙，大家都甚活跃，今晚偕邓政委并子久外出散步，我帮助割了几把，遗的麦太多，主人不愿意，拾麦的女孩子欢喜了。

你的近两封信，遣词用句，都别致新颖了，这是阅读文艺小说之力，难怪中央鼓励干部看小说（当然不是主要的），我劝你多看小说和文艺性的作品，这不仅可以提高文化水平，而且可以增加社会经验（古人的）和修真养性。外国小说为主（旧俄和苏联的），中国小说也要读，如《三国》，《水浒》（你读完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必须一观。我的《战争论》只剩了一个尾巴了，小说则打算读《死魂灵》，《茶花女》我没有看过，请你寄给我。

报纸电讯即按期寄你。附来剪报短文数篇，颇有趣，可便中一读。

布待郭过湖后送你。

注意健康，时时刻刻注意健康！

枫 6月6日之夜亦即7日之晨1时40分

于管镇之一角。

颖：

10日晚信于12日收到，由高同志带来之信（未见时日）于今日收到，均不谈身体近况，颇为悬念，呕吐是否已经没有了呢？真是急人！

某些人们风言风语的中伤之词，自在我们意料之中，你我亦决有此勇气迎接它！我想最佳的态度是一笑置之，而且也只

有铁的事实和公正的人代为辩驳，这种辩驳当给此辈“好事者流”以迎头痛击，使之身败名裂！我实不解，这些人何苦瞎费精力专门讽潮（嘲）尚未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之社会的今日的女同志？！在他们，或者认为夫妇之间不应相爱即不应“在外边逛”，而应变为路人或者仇人，相互不理，永不会面，或者叫女同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夫妇们只有在沙漠地的人烟绝迹之处才能见面才算是天经地义吧？！这样才适应彼辈之“三从四德”的教条吧？！好一片糊涂的封建残余！

一个人——尤其是“封建头脑”者眼中的女同志，要想没有人攻击或者冷言冷语造谣中伤，那等于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地登天！好人坏人，勇者懦夫，君子小人，成年儿童，谁能够讨好一切呢？谁能够没有多或者少的反对者和永远不谅解的人呢？凡事那[哪]能尽如人意，问题在于“但求勿愧我心”而已！如能善于反省自己，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取向上，一个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仁至义尽，一切卑鄙无耻的飞短流长，由它去吧！

我非常喜欢你对于这些无事生非的小人们的中伤之词所采取的态度，你认为这是推动你日益进步的推动机，对的，完全对的！我们只有大仁大义待人以诚，事情是不会失败的！对于那种故意中伤，藉图报复的无聊勾当，置之不理。不是有一句俗语叫做“大人不与小人怪”吗？倘若自己听到这些冷讥热讽即便逢人解释到处驳辩，那反而成为怯弱者了。林与枫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应保持着党之正风和浩然之气！想一想，鲁迅之一生是怎样苦斗出来的？毛主席之有今日，是在不断的攻击讥讽反对之中斗争来的。一部党史，即是一部斗争史，终久会要最后胜利的！裕群是一个坚强的人，我祝望你益发坚强起来！不是有一封信中，我为你引了一段德国国民谚吗？它说：“重大之打击，决不能击倒坚强之人，反能增强其勇气！”你我应永远记着。

也不要说你了，即便是我，一个男性而且还是所谓“首长”，攻击我的，讥讽我的，反对我的，不谅解我的，难道还不多

吗？一年以来我采取的什么态度？除去工作上应当接受的正确

批评外，对于那些含有敌意的造谣夸大之词，我自始至终即抱定一不辩驳，二不迎击，三不伤神的宗旨。近来不是逐渐的好转了吗？孟子说过：“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群，请你永远记着并坚决执行这些格言！不是在虚荣也不是在“地位”更不是在功绩，而是在“政治家的风度”上表示共产党人的伟大！

去冬，半城张塘途中，我们的相勉，不是说过：“不能不顾及舆论但亦不为舆论所左右”吗？这句话，要辩证的了解！

上海寄来一本《罗斯福传》。我很有兴趣的读完了，特送你，要求你无论[论]如何抽空去自头至尾的读一读，罗斯福虽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但其为人处世确有可取之处。罗斯福对反对者的“恶意的论文，苛刻的嘲笑”，抱一种什么态度他自己说：“我由反对派的报纸学到许多东西。要是我有力、决不错制言论自由。它们愈攻击我，对我愈有利。”（见该书 189 页）

别人愈嫉妒我俩的相爱，反而愈使我俩相爱！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夫妇的权利和义务！

（以上 16 日夜写）

怎么忽然会想到回家这件事了呢？当接到你的信，读了这一段之后，使我异常的难过，一个人绕鲍集郊外一周，我愁虑起来了！我益发认识了“女人”之处于今天社会上的困难！那困难

是一般男人尤其是未婚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同情与伤神交袭着无告的心情!一副“别离”的图画立即呈显于想象之中!仰天长啸,无以自解!经过我仔细的考虑,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一)中央号召之黎明前的黑暗,要求全体党员“咬紧牙关渡过两年”。而恰在此时你向党提出回家生产小孩子,内心的苦衷人家是不会也不愿去谅解的,反而会说你不能咬紧牙关了,甚至会说你躲避困难了,我不愿意自己的爱人受此无名的“嫌疑”。

(二)目前部队及地方上的孕妇不止你一个人,倘若准了你,别人立刻照样援例,是准呢不准呢?这不仅牵扯到你而已更牵涉到我,人家会说某某人的“太太”究竟是“高贵”些,这会给人以更有利的攻击嘲讽的实际材料,为了将来,如何解释呢?

(三)更主要的还是旅途之上,有异常之大的危险性,敌区伪区顽区坐船上车步行,以一女子而又无妥当护送之人,住店行路难关重重。加上你是一个“女子”,处此荒乱年光,摧残人权乃家常事,你叫我如何放心得下?!请问如何放心得下?你想了没有?我一千一万个不放心啊!

(四)别离的苦味。难道我们还没有尝够吗?!以你之心度我之腹,离别的苦痛是如何折磨人的心情?!为了同志之间、为了夫妇之间、为了战友之间的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不能够相离得如此之远而又如此之久!为了使我为党为部队不致分心,不致忧虑,不致常年累月的焦急,我不愿你如此做,我一万分不愿意你如此做,你也不忍心如此做吧?!

(五)即退一万步说,平安到家了,生产和照护这一面得到解决了,然而你的家乡是在什么样的人 and 鬼统治之下,你想了没有?那种封建的保甲制度,法西斯的特务工作,你,一个曾在五战区出头露面的女孩子,人家能放得过你吗?人家能饶恕你吗?最近电讯中所登的何彬李惠馨是怎样死的?法西斯的魔手,即便家中母亲有如何巧妙的外交手腕,能抵得过吗?

(六)加以旧家庭,又是极易消磨革命意志的所在,一面既无党的文件供你阅读,一面反有家庭天伦之情将你拉住,母女之爱出自天性,母亲看了你的消瘦的像[相]片尚为之十分感伤,一旦回乡而又远离,她老人家放你吗?她老人家放心吗?

(七)即便上述诸点都能顺利解决(不会的!),你又要想想,当此国际国内正将起着急剧变化的年代,一个月之内会有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动的,那时候交通允许吗?情况允许吗?

道路允许吗?何况来往必须要八个月到一年之久!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啊!当波儿陈波儿,著名的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任泊生的爱人。与泊生相别时,不是也曾想象着不久之后必会晤面吗?然而七年了!七年,是多么骇人听闻的长期!而且还正在增加着呢!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甚至连通讯的条件都被剥夺了!我想,这是环境所给予有亲人的人们的极大残忍!躲避之无暇,还要硬着头皮去钻吗?这是一种不智之举啊!

裕群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当你浮起了回乡之幻想的时候,正是你受了一些冷言冷语的刺激之后一时的激动,事后,你已经必定想通了,即不然,当看了我以上所提出之七大理由时,亦必为之冰消云散了!是吗?能吗?

为了你的安全和我的愁虑,请你慨然牺牲了你的提议吧!我要求你!

我于11日之夜来鲍集抗大,匆匆已一星期。自晨至夜,谈话,开会,上课几无暇时,精神与肉体均颇困惫,加以两星期以来,情趣不佳,午睡与夜眠,恶梦连绵,至为苦人!为仁和集以来所未有者,不知何故?好在麦收期间,前方将士均能用命,获得不断胜利,尚可告慰耳。

青纱帐起,拟7月初仍移返半城(希勿外宣)。政工会须八九日后始能结束,当此反共军东进可能性甚少,敌人扫荡受阻之夏收到秋收的三个月内,为我切实整顿地方工作及部队工作之最好时机,大家都有励精图治之决心,天不负苦心之人,去年路西之损失,到了补偿的时候了吧?

《战争论》读完了,得益良多。续读《孙子兵法综合研究》一大部头军事理论,尚未开始。

小说则读《死魂灵》亦未起头。《茶花女》又在盼着到来。

特着赵运成赵运成，彭雪枫的警卫员。

送衬衣，汗衣，扇子（沪某书家赠送者）日光皂，罐头（某商人赠送者）来，并探视你的近况兼口述我的近状，到时盼与之细谈。另《军事杂志》《军事杂志》是四师办的一个刊物。一本及该刊稿费十元，盼一读！

你的来信，常常不能满足我的希望——总是那样的短，难道忙得连长信也不能写么？

此刻，为端午节之前夜，每逢佳节倍思亲，湖之东西，谅必有同感吧？

下次再谈吧。

紧紧的握手！

枫 6 月 17 日亦即旧历五月初四日之夜

于鲍集抗大校部

裕群：

赵运成带回之信并《茶花女》均收到。

你的身体仍不健康，不应过于勉强，致招大碍，且亦易于引起各友好之挂虑，深望珍重！我是极力避免向你提出要你回来或者什么的，不过今天不能不提出了，为了你的体力的将来，理应及早回张塘将养为佳！

昨在鲍集与高锦云同志晤面，她要求你能够快回来，另致你一函，同封附来。她前次给你的信是诚恳的是对的，你应速与复信。

到抗大住了半个月，今晚即赴天井湖畔天井湖在半城西，该湖以盛产银鱼而著称。十一旅参加会议，27、28 日即可返师部，这是半年来我离开师部时日最多的一次了。

身体情趣不佳如故，夜梦依然奇特。时思仰天长啸，对湖高呼，以寄此情于天地间也！

匆匆草此，余容续达。

祝

愉快顺适！

枫 6 月 24 日午后 6 时于鲍集

群：

临去十一旅前曾草数纸并附瑞龙等来函寄上，未知收到否？

我于本日由十一旅回管镇，一切均安。

《孙子兵法》十三篇，已读七篇，且已成诵，对这些书，我决朗诵多遍以求得会背。学习是非咬牙不可了。

近日各方情况当无大变，我们仍拟依照预定计划行动。

直属队最近请求结婚者不下五六对之多，其余“待机”者亦不少，有点批不胜批之感，但一般的还是批了。

回师部后，又热闹了许多，故心情较前亦略佳。惟有许多话尚待与你当面倾诉也。

电讯指四师政治部所办之刊物《拂晓电讯》，专门刊载新华社所广播的电讯。所登之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文情并茂，请你多读几遍。

带去之鲁迅卅年全集中之两本读完否？《静静的顿河》读完否？《罗斯福传》读完否？前嘱之旧小说数种找到否？一读否？

日来健康如何？精神如何？心情如何？不胜念念！

雪枫 6月28日夜于管镇

群：

7月2号由周桥发来的信并送来的桃子都收到了。桃子比湖西的软而甜，大家吃了很可口。但据通讯员说沿途碰到一些人，知道是你送的桃子，他们很机动的抽捐上税，去了一大半了。古人有句话叫做“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缘故是他在不断的转变着，这是很合乎辩证法的。由于你这次的信，的确你在意识上又进了一大步，那就是你的克己功夫，能够克制自己，而且也不是盲目的或冲动的，而是经过了一夜之间的“矛盾的斗争”，终于胜利了，贤妻有此进步，愚夫理应祝贺的啊！

关于交友——待人接物问题，根据来问，答复如后：你说对待比自己强的同志已毫无妒意，并能以诚敬之心待之，这当然很难得，尚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我简直变成一个曾氏的研究者了！一笑。）充满了“严以律己”的文句，的确发人深省之处实多，还是抄几段吧，比如——我最喜读他的《枝求诗》，《不枝诗》为：“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自己拙笨怕人家能，自己没有得意怕人家有出路）；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自己未立事功，怕人家成功立业）；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自己无人援助，怕人家得多人的帮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同行相忌相轻之意）；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自己无声望怕人家出了名）；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怕人后嗣好而多）。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汗（只顾本身光荣不管人家污辱）。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幸灾乐祸之意）；问渠何以然？不白知其故（问他何故？自己亦莫名其妙）。尔宝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倚伏；重者戒汝躬，轻亦减汝祚（重则祸延本身，轻亦减去福气的）。我今告后生。寂然大觉悟（努力反省自觉）；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捐尺布（终身给人让路也不曾失去一寸步，终生祝人为善，也不曾损捐一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我知道你是讨厌文言文的，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抄下去吧：

“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我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既交友了，又怕人家存戒心，不易接近，那只有靠自己的

一个“诚”字，日久天长，自能潜移默化了。曾氏又说：“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古训中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语，倘我已以诚待人，而人对我仍存戒心者，则首先即应反省自己，看诚得够不够，诚之功夫用得到家不到家？诚实是虚伪的反面，为古今中外所公认的美德，我辈应以此二字共励共勉。一年以来，我在这方面用了不少功夫，最近曾收到了颇大的效果，故我亦为窃以自慰，详情面叙吧。

至于对比自己差些的人，则应于诚字之外，再加上一个耐字，这首先要从思想方法上着眼，即不要片面的去认识一个人，任何一事物均有其短亦有其长，有其恶亦有其善，倘能耐心与之接近与之畅叙，必可发现其优点长处，而且在共产党人的立场说，对这些人，更有给予协助的必要，而且在其中亦能学得东西。

你能时刻反省自己，而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很好的现象，此亦即所谓裕群之所以为裕群了。此次送来之“二十二个文件”是中央决定每一个党员所必须精读的宝贵读物，其重要自不待言，望你依照封面所题数语努力去做。怎样读法则见《拂晓报》某期登载之中宣部关于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决定，及师部训令併区党委决定。今后学习理论，即以此为中心了。

我自读完《战争论》后，接读《孙子兵法》，很愉快的将一厚册（计三百三十三页）于昨日包本了！（你应当贺我，这是自到管镇后两个月内所读的两大军事名著！）我打算（又是打算）写一篇“战争论与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种笔记性的文章，当作精读的方法，也不知能否实现？如情况允许我想会有志者事竟成的罢？以后，就要研读二十二文件以及有关于二十二文件的各种文献了。但军事理论书籍仍不放手，还打算重新温习一遍《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读书较快（这只能对你说），理解力亦不算低下，这是较比某些同志能够多读所占便宜的地方。

张县长即泗南县县长张太冲。送我一部《忠武志》（即诸葛武侯全集），中有传略、兵略、遗著等，也打算粗读它。上海送来的《资治通鉴纲目》共十二函计百余大本，又在别处搜集些古文释义之类，古书将要堆满屋子了。此种古色古香古味，到别具风趣，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如渴的。

你把《论民主革命》读毕之后，即应读二十二文件，还不是三遍两遍而已，是要多读几遍的，尤要写笔记，记反省语录。至于小说，既已开始读《红楼梦》了，便应坚持读下去，前信所开应读之中外小说，深盼能次第一读，不仅看故事而已，对内容教训，文章做法，字句构造，兼致力研究，则所得当必更多，你的文句应努力向“简练”方面注意，由粗心大意而构成之白字错字掉字，则所在多有？亦望努力克服之！

你问我何以情趣总是不佳？原因似乎颇简单（也并不很简单）——寂寞而已，加上接到你提到回乡的信——这都是事后我想出来的，当时则似乎是为了这些也似乎不是为了这些。明达如你，总会体贴到的。

那[哪]一天回来呢？来信老是不说，老是不说！

今晚“七七”纪念大会，在台上干吼了一点多钟，声嘶力竭之余，归而为你写了这封长信，夜已深了，户外蛙声齐鸣，使人益作遐思不已，晤面畅叙之期，会当不远乎???

祝你

康适愉快！

雪枫第五个七七之夜 19 时 35 分

9 日我们即北返半城。

群：

十三天没有写信给你，大概你已等得不耐烦了，缘故是：9号由管镇移来半城，万端待理，15号开全师军事工作会议，计五天于今门（20号）闭幕，每日除开会外尚需处理日常事务。加以五六天以来体力不健，毛病四出，左眼发炎至今未愈，浑身酸疼，头晕头痛，左肋神经疼，医生说这是发虐〔疟〕疾的象征，吃了些药，今天轻松了些，我想不会是打摆子，病不应该亲近我。大致不要紧的，你可以放心！

任部长带一个资本家由上海于前天回来了，他较前消瘦了许多，陈波儿同志于本年2月间由延安寄来一信于月前收到，这是很可以安慰任部长的，他们的儿子任克已经上学堂了。假若你还需要几天才能回来的话，请你先写一封信向任致候吧。

你托郭部长指四师供给部副部长郭金林。处带来那短信上，责备我连去三信都不甚长而且没有谈什么问题云，我诚恳接受，不过你应该了解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心情下写的，短信之不能满足人家欲望的滋味，你也尝到了，你也应当替我一想，我是已经尝得不少了呢！

家里来信否？情况如何？你近来身体和心情如何？究竟何日西返？所谓8月初，有个定期否？差不多的人都担心你的身体，问我你何日回来，我只有回复不知道。另有几个人说你已住后方医院了，我均代你辟了谣。

这几天没有读什么书，小说只读了半本巴金的《春》是续《家》的。二十二个文件尚未开始读，该书印刷无多，地方及军中事后前来索要者颇多，军中者都已编入号码，送你之一本，希妥为保存，否则便没有了。也不知地方上发你们不发？

精神来不及，不写下去了，希望不再写信，就已会到你的面了！两月余之长别，语多话长啊！祝你

珍重！

雪枫 7月20夜22时半于半城师部南窗下

群：

昨天接到两封信，一封是三妹寄的，途中检查打开后即未封上，一封是忆先寄的，是我拆开的。从南阳来信来使我很奇怪。特别是读完了宗毓的信，那种手足姐妹之情的流露，家庭中对异乡游子的关怀，简直无微不至！我读了两三遍，深深的激动了我！家里的人是那样的爱你！从这一封信中就可看出你在家中的地位了！关心着你的党，你的亲人，都望着你坚强前进！你应当以不断的一连串的辉煌事实去安慰他们！

同时，在信中又可看出你在淮宝所寄的家信，词句之间不知如何的激动呢！当然你当时的难过也可以看出来！使家中特别二位老人家为你伤心，我以为你有迅速复信说明解释的必要，使他们在想象中不以为你是在过着如何难过的日子！尤其他们对我不了解，简直到了莫明其妙的地步，比如要我到汉口去到南阳去，虽然可笑，其实人家不了解情况呵！因此，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为人，应当不使他们发生误解，比如说家中“亲友议论”，他们把我们不

知想象成什么样子了呢!前次方坤回汉口,我曾托其哥留通讯处一个,以便樊城家人(比如像连娃)去见见方坤,也好知道我们的情形,通讯处是:“湖北汉川系马口刘惟一布庄”刘惟一即刘清明同志之兄。你可以写封介绍信给方坤,连娃持信去见她,大概总可以谈谈,也好使家中大小放心,至于忆先,你也回封信给他,谢谢他们的关怀,至于我的家乡情况可以不必告诉他,以免“特务”捣蛋!甚至影响到两个家!彭德怀同志湖南的家就是这样遭难的,你可以看信中不是说:“襄樊空气非常紧张严肃”吗!你还说(当然是宗敬说)要回家呢!琳妹之信同样没有说出我所说的七大理由之一之二之三吧?!

局势一天天严重了!从华北到华中,大小程度虽有不同,但接近胜利时之最艰苦的一段路程必须要走的!我们应当积极准备!中央最近严重指出精兵简政之必要,淮北工作一向未曾注意及此,这一次会议,我们曾数次大声疾呼了,会好一些吧?但愿孩子生下之后,时局再动荡吧。当看到毓妹的信,说到他们对你生产前后关心时,对于你这次忽然到阳景去协助工作一举,不由得生你的气!为什么想不到即将临盆的你的身体呢?帮助一个短时期吧!自然另一方面却原谅着你,共产党员每天不做事,是异常痛苦的!

饶政委明天可到半城(钱俊瑞钱俊瑞,时在华中局工作。因病未来),由于军部等着开会,恐怕只能停留两三天就要回军部去了。

这两天生活如何?请写信来!不要忘了八月初二呵!

握手!

枫 8月31日午后于半城

群:

这几天忙于谈话(差不多完全是陪着地方谈),只有晚上一点时间。饶政委明天要走,时间更为紧迫了。

家信及忆先信已派专人送去,另由我以“林道”二人名义给方坤写一信,说明请其指示途径,用快信发出的。

那天柏林别后,坐在马上昏昏沉沉的回来,一直睡到黄昏。三天来但凡脑子有空隙总不断在想着,我决心听从你的规劝以及你的要求!

饶政委走后?我会腾出时间去看你的,我们谈一个痛快!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军事杂志稿费二十元,留下十元还账,送你十元买水果,人家说孕妇吃水果,特别好。

休息期间,不能过于劳动,但须经常散步!你不要忘了!看小说也是最好的休息时的良剂!

祝

心情愉快!

枫 9月7日晨

一个人居然写封信给我,字里行间,可知其心情之一斑,

时间(过程)终会证明谁是不对谁是对的!自然,我绝不推诿

我所应当担负的那一部分!

小群：

昨晚回来就检查了书，三张钞票仍然夹在那本“科学的哲

学”中。我真是气你！麻糊 [马虎]，麻糊 [马虎]！一百个麻糊 [马虎]！

我要求你立即停止看昨天说的那本书，其余诸书我当逐渐找给你。盼你一本一本的读，不要丢了这本翻了那本。一定要心安气平，不要急躁，惹人家旁人为你担心！已经好多人提议要你休息了！

糖是人家送的。镜子拿来给你。说不定八月初二我去看你，最好能在那座柏林里吃水果。

提议你的日记恢复吧，将来也好考查一个人的心情的全过程。

红叶 9 日 10 时 16 分于微风细雨中

小群：

预备功课，实际等于读军事书和记笔记，再加讲授一遍，将会领悟得更多些。这是一种强迫的“为某一目的而读书”，故较之无目的的浏览为好，故我心中愉快！十数日以来，我已读了六本书了！

我们已决定后方医院即移湖西来，解决内部的问题，你将来更方便了。

东庙里，我已挂上幕布，糊上窗纸，春秋多佳日，正宜读书，欢迎你秋节来。认识论怕讲不好，有一个妥善本子（《社会学大纲》）共同研究吧。

书即送去，并要你看的来。

敬礼！

红叶 14 日将午于东庙

群：

盱眙之敌有打通清江、高良涧、蒋坝公路之企图，各方征象颇为明显，刻我们在忙于计划反敌之扫荡及对敌在淮宝将实行清乡之反清乡的各种准备工作中。各方面都较紧张起来了。这样倒好，可以赶跑了太平观念，可以推动了精兵简政工作之迅速实施。

洪科长由军部开会回来了，带了很多的信，特将问候到你及可以使你看看的信若干封附来，你可以了解他们在苏北的情形。

我的讲授提纲已做到第七章了，还有三分之一，如无他事耽搁（怕不可能）三五天即会完工

了。这是一桩很美的纪念!

握手!敬礼!

红叶 21 日 15 时于东庙

裕群:

15 日一别, 算来才仅十二天, 然而已经觉得如隔经年般的遥

远!在异常紧张的时日中, 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以至焦愁着你以及那尚未出世的或者业已出世的孩子!这是我们结合以来遭遇到的第一个灾难, 这灾难是党所预料而早已指出了的, 然而在灾难中又加上我们自己的而主要还是你的额外负担, 惊扰之中怀着孩子, 尤其是将生而未生以及生下而又未满月之时, 我日夜为你分心, 不胜焦灼!但愿你身心安全, 不再有不如意事, 我甚至为你祷告了!

十几天以来, 我们过的是昼伏夜出生活, 恢复了路西时代的游击了, 白天隐蔽封锁消息, 夜晚行动, 爬山涉水, 淮河已经来往渡了三次, 目前我们围绕着盱风嘉的小山地, 童山濯濯, 没树林, 然而较之平地, 总算较胜一筹了。我现在是在这个荒山之中的一个荒村里, 在给你写信, 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处都是敌寇的烽烟, 东望淮宝云天漫漫, 高良涧岔河已被敌人占领了!你到底是在淮宝或淮南呢?我不知道, 简直无法知道, 我默默的为你祝福!我们既须照顾这个直属队——搜集敌情, 分析敌情, 判断敌情, 定下决心, 而同的 [时] 又要指挥各旅团, 电台由于彼不行动此即行动, 往往联络不到, 万万火急的电报经常发不出收不到, 真是急人!敌伪以其强大兵力——四千到五千人, 八架飞机, 六辆坦克, 数十门大炮, 数十辆汽车, 五百匹骑兵, 在我根据地横冲直撞, 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 到处是逃难的男女, 可谓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整个边区都在动荡之中!

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与敌人对比, 不能不采取游击战术, 首先是避实击虚, 主力跳到敌之合击圈以外, 从外线来打击敌人, 而留小部队及地方武装在现地与之纠缠, 然而苏皖边区从来没有受过敌人大举扫荡的经验, 不仅民兵不能及时执行袭扰惑敌的任务, 甚至老百姓连跑反的经验都不如路西, 一跑就是十几里, 大家拥挤一处, 哭哭啼啼, 十分凄惨!这一次在战略上是胜利的, 打破了敌人包围合击聚歼的计划, 主力部队都到边区去了, 没有受到损失, 而且在敌后尽力扰袭, 使敌人顾前而又顾后, 疲于奔命!骑兵三大队在泗城附近将敌之宪兵队附伪军约数十名击溃, 缴获洋马二匹, 皮鞋三双, 三八式步枪六支, 俘虏三名。游支将仁桥车站电线破坏了, 将沱河集敌之堡垒烧毁破坏二十余座, 九旅十一旅已令其派有力部队攻打泗县灵璧, 二十六团昨晚攻打归仁集, 均尚未得到电报来, 结果如何尚不明。

我们这个指挥部, 人员减少了, 行动较前方便, 我们的任务是避免与敌遭遇, 以求顺利指挥各部队, 然而又不能不经常移动, 不要敌人发现目标, 敌人在华北山东是专找指挥部和后方机关作战的。我们碰了几次危险, 都安全的度过了。17 日我们到鲍集附近, 那是在一个夜行军之后的上午, 忽得情报盱眙之敌百余人在老渡口登陆向管镇前进, 我们当派一个连附地方的两个连去消灭它, 谁料敌人是将近四百之多, 而且附有大炮二门, 于占领管镇之后一直向鲍集而来, 我们的连抵敌不住, 在浓密的炮火下后撤了, 敌人继续追击, 距我们仅四里, 我不能不拿出望远镜来了望了, 我们的部队只得向双沟方向撤退, 当夜没有休息, 渡河南来盱风嘉, 次日敌即占领双沟。23 日得悉半城青阳之敌撤回泗县了, 我们又重回双沟。次日

即 24 日，泗县之敌约三千，坦克汽车各两辆，骑兵四百，分三路进占上塘陈冲郑集，距我们二十里，夜里我们又不得不回盱风嘉，果然 25 日（即昨日）敌即经双沟到鲍集管镇，与我们是一河之隔，昨晚又返回双沟，今晨各处情报敌有南渡进犯盱风嘉模样，大家又紧张了一个上午，盱风嘉太狭小了，怎么能经得起三千敌人的纵横驰驱呢？下午情报，敌人由双沟北去了，大家才放下了心，我们决定仍回泗南，与敌周旋，绕大圈子去。

敌人的战术显然是分区扫荡与反复扫荡，大概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罢？我们已将党政军各级机关重新调整，与敌长期坚持。精兵简政过去只是说而不行，此次敌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不能不感谢它！

这些日子，我没有放弃读书，而且正是学习的好机会，我每天能够争取四个钟头的时间读书，已经读完了《柏林回忆录》、《法兰西通史》、《尼赫鲁自传》、《葵心》、《章衣萍选集》。将要读的是《红军内战史研究》和鲁迅的《译丛补》。假如时间还允许的话，继续二十二个文件，并精读《战争论》。战争情况下读书，别有风趣，亦颇有心得。

告诉你一件不闷人的事吧，我们出发的第二天，在周台子，收到了寄给你的两封信，一封是高锦云的，她关心着你的健康，不久，即在双沟，兵荒马乱的那一晚，见到了她，人太多没有说什么，只嘱咐她衣着要通俗些，以便于敌人认识不出，另一封是南阳的忆先寄来的，他用了上次的同一方法，附了一百元的钞票，我记得珍珠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所以这次我也聪明了，小心的拆开。信款现都放在我的袋里。

依了你的嘱咐，虽在奔波之中，每天不间断的吃三个鸡蛋，加以日日行动，痛吸新鲜空气，身体较健康了，头从来没疼过。

这封信是写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寄到你的手心里？我为你担心！！祝福你！！

白霜红叶

11 月 26 日午后 4 时

于盱风嘉之山郭家一荒村中

群：

我们于上月 28 日夜由山郭家经浮山镇渡河到泗南来，为的是更便于指挥部队。敌人于扫荡泗南之后，即集结于青阳，马公店之线，继续向泗宿及泗灵睢扫荡，归仁集、金锁镇、刘圩子，新关、老韩圩子都成为敌人的临时据点，如不组织几个较大的战役，敌人是不会很快地撤走的。首先组织了十一旅的部队，猛袭马公店，一日之夜以一个营兵力袭人马公店，全部鬼子两个中队密集于一个院子里，我英勇战士猛掷手榴弹一百余枚，并以机枪交叉扫射，杀伤鬼子六十余名，实在痛快！冲出来的鬼子，首先是那个机关枪手，被我们一把抱住，先夺过了新的三八式轻机枪，再摘下了钢盔，意图生擒，他坚决不走，终于结果了他。这一仗给敌人打击最大，老百姓轰传得也越发厉害，都说新四军的计策高妙，打仗能干。老百姓总喜欢夸张事实，无论是敌情也好，胜利也好。军区特务营二十六日攻入泗阳屠圆围伪绥靖军两个团的司令部，毙敌一百余名，俘虏十余，缴获步枪九支，黄大衣多件。这对伪军是个更大的威胁。我骑兵团已令其进攻泗城，即在敌伪据点之中到处冲击，敌人甚至他们的骑兵，对付我们的骑兵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的马没有我们的马快，人也没有我们的勇敢。就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部队的信心提高了，敌人的士气低落了，而且定为一个月的扫荡期，也

将到了。据两日来的情报判断，敌似有西撤模样。又说本日青阳方向大火，大概要滚蛋了吧！不过对敌今后之不断地给我们以苦痛的事实，无论如何是不应忽视的。

此次扫荡，主力部队能机动地首先跳出合击圈，继而能各线打击敌人，总算是深可庆幸的事！但表现最严重的弱点是政府机关人员的不沉着，地方武装的无能。这都是往昔长期太平环境所赐的恶果，在实际战斗和苦痛中，应当会给以警惕的吧？这一次血淋淋的事实，比过去任何一篇文章和报告都要来得切实！高尔基小说《母亲》中主角伯德尔说：“人们是不信任赤裸裸的说话的，非吃苦头不可，非用血来洗炼说话不可！”此次的苏皖边区总算用血来洗炼过了！

昨天夜间，我们由峰山镇东之大王套，走了三十五里移来双沟东南之后店子，背滦河面淮水，风景清丽。枫树的红叶，绕着村子的周围，又夹着一座杨林，虽在寒风中，也不减我们的游兴。房子也是出发以来的第一次舒服的，写字台钢丝床，纱橱之类应有尽有。倘若敌情许可，打算在这里多享受几天哩！

孩子应该生下来了？这是我最关怀的事！假如生产了，不论男孩或女孩，我提议起名字叫“流离”吧！这倒名副其实，一个很妙的纪念！不知道你赞成不？或者你会起一个更好的名字。

前天又收到南阳忆先的一封双挂号，我同样小心地拆开，然而除去寥寥数语之外，在夹层中一无所有！而且里层的白粉纸少了半边，大概被检查官揩油了！不知当真寄钱了没有？如寄钱又不知究有多少？这种办法真是可一而不可再！大概坏就坏在这寥寥数语上，几句不关紧要的闲话，为什么又要双挂号呢？能不启人疑猜吗？

《苏联红军战史研究》、《译丛补》读完了，现在是正读着高尔基的《母亲》，已二分之一了。说来惭愧，堂堂文豪高尔基，除了读了他的短诗《海燕》外，《母亲》还是开宗第一部，实在太寡陋了！我又准备向人借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大著，两千多页，超过了《静静的顿河》。名家作品是不应不读的。如今又是读书的最良时机。告诉你，我还读了古词《西厢记》，又正读着《燕子笺》。我恨不得将最著名作品于最短时间一齐装进头脑里去。越读书越感到自己的贫乏！我希望我的最亲爱的人同样有此抱负！

苏联红军于 11 月中旬大举反攻，一周之间消灭德军近二十万人。现正猛烈前进中。英美军在北非以破竹之势继续向德意军推进，除去突尼斯、比塞大两港外，几全部入于英美军手中。正是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我党态度已好转了。11 月 25 日国民党十中全会特明白宣布，对共产党实行的一贯的“宽大政策”，只要共产党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破坏统一，是可以一视同仁的。这个决定当然有些“阿 Q 精神”，但不能说不是时局好转。明天派人到湖东去，连同上次未发的信，大概可以减少你的一点苦寂吧？好好地保重身体！不要多所忧虑！万千万千！

我仍健朗如常。今天照镜子，较昔略为消瘦些，许是战斗中精神时紧时弛的原故。

附来告民众书一份（是我拟的稿），关于敌情，战术、胜利、办法，均略有述及，可供参考。如精神许可，希望有长的回信，藉以明悉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祝福你！

寒霜丹叶

1942 午 12 月 3 日 20 时半

于淮河北岸之后店子

群：

接孔邱指四师十一旅政委孔石泉和邱会作。同志 12 月 8 日信，说你已生产，并说你于产后感冒，现已全好，既欣喜又忧虑！孩子既已生下，彼此得以放心，惟你身体不好，又不知详情如何？心想也许你病倒了，他们怕我挂念，故意说你已经好了呢？下午见陈醒陈醒，时在淮

北行政公署工作。同志由湖东来，说你于上月 26 日生产，但未说你病。晚间又见刘瑞芳同志说得更详细些了，但亦未提你病之事，想来是无大碍吧？但愿如此！一月之间毫无消息，实在闷人之极！今一日之间竟连续三次知己生产，其喜可知！料想生产时定必苦痛万分！我不能亲临照料，实为遗憾！今日又见雷明同志等均说你已平安寄留群众家中，他们又送了些礼物给你，并闻谢胜坤谢胜坤，时任四师供给邱长。同志等亦送些食物来，知你在淮南有各同志帮忙，又放心些了。

孩子既已生下，不管男女，都是共产党的后代，盼你谨慎育养，如能早日找妥奶娘，当可少却多少麻烦。尤望小心衣食，保养身体，满月之后，并将小孩寄妥，来湖西会面畅叙一切吧！生小孩是女同志的一劫，但又是必不可免的难关！如今既已顺利度过，总算幸事！我知道你是在如何惦念着我呢！尤其在生产及荒乱之时！

上月 26 日在盱风嘉，本月初在后店子，同封二信由通讯员带湖东，不知是否已转你手？寂寞之中又不见亲人之信，其苦可知！我打算等孔邱等来湖西，面谈你处详情后，即派赵运成来看你，届时或可减却些须寂寞之苦。

我们每日仍在忙于指挥战斗及行动之中。我身体粗壮如常，请你释念！

祝你

平安！

红叶 12 月 16 日夜于洪泽湖畔之林台子

极为惦念的群：

孔邱谢林指孔石泉、邱会作、谢胜坤、林士笑。诸同志于昨今两日陆续晤面，据林部长谈，你曾发高烧到卅九度！以后好没有，他不知道。邱会作同志谈，你发烧到四十一度，他听胡医生说的确好了。究竟怎样？谁也不敢断定，真是叫人十分焦愁，又得不到你的信，又得不到确实消息，病好不好以接不到你的信，是使我怀疑的证据，是因病而不能写信呢？或是没有便人而没有带来呢？天天的望着，每一次来人，每一次没有信，我又不好见人就问，即问人家也不清楚，即便是讲好了些的，又怕是人家的安慰之语，这两天虽在十分忙迫之中。然而总是无精打采！

假若是上月 26 日生的，那么再有一个星期就该满月了，但愿你及早恢复健康吧！重见去年下半年的裕群吧！今日始完全体味到夫妇之间这种异样的情味！

吴刘张指吴芝圃、刘瑞龙、张震。等同志给你写了一封慰问信，并托廖原同志为你买些礼物，不知廖于何日始能到湖东？此间同志莫不关心着你，可惜我不能供给他们以任何材料。

据会作同志谈，此次在湖东淮南后方，大家对你的印象都很好，没有什么人说你的闲话，因为没有使人家说闲话的材料。我听了之后，十分欣慰！我知道有骨气的裕群，在各方面是会谨慎小心，刻苦自励的！虽说在变乱之中生活上物质条件上受了委屈和困难，然而这是有代价的！这是我俩所以心心相印的精神之一种！我鼓励你，保持它发扬它！我虽远在湖西，在听了这个活之后，我从内心里赞美你！这是我俩虽然别离然而我大可以放心的唯一条件。

又听说你曾不止一次地伤感，甚至流泪了！此种苦情，我完全体贴得到！那样紧张的局势，困苦的环境，既忧虑自己和孩子，又操心湖西在战斗中的丈夫，那[哪]能不着急不愁闷？然而又无一可以发泄的对象，只有独自垂泪了！我没有忘记你的话，结婚之后，不知何故感情

较前脆弱了，以辩证法的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原故是人一结了婚，感情便有所寄托了，发泄感情有了对象了，不然比如孩子在别处受了委屈为什么一定等到见了母亲之后才放悲声呢？即便是我也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过，群，我希望我们还是更为坚强一些，旷达一些，放开一些。党和自己的爱人，是最信任最了解最体贴的人，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何况一些暂时的困难和委屈呢？听我的话吧，群！他日会面之时，畅快的叙一叙别情吧！

敌人是撤退了，青阳、马公店、金锁镇、归仁集都仓皇地退走了。这完全是在我军不断在敌前敌后实行袭击，使其伤亡惨重，这种迫不得已的条件下撤退的。尤以二十六团朱家岗战斗，三十二团两次马公店战斗，三十一团泗县灵璧战最为出色！这都是在我们统一的命令之下打的，全体指战员无不奋勇用命，毫不犹豫！据确实数字，计毙伤敌六七百人，俘虏三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我方伤亡二百余人，损失步枪五十余支，二十六团罗应怀团长负伤，营一级干部伤亡计五人。反扫荡战斗共三十三天，我们完全胜利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及后方勤务机关人员、资材，均无损失，诚为幸事！老百姓欢喜非常，都说新四军是诸葛亮，计谋高，打仗好。的确，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整训，在此次大考验中，证明战斗力是提高了。尤以十一旅之动作最为积极，伤亡小，缴获大，博得众人的称赞！九旅二十六团朱家岗战斗最为壮烈，也可说是迫敌撤退起着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

敌人无耻，在广播及伪报中夸大虚伪宣传，一则曰洪泽湖新四军船只被空军精锐部队炸沉二千余只，再则曰“匪军”全部歼灭了，三则曰我失踪了，四则曰我率领“残部”二百余人于半城混乱之际逃往淮南了。完全是荒乎其唐的谣言！上海北平的朋友们看到报纸不知是如何地担心哩！

这几天各部队在追击敌人之中，我们移来半城之南大王庄了。为了彻底精兵简政，两天来忙于开会，不象头几天之有时间读书了。不过我抽空又读了几本书，一本《国学问答》，一本毛主席的《农村调查》，一部《七侠五义》（这是我十八年前所看过的小说，也颇有味），一本《辩证法唯物论》（去年反顽斗争中所看过的）。

说是你要求到淮宝来，大概奶娘会不成问题吧？如能交给人家，而你身体又复元了，能于年前回来过年吗？我盼望得很！所以派赵运成来看你，帮你几天做事，如能回来，则请偕同赵运成回来吧。

迅速给母亲弟妹们写信，报告近况吧，她们一定惦念得很！忆先也致信问候并致谢吧！人家热心得很。忆先寄来的一百块钱，换成零张的交赵带来，买些补养的东西，赶快把身体恢复健康啊！

附来夺得敌人的几件胜利品你玩玩。

手也冻硬了，夜已深了，面谈一切吧！

祝你，平安健康！

红叶 12 月 18 日夜 12 时 50 分于大王庄

裕群：

昨晨得你短信，以未书日子。不知何日所发。晚见刘若华同志，说你决定于 19 日赴淮宝，谅已平安到达了。赵运成日前赴淮宝看你，大概已经晤面了。兹已嘱蓝侨蓝侨，四师九旅的干部。同志顺便来看你，并代为照料一切。

目今急务是将孩子交给奶妈，以治疗你的奶伤要紧！李毅李毅，时任四师卫生部政委。同志

已函林叶指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林士笑、副部长叶果。部长提出治疗办法，即先打“退奶针”，而后即可退去“乳腺炎”，再就容易治了。千万不要大意!不要任性!

能不能过湖西来呢?这里对你的休养营养上都方便得多，精神上也会愉快些。我劝你还是很快将孩子安置妥当之后即随赵来湖西。

此间情况，一般的已安定多了，年前大概是不会再有什么变动的。

收到×××一封信，字里行间，似有“愧对老友”之慨，去年仁和集会议，少数同志之对我误解者，似乎都已逐渐冰消云散了，此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一如我以往之传统的“宏达”态度，对任何人不抱成见，一本宽大仁爱友诚之心，知我罪我，在诸其本身了。请你不断的鞭策我，督导我，批评我，鼓励我!你是最了解我最知道我的人。

假设敌人暂时停止扫荡的话：而邓政委又离开了，恐怕又得忙迫起来了，不过我的身体好。可以有恃而无恐，只是在战争之小，特别操心些就是了。

交赵运成带来的补药“佛里耳”，是最名贵的，不管你的病好与否，请你吃下去，总会有益处的。

其他一切由赵面达，已经嘱咐他，如能年前西渡，即伴你回来，如不能，他可以帮你做一个时期的事。如你身体复元[原]，而又安置妥当的话，即令他回来。不过，我总盼望着，你来同度新年!

红叶 12月19日夜 12时于大王庄

群：

日夜的想念着你。而又不能晤面，且亦得不到消息，此种苦情，只有以写信来代替了，不得已之中，总是给你写信。

军部准备反扫荡，党校学生一律归回各师了。我师学生如黎同新、姚运良、饶子健、阿乐、程朝先等二三十名均于今日来到师部了。将近一年阔别的老战友，忽然在紧张的局势下会面，大家不胜兴奋!他们向你问好，都关怀着你，是那样的热情啊!今天午后开会，他们的工作已大致的分配了，黎任九旅政治部主任，姚任骑兵团政委，阿乐任师政宣传科长，饶任邳睢铜军分区副司令，程回任骑兵一大队大队长，林乃清任师特务营营长。此外白浪调游支副支队长，赖毅调十一旅政委兼二军分区地委书记，刘作孚调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军区由师兼任。为了使军队与地方更加一元化，不少的县一级干部更动了，张彤任泗五灵凤县委书记兼总队政委，林欣任泗南总队副政委，康步云任淮宝县委书记兼总队政委，泗宿之石立志狄克东由于此次反扫荡退却逃跑，均决定撤职。由王宇谢骅补。

军部召开之精兵简政会议，由于此间情况不稳，改由邓政委前往参加，他决定于后日动身。我之不能赴军部，邓之每冬去华中局，好象是命中注定了似的。不过在私人方面说也好，假若你生产之后，不能会而即赴军部势必于明春始返，你不是太寂寞了吗?这是事已定局，所以这样说说；倘若要去，那也只得概不由己了!

岳夏之妻李建华，最近由延安致我一电，对岳结婚事，颇为愤慨，要我为之出主意，你想这事多么难为人!我是除了同情她的孤苦之外，真是爱莫能助了，所以只得复了那样一个电报，两电都抄给你（见另页），你看如何?能为我出个主意吗?聪明的你?

我们总是忙得很，这批干部分下去（三五日）之后，也就要清闲了。

祝你

迅速恢复健康!

雪枫 12 月 23 日午后于大王庄

这些人只是内定尚未最后确定，请勿外宣

裕群：

敌情得有大变化，盼你于接信后，速将小孩交奶妈，或送人家看养，你即星夜偕同赵运成返回湖西，以能于本月 29 日前赶到为最好!千万!千万!不必迟疑!

我另已给高良润郭副部长函，嘱其送给奶娘家应需之费用。希即令赵运成接函到郭处领取。

宗毓结婚倩影酷似你，谅已睹照片之后，必另有一番感想也。

余俟面谈。

红叶 12 月 24 日夜于大王庄

胡医生今日晤面，云你前曾寄我一长信，但迄今未收到。

一九四三年

裕群：

我于前晚回师部，一路平安。此次张大路战役，将段海洲之第三团包围于据点之内，围困九日之久，击溃段海洲苗秀霖三次增援部队，至 8 日敌伪分三路（顽军勾来者）向我进攻，我将敌伪击溃一路，另两路未接触，我以在敌伪顽合击情况下，对我极为不利?故决定撤围，敌于次日进占张大路，顽第三团除一部被敌缴械外，余均窜逃高楼。

一星期夜行军（去之夜晚走一百五十里）及战壕生活，十分紧张艰苦，但身体及精神甚好。请勿念。

祝你

学习反省努力

枫 12 日午

玉琼：

三天来做了不少的事，心里颇为愉快。15日，读书三小时，16日读书四小时，《左派幼稚病》读完了，待着作笔记，另外读两本理论性的小册子，还加上一本曹禺的《原野》剧本。昨天会客之外，为《拂晓报》写一篇社论，《论精兵主义》。人到不如意的时候，谈话之外，最好还是读书。

我要向你挑战了，向你提出订立“读书比赛条约”，不知你有勇气应战否？时间你比我多，因为你今天是“闲员”了。读书之外，尚有何事？我们应该一星期作一次清算看谁读的页数多，质量强，理解得透彻？这里各有其优劣条件，我的优势是水平似较你高些，你的优势则为时间比我多多。各不吃亏。

我不希望你东跑西跑，将时间浪费在笑谈之中，但也不愿你长期的深居简出，像一个封建之家的“闺秀”。我要求你在星期六、星期日可以外面走动走动（不是一定要跑到半城来），星期一至星期六则应埋头，埋头！第三个埋头！苦读，苦读！第一百个苦读！

左指左奇，医务工作者。回与谈，我代你担忧，但由它去吧，“听天由命”好了！

雪枫 18日上午

我希望下次晤面，是我去找你。

肖群：

先告诉你一个值得向我庆贺的好消息，即我以1943午以来唯一的愉快的心情。读完了并缩短了读《党史简明教程》的计划。你离开之第二日——3月8日我开始读党史，原定计划是十天读完它，读到三分之一时，改为五天读完它，然而我四天之内读完它了！全书共计四百三十页，每天读一百页，幸而没有耽误，终于两次缩短了计划，请你替我高兴吧！因此增加了读理论书籍的信心，并立即定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是与芝圃同志闲谈之后定下的，就是读完了党史之后，继续所存的《列宁选集》，这是与党史有密切联系的，如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做什么，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及其它等。倘以读党史一样的速度的话，二十天之内就可读完了。之后，再温习一遍《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最后以三个月时间粗读一遍《资本论》，三大卷约三、四千页，若无特别事故，应该读完了。我决心今后少读杂书，努力于古典的基本的理论著作。我想是可以的吧！请你预祝我的成功！读理论书籍的兴趣是会逐渐养成的。

我的身体还好，已经依照了你的嘱咐，每晚十一时前后就寝，早六时起床，吃两个鸡蛋，晚饭后骑马到各机关串门子。这样生活就会有秩序了。

“希特勒”“希特勒”是我军俘获的日本军犬。

自从那天与其同类打架负伤之后，就忽然萎靡起来，睡在桌子底下，吃饭的时候连头也不抬一抬，勉强走起来成为一个瘸子了，那神情极使人对之怜悯！我亲自喂它一点东西，也不大想吃，我急的没有办法！这两天似乎好一些了，也吃一点东西了。你的母鸡，前天生了一个“处女蛋”，大大的，圆圆的。昨天早晨我吃了，不能不感谢你！它对革命总算贡献了力量了。

你的生活和工作怎样？还顺利吗？

时局无甚变化。霍守义已到路西了。

祝你好！

附报纸一束。

枫 3月11日 22时于大王庄

群：

王仲廉王仲廉，反共顽军高级军官。部东进空气日浓，王光夏王光夏，顽军韩德勤第三纵队司令。

部于本日由淮海区渡运河到泗阳一带，边区情况日益紧张。我们决定组织前梯队于明日赴界头集前方指挥。而淮泗又于昨日被敌千五百余人扫荡，至今情况不明，在对敌对顽斗争中，必将愈为激烈复杂，春秋多佳日，边区从此多事矣！

日来以全心注于情况之搜集，分析与判断，心情不如从前之稳定，而挂虑你之生活与行动则愈为迫切？惦念之情愈为浓急！天各一方，又不知何日何时始能晤面畅叙！敌后之军人生活，固多如是，原不足怪，但心怀终为之耿耿，总不释然！

但愿革命先烈在天之灵，祐护我军胜利完成任务，使边区日益巩固与扩大！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俾能遨游泉林，安心读书，以达余之长久从事于着述之志愿！

你一贯作风，总不能将你所遇之新环境详细告我，如此次之到党训班，究竟教员几人？是谁？学员若干？成分若何？你与人家相处又若何？每次来信都是语焉不详。是我不能满足的地方！总之，异地相处，而你又是在身体尚未复元之时，务要善于珍摄，妥为爱护，虽不常见面，也好放心得下！

祝你口益健康！心情爽适！

雪枫 3 月 15 日于灯下

群：

15 日夜曾寄盱眙风嘉转你之信不知收到否了。

我们于 16 日赴前方，17 日夜开始作战，18 日午后战斗结束，19 日在前方休息，今日回大王庄。

此次共消灭王光夏全部，独立六旅全部，八十九军一部，激战共十四小时，终将顽军解决，计俘虏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关枪五十余挺，炮二门，无线电台一架，及其他军用品无数。王光夏及独立六旅长李仲襄被击毙，生俘团长二名，营连科长等官佐一百余名。

这一胜利，使我军今后对顽作战可免去东西被夹击了。而且亦可能使王仲廉东进动摇。对今后之团结合作问题可能坏转亦可能因而推动好转，静观局势之发展而定。

五六年没有打过这样大的仗，此次亦聊足以过瘾也。

祝你

好！

雪枫 3 月 20 夜于大王庄

群：

真是生你的气，要派人去，又不写你的地址，这是你的传统习气，要我上那里去找你呢？没有法子，只有叫通讯员跑冤枉路了！

自消灭王光夏战斗之后，王仲廉部五个团于本月 20 日路过了（王已东进顽军彼时尚不知）。我们的估计是王仲廉于过路后必以东方情况不明（电台早已不通了），加以 21 日遭敌数路进攻，死伤逃亡溃敌约计一千余人（游支报告），且干部多为地方武装所编者，战斗力不强，将不敢冒然前进。可能即在灵北逗留一个时期，但大军云集于敌伪据点窝里；又不免于敌之扫荡，这是他们东进反共的基本矛盾，极困难解决。即便是硬着头皮东进了，但在长途行军及敌伪进攻之中部队必为削弱，而我军主张则为：“抗日者无任欢迎，反共者恕不招待！”我亦有足够力量与之决战。所以这几天在集中精力对付这一问题，每天绞尽脑汁，以全力对之。加以敌人数日来又不断在泗阳泗宿凑热闹，五七百人到处冲击，但均毫无所获，今日进占界头集，下午又窜走了。不少的人说我这几天瘦了！不过我精神还很好。请你放心！

从昨晚到今天情况稍为缓和一点，抽空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已读了近二百页，不愧名著，描写生动细腻。读完之后送你看。此外，这几天再也没有读什么书！

名记者范长江范长江，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以上海《大公报》记者身分，到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采访，时任办事处处长的彭雪枫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九四二年春，他由重庆到达苏北，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一九四三年春，他随陈毅到淮北四师与阔别五年的挚友彭雪枫重逢。来了，每于夜间，我们古今中外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甚为愉快！他曾询问你的情形，并说打算“拜访”

你。他也告诉了他的夫人沈女士即沈谱，范长江的爱人。的情况。

你的右眼好了些吗？挂念得很！如已痊愈，赶快告诉我！

时代送到船上了，小说在看着。鞋子给你送来。

《拂晓报》上那篇《公开的私信》，你看了作何观感？亦请告诉我。

局势当未安定，你没有得到我的信以前，不要来师部。虽然我日来极为寂寞，好多话要和你谈，然而为了你的安全，只有忍耐了。

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望珍重！

家信一封附来。她们是如何的在惦念着异乡的姊妹啊！

雪枫 3 月 24 日深夜于大王庄

漫萍同志代我问好！

由吴守训吴守训同志，是四师著名的神枪手和战斗英雄。总队副带你的信收到否？我的保健费四十元，

送你买鸡蛋吃。

王彬于本月 15 日分娩，得一女孩，你赶快写信去贺喜！

群：

“三三八”山子头作战起到今日为止，半月之内，是在最紧张最忙迫最复杂的情景中度过

了!为了对付王仲廉的东进,调动部队,搜集情报,判断情况,政治动员。为了对付韩德勤(他做了我们的座上贵宾),外交谈判,吃茶宴会,劝慰诱导,商讨合作条件,不仅是身子劳碌着,而且头脑紧张着。半月生活是最为丰富充实了。多天来未能给你写信,为的得出一个结果来。今天,果子结出来了,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报告你:王仲廉两年来所准备的东进,于本月20日实现之后,恰如我上次写给你的信中所分析的,以边区情况不明,又遭受敌人的打击,踟蹰于灵北狭小地区不敢东来,于得悉王韩被我歼灭之后,突于28日夜返还路西了,伤亡,溃散,恐怖,沮丧是他此次东进的收获。到敌后摩擦这一事实,在其痛苦的经验中体味了一个真理:大部队不能来,小部队不中用。当然他这次回去,他的上级决不会就这样罢休的,一定会重新部署,再图大举,然而矛盾总不能解决,除非放下磨擦反共的念头。至于韩德勤事件,当然是很大的,会给人以反共的口实。但在半月谈判中,双方得到互相谅解,他的实力已消灭殆尽了,他决无再行反共的力量,因之他表示今后不再反共,即便王仲廉(王是受他指挥的),他也要制止他东进后不反共,这当是很好的。而我们答应不再进攻他。于是在欢洽的空气中,今日为之饯行,送他出境了。

今后的敌后,边区的局面,当可为之稳定一时吧?

陈军长于日前来四师,共同与韩见了面谈了话,解决了这一“事件”。

为了得到“休息”,为了一赏春光,使她不致于像箭般地逝去,约定了陈军长,还有范长江,日内到我们的“风景区”去,到大柳巷模范乡大柳巷模范乡在泗南县,位于峰山脚下,洪泽湖畔。是淮河中游的一个三角洲,四面环水,景色十分秀丽。去,倘无其他特别事故以及时间充裕的话,准备在那里游玩两天,这是不可多得的福气啊!假使可能的话,打算通知你,在那里晤面,他们都想见见你哩!

《安娜·卡列尼娜》,我读完了,不愧名作,描写手腕高超,故事生动细腻,对话漂亮俏皮,文笔流利通畅。特送给你,要平心静气的读。那是暴露当时俄国贵族资产阶级内部没落的荒淫无耻的事迹的一部书,当然不能以现代的革命观点来打比,而应以革命观点去分析。希望你将读后的感想告诉我。

我还是很健康,不过更瘦了些,最近几帧照片就是证据。

雪枫4月1日

群:

本来预定于清明节(4月5日)那天逛风景区去的,忽然来了第三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社诸党派所组织之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政治集团)的代表张云川来了,忙于与之周旋欢迎,耽搁了。加上今天召开团和县以上的干部会,会期预定三天,会后又要分头解决各地区问题,这样迁延下去,不定那[哪]一天才能去得成呢!大小会议之后,倘无别故,决心要去的。届时一定约你,并望能偕冯健冯健,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同志的爱人,《拂晓剧团》的团员。同来,大柳巷又有苏苇同志她们,如能实现,一定很热闹了。

近日以来继续的忙,偷空读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还有《金粉世家》上卷,此外没有念什么书。

今天吴大队长即吴守训。来,说党训班的学生已到齐了,大概你没有时间了吧?倘若时局像

这样下去的话，我希望你能于游风景区之后，回师部住几天，成千成万的话要向你倾吐。不知客观条件允许否？

前天晚饭之后，一大伙人去散步，我们的“希特勒”活捉一只兔子，功劳实在不小，兔子养了一昼夜，昨天晚上，人睡夜静，它又把它吃了。昨天又捉了一只，然而当下被咬死了！今天的出猎兴致勃发，一小时之内赶出了四个兔子，终于没有捉到一只！虽然如此，大家喝饱了一肚子的新鲜空气，倒也别致。接杨效箴同志信，适富曼又来了，现同杨在泗五灵凤某区委工作。有时间望你能去信问候她。我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不想吃东西，每天无精打采的。也不知什么缘故？

每天总望着你的来信，而又知道，我不去信，你是不回信的，有什么办法呢！？

祝你

好！

红叶 4月9日夜于大王庄

泗南总队部又发出一个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从家里来了，因为河南灾荒，特来相寻云云。二十年不回家，倒跑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岂不怪哉！这种谣传（连前次对滕的），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群：

日前由吴大队长带上一信，谅已收悉。我应当向你致歉。信中曾说：我不去信，你是不来信的，然而第二天就接到了你催促看花的来信。不禁引起了我的“内疚”，请你原谅我。

这一向，算是忙过了。高干会开了一个星期，张云川明日即赴淮宝。所以决定偕同陈、邓、范、李指陈毅、邓子恢、范长江、李毅。诸同志于明日动身赴风景区。但愿不会再有其他的事耽搁吧。这几天他们不断地嚷着“要接林颖来”，我想明天应该晤面了！

前天在会场上，子久同志给我一个条子，写着“林颖同志要归队了，轮训班即行结束”。当时，我突然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久别胜似新婚”这句俗话，的确描绘的恰如其分！我曾经时常的幻想着我们见面后的生活。相别虽只有四十天，然而比任何一次都想念得急切些！不知你亦有同感否？

我想，短时期间，你在乡下，在人群中，对于世故人情，对于学问修养，必然大为进步了。即如你的身体也应较之昔日健康多了吧！我祝福你！

时局仍在不稳定之中，异日演变如何？听之客观情势之发展，以及主观之努力了。然而当此春暖花开之期，仍当“及时行乐”耳，所以我们才忙里偷闲，一赏佳景。

珍珠指林颖的妹妹。二妹之信，迟迟于今日始交陈副校长指抗大四分校的陈瑞霆。带往淮宝投邮，顺便我也草[抄]了数行（另纸抄你），他们以及全家，对我是如何的模糊啊！我应在鱼雁往返之中，增加他们对我的新鲜的印象，须知这是人情啊！

我近来，不知什么缘故，心情多少有些异样。特别总是望着你！时间连续的增长，我们相互间之情爱，亦为之日益浓厚，此种心情，以及反映之于今日的书信，宛如在恋爱期中的情侣似的，我简直不明白别人是不是也一样？你应该知道，我每天在怎样的祈祝着你的健康，你的愉快，以及你我之间的了解愈益恰如一人！越是这样，就把去年像“八小时”之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不能把自己的爱人视之为完美无疵的天仙，然而我是与时俱增的在爱着你的！

千言万语写不尽，握手之后倾诉吧！

祝你

平安！

雪枫 4 月 17 日夜 11 时半于大王庄师部

群：

大柳巷三日游，在我们的生活史上，尚属初次，可谓当得起“快何如之”四字的形容词了。十年之后，必为我们回忆往事的新鲜材料之一。

当夜我们经双沟洗澡，于月明如洗之景色里，到达陈店子。这里是去年反扫荡时我们驻了五天的村庄，风景林色，我曾写信向你夸赞过。我住了一个独院，房子是两暗一明。一架宽大的铜床，桌椅一半西式，也算是明窗净几了。我想你来了，必能享几天清福。

倘若训练班至多十天结束，你能否提早赶回来过五一节呢？如你愿意，我打算 30 号派人接你去，请你答复我。

宗鸣妹似乎已入烦恼境地了，你看她的来信，那种如怨如诉的口气，但愿悲剧不从她身上演出。

附来剪报若干张，供你消遣。其中周佛海周佛海，大汉奸。在汪精卫伪政府中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的文章，不仅藉以了解中共创造时之详情（大致当无大误），而且文章技巧亦可参考，文人之笔究竟是文人之笔。

相距不远，通讯员来，盼午后即使其回来，然而必须有长信来！

这几天较比清闲，情况亦较缓和，1943 年能如此过去，岂不甚好？

祝你

平安！

雪枫 4 月 23 日夜于后店子

军长明天要回去了。

群：

此刻已入夜到 10 时 10 分了，提笔给你写信。众位蚊子奏着美妙的歌声，枳子花香，沁人心脾，另是一番风味！

昨夜深以为憾！我们不能谈更多的话，小小的学校，数十条肉体纵横杂陈，实在有点煞风景！渡河之后，12 时半入睡；今 5 时一刻起床，5 时 40 分悄然离开小柳巷，沿河南岸轻蹄快步，迎送晨风，于 7 时半进入我的办公室，一切均有新鲜之感，邓张指邓子恢、张震同志。二位

即来相谈至中午始散，陈风阳赠来之“大前门”并汽水一瓶共冲倦态，精神始终是清醒的。汽水已经多年不尝了，其味甘美一如往昔，惜你不在，不禁为你抱屈！

阿图岛在北太平洋，北美阿拉斯加以西之阿留申（亦名阿留地安）群岛最西端之一个小岛，阿图岛亦译为阿兹岛。

你的笔为什么忽然不中写了呢？

握手！

雪枫 28 日夜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群：

30 日来信于今天才收到。这几天总在惦念着，想着你应该回来了，老不来信，又使人焦急。明天五四，应当结束了吧？

五一节开了一个比较闹热的会，大家都讲了话，老百姓到的不少。五四不开了。

即便是短短的几天，总觉得有好几车的话，要向你谈。你不来信，又十分恼你！更十分想你！

时局似乎安定了，敌人扫荡的可能性不大，反共军东进消息沉闷。日前有两个团，行抵肖县之王白楼被敌汽车八九十辆、坦克数辆围攻三日，死伤之外，余向西南溃散了。这就是他们不抗敌偏反共的下场！

近来又定下心来读书了，原来的读书计划，继续进行。《列宁选集》已经读了三本了。现正读着《国家与革命》及《叛徒考茨基》。

他们说近来胖了，我很喜欢！有时心情上有些无名的惆怅，我曾经写了下来，你回来时你可看看。

盼你能于明天——4 日下午飞来师部，倘公事未毕，当然不必勉强，后天回来也好。特派姚士福同志前来接你。

祝你

平安愉快！

雪枫 5 月 3 日灯下于陈店子

玉琼：

由于风雨之阻，途中费了一个星期，于 19 日午后到达军部，今天已经四天了。见了很多的新朋旧友，谈天说笑，自是一番热闹，他们招待的〔得〕很殷勤，很热诚，使我大为感动。东西吃的不少，总有人请客，咖啡——我最心爱的饮料，也享受了！今天军直属队开了一个欢迎会，使我说不出的难为情，一定要讲话，简直不好意思。终于瞎扯了二十多分钟，算是搪塞过去了。多年不见的潘汉年潘汉年，时在江苏省委从事白区工作。、曾山曾山，时任华

中局组织部部长。、彭康彭康，时在华中局组织宣传部工作。、于毅夫于毅夫，时在华中局工作。诸同志能终日闲谈，甚为愉快!也会见了郑位三郑位三，时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海谭震林时任新四军第六师政治委员。、钱俊瑞等同志。每天不作事不操心，谈笑风生，心旷神怡!在敌后，这总是快乐的日子。我打算后天（24日）赴二师（距军部四十里），玩它三天，再回军部，如有可能，再住几天，然后北返淮宝，到医院、工厂、抗大去住几天、最后经淮泗、十九团，九旅骑兵团回师部，估计时间，约在6月5日左右才能见到你的面。必有一大堆材料向你细谈，你准备欢迎我吧!

——以上为22日夜所写——

昨天才正式开会，有二师罗师长即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谭政委及郑位三同志等参加。主要讨论中央指示问题。深夜军长请吃汤圆。这几天就是这样闹闹热热的[地]过去了。精神颇为振奋。

今天午后陪同罗谭汉年长江赴二师，就近拜会韦校长即江淮大学校长韦懋。及一些教授们。约需耽搁三四天，仍返军部，解决几个具体问题，月底或可动身北返。

前天晚上进房子时，因为无灯，小腿碰在一个农具上，皮破血流，昨天发炎，敷药之后，尚未生大效，不过不要紧，还不妨碍骑马。

你的近状，颇为惦念!希珍重!

祝健康!

红叶5月24日上午于黄花塘

群:

我于本日（5号）返抵淮宝抗大四分校，陈刘邱指陈瑞霆、刘清明、邱一涵同志。诸同志均见面。当即按到你11日、18日晨、27日晚所发之三封信，另一封（大概是你丢在师部的）则未见着，不知仍在师部否?

我于24日上午在赴二师师部之前，曾写一信交通讯员带回，将沿途及到军部概况告你，不知是否收到了?由于不接到我的信，即枉说我为“试探”，的确有点“过敏”。我以每日均在行动中，而主要还是信的投递困难，所以信就没有从先在家里时那样勤，其实无刻无时不是在惦念着你的。

在二师共住四天，每天摆在那里吃饭，因雨不能到处走动，日日下棋而已。28日到二师八分校，29日到五旅，（兼路东联防司令部）。30日到九分校（一师最近由江南开来此），当晚复回军部，2日由军部到铜城，住师供开办之同事商店内，住三天，于昨日由铜城回淮北，路过观音寺，吃午饭，立即忆及你去冬经该处时，痛遭孩子夭折之伤心事!打听孩子埋的地方，也没结果，目睹景物，回忆前情，不禁为之然!

你27日晚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所共同培植的“宝物”在日益成长壮大着，你那斩钉截铁的句子“海虽枯石虽烂，热爱的心是不会转变的!”多么打动了并激感了人心啊!我永远的[地]相信你!

你的工作地区很好，我很欢喜，盼你与群众及同志们的联系日益密切。在交际来往上于谨慎

之中要庄重、大方、活泼。

淮宝及抗大有许多问题待解决，一时尚不能西返。估计 6 月 11 日以后尚能登舟西渡。

祝你

幸福!

红叶 6 月 5 日夜于四分校

裕群:

我于今晨 5 时半返抵师部，一路之上时运不佳，遭遇不少的不如意的事!

前后五封信都看到了。至情密意，深为所感，一月短别，双方均有同心!

昨夜终宵未眠，神疲体累，昏昏欲睡。渴望你能于明天回师部，晤面畅叙一切!切嘱切盼!

(倘有要事，我当然未便误你工作)

祝你

好!

雪枫 6 月 12 日 10 时于陈店子

琼:

叶部长即四师卫生部副部长叶果。

偕罗大夫即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一九四三年曾在四师卫生部工作过一个时期。来游大柳巷，即下榻于潘台子许大姐家或另觅佳居，请你斟酌办理，他们自带厨子，只是在居住上烦你料理，盼妥为招待；三二日他们就走了。

教育会议决于 30 日结束，如你有时间，务请于下月 1 日（即七一）来师部一叙。距 7 月 4 日之会尚有三日，我们当可倾谈一二日。你意若何?

剪了几张报，内“谈终身大事”一则，颇可玩味，我记得我们也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谅尚未忘怀，该文劝你多读几遍。

你的疮怎么样?我自注射鹿茸精之后，已经八天没有头痛了，但愿长期保持下去。

晚饭后在供给部与何秘书、王步云、陈如东、冯文、谢部长、张友梅等一群共下五子棋，我输赢各三盘，最后一盘跳棋，打胜了谢部长。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

据子久同志谈，鲁讷近在泗南高套，作一调查研究材料，甚为完好，不知我们的玉琼能否亦会生产同等杰作?

疥药送来。另陈某送来之“冬菰鸡肉”转送你，盼与那位徐大姐或潘大嫂共尝之!

好好的保养你的身体，我的不善于保健的人!鸡蛋不要忘记了吃!红色补丸按法日服吧!我最恨那种不知珍重自己身体的人!

前说给我之信，迄未收到。

“傻瓜”手字 6 月 20 日夜

群：

告诉你：从即日起，我要忙迫半个月到二十天。罗政委即罗荣桓。明天要走，今天我们谈了一天，午后开了晚会，拂晓指拂晓剧团。演《流寇队长》。送罗走后，明天要到轮训队上一整天的课。后天——25日起全师教育会议，要开三四天。30日开全边区整风会议，由我作报告，准备材料得一两天，开起来得三四天。下月12日开边区民兵会议，约三四天。以上三个会议完毕之后，就要轻松了。想你来，但又不希望你来，最好听我的信吧。群，你说好不好？

安心做你的工作，不要过于想念我！我每日虽忙，但身体是会珍惜的。带回的注射剂，每日一针，也许是心理作用，数日来头不大疼了，能长此停止不再疼了，那就谢天谢地了。

工作忙，可不要忘了读书读报，并尽可能的[地]记笔记。鲁讷的文章登在《拂晓》指淮北区党委主办的《拂晓》杂志。

三期上，你可仔细看看。

你的章子，刻好了，我看还不错，相当的艺术。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像[相]片连你的统交许朴画去了。

总希望读你的长信，尤其是在工作忙碌的时候。

祝你

好！

雪枫 6 月 23 日夜

群：

今天忙了一个整天，昨晚的信未及发出，罗政委已走，黄师长即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又来。参加教育会议之各旅团干部均到齐，明天继续开会下去了。连批阅文件的功夫都少有。几天接不到你的信了，怎么回事？看不到你的信时，心里总在埋怨你，可是又知道你很忙。

《读书与写作》读完否？我希望你做笔记。不要再抄《土敏土》上的歪句子吧！

很疲倦了，要睡觉了。

祝你

日夜平安！

雪枫 6 月 24 日夜 11 时 10 分

6月份的保健费十五元，送你买鸡蛋吃。

群：

小条子并文章两篇及 23 日之信是同时收到的。读了你的信，使我异乎寻常的兴奋！虽然下着雨，马上要复你的信，以后来了人，接着是开会，放下了。直到今天，大会改为小组讨论了，抽出时间来给你写信。自结婚以来，写信，是我的调剂生活的趣味之一法，无聊之时，或极端振奋之时，不由的〔地〕就想到给你写信。人，真是怪东西。

兴奋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红潮之来临吧，因为我可以不担心你的担心了！值得为你为我庆贺！将来，是不愁不会没有的。

两篇通讯我略易数字并改了个别字送去了。因为短，没有什么大意见，只是觉得还不够充实而已。而且字迹常常认不清，太简草了，虽不能说是诚心不让人家看懂的，但起码是诚心给人找麻烦。我还要严重向你提出抗议的，是总忘记标点符号。殊不知文字（信件或文章）一加了标点，气势情趣就格外有分量些。你应该晓得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在人家作客，住得主人不耐烦了，适逢天雨，主人书一条子贴于客之卧室内曰：“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客见字乃将原字加以标点曰：“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你看看，文义与精神，精神与实质，实质与形式，完全变了！关于标点，我曾不止一次（！）向你提议过，然而你竟置若罔闻，以后变为抗议了，你居然还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今天我不得不向你提出严重抗议了！你还打算要我向你提

出最后通牒么？

教育会议已三日，明后天继续进行，30 日当可结束。下月 4 日开总学委扩大会，约需三天，12 日开民兵会议，又需三四天。倘若碰得巧，七七之后我到你那里去看你，或者你来看我。我希望的是你来。

今天接到×××的来信，并附有致×××的情书，信封没有封，意思是不避着我们俩，你将来转给×时，不要忘了那封信，免得她不痛快。读人家情书，不由的〔地〕就想到自己，情书人人会写，各有情趣不同。他们俩倒是一对儿。祝他们莫错过姻缘吧！

区党委同意我写一篇《论恋爱与结婚》，题目倒很能引人注目，只是抽不出时间，而且也不便下笔，你的意见怎样？陈焰转来之枕头套，洋文倒绣的〔得〕细致，笔画似乎太粗了。

据轴心方面传出消息，莫斯科西方，苏联集中大军，实行反攻，规模则空前之大，24 日开始行动。似乎同盟国之东西夹击大战，先由苏联发动，籍〔钳〕制住德军，而后由西方登陆，亘古未有之激烈空战，已经半个月了。

前天送你一个信封内装两封信，并一个私章，通讯员送到小柳巷交一个什么周科长转你的，收到否？念念！如未收到，已嘱通讯员到小柳巷去取。

祝你

工作顺手，精神愉快！

雪枫 中华民国 32 年 6 月 27 日

晚 9 时 40 分于后店子

琼：

总学委扩大会已于昨日结束，本日上午各旅干部会，下午党报委员会扩大会。数日以来由报告，写提纲，睡眠不足，昨天头又痛起来了，持续一天之久！七七大会，8日学习会，10日到轮训队报告，11日准备12日民兵会的报告，而民兵会恐又需五天之久，18日就要动身赶赴抗大20日的毕业会，你看我还有时间没有？

我要求你于明天——七七纪念日来师部参加大会，既可以刺激一下，使你的生活得以调剂，又可以藉此机会慰问我多日以来的辛劳（一笑），你忍心拒绝吗？

红叶 6日 13时 1刻

琼：

桥头临别，你的两句话：“我先写信是天经地义，我来也是天经地义！”这两句话算是把“少妇之心”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好象[像]历来就是你先写信一样，我不知道什么叫“歪曲历史事实”？至于“你来”，我当然无话可说，然而你大概忘记了你住生元镇妇救会时期，是谁来了？为了打破那个“天经地义”，这一次又是我先写信！说不定过几天又是我先来哩！你的话：“为人要凭良心！”良心就是真理吧？

上一次，我的余气未消，特在这里先写一段，出出气！

陕北问题，近日似无甚发展。有的，只是我党之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骂得王八旦们一句不哼！说不定，这一个政治攻势也许会把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们的军事发动攻坍了。

我们决定于本月21日在双沟召开一个边区军民反对内战号召团结的大会，估计可到三千至四千人，这或许是我们入皖东北以来的第一个盛大的会。党政军民各机关部队团体以及双沟周围八里以内的群众都到。你能来参加这一大会吗？如能来可随泗南中学同来，如不来，我也没有法子。人各有自由，这是“天经地义”！

我的头痛好些了，疮还是痒得利[厉]害！民兵会议尚须四五天才能闭幕。每天开会真是累人！

我知道你一定把吃药和吃鸡蛋的事断下来了！好在象[像]健康是为的人家，而不是为的你自己！早起可以，但必须早睡！

我打算写一篇骂顽固派的文章，但又不知何日始能动笔？

听我的话呀，有节制的[地]工作，有计划的[地]读书，有足够的休息，有不断的来信！祝你

晚安！

雪枫 7月 17日夜 11时

时刻在思念着的琼：

27日上午安抵朱家坝西南曹王庄抗大校部。这里，使我尖锐的〔地〕感到的是一种凉爽、清新！首先是玉洁冰清般的井水，洗头、洗脸，把炎暑燥气驱逐净尽了。还有不如大柳巷整齐的树林，清风自东方吹来，沁人心肺！可以说，边区的避暑胜地，大柳巷之外，应属于这里了。我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而排列的工作日程，也不能不使我多住几天。

30日开始召开淮宝的土绅座谈会，并请他们吃饭！我与淮宝是如何的生疏啊！31日参加地方的干部会，“八一”抗大毕业及开学典礼，3日民众大会，并检阅民兵。此后即是抗大的干部会和到十四团去讲话了。这样看来，西返，恐在8月5日之后了。我又打算顺便赴骑兵团一行，数月之前的心愿，终于要实现它。

人家说夏季是多病的季节，今年我才自己感到了。身上的疥疮，用了卫生部给我的特效药，只抹了两天，就已经去其六七，我决心每天抹三次，每晚洗澡之后大涂特涂。务于三二日内彻底歼灭而后已。在湖西的伤风咳嗽，经在船上吃了三片阿司匹灵，大轻了，不料昨夜凉风中洗澡，又感冒了，半夜里咳嗽了整整一个钟头！真把人难为坏了！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把它改为“每逢病痛倍思亲”了。

邱主任即邱一涵。身体如旧不好。近来打了几个摆子。精神颇为萎靡。我们尚未深谈。她问你好。

旅行收音机，我带来了。前天收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莫索里尼辞职滚蛋了！意大利全国宣布戒严，七十三岁的巴特里奥元帅继任首相，法西斯党军已改编为义勇军了。新内阁对外虽仍标榜着日德意同盟和保卫意土战争，但三尺儿童都会知道意大利已到了一种何种悲惨的境界！从此意大利局势，也可以说欧战局势行急转直下了！我们早已说过，1943年夏季，6、7、8、9诸月，将是决定击溃希特勒轴心国家的重要季节。日本远在东方，汲汲〔岌岌〕可危，意大利行将坍台（英美已什九占领了西西里，由于莫索里尼之坍台必将更增进入意国本土的勇气），苏联的积极夺拿奥列尔，希特勒更为孤立了！但愿在彻底击败希特勒之前，英美苏之间不再闹摩擦！

夏收之后，地方工作较清闲季节，我奉劝你趁机多读几本书，并以整风为中心，写出自己的反省自传，痛痛快快的〔地〕斩绝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自私心、虚荣心、不切实的浮夸习气！要切切实实的〔地〕根除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习性吧！这种习性会使你永远陷入于矛盾的泥坑之中而不得自拔！如不咬牙自励，你便会永远处于矛盾苦痛之中，对党、对个人、对丈夫、对同志、对朋友、对家庭，都会有的。你要一百二十分的下一番克己功夫！先苛责自己，别抱怨人家！任何人（连水平最低的人在内），对你的批评，不管是当面的或背地里（背地里的批评，是所谓“舆论”）你都须要以善男信女们对观音菩萨似的虔诚态度，先来自我反省一番。为什么人家有这种批评呢？为什么人家有这种舆论呢？只好反而求诸己了。你的这种精神，我以为相当的不够！这表现在各方面。比如你由盱眙嘉回师部后我们在上草湾途中所谈，你就完全推之于人家对你的不谅解！究其实，怎么样呢？无风不起浪啊！那些批评或许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或许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然而都是有根据和有理由的。为什么要一概抹煞呢？我就很不同意你的这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的态度！前年我们不是谈过吗？我们不应为舆论所左右，然而也不能过于漠视舆论！这里头包含着不必做优柔寡断东倒西歪的人，同时又包含着反对那种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去接受舆论！

我记得我曾向你谈了很多很珍贵的意见，关于你的为人，学问和修养。你接受并且改正了的

确不少?这是说你进步了许多,然而也有许多被你漠视了,被你忽略了,被你忘记了,被你实行一个短时期而又停止了!这是我每一念及,即便不很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的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妇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互相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倡的态度和习惯,方能保持永恒。我认为我可以做你的严师和益友,你对我也同样,我们自信,还不致那样的庸俗和低级!你不是也常写信提到反对庸俗吗?因此,凡你对我的正确的批评,我没有不听从的,而我对你的正确的(有时或则过于严厉)的批评,也请你采纳,并且彻头彻尾的[地]做去!

即以整顿文风而论.我对你的期望如何?我对你的写信和记日记的评语又如何?你的接受和改正程度又如何?首先,我说你的文风就不正,不正就是歪。前几天我在你的日记本子上题了八个字“多记事实少发议论”,大概尚未引起你的警惕或深思。你的日记和你的信,往往以发空洞议论为多,使人读之,不着边际,结果变成了一本“短篇论文集”,而不是“日记”了。日记主要是记叙日常生活之经过,如与人来往、言谈内容、自省片断、格言警句之摘录、书信主旨之抄存、工作或读书计划及心得之札记等等,你看,如能做到这样的日记,多么丰富充实有趣啊!不强似空发广泛而无内容的议论百倍吗?自然,必要的感想,也要写进去的,并不单纯是一连串事实的罗列,而是综合性的叙述。写信亦然。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电示,曾说各地的工作报告,要求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实叙述,只要百分之一的议论,你看,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一!这样大的比例!你再检讨一下你的日记和写信吧,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实叙述百分之一的议论呢,还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议论,而只有百分之一的叙述?学写文章的小学生,一开头总爱大发议论曰:“人生于世”或“呜呼人生于世”,显着有多么肤浅、幼稚!因此,我要求你再读五遍十遍毛主席的《论反对党八股》。

在我给你的信上,你可以清楚了解我的日常生活,而我就很困难从你的信内洞悉你的周围概况,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今春已经批评过你,你所在的轮训班内学员的人数成份程度教学内容等,多次来信中,只是给人以极端模糊的印象!最近你之参加区委脱离乡支,你就从来没有在来信中告诉过我。调查研究吗?调查什么?研究什么?只有天晓得和你晓得!再重复一遍,我要求你再读五遍或十遍毛主席的《论反对党八股》!

正因为是空洞的议论,所以必不会多,正因为是丰富的充实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工作生活,组织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所以就不会不多,写起信来,就不会使人感觉太少或贫乏了。这是小资产阶级之深入群众或脱离群众,联系生活或离开生活,这一从主观认识出发而表现之于文风——即写文章、写信、记日记等上面的关键的根本的主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善于舞文弄墨遣词用典的文化人而写出文章来常带党八股,而经验丰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人在演说或文章中令人总感到趣味深长内容充实的基本道理。

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进取心雄厚而又肯听话的人,上面写了一大套,措词或不免于偏激,但意义是正大的,是与人友善的,是治病救人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年纪一天天的[地]长大,不能再麻糊[马虎]下去了!

一涵同志对你爱护备至,有暇我们当作深谈,会向你提出宝贵意见来的。

送你的《时代》,暇时盼抽出时间一读。

祝你

突飞猛进!

枫 7月29日午于淮宝抗大校部

群：

7月26日晚来信于日前收到。工作得暇能从事于整风学习，这是很好的！我在29日的信上亦曾着重指出此点。盼你埋头做去！

伤风咳嗽已痊愈。疮亦已十好八九。两日来心神亦较愉快。请你勿念。

昨天八一，抗大四期三四队毕业，五期三四队开学，典礼已如预定计划举行。傍晚，雷雨交加，淮宝元（久）旱，得此甘霖，人心大为安定矣。

七号以后，我及拂晓剧团，应二所伤病员之邀请，前往看视。离开淮宝当在10号之后了。届时是否经骑兵团回师部，或先回师部再赴骑兵团，临时再为决定。总之，我以尽可能早日赶回为好。

人一离开，思念之情特别殷切！就是这么十来天的功夫，仿佛已有个把两个月的光景。不知群亦有同感否？

红潮来了没有？念甚念甚！

有信可由交通局转抗大陈副校长转我，或交警卫员（连同衬衣）转我。

“等着我！”

雪 8月2日晨于抗大

琼：

8月2日发出一信，琼已收到。淮宝久旱，前昨两日大雨；民心为之大定。民众大会已改于明5日举行，6日赴十四团，7日参加抗大检讨会，8日赴二所看视伤病员。10日以后约可西返。

我近日尚算健适。时与一涵同志谈，她很关心你的身体与学习。亦望你常来信，秋凉之后，她当赴湖西一行与你长谈。

以毕业学员即行，匆匆草此，余容后叙。

祝你好！

浴雪 8月4日于抗大

裕群：

我于20日出发，经青阳，廿五团，于日前到九旅旅部，三日来向干部报告时局及整风诸问题。明27日赴二十六团，约月底可经淮泗到淮宝，以便参加江淮大学10月5日之开学典礼。异常担心你的身体，你又是一个不善于保养和不耐烦休养的人，依恃着本来的体质好，就可

以胡作妄为起来，每念及此，便不禁十分怪你！这两天的情形怎样？是否面色红了一些？是否胖了一些？我料想我不在家，你必更为着急，不安于休养了。我已下决心，这一次我要破天荒实行“专制”一下，不得到我和卫生部的允许，不准你出去工作，眼前要服从久远，今天身体营养不好，看你将来如何工作？！再不要执迷不悟了吧！

到外头走走，特别是和部队接触之后，心情总要愉快得多，广大战士群众，是如何想念着上级首长和他们见面谈话啊！

日来秋雨连绵，秋风陡起，大有凉意了。晨起，换上了卫生衣，发现了一涵送你的毛衣，病中之人，是禁不起秋凉的，趁通讯员归去之便，带给你穿。望你格外珍重！

文艺作品与整风文件，应调剂阅读。李政委总有不少文艺书籍，可向其借阅。由湖东回部之后，小心我要考核你的读书成绩！

和卫生部的休养人员及工作人员，要善于相处，并不时征求人家对你的意见，休养期间，同样需要而且可以整风的。

白霜 9月26日上午于吕集旅部

玉琼：

我于29日晚□□□□□□□直渡洪湖于昨午到高涧，由高涧趟水到抗大。可谓“辛苦”矣！

枕套并信已面交一涵。她甚好，并极为惦念你。或能与我一同过湖西度双十节。

洪湖之水泛滥，淮宝被淹者达五六十个圩子之多。约总计边区被淹者有两三个县，明年春荒，将不堪设想矣！

我于参加5日江淮大学开学典礼之后，即回湖西，十余日来忙于开会讲话，无甚时间读书。红叶 10月1日晨于抗大

群：

在九旅发出之由李政委转交的毛衣及信，在抗大由许总队长带回的信，都收到否？

外出迄今，将及半月，并未见你只字，我不仅原谅你，而且反而惦念你，也许是病又加剧？无法写信了？此次离部，除接到几封电报之外，和师部诸同志之书信的往返上，是最差的，我没有接过他们一封信，连你也在内，湖西情况十分模糊，内心急虑，又有何法？

在抗大休息了三四天，读了两本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颇有心得。他们打电报要我写关于纪念节的文章，开了一个头，再也写不下去了，心绪纷乱得很，只得作罢。惟以有一涵同志时相谈叙，比较好些。昨夜不知何故，又失眠了，像去夏在管镇时一样。出外之人，接不到家信，是何等的苦味难尝啊！

明天即赴仁和参加江淮大学5日之开学典礼。6日返抗大，作一个报告，拟于8日回师部，过双十节。又打算不回去，找一个僻静处所读几天书，但又放心不下师部事务以及你的病况。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焦念得很!焦念得很!

枫 10月3日夜于抗大

裕群:

这一次东渡,本拟一星期即西返的,但事与愿违,迄今已十二日,恐尚需三四日始能归去。我于5日下午上船,6日到抗大,8日赴江大,参加学生会之反杜教授及杨福英大会,共四日,终于将杜杨击倒,学生会得空前胜利,无不欢欣若狂,使韦校长及全体学生对党对新四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的[地]认识和拥护,这是四五天过程中的莫大收获。12日我以奉军部来示,动身赴淮南,这在你恐是一个闪电行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罢?13日到军部,主要为讨论中央关于整风审查干部清理奸细的新指示,乘此时机,我又得以会见了许多新老朋友,前大公报记者后人新华日报工作的秋江,五年多不见了,此次邂逅相遇,无任快慰!在与饶曾诸同志谈话中又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精神上十分愉快。我以家中有许多事等着做,故不能在军部久留,13下午14整天15上午都完全在日夜开会谈话会客中渡[度]过,15日下午动身北返,昨日到抗大,19日参加毕业典礼,20日当可西渡。1944年元旦,又将届临了。

很多人问到你,大都关怀着你的健康,连我也不知你近日生活如何?是否无恙?甚为念念!

我是偕同拂晓剧团一起来的,每日和小孩子们一起玩,倒也不感寂寞。今晚我们打算开一个小的同乐晚会,大家痛快的。欢笑一场。

你们的整风进度到什么程度了?这是难得的良机,奉劝你努力反省自己,深刻了解文件,作一个健康的共产党员,尊重别人而又受别人尊重的好同志!

致襄阳家中信,我即拟稿,但又不知能否达到?

不日会面之后,再为畅叙罢。

红叶 12月17日于抗大

一九四四年

群:

昨天的信理当使你含糊,因为“话”有三小时之多,决非一句两句信中之言所能表达于万一的。不过在我,却真的如骨在喉不吐不快,这是说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你要我把话和分析写在信上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如命,因为这几天我忙得没有余隙,昨天校阅,准备为《拂晓报》做文,准备为抗大三一八开会。而且话有三个钟头之多,也决非一封信所能写得完的。我已说过,这些话可说也可以不说,自然如不说,只有使自己心情愈为沉重而已,当然我相信会吃得消的,一般说来,这些话在我这方面倒要多些,对于你只是一些“歉意”而已。数月以

来，感到伤感、寂寞!长此下去，如不发泄，对我的健康会有影响的，因为它已经侵蚀着我的心情了。——这些话你还是不会明白的，只好当面倾吐肺腑披肝沥胆吧!而时间我又不好定，恐怕妨碍了你们的学习，以及引起外人的谈论——舆论〔论〕是冷酷的啊!然而又一百分不愿意把这些话等待到我出发后再向你谈。性急之人恨不得立刻就奔向你处痛诉一番，不能够，今天下午你来好么?明天虽能见面，那是三一八会不能谈话的。我要求你，但不勉强，不勉强绝对不勉强你，使你为难。

不知不觉又写了这样多。看后烧了它吧!请求你!

红叶 3 月 17 日晨

漫谈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群:

从张塘到汤圩子，三封信都接到了。由于呕吐以致影响饮食，使身体消瘦，至以为念!本日于卫生部在追悼程致远同志大会上，请齐部长配了一瓶药，每日三次，饭后服，每服半格。据说这个病是自然现象，治本很困难，只能治标。但每服两天后，应停药天把，否则口舌干燥。你服服试试看。总之，望你在饮食起居上多多保重。

十天以来精神心情出乎异常的不舒服，百思不得其解，自早至晚，只是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好像落魄失魄似的。一次田老先生来看我，问我是否病了?我说何以见得?他说看眼神不对。前天方尼由江大回，曾对人说我瘦了。每天只是想睡觉，每睡必吃梦颠倒。一句话：一百个不痛快!因此，便想起在旧小说中寻刺激，读了十年前在红军时代曾经读了的《儿女英雄传》，觉得十分对味。不仅文笔生动活泼，而且故事亦引人入胜!简直手不释卷了，特别读到十三妹能仁寺动武，施恩不望报的侠女气概，深为感人!你病中心情同样不佳，特先将一二三卷送你，盼你务必于工作之暇抽出一读，它不但在情节上感动你，即在写作的技巧上、社会动态上，亦可增加你的不少知识。

另送来《拂晓》第十二期及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小册子各一本，内四篇中国革命历史文献，使你们这些参加党不久的同志看看，也好知道中国革命艰难缔造的过程。

已派齐部长于明日赴湖东带江大同学来湖西分配工作，估计下月初即可到达。

一涵同志来信附上。

祝你

珍重!

红叶 5 月 29 日夜

另《说岳全传》两本，也是必须一读的书。

群:

你的回信我读了好几遍，你的个性及其历史传统，我也深为体谅，你的“内疚”我也深为了解，可以说这是我们将近三年得以和谐下去并且将继续和谐下去的基础，否则两个阳刚性格的人，而又各自相持不下，则所造成的局面实在不堪设想！我之所以能于“体谅”和“了解”也由于我的年岁比你大了许多，阅历比你多了一些，涵养功夫虽不能令人以至于连我自己满意，但自仁和集会议之后以及整风以来我是努力在学习着“忍耐”，这一忍耐的目标，是要做到对人对事的恢宏大度。我常常在你我相处之中每一发生了缝子的时候，总作着这样一个结论：倘若是在十年或者七年以前的我，以热情获淡漠，以体贴获不体贴，则决然走向破裂之途，决然不去自找没趣，就是说决不会忍耐下去了！决不会维持至三年之久而且还要和谐下去！这一点，你从我之今日看我过去，也会料得到的。然而今年今日的我，便不会一如往昔之大刀阔斧，斩钢截铁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过去看我现在，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从你的现在看你的过去，家庭环境、教养，自幼以来的个性等的理由，所以能够体贴得出来。因此，我采取的方针是潜移默化，以我对你的热爱，来换得你对我的慰温，然而许多次我失望了！故不免也有使你难堪之处，但不断又乘机提醒你，又不惜以他人对你品评和我俩之间的舆论来警觉你，你在这方面的进步是有的，然而太不大了，使我不免又于大失望中之希望又失去了，于是一切苦闷、乏味、冷淡便由此而生，当然有时又很后悔，但是单方面又能如何将这矛盾统一起来呢？夫妇关系难道单单是为的生孩子么？即共产党人如你我，也不会作如是之庸俗想吧？你也有自知之明，承认你的“麻木”，是的，在这一点上说，你的确是不聪明的。但不断的[地]听到麻木，而又不断的[地]麻木下去，所以才逼出我那时的“只听好话不见事实等于欺骗”的愤激之词。从此之后，我益发的[地]不安起来，加以你临回泗南的那场辩论，谁知我以为你回到泗南了，而又并未回到泗南，原来在距大王庄仅十余里的张塘，但凡稍为关怀，总不至于不来作别吧？这又给我那个越离得远离得久便似乎越是女子的光荣的论据，又加上一个证据，不得不使我想：一个男子已经死求百赖的将近三年了，还要继续死求百赖下去么？可谓无骨气之甚矣！英雄主义者是只知有自己的自尊心，而不知别人亦有自尊心的！你的来信也自认了。

由于这，再加上其他在工作人事上的几件不顺心的事，夹七杂八，便产生了半月来的无限寂寞！给谁诉呢？只有读小说遣闷，所以重读《儿女英雄传》了。因之，近来稍为好了一些，待读到你的来信，当然又好了一些。

我盼望你于内疚之余要深自反省，至于我当然也一样。只要你一有转机，那便会使我喜出望外了。总之一句话，我对你，仍然像 1941 年 9 月 24 日前后一样！盼望你安心做你的工作，不必再胡思乱想了！一如你来信中的誓言做下去，我自然会象[像] 9 月 24 前后那样加倍的[地]待你的。感伤可以勿需了，也如我之寂寞可以勿需一样。

昨与江彤（她近来好些了）闲话，她嘱咐你，打胎之后再怀孕如不注意节劳是容易流产的，望你珍重。

红叶 6 月 1 日

附来淮南日报中之《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一文十分重要，前曾记得寄给你了，如未看，则必须细读。

群：

先报告你一个喜讯，第二条战线已于本日晨 6 时开辟，据爱森豪威尔（盟军攻欧总司令）总

部公告，已分三路于法国北部登陆，大战今天才开始。又意大利境内盟军已于昨日进占罗马，德军撤至罗马以北山地。西部战火一旦爆发，苏联在东线之夏季攻势，必亦随之开始，东西南三面围攻希特勒德国之局面，今已形成，全世界人士都在紧张的[地]注视着欧洲。在东方，美国仍在太平洋进行着它的越岛前进的战略计划，日本为了对付美国，不得不采取割断中国大陆的防御计划，故于占领洛阳之后，刻又开始对湖南长沙的攻略战，现距长沙仅七十里，看样子，长沙恐将不保。1944年的夏季，是空前热闹的季节，整个地球上到处充满着炮火，新的世界行将不远了!国际国内形势空前的有利，实在给人以最大的鼓舞，中国革命廿余年，应该苦尽甘来了。也正因为此，同样给我精神上以莫大安慰!加上读到你的两次来信，复给我更多的愉快，日来心情。较前平适些了。日前翻了翻近三年来的书信，重温旧梦，引起不少甜苦酸味都有的回忆，偶尔读到去年5月2日、3日我所写的感言(这是你叫保存着的)，又不禁万感丛生，特附来你阅，不知亦有感想否?多事的5月，不仅世事如此，国事如此，即便是家事亦如此，去年5月如此，今年5月亦如此，岂不奇怪?

前接军部电，要我与邓政委于本月10日到军部开会，兹以江大学生日内即来，轮训队整风班又须前往料理，拟于11或12日动身赴军部，本月底或下月初，当可返回。记得去年5月12日也是我动身赴军部的日子，来往恰恰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你前信说6月底来师部，现在只好等我回来时通知你再定了。

前送你的几本书看了没有?如《列国志》未读完，应先读完，然后为了调剂一下，可读《儿女英雄传》，这是一部好书，只是道学气太重了些。兹将该书的最后二本送来，另送来《中国史话》一本，这是以唯物史观所写的中国历史第一部，应当仔细去读，两三个钟头就可读一遍，所以尽可多读两遍，并做笔记，此书是山东送来的，不过几本，望妥为保存，不可遗失。又送来报纸一束，内关于办合作社，劳动互助通讯，我用红笔标出来的，亦望一读，这对你目前帮助工作可作参考。又两本小册子，看后可送别人。

《大众》决用铅印，每半月一期，你既是该刊的通讯员，应练习为它写稿子并组织通讯。党报委员会前讨论决定，赵陈二同志复具体讨论如来信(附来)所说。关于写作，我曾不断向你提起，但你迄未重视。

左奇送来花生酱一瓶，当可佐餐，再送来5月份行政委员薪水六十元，保健费四十元，共一百元，可以买点东西吃。惟不知近来呕吐情况如何?甚念!

日来心情怎么样?既往不纠，彼此改换新的生活态度吧!

祝福你!

红叶 6月6日灯下 10时 10分子大王庄

群:

我们于13日动身，“日住蒋坝，15日到军部。19日开会，此次会议是华中各师负责同志并华中局同志的打通思想会议，主要目的在于相互打通思想，求得团结，释去所背的包袱，第一阶段是每人报告历史及自我检讨，每人报告一天，共十二人，需十天以上，现在已大部报告完毕，明后天即可结束。第二阶段各师自己相互交谈，约四五日。第三阶段，检讨十大政策，每师报告所执行的一个政策，在于交换经验，亦需十天左右，合计要一个月出头，待我们回去(拟转抗大耽误数日)恐在7月下旬了。

此次会议，对大家极有意义，这些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二十年之中，有不少错误、成绩、委屈、

误会、偏见之类，经此会作一总清算，将经验加以总结，是最好的整风，对于我尤为帮助大，我心里异常愉快。加以各战略区老战友会集一堂，谈新话旧，每日开会六小时，倒也安闲自在，每天没有杂事，除反省之外，读书时间亦复不少。

周季方偕张建之并他们的小孩子于日前来此，每天亦可相谈。

你是否仍在管镇工作？近来身体如何？甚为念念！二十多天来未接你的信了。我近来生活甚有规律，身体亦颇健康。大家都说我的身体最强。

希望常接到你的信！

红叶 6 月 28 日晚于军部

群：

30 日寄回 28 日写的信。不知收到否？你 26 日由罗岗发来的信，于今日收到。知你身体仍未复元，甚为焦念。特别是由驴上跌下，将更影响健康，这是你自不小心之故，在怀孕期间，走路劳动都应特别谨慎，否则易于小产，不仅目前受苦，而且影响将来，那时病魔缠绵，只有自己吃亏！我临来时写信嘱咐你的话，大概已置之脑后了。兹再叮咛，望你珍重你自己的身体，保持你的健康！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这几天我们休息，明天大家去参加党校的毕业典礼，再过一个七七，这个会恐非延到 7 月底不可了。

江彤生一女孩已一星期，冯文生一男孩即将满月，范长江夫人已由渝经汉转沪来军部，作了一个独身万里寻夫伟迹。

附上康英来函两纸，她与陈的关系，已有人放出谣言了，来信之字里行间，隐寓无限牢骚，她是一个男性的女人，对男女之间向不在乎，如今已吃到苦头了，人生在世，瓜田李下尚且避嫌，何况男女之间乎？

开会期间，已将《清史通俗演义》读完，在此又搜集不少古书，另一册《鲁迅书简》，珂罗版印真迹，甚为精美，便中摩玩，颇为有趣。

短期间内体会出不少人生真谛，关于处世待人接物等等，自觉略有心得，待晤面时为你倾谈。尚此，即祝

保重！

红叶 7 月 2 日 21 时于军部

××来信望保留，拟给陈部长阅。

群：

我们的会约可于日内结束，北返之期总在 8 月 3、4 两日，是否绕赴抗大，尚未决定，须看当时情况。

今年之热为数年来所未有，我们正在会中，殊为难熬，但近日来较好。暑中你身体如何?念念!

会中抽暇，读完《清史演义》《西汉演义》《戊戌政变记》《官场现形记》诸书，甚以为快，前送你之《儿女英雄传》未知读完否?

在报上看到你的两篇文章，一般说来还好。希望你今后努力。

半月之久，未接你信，不知何故?

祝

暑中珍重!

红叶 7 月 29 日于淮南

回忆与怀念

追忆彭雪枫同志

陈毅

得到彭雪枫同志阵亡淮北前线的消息，对于我的心灵是个极大的震惊和痛苦。中国丧失了一个民族英雄，党和新四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干部，我自己也丧失了一个亲密的战友!

我与雪枫见面，第一次是 1931 年反三次“围剿”之际，当时他在三军团二师任政治委员，我作赣西南地方工作，他来我处商量发动人民配合红军作战事宜，初见的印象是“少年英气扑人眉宇”。第二次是在反四次“围剿”前的宜乐战役中，他来江西军区要我协同他处理叛徒郭炳生问题。这件事他办得很好，挽救了部队，表现了我们红军的政工人员的领导作用。这个时候，我看出他应付事变的机警和能力。第三次是在 1934 年夏反五次“围剿”时，他

奉命任江西军区政委，到部之日，我赴西线任西方军工作，一切军区后方全部工作由他独立处理，两个月左右处理得很好。是年冬，他奉调随大军长征，我们从此分手，直到1941年秋淮海陈道口战役才又重见。这个时候，他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十年重逢，长谈竟夜，我觉得他当年英锐之气收敛很多，似乎正转向沉着老练方面，而严肃整饬，仍一如往昔。这个时候正当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厉行武装反共政策，配合敌伪向我军进攻，我新四军全军处于被夹击状态中，而我军第四师则更处在被夹击的最前线。雪枫同志领导第四师几经艰难困苦始脱出危局，转到巩固发展的道路。雪枫同志此时在修养上有极大的进步，其特点是勇于自我批判，努力虚心学习。我认为不怕自我批评，不怕反省，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是我们党员和干部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必须具备的革命精神。多年在革命斗争中有功劳的人，如雪枫同志，他敢于揭露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同志应向他学习的，连我自己在内。试看在近几年我党的伟大整风运动中间，或也遇着有拒绝或躲闪对自己的批判的人，这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庸俗习气，其作用只在于使自己腐烂，等于拒绝日光和新鲜空气，毛主席提醒我们的要每天洗脸扫地的譬喻，正是对症良药。我认为假如一个人是真心忠于人民革命事业，愿为人民事业作英勇自我牺牲，则事业为重，自己为轻，就不会对自我批判却步。雪枫同志牺牲了，他生平的一切长处，为人人所共睹，而近几年这点尚不大为人所知的美德，我认为特别值得介绍出来。这正是雪枫同志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

从1941年之后，雪枫同志主持淮北根据地及四师工作，把四师这个抗战后新建设的部队提高其战斗力，与华中各老部队并驾齐驱，又经常亲赴前线指挥打破敌伪“扫荡”，巩固淮北根据地，又历次亲身主持淮北民兵会议，开展广大民兵运动，又数次主持淮北参议会工作，奠定民主政治基础。这些优异成绩都与雪枫同志的名字不可分离，我相信雪枫同志这些贡献和努力必长留遗爱于苏皖人民的脑海中间。雪枫同志的牺牲实是人民与党的绝大损失。

在我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民主事业的道路上，又新加添了雪枫同志的英勇牺牲。对于一个同志，一个干部，一个战友，一个典型革命人物的英勇牺牲，我曾亲见毛主席，中央各同志和全党同志所引起的悲痛。这个悲痛将转移在加强全党的工作上面。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在工作中不忘记他，则他的一切长处和美德将帮助我们在工作中前进，去完成我们伟大的抗战与革命事业。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1月28日）

纪念雪枫同志学习雪枫同志标题为编者所加。

杨尚昆

我作为雪枫同志的老战友，怀着和大家同样的心情，来参加彭雪枫同志纪念馆落成典礼。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有曾经和彭雪枫同志共同战斗的老战士，有当年为开辟这一根据地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还有长期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努力工作的干部和群众，有这么多人冒雨赶来参加这个会，我感到非常宽慰。这是对彭雪枫同志，也是对牺牲在这里的革命先烈的

最好悼念。

彭雪枫同志是我党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军政兼优，文武双全，无论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其他工作中，都表现出了对党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1944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和巩固豫皖苏边区根据地，雪枫同志率新四军四师主力，与敌、伪、顽展开了多次残酷战斗，许多同志牺牲在这里，雪枫同志也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豫东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失去了雪枫这样一位好同志，失去了许多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这告诉我们，人民群众能在这块土地上当家作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胜利的成果。

雪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1年了。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豫东大地和河南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纪念雪枫同志等革命先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革命传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把豫东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搞得更好，力争成为河南省以至全国的先进地区；驻军广大指战员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加强革命纪律，搞好军政训练，做好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多作贡献！

最后，我还想强调地说，我们这些和雪枫同志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有一个光荣的历史责任，就是要用我们的亲身经历，经常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把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原载《河南日报》1985年10月16日）

悼彭雪枫师长

张云逸

我新四军优秀的高级军事干部之一的彭雪枫同志，已经不幸的为抗战而牺牲了，这是我新四军和抗战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巨大损失。

回忆去年夏季敌人发动中原战役，河南正面战场国民党豫苏皖总司令汤恩伯以三十万大军，对数万敌之进犯，竟至土崩瓦解，使我中原重要战场沦于敌手，敌势且深入湘桂。我军为挽救正面战场危局，配合正面战场，拯救沦陷区人民，本我党中央一贯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之精神，命我四师一部越津浦路西进，由彭师长雪枫同志率领。8月誓师，连战皆捷，解放地区三万五千余平方公里，拯救了二百五十余万人民。正拟挥军西指，直下中原，渡新黄河（1938年改道以后的黄河——编者）切断敌人平汉线交通，阻扰黄河东西之联络，以策应湘桂严重之战局。敌伪于震恐之余，调集敌军出动扫荡，阻我西进。国民党内反动派所指挥的军队，此时不但不互相支援，反而勾结敌伪向我夹击，实为愤慨！我四师西进部队虽处夹击之中，但赖我雪枫师长指挥有方，仍节节胜利，粉碎敌伪的扫荡，而我英勇善战之雪枫师长，则因身先士卒，不幸中弹于去年9月英勇牺牲。噩耗传来，令我万分悲痛。雪枫同志为革命为抗战而牺牲，已尽其革命军人的责任，可得到安慰。此时战事吃紧，我们当即令邓子恢、张爱萍、韦国清、张震、吴芝圃诸同志及全体指战员继续奋勇西进，完成任务，誓以更坚决的行动为雪枫同志复仇。

我与雪枫同志相识已十四年。红军时代他曾在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团中任四师政治委员及师长等重要职务，时我则任红七军军长，也受彭德怀同志指挥，常共同作战，互相过从，深知其年轻有为，为我党我军中卓越的高级军事干部。他家历代贫苦，在豫西封建势力浓厚的地区，一向受统治阶级之压迫，故其幼年即富有革命性，于192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北平、烟台一带作学生运动及组织农民工作。以后调至上海参加秘密工作。自蒋介石的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内战日趋紧张，他又奉我党中央命令至湘鄂赣边区参加红军，任大队长、政委等职。1930年，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雪枫同志所部首先登城，成绩甚著。以后历次反“围剿”战争中，亦皆英勇战斗，屡获胜利。1934年红军长征，在两万五千里之艰苦战斗中，他莫不披坚执锐，挺身向前。1937年抗战爆发，雪枫同志则衔党中央之命东入太原，策划华北抗战工作。次年则亲回河南，发动与坚持中原之游击战争。其后挺进敌后，积极扩大部队，编为本军第六支队，皖南事变后改为本军第四师，雪枫同志任师长。

雪枫同志十几年来一贯表现忠诚为党，热爱人民，勇于负责，聪明果断，作风雷厉风行，而对于干部与战士则极其友爱，在战阵中则英勇善战，制服敌人，平时则专心学习。我曾看他在淮北半城，每时抽出两三点钟的时间单独到一古庙中读书，成为文武兼长，军事政治并茂之我党我军重要干部。1941年，四师在路西为反共军汤恩伯部无理进攻，虽稍受挫折，然雪枫同志不但不气馁，且愈加奋励。整风中更能深刻自我批评，接受过去的教训。今正当其日臻成熟之日，遂遭牺牲，曷胜痛惜！我特号召全军指战员同志，向彭师长学习，学习他优秀的革命品质，学习他的自我批评精神，为完成雪枫同志未完成的任务而战斗。

雪枫同志！您安息吧！您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了十九年，而尽了您最后的努力，您的努力构成了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您已经证明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中一个先进的与优秀的党员，您已经证明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您的战斗历史，将永远光辉的照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您未成的事业，有我们无数未死同志继续努力下去，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就可以得到伟大的胜利，来作为您的纪念。您的弱妻幼子，有我们党的照顾与抚养，使之继续您的遗志而努力。安息吧，雪枫同志！安息吧，英勇的同志！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在彭故师长墓前的演说

邓子恢

同胞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已到了彭故师长的墓前，彭故师长的灵柩马上就要入土了。彭故师长一生的斗争生活，已从此结束了。假如照盖棺论定来说，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为彭故师长下一个严正的定论。

首先就国家民族来说，彭师长是一个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是国家忠臣。

就对人民来说，彭师长是为人民服务而又为人民热情爱戴的群众领袖。

就我们部队来说，彭师长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就党内来说，彭师长是一个模范党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彭师长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所以成为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正由于彭师长是模范党员，是在党领导下培养下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切斗争中锻炼起来发展起来的，也正由于彭师长为民族为国家奋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所以他才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别无什么党的利益。

同志们，彭师长这个光荣的称号并不是我们夸奖他，替他吹牛皮，并不是旁人能够给他加上的，像社会上替死人加上称号一样，而是彭师长已在二十年的斗争历史中替自己创造起来的。彭师长自从 1925 年参加革命以来，整整十九年了，如以年头来说，是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的斗争中，彭师长处处表现他对国家民族对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彭师长只知有国家民族利益，只知有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而不知有个人利益。我与彭师长相处了三四年，处处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彭师长真可以说，是牺牲了一切为着革命，牺牲了一切为着党，真可以说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彭师长流了最后一滴血。这就是彭师长之所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尚的品质。

今天，彭师长已在他自己应站的岗位上，在淮北抗日最前线，在与敌人斗争中光荣牺牲了，彭师长的遗骸就要入土了，彭师长从此与我们永别了。彭师长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今天他去休息了。这在彭师长个人来说，他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彭师长所要完成的革命事业，则尚未完成，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我们赶出去，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因此这个伟大的事业就要我们大家来完成，要我们大家来奋斗。尤其在今天我们正处在国际反法西斯最后胜利的前夜，处在中国反攻很快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应加倍努力，来完成反攻前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今天追悼彭故师长，不是悲伤，不是流泪，而应把我们的悲痛变成对敌的仇恨，把我们的眼泪变成杀敌的勇气，我们要以此来为彭师长复仇，并以此来完成彭师长的未竟之功。

因此从今天起，每个同志都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要以彭师长的奋斗精神与工作作风来对照自己，并贯彻到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中去，来完成反攻前的准备工作，尤其要在今年完成下列三件大事：

第一，全淮北的党政军民要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根据地，巩固解放区，巩固根据地。只有解放区一天天的扩大和巩固，队伍才能更大、更多、更强，才能在反攻以前完成充实我们力量的任务。

第二，开展生产运动。无论老百姓或军队，在 1945 年，大家要共同努力开展生产运动，庄稼要收得更好，更多，家庭副业要做得更好，特别是手工业、纺织业，一定要做到棉布半自给，使大家生活过得更好，不仅有饭吃而且有衣穿。这一工作要老百姓与军队大家共同努力，使部队的的生活能过得更好，老百姓的负担不加重。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反攻。

第三，开展城市工作。把沦陷区的大小城市工作做好，把沦陷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好，把伪军工作做好。这样，将来才能里应外合，最后把敌人消灭。

今天必须把这三大工作做好。如果能把这三大工作做好，就可以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攻也许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那么，淮北就能出个十万八万军队，配合盟军进行反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收复一切失地，完成抗战工作。这就是最实际的追悼彭故师长。今天我们可以告诉雪枫同志：“雪枫同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完成你未完成的事业！雪枫同志，你好好地安息吧！”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雪枫同志永存

张爱萍

1944年9月15日清晨，我于三师师部突然接到彭雪枫同志在豫东粉碎敌寇扫荡战役中，光荣殉国的噩耗，师部诸同志均万分悲痛，感叹不已！雪枫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卓越的指挥员。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与中华民族之一大损失。雪枫同志与我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患难与共，赤诚相待，失去这样一位老战友，心情愈加沉痛，悲愤满腔！“恨敌寇夺去吾战友，率全军誓为尔报仇”！

回想起7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军部，雪枫同志前来告我：为抢救中原，他奉命率师西征。临走时还对我说：“此次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见面了？”我当即预祝他出师胜利，并说：你们去头打阵，咱们随后就会跟上来的，见面的机会多着呢！我们在相互勉励“为党保重”之后就送别了他。哪里想到仅仅两个月，雪枫同志——我的老战友，竟与我永别了！

雪枫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十年国内战争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长。他与我曾两次在红军大学同学，第一次是在江西红大，他在高级指挥科，我在上级指挥科；第二次是在陕北红大，我们同在高级科。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差，我们在课余之隙，还常在一起打网球，学习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愉快。我又两次在他领导下做过工作，亦曾两次共同工作过。雪枫同志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为我所不及。他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的品德将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雪枫同志对党无限忠心，坚定不移，参加革命二十年如一日。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与挫败，经过国内战争的残酷、激烈的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雪山草地，饥寒困苦的磨炼，又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不管情况，处境如何艰难险阻，对党交给的任务，他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去积极完成。他的光辉的一生，为我党历史谱写出一件件可歌可泣的伟业。

雪枫同志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屡建奇功。1930年红军第一次进攻长沙时，他所率的一个大队，首先攻进长沙城。1933年江西的八角亭战斗，他仅率一个通讯排，即以反冲锋打垮了敌人的进攻，从而挽回了全战场的危局。是役，他光荣负伤，为党为人民流了鲜血。1935年春，我们第二次攻占黔北大城——遵义，我红军第三军团第十一团于追击败敌中，被强大之援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攻，在情况十分危急之际，雪枫同志所率的第十三团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之令增援我十一团，他立即亲率该团猛打猛冲，配合我十一团打垮了吴奇伟师。随后我三军团与一军团转入进攻，全歼敌军两个师，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他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首先进入豫东，开辟了豫皖苏根据地。……在我们共同工作的各次战斗中，他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直到此次率师西征挽救中原危局的作战中，亦莫不如此。

雪枫同志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不仅在战前有正确的决心与周详的部署，即使在紧急、危难之中，亦能指挥若定，出奇制胜。因此，他所率的部队，常担负艰巨的任务。1935年春，红军第三军团进攻娄山关（由枫梓通遵义公路之险要关口）之战，与第二次攻占遵义城之战，他所率红十三团，均担任主攻任务。诸如红三军团抢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后向川西北之天全城、少数民族地区与通过大草原等进军中，也都担负着艰巨的前锋任

务。雪枫同志有胆有识，机智果敢，在关键时刻挽回危局。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攻江西红军时，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于严重关头丧失信心，产生动摇，私下将红五团开去抚州（国民党反动派重要战略地）附近，企图投敌。雪枫同志知悉后，仅率通讯员十余人，日夜兼程，不避困苦，终于赶上红五团，将部队带回苏区，使郭炳生诱使部队投敌之企图未能得逞。雪枫同志在这次事变中当机立断的果敢行动，荣获了中央军委的红星奖章。1935年夏，红军到达贵州之北盘江一带时，雪枫同志所率红十三团，以伪装迷惑了贵州王家烈部，该部还列队欢迎，并派副官给我们作向导，使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安全通过了王家烈军好几处堵截红军的防区。

雪枫同志有刻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他的生活一贯简单朴素，从不考虑自己个人的享受和特殊待遇，即使在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亦处之泰然。对那些奢侈享乐现象是深痛恶绝的。他在长征中，很少骑马，常把马让给体弱的、伤病的或一些小同志代步。在红军过大渡河的前后，全团的马匹都丢完了，只剩下他和我的两匹骡子。后来我的那匹骡子亦在通过炮桐岗——荒山老林，人烟绝迹的大山岗中跌死了，全团只剩下他骑的一匹大黄骡子。那时，由于水土不服，部队中大家全都泻肚子，弄得同志们更是腿软体疲。我们在行军途中，他常说，你的身体比我差些，骑骡子吧！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比他差。因此，互相推让，彼此都不肯骑，把骡子给体弱与伤病员同志骑。甚至，亦有整天行军中骡子空来的事。我们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时常遭到大风大雨及冰雹的袭击。有一次，我们翻过大鼓山（共有三个山峰，一名上大鼓，一名中大鼓，一名下大鼓，以中大鼓山为最高），部队出发时，他走在前头，我在后尾收容落伍掉队者，出发时天气晴朗，但走了一段，突然遇到一场急风暴雨，漫天迷雾，气候骤然变冷，冻得大家牙齿直打颤。到了山顶上，更是狂风呼啸，冰雹象鸡蛋大小，把我们头上戴的斗笠打穿了好多洞。当我爬上中大鼓山顶，雪枫同志还站在那里等我们。我问他怎么不赶快下去，山上冷得很！他说，看部队有无掉队的。接着对我说：你生病了吗？脸都变紫了，鼻子、眼睛、嘴巴都在流水了！我看着他：同志！你也是一样！我们再看看部队，大部分同志全都是这样。在通过大草原时，上级规定每人要筹足七天粮食。由于当时麦未全熟，只能到麦地里用手捡那些比较早熟的麦穗，然后，用火烤，再用两手搓出麦粒来。由于筹粮很困难，我们全团只够四天粮。我们团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把自己弄来的青稞麦全都发给了部队。当时，雪枫同志和我是这样想的：饿吧！还有水喝呢！七天就会饿死人吗？！

雪枫同志富有组织能力与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不分大事小事，都计划得很周到。他不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故不轻易决定问题，一经决定，就雷厉风行的去干，不干到底决不休止。他做事认真，不苟且，不马虎，善于运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全盘工作，不乱抓，不越权，不干涉别人职责内的工作，让同志们放手去干。他看不惯工作中的零乱、无计划，走一步看一步，临时抱佛脚，乱抓三阵的那种事务主义工作作风。所以，他在整顿部队上常常是卓见成效的。

雪枫同志喜欢读书，兴趣广泛，常在作战行军繁频之隙，手不释卷。他的藏书很多。他会写文章，作报告、演讲都很吸引人，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还有渊博的文学素养和科学知识。

雪枫同志象其他同志一样，亦有他自己的缺点。但他对于自己的缺点，有勇于改正的美德。今年夏天，我们在军部开会时，每天晚饭后，在一起散步，他常虚心反省自己的过去，并诚恳地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能以坚强的决心和毅力去克服。雪枫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他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情操的表现。

雪枫同志德才兼优，能文能武，军政俱全，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干部之一。雪枫同志光荣地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光辉业绩，他的才智和崇高的品德，将永远留在人间，

铭刻在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心上。

我们全师与全军区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者、全体同志，以及我淮北地区数十万民兵和数百万自卫队员，都应百倍努力，继承雪枫同志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誓向敌人讨还血债！以雪枫同志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奋斗！我们要加紧练兵，提高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战术、技术，肃清游击习气，健全部队的组织纪律及各项制度，以及正规的军事生活秩序。确立拥政爱民思想，除去军阀主义习气与极端民主化倾向。密切官兵关系，巩固部队铁的团结。抓紧拥政爱民运动，更进一步密切军政民关系。改变部队中包办，互不尊重、各自为政，以及无计划，无组织的事务主义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建立科学的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制度和认真、实际的工作作风。使我师主力军迅速走上完全正规的阶段，使我区地方军向主力军看齐，迅速组训民兵，达到全民皆兵。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队伍，为雪枫同志报仇！为完成雪枫同志的遗志而奋斗！

雪枫同志！你英灵不死，永垂千秋！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

张震

1944年秋天，我们新四军第四师在淮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已经整整六个年头了。这年八、九月间，正是秋高气爽，根据地内兵强马壮，“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季节，我们奉党中央、毛泽东的命令，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的兵力，组成了西进大军，在师长彭雪枫同志的亲自率领下，越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津浦铁路，挺进到敌、伪、顽合流下长期统治的豫皖苏边区，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收复这块失地，为重建抗日民主政权，我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着盘踞在这一带的反动武装，拔除了妄图阻挡我军西进的小朱庄据点，全歼了负隅顽抗的王传绶所部。接着，我们又挥戈西进，直捣永城、夏邑间的八里庄。八里庄为顽、伪，土匪三位一体的李光明支队盘踞着。这是条地头蛇，长期盘踞在这里鱼肉人民。他们依仗着离夏邑城日本鬼子的据点很近，可以取得日军的支援，经常四出骚扰，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我师部队到达这一带后，附近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我军拔除这个毒瘤。敌人为了阻止我军西进，限制我军活动，并且进攻我师，不但在八里庄修筑了围寨，还在寨西南角修筑了一个小圩子。他欺负我们没有后膛炮，在小圩子中间又修了一个很高的碉堡，这样不但可以控制八里庄的四周，还可以控制大寨的南半部。为了拔除八里庄据点，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在师部直接指挥下的九旅二十五团。二十五团是一支新生力量，进入津浦路西后，还未进行过战斗。9月10日早饭后，雪枫同志骑着他的名叫“火车头”的白马，带着骑兵通讯班，要亲自到二十五团和其他各团去布置任务。十六时许，我和吴芝圃同志来到了二十五团。这时，雪枫同志已经分别给干部们下达了任务，对担任主攻的二十五团，打援的三十二团，做预备队的骑兵团，他都详尽地作了指示。雪枫同志是我们大家最钦佩的文武兼优的将领，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和宣传鼓动家，

他讲话时仍带着河南土音，听起来刚劲有力，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这次，他在交代了任务以后，又照例向部队进行了宣传鼓动，只听他说，

“同志们!我们是淮北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有灾难，我们要不要管?”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要管。”

雪枫同志又说：“你们不要轻视当前这个敌人，他们既是土匪，又是和顽军、伪军，日军合穿一条裤子的反动派，拔掉这个据点，除掉这个祸害，日本鬼子就耳聋眼瞎寸步难行，以后我们开辟根据地就容易了。现在我提议，这次参加战斗的几个团，开展一个革命的竞赛，看谁打得最漂亮，好不好?”

“好!”队伍里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

战斗动员以后，我们在永城北边一个名叫蒋胡同的村庄上作短暂的休息。

二十二时整，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行动。他没有骑马，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我和他并肩走着，一边走一边研究这次作战中的有关问题。

突然部队停下来了，从前边轻轻地传来了“原地坐下”的口令。这里离敌人的据点——八里庄已经很近了，听到从敌人的围寨里传来的敲梆声，接着又有人呼喊：“来了!来了!不要跑，打枪啦!”偶尔也听到零星的枪声。除此以外，天上仍然是星光闪烁，地面上还是静寂无声。向导告诉我们，那个喊叫的声音就是八里庄上的人。“难道敌人发觉了吗?为什么二十五团没有动静呢?”雪枫同志这样小声地提出疑问，我与吴芝圃同志也以同样的心情，一块儿在一个“抗日沟”内思考着。

突然，几个黑影由远而近地向师指挥所走来，原来是二十五团团长江体三等几位同志。江体三同志说：“我们已经展开了，敌人没有发觉，寨墙上那些喊叫声是敌人害怕，喊着壮胆的。不过情况变了，白天侦察没有鹿寨，现在有了鹿寨，强袭不成了，必须攻坚，特来请示。”雪枫同志听了后，问我：“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说：“我到前面去看一下再决定吧!”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爬到有鹿寨的地方一看，原来不是鹿寨，只是一根砍倒的大树横在路上，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我回来把这一情况向雪枫同志作了汇报后，他决定仍按原计划执行。于是在轻重火力支援下，部队英勇地越过了八尺宽一人深的外壕，从北东两面同时突入八里庄。敌人大部在睡梦中为我军俘获了，只有李光明的支队司令部与另两个大队仍顽强地守着西南小寨。

大寨的战斗于十一日三时许结束后，我随着雪枫同志进入八里庄，在一个天主教堂内休息。他还亲自审问了俘来的两个伪大队长，研究了小寨敌人的部署，并亲自去侦察了小寨的地形。他发现敌人利用中间碉堡观察，大小两寨同时受敌人一挺机枪封锁，有一个大胖子拿着机枪向下打，使我军在接敌中伤亡很大。雪枫同志告诉二十五团组织特等射手封锁敌人枪眼。过了一会，这个大胖子就被我们打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派给李光明的参谋长。靠近大寨的枪眼都被我们封锁了，敌人不能发挥火力，只好用砖头把它堵起来。这样就使我们更便于接敌运动了。我们决定在拂晓时总攻，以便天亮后腾出兵力来打夏邑山来的日本鬼子与伪军。这时夏邑的敌人正与我三十二团侦察警戒部队打着。

雪枫同志实在疲乏了。他几天来亲自动员，主持作战又安排地方工作。他喜欢接近群众，只要来访的人他总不拒绝。因为我师撤退路西已经三年了，有的找儿子，有的诉说亲人被顽、伪军杀了，要求报仇。直到发起战斗那天早晨，他还请了原来我师在永城东北山城集与日本鬼子作战牺牲的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同志的家属吃饭。我劝他休息一下，以便白天指挥作战，他就又回到天主堂内，把油布铺在地下和衣而睡。

我正在要睡未睡的时候，突然机枪声大作，警卫员急匆匆地跑进来，说：“师长!师长!敌人突围了!”雪枫同志从油布上一下爬起来说：“走!”随即拿上他那心爱的左轮枪。这时天已经亮了，我随他到南边寨墙上。他告诉二十五团江体三团长立即派部队正面追击，一直到消

灭为止。另外还用电话告诉骑兵团去截击敌人。

我随着他站在围墙的高处观察，以便指挥部队。他的警卫员刘瑞芳把他拉下来，站在寨墙上的跪射散兵坑内，露着半个身子在外面指挥。这时旭日渐渐东升，我们看见五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奔舞，原来是我师骑兵团出击了，拿着马刀在砍敌人。骑兵团也是雪枫同志的三宝之一，几乎连每个战士他都能喊出名字。部队继承了红军时期猛打猛冲的精神，使敌人和伪军为之胆寒。这个骑兵团是我师三年前在津浦路西被顽军骑兵八师袭击遭受损失后下决心建立起来的，团长是周纯麟同志，政委是姚运良同志。他们对于马上劈刀、马上射击、蹬里藏身、超越障碍等动作均甚熟练。

不几分钟灰尘消散了，只见成批的俘虏向师长指挥所押送来了，只剩下零落的枪声，大家都很高兴。雪枫同志正要骑兵团将敌支队长送来，询问敌、伪、顽向我进攻计划时，远远地又传来一声冷枪声。雪枫同志突然倒下了。警卫员马上把我拉下来。我只看到他哼了一声，眼睛向我注视了一下，刹那间，瞳孔的光芒即刻消失了。我们急忙找医生替他注射了强心针。他的脉搏由微弱而渐渐消失了。吴芝圃同志从寨墙上跑下来了，他眼泪盈眶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好像被一根针刺入心膛内似的难过地说，“已经不行了。”因为我找了好久找不到他的伤口，只在他的左心房上找到一个好像被一根小刺扎破的伤痕。原来是子弹打中他的左心房还没有跳出来。

雪枫同志当时只有三十七岁，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十余年如一日，为了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雪枫同志去世已经十三年了，每看见他的遗像，就引起我无限的哀悼，特别在他赠给我的相片上写着的“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更使我感到不但丧失了亲爱的战友，而且丧失了一个很好的老师，这真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在雪枫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十年，其中有七年几乎和他朝夕相处，在我的脑海中存留着一个很深的印象。在雪枫同志牺牲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总是梦到仍旧和他在一块工作；只要一闭起眼睛，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眼前一幕一幕地呈现出来。

雪枫同志是河南南阳人，生长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因为豫西被土霸王别庭芳统治了许多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雪枫同志的家境也就每况愈下了。他的族叔彭禹廷当时是冯玉祥的秘书长，看到他聪明，求知欲高，把他带到北平，进了西北军官子弟学校读书。读到中学时，他因为不是直系子弟，不能免费，而彭禹廷又受到其他子弟的责难，也不能继续供给他了，这对年轻的雪枫同志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那时他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负责学校里部分团的领导工作。怎么办呢？党还需要他留下，他只好寄居在一个同学家中，靠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帮助点钱来交学费、书籍费等。他想：如果能写点文章投寄给报社，能够得点稿费，生活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一家报纸，想不到竟然登载了。这更加鼓励了他写作的勇气，也养成了他爱好文学的习惯。他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有时整天吃不上饭，唯一的一双皮鞋，鞋底穿了洞，走路时脚底踏在地上，也没有钱去补它。后来形势紧张起来了，冯玉祥撤离了北平。1930年，党派雪枫同志到南方红军中去工作。他开始在一个大队当政治委员，由于过去生活对他的磨炼，使他具有刚毅顽强的性格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也由于他在学校中受了西北军的影响，因此他开始到红军工作的时候，工作作风有些急躁。当他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以后，从此他对同志们的缺点总是谆谆善诱，反复地说明道理，一直到对方理屈词穷才算罢休。于是，大家给他取了一个诨号叫“讲道理的”，因为他一遇到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就喊着“你来！你来！我向你讲道理。”他什么人都谈得来，经常到部队与士兵群众打成一片，大家真是又怕他（讲不赢他），又尊敬他（和蔼可亲）。

1932年，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后，蒋介石“进剿”大军一次比一次地多起来了，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老战士在历次战斗中也伤亡了许多。敌人又在组织第五次“围剿”，这时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就动摇起来，被敌人吓昏了头脑，丧失了斗志，个别的还想投敌叛

变，幻想到蒋介石集团内去乞求一羹米粥。当时，红军第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在我军由江西的宜黄乐安地区撤退时，他企图率领一个团投敌。那时雪枫同志任师政治委员，看到部队出发了，师长带一个团还未来，遂骑着马往回找了几十里路，天还未亮，隐约地听到了部队运动的响声，“哪一部分？”雪枫同志问。因为他经常向部队讲话，几乎每个战士都熟悉他的声音。“政委！是我们！”雪枫同志知道已找到自己的部队了，匆忙地找到了郭炳生。这个叛徒推辞地说：他为着掩护师的主力转移，所以还在这里。雪枫同志没有识破郭炳生的阴谋，郭炳生借口掩护，带一个连投敌了，接着带着白军来进攻，苦战三天，雪枫同志带着师主力突出了白军的重重包围，安全地回来了。因此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全苏大会时，曾光荣地获得了红星奖章。

雪枫同志不但在平日为部下所热爱，而且作战也很勇敢，经常以他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中央苏区在四次反“围剿”后，在抚州附近八角亭与蒋介石的主力白军第四师战斗时，被敌人钻隙突入到师指挥所附近。雪枫同志这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师部只剩一个通讯排了，他立时带着通讯排进行反冲锋，把敌人打退了，他自己也光荣地负了伤。长征途中他所率领的部队总是负担着军团比较艰巨的任务或者

在侧翼行动。离开贵州以后，他改任军事指挥员了。他当过五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东征时（渡黄河到山西）他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以后他到陕北的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党中央派他到山西说服阎锡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七七事变，红军改编后，他任八路军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1938年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一直到1944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牺牲为止，他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我还记得1938年他任游击支队司令时的情况。这是一支新部队，除了少数干部外，都是青年学生或激于义愤的爱国人士，由豫南和豫东的党组织领导发动起来的。刚刚整编完即东渡黄河进入敌后抗战，于淮阳之棠棣集遭敌骑兵袭击。战士们缺乏战斗经验，他们看到司令员，有的喊“枪拉不开栓”（土造枪），有的叫“枪打不响”。这时敌人用机关枪猛烈地向我军扫射着，对新战士来说，真是一场严重的考验。雪枫同志率领着警卫连毅然地冲上去了。靠着六挺苏式转盘机枪与一支捷克式步枪（其他均是土造的）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然后用部分部队从侧面突击，将敌人打垮了，取得了进入敌后首战的胜利，振奋了士气，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意志。这是开封失守后在豫东广大原野上奔驰的日本侵略军第一次遭到优秀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惩罚，怎不叫那些拥兵自卫不战而丢掉豫东广大地区的国民党老爷们羞煞呢！我们就这样不断地打击敌人，进行抗日宣传。仅一年的时间，就由一支近千人的新组成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一支万余人的强大的抗日队伍，好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上，迫使敌人分散守备，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雪枫同志虽然这样亲冒矢石，抓紧每一个有利的机会打击敌人，但他对自己的学习从没有放松过。在1941年前，他总是一个人负责豫皖苏边区党、政、军领导责任，实在够忙了，但他仍坚持定期向干部作时事报告，自己动手办报。这个报就是抗战期间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名的《拂晓报》。《拂晓报》、“拂晓剧团”与骑兵团，曾被人称为雪枫同志的三大宝。除骑兵团前面已经简要说明外，我再重点地介绍一下《拂晓报》。

《拂晓报》的确费了雪枫同志不少的心血。当时敌后不但没有铅印机，连一架象样的油印机也没有。报社里有些具体工作，从看稿到编排，雪枫同志初期都亲自参加，并把当时敌后一些油印报纸搜集起来，互相对比，开会研究改进。他还非常关心报社同志的日常生活，由于他这样谆谆善诱，在他以身作则的启示下，好多大学生如陈阵、庄方……等同志均埋头苦干着，白天背背包行军，一到宿营地就赶着编排、刻写、印刷；往往一个人又写又印刷，均欢欣愉快地干着，没有一句怨言。报纸以严峻的笔调揭露了那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鱼肉人民的老爷们的私心，及时地报道了我党的政策。广大的指战员，也把它当成了敌后唯一的精神粮食。当报纸流传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别山地区时，他们还以为是铅印的。他们虽然痛

恨这张报纸，但也不得不赞美编排样式新颖大方，标题简洁、醒目、文字生动有力。

1941年我师转到淮北津浦路东后，党中央为加强领导，委任邓子恢同志来担任政委，使雪枫同志专一进行军事工作，并能抽出一些时间自学。为着学习方便，他在师部驻地附近一所破庙里布置了一间小房子专门读书。除参加会议、处理部队问题外，他差不多整个白天都在读书。如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毛主席在延安的哲学讲话、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候读完的。每本书经他读过后，都有眉批、摘记、自己的体会等。有时还找政治部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来研究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

雪枫同志还经常提到“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有一次，春节以后，我随他到外面去检查工作，他看见有一家门上写着，“过境我军情不厌，到家同志话偏长”。他立时跳下马来，掏出小本子把这付对联抄上。这件事情不但充分表现出雪枫同志的好学精神，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付对联上，看出敌后我们军民之间深厚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军民之间鱼水般的关系。

雪枫同志在生活上也是非常朴素的。他待己甚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这种作风。他在生活上值得我们作为楷模的事迹颇多，我只举几件事情来说明一下。雪枫同志，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时，每一分钱都列出用途，报帐一丝不苟，他是几个办事处中开支最节约的。雪枫同志这种做法，曾经受到党中央的表扬。1938年我们到了豫南。有一天，雪枫同志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来看他。只住了几天，他就让老人家回去了。不久，在雪枫同志的家乡就传开了，说他到了豫南当“官”了，于是他的几个叔伯弟弟也来找他，要求给个小“官”当，或者背“盒子枪”当警卫员。他斩钉截铁说：“要当兵就下连队去背大枪，有文化的进学兵队，不然回家去生产。”这样，跑来找雪枫同志的几个叔伯弟弟，只有彭修强（他的族弟。雪枫同志名叫彭修道）一人进了学兵队，其余的人都没精打采地回家了。

到了敌后，生活更苦了，部队终日不得一饱。在头一年中，一支几千人的部队，供给处每人每月只发三元钱，怎么办呢？我们曾经卖过马换粮吃，没有马可卖了，一向群众借山芋，大家还笑着说这是香肠（山芋）牛肉干（高粱馍）呢！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他是应该吃小灶的，但为了与部队同艰苦，渡过这个困难，他没有执行，把他自己的零用钱买点猪油，用一个小瓶子盛了蘸高粱馍吃，有时买几个生辣椒在火内烤热，再和点盐吃。在他以身作则的领导下，部队更加团结了，更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雪枫同志在穿着上很爱整洁，他虽然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破了他也穿得很整齐，缝补得很好。他很讲究军风纪，老是打着绑腿，扣着皮带。由于他的影响，部队虽然处在敌后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还是严格地执行着军风纪和礼节规定。

雪枫同志虽然有上述这些严于律己的精神，但对干部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如二十六团团团长罗应怀同志与日本鬼子作战时脚被打残废了，住在医院里。雪枫同志去看他后知道他文化水平低，阅读文件困难，除要他安心休养外，并给他订了一个学习文化的计划。因为师部离后方远，有时他还发电报督促他的文化学习。终于使得罗应怀同志不但能够阅读文件，还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雪枫同志有丰富的感情，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老干部冷冰冰，只能打仗，没有感情。”他对干部、战士家属来访，只要他碰到时总是殷勤接待。他还定期召开军人家属会议征求意见，使军人与人民打成一片，和一家人一般。他常常想念着那些同过艰苦共过患难的战友。记得有一天我同他在月夜散步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在七七事变前，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进攻，七七事变后，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多少人的家庭过着月缺人散的生活啊！但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雪枫同志及他的战友们，正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抛弃了个人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英勇地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不惜流尽自己最后的一滴血。

现在，全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雪枫同志，你的理想和未竟的事业，正由你的战友，你的同志和广大人民一起在完成着！我们的国家已经在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

下站起来了！这是可以告慰你的。

安息吧！雪枫同志！

（原载《红旗飘飘》第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

悼卫国保民先烈彭雪枫同志

曾山

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于去夏日寇发动中原战役，向我河南大举进攻时，奉军部命令率部越津浦路西进横阻津浦、陇海两铁路敌人前进，打击敌伪，牵制日寇，援助友军正面作战，恢复我豫皖苏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解放被敌伪蹂躏的同胞，使我豫皖苏边区三百万人民重见天日。敌寇于挫败之余恼羞成怒，勾结当地土顽，举行报复扫荡，企图歼灭我军。我路西部队在彭师长亲自指挥之下予敌寇以严重打击；获得反扫荡的伟大胜利。但不幸雪枫同志竟于是役因临前线，奋勇当先而光荣殉国。噩耗传来，我华中全党全军以及解放区各阶层人民无不悲愤万分，痛悼不已！

远在 1933 年雪枫同志在中央苏区江西军区负军政主要责任时我就和他相识，并在一起工作过，抗战后又同在华中解放区工作。从十余年的共事与接触中，我深深感觉到雪枫同志不但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卫国保民的民族英雄，而且是我党杰出的领导干部。雪枫同志自大革命时代起，为无产阶级，为国家民族英勇奋斗二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一天放下过武器。他一直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先锋战士的姿态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他在党的培养与斗争的锻炼下，具备着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宝贵品质和特点，这些品质和特点都是值得我全党全军的同志引为光荣而努力学习的。

服从真理，尊重组织，是雪枫同志第一个特点。他一生的言行以真理是从。他敢于正视真理，告诉人家以真理，大胆主张与贯彻真理，终身为真理而坚持奋斗。因此，他既能坦白无私，谆谆善诱地帮助同志改正缺点，又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改造与提高自己。同时他对党的组织——从支部一直到中央——一贯是绝对尊重，并百折不挠，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决议，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

热爱人民，联系群众，是其第二个特点。雪枫同志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他爱护劳动人民，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他所领导的武装队伍，群众纪律的严格，军民关系的融和，是有口皆碑、有目共赏的。他自己每到一地，常常亲身访问当地各界人士，特别是劳动群众，听取群众的呼声。因此，他一直和群众保持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从而获得劳动群众的热爱与拥护。他对部属的态度是严肃、正直而又和蔼可亲的。但他对民族与阶级敌人却怀有刻骨的仇恨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积极工作，勇于负责，是其第三个特点。雪枫同志的工作精神一贯是积极的。他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夜以继日地甚至寝食俱废地工作着，从来没有怨言。他一直保持着燃烧一般的工作热情，从来不会因外界的刺激或情绪的高低而发生波动。

他对于工作，总是兢兢业业，唯恐有失，唯恐有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愈是在紧张危急的环境中，他愈能方寸不乱、镇静自持，照常工作。他真能做到临事不苟、临危不乱地步。因此，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堪为一般同志的模范，他一生的工作成绩是光辉卓越的。

艰苦克己，公而忘私，是其第四个特点。他致力于革命凡二十年，只知有党、有人民、有国家民族，从来不计较个人的生活享受。他能与士卒共甘苦，保持着自奉俭朴的生活。他的刻苦耐劳的精神是全军闻名的。他为党为革命忘我地工作着，直至最后一息为止。他到中年（三十五岁）才结婚。他能以“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精神正确处理个人与整体间的关系。

努力学习，才识过人，是其第五个特点。他从来不放过一切可能学习的时间和机会。他不断地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军政理论水平。学习中富有钻研精神。他能将所学运用于实际，又能将实际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因此他观察和处理问题有其独到之处。他有胆有识，工作富于计划性和创造性，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但是统一战线的能手，武装斗争的健将，而且也是党的建设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干才。

雪枫同志除以上这些特点外，他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和长处，这里难以全部详述。他的一切特点和长处，是以坚定明确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对革命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心，牢固地为群众服务的观念为其思想基础的。这些宝贵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是每个共产党员和善良的人民所应该奉行与效法的。

雪枫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由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光明的，所以我坚信，全华中党内外在今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必将涌现出千百个新的“雪枫同志”，以弥偿我们这一重大的损失。让我们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踏着先烈的殷红血迹，向着胜利的前途迈进，继承与完成雪枫同志的遗志。雪枫同志精神不死！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念雪枫同志

韦国清

正当与彭旅长明治同志，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时候，彭师长牺牲的不幸消息传来，使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很久，是时，我老是默默地想，这是我党的重大损失，是我淮北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共同损失！万恶的敌人，竟在它垂死之前夺去了我们英明领导者的生命。从此，我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人民失去了一个同阶级的朋友，这是我们革命同志与抗日人民深感痛惜的。但是，我们革命同志并不因此而悲伤流泪，而应该对敌增加千百倍的深仇愤恨，鼓起我们革命勇气走上战场，对敌人以数倍的报复行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消灭敌人，坚定自己，坚决勇敢地踏着彭故师长的血迹前进，打倒法西斯反动统治，为彭故师长复仇！

早在红军时代，我就认识了彭故师长，我与他第一次晤见时，是在江西红军大学，至今已十

余年了，但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时间也不过才二年多，可是他留给我许多印象却是很深刻的。

首先他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坚决勇敢的斗争精神。他第一次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是在 1935 年的春天，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五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侧击与尾追继续北上抗日，完成推动全面抗战的历史使命，于四川土城组织战役时，他任红军第五师师长，我们队伍奉军委命令归五师指挥，是役，彭师长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灵活机动的指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与杀伤，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使红军能继续北上，完成抗日救国的历史任务。这里表现的他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与英勇战斗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第二次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是在 1937 年的秋天，敌人正在大规模进攻华北的时候，八路军奉党中央命令进入山西配合友军抗日，我随总部教导总队（八路军随营学校）路经太原办事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师长正是该处处长。当我到办事处时，彭师长即很诚恳地教导我说：“目前中国形势迫切要求各党各派各军合作抗日，我党我军站在抗日最前线，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团结各抗日党派与军队，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以上这一段话，证明他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深刻的研究与无限的忠诚，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第三次对我深刻的印象是在 1942 年的春天，他从淮海回来的时候，不久，他给我一封信，大意是：“过去在工作中有许多毛病自己还不知道，或知道不深刻，这次到淮海，可算是基本上解决一些思想上的问题了，希望你对我多提一些意见以便在工作中彻底改正……”根据他这一段话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愿意自我批评，愿意继续求进，这种作风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们应该学习与发扬这种传统精神。

其次他有坚定的阶级意识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在 1926 年就参加了共产党，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经过十年内战，经过八年抗日战争，都是极艰苦的战争，他是毫不畏惧地与敌人作无情斗争的。不顾一切困难与艰苦，他是永远不变他的革命意志的，保持了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与作风，他保持了头可以断血可以流，志不可屈的革命态度。

再其次，他的学习精神是我们的模范。他的一生大都在战争环境中度过，但他对于理论的学习从没有放松过。他不但自己经常注意学习，他还能够督促别人学习。前年的夏天，他送给我们两本书，一本是《战争论》，一本是《思想方法论》，并附上一封信，说：“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了，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他对于时事问题特别关心，无论什么报纸他都要仔细地看一遍，并在报头批上几个字，使别人读时好好注意，他对我说：“工作学习是分不开的，要工作必须要学习，学习也是为了工作。”这是他一贯的优良作风。

另外，他在作战指挥上能够以虚心的态度接受下级的意见，同时他很注意研究情况，在情况还未明了之前，他不轻易下决心。两年多以来我在他直接指挥下作战次数也不算少了，但不同的意见是很少的。因为他能够从实际出发，能够研究情况，同时也说明他对于下级表示信任的态度，下面打错了，部队受到损失，他只感觉到莫大痛心，然而他对于干部却能耐心教育，检讨经验，并不采取打击或简单撤职的办法。在这两年来干部的工作也大胆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上下级也能够互相信任了。另外他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工作，去年的春天到处搜集民兵建设材料，在这个问题上他除了自己注意研究而外，并指定各旅团负责同志进行调查工作，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的。

彭师长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高级干部，他在生前为革命为阶级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了十余年，现在又为革命为人民解放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就是他最优秀的革命品质的结晶。

彭师长的优良作风还很多，一时是说不完的。如今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并领导我们与敌人斗争了十数年的彭师长已经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永远地纪念他，我们要继承他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为彭师长报仇！安息吧，敬爱的彭师长！千万人追念着你，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永恒的纪念

——吊彭故师长雪枫同志

肖望东

1935年冬，在陕北宣韩地区，我们的部队奉命掩护彭故师长所率领的红四师南移。这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当时因情况紧促，便匆匆分手。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是英明果断，热情可亲。1938年7月，重晤于武汉，从此便在他的领导下同事四年。在此期间，我们辗转苦战于豫皖苏边，而又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因此他所给予我的影响也就特别深刻，使我永远不能遗忘。近两年来，我虽离开了他的直接领导，然而在与他的不断通讯中，对于我的思想和工作，同样获得很大的启示。去年5月间，他因公来淮南，我恰巧在路西，未能晤面。他于百忙中曾给我写来两封信，在最后一信中他说，“……此次来淮南，终以未能见面畅叙为憾，而目前时局大好，望你善自珍摄，并盼努力前进。我因急务赶返淮北，以后将在新局势下相晤了。……”以后他率军西进，但也从此音容杳杳，谁知这就是他与我永别的最后一信了！

雪枫同志是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给我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却时刻鞭策我不断向前。这里仅追忆一些较深刻的印象，作为我对他的永恒的纪念。

四师是一支从艰苦困难中创造起来的部队（常常有人说是白手起家的军队），但由于雪枫同志的艰苦卓绝的领导，这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雪枫同志是一位极富于情感的共产党员。他对任何同志都是那样谦逊，只要见过他的人，就会感到他热情，亲切可敬！与他同事稍久的同志，一旦分手，就会对他念念不忘。尤其当他想起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同志，更是感情激愤。1939年1月间，一团二营副陈光勋同志光荣牺牲了，他在追悼会上讲话，声色恻切，全场悲痛。住在书案店时，他早晚常为光勋同志的新坟垫土、栽树，使之全军为之感动，同时也感动了当地群众常为光勋同志祭奠。他对同志这种热情的表现，成了当时四师发展的一面光荣的旗帜。

他富有创造力，而且又具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四师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是和雪枫同志的这种精神分不开的。以我所知道的，他总是案不离牍，手不离卷，不管行军与驻防，总在夜深十二时以后才休息，但他仍是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四年当中，他有好些时候，因为环境险恶，操劳过度，使他脸色憔悴，须发拂然，但他的革命意志总是百折不挠的。因此，干部和战士们，都关怀着他的健康，但又以他的这种精神而感到奋勉。他不仅是全师指战员中最有威信的首长，而且是豫皖苏边数百万人民中一个德高望重的群众领袖。他不仅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而且是脚踏实地，深入群众，每到一地，即找群众问寒问暖，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进而去解决他们的困难。例如，在路东双沟时，当地的学校和澡塘，因经费不足而停学停业，雪枫同志知道后即予援助，使之继续开学与营业。他的这种精神是一贯的，因而群众对他的敬爱，实非语言所能形容。所以，新兴集的“德政碑”，褚家湖的“万民伞”，韩家湖的“千人旗”，等等，就是群众对他感恩戴

德的表现。

他是党的一个很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的文章和语言，都是有深刻的感染力的，凡是听过他的讲演或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一定会感到兴奋和快慰。他所亲手创办的《拂晓报》，不仅成为豫皖苏边千百万人民的喉舌，同时成为我党油印报纸的先导。他对于党报的爱护和关心，在我们一般同志中是少有的，特别对于报社人员的关心和培养，使报社同志感到极大的勉励。由于他的关心和培养，使《拂晓报》已出版到七百期，在敌后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伟业。总之，雪枫同志不仅是党的人民的智勇双全的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又是一位才德兼备的优秀政治家。他的光荣殉国，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个莫大的损失，特别在我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同志和导师。

彭故师长雪枫同志，已经离开我们而长眠了。我沉痛之余，追述一二，敬向雪枫同志英灵深表纪念之情，而他未竟的事业，则待我们来完成！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27日）

学习的楷模

——忆彭故师长雪枫同志

孔石泉

彭师长雪枫同志在淮北前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来后，我的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悲痛。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第一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任军委第一局局长，我在第一局当参谋，第二次是在1938年冬，党派我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即第四师的前身）工作，一直到1943年春，我离开时为止，前后共五六年时间。他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掉。

雪枫同志为党为革命奋斗了二十年，他一生有许多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第一，他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和勇于负责精神。1938年，雪枫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率部三百余人，从河南竹沟东进敌后抗日，那时正当徐州失守，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地方政权机关亦望风而逃。豫东皖北一带，土匪蜂起，敌伪如麻，十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地方极度混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雪枫同志所率领的虽只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然而在当时豫东皖北敌后，却是一支仅有的抗日部队。在这一敌我力量悬殊，顽固派又不顾民族利益，不断向我进攻破坏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雪枫同志为了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解救人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艰苦卓越的斗争精神，很快地打开了局面，打击了敌伪，肃清了土匪，安定了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由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部队亦很快地发展壮大。到了1940年春，已经发展到三万余武装，并创造了豫皖苏边大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千百万被敌伪土匪蹂躏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当时干部很缺乏，领导机关亦不健全，党政军民的各方面工作，差不多都集中于雪枫同志一身，但他从来是不

知疲倦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常使部队转危为安。他这种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和勇于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的。其次是他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1938年冬，我们初进入敌后抗日时，客观环境的恶劣，物资供应的困难，非亲临其境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而雪枫同志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各种困难。有时部队没有饭吃，他就把部队仅有的几匹牲口卖掉，来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是等待、依靠上级来解决，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因此，使我们部队渡过了最初时期的难关。又如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以数十万大军，向我华中新四军进攻，我师处在反顽斗争的最前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人民的抗日力量，竟与日、伪勾结，丧心病狂地向我四师进攻。我师处在敌伪顽夹击的形势下，雪枫同志仍能沉着应付，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人。最后以顾全大局，不愿进行亲者痛仇者快之内战，忍痛将主力撤出我多年来艰苦缔造的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转向津浦路东，与原在路东的部队会合，继续开辟和扩大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之成为津浦路东陇海路南一个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雪枫同志这种艰苦卓绝，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雪枫同志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恳待人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津浦路东后，雪枫同志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在个人思想改造，工作作风和干部团结等方面，更加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他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因此有些不了解他的同志怕他，不敢接近他。可是当他们有了真正的了解以后，都深深感到他性情直爽，对同志阶级感情深厚，对下级关怀备至。他对干部政治上很关心，干部犯了错误，他总是和颜悦色的去教育，使之改正错误。他见着干部，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上下亲密无间。干部不是怕他，而是愿意接近他。第四，他生活艰苦朴素，模范作用是很好的，不论在困难的环境或顺利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他能和战士同甘共苦，共患难，如在行军时，遇着战士有病，不能走路，他马上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由于他热爱部队，关心干部战士，因此，他在指战员中具有深刻的影响，他的威信也特别高。雪枫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了，可是他的精神是永远存在的，他对党对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第四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以至成为今天华中最强的抗日武装之一，这是党领导的结果，也是和雪枫同志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功劳，在淮北解放区人民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敌人虽然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高大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第四师的全体指战员及淮北千百万的人民，将更加激起对敌顽的仇恨，誓为雪枫同志复仇，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2月8日）

雪枫同志长在人间

刘瑞龙

我和雪枫同志共同工作，从1939年冬最初晤面到1944年秋最后永诀，只有五年。在这五年

共同工作期间，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很多，受到的教益甚大。他是我们党的一个模范党员，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文武兼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我们淮北部队和淮北人民热情爱戴的领导者。党中央华中局说他是一个智勇双全与英明能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对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布尔什维克，这一评价，雪枫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淮北苏皖边区，这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造、发展与壮大，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淮北全党同志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和彭故师长雪枫同志的英名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在1939到1940年我们同志坚持皖东北抗战艰苦的日子里，雪枫同志时常来函电鼓励，此间同志亦愈奋勉。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派大批顽军攻我路西根据地，我党为照顾团结，雪枫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率四师到路东。四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之下，他积极参加了并且领导了淮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工作，对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真是费尽了心血。他坚决执行了党的建设四师的方针。今天，四师已发展成为华中新四军强大劲旅之一。在四师兵员的补充与训练，干部改进与提高，军民关系与军政关系的改进，军事装备及卫生保健的加强，特别是骑兵的创建与发展，雪枫同志是竭尽智能，以求党的方针的贯彻。在路东多次的战役中，都显示了他的卓越的指挥才能，沉重地打击了边区周围大部伪匪的蠢动，粉碎了敌人的三十三天大扫荡，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好几次配合敌伪夹击我四师的计划。山子头战役解决了根据地两面作战的困难。去年春夏之间的连续攻势，攻克了敌伪据点数百个，解放了上百万的人民。他的料敌准确，指挥若定，是同志们的共同感觉。

根据地稳定日子稍久，干部和群众中的太平观念便慢慢滋长起来。雪枫同志每次讲话都大声疾呼，要同志们安不忘危，有备无患。他对党中央关于建设根据地民兵的指示，领会最早，理解最深，真正下了功夫去研究民兵工作。在粉碎敌人三十三天大扫荡之后，他曾找泗宿同志研究边区民兵工作，整整谈了一天。他提出了主力如何配合与支援民兵作战，如何去帮助组织与教育民兵的办法。同时，他很早便调查了原始武器在组织群众武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如何提高原始武器的生产数量与质量，如何使用技术，如何才能熟练，原始武器在战术上的研究，原始武器与新式武器在战斗时的配合，等等。所有这些，雪枫同志都为我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端绪。我们在今后的民兵工作中，要进一步钻研，借以告慰于雪枫同志。

雪枫同志是淮北和四师的军事负责人，又是边区行政委员，在军事倥偬之中，仍不断钻研并参与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在发动基本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的工作上，雪枫同志既是积极的参加者又是出色的指挥者，不论是上层人士还是劳动人民，只要听过彭师长的讲话，没有一个不深受教育和感动的。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参加群众会或是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我党我军我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群众的疾苦。他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以后，总是务求详尽地给区党委或行署的各个同志，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他热情地参加地方群众工作，驻地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有人找他解决问题。他热爱人民，最为全边区人民称道的，是他直接参加大柳巷抢险斗争和指导淮中错案平反工作。1943年8月28日，大雨倾盆，淮水大涨，围堤缺口好几丈，眼看大柳巷方圆几十里马上有被淹没的危险。当时雪枫同志正在开医工会议，闻讯立即率领到会全体人员冒雨前往抢险，亲自参加抱草抬土，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缺口终被堵住，大柳巷方圆几十里得免于难。淮中错案平反工作，最初是雪枫同志从初步审讯中察觉到该案件中有虚构的现象，然后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查证落实，获得了虚构的全貌，因而进行了平反。

对于淮北的文化建设事业，对于《拂晓报》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文化教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对于鼓励老干部学习文化，对于外来革命知识青年的循循善导，雪枫同志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在路西，雪枫同志便致力于研究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到路东以后，研究得更仔细了。他为我们提出了不少关于政权建设的材料。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生产建设的问题以后，他又认真地研究过劳动互助问题。去年8月中旬，我和雪枫同志分别那天，区党

委几个人，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研究了今后路东路西工作的要点。饭后送行，远望征骑，扬鞭而去，不料竟成永诀。9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邓政委接到张震参谋长和吴芝圃主任从前方的来电，告知雪枫同志噩耗，顿时我呆了好久，悲痛欲绝，以后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一闭眼便看到雪枫同志，仿佛还在一起工作，还在一起研究问题，其无限忠诚，其精明干练，其研思殚精，其一丝不苟，其条分缕析，其简朴刻苦，其努力学习，其勇于改过，其虚心研究过去经验，其直率直诚帮助同志，仿佛如昨，历历在目，一幕幕都在脑子里反反复复，来来去去。雪枫同志的肉体是献给了党与人民的事业了，但他的伟绩与他的精神将永存于同志与人民的心中，他的伟绩和精神将鼓励与引导后进者继续走向胜利。

雪枫同志正值壮年，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时间正长，要他做的事业正多，党与人民对他的瞩望正殷，不意中途竟与我们永别了。这不单是我党我军的损失，而且是全淮北全华中人民的损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损失。但另一方面，雪枫同志是死在为党为无产阶级为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岗位上，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荣。他的一心为党和为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的精神，是我们后死者的模范，是万古千秋永垂不朽的。敌伪反动派不要笑得也太早了，我们共产党，我们新四军，我们中国人民，当此反攻前夕，死了一个彭师长，将要有几十个几百个彭师长产生，去埋葬日本强盗和汉奸反动派。我们淮北路西根据地和四师部队，正在迅速发展，敌伪扫荡已被击溃，顽军陈大庆，王毓文五个师的进攻也已被粉碎，抗日民主的旗帜在豫皖苏边区已经竖定了。

成百成千的人民子弟兵，正在踊跃参加我四师部队，人民和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已经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和敌伪反动派搏斗。

雪枫同志！你可以瞑目了。你的同志正在踏着你的血迹继续前进。你所念念不忘的豫皖苏边区已经光复，二百五十万人民已获解放，解放区的面积和四师以及淮北军区部队正在一天天巩固扩大。我们一定秉承你的遗志，为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方针奋斗到底，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奋斗到底！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雪枫精神光照人间

陈其五

天大的不幸，我们最亲爱的首长——雪枫同志牺牲了！革命者本来是视死如归的，死在和敌人残酷斗争的战场上，正是我们的光荣，但是我们不愿把死临在你的身上，因为日本强盗还没有赶出去，艰苦复杂的革命重负还要你来担承。你是死得太早了。

“战争就是生活”，正是你一生最好的写照。红军时期，你就成为有名的青年将领。多年来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更表现了你是一位成熟的军事指挥员。凭着你的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你把从竹沟出发的两个新兵连，很快发展到路西时代两三万人的抗日武装，你把很多支大小游击队，变成为今天强大的主力兵团，你在豫皖苏，在皖东北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你的足迹走遍了华北华中广大的敌人后方。

每一次战斗，每一次大小事变，你都表现得十分的勇敢、沉着、坚决、机智和果断。在你身上，从来找不出懦怯和愚蠢。你时常告诉我们：彭副总司令常在打胜仗后默不作声，而在情况严重或遭受挫折时反而喜笑颜开。用这个例子教育我们“胜不骄傲，败不气馁”。1940年6月1日纪念“五卅”大会，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当时到会的群众、学生、伤病员及各机关人员万余人，都显得十分紧张。但在你简短有力的动员和坚决干脆的命令下，部队立刻向敌人冲锋，你亲自带一个连在南门外打正面。大炮把你背靠着的树打断了，机枪把你身旁的司号长艾达生同志打伤了，你仍然坚定地向前进行反冲锋。新兴集附近的老百姓到今天还传颂着你这个神勇的故事。板桥战役，你为了友方的安全，阻挠敌人前进，和敌人步骑三千余，坦克汽车百余辆，血战三天三夜，师部所在地距战场不过十余里，始终未动一步。三十天反扫荡战役，敌人六七千人分五路向我师部合击，那时我们还正开着十月革命节竞赛大会，机关、队伍相当拥挤，凭着你当机立断和正确部署，使敌人到处扑空。接着你便命令各兵团到处出击敌人，并集中主力打击敌人一路，很快就把敌人的大扫荡粉碎了。张大路战斗，顽固派勾结敌人和郝鹏举分数路向我大举进攻，你缜密地分析判断敌情，真是料敌如神，一举把敌人的进犯击溃。1944年，敌人突扰泗阳，你星夜调来主力，亲自指挥，把两千敌寇撵得丢盔弃甲。向路东大转移时，过铁路，在敌前强渡淮河，你总是像一座山一样立在那里，指挥着队伍。

你常常提醒大家要加强战争观念。你总是说：“我们是在敌后，我们的敌人是从头发武装到牙齿，我们一定要学习领导战争的本领，加强对敌斗争。”你坚决反对那种盲目的太平观念。你严格要求军中与地方党员实行朱总司令“全党军事化”的号召。你十分关心民兵的建设。1944年春天，我随你到灵北，一路上你不断地对各地民兵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并亲自写文章和督促我们迅速报道。你经常拿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事迹来教育部队。你一再号召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你浑身充满着对爱国战争，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热情。你的一切意念，你的全部精力，都贯注在“如何打倒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个问题上。你对每一次战斗，每一个英雄行为，都立刻亲自写文章，亲自打电话，亲自组织报道。你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不注意军事宣传的错误。

你教育我们：我们进行革命战争，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屠杀，就是为了群众的利益。敌人的残暴，群众的痛苦，激起了你心中的怒火。泗阳遭受敌寇三天浩劫，你就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来报复他，一气拔除了八十多个敌伪据点。四年以前，你为了团结忍让，顾全大局，率领部队忍痛退出路西，但是你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了路西老百姓的痛苦。你教育部队：“对待敌人要像猛虎，对待群众要像绵羊。”你在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的危险情况下，亲自抬土，率领军民抢救大柳巷的淮河大堤。四年前你在路西帮助群众兴修水利，新兴集一带人民至今怀念不忘。这次到路西，每到一地，你总是先到老百姓的房子里去看一看。你最爱和群众说话，你能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你经常留意检查部队中的群众纪律。记得我在师直工作的时候，每次来找你，总要我汇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打碎了几个碗？多少东西没还？有什么反映？”问得那样具体。然后再根据汇报情况向大家讲话。不论你工作如何繁忙，只要群众来找你，你一定亲自接见。你光荣牺牲的前一天，整个下午都忙在接待群众上。这次在路西，六七十岁的老人，常常成群结队到你身边来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苦，来表示他们对人民军队的感激。你马上说：“你们是新四军的主人，只要你们吩咐，我们一定照着去做。”路西人民听说你来了，说是“救星来了！”路东人民说：“是过的彭师长的好日子”。人民爱戴你，正如同你爱护他们一样。

在你的教育和培养下，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成长起来了。你对党对上级，对政治机关是那样的尊重，你拿党的领袖的许多光辉的范例来教育我们，你启示了我们对党的爱护和尊敬。你最善于以党的政策来教育我们，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工作目标。你信任干部，

大胆地使用干部。你对同志们的批评意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你待人很厚，心底很宽，从不抱私人恩怨。你能正确地教育干部，又能亲切地体贴干部，使干部既得到了进步，又感到了温暖，“彭师长对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正是每一个同志亲切的感受。你对战士同志们也是爱护入微，在战斗前后，行军途中，只要有机会，你就爱同大家讲话。游击支队某连从宿东来，你亲自到十多里远的地方去迎接他们，第二天又去看他们，开欢迎会欢迎他们。每次打仗以后，你总是亲自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你曾几次去淮宝，去盱凤嘉的各个休养所，每一次去总会根据伤病员的意见对医院的工作作些具体的指示。任何一个工作岗位的同志们都很难被你遗忘的。你给四师带来了热情、友爱、朝气蓬勃的作风。

回想起初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情景，那时候，你肩负着全部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你总是那样废寝忘食地不知疲倦的工作着。部队没有军衣，你去做工作，没有炸弹，你去想办法，没有粮食菜金，你设法筹借，没有干部，你办抗大、随营学校、教导队，亲自上课，亲自培养；统战人士来了，你亲自招待，乡保甲长和群众来了，你亲自接待，来往函电，随到随办，要做的事，说干就干。你和战士们一样天天啃“黑馒头”，“红芋片”。你的腿上是负过伤的，但行起军来不骑马，穿上草鞋，还背上一个小背包；你和大家有说有笑，给大家讲红军故事：“雪山草地啃皮带，吃草根”。你说革命就是“先苦后甜”。每天早晨，你亲自领操，要求大家练好杀敌本领。

你总是拿“白手起家”四个字来勉励大家。你对部队的每一项工作和创造都十分重视，尤其对各种技术部门的业务特别关心。所以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报务工作，我们的军工生产，我们的油印报，我们威震淮北的骑兵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你对任何工作都有积极负责，精细认真的精神，你的注意力渗透到每一个工作部门。你对宣传工作的关怀更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你亲自替《拂晓报》置油印机，亲自筹建这个铅印厂，亲自校阅每一期的油印报。你把每一期《拂晓报》的漏字错字都用笔圈上。你对各旅各分区的报纸也是细心阅读，不断对它提出改进的意见。你是写稿最多和最能按期交稿的人。你对报刊文件的发行从来是亲自负责亲自审查的，那里有人来，你总会告诉收发同志把应发的东西给他们带走。你看到有人拿《拂晓报》糊墙壁，就极为生气。这次到路西，你亲自招呼缝麻袋，叫骑马驮运宣传品。你在行军途中，时常督促我们张贴宣传品，看到有一张张贴不牢时，马上就会叫我们再贴紧。你曾亲自制订“宣传十大公约”。你最善于抓住具体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传教育。你经常集合部队亲自考核教育的成效。更使我们没齿难忘的，是你那努力不懈的学习精神。你对敌友我三方情况进行不断的研究。你对新鲜事物富有锐敏的感觉。你真是做到手不释卷，工余饭后都在读书。你的兴趣很广，涉猎的书籍很多，除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党内书报文件之外，不论是敌伪友的报章杂志，还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历史，不论是中国的书，还是外国的书，也不论是说书唱本，诗词经史，你都要看，你都要学。连英文你也要学。你在学习上也是非常虚心的，谁在某个问题上比你学得精深，你就拜他做老师，诚心诚意地向他领教。你读书又快又好，读后总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你曾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两种中译本作过详细的比较，异常准确地指出某一段某一句译文的好坏。

现在，你和我们永别了，但你那英雄的身躯仿佛还站立在我们的眼前！你那忠诚朴素的工农本色，你那赤胆忠心，过人的智慧，过人的精力，……将永远的永远的不会从我们的眼前消逝；你的光辉业绩和灿烂功勋，你的英雄气概和不朽精神，你的钢铁意志和如火的热情，将永远照耀人间。雪枫同志，你静静的安息吧！六百万军民誓为你报仇。六百万军民将以你为榜样，团结起来，在你所走过的道路上前进！法西斯强盗一定要灭亡，人民的事业一定要胜利！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良师益友彭雪枫

刘玉柱

一、初识畅谈竹沟镇

1938年夏秋之间，国民党政府施行限共反动政策，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蚁社、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团体”，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我由武汉“青救”转往河南农村工作。9月，我随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同志，到省委所在地驻马店西部山区竹沟镇，与省委军事部部长兼新四军河南确山后方留守处主任彭雪枫同志初次相识，一见如故，畅谈抗战形势与我党我军向敌后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甚欢。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与彭雪枫同志等商定，分配我到临近前线的豫东西华特委，任特委委员兼宣传与青年部部长。当时，特委掌握着西华县政权武装，有利于进行各项抗日活动。同年12月，县武装一部违反群众纪律，和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何庄地主圩寨发生武装冲突。特委错误决定武力镇压，激起何庄及其周围联庄会的武力反抗，两次攻圩不下，双方均有伤亡，还要继续攻圩。我反对武装镇压，主张用和平谈判办法，合情合理解决争端，未被采纳。特委争论激烈，坚决主战的组织部长周季方同志，责我“不服从特委领导”，我声明保留意见，请报上级指示。雪枫同志得知，电令我于1939年1月初，到黄泛区东鹿邑县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向他主持的军政党委员会汇报情况。与会的吴芝圃、张震、肖望东、岳夏等同志一致支持我的意见，雪枫同志作结论：电令西华特委，停止动武，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会后，留我在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副科长，下连队作团结教育新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从此参加了光荣的新四军。

回忆此情，赋诗感怀：

初识畅谈竹沟镇，奔赴前线西华城，
特委争论何庄战，得公支持留军营。

二、奉命西上中原局

彭雪枫司令员兼政委和张震参谋长于1938年10月，率新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竹沟出发，在西华县的杜岗村，与吴芝圃、肖望东两部抗日武装会师后，东渡黄泛区，在豫皖两省边境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到1939年初，对日伪军作战打了多次胜仗，缴获了大量武器、马匹，树立起声威，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但部队给养要靠向当地国民党政府作统战工作，求人帮助解决，菜金与服装费用特别困难。1939年2月，雪枫同志派我带领几个干部战士，西上竹沟镇，向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汇报工作，贡献缴获日伪军的一部分枪支马匹（其中有日本大洋马一匹），并请求少奇同志介绍我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刘子久同志那里求助经费。到竹沟后，我向中原局主要成员、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呈交了支队秘书长岳夏同志密写的书面报告。根据少奇同志询问，我作了多次口头补充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和少奇同志见面谈话。抗战前，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知道少奇同志在

天津北方局，正确领导了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未能见面。这次在竹沟住了十多天，天天见面，谈论国际国内形势，中原大局的任务和游击支队的工作，我细心聆听少奇同志谈论，对创建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问题，获得了系统教益。少奇同志肯定了雪枫同志的正确领导，称赞了游击支队的战功。但不同意我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求助经费。少奇同志指示说：“部队给养经费问题，要靠在支队活动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来解决，要建立领导地方工作的豫皖省委，要建立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来负责征粮筹款工作，不要再扛着枪杆子向人家讨饭吃。要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救国会，要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乡村基层党组织，依靠群众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原局给支队军政党委会写了密件指示，少奇同志给雪枫同志写了亲笔信，对党政军主要人选，提了原则建议。3月，我返回支队传达后，雪枫同志与军政党委会立即执行少奇同志指示，成立了豫皖省委，由张爱萍同志（原豫东工委书记）和吴芝圃（支队副司令员）任正副省委书记。命我任省委秘书兼地方工作队队长，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征粮收税，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回忆此情，赋诗感怀：

汇报战功求接济，奉命西上中原局，
少奇令建根据地，不再扛枪讨饭吃。

三、爱萍出征皖东北

1939年四五月间，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接受其大秘书兼政治部主任、我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江上青同志建议，派泗县一位区长、我党干部吕振球同志，持盛子瑾写给彭雪枫司令员的信，从津浦路东的洪泽湖边，来游击支队，联系双方配合抗战事，由我接待。他向彭、吴诸领导同志讲述了皖东北一带敌后抗战形势，说盛子瑾夫妇是国民党蓝衣社戴笠系人，与掌握安徽省政权的桂系有矛盾，与东邻江苏省反共顽固派也有矛盾。他起用一批共产党员，帮助他联系地方群众，发展武装，巩固政权，他感觉孤立，想与我军联合。与此同时，又有宿县西部刘志武同志来支部联系，爱萍同志接见，他述说中共宿县县委发动民众抗日，组织抗敌武装，建有骨干队伍盛部3支队，支队长为党员干部赵汇川。爱萍同志根据以上情况，向彭雪枫、吴芝圃同志提出向津浦路东地区发展创建敌后解放区的主张。得到彭、吴同意后，爱萍同志即于7月初，会同由陇海路北奉命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所率两个大队（团），经宿县过津浦路，由赵汇川3支队接应，进入皖东北。彭、张、吴让我随行，作爱萍同志助手。我们先在灵北，与国民党桂系灵璧县长许志远建立起合作抗战关系。后到泗县双沟镇附近，与盛子瑾专员会谈，达成合作抗战协议：我军拥护盛专员领导皖东北抗战；盛子瑾欢迎我军进入皖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政府就地供应粮草。皖东北从此由国统区变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统战区。八九月间，我们在洪泽湖西边张塘村，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张爱萍同志任处长，我任副处长。苏鲁豫支队主力团胡炳云大队，英勇善战，多次对日伪军作战，连连告捷，为我党我军打出了声威。桂系安徽省政府，反共反盛，反对盛同我合作抗战。1940年1月，派马馨亭率一个旅窜犯皖东北，妄图夺盛权，逐我军。苏皖区党委提出“拥盛反马”口号，爱萍同志率新四军6支队4总队与胡大队，同盛部配合作战，在大柏圩子将马部击溃。桂系安徽省政府恼羞成怒，给盛子瑾扣上“勾结奸军，抗击国军”的罪名，宣布撤销盛子瑾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并下令通缉盛。戴笠电令盛子瑾率部投国民党江北抗敌总指挥李明扬。爱萍同志让我到管镇劝盛留下，说明我们仍拥护他当专员兼保安司令，愿同他继续合作，坚持皖东北抗战到底。盛子瑾不从，且骗扣我3名党员干部，不告而别，率其嫡系部队两个支队（团）过淮河南逃。盛子瑾出逃后，我接管政权，于1940年春，建立起我党、我军公开领导的敌后解放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苏皖区党委决定：张爱萍同志兼任保安司令，我任专员。经过1940

年夏反日寇“扫荡”和反击江苏顽军进攻，取得胜利；经过秋冬反敌伪顽匪配合进攻的坚持根据地斗争；经过 1941 年初张爱萍同志率八路军 3 支队（后改为新四军 4 师 9 旅），由苏北回师皖东北，收复青阳镇，解放洪泽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当时的皖东北根据地辖泗县、泗五灵凤、盱凤嘉、宿东、泗灵睢、泗宿、淮泗、洪泽湖 8 个县，人口约 300 万。1940 年夏秋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 5 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 3 师）在皖东北休整一段时间。当时他对这块新建解放区给予好评。

回忆此情，赋诗感怀：

爱萍出征皖东北，抗战统战辟新城，
让我随行作助手，创建敌后解放区。

四、路西反顽保华中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原新四军 6 个支队和黄克诚同志率领到苏北参加反顽斗争的八路军 5 纵队，均改番号为师。原新四军 6 支队改称第 4 师，彭雪枫同志任师长兼政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以 7 倍于我 4 师的兵力，向我豫皖苏边区军民进攻，妄图通过那里的半敌后地区，向敌后的我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进攻。彭雪枫奉命率领 4 师，英勇抗击顽军进攻达 3 个月之久，完成了阻击顽军东犯的战略任务。5 月初，4 师奉命机动转移到津浦路东、淮河以北的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休整。此后两年，我担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委员兼皖东北专员、淮北行政公署副主任，负责 4 师的粮草、经费供应，参与动员群众参军补充 4 师兵员。兵强马壮的 4 师，在雪枫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于 1942 年冬，进行了有名的淮北军民 33 天反击日寇大“扫荡”战役，获得全胜，与此同时，在 4 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同志正确领导下，全边区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的减租减息运动，充分发动群众，从此，淮北解放区进入了巩固发展阶段。

回忆此情，赋诗感怀：

路西反顽保华中，机动转移淮北行，
供应粮草补兵员，粉碎扫荡树威名。

五、感遇良师和益友

雪枫同志是位文武双全，才德兼备的名将。1941 年春到 1942 年冬，我有幸与雪枫同志在淮北苏皖边区共事两个春秋。我尊敬他，他爱护我，他成了我衷心敬佩、乐意亲近的良师益友。我从雪枫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对他主张成立骑兵团，办好拂晓报和拂晓剧团，我积极赞成支持。雪枫同志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勇于作自我批评。对同志又能诲人不倦。他对我的缺点错误，曾进行耐心批评教育，使我心服口服，知过愿改，至今铭感在心。

回忆此情，赋诗感怀：

共事边区两春秋，感遇良师和益友，
聆听宏论开茅塞，又见诲人律己遒。

六、闻公殉国我失声

雪枫同志率 4 师来淮北路东地区后，于 1941 年秋，配合 3 师，拔除了江苏顽军的运河据点程道口，建立起淮北、淮南与苏北解放区畅通的走廊，开辟了我淮北运河特区；接着在 1942 年冬，粉碎了日寇对淮北解放区进行的 33 天大“扫荡”，又在 1943 年春，粉碎了国民党顽

固派妄图东西配合夹击我 4 师于淮北的阴谋，生擒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消灭了经常威胁我淮北东部地区的顽泗阳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光夏部；1944 年上半年，我 4 师主力与地方部队配合，发动对敌攻势，连克归仁、韩圩、高楼等日伪顽据点百余处，歼敌万余，使皖东北与邳睢铜两个地区联成一片；这年夏天，师部领导还支持邳睢铜军分区部队消灭了盘踞陇海路北黄丘套以南的顽伪军韩志隆部 2000 人，解放了峰滕铜邳县全部农村地区，使该县与邳睢铜根据地联成一片。雪枫同志关心地方，正确执行党的锄奸保卫工作方针政策，对 1943 年下半年受反特扩大化影响发生的“泗阳案件”、“淮中案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经过深入调查，澄清事实真相，纠正假案，为多名受冤者平了反。雪枫同志治军严格，又重视统战工作，团结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他生活简朴，与士兵同吃大锅饭，共穿补丁衣；他还带领官兵参加根据地大生产运动。雪枫同志的这些战功功德政，使淮北解放区后方进一步巩固，4 师部队也在抗日反顽的胜利战斗中，锻炼成钢铁雄兵。

1944 年 8 月 15 日，雪枫同志与张震参谋长、吴芝圃政治部主任，率 4 师主力五个团，于半城誓师西征。经肖县，越津浦铁路，横扫敌伪顽军，恢复我淮北路西原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9 月 11 日，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雪枫同志不幸中敌流弹，壮烈殉国。此时，我在邳睢铜地区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与政委兼地委书记康志强、司令员赵汇川等同志团结战斗在一起，作巩固路东后方支援路西前方工作。骤闻噩耗，悲伤欲绝，失声痛哭。在举行追悼会前，我写了一篇追思雪枫同志的文章，载于地委机关报《团结报》。50 年过去了，可以告慰雪枫同志的是：现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50 年前的旧中国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彻底推翻，中国人民已经在 1949 年站起来了，当年国民党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已经变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雪枫同志为之牺牲流血的原淮北解放区，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安徽、河南、山东 4 省的地区县市，雪枫同志当年精心培育起来的新四军第 4 师，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祖国前程似锦。

雪枫同志，安息吧！

“我们这辈人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

——忆学生时代的彭雪枫同志

方中铎

一、为人所喜爱的“彭君”

我是在 1925 年冬认识彭雪枫同志的。当时，我们都在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官子弟学校读书。他在中学部，我在小学部。那时雪枫同志已经十七八岁，我才十三岁。由于他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成了全校同学的自然领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并在小学部兼上国文课。他既是同学又是老师，但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他生活在同学之中，与同学们思想息息相通。因而，同学们喜欢接近他，彼此闹了纠纷，也都找他排解。因此，无论是比他年级高年龄大的同学，还是比他年级低年龄小的同学，都亲切地称他“彭君”，从没人直呼他的原名彭修

道。这是同学们对他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我们这个学校后来改名为育德中学。冯玉祥的西北军又名国民军，臂章上都印有“真爱民，不扰人，誓死救国”的字样。学校除文化课外，就用“救国爱民”的思想教育学生。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爱国热情。雪枫同志带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广泛开展了游行宣传活动，在当时我校驻地北京南苑团河附近的农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雪枫同志在政治思想上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对黑暗的旧社会极端不满，在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中表现积极勇敢，所以于1925年便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雪枫同志便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斗历程。

1926年春天，张作霖联合阎锡山发动了反对冯玉祥西北军（国民军）的所谓“讨赤”战争。西北军当时占有北京、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等省、市，颇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苏联的武器装备。军中“劳工神圣”、“不劳动不得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雪国耻”的宣传，是张作霖和阎锡山发动所谓“讨赤”战争的政治借口。西北军既然被认为是“赤化”了，西北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当然也成了“小赤化”。当时，战事发生在北京、天津之间的廊坊车站一带，距我校驻地不远。在隆隆炮声中，学校被迫停课，教员纷纷离校。就在这人心惶惶，学校无人主持的情况下，组织学生随军西撤绥远的任务，便由以雪枫同志为首的学生会担当起来了。

1926年3月28日，天色灰黯，细雨蒙蒙，北京西直门车站军运繁忙。西北军正在准备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我们这批学生也被指定乘坐几节“铁闷子”车厢随军北撤。为了使数百名同学顺利撤退，雪枫同志按事先编好的车厢号码，把同学们分班编组，指挥同学有秩序地登车。旅途中，雪枫同志带领一批身体强壮的同学，分头负责向各车厢的同学发放馒头、咸菜和开水。一路上，火车开得很慢，塞外天气十分寒冷，加上又是坐的没有座位的“铁闷子”车，许多年幼体弱的同学患了病，有的同学因为战火离乱，想家心切而痛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雪枫同志虽然也是二十岁不到的青年，但他像大哥哥似地照料大家。入夜，他手提马灯，巡车查铺，给同学们添衣盖被，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当时，我正发高烧，泻肚子，卧病不起，粪便弄脏了衣服被褥，自己无力清理，十分苦恼。雪枫同志看见了，一点也不嫌脏，亲手替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由于他对我亲切、周到的照顾，使我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鼓舞和安慰，病也很快地痊愈了。雪枫同志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们学校撤到绥远新城（即今呼和浩特）的临时校舍。这时，学校的教职工换了一批新人，他们对学生施行压制，在伙食、医药方面也极不关心，以致为此酿成学潮。当时，一位姓席的小同学患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新任的教育长处理这件事时又十分粗暴，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这时，雪枫同志挺身而出，偕同学代表和校方交涉，提出抗议，终于迫使校方为席同学开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雪枫同志代表全体同学发表了慷慨悲壮的悼词，历数校方不关心同学疾苦，造成同学死亡的罪状。他号召同学们在远离父母，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要互相团结，互相爱护，学习席同学刻苦学习和反帝爱国的精神。这是雪枫同志领导的一次很有政治意义的斗争。

1926年8月，绥远为晋军商震所部攻占，冯玉祥部队继续西撤甘肃，学校也宣布解散。教职员各奔前程，纷纷离校；同学除随父兄西走的以外，剩下二百多名年幼体弱的，流落绥远，无人过问。在这极端困难和十分混乱的危急关头，雪枫同志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出路，而是如何能使这二百多名同学安全渡过难关。他在一无领导，二无分文经费的情况下再次知难而进，毅然决然担负起收拾残局的重任。

那时，商震兼任绥远都统，他的公署和部队驻绥远新城。我们二百多同学只好迁往绥远旧城大占庙内居住。大占庙是个破旧不堪的喇嘛庙，终日风吹铃响，气象凄凉。我们这些流落异

乡的孩子们，就不得不与喇嘛为伍了。在这种情况下，摆在雪枫同志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同学们的吃饭和安全。怎么办，为了生存，他奔走于绥远新旧两城之间，一面直接找商震交涉，要求他接济给养（商震为了与冯玉祥保持关系，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一面把同学们组织起来，互教互学。每天早上，他还亲自带领大家坚持出操，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大家，保持了育德学校的校风。此后，他又多次找商震交涉，搞到了几节火车车厢和一些给养，我们二百多人终于离开绥远，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二、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雪枫同志在校时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和进步书刊，并积极地向同学宣传革命思想，帮助他们树立革命人生观。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学习上、生活上，他对我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和他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

记得在 1926 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雪枫同志约我一块登上绥远新城的城墙，远眺山峦起伏的大青山，近看黑水河的昭君墓，眼前一派塞外风光。那时候，我年幼无知，既认不清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更不懂革命的道理，只知道要爱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雪枫同志问我将来准备干什么，我回答说：“救国救民！”他又问道：“怎样个救法？”我答不上来了。接着，他便从广州的国共合作说起，谈到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中国要革命，要联合俄国。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农民做了主人，不再受剥削和压迫了。我们中国也要像俄国那样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才能雪国耻，人民才能得自由。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干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大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讲的“国共合作”、“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新鲜名词，虽然我还很不理解，但它却开阔了我的思想境界，使原来模糊不清的救国救民的概念，有了较为充实的内容，给我指明了如何“救国救民”的前进道路。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雪枫同志对我进行的一次政治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在此以后的几年里，直到他离开北京进入苏区参加红军以前，我和他时聚时散，经常通信联系。他的每次来信，对我都有启发和教育。他来信的内容多半是谈对形势的看法，以及他的读书心得，或对某一书刊的评论，并常把他自己读过的书寄给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本钱杏邨著的文艺评论之类的书，书中逐页都有他写的眉批，表明了他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雪枫同志这种批判地读书的方法，这种善于分析事物的洞察能力，在我们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经常发问：你对某事有什么“感想”？你对某地有什么“感想”？他用这种提问，引导同学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提高政治嗅觉。由于他的影响，在我们同学中便形成一种习惯，在互相通信或会晤的时候，都要谈自己所“感想”到的问题，从而交流心得。

1926 年秋，我们由绥远回到北京时，张作霖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头衔统治一切，到处侦缉“赤化分子”。雪枫同志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政治形势下，要进行革命活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便利用换“金兰谱”结拜兄弟的旧形式，团结几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并介绍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作为核心力量，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他把分散在汇文中学和今是中学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育德同学会”、“汇文学艺读书会”。汇文中学是个教会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他们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育德同学会”、“汇文学艺读书会”就积极抵制，并经常在学校地下室或其他僻静的地方开会，讨论时事，报告读书心得，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 ABC》、《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刊。而雪枫同志总是这些会议的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

三、坎坷的革命道路

雪枫同志的学生时代是经常在失学、失业、生活极为坎坷和贫困的情况下渡过的。他刻苦自学，求知欲极强，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读完高中的课程，更没有上过大学。他是属于一身蓝布大褂度春秋的穷学生，很有一段辛酸的经历。他虽对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深恶痛绝，曾为自己的穷困而苦恼，但从不向财主和敌人低头，相反，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终于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因为雪枫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所以常常是北平警察局的侦缉对象。大革命失败后，他不得不离开学校，跑到天津，住到同学李国良家中。当时，他给我来信说：“寄人篱下，自食无力，思想上十分苦恼。”同时，他又目睹天津租界“洋人”横行，海河里“洋船”、“洋舰”逞凶，码头工人肩挑背驮，军阀、官僚、政客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更加激起了他的无限愤慨和强烈的革命愿望。不久，他就偕同张维翰、牛连文等同志考入河南开封冯玉祥开办的训政学院，寻找机会，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28年，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原西北军将领）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开封形势逆转，雪枫同志在开封难以存身，只好离去。同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民国大学，但又因为无力交纳学费而被拒于“民大”的门外。雪枫同志处于失业中，不得不靠写点文章，收点稿费，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候，他住在北京西单北大街武功卫胡同一个小公寓里的一间座南朝北的小屋里，阴冷潮湿，生活艰难，一天只能吃两个烧饼和一根黄瓜，生活虽然困难，但雪枫同志的革命斗志并未因之消减。无钱买书，常在西单商场书摊上翻阅进步书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但他从不伸手求助于人。

四、最后一次谈话

1929年，他在山东省胶东地区军阀刘珍年的部队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而被驱逐出境后，到湖北参加红军。

1937年5月，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一个机关的职员。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一开口就问：“你是中锋吗？你猜我是谁？”声音这么熟，是谁呢？“啊！你是修道吧！”果然被我猜中了，雪枫同志听了我的回答后，在电话里放声大笑起来。我们约定在中山公园的松树林中见面。阔别七年了，万没想到在日寇侵占华北，卢沟桥的炮声打响前夕，竟会在北京见到他，心中真是惊喜交集；当我飞快赶到中山公园门口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只见他胸前挂着大公报的徽章，红光满面，眉宇间露出英气，坚强有力。七年前，我们送他去参加红军，现在，他已是红军中著名的高级指挥员了。但他是为着什么冒险来北京的，又是怎样找到我的呢？我们在中山公园松林中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面对紫禁城的角楼开始了热烈的长谈。那天，我们从上午九时，直谈到黄昏。原来，他是从地下党北京市委查到我的地址的。他这次来是奉中央派遣，去济南做统战工作路过北京的。在谈话中，他和我详细谈了在江西苏区和长征途中参加的重大战役，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还谈到他离开延安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延河边和他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同志谆谆嘱咐了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并要他多带点路费，“穷家富路”，免得在外受困。他的这次谈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激起了我参加军队工作的强烈愿望。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党组织就批准我到山西参加八路军，实现了我的愿望。从1937年到1941年，我一直在雪枫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4年初秋，雪枫同志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开会（当时他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离我学习的华中党校驻地新浦镇只有十余里。一个星期日，我专程去看望他。自从1941年我被调往新四军三师工作后，我们又有三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我向他汇报了自己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情况，他也向我谈了自己参加整风学习的心得。雪枫同志在谈话中严格解剖自己，对于以往几年对敌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和自我批评。他希望我也要正确

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为今后抗日战争大反攻努力工作，勇敢作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是我们的永诀！雪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牺牲，曾引起当时淮北军民的同声痛哭和我的巨大悲恸。光阴荏苒，三十六年过去了，然而雪枫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在彭雪枫同志领导下的战斗日子里

谢胜坤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彭雪枫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长期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亲受他的许多教诲，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他的光辉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

随雪枫同志去淮南

1941年7月中旬，在洪泽湖东岸的淮宝地区仁和集，召开了军政委员扩大会，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了会议，彭师长对豫皖苏边区3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对以后巩固和扩大淮北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邓子恢同志调任4师政委，后兼淮北区党委书记，以加强淮北党政军的领导。

在一天下午，我向师长汇报工作，谈到2师把淮宝地区的税收工作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加强了干部，增设了税务所，并在岔河集建立了一个税务局，对高良涧、蒋坝都加强了力量，税收已由原来的每月3万多元，增加到每月30多万元。在高良涧还组织了一批干部搞洪泽湖东西两岸的运输；在蒋坝组织了一批劳力，挖三河下废坝的钢条和木头，用木头换布匹为部队做服装，钢条则用来造大刀。我们还在淮南的铜城、竹镇集，建立了采购站，通过上海和两镇商人买进布匹、药材、军需品等。师长听后说：你们安排得很好，就这样去做吧。接着，他对我说：“我决定到军部和2师走一走，你同我一起去，向军供给部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那是1941年的8月初，师长带我和5个随员，由仁和集经三河、马坝，到军部所在地黄花塘，我们被安排住在军部的临时招待所里。我遵照师长的指示，第二天到军供给部，向宋裕和部长汇报师供给部的情况。

我们在军部住了几天，师长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师的工作得到华中局和军部的直接领导，今后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来一趟，得益不小。”接着，我们到2师停了两天，罗炳辉师长和郑位三政委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谈到2、4师的情况，互相交流经验，还谈了今后如何配合作战和加强联系等问题。罗师长十分健谈。彭师长胸襟坦白地介绍了情况，对我的教育极深。

到铜城同一批爱国商人交谈

我们由2师师部到铜城镇，那里好几个商人都有民族气节，他们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帮助我们到敌占区的上海、无锡、扬州等地，采购布匹、医药，特别是爆炸药品和军用器材，

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师长特地亲自去看看他们，一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二是感谢他们对我军的帮助。

到铜城后，先听取我师派驻铜城负责采购的同志汇报情况，师长说：“粉碎敌伪顽的经济封锁，是一场残酷的政治、经济与反封锁的斗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就是要在对敌人作军事斗争的同时，学会与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它和军事斗争一样，要掌握战略与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战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们的工作做得是好的，部队必需的军工用品、药品、钢材，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采购，是要进行尖锐的斗争的。你们的工作，要按党的统战政策，有团结有斗争地进行。团结，要说明我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总是要解放全中国的，使他们懂得，依靠我们的党，依靠人民军队，才是唯一的出路，促使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成为爱国的商人，抗战胜利了，有他们一份功劳。这是团结的一面，是主要的一面。斗争的一面，是要指出那些汉奸、顽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是没有前途、没有好下场的，做坏事，必定要受到人民的惩罚。要用党的政策攻心，做好工作，要相信他们中多数人是好的。”

我们当即向师长建议，邀请那些常同我们做生意的人开一个座谈会，请师长和他们见见面，对他们进行一些宣传教育。师长笑着说：“你们真会做工作，做到我头上来了！”但是他答应了。

次日，我们通过比较有名的李九如先生，找来了二十多位商人，开了个座谈会。师长首先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接着说，“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积极抗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逐渐在扩大，很多日伪的小据点，已被我们拔除。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退到了大后方，致使日寇和汪伪集中兵力转向我解放区，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实行极其残忍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经济上对我解放区严密封锁，造成当前我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在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军民搞大生产，开荒种田，纺纱织布，渡过难关。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都在搞大生产，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打破敌人的封锁。这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需要，而且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会上，师长还着重介绍了淮北根据地的情况，希望今后大家长期合作，军民团结一致，战胜敌伪顽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到会人士都一致表示：一定拥护共产党，尽力协助政府和军队，继续做好有益于抗战的事。请师长多多帮助和教育。

师长对我的亲切教导

1942年9月的一个傍晚，师长由一位警卫员陪同，来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还不错嘛！”我表示那是学着写的，很不好。师长又鼓励我：“工农干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应学着写点东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工作中的客观环境，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效果，只有这样，经验的积累才愈来愈丰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我就是专来和你谈谈这个问题的。”于是，我请师长坐下，警卫员同志倒来茶，师长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希望你常写点东西，那样才不致停留于事务，才能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他又说：“写文章不难，我们在革命实践中，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把它汇集起来，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出有条理的东西，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文章是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无一点实践，想写好文章，那是不可能的，勉强写出来，也不过是‘哗众取宠’、‘克里空’而已。”

师长进一步谈到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人家都说我是知识分子，写的文章理论性、概括性和说理性强。其实，我哪里是知识分子啊！我家是下中农，无钱送我上学。我16岁时，靠一

个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堂叔的帮助，在他们一个干部子弟学校读了三年小学，后因叔母不愿供给我学费，便失学了。之后，我自己通过青年团和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工作，就靠工作中赚的一点钱，半工半读了几年。19岁我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在地下党工作几年，1930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我哪是知识分子呢。我的文化，主要是靠自学提高的。写文章，做报告，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他还告诉我，他学习“是抓紧一切时间，有时在行军途中，骑着马，就在马上读书。时间是宝贵的，要会安排时间，一天24小时，除了打仗之外，平时就可以安排8小时军政训练或其他训练，8小时睡眠，还有8小时可作学习或休息，如安排不好，就拿不出时间来学习，我们战斗频繁，还要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不完的工作”。他还教给我学习的方法，工作时，可结合工作看党的有关指示和政策；休息时就要坐下来读点理论书籍；行军中可挤时间看些历史和文艺小说。无论怎么忙，历史知识、现代小说、古典文学名著，都要想办法学一些，在小说里，你可获得很多美好的语言和典故，好的典故，可用小本子记下，必要时可以引述和运用，那样可充实你的语汇，可帮助别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他还告诉我，他就是用几个小本子作笔记或摘录的。他指出，文艺书籍，有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它们的内容语汇最丰富。你们文化较低的同志，最好先从通俗的小说和有趣的故事看起，养成读书的习惯。要善于挤时间，工作要科学安排和分工，减少一些琐事，放手让大家去做，那样既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又可挤出时间自己学习，学习对工作能力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工作能力，一是从实践中锻炼，一是到别人、前人的经验中去学，学习要联系实际进行研究，有不懂的，记下来去请教别人，不到搞通就不放手，不要遇难而退，要有不达目的不撒手的决心。在学习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师长这次和我谈话，从晚饭后6点多钟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点多钟，除了谈学习问题外，还谈了很多做人、做一个好党员的哲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如何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如何写文章、总结经验，等等。

师长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他喜欢读书，不管驻在那里，有时间就专门用于读书。他读书兴趣广泛，藏书很多，常在频繁的作战行军之际，手不释卷。他写文章，作报告都很吸引人，他不仅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还有渊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学修养。他这次谈话，对我教育极深，真使我终生难忘。

到组织部工作以后对我的教育

1943年夏天，在一次批判军阀残余的大会后，彭师长和邓政委就在大会的草坪上和我谈话，他们首先鼓励我说：“你在会上的发言很好。”接着便要我坐下，告诉我说：“经我们商定，要将你调离供给部，到政治部组织部去当部长。吴芝圃同志一人在政治部，工作很多很忙，除了部队中的组织、干部工作外，全师马上要搞整风和审干工作，还要专门办整风轮训班。组织部已较长时间没有部长，你做组织工作是适合的。供给部经过你们几年工作，已打下良好的基础，工作可交给郭金林和白辛夫同志。为了工作需要，希望你接受这个任务。”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上的调动。他们又说：“组织部主要是把全师的组织工作搞好，支部要能起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干部工作上，要很好地熟悉、选拔和使用干部。目前的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整风决定，通过整风，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干部，纯洁干部队伍，为领导上配备干部作好准备；要关心干部的福利，我们党对干部不仅是使用还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要求和困难，干部依靠组织，具体工作就要由组织部门去具体管好。”我一再表示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尽力把工作搞好。两位首长笑着嘱咐我，要在三天之内到政治部去。自此之后，我便脱离了供给工作，到政治部做组织工作了。

彭师长虽是以负责军事工作为主，但他对政治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他常对我说：“以往我是身兼二职（师长兼政委），现在邓子恢同志是我们的政委，他有极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政

治领导才能，特别是对地方党、政、群工作，领导经验丰富。我们都要多多尊重邓政委。”还说：“我们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有一天早饭后，师长到我住地，要我和他一起到各单位走走。一路上他谈到，如果在豫皖苏的三个月反顽斗争中，有邓政委这样一个掌握全局，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的老首长在一起，可能工作会做得更有成效些。今后我们对全局性的问题和重大方针性问题，要多讨论几次，考虑成熟一些再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边走边谈，还边看了警卫连、通讯连、印刷厂、老干部文化学习班等单位。当我们到警卫连时，连队正在上课，师长就便向大家说：“你们连勤务多，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从课堂上和操场上多学些东西。你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们保卫师部的机关安全，站岗、放哨、巡逻等等，所做的一切，都应力求体现人民的意志，符合群众的心愿。对人民说话要和气，无论对干部、战士、人民群众，说话都要和气。你们在驻地周围，要多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劳动，驻地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要像个人民子弟兵的样子。

师长是那样平易近人，用身传言教的方式教育我，要我们做政治工作的，随时都应重视接触基层，了解情况，多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要面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从靠近机关的所属单位做起。

领导整风运动

彭师长非常机警、敏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有极深刻的洞察力。

1943年底，师党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师直属队和淮北区党委机关，要抽调干部，合办整风轮训班；并决定由我负责从直属队干部中抽调人组成领导班子。当领导班子成立时，彭师长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作了指示，他说：“这次整风，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以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内容为中心，以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为学习文件，也就是进行一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普遍教育。特别要把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学好。在整顿学风方面，首先要反对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表现的主观主义，它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主观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是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首先要纠正主观主义，多做调查研究。”他还专门提到，要通过这次整风，把当时在淮北发生的“托派案件”、“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搞清楚，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要教育党员认识：“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起模范带头作用，密切地联系群众。要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搞清每个党员的历史。

在整风轮训班学习过程中，彭师长和邓政委又多次指示我们，淮北的几个案件，通过整风和反复调查研究、核实，终于彻底查清楚，都是出于几个领导人主观想象而制造出来的假案，经区党委和师党委决定，对受害的同志逐一平反。彭师长说：“我们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又要对大批受害的同志负责，要不放走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后来经报华中局同意，由邓政委对几个案件作了平反讲话，彭师长还亲自找有关同志谈话。他对每个同志都是那样的关心，他的实际行动，常常在无声地教育我。

廉洁奉公的模范

彭师长的工作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整夜不眠，但他的生活却很俭朴，从不肯多用公家一分钱。在临汾办事处结束的时候，他是5分钱都要交帐的。他老父亲到竹沟去看他的时候，他家的生活很贫苦，公家送20元钱给他父亲，他只收了10元作路费。对别人的馈赠，分文不收，他常说：“浪费一分钱，就是多消耗一份物资力量，那是犯罪的。”我在供给部工作多年，

他从来不向供给部门多要一点东西，条件较好一点时，我们供给部想给他做一套衬衣和买一双好点的鞋子，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说：“不要特别的待遇，应和大家一样。”他对自己总是严格地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对战士群众的疾苦却装在心里，时时关心、爱护他们。真可称为廉洁奉公的模范。

诀别

1944年8月，师长率4师主力向津浦路西进军。出发之前，师直属整风班专门请他去作了报告。我特地到他那里，一是请示工作，二是给他送行。他在室外放了几张凳子，亲切地让我坐下，他说：“我马上要出发了，家里有邓政委主持工作，张参谋长、吴主任和我一起走了，政治部的工作，你兼顾一下。在邓政委领导下，把岗大路整风队（即师直整风班）2个班的所有干部，做好整风结论，平反的干部，把平反结论写好，这是干部工作；党的工作，要抓党风建设，这是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临出发前，他仓促地谈了之后，即率部队出发了。真没想到，这次我们短暂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9月11日夜，电报传来师长不幸在战斗前线英勇牺牲的噩耗，我万分悲痛，临别时师长的话音、笑貌，久久萦绕在眼前。他对干部赤诚相待，循循善诱，热情可亲的态度；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才能，艰苦创业的精神，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他那勤奋学习、努力奋进的精神，总使我念念不忘。

深切怀念彭雪枫同志

赵文甫

彭雪枫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五年了。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怀念我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我们尊敬的师长和领导彭雪枫同志。

彭雪枫同志是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人。1925年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转战豫南、豫东、苏北、皖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殉国，年仅三十七岁。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毛主席和朱德同志赞誉他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陈毅同志在《哭彭雪枫同志》的挽诗中写道：“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这首诗表达了广大军民对彭雪枫同志的深切哀悼与怀念。我们这些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更加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上级。岁月流逝，但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音容笑貌仍栩栩如生。他忠于党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英勇善战，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热爱人民，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头。

尊敬的良师

我第一次认识彭雪枫同志是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1938年夏天，我任洛阳县委书记，跋涉千里秘密到竹沟参加河南省委举办的党训班。竹沟镇地处信阳、确山、泌阳三县之交，是桐柏山里的一座小集镇，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的驻地。这里依山傍水，林密

壑深，豫南人民崇敬的“王老汉”（王国华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就以这一带为根据地，中共河南省委也在这里。它犹如黑夜的灯塔，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里有党中央派来的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锻炼的领导干部，有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游击战士，有从四面八方来投奔革命的有志青年。我们党训班的同志都是活动在各地的地下党员，也是一班子年轻人，虽然当时环境很艰苦，但革命情绪很旺盛。我们住在牛棚里，掂块砖头坐在大树下上课。有一天，一位中等身材的部队同志来给我们讲课，他穿着一身灰粗布军装，整整齐齐，打着绑腿，腰束皮带，脚穿草鞋，还带着一只左轮手枪，英姿勃勃。讲话时声音宏亮，语言流畅，带着浓厚的豫西南口音，富有鼓动性。这一课的内容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亲自编写了这门课的讲义（这份讲义范文澜同志曾在开封翻印，在河南大学和其他地方广为传播）。他讲课时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广征博引，开扩人的眼界，鼓动人的革命激情；他讲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理论，深入浅出，精辟明白，他讲游击战术，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一直讲了四个钟头，毫无倦色；听的人也一直聚精会神，意趣盎然。讲课的教师就是我们敬爱的彭雪枫同志。

当我们知道雪枫同志的革命经历，心中就更为敬佩。他家境贫寒，从小就有爱国爱民的思想和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五卅运动、北京南郊暴动和学生的反帝示威。1926年9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在红军工作，一向率部冲锋在前，尖兵利刃，所向披靡，成了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他率部直登长沙城的勇猛，以少胜多血战抚州八角亭的顽强，当机立断粉碎郭炳生叛变的机智果敢，娄山关出奇制胜的胆略，主攻遵义的气魄……这些都成了人们普遍传颂的生动故事。特别是在长征途中，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他率部屡为前锋，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赞扬。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原地区危急的时刻，彭雪枫同志肩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来到竹沟，发展抗日武装，准备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能直接受到他的教诲，感到格外亲切振奋。

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下半年，雪枫同志奉党中央之命，率三百游击健儿，从竹沟誓师东进，向豫皖苏敌后进发。在西华县与吴芝圃同志领导的豫东农民抗日游击队汇合，合编成新四军第六支队，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伪，连战告捷，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万多人。一位同志回忆，有一天，他正领一批抗日青年在村口操练习武，走来一位新四军同志，他就是彭雪枫同志。大家拍手欢迎：“请新四军同志给讲讲话！”他放下背包，就讲开全民团结，抗日救亡的道理，字字句句激励人心！大家的抗日热情就像一堆干柴，经他一点燃，顿时化成熊熊烈火，许多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这位同志就是被彭雪枫同志带出来的许多青年中的一个。彭雪枫同志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真理宣传到哪里，就在哪里燃点起抗日的烽火。他率领游击健儿在永城、商丘、睢县、杞县、太康、亳县、砀山、徐州、涡阳、蒙城、怀远、蚌埠，夏邑、宿县、萧县之间的广大地区，跃马挥戈，纵横驰骋，粉碎敌寇一次又一次扫荡，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形势中，艰苦转战，迅速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我在涡阳县委和皖北特委工作期间，驻地距彭雪枫同志的司令部很近，经常与他见面，听他讲话。他言传身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雪枫同志无限忠于党忠于民族解放事业，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危急关头指挥若定，克敌制胜。记得1940年6月1日，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在新兴集北边的广场里开大会，这里离日伪据点临涣集仅四十多里。突然，敌人的装甲车隆隆开来，掷弹筒和机关枪齐向新兴集轰击、扫射，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情势十分危急。这时候我就在彭雪枫同志身边。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果断地指挥大家很快散开，有组织地迅速转移。他带领部队埋伏在抗日

沟里，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猛射，打得鬼子缩在装甲车里。敌人扫了一阵机枪，不敢恋战，就撤走了。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密令汤恩伯纠集十万之众向我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当时雪枫同志率领的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四师，面临着敌、伪、顽更加疯狂的夹击，斗争异常艰苦。彭雪枫同志满怀义愤，率领四师广大指战员，进行了整整三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这年5月，遵照党中央命令，从大局出发，回师转移到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地区。雪枫同志率领部队以洪泽湖为依托，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在1942年冬，取得了三十三天反扫荡的伟大胜利，军威大振，更加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必胜信心，使淮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回师津浦路西

胜利之中，雪枫同志始终惦记着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津浦路西人民。在那里，敌、伪、顽猖獗，土匪蜂起，杀人如麻，十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百里薜萝，万户萧疏，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惨遭杀害，许多人逃来找雪枫同志哭诉，要求四师打回去。雪枫同志满腔愤恨，他和四师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发誓“要打回老家去”！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原，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8月，党中央命令雪枫同志回师西征，收复津浦路西，重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牵制敌人，配合正面作战。四师将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洪泽湖畔举行了誓师大会。雪枫同志斗志昂扬，振臂疾呼：“同志们，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打回去，为路西人民报仇，以光明战胜黑暗！”广场上顿时暴发出气壮山河的震天怒吼。

当时行军急速，每天要行百八十里路，雪枫同志始终走在前面。越过津浦路时，首先在小朱庄与顽敌遭遇。小朱庄是进入路西的大门。伪支队司令王传绶带了四个营的兵力扼守。凶残的顽匪挖工事，筑碉堡，加之四周有土围子和寨壕，易守难攻。他们勾结敌伪，经常出来骚扰我路东根据地，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战斗发动前，师部进行了充分研究。彭师长说，这一仗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恢复路西的关键，要打得狠，要一战取胜，拔掉这个钉子。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步兵对圩子实施扇面围攻，骑兵团隐蔽在圩外东侧。战斗一打响，彭师长立在西面的寨沟旁，指挥战斗。他喊着营长、连长、排长的名字，发出冲锋命令。战士们看师长的位置，谁心里都明白，师长是下决心了！敌人看我们攻势凌厉，就仓惶奔逃。我们故意放松东门，等敌人一窝蜂般涌出来，埋伏在圩外的骑兵策马挥刀，杀将过来。追击逃敌，是骑兵的拿手好戏。只见他们在黑蚁般的敌群中来回冲杀，左劈右砍，直杀得敌人懵头转向，死伤遍地，纷纷举枪投降，匪首王传绶被当场劈死。这时候彭师长正站在东南角的一个大坟包上，奋勇指挥。小朱庄大捷，为收复路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从此，在人民群众中，也在敌、伪、顽军中，传着彭雪枫的神话，说他带了神猴兵团，到处打胜仗。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其实，四师连战皆捷，并非神奇，除了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是与彭师长科学的判断，英明的指挥，身先士卒分不开的。

宣传群众培养干部

彭雪枫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又是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家。至今，豫东人民述传颂着彭雪枫三件宝：骑兵团、拂晓剧团、《拂晓报》。这些都倾注着彭雪枫同志的满腔热情和心血。他亲自到剧团讲形势，出题目，研究工作，还带着剧团下连队慰问演出，鼓舞士气；他亲自给报纸撰写社论、报道，审查稿件，连编排版面、校对、印刷，他都参加。报纸是八开油印小报，印刷技术很高，在国际展览会上，外国友人竟看不出是油印的。它成

了指导豫皖苏地区党和军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工具。毛主席曾热烈称赞《拂晓报》“办的好”。《拂晓报》和拂晓剧团在反敌、伪、顽斗争中，是四师出色的轻骑兵，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雪枫同志非常注意培养干部，他一开始就办起了随营学校，后来亲自主持举办了抗大四分校。他还亲自编写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许多小册子，作为抗大四分校的教材，雪枫同志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教育干部，向部队讲话作报告，他常常以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解革命的道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提出战斗任务，当时全师的同志，包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非常喜欢听彭师长讲话，每次听他的讲话，都受到鼓舞。他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当时当地的情况结合得十分紧密。在困难面前，大家感到有奔头，信心百倍。实际上，整个根据地就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大学校。我们这些同志今天能为人民作些工作，十分感谢当初雪枫同志的帮助和教诲。

雪枫同志，只是少年时代随堂叔在西北军官子弟学校读了几年书，而他能言善文，文武兼优，是与他的刻苦自学分不开的。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十分注重学习。他那勤奋不息，刻苦自勉的精神使我们深为感动。雪枫同志的行李很简单，而书籍却很多。书上都印有“雪枫”或“雪枫藏书”和“有书大家看”、“书有未曾经我读”等图章，他自己挤时间读书，还鼓励同志们读，喜欢借书给别人。记得在竹沟和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时，他放书的地方成了小图书馆，我们经常借来看。如果谁要把书弄脏，搞坏，他是不高兴的。对书他十分珍爱。他不仅存有马列的经典著作和毛主席的书，还有军事的、历史的以及多种文艺书籍。他涉猎范围很广。《孙子兵法》十三篇他几乎都能背诵。雪枫同志读过的书有许多眉批和圈点，他说：“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还教育大家：“不抓紧时间读书，就会输给工作。”

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彭雪枫同志有可贵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励并教育同志，从不要特殊照顾。在永城传颂着“雪枫卖马”的故事。1939年1月，队伍东征到达永城书案店，一天只能吃到三顿烂红薯。彭师长看到群众经历匪患、灾荒，生活很苦，就忍痛卖掉心爱的战马，给战士换吃的。他还风趣地讲了秦琼卖马的故事，鼓励大家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有坚强的阶级意志，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决不会见难而退的。”有一次他和同志们一起吃红薯，乐呵呵地说：“红薯是个好东西，老少得用！”他还诙谐地把高粱窝窝和红薯比作“猪肝”、“香肠”。我们从看不到他愁眉苦脸，总见他朝气蓬勃，乐观自信。艰苦的生活，紧张的战斗，使他得了严重的胃病。有一次他带病工作到深夜，炊事员为他做了碗面条，他却严肃地说：“同志们都喝不上糊糊，怎么能单给我做面条！”炊事员望着他那消瘦的面孔和布满血丝的双眼，心疼得掉下了眼泪。雪枫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硬是叫人把面条送给村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记得在竹沟时，他年过半百的老父亲听家乡传说儿子当了“官”，长途跋涉来看他。临回时，他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一块钱给老人做盘缠。从竹沟到镇平县要走三百六十多里，一块钱确实太少，他又叫烙了几张饼。雪枫同志知道父亲冬季没有棉衣，就把自己一件没了毛的破皮袄送给了他。组织上送给老人的路费被雪枫同志坚决拒绝了。最后还是张震同志背着他给了老人两块钱。这件事给我们印象很深。雪枫同志常说：“革命是顾千家万户，不能只顾一家。”这种高尚的品德，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雪枫同志对同志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同志真诚相待。对错误的东西他毫不迁就，以理服人，同时又欢迎别人批评自己，有时拿着本来来到同志中，让别人提意见，直到别人把话说完为止。他严于律己，胸怀宽大，最反对那种刚愎自用，自以为

是的作风，受到了同志们最真诚的爱戴。

他和群众更是亲如一家。他组织军民在新集挖了条排水沟，老百姓打了几辈子官司没解决的水利纠纷，他一来就解决了。从此，这里结束了十年九涝，迎来了五谷丰登。为了纪念他，人们把这条沟叫“雪枫沟”。1943年夏，大雨倾盆，淮水猛涨，泗南县大柳巷围堤决口。在这危急时刻，雪枫同志率领人马冒雨赶来抢险。他亲自抱草抬土，奋战激流，终于堵住决口，免除了一场灾难。人民感恩戴德，称颂四师是“天下文明第一军”。称颂彭雪枫是“关心边区人民疾苦的亲人”。

正当这样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将领率师乘胜征战的时候，正当人民群众盼望四师胜利归来的时候，不幸，一颗流弹飞来夺去了他珍贵的生命！他是站在夏邑八里庄外面圩子上指挥战斗的时刻倒下的，他倒在了刚刚夺回来的祖国的土地上。我得到这噩耗，简直似当头霹雳，他正值炉火纯青，壮志满怀，竟遽尔离开了人间！我的喉头梗塞，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我是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流泪。1944年冬，殡葬他的时候，洪泽湖畔，泪雨滂沱，许多人声声呼唤着“彭师长啊，彭师长！”嚎啕大哭。天降大雪致哀，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他送葬。雪枫同志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的今天，回忆雪枫同志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更激励我们进行新长征的壮志豪情。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为人民舍生忘死的高尚品德，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以身作则，不讲特殊，艰苦奋斗，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坚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原则，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风搞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完成雪枫同志一生向往而未竟的伟大事业。

（原载《河南日报》1979年9月12日）

一代名将功垂千秋

赵汇川

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回首往事，缅怀革命先烈，特别深切怀念我们的好师长、好领导——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同志。

雪枫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我军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军事家。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9月11日，在围歼河南夏邑县八里庄之敌的战斗中，雪枫同志亲临前线指挥，光荣殉国，年仅37岁。

雪枫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表彰他“功垂祖国”，是“中华民族英雄”、“共产党人好榜样”。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淮北各地，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雪枫同志。

岁月悠悠，历经沧桑。雪枫同志殉国已逾51年了。党和人民怀念他，新四军第四师的老战士们怀念他。

我在彭雪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转战于淮北敌后战场，多次聆听他的指示。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的高尚品德、儒将风范，以及在淮北广大军民中的崇高威望，一直深

深铭刻在我的心中。谨列举令我难以忘怀的几件事，表达我对雪枫同志的深切怀念。

—

1939年12月中旬，我奉命率皖东北第六抗敌指挥部三支队二营、警卫连和八路军宿（县）东沱河大队余筱仙部，护送党的皖东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爱萍同志，由津浦路东至涡（阳）北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向彭雪枫等领导同志介绍皖东北地区的斗争情况，并磋商、研究在我党领导下，进一步开辟和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

新兴集位于涡（阳）北、永（城）西南，原属国民党涡阳县顽固派政权所管辖。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涡阳县顽固分子大肆摧残新兴集地区的抗日进步势力，勒索群众的粮款，加之据寨为王的土匪、“杂八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群众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纷纷盼望我游击支队迅速前来解救他们。为打开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局面，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彭雪枫司令员率游击支队于1939年9月移驻新兴集。时隔三个月，我们到达新兴集，却是另一番景象：临街两侧的民房、店铺的墙壁上，写着大幅醒目的抗日标语；此起彼伏的嘹亮抗战歌声，响彻村子上空；走在整洁干净街道上的过往行人，无不绽露笑容；练兵场上的喊“杀”声不绝于耳；军民合作的鱼水之情随处可见，等等。我虽未见到彭雪枫同志，但已经领略到雪枫同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魄力了。

游击支队的领导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是第一次见到彭雪枫同志，他中等身材，脸型适中，双目炯炯有神。他穿着一套灰色粗布军装，整齐清洁，腰间扎一条插满子弹的皮带，斜挎着一支左轮手枪，绑腿打得整齐美观，举手投足，都显得精干威武、英俊潇洒，俨然是标准的革命军人姿态。热情的寒暄，诚挚的问候，使我顿感暖意。他特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扣人心弦的讲话。他赞扬了我们部队的战斗成绩，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对我们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和希望，要求我们最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练好杀敌本领，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我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深刻教育。会后，他组织我们与兄弟部队联欢，参观学习。这次欢迎会和参观学习，实际上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战斗动员大会。接着，雪枫同志还邀我们与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座谈，研究加强皖东北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等问题。爱萍同志首先介绍了皖东北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和建议，彭雪枫司令员、张震参谋长、萧望东主任、岳夏秘书长都谈了各自的见解或有独到之处的真知灼见。会议确定抽调支队老一团（团长张太生）东进皖东北以加强该地区的武装力量。雪枫同志十分关心我们部队的建设情况。我向他反映全团只有政治处主任孙朝旭、教导员王健堂、指导员王禹亭三人，政工干部奇缺，亟需予以充实加强。他认真听了我的汇报，当即表示要重视并解决我们政工干部的缺额问题。随后不久，就给我们派来了团政委蔡明，团总支书记姜林东，宣传股股长黎靖，教导员廉祥云、萧潮，指导员宋康谷等一批优秀政工干部，从而加强了我部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建设，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了关键性的有利条件。

我们在新兴集住了约一个星期，与雪枫同志相处时间虽然短暂，但获得的教诲颇深。尤其是雪枫同志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热情诚恳、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思想品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12月下旬，我们与老一团一起，在张爱萍同志率领下，越过津浦铁路，以临战态势返回皖东北。行前，部队整装待发，集合在大操场上，雪枫同志又亲自为我们送行，再三勉励我们与兄弟部队共同努力，担负起进一步开辟和坚持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巨重任，军民携手团结战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我们带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带着雪枫同志语重心长的指示和重托，告别了游击支队的领导同志，告别了被群众赞誉为豫皖苏边区的“小延安”——新兴集。

二

1942年夏，我奉命到驻在苏北王朱集的中共华中局党校学习。年底，因日寇将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党校课程匆匆结束。正当华中局组织部考虑我的工作去向时，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约我谈话，递给我一份电报，是四师彭雪枫师长发来的。电报的大意是说我是淮北本地人，对地方情况熟悉，要我回淮北四师工作。曾山部长表示同意，特征询我的意见，我欣然服从。到四师师部报到时，雪枫同志当即接见并通知我，组织上决定任命我为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他坦诚地告诉我，三分区所属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处于战略重镇徐州的近郊，还有分区所属萧（县）、峰（县）、滕（县）地区，都在徐州周围，形成对徐州的半个包围圈，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敌我必争之地。他指出，你们远离中心区，远离军区机关，又隔着日军封锁线，主要靠地委、分区“一班人”团结战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奋斗。做好工作，关键在于你们“一班人”的团结，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有原则的，首先是要谦虚谨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牢牢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在原则问题上，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利益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怕“得罪人”，以维护真理，修正错误，达到真正的团结，这样才能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他还明确指示，分区工作重点是把民兵工作抓紧落实好，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才能实施人民战争战胜敌人。所以说，民兵是保卫根据地大门的卫士，是建设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基础。聆听了雪枫同志一席教诲，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在以后的邳睢铜地区坚持对敌斗争中取得的节节胜利，都与雪枫同志指示的指导思想分不开。回分区后，我们首先在分区及所属各县、区都成立了武委会，加强和壮大民兵建设工作，发挥了大打人民战争的威力。1943年4月13日，睢宁县日伪军数百人，突然抢占我魏集与古邳间的叶场，筑圩墙，修炮楼，设点据守，企图依托该点蚕食我中心区。我先采取围困战术，后于8月2日，分区组织指挥主力九旅二十七团，以及县、区、乡地方武装，对叶场守敌实施围困，以攻城打援方式，主力与2000民兵巧妙配合，协同作战，历时7昼夜激战，击退日军5次增援，终于将叶场守敌全歼，毙俘敌400余人，缴获颇多。这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作战，运用人民战争取得光辉胜利的典范之一，受到军区首长的嘉奖，延安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胜利喜讯。

三

1944年8月，我奉调去驻在淮南新埔的华中局党校学习，路经师部驻地大王庄。这时正值雪枫同志、张震同志、吴芝圃同志率部挥师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的前夕，雪枫同志邀我去驻地的打麦场上晤谈。当晚，明月高照，微风徐徐，十分静谧。我俩相对而坐，侃侃叙谈。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消灭敌伪军、恶霸韩治隆部和打通陇海路南北交通线的情况后，他面带笑容表示高兴。临别的时候，他拿出一本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上册，非常亲切地说：“这是陈（毅）军长前年来淮北时送我的，此书上下共两册，这是上册，下册我在看，你先将上册拿去看，下册等我看完了再给你。”我很高兴地接过书来，表示感谢师长对我的关心。此书的第一页有陈毅军长用毛笔写的题字：“雪枫同志存阅，陈毅赠，11月1日。书中记有雪枫同志用红笔勾画的圈圈点点，还有许多写在书页上下边沿空白处的注释和眉批，字迹隽秀工整。他那一丝不苟、勤学苦读、善于思考、大胆探索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跃然纸上。我在阅读此书同时阅读雪枫同志的“注释和眉批”，受到很大启迪和教育，激励鞭策我勤学不辍。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十年内乱的“文革”期间，我挨整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珍贵的书保藏起来。1982年江苏洪泽县半城镇“彭雪枫陵园纪念馆”，曾将此书复印陈列。原书退回后，我于1986年将这本珍贵的史料，送交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收藏。

四

雪枫同志既是一位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名将、儒将，又是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好领导。在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之初，他亲自创办了拂晓剧团和拂晓报社。“彭师长有三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个拂晓报”，成为淮北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赞美之词。他苦读好学，从而博学多才，知识渊博，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中有口皆碑。他爱书如命，两大箱藏书紧随身边，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每次轻装，他什么都舍得丢，惟独不舍得丢书。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亲自创办随营学校并在此基础上创办抗大四分校，兼任校长，亲自为学员授课。还创办抗日联中、江淮大学、行政干部学校、淮北中学和多种训练班，吸收了大量进步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为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部门、团体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在雪枫同志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精神的感召下，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江、浙、沪等大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冲破各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投奔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雪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51 年了，他虽死犹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半城镇重建了雪枫陵园、雪枫墓和纪念馆；在宿州市建了彭雪枫纪念馆、纪念碑和他的全身塑像；在夏邑县八里庄建了彭雪枫将军殉国处并塑像立碑，该县城建了雪枫将军纪念馆；在郑州和泗县烈士陵园中均建了雪枫亭；在镇平县七里庄有彭雪枫同志旧居，等等。每逢清明节和他的牺牲纪念日，当地党政军民及青少年，络绎不绝地到陵园祭扫凭吊，寄托哀思，缅怀先烈。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英雄彭雪枫，这面光辉的旗帜，一直在江淮大地上高高飘扬。彭雪枫这个英雄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雪枫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原载《抗战在淮北》第 2 集，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彭师长督促我学文化

罗应怀

1941 年 9 月的一天，那时，我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任团长，彭雪枫师长电召我到半城师部汇报工作。彭师长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见到我后，开门见山地说：“罗应怀同志，你仗打得不错，你送来的有关战斗和开辟新区群众工作的报告我看了，生动感人，也很实在，美中不足的是条理性差了一点。”听了师长的话，我很高兴，也很惭愧，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好多事情都没有表述清楚。我对师长说：“我是长工出身，14 岁参加红军，还没有完全脱掉文盲的帽子，提枪杆子可以，拿笔杆子不行。我能讲点故事，但逻辑性不够。在延安抗大虽然学习、工作过几年，可也是解不了渴，我还想补习点文化课，学习怎样写文章。”

师长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从打仗到部队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你自己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讲讲。”

我按师长要求一一做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表示认同和满意。他说：“你汇报得很好，对我的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向你提两点建议：第一条是加强学习，多读点书，看

些文艺作品；第二条就是总结工作经验，工作报告要自己亲自写，每打一仗，完成一项任务，前进一步，总结一番，这样，你就会提高得更快。现在打仗很紧张，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战争结束了，就有条件脱产学习了。”

我说：“师长的指示坚决照办，只是这一天天忙忙碌碌，时间很少，还有，就是找不到书。”

“读书的时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挤。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利用上。欧阳修读书有三上，就是马上、枕上和厕上。想必欧阳修肯定也忙，不然还用骑在马上，蹲在厕所里读书吗？当然不是让你照搬古人的作法，但精神是值得学习的，这就是刻苦、挤时间。”

师长边说边掏钥匙去开箱子，从中取出3本书，递给我说：“你先读读这部《水浒传》。这本书很好，很多章节都写得很精彩。像‘三打祝家庄’，前两次为什么没有打下来，还牺牲不小，后一次为什么打下来了，这里面有学问，就是要注意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不明，决心就不能下，这和我们当前作战是一个道理。读《水浒传》既能提高文化水平，又能学到军事谋略。”

我起身接过书，考虑到时间不短了，师长工作又忙，正想告辞，师长示意让我坐下，说：“还有一条，今后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能不能做到？”

我连忙立正，大声回答：“保证做到！”

回到部队后，遵照彭师长的指示，我就像学生对待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看书，挤时间刻苦地读；工作总结，自己动手写；每月按时给彭师长写一封信。记得第一封信用了两天空余时间，字不足200个。一部《水浒传》我翻过来倒过去读了多遍，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不然，师长问起我来答不上，可不好交待。读完《水浒传》，我又向师长去要书，师长给了《三国演义》。后来又陆续送来了《东汉演义》、《红楼梦》等。彭师长还告诉我一个找书的窍门，他说：“地主家都有些书，只要张口借，一般都会给的。”我给师长写去的信，他每信必回，还附上我写的原信，信上的错别字都一一圈画出来作了订正。

1942年2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和张震参谋长到我团检查工作，当时我团驻金锁镇南边的许圩子。彭师长一来就问起我读书的情况，邓政委在一旁插话说：“读书就要向师长学习，有股入迷劲。有几个礼拜日，我怎么也找不到师长。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我：师长在庙里读书。知道这个秘密后，凡找不到师长，我就派人上破庙找去。”

按照师长的要求，我先把几个团干部和我自己的读书学习情况，认认真真地作了汇报，还拿出自己的工作总结和读书笔记。

师长听了汇报，看了我的总结和笔记，高兴地说：“罗团长的学习有很大进步，大家都下了不少功夫，应当表扬。”

1942年冬的朱家岗战斗，是淮北军民33天反“扫荡”作战中一次关键性战斗。是役，歼灭日伪军280余名，我军亦付出了73人牺牲、68人负伤的代价。得知我负伤的消息，彭师长非常关心，特地派人来了解我的伤情和思想情况。当听到我右腿钻进不少碎弹片，腿部粉碎性骨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时，他非常担心，指示卫生部门尽全力抢救，并亲自草拟电报，发给二师罗炳辉师长，请求派出精干医疗人员进行治疗，并避免截肢。

彭师长多次来电报了解我的手术结果和养伤的情况，邓子恢政委、淮北行署刘瑞龙专员专程到医院看望我，并送50元钱以示慰问。1943年5月，我又转到来安县大柳营医院养伤。一天，外面战马嘶鸣，警卫员小马兴冲冲地跑过来告诉我：彭师长来了。我听到后，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不一会儿，只见彭师长和师宣传部陈其五部长，还有好几个人一同走了进来。

“罗团长，这么多人看你来了，没想到吧！”彭师长高声地说，并一一介绍了同来的二师罗炳辉师长、郑位三政委、周骏鸣参谋长、萧望东主任等。彭师长靠近我说：“老罗，朱家岗这一仗打得好，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陈毅军长已发出通令嘉奖你们。”

1944年8月，我奉调到四师警卫团任政委。9月11日，彭师长在河南夏邑对顽军作战时不幸牺牲。听到师长不幸壮烈殉国的消息时，我呆住了，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而当知道这

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彭师长的牺牲，使全军将士沉浸在一片悲愤的气氛之中。

我回到屋里打开箱子，彭师长亲笔写给我的 20 多封信，送给我的许多书，都还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可彭师长却不幸离我们而去了。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受到了沉重打击，真是难过万分。

1947 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部队转移时，我把彭师长给我的书信、书籍及一些重要材料包好，放在棺材里，派人埋于山东莒县石头村的一片坟地。等到 1948 年底我派人去取时，由于防潮处理不好，已经腐烂，真令我心痛不已。我现在手头仅存一本上海春明书店出版的《西汉演义》，是 1943 年在江苏泗洪县金圩子养伤，彭师长派警卫员专程送给我的，这本书已伴我走过了 60 多年的岁月，虽然书已发黄，但我奉为至宝。因为它寄托着彭师长对我的关爱与期望，更寄托着我对彭师长深情的怀念。

不久以前，我和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谈起彭师长。张副主席还清楚地记得彭师长亲自给我订学习计划、在我养伤期间多次督促我学习的情况，令我感慨良多。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日趋富强。我们这些幸存者回顾过去的岁月，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所享受幸福安宁的生活，使我不禁想说，年轻人啊，一定要格外珍惜宝贵的读书时光。

（原载《解放军报》2004 年 9 月 13 日）

深切怀念雪枫战友

林颖

1944 年夏天，日寇进犯中原，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豫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惨遭蹂躏。为挽救中原危局，彭雪枫同志奉党中央的指示，率新四军四师主力部队，从津浦路东勇猛出击，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解放了路西 250 万同胞。新四军威震中原，吓破了敌、伪、顽的狗胆。9 月中旬，正当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胜利前进，痛歼肖、宿、永、夏一带敌顽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雪枫同志竟不幸光荣牺牲了。

雪枫同志，你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英勇奋斗了 20 年。20 年来，你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你不愧是党的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优秀将领，不愧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你对党、对人民，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无限忠诚，你为党、为人民、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你过早地倒下了，对党，对军队、对人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我个人则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全党全军无不为你过早地离开人间而感到极大地悲痛，我的沉痛心情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正如陈毅同志在悼念你的挽诗中所写的：“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雪枫同志，你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了。这 20 年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20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翻天覆地的 20 年，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了，任人宰割的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今天，我国人民正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此情此景，

都使我和淮北的战友们更加深切地怀念你。雪枫同志，你牺牲时才 37 岁呀！今天，你若还活着，你一定会怀着胜利的喜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更加英勇地战斗。我和怀念你的战友们，都为你不能看到今天的胜利而难过，为你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和我们并肩战斗而痛惜。

1941 年，我们结成了革命的伴侣后，仅仅三年你就离开了人间。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你的优良品质，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对我的许多教言，始终是鞭策我、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力量。我应当把它写出来，尽管这些点滴的回忆只能反映你短短的一生中的某些侧面，但对我和我们的后代都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洗濯冒冰雪，钦君不畏寒”

1942 年，党中央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淮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也认真地总结了根据地各条战线的工作经验。雪枫同志，当时你是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之一，你清楚地认识到党需要你很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以身作则，领导好这次整风运动。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所在。对你个人来说，这也是增强党性、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最好时机。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青年党员来说，通过整风来端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也是个很好的锻炼。因此，怎样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谈心和通讯中经常讨论的问题。雪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确是我学习的榜样。整风期间，你系统地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原著中有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论述，特别是对毛主席整顿三风的著作的学习更为用心，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你也读得不少。记得当你读完罗斯福的传记之后告诉我说，罗斯福是主张新闻自由的，总是认真阅读反对派的报纸，因为罗斯福认为，可以从反对派抨击他的言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你还告诉我说，古人的不少待人处世之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可以借鉴。当然，革命导师的教导，你更是身体力行的。因此，你总是经常严肃地进行着自我批评，并且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你还往往主动地找一些同志谈心，请别人对你提出意见。当我对别人的意见不能接受时，你又总是三番五次地对我进行说服教育，帮助我进一步端正对批评的态度。你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上关于一个共产党人对于“批评”和“舆论”应抱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作了十分精辟透彻的阐述。你在信中写道：“……你要一百二十分地下一番克己的功夫！先苛责自己，别抱怨人家！任何人（连水平最低的人在内）对你的批评，不管当面的或背后的（背地里的批评，即是所谓‘舆论’），你都须要以善男信女们对观音菩萨似的虔诚态度，先自我反省一番。为什么人家有这种批评呢？为什么人家有这种舆论呢？只好反而求诸于己了。……那些批评，或许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或许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然而，无风不起浪呵！我就不同意你这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的态度！前年我们不是谈过吗？我们不应为舆论所左右，然而也不应该漠视舆论！这里头包含不必做优柔寡断，东倒西歪的人，同时又包含着反对那种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去接受舆论！”不仅如此，你还常以“现身说法”谈自己接受批评的体会，再三地对我进行启发教育。你曾多次对我说过，有些同志对你的批评是尖锐的，甚至是偏激的，但你总是冷静地听下去。你要求自己不在事实是否有出入、语言分寸是否恰当等方面兜圈子。你往往再三反问自己：有些同志为什么会这样？想想自己对人过严过苛的缺点，再设身处地替批评者想一想，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你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对自己不足之处的认识也就深刻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严了，对某些批评者也就谅解了。正因为如此，你改正缺点的决心也就更大，效果也就特别显著了。你在一封信上曾写过这样一件事，说你在报纸上发的一篇文章，曾获得一位同志的好评，听了之后，心里觉得很高兴，但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表现，应提高警惕。你常说，古人尚能“每日三省吾身”，何况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呢？因此，你总希望别人能给你

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你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如能善于自省，他就会日日新、月月新，不断进取向上。这种精神应当说是共产党人进取心的表现。你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要我千万不能设想自己比谁更好更强，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你向我谈自己的缺点是那样的真诚和坦率，你对我提出的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批评也都虚心接受，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启发诱导我多提意见。你在一封信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开了一个会，费了八个小时，解决一个同志的党性问题。一个女同志在会上对她的爱人所犯的错误是隐蔽的，是不尽情暴露的，因为他们是‘夫妇’。她，这样的她，不是我的爱人。我所期望的颖，是热爱她的爱人，而同时更热爱着党。”

雪枫同志，你平常还曾对我说过：“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连自己的生命也是属于党的、人民的。”正因为这样，你才乐于从善，敢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从而使你在领导作风、领导方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陈毅同志在悼念你的挽诗中这样写道：“整风事不易，自省更为难；洗濯冒冰雪，钦君不畏寒。”这几句诗是对你严于律己的革命品质的最好评价呵！

“能真诚爱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爱护”

1941年冬，新四军二师、三师、四师各部部分主力协同作战，彻底消灭了土顽王光夏的部队。当我师凯旋归来后，你怀着胜利的喜悦，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指挥阵地上，看着战士那样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深为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从内心里热爱他们，或许他们亦在热爱着我吧！因为我离他们并不远，连望远镜都不需要，就是没有和他们一齐冲锋而已。”这段话是你15年战斗生活的缩影。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是你一贯的作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你曾三次负伤。你和战士们在英勇杀敌、生死与共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你曾多次对我讲，隔些日子看不见战士，就好像生活中少了些什么似的。因此，你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带着你心爱的拂晓剧团，到后方医院去，到连队去，问问伤病员的治疗情况、生活情况，见了战士，你也是问长问短，既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又注意他们同驻地老乡们的关系。你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我打算带着拂晓剧团到五旅、九旅去看队伍，给干部、战士们讲讲话，演演戏，每见战士常常使我振奋，他们是可敬可爱的。”

你也常常去看部队驻地的老乡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部队、对政府的意见，特别是对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尤为关注。一个在骑兵团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你听说群众对骑兵团违犯纪律有意见，你就亲自去检查处理。在全团战士大会上，你着重批评了骑兵团情况特殊、违犯纪律难免的错误思想，反复强调人民子弟兵必须和群众建立鱼水之情，并号召战士“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像猛虎，在人民面前一定要像绵羊”。这位同志说师长是最爱骑兵团的，但批评起来也是很严厉的。说也奇怪，听到师长的严厉批评，当时虽感到刺耳，但事后又感到舒服和痛快，特别是战士们，每听到师长一次讲话，战斗情绪就更加高涨起来。

帮助农民劳动是我们部队的老传统，每到夏收时节，你总是尽量抽时间和战士们一起帮助老乡们割麦子。有一年，淮河水猛涨，你及时地组织部队去抢险，当战士和老乡们看到你和他们一起修筑河堤累得汗流浹背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呵！

平时，你和群众的接触面是很广泛的。一个淮中的学生主动给你写了一封信，从此你们便建立了朋友关系，只要他来信，你总是亲自作复，教育他如何健康成长。拂晓剧团的孩子们和你的关系更是密切，你常去看他们，他们也常来看你。你和他们谈政治，谈学习，谈戏剧，既关心他们的工作，又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一个女孩子寄来了她写的诗稿，你很认真地替她修改，并复信给她，加以鼓励。有一次在你的宿舍里，你竟和几个小孩子开起音乐会来！

你的知识面很广，跟知识分子干部很谈得来，可你对工农干部的感情也很深厚。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给你写了一封信，真没想到你对他信上的错别字和文句不通之处，都一一作了修改，并在复信中谆谆劝导他努力学好文化，提高文化水平，随信还寄给他几本书，让他读。这位同志说，他今天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是和你对他的帮助分不开的。

除学习文化之外，你对老一点的同志的生活问题也很关心。有位同志去看你，当说到他的婚姻问题时，你不仅建议他应找个什么样的爱人，甚至连如何谈恋爱，你也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对夫妇关系不和的同志或分居两地的夫妇，你都十分关切。有位女同志的爱人牺牲了，你亲自写信慰问，劝她节哀保重。有的同志生了孩子，你也要写信表示祝贺。当你外出回到师部，总要先到驻地附近的单位去看看同志们。

你这样热情地对待同志们，自然也就博得同志们对你的热爱。你曾说过：“能真诚爱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爱护。”你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你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当时由于形势的需要，党决定暂不公开你不幸阵亡的消息，但是，在你生前所在的部队里，是无法保密的呀！在你牺牲以后的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有多少人在为你偷偷难过，甚至在那不眠的夜晚，又有多少人在为你暗自饮泣呵！

1945年元月份，你牺牲后的第四个月，公开悼念你的活动开始了。追悼会上，人们再也抑制不住他们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起来，有的甚至呼唤着你的名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这久久抑郁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如同打开闸门的洪水，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一齐倾注到人们献给你的挽歌里：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
你留下的功绩辉煌；
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
雪山草地，百炼成钢。
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
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
对党坚贞，为民赴汤，
英勇善战，机智顽强。
是我们的榜样。
雪枫同志，你把最后一滴血，
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
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
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完成你的事业，
争取全中国的解放！”

追悼会开过不久，春节来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呀！淮北军民和驻地附近的老乡们，将你的画像贴在堂屋正中的墙上，相互拜年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你行鞠躬礼，老乡们所组织的狮子、龙灯等传统迎春节目，也首先要到你的墓地去表演。

人民越是爱你，敌人就越是恨你。解放战争期间，淮北根据地曾一度被国民党匪军所侵占。愚蠢的敌人，为了在人民心目中抹去你的光辉形象，竟惨无人道地捣毁你的陵园，破坏你的坟墓，把你的遗骨抛洒在荒郊野外。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老乡们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呵！他们只得在黑夜里，流着眼泪，偷偷地把你的遗骨秘密地掩藏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在你的第二故乡——半城，重新修建一座更加宏伟、庄严的陵园，寄托着人民对你的深刻怀念和无限哀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一次，有位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说1938年你带着几百人的游击支队东进，刚到豫皖苏边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部队也只能和群众一样吃地瓜干、地瓜叶，就这还吃不饱。有一天，警卫员同志给你端去不满一碗煮熟的地瓜干，但你马上找事务长要他在各方面厉行节约，并指示要千方百计使战士们吃饱吃好。那位同志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你一贯的作风。这充分体现了你愿和广大指战员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的高尚品德。

1942年冬天，师供给部的同志出于对你身体的照顾，特地为你做了件质量较好的大衣。所谓“质量较好”，和普通干部比起来，也不过里外是用细布做成的。那时，工人同志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你的敬爱，还特意在大衣领子里边绣了“祝你健康”四个字。你收到这件大衣后，却执意要把它退回去。当时我对你这种过分的举动表示了异议，曾经劝你接受工人同志们的心意，把大衣留下来。你不仅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艰苦朴素，才能保持党的一贯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已经够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注意节约，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否则就很难保持我们党一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因此你认为，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教育后勤部的同志们，要牢牢记住，不要只关心首长们的生活，而要更多地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是后勤干部应该具备的群众观念。雪枫同志，你谈这段话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对我的教育也是很深很深的。

“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

雪枫同志，你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但在幼年时代你就有着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你告诉过我，你的祖父略略有点文化，在他帮助之下，你才开始了学习识字。从此，你除帮助父亲干些农活外，余下的时间就是刻苦自学。由于你聪明好学，深得当时在北平西北军中任职的族叔彭禹廷先生的钟爱。十五岁那年，你远离家乡到达北平，进入西北军官子弟学校，每月由族叔供给你三元五角的生活费。但不久，这点接济就中断了，你靠着一个小学代教语文课取得的微薄报酬和同学们的接济，顽强地继续着你的学业。1925年参加革命后，你先后在北平、天津、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除为党做好工作外，刻苦自学几乎成为你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北平时，北平图书馆是你自学的主要园地，你贪婪地在那里读着书，看着报，有时还为报社写些文章（写文章是你自学的一种方式，又是你借以谋生的一部分经济手段），这就更养成了你刻苦好学的良好习惯。你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天不读书，不看报，就好像生活中少了点什么似的。我们婚后三年，你经常读书到深夜，交换读书心得是我们谈话和通讯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你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开头一句就是要我向你祝贺。祝贺什么呢？就是在四天业余的学习时间内，你读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接着，你就谈了下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计划，说是下决心要在一年之内读完你所存的《列宁选集》、《辩证唯物论教程》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你表示这一段要少读杂书，集中精力攻读马列，还要我预祝你的成功。你在另一封信上说：“怡然自得之时，即为文章写就、名著读完之日，快哉！快哉！”你的心情为什么那样愉快呢？你数次对我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如不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革命工作是搞不好的。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因此，你除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以外，对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名著也是从不放过的。《苏联红军战史》，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有关军事著作，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你曾反复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你也几乎都能背诵。“埋头，埋头，再埋头！苦读，苦读，一百个苦读！”这句话是你经常用以激励自己发愤学习的“座右铭”，

同时也告诫我在工作中要以分秒必争的顽强意志，去对待革命理论的学习。

由于你精力旺盛和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你读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你最爱读鲁迅的书，你说鲁迅的三十年集你几乎读了大半。古今中外的著名小说和历史书籍，只要弄到手的，你都要读它。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都要记笔记，写心得，读小说也要写眉批和读后感。当你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禺同志的《日出》后，你在给我的信上写了很长的读后感。你很感慨地说，想想安娜和陈白露的遭遇，更促使人向往革命呵！特别是妇女们！

正因为这样，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弄书。联络部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给你买书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在一封信上写道：“从上海寄回一批书，琳琅满目，令人神飞，鲁迅的三十年集摆在桌子上，朋辈一来，即争相翻阅，此中大有乐趣。此外如巴金的《家》、《春》、《秋》、《雾》，以及《子夜》、《大地》，郁达夫的代表作《论语与做人》等一大堆，我喜欢极了。书报一到，在我，等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正因为你爱书如命，借书人如把书弄坏了，弄脏了，你是很不高兴的。你对书的保存和管理是十分用心的，每本上都盖着“雪枫藏书”的印章。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你总是遵照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遵照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从事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工作的。另外，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你也非常重视，倾注的心血也特多。你常给干部、战士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整风学习报告、专业会议的报告，你还亲自给师直属队上党课呢！所有这些报告，你都亲自动手写提纲，你认为这是工作，又是用于实际的很好学习。同志们爱听你的报告，有的同志说，把你的报告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拂晓报》是四师的报纸，是在你的亲切关怀下创办起来的。通过《拂晓报》，我们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报道、评论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交流了工作经验，指导了部队和地方的工作。因此，你十分重视它，关心它，爱护它，并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友”，一开始就号召同志们做到：“‘拂晓’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拂晓’”。

另外：你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会议，通过你每天的细心阅读，对《拂晓报》的报道方针、计划以及编辑、发行工作，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甚至报上出现的掉字、错字，也逃不过你的眼睛。你很喜欢写文章，也常常给《拂晓报》写社论。你写的军事、政治论文或会议报告、工作总结，除登在《拂晓杂志》以外，更多的是登在《拂晓报》上。因此，有的同志说，你既是《拂晓报》的抚育者、领导者，又是它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同志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是因为你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上有修养的、文化上有造诣的革命军人，同时又是一个热心党的文化建设事业的宣传家和鼓动家。

我的严师益友

“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这两句话，是1941年你送给我《斯大林传》时在扉页上写的赠言。于是，它便成了我们夫妇之间共同生活的政治基础。我们恋爱之初，你就表示过，我们是革命的伴侣，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让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中，相互帮助，相互鞭策，相互鼓励，共同前进。三年的婚后的生活证明，你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你对我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党员，在各方面的教育和帮助抓得很紧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你不仅是我的爱人，又是我的严师益友。

首先，对我的思想改造，你是十分重视的。对待我的缺点，你常常从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谈起，又常常给我讲党的斗争历史和一些古今中外名人的成败事例，以及你个人待人处世的体会。你认为一个人如果骄傲自大，就必然在工作中突出自己，久而久之，党的观念就淡薄了，群众的伟大作用也就看不见了，其结果不仅党的事业会遭受损失，自己在政治上也必然会掉队的。你要我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整顿三风的有关文件。1943年，我参

加了整风的轮训队的学习。在整风运动中，你要我一定抓住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批判种种不正之风，深刻分析它的阶级、社会、思想根源，并对症下药，提出克服办法。你看了我的整风反省材料，是不满意的。你认为我写的整风反省材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我的文风、学风是很不端正的。平时你对我写的文章、日记，书信的不良文风也提过尖锐的批评。你在谈文风的一封信中写道：“……首先，我说你的文风就不正，不正就是歪。前天我在你的日记本上题了八个大字：多记事实，少发议论。大概尚未引起你的注意和深思！你的日记和信往往以发空洞议论为多，使人读之不着边际，结果变成了短篇论文集，而不是日记了。”接着你又写道：“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电示曾说，各地的工作报告，要求百分之九十九的叙述，只要百分之一的议论。你看，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一，这样大的比例！你再检查一下你的日记和信吧！我认为你和中央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我要求你再读五遍或十遍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你在指出了我的文风不正的种种表现之后，又帮助我分析了文风不正产生的根源，同时还提出了克服文风不正的办法。你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要多接触实际，要深入丰富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工作生活、组织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中去。有了生活的积累，思想上就不会感到空虚，写起东西来就不会使人感到枯燥无味。你认为深入群众和脱离群众，深入生活和离开生活，一定会在学风、文风上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写作的根本问题，也是思想改造的根本问题。为此，你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我进行启发和诱导。只要我们见了面，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你就要我对你谈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减租减息、生产互助等方面的情况，对我工作中出现的恩赐观念、包办代替、工作浮漂等缺点，又总是提高到党性的高度，方针政策的高度，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的高度，抓住我思想方面的主要毛病，耐心地进行分析，帮助我提高认识。

每当我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下乡蹲点时，对于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动态以及干部、党员的思想，你都要我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当我对某些问题回答不上来时，你就要我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向我指出，不搞调查研究，不走群众路线，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还会助长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思想的发展。你还要我对政治养成浓厚的兴趣，要我养成刻苦好学的读习书惯，并对我是否天天读报也要作认真的检查。你在给我的信上常谈国内外，边区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你说，一个革命者不关心、不了解世界和国家大事，是无法进行工作的。

你经常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文艺书籍给我看，并要我写笔记和学习心得，坚持记日记，学习写文章。在你的鼓励下，我所写的几篇小文章，你都认真地替我修改，并给我谈了许多练习写文章的办法，甚至连我写给你的信上的错别字，以及文理不通之处，你也具体指导，从未放过。你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文化修养，既善于实事求是地解决日常工作问题，又要能说会写，这样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你常为自己没有进过专门学校，受过高等教育，引为终身憾事。你对我学习无恒心，学习不刻苦，是很不满意的，批评也是最多的。

你认为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应是共产党人必备的美德。

这方面的道理，你对我谈得是很多的。你说，我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又是一个首长的家属，在物质生活方面，千万不要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有一次我的钢笔丢了，某领导同志知道后，把公家存留的金星钢笔送了我一支。钢笔是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我当时收下了。然而你却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以后当你得到一点稿费时，你就按价还给了公家。我怀孕了，反应十分厉害，身体也很虚弱，高粱、玉米作的主食，我实在咽不下去，很想吃点水果和酸甜的东西。你对我的要求是理解的，但当时条件很差，实在弄不到这些东西。你只好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无论如何要克制自己，渡过暂时的难关。

在同志相处和待人接物方面，你对我的帮助也是不小的。你常告诉我，对同志、对战友，要襟怀坦白，作风正派，诚恳热情，谦虚谨慎。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要多做自我批评。特别对平级或下级同志，更要多多尊重他们。为了对我进行具体的帮助，你经常打听别人对我的反

映，听到好的，你就热情鼓励，听到缺点，你就及时批评。有一次你的警卫员对我有意见，你就要我找那个同志谈心，以诚恳的态度向他作自我批评。我每次回司令部，你首先要我去看炊事班、饲养班、警卫班的同志们。你认为，根据我的家庭出身和当时所处的地位，能否平等地对待这些同志们，是一个值得经常注意的问题。因此，你对我这方面的教育也是抓得又多又紧的。

雪枫同志，我们婚后的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你在各方面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则是很大的。遗憾的是我当时的阶级觉悟太低，对你的帮助和教育往往是领会慢、行动迟、效果差，每念及此，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因此，这些年来，我则尽力以你生前的教言来鞭策自己，努力向党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借以告慰久安于九泉之下的你。

雪枫同志，你已经离开我和我的战友们十年了。今后，我要下更大的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承你的遗志，牢记你的教言，学习你的品德，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雪枫同志，你安息吧！你的光辉业绩，将被热爱你、熟悉你、怀念你的同志们永远传颂着。你将活于永远，而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

（1954年6月）

雪枫活在人们心中

林颖

雪枫离开我们已经50个春秋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热爱人民的雪枫，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正如陈毅同志在“哭彭八首”诗中所写的“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豫皖苏边和淮北，是以彭雪枫同志为首的新四军第4师的同志们艰苦创立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豫皖苏边和淮北地区工作过。1941年9月，我和雪枫在江苏省泗洪县半城结婚。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是雪枫殉国的地方，雪枫的陵园建在半城。可以说，豫皖苏边和淮北根据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对那里的乡亲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为雪枫扫墓，看望根据地的乡亲们是我多年的心愿。1982年春，我和小枫在安徽省纺织厅张彦秀同志的陪同下，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所到之处，乡亲们对雪枫的热爱，都倾注在我们母子二人身上，亲切会见的情景十分感人。乡亲们对雪枫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关于雪枫的一些佳话，在群众中间广泛流传。

我们去淮北，首先是为雪枫扫墓。这个消息一下子在半城的群众中传开了。乡亲们早就站在雪枫陵园门口等候迎接我们。很多老人含着微笑向我们招手致意。几位老大爷、老大娘挤到

我们身边，拉着我们的手，问这问那，表示对我们的思念和关怀。他们看到小枫已长大成人，更是高兴。当我问起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时，一位老大爷高兴地说，这两年日子好过多了，天天吃的是白面，有时还能吃上大米。我告诉他们，中央的农村改革政策好，今后你们的的生活还会更好。老乡们都笑了，看得出，他们对今后的好光景充满信心。我对乡亲们生活的改善，也深感欣慰。

为雪枫扫墓之后，我们就进到半城镇里，去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旧址。跟在我们后边又有不少乡亲。一位老人主动给我们当向导，司令部、政治部的旧址，他很熟悉。一路上不停地跟我忆起往事来。他告诉我：“当年，我家就住在司令部旁边。师长进进出出，见到我们老乡都要打招呼，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还跟我们拉上几句家常。对我们的生活，总是问长问短，十分亲热。这样，我们见到师长就不拘束了。有一天我去看望师长，可门口站岗的小战士硬不让我进去，我们就吵了起来。师长听见有人大声说话，很快就从屋里走了出来。他问明情况之后，就跟小战士讲起道理来。师长说：‘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乡亲们到司令部看我，热情迎接还来不及，哪能这样不礼貌地对待客人呢？’师长跟战士说：‘你下岗之后，告诉你们连长，要好好教育战士们，像今天这样的事，以后再不能发生。’接着师长就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办公室，让我坐下来喝茶。他问我今年年景怎么样，全家人可好。要我常来走走，对军队、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尽管对他说，这对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这位老人跟我们分手时，很难过地对我说：“师长最关心我们老百姓，他离开我们好多年了，我和师长见面的情景，一直记在我的心中。这样的好师长真是世上难找啊！”

1942年11月中旬，日寇开始对准北大“扫荡”，半城遭到破坏，司令部搬到大王庄。1943年春，我因病住在师部，休息了一个多月。雪枫牺牲后，1945年2月追悼大会前后，我带着小枫住在大王庄。那里的老大娘、大嫂子常去看望我和小枫，对从来未见过父亲的小枫，非常怜爱，抱抱小枫，亲亲小枫，送去她们给小枫做的虎头帽、虎头鞋。一位老大娘对我说：“师长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但师长有儿子继承香火，我们又为师长高兴。”大王庄的乡亲们对雪枫的亲切怀念，对我们母子的热情关怀，牢牢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也很想念大王庄的乡亲们。在洪泽县副县长张道达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大王庄。一走进村子，就被包围在许许多多男女老少乡亲们中间。雪枫的房东老大娘，挤到我和小枫的身旁，拉着小枫的手，十分高兴地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几十年了，我很想念你的父亲——彭师长，也很想念你们母子二人。你们早就应该回来看看，再过几年，说不定就见不着我们了。”房东老大娘的话还未说完，一位老大爷走了过来，将几张旧的《拂晓报》送到我的手中。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张参谋长的房东。这几张报纸是我过去糊窗子用的。师长牺牲后，我很小心地揭了下来，一直放在箱子里，好好地保存，听说你来了，我就把这几张报纸送给你吧！”接到这几张雪枫亲手创办的，而又是这位乡亲珍藏了几十年的《拂晓报》，我十分激动，紧紧握着这位老人的手，向他致以深切的谢意。跟我们同行的宿州地区《拂晓报》的记者，正好站在我的身旁，这一难得的珍贵文物，对他们更有用，我就将这几张报纸转送了记者，记者同志高兴极了。

接着我们又去看了雪枫、邓子恢政委、张震参谋长的原住地。各家人都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这几位领导同志住在他们家里亲如家人的往事。又托我向张震、马龄松夫妇，向陈兰同志转达他们的问候。

道达同志告诉我，大王庄有位有名望的王修纯老先生，当年跟师长的关系很好，听说他现在重病在身。道达同志建议我去看看他。我们走近王老的床前，他心情十分激动，很勉强地坐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泪流满面谈起雪枫来。他说：“林颖，你还记得吗？33天反‘扫荡’胜利之后，你因病住在司令部休息。那时我也生病了。师长听说后，就要你陪着罗大鼻子（国际友人奥地利罗生特大夫）到我家来，给我看病，吃了罗大鼻子的药，没有几天病就好了。师长对我们老百姓的恩情，真是说不完啊！师长不幸牺牲了，我们全庄人心里都很难

过。他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好师长。可这些年来，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师长呢？”王老拉着我的手，越说越伤心。陪着我去看望王老的同志，都被他对雪枫的深切怀念所感动。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不知说什么话来安慰他才好。在沉默中，我陪罗生特大夫去看望王老的情景，我跟雪枫在大王庄亲密相聚的往事，顿时一件件浮上了心头。的确，雪枫不仅是人民的好儿子，也是我的好丈夫，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雪枫牺牲的地方，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我没去过。我们行程的第二站，就到了八里庄。县长同志接待了我们。乡支书和一些老乡们，看见了我们十分热情。老支书带着我们看了雪枫倒下来的地方，又看了雪枫遗体的暂厝处。当老支书谈到雪枫牺牲的情景时，他和我都流泪了。大家回来休息时，老支书当着县长的面，很不客气地说：“八里庄是我们敬爱的彭师长牺牲的地方。为了纪念彭师长，为了教育后代人，我们曾多次向县政府建议，在师长牺牲的地方，竖一块纪念碑。不知什么原因，县政府对我们的建议，却不理睬，我们老百姓对这件事很有意见。现在我要告诉县长同志，你们如果再不接受我们的建议，老百姓虽然很穷，大家也会凑钱，给师长竖一块纪念碑。”当时，有位县政府的同志告诉我，这位县长是新上任的，还不熟悉情况。我就为新县长解释了几句，并对支书讲，一定将他的意见，向省里负责同志反映。对老支书怀念雪枫的深情，表示了谢意。我回京后，立即给省委的领导赵文甫同志写了信，转告了老支书的建议。文甫同志对此事十分重视，后在河南省和商丘地区领导同志的关心下，1985年10月，夏邑县八里庄“彭雪枫纪念馆”建成了。杨尚昆、张震两位领导同志，还有一些4师的老同志，应省委和省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1993年6月，我又有机会去夏邑县八里庄纪念馆悼念雪枫同志。当年的老支书一个人负责纪念馆的管理工作，馆内林木葱翠，庄严肃穆。我跟老支书在雪枫半身像前合影之后，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对他深切怀念雪枫之情，表达了我衷心的感谢。

1939年9月，新四军第4师的前身，游击支队的司令部驻扎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此地多年遭受水涝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在雪枫的关心下，军民共建了一项水利工程，命名为“新兴沟”。从此，庄稼年年丰收。群众为了感谢雪枫的德政，为他竖立了一块纪念碑。我很想去看看这块纪念碑，我们就来到了新兴集。乡政府找了一位参加过修沟的老人为我们做向导。这位老人见了我们，异常高兴，十分热情地介绍了“德政碑”建立和修复的前后过程。老人说：“师长对我们老百姓可关心了。当师长了解老百姓长期受水灾之害以后，就派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调解长岭子南北两地长期的水利纠纷，共同研究修建水沟的方案，并在师长亲自带领下，军民共建了‘新兴沟’。修好沟的当年，庄稼就丰收了，两村的群众也和睦相处了。幸福不忘修沟人。老百姓就自动地为师长竖立了一块纪念碑，把师长对我们的恩情，刻写在碑上。”接着他又说：“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顽固派占据了新兴集以后，竟然无耻地破坏了‘德政碑’。我们老百姓只好把破碑偷偷地保存起来。全国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下，把碑修好了，并将‘新兴沟’改名为‘雪枫沟’，永远纪念我们的彭师长。”这位老人可以说是这块“德政碑”的历史见证人。我听了老人的介绍，又仔细地看了碑文。记载雪枫事迹碑文的刻字已经模糊不清，但敌人破坏“德政碑”的痕迹依然存在。我想，凡是看见“德政碑”的人，一定会感觉到，敌人是非常仇恨雪枫的，而人民却非常怀念雪枫。雪枫的功绩的确是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块丰碑。

我们在豫皖苏边和淮北几个地方访问，时间有限，看望的乡亲们也只是少数，但我们对雪枫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了解得更多了，我和小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可恨的敌人，在雪枫才37岁的时候，竟然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党、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年轻将领，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儿子，而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这个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值得欣慰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雪枫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根据地的人民，仍在颂扬他，怀念他。这使我深深体会到，雪枫的确活在人们的心中。

深切怀念父亲彭雪枫

彭小枫

1994年9月11日，是我的父亲彭雪枫同志殉国50周年纪念日。

1944年的今天，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为巩固和发展豫皖苏边区，在抗击日寇和顽军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

父亲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这既是党中央对父亲的赞誉，又是他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87年前的9月9日，我的父亲诞生在河南省镇平县。1921年，刚刚14岁的父亲，离开家乡，靠亲朋资助，先后在天津、北京就读于南开中学、西北军所属军官子弟学校和汇文中学（现北京市二十六中）。在北京党组织的引导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接受革命思想。五卅运动中，他带领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深入农村，集会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担任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负责北京东城区学运工作。1927年春，受党的委托，参加了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在北京、天津、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率部屡为前锋，多次完成主攻任务。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披坚执锐，成为我军著名的青年将领之一。

父亲把“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连自己的生命也是属于人民的”这句话作为毕生行事的准则，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1932年8月，父亲在任红三军团2师政委期间，师长郭炳生叛变投敌，企图拉走部队。父亲识破了叛徒的阴谋，冒着生命危险，追上部队，粉碎了叛徒郭炳生挟持部队投敌叛变的罪恶企图，挽救了危局，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红星奖章”，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红军主要领导同志，都称誉父亲在此事件中“表现了我军政治工作人员的领导作用”及“应付事变的机智和能力”。1936年9月，年仅29岁的父亲受党的重托，为执行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先后到甘肃会见国民党省主席、51军军长于学忠，到绥远会见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关于联合救国的政治主张。随后又到山西太原作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争取到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时保持中立。七七事变后，又争取到阎锡山对我八路军的援助和方便，为我军进入华北敌后创造了条件。父亲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许多事情被传为佳话。1938年，蒋介石曾派一个团到被称为“小延安”的河南确山竹沟镇，企图与我兵戎相见，当时父亲正在那里工作，他不畏强暴，有礼有节，与对方谈判，晓以大义，说明只有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那名国民党团长被父亲的真诚所动，报告上级说，新四军竹沟办事处只进行抗日活动，没有不轨行为，随即自行撤走了。当他们撤走时，父亲又组织热情欢送。这不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教育了国民党军队中愿意抗日的官兵，而且在当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是父亲一生追求的最高准则，“对敌人如猛虎，对人民像绵羊”，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父亲为豫皖苏人民兴利除害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1940年部队驻在河南永城

县西南的李寨村，人称李家洼，方圆 30 多里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当地农民世代盼望自西北往东南开挖一条排水沟，解决水患。由于历代反动当局不关心群众死活，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父亲得知后，领导军民开挖了一条大沟。此沟西北自河南永城的李寨村，东南经安徽涡阳新兴集，最后流入淝河，全长约 20 华里。当地人民为感谢新四军，在沟旁立了一块碑，并镌刻了横额和对联，横额“新兴沟碑记”，上联“前引前导为五亿胞泽谋乐利”，下联“吃苦耐劳与三区广众造腴田”。1943 年 8 月 18 日，淮北地区大柳巷一带因河水猛涨，河堤决口，情况十分紧急，父亲得知后，立即动员师部及机关部队抢险，他亲自抱草抬土，经过 6 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转危为安。父亲热爱人民，也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1940 年初，永城各乡人民按照他们的传统习惯和形式，自发地抬着猪羊，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放着三眼铳和鞭炮，到新兴集为父亲送来了“万民伞”，立了“彭公德政碑”。

廉洁自律、艰苦奋斗也是父亲的品质所在。他一生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的一床棉被，是 1937 年在临汾时别人送的，千里转战，风吹雨淋，已经破旧不堪，他补了又补，直到牺牲时，用的还是那条被子。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做上层工作时，虽手过千金，经常出入富豪之家，处于灯红酒绿之地，但他始终粗衣布履，洁身自爱，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出污泥而不染”、“富贵不能淫”的革命本色。父亲按规定可以吃小灶，但他和干部战士一样吃高粱馍，啃白薯，并诙谐地说这是“牛肉干”和“香肠”。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有时工作到半夜，负责管理工作的同志给他送来个白面馒头，给他加点菜，受到他的严肃批评，并立即把东西退回。父亲同指战员们一样吃山芋干，啃高粱窝窝头，穿草鞋。父亲牺牲后，组织上清理遗物，发现只有两套军衣，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全身上下没有分文。

父亲对自己严，对同志却充满了爱。他常说：“我们的战士远离父母，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到了部队就要靠领导。”当机关同志给他开小灶时，他严肃地说：“希望同志们以后不要再提‘开小灶’了，那小灶的饭吃了不好‘消化’呀，还是大锅饭咽下去顺当，战士们吃大锅饭能打仗，能冲锋，我们吃大锅饭能知道战士的甘苦。”据父亲身边的同志回忆说，父亲一次病发后，炊事员委实过意不去，给他做好病号饭。他知道有几个战士生病，就指示炊事员送给这些病号吃。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学习，实事求是。“新生千百万，浩荡慰英魂”，陈毅同志这一悼念爸爸的诗句，我非常喜欢。父亲已离开我们整整 50 年了，但他的精神和品格的力量是永存的。作为革命的晚辈，有责任和义务把前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忠贞为党，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以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

深切怀念彭师长

程朝先

1944 年 9 月 11 日，新四军第 4 师师长彭雪枫为国捐躯，离现在已有 50 个年头了。我曾在他身边工作、战斗了七八年，从当他的副官兼警卫到任骑兵连第一任连长、骑兵团参谋长和团长。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彭师长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太原“彭公馆”，“内弟”学文化

1937年春，我在中央警卫团第6连任副连长兼3排排长，部队住在延安附近的富县。有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调我回延安，到了延安后，中央军委首长和保卫局负责人找我谈话，要我去太原跟随彭雪枫当随从副官、警卫员。那时，彭雪枫正在太原从事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并说彭雪枫很了解我这个经过长征的红小鬼。我想，大概是在我跟随陈赓当警卫员时他认识的，否则决不会点名要我跟随他去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并负责他的日常事务和联络工作。

3月19日，稍作准备，换上便衣，和中共中央派出的电台台长罗若遐（岳夏）、报务员朱健华、机要员钟金辉和雷智俊等人，携带一部小型电台，由彭雪枫派来的交通员宋绍林接我们去太原，这样就开设了和延安通话的电台，使彭雪枫能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也能很快得到中央的指示。在通讯联络中，这部电台起了重大作用。

随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又派张震、罗杰、郭金林等来太原，做彭雪枫的助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太原新满城的秘密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彭公馆”的人都改了名，扮成亲属关系。我成了彭雪枫的“内弟”，系湖北老河口人。

七七事变后，“彭公馆”公开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任处长，后由新满城移驻坝陵南街8号迁到太原市成城中学。彭雪枫到处奔波，搞布匹、大米，支援陕北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力量，并时刻与中央保持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彭雪枫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从不忘关心办事处同志们的政治时事学习，尤其是关心我的文化学习。彭雪枫本人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经常给我讲国内外形势，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谆谆告诫：由于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面临的敌人十分强大和狡猾，我们要对付复杂的局面，就要学习文化，就要掌握各种科学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将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帮助我学文化，他特地买了两本书给我，一本读书常识，一本读报常识。另外还买了很多学习用具给我，抽空教我认字读书，要求做到会讲、会写、会用。如果一时不会，就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有时还指定背诵两段书，到晚上准时进行检查。在我学习上，他确实倾注了不少心血。我这点文化，与他的耐心辅导、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进逼太原。11月4日夜，阎锡山弃守太原，仓皇逃跑。彭雪枫、张震陪同周恩来留在城内，部署太原失守后的抗日救亡工作，到11月7日夜才撤离。11月8日太原沦陷。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迁往晋南临汾刘村镇，在临汾期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彭雪枫创办了八路军学兵队，并亲自兼任校长（学兵队日常工作由方中铎主持），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亲自给学兵队员讲授课程，作形势报告，培养出四五百名抗日军政干部。我们4师的同志都知道，彭师长最爱读书，最善读书。他的一生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度过，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总是手不释卷。不管行军还是作战，都跟着两个马驮子，驮着他的书报箱子。出发时，他总是一再叮咛：“这是我的唯一财产，千万不能丢失。”一到驻地，洗了脚，就在油灯下看书、看报。1941年反顽斗争结束后，部队进驻洪泽湖畔休整训练，师部设在半城。彭师长认为这是弥补战争期间学习不足的好机会，他在镇东首一座古庙里住下来。古庙东边紧靠洪泽湖，庙内只有一两个和尚，除了晨钟暮鼓外，异常寂静。师长在这里经常读书学习到深夜，困了就用冷毛巾擦擦脸。一次，我看见师长深夜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就拿件大衣轻轻披在他身上。师长被惊醒了，揉揉眼睛又看起书来，我怕他累坏了身子，劝他不要这样苦读，他笑笑说：“我还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呢，算啥苦读！不抓紧时间多学点，将来会输给工作的。”就在这座古庙里，师长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吴兵法，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眉批。有用红笔划的，有用蓝笔杠的，还有加毛笔字的。后来，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游击战术》，到抗大四分校去讲授，同志们都反映讲得深入浅出，听得津津有味，对提高4师干部的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彭师长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在领导干部学习时曾说过：“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方面知识就可以了，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各方面知识，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如果不知道内症，他决不是一个好医生。”师长读书，除了党内书报文件，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必读外，不论是敌友伪的报章杂志，还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都爱看。有的说书唱本、地方县志，他也找来查阅。师长有一枚图书专用印章，借用古人的话，刻着“书有未曾经我读”七个字，盖在自己的藏书里，用以勉励学无止境、永不自满。有时候，为了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他还研读过《金刚经》和《家里》，后一本书是专门讲帮内情的。干革命没有用不着的知识。起先我们还不理解师长看这种书有啥用，后来有一次我们跟他过湖检查工作，便服轻装，在临淮头雇用了一只民船就出发了。不巧遇上顶头风，船行很慢。我们正在着急，只见彭师长和船老大攀谈起来，里面还夹杂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家里”话，原来这个船老大是个在帮的人。不一会就见船老大回到舱里，把全家老小都喊了出来，撑篙的撑篙，使桨的使桨，船速大大加快，过了半晌，湖上起了风，我们乘风拉帆很快到达湖东。从这件小事中，我们更加敬佩师长处处为革命留心学习的精神。

师长不仅自己学习好，是个文武全才，也十分关心大家的学习，特别是对时事政治和文化学习，抓得很紧。不论工作多忙，每周总是要亲自向师直机关讲一次国内外形势，结合部队的思想，给以中肯透彻的分析。他经常亲自动手为《拂晓报》撰写社论，专题文章，还三天两头利用出操机会向干部战士提问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督促大家关心形势，提高全局战略观念。当时，我们这些师长身边的人，大都是为了抗日从农村里出来的苦孩子，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师长亲自教我们认字、写字、写日记。当时，部队规定了每个战士学文化的指标，每年学多少，每天学多少，开饭时文化教员逐个检查，当天的字会不会读，能不能写，谁要是大意了，回答不出，就只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里亮相。战士们都把这叫做“过关”。所以，彭师长常在我们端饭、送水时，问我们：“小鬼，今天又认几个字了？写给我看看。”写不出来，他就把手教。有时又笑着问：“今天咋样？过关了没有？”一旦听我们讲“过了”，他就高兴起来，连声说：

“那好呵！那好呵！”

那时候，我们4师有个拂晓剧团。成员大半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一直跟着部队行军作战，经常深入连队教歌子，对老百姓宣传、演戏，工作十分辛苦。师长经常提醒剧团的干部：“这些孩子，都是未来的干部，他们不仅要学会唱歌演戏，更重要的应该注意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他来到剧团，常随便找一个孩子说：“把日记本拿来给我看看。”于是细心地指出哪一个字写错了，哪句话写得不适合。行军时，师长常常让出自己的马，驮着生病的孩子，他自己背着小包袱步行。他常常说：“这么小就参加革命队伍，不容易呀！还不应该好好爱护他们吗？”

师长不仅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文化学习，同时又是一个善于教育干部的人。在红军时代，人家就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讲道理的”。有时他能把你批评得哭起来，但你心里还是敬服的，因为他是真心爱护干部的。他善于抓住时机针对特点，利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同志。在我们警卫员中，赵运成同志年纪最小，参军时只有13岁。他经常讲师长教育他的故事。他一当兵就碰上师长，师长问他：“这么小年纪，为啥当兵？”“打日本救中国！”“打完日本干啥？”“打完日本回家呗！”师长说：“那可不行！”又问他：“小鬼叫什么名字？”“赵运崇。”这个名字不太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叫赵运成，好不好？革命运动彻底成功嘛！不但要打败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一直到共产主义呢！”赵运成同志到警卫班后，年纪小脾气傲，不大注意和同志们讲团结。一天晚上，师长特别把小赵找去，和他谈心，还要了他的日记本，亲自为他写了这样几句话：要想克服你自己的缺点，要学习别人的好榜样，要使你周围的同志都是你的好朋友。小赵非常感动，牢记师长的话，迅速改正了缺点。他经常拿出师长的题

词给同志们看，勉励自己，不断进步。

挺进豫皖苏，金表寓深情

1938年2月，为了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日军打通平汉路后开展豫西游击战争的计划，彭雪枫奉党中央之命，以八路军参谋处长的身份从临汾出发，率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30余名干部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兼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和统战委员会主任。帮助王国华、周骏鸣整编新四军第8团，后来该团改番号为新四军4支队第8团，由周骏鸣率领开赴皖东敌后。开封失守后，豫东抗日形势剧变。9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转向豫东，开创豫皖苏边区抗日斗争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彭雪枫受命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执行开拓这一地区的任务。10月1日，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370余名英雄儿女，高举抗日大旗，挺进豫东抗日前线。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与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吴芝圃领导的豫东农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会合，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共3个大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25日，由彭司令率领千余名游击队员，穿越淮太公路，东渡黄泛区，日夜兼程到达淮阳以东之窰楼。当时人困马乏，部队遂宿营于该地。27日上午10时许，淮阳戴集之日寇，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对我实施突然袭击。待我前哨发现时，敌距我仅200余米。彭雪枫当机立断：“痛歼日寇，以壮军威！”这是我部东征的初次战斗，又是第一次碰上日寇的骑兵，游击支队多为新兵，有些紧张。当时，彭司令镇定自若，巧布奇兵分路迎敌。他和张震身先士卒，亲率冲锋队占领马菜园起伏地与敌对峙。并派3大队由窰楼西南从侧翼攻击敌人，1大队由东面向起伏地包围过去。激战2小时，将日寇击溃。这一仗，击毙敌林津少尉以下10余人，缴获指挥战刀1把，子弹数百发。初战取胜，点燃了豫东抗日的熊熊烽火，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这次战斗中，支队参谋长张震和姚克等10多名同志负伤，我的左小臂也被子弹打了一个洞。

我负伤后，彭司令非常关心，将他自己的马让我骑，而他自己却步行。我骑在马背上，看着他疲惫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接着，部队又分头向豫皖苏边区的睢县、杞县、太原、亳县、水城、肖县、宿县、怀远等县境内的日伪和土匪、杂八队进袭，接连打了不少胜仗。这样涡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抗日局面打开了，一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起来了。

在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艰难日子里，彭司令员送给我一块金壳怀表。这是他心爱之物，送给我是寓意深刻的。

那是1939年春天，彭雪枫最称心的属下营长陈光勋在攻打商丘南坞墙战斗中不幸牺牲了。他原是通讯参谋，江西人，老红军，对党的事业忠诚，遵守纪律，作战勇猛，一直要求到最前线的部队去锻炼。彭雪枫忍痛割爱，同意他下去当营长。陈光勋指挥全营冲锋在前，光荣殉职。彭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他对我说：“陈光勋是个好同志，你要好好学习他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你们两人都跟随我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你们都表现得十分勇敢、机智。而现在他过早地牺牲了，真是可惜！他正年轻有为啊！”不久彭司令员就把他心爱的金怀表送给我做为纪念。当时，我接过这块表，心情既沉痛又高兴，它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这块金光闪闪的怀表，我一直珍藏着。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我都像宝贝一样保管着它。看到这块怀表，就会想起彭雪枫对属下干部的关怀之情，就会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言传身教，师长为楷模

我们4师的同志都知道，雪枫同志对部下严格，对自己更严格。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我们师长多年戎马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有时候一床被几个人伙着盖，一套换洗衣服大家轮换着穿，有时候供给处连每天几分钱的菜金也发不出来。彭师长军务繁忙，日夜操劳，身上的担子千斤重。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几乎和一个普通战士完全一样。

拿吃饭来说，他有严重的胃病，经常发作。我们劝他吃好一些，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跟着我们吃山芋、窝窝头，吃每天3分钱的缺盐少油的大锅菜。他脚穿的草鞋多半是夜晚挤出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打的，有时还把多打的草鞋送给行军时缺少鞋穿的同志。他从来没有向供给处多领一件衣服；他的一床棉被，是1937年在临汾时别人送的，千里转战，风吹雨淋，已经破旧不堪，有不少补丁。1942年结婚时，供给处想给他换条新的，他坚决不肯，让爱人补了又补，直到他牺牲前，用的还是那条破被子。

彭师长克己奉公的动人故事，在4师流传很多，有些是我们亲眼所见，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师长和参谋长到一个营部去视察。吃午饭的时候，营里多做了两个菜，其实也不过是鸡蛋炒粉丝之类，在今天不算什么珍奇，那时却也是特别照顾了。菜刚上桌子，师长就把营长和教导员找来问道：“你们战士今天都吃这个菜吗？”不是，是因为首长来，增加了两个菜。”师长马上以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端回去，分给伤病员同志们吃了！”我们跟随师长来的同志觉得营里干部爱护首长的诚意是可以谅解的，便从旁劝说一句：“已经做了，首长就吃了吧，下次不做就是了！”“不行！”师长坚决地说，“这次吃了下次还会做！”他又说：“同志们，部队的的生活很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艰苦，我们如果特殊了，就脱离了群众。”师长说话的声音变得很慢、很重。大家不再作声，全场的空气都跟着严肃起来。直到营里的同志把增加的两个菜端回去，分给伤病员，又换上来大锅烧的菜汤，师长才和大家有说有笑地吃起午饭来。他风趣地拿起细长的山芋和杂合面窝窝头说：“我们吃的是无产阶级的香肠和牛肉干呢！”

1939年冬，师部驻在永城书案店。快过年了，一团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的面粉，送师部一麻袋白面馒头，说明是给师长过年的。师长马上叫我们送到厨房蒸了蒸，每人发1个。师长自己也只分1个。那是一个欢庆胜利的春节，每人4两山芋，1个高粱面窝窝头，一个白面馒头，算是一顿难得的丰盛美餐。师长分的和大家一样，只多了一点辣椒。

师长克己奉公的作风，也突出地表现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亲人。师部驻在洪泽湖边大王庄的时候，师长结婚不久，爱人小林还在地方工作。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小林需要返回工作单位，忽然下起大雨来，风紧雨急，天又近晚，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呢？小林不断地望着门外，开始有些为难，我们更为她着急。要是在今天，有些同志处理这类问题，也许用不着一分钟的犹豫，或者让爱人留住一晚，或者派车送去就是了。那时师部没有汽车，马却是现成的，实际上我们警卫班已经把马准备好了，只要师长点点头，我们就可以把马拉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师长的脾气。碰到这种情况，他首先考虑的决不会是自己的权力和方便。屋外大雨如注，师长却坐着不动声色地批阅文件。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就使眼色推文书小王代表大家出来求情，请求允许派马护送小林同志回住地。师长没有马上回答，脸色略沉了一下，显然这个情况他已经考虑过了。接着，便用平静温和而又十分有力的语调说：“如果是别的同志，怎么办呢？没有马，下雨，我们就不能行军吗？”他好像在考问大家，屋子里顿时寂静无声。片刻之后，我们看到小林同志卷起裤脚，大步走向门外。师长这才满意地站起来送到门口。大家一直望着小林背影消失在风雨交加的苍茫暮色之中。我们的师长呵，你难道是无情的铁石心肠吗？不，你考虑的是党和部队的制度，是战士的艰苦，是群众的影响呵！

那时候，地方干部的供给情况比部队更艰苦。师长爱人的衬衣破得没法换洗了，想从师部供给处领一件，师长当即批评她说：“你的供给在地方，怎么能到部队领东西呢？”师长把自己

穿的一件衬衣送给爱人。这件普通的土布旧衬衣，它不仅是同志和战友的关怀体贴，同时，又是多么深刻感人的革命教育啊！

我们师长的严于律己，还表现在他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方面。在一次大会上，陈毅军长就特别指出要大家学习他这种美德。

师长在全师指战员中威信很高，但是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办事性子急，脾气暴，干部和战士也确有几分害怕他。1942年整风后，大家一致感到师长的脾气与路西时期判若两人，对干部、战士十分注意态度，平时更加和蔼可亲。一有空，不是到群众家串门，就是到师直各单位找饲养员、炊事员、保管员谈心。有一天，他到保管灯油的吴老头那里，老吴是个老红军，年纪比师长大。老吴高兴地说：“师长呵，你这脾气可真改了不少！”师长马上凑近几步问：“老吴，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改呢？”老吴说：“我看就是喊警卫员时没有改。你总喜欢在屋里喊，喊不应就急了。屋里喊人，外面不容易听到。”从此以后，师长有事找我们，总是走到门口，或站到院子里喊，很少再听到他发脾气了。

师长对我们战士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有一次行军途中，师长叫警卫员小刘送一封信给9旅旅长韦国清同志，小刘把信送迟了，师长严肃地批评了他。到晚上，因为行军疲劳，小刘躺在凉地上睡着了。师长看见，不愿惊醒他，又怕他受凉，就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轻轻地盖在小刘身上，侧身偎在小刘身边睡下了。第二天，小刘发现师长的大衣给牛屎沾脏了，急得哭起来，师长走过来，好一阵劝说：“脏了怕啥，放日头底下晒晒就是了，这点事也值得哭鼻子！”说着还给小刘抹去眼泪。我们师长，对待战士，有时真比父母待孩子还亲啊！

组建骑兵团，驰骋在淮北

在淮北平原上，新四军4师骑兵部队的英勇战斗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每当想到骑兵部队，就不能不想起敬爱的彭师长，因为骑兵部队是他一手创建和培养起来的。

记得那是1940年6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涡阳县北新兴集召开纪念五卅运动大会，突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敌从东南方向分三路向我进犯，几十辆汽车载着千余日伪军猖狂来犯，炮弹呼啸着在会议广场爆炸，掀起股股黄土，形势十分紧张，会场顷刻混乱起来。身为指挥员的彭雪枫以坚定的目光环视会场，沉着果断地下达作战命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这时，敌人找到了射击的目标，雨点般的子弹带着哨声飞来，我跟在彭司令员身后，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为他的安全担心，彭司令员作为掩体的大树亦是弹洞累累，然而，他还是手拿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向，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狡诈的敌人原打算偷袭我军大王庄司令部，万万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到强有力的反击，误以为中了埋伏，仓皇爬上汽车逃遁。这次战斗，能很快击溃机械化的千余名鬼子，充分说明彭司令员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同时也暴露了我方警戒的弱点。敌人已经到了近前才被发现，说明步兵警戒的距离太近，很容易遭到袭击，步兵担当警戒任务已不能适应战场的需要，而骑兵警戒线要远得多，而且机动、灵活，侦察敌情来得快，传递消息迅速。所以，自“六一”战斗以后，彭司令员决心建立一支骑兵队伍。我当时是彭司令员的随从参谋和特派员，跟随他身边多年。1940年8月，彭雪枫司令员、张震参谋长指令我去组建骑兵连。我接受任务后，迅速行动，抽调下属单位的45匹马，从各单位调善骑术的人员充实骑兵；1940年8月10日，新四军4纵6支队骑兵连在涡阳县的大王庄正式成立。在筹建直属司令部骑兵连的时候，张震参谋长找我谈话，大意是：师党委决定让你筹建骑兵连，然后再交给其他同志接任。因形势发展很快，司令部一直也未派人来，我就留下来担任了骑兵连的第一任连长，冯亦初任指导员。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骑兵连，执行快速侦察、通讯联络、警戒保卫和护送首长的任务。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党中央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庄严宣布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新建立。4纵编为新四军第

4 师，师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

1941 年 4 月，蒋介石在华中调集了 20 万大军，并划分了 4 个“清剿”区，向河南、安徽、湖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淮北是国民党第三“清剿”区，汤恩伯是“清剿”区司令，指挥第 31 集团军所属 92 军、12 军、85 军的 23 师，以及骑兵第 2 军、骑兵第 8 师，共 9 个师的兵力进攻新四军第 4 师彭雪枫部，而国民党的骑兵则充当向新四军 4 师进攻的急先锋。1941 年 4 月 21 日晚，彭雪枫指挥 10 旅 28 团和 11 旅 32 团，与牛肃久部在蒙城东南大、小郭家激战一整夜，牛部大部被歼。我部转移大、小营子，准备埋锅造饭，稍事休整。国民党马彪的骑兵第 8 师横冲直闯而来，进攻 32 团。团长姚运良和团政委黎同新及在该团亲自指挥的彭雪枫师长，带着少数参谋和警卫人员，来到激战附近庄边，32 团战士在敌骑兵的进攻下，边打边往树林和村庄撤退，只能凭借障碍物和敌人骑兵战斗，彭师长拿着望远镜在观察战况。我把骑兵连隐避在村庄里，并招呼警卫员把师长的坐骑绰号叫“火车头”的青白马喂好，勒紧马带，做好临战准备。战斗打得很激烈，彭师长既严肃又镇定，观察着战场的战斗情况。姚运良团长派出的通讯员跑步回来报告，各营的子弹都打光了，战士们以村庄、坟地、树木为掩护，靠梭标、刺刀同敌军及马彪的第 8 骑兵师展开了激烈的格斗。顽骑奔驰时扬起的尘土，在师长附近几百米处飞扬。同时敌机枪和步枪子弹纷纷落在师长附近草堆与房屋处。彭师长仍旧镇定自若。我和姚运良团长心里十分焦急，已经沉不住气，催促师长赶快撤离危险之地。身经百战、英勇刚强的师长，早已养成与部下同生死共存亡的习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巍然不动坚守在战斗的最前线。

蓦地，一股顽骑奔驰而来，冲杀到离师长一百多米的的地方，步枪、机枪更紧更急，顽骑兵的马刀就在不远处闪耀，透着寒光，顽骑兵喊着：“捉活的，捉活的！”并从东西两边包抄过来，时势千钧一发，危险至极。我预先组织的骑术精湛、枪法准、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战士护卫着彭师长，这些战士由排长翟兴生负责，警卫员刘书芳亦紧紧围在师长的身边。我咬咬牙，下定决心，快速地牵来师长的“火车头”乘骑，硬把师长架上马，把缰绳递给师长抓紧，在马屁股上猛抽一鞭，“火车头”像离弦的箭直向正北飞驰。我和亚冰指导员带着师部骑兵连几十匹战马，紧紧跟随，护卫着师长和其他随行人员疾奔北去。我们刚离开二三分钟，顽骑兵几百匹马，在后面紧追不舍。当我们摆脱敌骑兵的追击以后，我深深舒了口气。抹着额上的汗，说了声：“好险啊！”

新四军 4 师 32 团，是抗战后新建立的部队。这个团的大部分连队被国民党马彪的第 8 骑兵师搞垮，师长像割自己的肉一样痛心疾首，把它作为平生最大的挫折埋在心灵深处，他决心进一步扩大骑兵队伍，与日伪顽在淮北平原上决一胜负。

由于国民党大肆进攻，日伪军又配合进行频繁扫荡，4 师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兵员不断伤亡，缺乏弹药。1941 年 5 月，新四军第 4 师奉中央军委和军部之命，为坚持团结抗战，忍痛向津浦路以东作战战略转移。遵照新四军军部的部署，4 师师部和大部分部队越过津浦铁路，东渡洪泽湖，师部驻地在淮宝县的仁和集（今属江苏洪泽县）。

彭雪枫自幼就敬佩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1939 年 6 支队司令部驻地在涡阳县新兴集，部队为了开会、演戏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利用废旧材料，自己动手盖起了一个简陋的礼堂，师长亲自取名为“精忠堂”，并在礼堂内挂上“还我河山”的横匾。在反复琢磨津浦路西 3 个月反顽斗争的教训时，师长想起了岳飞“步利险阻，骑利平地”的军事名言。在师部墙上挂着的豫皖苏边区的地图上，以各种不同颜色的小旗子，标记着敌、伪、顽和我方的兵力部署，特别标明了这个地区里的国民党一个骑兵军、一个骑兵师和日寇的骑兵旅团的位置。从豫皖苏边区地图上亦不难看出：由平汉铁路以东，淮河以北，直到大海，除了永城北面的保安山，肖县、铜山南面的小山以外，都是一马平川。建立一支快速精干强大的骑兵，来对付敌人的骑兵已势在必行，因为现有的师部骑兵已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彭雪枫师长建立一支骑兵团的决心，得到了邓子恢同志的支持。

要建立骑兵团，首先要找一个合适的内行来领导，彭雪枫就任命曾在陕北当过骑兵团政治部主任的黎同新为骑兵团的团长兼政委，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路西吃够了国民党顽固派骑兵的亏，你我都是见到的。我们一定也要搞一支骑兵！”于是，师司令部侦察科长盛士坤奉命集中全师所有骑兵于洪泽湖边岔河镇。1941年8月1日，由张震参谋长宣布正式成立骑兵团。这样彭雪枫的三件法宝之一的骑兵团将奔驰在淮北平原上。司令部以师直骑兵连为1连，连长程朝先，指导员亚冰，副连长刘国禄；以特务团骑兵排为基础建立第3连，连长展广蕴，指导员李宣化，从各单位抽调的马匹和善骑术的人员组成第5连，连长吴先党，指导员王孟环。根据师部的指示，骑兵团开到淮泗和泗阳，一面着手自身建设，一面打开那里的局面。骑兵团连队建制后改为大队。骑兵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最后成为一支抗日的先锋部队。当时骑兵团装备简陋，来不及补给整训。有一次奉命出发到运河线上去打击敌人，路经老陈圩子同王光夏的伪常备队遭遇。我带领1大队骑兵勇敢地冲了上去，但是只有少数人跟着冲锋，其余的虽都是老兵，由于骑术不精，马一跑就从马背上掉下来，只好牵着马跑，整个队伍七零八落，不成战斗队型。我急得火冒八丈，一面吹号集合，一面派人四处找，好一会才把队伍收拢起来，押着十几个俘虏回到驻地。几次小战斗，暴露了骑兵团不少问题，师部决定周纯麟任骑兵团副团长，加强领导。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又带人来检查工作。不久彭师长决定把骑兵团调到苏、皖交界处的界头集（今属江苏泗洪县）进行整训。

1941年冬天，彭师长决定拿出3万元淮北币给骑兵团，用来买马、打制马具等。那时，我们每人每天的菜金大致是淮北币2角，3万元淮北币，相当于全师大半年的菜金，可想而知彭师长对建设骑兵的决心有多大。除了买马和缴获敌人的马匹外，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使骑兵团的马匹日益增多，部队随之扩大。

彭师长非常关心这支年轻骑兵队伍的成长，对骑兵战士的训练非常重视，他要求每一个骑兵“上马要像蚂蚱一样轻快、敏捷，骑在马上要像磐石一样的稳固，奔驰要像闪电一样神速”。骑兵团经过短期的训练，向师长作了汇报。骑兵的队列动作有条不紊，整齐划一，我们大队指挥员的口令清脆洪亮，受过训练的战马顺从地由骑兵驾驭，慢步到快步的三路纵队整齐不乱，看到这里，彭师长微笑了。接着进行马术动作练习，骑兵们骑着飞快的战马，跳过一道道地沟木栏和篱笆，灵敏快速。一匹匹战马在操场上奔驰，骑兵在作“蹬里藏身”的特技动作，骑兵翻身蜷在马鞍里，一脚踏着马蹬，手里紧抓马鞍前面的铁环，藏身马肚下。再接着又进行马上独立，马上拾物，倒骑马，偏骑马，马上救护和马上步枪、机枪射击等科目的练习。对于这次训练汇报，师长很满意，同时教育我们“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练是为战”，练马术是为了练技术，练胆量，练体力。

这期间，黎同新同志奉命到华中党校学习，由周纯麟任团长，派师部政治部的民运部长康步云任团政委，后来姚运良也奉命到骑兵团任政委。

师长偏爱我们骑兵团，在训练休息时，总和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与我们逗乐，开玩笑，和战士的关系融洽无间。但是，彭师长的脸并不总是晴朗，亦有阴郁的时候。记得那是194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部队集合后，彭师长板着严肃的面孔，用严峻的目光看了大家一会，严厉地批评骑兵团违犯群众纪律，随便拿老百姓的咸蛋，偷吃老百姓的梨，战马不戴笼头，啃吃庄稼和树皮。告诫我们不能认为当了骑兵就有特殊的想法。彭师长批评了我们以后，又给我们讲“为什么当兵”和“为谁当兵”，同时还给我们讲了“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典故。最后提出：“我们在敌人面前要像猛虎，在老百姓面前要像绵羊！”彭师长的批评对我们骑兵团震动很大。自此以后，骑兵团的纪律严明，老百姓对骑兵团更加亲热。所以，骑兵团一到驻地，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老百姓争着帮助战士铡马草，挑水饮马、遛马，真是军民鱼水情啊！

1942年夏，淮北平原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为保卫丰收果实，我们1、3大队奉命到泗县东北打击来抢粮食的敌人。我们从村里冲出来，把敌压在开阔地里，战马像离弦的箭似地冲奔，

尘土飞扬，横冲直撞，战刀闪闪直落敌首，1、3大队骑兵合击，在麦田里展开了猛烈的厮杀，约半个小时敌人全部被歼。骑兵第一次乘马作战，打了大胜仗，彭师长非常高兴。为了充实和扩大骑兵团，彭师长把自己心爱的“火车头”青白马送到了骑兵团。我们骑兵团在战斗中成长。日本鬼子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骑兵团又投入反“扫荡”的战斗。

英风断淮河，万众泪滂沱

1944年8月23日，一场打开津浦路西大门的战斗开始了。中午12时整，我军山炮和平射炮，齐向小朱庄猛烈开火，我11旅31团的投弹组在向前投手榴弹，掩护架梯组往圩墙上架设木梯，突击队员搭梯迅速突进圩内，与敌进行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敌人被压逼出圩，往外逃窜。按预定作战方案，我骑着大灰马，带领着一大队骑兵像利箭一样冲入敌群，战刀挥舞，敌群人头纷纷落地。小朱庄战斗，全歼敌伪合流的王传绶3个团，还活捉了副司令王忠鼎，迫使顽军支队长吴信元率千余人起义，叛军刘子仁部，闻风丧胆，仓皇而逃。随后我军又击溃顽军2个纵队的堵截，打开了西进豫皖边区的通道。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彭师长率4师主力继续西进，粉碎了日伪军2000多人的跟踪“扫荡”，拔除了一个个日伪据点，恢复了肖（县）、宿（县）、永（城）、夏（邑）等县。

1944年9月11日凌晨，彭师长亲临前线，指挥4师主力包围了顽伪李光明支队盘踞的夏邑八里庄的4个据点。打八里庄的战斗和小朱庄一样，先由4师步兵攻打敌人据守的大小圩子，如果敌人突围，再由骑兵负责全歼。拂晓开始进攻，突击队和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敌1000余人，骑兵生擒顽伪支队司令李光明。在战斗行将结束时，彭师长不幸被流弹击中心脏，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7岁。

“淮北哀音至，灯前意黯然。生平供忆想，终夜不成眠。”“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陈毅同志的《哭彭八首》真实地反映了彭师长的牺牲在全党全军和淮北人民中引起的悲痛。

50年来，彭师长那挂着笑容的英俊清瘦的面容时常在我眼前闪现，师长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每一个同志。

彭师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我们的师长

杜国军程朝先王步云

1944年9月11日，我们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在豫东前线英勇牺牲。“淮北哀音至，灯前意黯然，生平供忆想，终夜不成眠。”“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陈毅军长的诗句真切地表达了淮北抗日根据地数百万军民对彭师长牺牲的沉痛悼念。师长牺牲已经三十四年了。如今，我们这些跟随在师长身边的“小鬼”；也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战士了，而师长的形象却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淡漠消失。他为党为国为人民，艰苦奋斗、鞠躬尽瘁，二十年如一日。他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他的刻苦学习勇于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他的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每想起当年的战斗生活，他的音容风采，依然如在面前。

我们四师的同志都知道，雪枫同志对部下严格，对自己就更严格。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我们师长多年戎马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有时候一床被几个人合着盖，一套换洗衣服大家轮替着穿，有时候供给处连每天几分钱的菜金也发不出来。在我们的队伍里，如何处理衣食住行生活细节，往往更能够因小见大，反映出革命者的思想品质。彭师长军务繁忙，日夜操劳，身上的担子千斤重，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几乎和一个普通战士完全一样。

拿吃饭来说，他有严重的胃病，经常发作，我们劝他吃好一些，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跟着我们吃山芋、窝窝头，吃每天三分钱的缺盐少油的大锅菜。他脚上穿的草鞋多半是夜晚挤出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打的，有时还把多打的草鞋送给行军时缺少鞋穿的同志。他从来没有向供给处多领过一件衣服，他的一床棉被，是1937年在临汾时别人送的，千里转战，风吹雨淋，已经破归不堪，有不少补丁。1942年结婚时，供给处想给换条新的，他坚决不肯，让爱人补了又补。直到他牺牲前，用的还是那条破被子。

彭师长克己奉公的动人故事，在四师流传很多，有些是我们亲眼所见，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师长和参谋长到一个营部去视察。吃午饭的时候，营里多做了两个菜，其实也不过是鸡蛋炒粉丝之类，在今天不算什么珍奇，那时却也是特别照顾了。菜刚上桌子，师长就把营长和教导员找来问道：“你们战士今天都吃这个菜吗？”“不是，是因为首长来，增加了两个菜。”师长马上以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端回去，分给伤病员同志们吃了！”我们跟随师长来的同志觉得营里干部爱护首长的心意是可以谅解的，便从旁劝说一句：“已经做了，首长就吃了吧，下次不做就是了！”“不行”师长坚决地说：“这次吃了下次还会做！”“同志们、部队的生活很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艰苦，我们如果特殊了，就脱离了群众。”师长说话的声音变得很慢、很重。大家不再作声，全场的空气都跟着严肃起来。直到营里的同志把增加的两个菜端回去，分给伤病员，又换上来大锅烧的菜汤，师长才和大家有说有笑地吃起午饭来，他风趣地拿起细长的山芋和杂合面窝窝头说：“我们吃的是无产阶级的香肠和牛肉干呢！”

1939年冬，师部驻在亳县书案店。快过年了，一团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的面粉，送师部一麻袋白面馒头，说明是给师首长过年的。师长马上叫我们送到厨房蒸了蒸，每人发一个。师长自己也只分一个。那是一个欢乐胜利的春节，每人四两山芋，一个高粱面窝窝头，一个白面馒头，算是一顿难得的丰盛美餐。师长分的和大家一样，只多了一点辣椒。

师长克己奉公的作风，也突出地表现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亲人，师部住在洪泽湖边半城镇的时候，师长结婚不久，爱人小林还在地方工作。有一次星期天下午，小林需要返回工作单位，忽然下起大雨来，风紧雨急，天又近晚，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呢？小林不断地望着门外，开始有些为难，我们更为她着急。要是在今天，有些同志处理这类问题，也许用不着一分钟的犹豫，或者让爱人留住一晚，或者派车护送就是了。那时师部没有汽车，马却是现成的，实际上我们警卫班已经把马准备好了，只要师长点点头，我们就可以把马拉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师长的脾气。碰到这种情况，他首先考虑的决不会是自己的权力和方便。屋外大雨如注，师长却坐着不动声色地批阅文件。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就使眼色推文书小王代表大家出来求情，请求允许派马护送小林同志回住地。师长没有马上回答，脸色略沉了一下，显然这个情况他已经考虑过了。接着，便用平静温和而又十分有力的语调说：“如果是别的同志，怎么办呢？”没有马，下雨，我们就不能行军吗？”他好像在考问大家，屋子里顿时寂静无声。片刻之后，我们看到小林同志卷起裤脚，大步走向门外，师长这才满意地站起来送到门口。大家一直望着小林矫健的背影消失在风雨交加的苍茫暮色之中。那一刹时，我们心情很觉遗憾。但更多的是激动，我们的师长呵，你难道是无情的铁石心肠吗？不，你考虑的是党和部队的制度，是战士的艰苦，是群众的影响呵！

那时候，地方干部的供给情况比部队更艰苦。师长爱人的衬衣破得没法换洗了，想从师部供

给处领一件。师长当即批评她说：“你的供给在地方，怎么能提出从部队领东西呢？”师长把自己穿的一件衬衣送给爱人。这件普通的土布旧衬衣，它不仅是同志和战友的关怀体贴，又是多么深刻感人的革命教育呵！

我们师长的严于律己，还表现在他的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方面。在全军追悼他的大会上，陈毅军长就特别指出来要大家学习他这一条美德。

师长在全师指战员中威信很高。但是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办事性子急，脾气暴，干部和战士也确有几分害怕他的威严。1942年整风后，大家一致感到师长的脾气与路西时期判若两人，对干部、战士十分注意态度，平时更加和蔼可亲。一有空，不是到群众家串门，就是到师直各单位找饲养员、炊事员，保管员谈心。有一天，他到保管灯油的吴老头那里。老吴是个老红军，年纪比师长大。老吴高兴地说：“师长呵，你这脾气可真改了不少！”师长马上凑近几步问：“老吴，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改呢？”老吴说：“我看就是喊警卫员时没有改。你总喜欢在屋里喊，喊不应就急了。屋里喊人，外面不容易听到。”师长感激地握住老吴的手说：“你说得对，说得好，是我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师长有事找我们，总是走到门口，或站到院子里喊，很少再听到他发脾气了。

师长对我们战士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有一次，行军途中，师长叫警卫员小刘送一封信给九旅旅长韦国清同志，小刘把信送迟了，师长严肃地批评了他。到晚上，因为行军疲劳，小刘倒头躺在凉地上睡着了。师长看见，不愿惊醒他，又怕他受凉，冻着，就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轻轻地盖在小刘身上，侧身偎在小刘身边睡下了。第二天，小刘发现师长的大衣给牛屎沾脏了，急得哭起来。师长走过来，好一阵劝说：“脏了怕啥，放日头底下晒晒就是了，这点事也值得哭鼻子！”说着还给小刘抹去眼泪。我们师长，你待战士，有时真比父母待孩子还亲呵！

我们四师的同志都知道彭师长最爱读书，最善学习。他的一生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度过，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总是手不释卷。不管行军作战，都跟着两个马驮子，驮着他的书报箱子。出发时，他总是一再叮嘱：“这是我的唯一财产，千万不能丢失。”一到驻地，洗了脚，就在油灯下看书看报。1941年反顽斗争结束后，部队进驻洪泽湖畔休整训练，师部设在半城。彭师长认为这是弥补战争期间学习不足的好机会，他在镇东首一座古庙里住下来。古庙东边紧靠洪泽湖。庙内只有一两个和尚，除了晨钟暮鼓外，异常寂静。师长在这里经常读书学习到深夜。困了，就用冷毛巾擦擦脸，一次，我们见师长深夜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就拿件大衣轻轻披在他身上。师长被惊醒了，揉揉眼睛又看起书来。我们怕他累坏了身子，劝他不要这样苦读，他笑笑说：“我还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呢，算啥苦读！不抓紧时间多学点，将来会输给工作的。”就在这座古庙里，师长一遍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吴兵法，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眉批，有用红笔划的，有用蓝笔杠的。还有加毛笔字的。后来，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游击战术》，到抗大四分校去讲授，同志们都反映讲得深入浅出，听的津津有味，对提高四师干部的军事素养，起了很大作用。彭师长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在领导干部学习时曾说过：“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了，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各方面知识，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如果不知道内症，他决不是一个好医生。”师长读书，除了党内书报文件，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必读外，不论是敌、友、伪的报章杂志，不论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不论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爱看。有些说书唱本、地方县志，他也找来查阅。师长有一枚图书专用印章，借用古人的话，刻着“书有未曾经我读”七个字，盖在自己的藏书上，用以勉励学无止境，永不自满。有时候，为了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他还研读过《金刚经》和《家里》，后一本书是专门讲行帮内情的。干革命没有用不着的知识。起先我们还不懂师长看这种书有啥用，后来有一次我们跟他过湖检查工作，便服轻装，在临淮头雇了一只民船就出发了。不巧遇上了顶头风。船行很慢。我们正在着急，只见彭师长和船老大攀谈起来，里面还夹杂着一

些我们听不懂的“家里”话。原来这个船老大是个在帮的人，不一会，就见船老大回到舱里，把全家老小都喊了出来，撑篙的撑篙，使桨的使桨。船速大大加快，过了半晌，湖上起了风，我们乘风拉帆很快到达湖东。从这件小事中，我们更加感佩师长处处为革命留心学习的精神。师长不仅自己学习好，是个文武全才，也十分关心大家的学习，特别是对时事政治和文化学习，抓得很紧。不论工作多忙，每周总要亲自向师直机关讲一次国内外形势，结合部队的思想，给以中肯透彻的分析。他经常亲自动手为《拂晓报》撰写社论，专题文章，还三天两头利用出操机会向干部战士提问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督促大家关心形势，提高全局战略观念。当时，我们这些在师长身边的人，大都是为了抗日从农村里出来的苦孩子，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师长亲自教我们认字、写字、写日记。当时，部队规定了每个战士学文化的指标，每年学多少，每天学多少，开饭时，文化教员逐个检查当天教的字会不会读，能不能写，谁要是大意了，回答不出，就只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里亮相。战士们都把这叫做“过关”。所以，彭师长常在我们端饭、送水时，问我们：“小鬼，今天又认几个字了？写给我看看。”写不出来，他就把手教。有时又笑着问：“今天咋样？过关了没有？”一旦听我们讲“过了”，他就高兴起来，连声说：“那好呵！那好呵！”

那时候，我们四师有个“拂晓剧团”。成员大半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一直跟着部队行军作战，经常深入连队教歌子，对老百姓宣传、演戏，工作十分辛苦。师长经常提醒剧团的干部：“这些孩子，都是未来的干部，他们不仅要学会唱歌演戏，更重要的应该注意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他来到剧团，常随便找一个孩子说：“把日记本拿给我看看。”于是细心地指出那一个字写错了，那句话写得不适合。行军时，师长常常让出自己的马，驮着生病的孩子，他自己背着小包袱步行。他常常说：“这么小就参加革命队伍，不容易呀！还不应该好好爱护他们吗？”

师长不但最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文化学习，同时又是一个最善于教育干部的人。在红军时代，人家就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讲道理的”。有时他能把你批评得哭起来，但你心里还是敬服的。因为他是真心爱护干部的。他善于抓住时机针对特点，利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同志。在我们警卫员中，赵运成同志年纪最小，参军时只有13岁。他经常讲师长教育他的故事。他一当兵就碰上师长，师长问他：“这么小年纪，为啥当兵？”“打日本救中国！”“打完日本干啥？”“打完日本回家呗！”师长说：“那可不行！”又问他：“小鬼叫什么名字？”赵运成说：“这个名字不太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叫赵运成，好不好？革命运动彻底成功嘛！不但要打败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一直到共产主义呢！”赵运成同志到警卫班后，年纪小脾气傲，不大注意和同志们讲团结。一天晚上，师长特别把小赵叫去，和他谈心，还要了他的日记本，亲自为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要想克服你自己的缺点，要学习别人的好榜样，要使你周围的同志都是你的好朋友。

送赵运成小同志

忆彭师长学彭师长

邱一涵

彭师长是我最敬爱的首长之一。从 1930 年我们相识时起，到现在已整整 15 年了。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彼此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不论是工作、生活和学习，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更是无微不至。他不幸殉国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我欲哭无泪，竟夜不眠。我怎敢相信和我们朝夕相处，深受群众爱戴的彭师长竟先舍我们而逝呢！回忆往事，万千思绪，重又浮动起来。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雪枫同志，是在湖南的平江。那是 1930 年的 6 月，当时红五、八军刚刚会合，成立三军团。五军是彭德怀同志在平江暴动时带出来的部队，八军是由红五军第五纵队改编的。三军团成立后，就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第一次攻打长沙的部署。彭雪枫当时任红八军五纵队三大队政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聪明、热情和善于讲话。后来袁国平同志常说：“雪枫同志战斗勇敢，很有能力，原则掌握的紧，果断，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一个出色的干部。”而当时他不过才 24 岁。

红军第一次打长沙时，他率队首先进入金井、占领南陵，并率部抢渡川水。但是，由于白军的火力控制了河岸，抢渡受挫，他遂

指挥红军一部，绕到距南陵八里路的渡河点，渡过川河并包围了河对岸的敌人，使我军先头部队当晚就进入了长沙城。红军在长沙共住了 11 天，当时帝国主义的军舰为配合白军反攻，每天晚上用炮向城里轰击。记得一天晚上，听到晒台上有炸弹的响声，我们就跑出去看，方知三军团司令部已经突围。我跟随军团政治部突围出来，而政治部的一部分同志还被围在城里。雪枫同志临危不惧，遂率部来了个反冲锋，从敌人猛烈炮火下又突入市区，把这部分同志救了出来。在这次长沙战役中，充分表现了雪枫同志的勇敢战斗精神和指挥才能。

1933 年，还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红四师在有名的东征中，在福建南平县的青州地方和国民党十九路军遭遇，不过两个多钟头，我们的一个团就消灭了敌人的三三六团，并生俘了他们的团长，迫使敌人不得不向福建的连城方向逃跑。雪枫同志率队乘胜追击，一天一夜追了 180 余里，并占领了沙县和羊口。这次战斗，充分说明彭师长是沉着勇敢、机智灵活，指挥若定的军事能手。

早在长沙时，红八军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们为着许多生活上的琐事闹无原则纠纷，散布对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的不满，诬指彭德怀同志有部落观念。彭德怀同志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以后他们竟又发展到要和五军分家，走上了完全违犯党的组织纪律的道路。当时红军状况还很紊乱，组织生活也不健全，雪枫同志就把这些不良倾向如实地报告了三军团政治部及前委。后经前委讨论，立即召集了红八军的干部会议，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同时又对坚持错误，拒绝前委正确意见，公开与组织对抗的少数领导干部，作了组织处理。自此以后，三军团中的无原则纠纷和宗派主义倾向，便很快克服了。

雪枫同志非常注意部队的宣传教育及文化娱乐工作。他任三军团四师政委时，就组织了火线剧团。剧团的同志在每次战斗后，能够很快地把战斗的情况编演出来，不仅活跃了部队的生活动，又鼓舞了战士的士气，成了红军部队中最早的剧团之一。他还很注意报纸工作，经常亲自参与部队油印小报的领导工作，同时还自己动手写文章。使这一油印小报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三军团的战时政治工作当时是很出名的，而且在工作中还有不少创新。譬如为组织“宣传棚”，在战壕里组织战士打“识字牌”，猜谜语等。当时白军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雪枫同志还组织火线喊话，提出了“飞机解决不了战斗”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就流传到红军各个兄弟部队中去，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口号。这些新颖的战时政治工作方式，是雪枫同志在工作中虚心学习，深入钻研的结果。

雪枫同志的学习精神是非常好的，他在红大时学习非常努力，是红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红大领导曾赞扬他有战略眼光，在军事上很有造就。毛主席也很喜爱他，因此在长征中

调他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负责参谋军事上的战略布置工作。

雪枫同志有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1942年我在淮海区见到他，因为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便同我谈起他这几年的工作情况。言谈中，他以诚恳而又严肃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这种严以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雪枫同志曾有一个红皮本子，专门记着他的不足之处。他在抗大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心，有时竟谈到深夜，但他仍坚持着写完笔记再睡觉的习惯。很多同志都知道，彭师长的整风学习笔记本是写得最好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他这种刻苦学习和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

雪枫同志的刻苦自律精神也是一贯的。在内战时期，他就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深入士兵群众，并和他们同甘共苦。在长征时，我在卫生部工作，他在二纵队当纵队长。当时许多伤病员跑不动，我就立在路边上等，他走过来总是问：“有什么事？”我说：“伤病员跑不动了！”于是他马上就叫警卫员把牲口留下来让给伤病员，并吩咐一直把他们送到宿营地。那时每天要行军七十八里到一百多里，而且经常如此，可是他多是大踏步地走着。雪枫同志是一个绝不因自己的私事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在淮北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师部正遇上警卫员对他说买了一些零碎的东西，花了5块钱，并说已交给会计报账了。他毫不迟疑地对警卫员说：“不要报账！这是私人买的东西，应该自己出钱。”说罢，随即拿出自己的稿费去顶账。另外，他对林颖同志也是一样，我们相识很久了，从来没有看见他给过林颖同志什么东西。33天反“扫荡”时，正是林颖同志要生孩子的时候，他为了不贻误工作，继续指挥战斗，不但没有过问这件事，反而让林颖同志一个人单独到淮南去了。后来我与他谈起这件事，他总是说：“那时候我要指挥战斗，她也不能怪我。”我知道，他不仅热爱着林颖同志，而且还关心着那即将出生的孩子。但他却能做到绝不因自己的私事而影响革命工作。雪枫同志这种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胸怀开阔，度量宽大，总以诚恳热情的态度对待所有的同志，是雪枫同志革命精神的又一显著特点。他善于接近工农，也善于接近知识分子；他亲近大家，也喜欢大家对他热情。因此他同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备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善于抓大问题，从不计较小事，但对一些猛然看来似乎是小问题的事，也从不轻易放过。有一次，他到学校去开会，看到我们一个站岗的同志不让老百姓进院看戏，他便和蔼地去和这个同志讲：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进去呢？应该让他们进去啊！同时又谆谆嘱咐说：今后要留好位置给老百姓看戏，特别是他参加的每一次晚会，他都这样要求我们。彭师长这种对群众体贴入微的作风，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的。

彭故师长值得我追忆，值得我学习的事太多了，他在我的脑子里深深地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而又严肃的印象。我怎能相信他竟会这样早地死去？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还活在我们的心上。让他的革命精神继续引导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认真地学习，更加坚强地战斗，踏着他的血迹为他报仇！

（原载《拂晓报》1945年2月5日。）

沉痛悼念彭雪枫师长

段绪经

不久前，我返回故乡——皖北宿州市。在家人的陪同下，漫步雪枫路、雪枫新村，参观雪枫小学、雪枫公园和彭雪枫纪念馆。雪枫公园内，屹立着彭雪枫将军的高大塑像。纪念碑上，镌刻着陈毅元帅题写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个遒劲大字。大街上，“雪枫律师事务所”等以“雪枫”命名的单位不时可见。报亭内，随时可以买到中共宿州地委机关报——《拂晓报》，报名题字仍保留着彭雪枫师长当年为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题写的真迹，令每一个新四军第四师和淮北地区的老战士感到亲切。

宿州市即原宿县。抗战时期虽为日寇侵占，但却地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第四师指战员不断从其南北附近横越津浦铁路，往来于豫皖苏和皖东北两个地区之间。“宿县”是个英雄的地方，它与彭雪枫这个伟大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触景生情。这使我深深感到敬爱的彭雪枫师长还活在人民的心中，更把我的记忆拉回到 1945 年初春，在泗南县（今江苏泗洪县）半城镇沉痛悼念彭雪枫师长的时刻。当时，我任第四师司令部作战科书记、文书股副股长。

公布

彭雪枫师长于 1944 年 9 月 11 日，率领部队攻打夏邑县八里庄伪、顽合一的李光明支队时壮烈牺牲，年仅 37 岁。为了淮北地区对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推迟公布这一噩耗。直到 1945 年 1 月 12 日，时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的邓子恢同志才开始在四师直属部队中公布。

这一天，雪后初晴，气候寒冷。四师直属队各单位和淮北苏皖边区党、政、群各界代表数千人，齐集半城附近的祖姚庄广场上，邓子恢政委（兼任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走上讲台，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声泪俱下地宣布了第四师的创建者、领导者、指挥者，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衷心爱戴的彭雪枫师长不幸殉国的噩耗，简述了彭师长为党、为国、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提出了悼念活动的安排。从此，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进入难以形容的悲痛之中。

彭师长的灵堂，设在大王庄操场中间北首，以木棒搭架，四周和顶部以苇席与幕布围盖，松枝、纸花满布其上。灵堂正面横悬着“彭故师长灵堂”6 个触目惊心的大白字，中间挂着彭师长的遗像，正面两侧木柱上，粘贴着 10 个用棉絮制成的大字，左边为“功勋垂千古”，右边为“浩气壮山河”。

灵堂内悬挂着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挽联、挽词。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挽联是：“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灵堂的前半部是稍高于地面的平台，后半部的右边是彭师长遗物陈列室，左边为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灵堂两侧摆满淮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花圈、挽联。无数白色绣球在灵堂上空迎风飘荡。

在敌后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倾注心力，尽其所能，把灵堂布置得如此肃穆、庄重，彭雪枫师长在淮北人民心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迎灵

1945年2月2日，4000余人的队伍，前往洪泽湖畔之魏嘴迎接彭故师长的灵柩。沿途两侧，群众摆满桌案，案上点燃香、烛，摆上杀好的猪、羊、鸡、鹅等祭品。男女老少冒着严寒，恭立在泥泞中失声痛哭，敬候彭故师长灵柩的到来。无数自发的候灵群众与数千名迎灵队伍，在数华里的道路上融为一体，情景罕见。

彭故师长的灵柩安放灵堂后，继任师长张爱萍将军沉痛地说：彭师长在去年9月11日光荣牺牲了！他的牺牲是淮北苏皖边区的重大损失，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我们一定要把一切日寇、汉奸、反动派统统消灭光，为彭故师长报仇！张师长随即提笔书写：“恨敌寇夺去吾战友，率全师誓为尔复仇！”16个大字悬挂在灵堂内，反映了全师指战员的心声。

从迎灵这一天起，第四师首长率领机关干部日夜轮流守灵。为了让淮北苏皖边区军民了解追悼大会的情况，治丧委员会以《拂晓报》快报的形式，及时报道追悼的情况，我也参加了快报的缮写、印刷、发行工作。

送丧

2月7日，我缮写完第五期快报后，不顾连夜工作的困乏，参加了彭师长的公葬活动。

这天早晨，天空中愁云密布，朔风凛冽。庄严、肃穆的灵堂上的幕布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有的挽联随风舞动，彭故师长微笑的画像，也在风中微微摆动，犹如在检阅这支他亲手创建的队伍。

上午，悼念仪式在21响的礼炮声中按时开始。国旗徐徐降下，与会者俯首肃立，心情沉痛异常。

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曾山同志首先致悼词。张爱萍师长、邓子恢政委、淮北行署刘瑞龙主任，接着先后致悼词。致悼词的还有淮北行署陈荫南副主任、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以及在淮北的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朋友。淮北各界代表也先后致悼词。

彭故师长的弟弟彭修强作为亲属代表，在会上作了语词亲切、刚毅激昂的讲话，听了令人泪下。

下午，两万余人列队送灵柩赴半城墓地。行列前面，骑兵高举“为彭故师长复仇！”的白布横标，灵车缓缓移动。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分列左右亲自执绋，左边第一位是张爱萍师长，他把绋放在右肩上，一手握绋，一手放在胸前低首缓行，邓子恢、刘瑞龙同志跟在后边；右边第一位是华中局代表曾山，很多负责同志紧随其后。

彭故师长的夫人林颖、弟弟彭修强跟在灵车后面，恸哭不止。

后边是三路纵队的送灵大军。沿途不时有人自动加入，队伍越走越长，蜿蜒数华里。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细声低泣，人人热泪难止。

这一天，半城街上，家家摆起香、烛、供果，户户人们伫立门前悲泣。半城人民都熟悉、敬重彭雪枫师长，大家视他为亲人，当作救命恩人。曾何几时？1944年3月30日，日寇飞机轰炸半城，彭师长挨户看望、查问：家中是否有人受伤？有无房屋倒塌？东西损失多少？需要公家帮助什么？师长边问边往小本子上记，随后组织部有关人员件件落实。彭师长特别嘱咐师卫生部，把受伤群众全部送到四师医院治疗。凡此一切，半城人民心如明镜，今天他们怎么能不参加自己亲人的葬礼？送灵的队伍肃立在彭故师长的墓穴前，在《安息歌》声中，邓子恢、张爱萍、刘瑞龙，把国、党（中共）旗覆在棺上，灵柩在全体静默、低泣中徐徐安放墓穴。

接着，邓子恢政委发表了在第四师历史上著名的“墓前演说”：

“今天我们就可以为彭故师长作一个严正的定论。首先就国家民族来说，彭师长是一个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就对人民来说，彭师长是为人民服务而又为人民热情爱戴的群众领袖。就

对我们部队来说，彭师长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就党内来说，彭师长是一个模范党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邓政委号召大家把悲痛化成对敌人的仇恨，把眼泪化为杀敌的勇气，为彭故师长复仇！

拂晓剧团的同志们，在哭泣中强抑着悲痛，领唱《安息歌》：

“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

人们边哭边唱，一遍一遍慢慢地唱着，句句刺心，声声催泪，谁也不愿意停下来，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敬爱的彭雪枫师长！

最后，大家又唱起张爱萍同志写的《彭雪枫同志挽歌》：“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你留下的功绩辉煌。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雪山草地百炼成钢。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对党坚贞，为民赴汤，英勇善战，机智顽强，是我们的榜样！雪枫同志，你把最后一滴血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我们一定为你报仇，完成你未竟的事业，争取全中国的解放！”

送灵大军强忍悲痛，擦干眼泪，挺起胸膛，齐声宣誓：学习彭师长的革命精神，踏着先烈的血迹，战斗、战斗、战斗……直至革命的胜利！

当大家离开墓地时，暮霭正在笼罩着大地。

（原载《铁流万里》第一辑《淮北拂晓》，新世纪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

彭故师长名垂千古

石刚

一、雪枫墓地安葬于半城

淮北抗日根据地半城在洪泽湖畔，是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所在地。彭师长不幸于 1944 年 9 月 11 日牺牲后，淮北军民在 1945 年 2 月 5 日为彭师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彭师长的墓地选择在半城镇的西郊。出殡这天，洪泽湖西出现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霜，白霜盖满了田野和树枝，我看到大地上白茫茫的一片。一位农民出身的干部胡书乐同志说：“将星陨落，大地为彭师长戴孝。”送葬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路旁，自觉地为彭师长送葬。从大王庄到半城镇西部，沿途群众设祭案致祭。短短的几里路上，路祭者共 128 处。追悼会当天，我们每人戴黑纱，在彭师长遗像前三鞠躬，为彭师长唱挽歌：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你留下的功绩辉煌……整个墓地哭声震天，人群中有的与林颖同志一起呼唤雪枫的名字。大柳巷的人民，他们没有忘记彭师长抢险筑堤之恩，派出自己的代表，为彭师长送葬。灵柩入葬后，邓子恢同志代表淮北区党委在墓前演说，由于心情万分悲痛，声音低沉，多次哽咽。

1945 年 5 月，淮北区党委、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决定，在彭故师长的墓地上建造“淮北烈士陵园”，营建雪枫陵墓，并于墓地北侧建筑“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一座，以纪念淮北解放区全体阵亡将士。

行署还成立了“淮北烈士陵园”建筑委员会，行署主任刘瑞龙兼任主任，参议会副议长吴静

宣、行署建设处处长刘宠光兼任副主任，边区武委会副主任周华青任工程处副处长，石青任秘书，钱正英、夏冰分别担任工务科正、副科长，潘云阁任总务科科长，艺术工作者鲁莽、技师陈廷模参加工程处工作。这项工程总共抽调干部、战士共 300 多名。从 1945 年 5 月 12 日动工，至 1946 年 7 月竣工。淮北烈士陵园建成后，淮北党政军民代表举行了首次谒陵仪式。

二、雪枫墓园遭敌人严重破坏

淮北烈士陵园建成不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46 年 6 月，蒋介石调动军队对解放区进行了全面的进攻。1946 年 11 月 24 日，我随淮北七分区党政机关和部队撤离淮北，淮北根据地沦入敌手，变成了白色恐怖地区。重返淮北后，1948 年秋，我任陈圩（半城）区委书记时，亲眼目睹了彭雪枫师长的墓地被扒开，棺材板向西面唐庄方向散落。墓地被扒后成了坑，看到里面都是水。在被扒开的师长墓地崖上东南角，我还看到了很长的一段腿骨，烈士纪念塔上弹痕累累。敌人对师长墓地的破坏，激起了我对敌人的无比仇恨。雪枫镇镇长吴文书亲口对我说：就在匪徒们劈棺抛骨的时候，有一个哑巴夹在人群中，他两眼噙着泪水，满面怒色，狠狠地瞪着这群匪徒们。这位哑巴姓李，原是四师的马夫。一天夜晚，哑巴腰间扎着一个大蒲包，冒着生命危险，敏捷地穿过敌人的岗哨，爬进陵园，悄悄跳进齐腰深的水塘中，将彭故师长的遗骨一块块摸上来，装进蒲包内。然后，又将墓穴旁和道路上的遗骨拾起来，也装入蒲包，连夜渡过安河，来到小河东的尚嘴附近，找到坚持洪泽湖斗争的游击队，将师长的遗骨交给他们。他们用红绫将遗骨包好，装入坛中，再将坛子放入一口棺木中，暂时寄埋在高嘴一个乱葬岗内。由于坏人告密，哑巴回到半城后就被敌保长高殿魁抓住，吊打了一夜，要他供出彭师长遗骨的去向，交出师长的遗骨。但哑巴坚贞不屈，尽管敌人用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供出一个字。第二天早晨，敌还乡团押着哑巴到半城镇的南乱岗，开枪将哑巴打死。惨无人道的匪徒们不准乡亲们掩盖哑巴遗体，让其暴尸野外，惨不忍睹。匪徒们在破坏彭师长墓、棺的同时，对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也进行疯狂的破坏。他们将塔顶的新四军战士铜像拉倒在地，由于塔基深，建筑坚固，塔丝毫不动，匪徒们破坏纪念塔的阴谋未能得逞。纪念塔四周的烈士英名录碑，除了弹痕累累外，有的被他们砸断了。六角芳草亭被他们放火焚毁，亭内的石碑也因建筑坚固，未被拉倒，但上面也布满弹痕。陵园的门楼被拆除。陵园内的花草树木均遭践踏和砍伐，整个陵园断壁残垣，坑穴弹痕，令人心酸。

1947 年 1 月，我军重返淮北，镇压了祖宇昌等一批地主还乡团等罪大恶极的分子，枪决了扒师长墓的敌保长高殿魁等，杀害哑巴的凶手张德富被群众用“翻身大棍”打死，为哑巴报了仇，为革命群众雪了恨，为淮北烈士陵园伸张了正气。

三、重建雪枫墓园

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 年农历正月初二，雪枫同志的老战友、原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同志专程来到半城，凭吊敬爱的彭故师长。当他踏进淮北烈士陵园看到被敌人劫后的惨景时，心情沉痛，无比愤怒，他指示有关方面迅速修复雪枫墓园。当时，淮北七分区副专员梁绪修亲自找我谈话，当面向我宣布重新修建雪枫墓园的两项决定：

一、由泗洪县陈圩（半城）区委书记石刚同志任陵园筹建委员会主任，由专署建设处长周华青同志任副主任（刊登于《拂晓报》），立即开展修建工作。

二、由专署拨粮食十万斤到区作为建设经费，并以工代赈。

根据专区指示，我在全区立即开展此项筹备工作。我曾亲自到洪泽湖边大周台、朱台一带发

动群众在废井里挖掘砖头送到墓地，作为基础建设，并由专区周华青同志坐镇指挥，全面开展雪枫墓园的筹建工作。

雪枫墓园修复工作正式开始。首先，将彭故师长遗骨从高嘴的乱岗中起出来，迎回雪枫镇，在重新安葬前全面检查了师长遗骨。遗骨基本完整。师长遗骨用棺木重新入殓后，改葬在纪念塔北侧的新墓地上。新墓地上为拱形桥建筑，桥底用石子、水泥浇注，桥孔东西向。灵柩置放在桥孔内，头东向，然后将桥孔两面封固，上面覆土。整个墓呈帐棚式，墓前立“彭故师长雪枫之墓”。

在重新安葬彭故师长遗骨和建筑新墓地的同时，对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也进行了修复。将砸断、歪倒的烈士英名录碑进行修复、扶正。恢复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淮北解放区阵亡将士纪念塔”和“闽西邓子恢敬书”的字样，并重新贴金。

雪枫同志纪念室有5间，存放着彭故师长半身石膏像，悬挂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张爱萍等挽联、悼词等，以及彭故师长生平照片等。

在纪念碑上有4353名烈士英名，还筹建一座“淮北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

重建护碑的六角亭，柱漆大红色，亭顶有一只随风转动的木质凤凰。

重建的陵门为木质结构，门额上书“雪枫公园”，这是淮北烈士陵园第一次更名。大门两侧仍然是“半壁河山留战绩，两淮风雨吊忠魂”。

淮北烈士陵园修复后，由河南籍新四军四师老战士负责看管，并先后由吴兴友、王达才、顾学义、童正道、万明松、唐培远、龚邦华、姚复泰、石志荣、蒋建文、朱景年、王迪凤等同志任墓园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

1953年和1997年，先后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和原新四军第四师二十六团团团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罗应怀同志前来谒陵，都对陵墓建设表示极大的关怀。

淮北烈士陵园先后更名为“雪枫陵园”、“雪枫公园”、“雪枫墓园”，使陵墓建设更加庄严、壮观。

四、永远的怀念

1941年10月，皖东北活动分子大会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彭雪枫师长。他是从陈道口打了胜仗回到了会场。当时是由邓子恢政委介绍给大家，彭师长站在会场的前面。彭师长的英姿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1942年，日寇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淮北军民在彭雪枫师长的指挥下，进行了33天的反“扫荡”。我军血战朱家岗、火烧马公店，迫使日寇撤回据点，取得了33天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夏季，淮河发生大水，淮河北岸大柳巷决堤。在这紧要关头，彭雪枫师长带领新四军战士共同下水，以人体堵住缺口，保住了大堤，使大柳巷千家万户转危为安，使当地人民感受到了共产党是救星，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彭雪枫师长是救命恩人。大柳巷的人民为了纪念彭雪枫师长，将淮河大堤称为“雪枫堤”，以此来永远感谢敬爱的彭雪枫师长。

1944年，淮北形势大好，我四师西进。首战小朱庄，全歼敌十四纵队，彭师长在八里庄胜利的战斗进入尾声时，不幸牺牲，使我党我军失去了英明的彭师长。当知道彭师长牺牲了，我的心情非常沉痛。

有一年清明节，我到半城来访问，当天上午拜谒了雪枫墓园。我看到了上万人前来祭拜陵墓，使我很受感动。我对彭雪枫师长有无限敬仰和怀念的心情。每到淮北泗洪，我总要到雪枫墓园去进行拜谒追思。

1984年，我随新四军四师访问团到墓地进行拜谒，敬献花圈。

1986年，我在家乡泗洪党史座谈会期间，又和老战友一起到雪枫陵园去鞠躬致敬。

1994年，在彭雪枫师长殉职50周年时，为了表示对彭雪枫师长的敬爱之情，我和弟弟等共同制作金匾敬放在彭雪枫师长半身像前，并在彭故师长雪枫墓前贴上金字使其永放光芒，以作永远的纪念。

2000年5月，我和新四军四师访问团到墓地进行拜谒。当时新四军四师历史研究会淮北分会在向彭故师长敬献花圈，会长闫道彰同志在师长墓前讲话时泣不成声，在场的老战士无不动情。又到大王庄专访彭雪枫师长故居，以表达对彭师长的怀念之情。我对彭雪枫师长有无限的敬慕和无限的哀思。

彭雪枫师长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彭故师长名垂千古，彭故师长永安半城。

终身难忘的教诲此次收录标题作了改动。

张剑

光阴荏苒，星移斗转。1994年9月11日，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智勇双全的军事家彭雪枫同志殉国整整50周年。他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两袖清风，为人们所景仰。缅怀雪枫师长，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对我的教诲终身难忘。

教我严谨

1941年5月初，新四军第四师在彭雪枫师长兼政委和师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三个月反顽斗争，急需进行休整，于是忍痛撤离豫皖苏边区，奉命转移到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当时我从师特务团调到师司令部文书股工作。文书股负责军事文书的缮写、油印工作，同时负责缮写编印师司令部出版的刊物《军事杂志》。年底前师部驻半城时，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要向军部报告《四师1941年工作总结》。属于军事工作部分的稿件图表，纷纷送交文书股缮写油印。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机密性强，张震参谋长亲自过问这项工作，并派程致远科长监督。文书股全力以赴，通宵达旦紧张工作，鏖战三昼夜，不得不改为夜晚轮休。一天晚间，轮到我夜班，在豆油灯下伏案刻写。出乎意料，彭师长带警卫员推门进来，我倏然立起，手里还握着铁笔。彭师长微笑着指了指睡在稻草地铺上发出鼾声的同志，轻声地对我说，你们辛苦了，冷不冷？我说，冷是冷些，挤在通铺上还暖和点。他问了问缮写报告的进展情况后指出，不要只顾赶进度，一定要注重质量，纠正错别字，时间、地点、番号、数字都要准确无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字之差都会带来不良后果，图表上的阿拉伯数字，一个0的差错就会增减10倍，错漏一个小数点差距就更大了。你们要认真、耐心、仔细校对，油印要清晰，装订要整齐美观，否则就“欲速则不达”。你们的工作必须注意严谨，少出差错。离开前，彭师长还叮嘱，你们都要注意身体，关键时刻可不要生病了。顿时我觉得感人肺腑，眼眶湿润。

1942年初，股长宣敏同志调军部学习，范士杰同志任股长，我任副股长，后任股长。在此期间，我有幸多次面聆雪枫师长的教诲，受益匪浅。

师部移驻大王庄不久，彭师长找我去，一见面，他略带愠色说：你们文书股的工作，要人人“把关”，绝不能“比葫芦画瓢”，有责任把明显的错别字和错用的标点符号改正过来，有疑问的地方找起草人核对或向上反映，照抄是要误事的。说着，他指指桌上的《敌情通报》问

我，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灵璧县的“璧”字写成了“壁”。然后又似诙谐地继续对我说，你们把人家的“玉”变成“土”，灵璧县人也不高兴嘛！不管是不是原稿错了，你们都有责任。我还看到过，你们把“亳县”写成“毫县”，一笔之差，面目全非，打起仗来哪里去找“亳县”！粗枝大叶草率从事会出麻烦，你们可以多看看地图避免再出差错。今天批评你们绝不是“小题大作”，有意见吗？我羞赧地回答，接受首长批评，改正错误。在返回的路上我心里想，彭师长的细心认真精神，令人钦佩，并要永远牢记。

《军事杂志》是一本宣传党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指导部队工作提高战斗力的学术性刊物。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都为办好《军事杂志》花费了不少心血。1941年10月底，在程道口战役胜利结束后，陈毅军长到四师师部驻地半城镇视察工作时，彭师长、张参谋长特地请陈军长为《军事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们还经常为《军事杂志》撰稿。值得称道的是，张震参谋长和沙风团长都多次向《军事杂志》投稿，就战时“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学术民主的气氛跃然纸上，引起积极反响。

雪枫师长多次指示我们，要把《军事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必须首先注重稿件质量，不贪图篇幅，不出现“滥竽充数”的文章。要求我们学习编辑本领，对虽然筛选过的稿件还要予以必要的“加工”，纠正明显的差错。要把《军事杂志》办得新颖、生动、活泼些，在封面上印套色图画，大部分字体改刻为仿宋体，体现中国书法之艺术美，标题用艺术字，也要用楷书，插个花边，做到文图并茂，读者就爱看，就受益。否则，读者会觉得枯燥无味，束之高阁又增加负担。雪枫师长一再勉励我们，要埋头苦干，做“无名英雄”，你们拿枪战斗过，现在拿笔也是战斗，而且是拿着铁笔、钢板战斗。雪枫师长平等民主、耐心细致的教诲，使我们觉得如春风化雨，异常感奋。

诲我不倦

1943年3月，我连续咯血，龙贤昭参谋面报张震参谋长，首长“命令”我马上去休养治疗。于是，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日夜兼程赶到盱（盱）凤（阳）嘉（山）县境内的师卫生部休养所。

同病房的有何诚、黄明善、丁永年同志，都是师部来的。我不满20岁，他们比我年长些，对我很关心照顾。至今，我非常怀恋战争年代首长与部属之间和同志们之间那种诚挚关怀的革命情谊。

由于敌情原因，休养所从瓦屋赵转移到小李家。4月30日傍晚，夕烟缭绕，透射出金色余晖。彭师长亲自来部队作香山庙战斗动员，士气大振。第二天上午，胜利的喜讯传遍了整个休养所，我们莫不欢欣鼓舞。

这天下午，雪枫师长来到我们病房。我们惊喜之余，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担心传染。可是，彭师长主动与我们握手，让我们坐在他身边。他笑了笑说：“师部的同志在这里集合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我们了如指掌，说：“算上我一个，这里有三个河南人，黄明善、丁永年，一个广东人何诚，一个安徽人张剑，可见河南人革命的多，病号也多。”彭师长的幽默与诙谐风趣，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询问了我们的病情后意味深长地嘱咐我们：“要安心休养，不要急于出院，年轻轻，革命的时间长着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对于病，不要怕，要有信心战胜它。现在的医疗条件比红军长征时好多了，比书案店时期也好得多。”他要求我们遵守休养所的规章制度，尊重医护人员，特别提到尊重休养所长左奇同志，说她几年前就离开大城市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又来到敌后抗战，是“脱了皮鞋穿草鞋”的革命知识分子，对医疗工作很有经验，等等。他希望我们利用休养的空闲读点书，一连串列举了一些中外名著，有的书是我第一次听说，内心深处十分敬佩学识渊博的彭师长。

雪枫师长郑重地告诉我们，整风以来，师机关内部暴露了一些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种错误思想，对工作、对个人都极为有害。有的同志认为在师机关工作“大材小用”，“吃亏受委屈”，因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不安心。他说，我军是个整体，机关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没有机关工作，就无法对部队实施组织领导和指导作战，对于这种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加强教育。彭师长再次提出，不要有“委屈”情绪（我认为彭师长这样说是有所指的），在革命斗争中哪有一帆风顺的，要革命就要经受委屈的锻炼与考验。如果你确实犯了错误，对你处理“重”了，但并不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觉得“委屈”。至于冤案、错案，那是另一回事，组织上要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接着，彭师长还谈到同志间的关系问题。他说，同志间要着眼于团结，你得罪了人家又是你错了，就应当让人家批评，向人家赔礼道歉；人家得罪了你，你要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嘛！有时相互间的误解是常事，说清楚，误解也就消除了。总之，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当然，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为了真理和维护革命利益，就不怕得罪人，更不怕受“委屈”了。

雪枫师长这次在病房里给我们的教诲，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令人刻骨铭心，我深深感到彭雪枫师长不仅教我严谨工作，还教我严谨做人。50年来历经沧桑，自感有时还不够严谨、考虑欠周、顾此失彼，而觉内疚。在今后的有生之年，仍然要以严谨自诚自律，以不辜负雪枫师长的谆谆教诲。

彭雪枫师长正直的、光明磊落的胸襟，坦荡的气度，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尚道德情操，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楷模。

（原载《抗战在淮北》第二辑，华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彭师长关怀我成长

王效平王效平，即王幼萍。

“为彭雪枫师长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入党时的誓言。每每想起我入党时的悲壮情景，不由得就想起了彭师长对我慈父般的关怀，和我在他的教育关怀下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

我们终于回到了“家”

我原是开封孩子剧团的成员。该团是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它活动在当时的平汉铁路沿线和豫西一带。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国统区的抗日群众团体进行残酷的迫害。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允许我们演抗日戏剧，唱革命歌曲，同时还要强行把我们编入国民党军队中去。在此局势下，党决定将我团撤离开封，到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道道关卡，有些同志失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九个孩子，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几经周折，历尽艰险，终于在1940年3月间到达了新四

军游击支队的所在地——安徽省涡阳县。

游击支队的联络科长徐今强同志奉命在涡阳迎接我们，并带领我们到了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新兴集，有许多同志在村边欢迎我们。当时同志们都说，我们虽然几经艰险，含辛茹苦，但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和喜悦。

徐今强同志把我们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并告诉我们说，首长一会儿就来看你们。果然，不一会儿来了三位衣着整齐，英姿焕发的军人，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特别引人注目。他穿着一身灰军装，腰间扎着一根插满子弹的皮带，还挂着一支乌亮乌亮的左轮手枪。他的绑腿打得利落美观，说话有些河南口音。徐今强同志介绍说，这位是“一〇一”首长。我们有些发愣了，不懂他说的话。他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补充说，这就是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一〇一”原来就是彭师长当时的代号。另一位是瘦高个儿，年纪较轻，看上去是个性格爽朗的人，他就是“一〇四”参谋长张震。第三个人年纪看上去略大一点，讲着一口很浓的江西话，他是“一〇五”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同志。3位首长代表支队的同志们欢迎我们“回家来”，并亲切地询问了我们一路上的详细情况，表扬我们一路上机智勇敢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最后彭师长说：“这儿也有个娃娃剧团，但是不叫孩子剧团，叫拂晓剧团，你们以后就和他们合在一起吧！”

这时彭师长看到了我，并问道：“小妹妹，你几岁了？”

“10岁”，我回答。

“这么小参军，你不怕苦，不想家吗？”

我坚定地答道：“不，我们没有了家！我家在东北吉林，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不愿做亡国奴，我不怕苦，我要参加新四军打日本！”

“好啊！小鬼说得好，有志气。”他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说。

后来有几次召开群众抗日救亡大会，彭师长总是把我带去。当我在会上讲了我们如何从国民党统治区跑到根据地的这段经历之后，彭师长总是对参加大会的群众说：“这群孩子，国民党反动派想收买他们，给他们钱，他们不要；给他们官，他们不做。他们一不要钱，二不做官，他们只要革命，要打日本帝国主义。”许多老大爷、老大娘听了彭师长的话，都感动得落了泪。有些年轻小伙子，当场就报名参加了军。

孩子们是未来的干部

拂晓剧团和开封孩子剧团的成员差不多，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师首长，特别是彭师长对我们极为关怀。可以说，我们都是师长亲手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彭师长对我的生活亦极为关怀，一天，他看到我的鞋子破了，就请老王同志（师部炊事员，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给我们打“草鞋”。没过几天，老王同志果然给我们十几个人（包括指导员）每人都送来了一双新布绳底、咖啡色、毛线帮的“草鞋”。给我的，还特意在鞋的“鼻梁”上加了一个毛绒线球。老王同志说：“师长和参谋长把衣服拆了给你们做鞋底，萧主任把惟一的一件毛衣拆了给你们做鞋帮。”我们大家听了十分感动。不仅如此，师长还常给干部们讲：“他们小小的年纪，离开了家庭参加革命，部队就该是他们的家，负责同志就该像父母一样照顾他们。”还说：“孩子们是未来的干部，他们不仅要会演戏、唱歌、跳舞，更重要的应该是注意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要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于是，师首长在给师直干部作报告、讲形势时，都让我们去听。另外还给我们吃“偏食”，例如，师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同志给我们上政治课，新四军宣传部部长钱俊瑞、副部长冯定等同志给我们讲哲学和文学问题，音乐家贺绿汀同志、画家莫朴同志给我们教过音乐和美术。贺绿汀同志还指挥我们唱过他创作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垦春泥》、《游击队歌》等。以后，还请过梅益同志给我们讲过他如何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总之，彭师长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关心我们在政治上的

成长。

勤学苦练出人才

1942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们还在熟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我们的宿舍喊道：“快起床！快起床！师长来啦！”大家一听，呼啦一下就都忙着穿衣服，打绑腿。分队长还在督促大家：“动作要迅速，到大门口集合。”我们刚刚走到大门口，彭师长已经走到跟前了。他看见我们有的还在扎皮带，有的还在揉眼睛，就亲切地问道：“你们刚刚起床吧？”分队长代表大家说：“昨天晚上演出了，今天就起晚了。”师长说：“你们演戏、唱歌都有进步，《风雨之夜》、《红福临门》这两出戏写得不错，演得也很好哎！”同志们听到师长表扬，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点不大自然。我们的团长、导演就说：“这两个戏都是刚刚写成，急急忙忙排演出来的，还不成熟，还要继续努力。”师长听了这话以后，兴致勃勃地说：“你们说得对，有成功的地方，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是需要继续提高的。你们去几个同志到连队里问问大家有些什么意见，听到表扬的话，你们不要骄傲，听到批评的话，你们也不要丧气。回来开个总结会，要打一仗，进一步么！”大家听了师长的话，都认为很对。我接着说：“昨天演出有缺点，周文说错了台词，把小铁铣说成了小铁锹。”彭师长笑了，又严肃又和蔼地说：“是啊，演出就像打仗一样，一定要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要打胜仗，就必须天天练习。战士们要熟练手中的武器，要练瞄准，练刺杀，练投弹，练利用地形地物。你们做文艺工作的，也要苦练你们的技术，勤学苦练才能出人才。你们看那些京戏演员，每天早上要练嗓子，练身段，你们练嘛！”“我们天天早上也练嗓子，练台词。”团长回答。师长接着说：“那就好，练就不要怕苦，天天坚持，一切高超的技艺都是练出来的。你们要想把戏演好，把歌唱好，把舞跳好，就要天天坚持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春天，又是早晨，你们要抓紧时间多练习。”最后，师长说：“希望你们演出高水平的戏来教育部队，教育群众。”师长一大清早跑了四里多路来看我们，这使我们全团同志都很感动。

无微不至的关怀

1940年中秋节的晚上，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中天，天气十分凉爽。晚饭后，我们剧团的同志们有的赏月，有的玩耍，有的在讲故事，有的则在望着月亮发痴，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彭师长的警卫员来了，要我们全团同志都到师长那儿去。我们猜，准是有紧急任务，不然不会这么晚叫我们去。不管什么事，只要是到师长那里去，大家总是高兴的。

当我们一到，嗨，师长门前的空地上已经坐了一圈人了。有拂晓报社的，有司令部和政治部的许多同志。我们到后，师长的技术书记王步云同志就说：“今天是中秋节，师长请大家来团圆，来吃西瓜，开个‘西瓜晚会’吧！”原来彭师长是怕我们想家，特地安排了这么一个战地中秋节。这是我们到根据地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是我一生难忘的中秋节。

1942年冬，淮北33天反“扫荡”时，环境越来越艰苦，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因此，要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一天下午，彭师长把我们拂晓剧团的二十几个同志叫到司令部驻地大王庄。他首先问我们有没有生病的、生疮的，最近准备演什么戏、唱什么歌等。后来，师长就给我们讲国内形势和淮北地区的抗日形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们，国民党顽固派也想吃掉我们。日伪顽一体，三路夹击。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合围，要消灭敌人。机关要小，行动才方便。你们剧团的同志要分散，大同志下连队锻炼，小同志和女同志要转移到二师去，当文化教员，当指导员。但是，这都是暂时的，国民党的军队不是有暂编师、暂编旅吗？你们就是暂编文化教员、暂编指导员。等到形势好转，你们再集中起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师长又说：“到部队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要向战士们学习。他们中的

好人好事多得很，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能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这就是一举两得。”“小萍，小黄，你们要到淮南二师地区的嘉山去啦，到那里可以看到萧望东同志，代我问候他。你们到那儿，要做群众工作，要遵守纪律听指挥，要注意学习。等打了胜仗，接你们回来，到时候要检查你们的进步哟！”

我的严师慈父

彭师长不论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关怀，比亲父亲对我还要亲。我们都知道，师长书多，也非常爱读书。师长经常指定我看一些书，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团队的儿子》、《铁流》，以及一些科普读物如《人是如何变成巨人的》，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等中国作家的小说。看了小说，还让我讲或写出大意。师长说：“要多看好小说，从小说里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有一次，我看一本小仲马的《茶花女》，边看边哭，对书中的女主人十分同情。彭师长知道了，把我找去说：“爱看小说是好事，但是要有选择地看。你年纪还小，看《茶花女》，看《红楼梦》就没好处，以后可不要乱看书！”除此之外，师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不忘教我写日记。他说：“日记，应该记一天或几天中的大事，记你最喜欢、最感兴趣的事，不要像记‘流水帐’一样。”同时他还耐心地给我改日记中的错别字。

彭师长对我每一个时期的思想倾向都十分关心，并及时给予指导。有一个时期，我看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就想摹仿他的笔法，对周围有些人的缺点进行讽刺挖苦。师长发现了，就耐心地教导我说：“鲁迅是对敌人进行斗争，所以这样写。对自己的同志就不能这样，发现同志的缺点，要诚恳热情地提出来，帮助他改正。”师长还说：“对敌人要像猛虎，对自己同志要像兄弟一样。”

1942年整风时（实际上我们开始整风已是1943年了），剧团有人反映我骄傲自满，对一些同志不够尊重。师长教育我说：“小萍，你年纪小，离开父母参加革命，首长和同志们都喜欢你，爱护你，甚至宠你，你可不能因此骄傲啊！你应该记着，自己年纪小，知识少，水平低，要向每一个同志学习长处，要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进步，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骄傲了，就前进不了啦！”为此，彭师长还亲笔给我题了词：“小小女孩子，欣欣向荣心，但愿做一个，永远革命人。记着，今年十三岁了，再过三五年，就成了大姑娘了。少小不努力，长大不成器。”

师长的题词，是我前进的巨大力量。遗憾的是，这个题词在战争年代遗失了。但彭师长的谆谆教导，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什么时候也忘却不了。

在生活上，彭师长对我更是备加关怀。有一次我生了病，剧团的同志们都下部队演出去了。师长带了一篮子新鲜的水果，专程跑了几里路来看我。当他看到我睡在一个棺材上，便饶有风趣地说：“小萍，这个床可真好，高高在上，不怕跳蚤咬，不会生疥疮。”然后又关切地叮嘱我说：“小心，别滚下来哟！”33天反“扫荡”时，师长写信给林颖同志说：“小萍是我的小朋友，她和传芬同志（吴芝圃同志的夫人）到盱凤嘉‘打埋伏’，希望你常去看她，给予照顾。”

冬天，师长看到我的手皮肤干裂，甚至流血，很心痛。他请联络部长任泊生同志特地从上海给我带来了润肤膏。

我到部队以后，首长们、同志们，特别是彭师长对我的关心、爱护和教育，使我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们常常开玩笑地说，彭师长是我的干爸爸。可是，师长从来不这样说。每当遇到同志们这样开玩笑时，师长总是说：“都是革命同志么！孩子是革命的宝，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彭师长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的胸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亲爱的彭师长！1945年初，王步云同志把你牺牲时带在身上那张我和任泊生同志的合影转

交给了我。这是您牺牲时带在身上的照片之一，我知道您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您当年关怀、教育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都已长大成人了。有的在国防前线上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大门；有的战斗在外交战线上为实现我国的对外政策而努力地工作；有的在工业、农业、文教、卫生、新闻、体育等各条战线上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像您告诫的那样，永葆“欣欣向荣心，永做革命人”，决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原载《忆彭雪枫同志》（续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我所熟悉的彭师长

刘书芳

1942 年末，我由骑兵团骑兵班长调到师部，担任彭雪枫同志的随身警卫员，直到他牺牲为止。36 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是两鬓如霜的老战士。然而，彭师长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整洁的军容，刻苦治学的态度，俭朴的工作作风，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勇于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断地给我以鼓舞、鞭策和力量。

油灯闪亮

记得我调到师里工作的时候，师部设在泗洪县离半城三四里路远的大王庄。师长和我住在两间简陋的茅草屋里，一间作为寝室，另一间作为吃饭的地方。屋里比较窄小，室内的陈设也非常简单，除了一个方凳、一个方桌外，还有一个用门板搭起来的简易床。师长每天工作很多，除了开会、研究作战方案、找部队干部谈话之外，还要处理大量地方上的问题。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当干部、战士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屋里的灯光却仍然亮着。劳累一天的彭师长在油灯下又打开了书本，他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 12 点，甚至下半夜一二点钟。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认真地看，不停地写。这已经成为他多年的习惯了，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敌战区紧张的战斗间隙中，都是如此。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生活，后来慢慢地适应了。我每天一觉醒来后，都要烧上一点温水，准备给他洗脸、洗脚用。我们茅屋的后窗正对着隔壁的一户老乡家，我每天都要到这里烧开水。房东大娘一看见我，总是心疼地说：“你们师长一夜才睡几个小时觉呀？天不亮又要起床，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是啊，我们当警卫员的何尝不是这样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每当我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你先睡吧！”就又埋头于学习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学习和工作上。

在油灯下，他刻苦钻研马列和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党中央和上级下发的文件，攻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兵书，写下了一本又一本的心得笔记。

在油灯下，他为自己亲手创办和领导的《拂晓报》撰写社论和稿件，写了一篇又一篇。《拂晓报》像一把战斗的号角，吹响在全师干部战士的心头，把全师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被毛主席评为“办得好”的地区报之一。

在油灯下，他坚持收听广播。他有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日本造收音机，体积很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让我带在身边。他从收音机里注意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然后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大家都说师长知道的东西最多，讲起话来最有说服力。在油灯下，他还亲自起草报告和讲话稿。师长虽然是一个军事干部，但他最懂得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经常给部队作形势报告，每次打仗他都要亲自作政治动员。他的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国内讲到每一次具体战斗，既有针对性，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能够抓住每个人的心。他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时而把大家说得哄堂大笑，时而把大家引向了对未来美好的遐想之中，时而激起干部战士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干部战士都说：我们最愿意听师长的讲话。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师长为了作好一次报告，进行一次政治动员，要花费多少心血啊！

不仅如此，他还非常虚心好学。我记得他经常把吴芝圃和陈其五等同志分别请来，一起研究和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时而争辩上几句，时而发出朗朗的笑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讨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师长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经常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学习。”有时我想多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可是他却硬逼着我学习，由此免掉了我很多工作。在艰苦的战斗年代里，在师长的影响和熏陶下，我也逐渐养成了学习的习惯。

“普通一兵”

谁都知道，我们的师长是一个战功卓著、担任过种种要职、闻名军内外的著名将领。可是，当你亲眼见到他时，你又会感到他是一个“合格的士兵”。他穿着一套整齐的军服，脚登草鞋，扎着绑腿，腰间束着皮带，插着轮子枪。天气无论多么热，他的风纪扣总是整齐的扣着，始终保持着严整的军人姿态，给人一种威严、严肃、整洁和富有力量的感觉。

他不仅在军容风纪上用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也从不搞特殊，过着与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由于战争环境的艰苦，工作的繁重，衣食失调，师长患有较重的“饿病”。一次，我跟随他到新四军军部参加整风，天已经很晚了，他仍然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忽然，我发现师长的身体不停地晃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不断地滚落下来。我吓了一跳，赶忙跑上去扶住他，焦急地问：“怎么啦，师长？”他看了看我，镇静了一下，掏出手帕擦去了脸上的汗珠，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看把你吓的。”我几次要去找医生，他都拒绝了。经过我的再三追问，他才说了实话。原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战斗频繁，粮食缺乏，部队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因此他患上了一种“饿病”。一旦饿魔袭来，总是心里发慌，头上冒汗。为了不在夜间给炊事人员增添麻烦，他总是暗暗地克服着，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自己的“饿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炊事班做点饭，他也不让，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拿来两个凉馒头。从此，凉馒头就成为我的挎包里必不可少的“备品”，晚上他一旦饿了的时候，就吃上两口，一直工作到深夜。

师长的生活标准很低。他患有胃病，常吃的主食是馒头干、小米粥和咸菜，最愿吃的是凉面条。炊事班看着师长消瘦的面庞，总想千方百计地给他做点好东西吃，改善改善生活。一次，炊事班从集上买了一些黑鱼，又另炒了一个菜。可是当把鱼和菜送到师长那里去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问我：“干什么做这么多菜？现在群众吃的是什么，干部战士吃的又是什么？”让我立刻把菜端回去。在我和他接触中，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其实，在洪泽湖一带，黑鱼并不十分贵，可是我们的师长，却时时刻刻把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挂在心上，连一条黑鱼也舍不得吃啊！

师长对我的工作从不轻易提出批评，可是有一件事却使他生了气。那还是在西征的前夕，我看到师长的马被套已经烂得很厉害了，就私自找到供给部长，问他能否帮助换一个的，供给部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我向师长请假到供给部去时，他笑呵呵地问我干什么去，我把

要换马被套的事给他说了以后，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生气地问我，这件事为什么事前不告诉他，并说：“马被套虽然坏了一点，但补一补还能用吗！为什么一定要换新的呢？”马被套没换成，师长却多了一项规定，今后凡是他的东西，换新交旧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行。还有一次，我从师部四科（管生活的部门）刘副官那里领来了一管牙膏。他看到时，问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当我把情况说明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师干部战士都是实行供给制，我们干部怎么能搞特殊呢？！”要我把牙膏立刻送回去，并让我用他的一点稿费在半城集上买回了一管牙膏。

在豫皖苏根据地同日、伪、顽、匪的斗争中，乡亲们经常要给我们送一些慰问品，我们从敌人手里也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金砖、金条、金银手饰等等。可是我们的师长却一尘不染，清白如洗。他把这些东西除了按规定上交以外，其他都原数交给有关单位进行处理。他牺牲后，在清理衣物时，只有两套整洁的军装，一床洗了又洗，补了又补，已经发白的被子，一双经常穿的草鞋和布鞋，一个装烟的黄色帆布包和一个喝水用的红色搪瓷缸，全身上下没有一文钱。

靠前指挥

师长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爱上前线。我们常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却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随时发现新情况，便于指挥；二是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可以鼓舞战士的杀敌斗志。他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由于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1944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师长带领我们师大部分队开始了西征。在西征途中，我们打的第一仗是小朱庄战斗，消灭外号叫“王疤痢眼儿”的顽匪王传绶。经过长途行军，我们把小朱庄完全包围了，六旅担任从南门主攻的任务。我记得当时地里的高粱长得又高又密，天下着小雨，道路很不好走。发起进攻后，由于敌人工事坚固，事先又有所准备，战斗进展不太顺利。第二次组织进攻后，参谋长也负了伤。在这种情况下，师长亲自来到离寨墙只有100多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他仔细地观察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命令特务营从西南角发起猛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师长让我离开他到特务营给甘教导员传达命令。干部战士看到师长就在火线上（如果没有枪声，连他喊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冲锋的劲头更足了，一鼓作气拿下了寨子，全歼守敌，击毙了王传绶，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害。

1944年9月11日，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师长在指挥收复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被流弹所中，与我们永别了。他牺牲的时候，只有37岁。

盘踞八里庄的是一个叫李光明的国民党大顽固头子。他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受尽了她的欺压，对他恨之入骨。他凭借着大围子、小围子和坚固的碉堡与我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为了彻底拔掉这个钉子，战斗开始前，师长向很多当地的群众进行了调查，详细地掌握了八里庄的地形、地貌和敌人的数量、武器装备等情况。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组织有关作战部门的干部开了会，周密细致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然后我又跟着他来到主攻团，他亲自交待任务，进行战斗动员。夜里，我们随着主攻的部队一起开始了行动。八里庄的守敌处于我团团包围之中，拂晓我们向大围子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不久就突破了大围子，战斗向小围子发展，指挥所也随之搬到了大围子里的一所天主教堂里。在我军炮击下，小围子的炮楼被摧毁了，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纷纷向庄外溃逃。这时，师长又指挥在外围的骑兵团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准备将残敌一网打尽。正当战斗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师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人，从指挥所出来观察战场情况。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都劝师长从南门出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战斗最后结束的情况。可是师长却登上了南门围墙，来到了堑壕里，居高临下，直接指挥最后的战斗。这时，我突然听到“嗖”的一声刺

耳的子弹呼啸，猛回头，只见离我只有半米远的师长，身体摇晃了一下，慢慢地倾倒了。我一步抢上前，扶住他，师长脸色发白，目光仍然坚毅地注视着战斗即将胜利结束的战场。我们把他抬下围墙后，才发现他胸前有一个像黄豆粒那样大的血洞。

师长的牺牲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我悲痛欲绝，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我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师长。我不相信师长会离开我们，仍然感到师长还在身边。每当我看到他那整洁的军装和马被套里还没有看完的书籍，总感到师长可能是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不久就会回来的。我仍然像平常那样，打扫好师长的房间，整理好师长的被褥，准备好师长的办公用品，可是师长却再也不能回来了。后来，消息传开，全师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无不痛哭失声。他们是多么怀念自己的师长和亲人啊！我记得，师长牺牲后不久，大王庄失了一次火，把师长的战马烧死了。当地的群众都纷纷传说，彭师长又回来了，有人还看见他骑在自己的战马上指挥部呢！有人说还听到师长的马叫声，说他骑着自己在大王庄转了一圈。这虽然是一些传说，但它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彭师长深深的爱戴和怀念。他永远活在豫皖苏人民的心中。

师长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革命精神鼓舞下，我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泗县战斗、临沂战斗、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想到敬爱的师长，我浑身便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他永远激励我在党指引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原载《忆彭雪枫同志》(续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崔景龙整理]

他，唱出了一首壮丽的战歌

——记哑巴烈士

陈洪玉

1944年9月11日，我党我军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政治家，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不幸为流弹所中，英勇殉国。1945年2月7日，遗体安葬于半城西郊。为缅怀先烈之丰功，寄托人民之衷情，11月，苏皖边区政府主持修建了雪枫烈士陵园，园内建树了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从此，这里塔耸白云，陵卧苍烟，青松挺拔，碑亭屹立，成为淮北人民瞩目景仰的地方。

1946年11月，我军奉命北撤，半城沦入敌手。顿时，乌云滚滚，杀气腾腾，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残酷的阶级报复开始了。野兽们在陵园的寨墙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如同暴雨一般，猛烈地射向塔顶上的铜像和塔脚下的烈士碑。一刹间，铜像倒地，碑断字灭。更为残忍的是，国民党半城区区长祖宇昌竟下令扒开彭师长的墓，扯碎履盖在遗体上的党旗，把尸骨抛露地面，任凭风吹日晒。有着光荣传统的半城人民，对彭师长有着深厚感情的乡亲父老，怎能容忍这伙暴徒如此作孽？他们在夜里悄悄地将彭师长的遗骨拾到棺材里重新埋了。第二天，敌人恼火万分。他们如临大敌，在陵园的四周架起了机枪，在墓地旁派上了岗哨，又把

彭师长的棺材扒出来，锯断砍碎，把尸骨抛得遍地皆是……忠骨不容侮辱！人民不好欺！半城的百姓再也忍不住，准备豁出去拼了！

茫茫苍天，却是有情。到了晚上，狂风铺天而起，雨雪盖地而来，敌人的哨兵溜回屋里去了。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寨墙根一跃而起，先是沿着寨墙一溜小跑，到了寨门口，突然倒了下去。原来为了躲避敌人的眼睛，他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

西北风越来越猛，宛如刀子般刮得人面颊疼痛难忍；雨雪也越下越大，仿佛从高处倾泻的豆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他顾不得这些，两只发光的眼睛紧盯着前方，在泥泞的路上，在刺骨的水里，伸手，蹲脚，伸手，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10米、20米……80米，随着距离的渐渐伸长，黑影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他终于停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想休息一会，可是一闭眼，仿佛师长就站在自己眼前，师长为了人民的解放，披坚执锐，戎马倥偬，生前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死后也不能好好安身，遭此灾难，我，作为师长亲手抚育大的战士，能心甘吗？能容忍吗？不能！坚决不能！想到这里，他又睁开了眼睛，想继续前进。可是，严寒冻僵了他的四肢，冻硬了他的衣服。他挣扎着，拼搏着，最后翻滚向前，一转、两转、三转……我们的英雄就是这样一直滚了20多米，终于来到了师长墓前。他摸到了一节腿骨，双手紧紧地搂在怀里，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簌簌而下。他又摸到了被敌人抛在地上的党旗，心中立即升起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他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衣，把党旗、遗骨裹成一包，悄悄地离开了墓地……

他，就是哑巴同志，有人说，他是跟彭师长从路西来的，给师长喂了好几年的马。哑巴亲聆师长教诲，工作非常起劲，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师长的马吃得饱饱的。每到驻地，就给老乡挑水扫地、劈柴种田，什么事都干，群众没有一个不欢喜他，师长也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可惜的是，他不会说话，1944年8月，部队精简西上，哑巴同志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转入地方工作。

第二天，天气阴霾，寒气逼人。敌人发现遗骨不见了，便疯狂地到处搜查，吆喝着全镇的人到陵园前集中。这里，兵匪林立，机枪交架。匪保长大声吼叫：“谁把尸骨弄走了？藏在哪儿？快交出来！”见群众毫无反应，又假惺惺地说：“我们都是乡里乡邻的，交出来包你没事！”其实，人群中有人知道，昨天深夜，满身泥巴的哑巴手捧一包东西悄悄走进一家半掩着的柴扉，主人一看是彭师长的遗骨，便和几个可靠的群众连夜转移到安河以东，把遗骨交给了游击队。今天，任凭你匪保长使出浑身的招数，也休想得到遗骨的下落！

正在这时，几个“还乡团”匪徒押来一个人。这个人，矮墩墩、胖乎乎，身穿夹衣，脚踏草鞋，剑眉挑起，双目喷火，犹如铁塔一般。群众定神一看：这不是彭师长的马夫哑巴吗？原来，“还乡团”在搜捕中，发现了这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哑巴不幸落入虎口。

“我问你，骨头是不是你偷走的？”匪保长用皮鞭碰碰哑巴的胳膊。

哑巴瞪了他一眼，用手掌在自己的胸膛上咚咚拍了几下，点点头，又指指群众，摆摆手。

“现在骨头在哪里？”匪保长用鞭子在空中划了个圆圈。哑巴岔开了双脚，身子稍微晃了一下，两只眼睛盯着敌人，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你说不说？”敌人吼叫着。

哑巴毫不理会，蹙着眉，闭着嘴，向前挺了挺胸脯，犹如一尊大理石像。

“叭、叭、叭……”疯狂的敌人被激怒了，皮鞭像雨点一样劈头盖脑地抽来，哑巴连动都没动。他终于被抽急了，猛地一脚踢在匪保长的胯骨上。匪保长“哎唷”一声倒了下去。“还乡团”蜂拥而上，将哑巴五花大绑捆起来，带上了老虎凳，几个匪兵七手八脚地往哑巴脚下垫砖，哑巴的双唇紧咬着，脸上豆粒大的汗珠滚滚淌下，但他没有眼泪，没有叫喊。只是皱着眉，咬着牙。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宁可自己死了，也不能告诉敌人，待垫到第四块砖时，哑巴昏了过去，敌人将哑巴放下，等他醒来后，又给他垫砖。就这样，哑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我们的哑巴同志，始终没哼一声，没打一个手势。

敌人没有办法，又把哑巴带到一个挖好的坑前，对他打着手势：“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活埋在这里。”哑巴仍然沉稳地站着，满是血迹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敌人以为他动了心，掏出一把银元，在他面前扬了扬，“你如果说了，这些统统归你。”只见哑巴转了转眼珠，突然飞起脚将银元踢得到处乱飞。

敌人见软硬不行，又来了一个新的花招。他们把所有的人都赶到街西边，用绳子牵着哑巴，在几十个匪徒的监视下，从街这头走向街那头。他们对哑巴说：“骨头藏在哪家，你到门前就站一下，或者看到这家的人就用手指一下，只要你交出人来，马上就放了你。”哑巴好像没听到一样，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头仰着，胸挺着，嘴闭着，一步一步地缓缓向前。哑巴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心头顿起对乡亲们的留恋之情，对党、对新四军的感激之情。他突然嗷嗷大叫起来，一边伸出左手的四个指头，一边举起右手的大拇指，又拍拍自己的胸脯。乡亲们看着这熟悉的手势，都噙着热泪，低下了头，他们明白，哑巴同志在利用最后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新四军伟大，我的心永远向着党！一条街走完了，哑巴没有站下，也没有用手指一下，愚蠢的敌人什么也没得到。

哑巴又被带到了那个土坑旁，匪保长走了过来，手执皮鞭，对他吼叫着：“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说不说？”哑巴好像听得很清楚，摇晃着身子笑了笑。匪保长连忙凑了过来，以为哑巴有话要说，“呸！”不料一口唾沫喷得匪保长满脸皆是，“埋掉他！埋掉他！”匪保长一边揩脸，一边疯狂地嚎叫着。几个匪兵跑过来，动手就推哑巴，哑巴猛地一用力，两肘推开了敌人，他面朝彭师长墓地的方向，深情地看了一眼，高高地举起右手，仿佛在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着眼睛，只见他纵身一跃，黑色的泥土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哑巴同志！

北风呼啸，仿佛在为哑巴同志鸣奏哀乐！大雪纷飞，好像是为哑巴同志披戴白孝！

.....

彭师长的遗骨得以保存到今天，是我们的哑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哑巴同志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其实早已在半城人民、在淮北人民的心中竖起了一尊高大的丰碑。

专题与研究

政治的军事家

军事的政治家彭雪枫该文为纪念彭雪枫百年诞辰而作。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彭雪枫是中共中央军委确认的 36 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是曾担任过新四军将领的 9 位军事家之一。

彭雪枫从 1930 年奉命进入苏区参加红军工作开始，有时任军事主官，有时任政治主官，有时集军事政治主官于一身。在红军时期就有“优秀的青年将领，模范的政治委员”的美誉。因此，彭雪枫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彭雪枫在 1940 年 1 月 1 日《拂晓报》上发表的《告全体指战员书》中，提出我们“干部政策的目标是培养我们的军事政治家和政治军事家！”同年 9 月 14 日为抗大四分校校刊《抗大生活》出版第一期毕业生特刊题词：“为了革命，为了解放事业，立志铸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这是彭雪枫对抗大毕业生的期望，也是他毕生追求的境界：做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彭雪枫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位军事指挥员，不仅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作战勇敢，而且知兵、爱兵、善于将兵，机智灵活，指挥有方，屡次担负突击、主攻、攻坚任务，战功卓著。他刻苦学习中外历代军事名著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勤于总结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指导工作的真知灼见，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军事著述，收入《彭雪枫军事文集》的共 112 篇。彭雪枫的军事才能、军事功勋、军事理论，充分显示出他军事家的本色。本文则试图反映彭雪枫军事政治家的若干侧面。

善于用政治手段达到政治军事目的

1932 年 9 月，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红二师师长郭炳生挟持红五团的部队，往白区转进，并散布政委彭雪枫已牺牲的谣言，企图叛变投敌。彭雪枫获悉后，仅率少数随从人员经五昼夜的紧急追赶，找到了郭炳生和红五团。红五团指战员欣喜若狂，列队相迎，从而粉碎了郭炳生在部队中散布的谣言。彭雪枫遂召开党员干部紧急会议，讲明了形势，决定回师南返。当晚，除郭炳生乘暗潜逃外，彭雪枫率红五团安全回返。正如陈毅称赞的：这充分“表现了我们红军的政工人员的领导作用”和“应付事变的机警和能力。”

1936 年 3 月下旬，红军东渡黄河，需要筹集大量给养。彭雪枫率红十一团攻打山西浮山县城。该城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彭雪枫鉴于我军攻城火力不足，时间紧迫，难以强攻，决定智取。便布置部队大搞攻城演习，摆出即将攻城的架势。同时向城内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城内官僚豪绅惊恐万状，为保身家性命，便推国民党县长出面乞和：只要红军不攻城，什么要求都可答应。于是在三天之内为红军筹款 5000 元，布 300 匹。红军虽未攻城，但目的已经达到。

1938 年 3 月，彭雪枫在河南确山县的竹沟和信阳县的邢集采用说服的办法，收编了段永祥、安可祥两支绿林武装，将其七八百人经教育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两个营，改造成抗日武装。

1938 年 5 月，彭雪枫在竹沟的新四军留守处办教导队。蒋介石听信地方顽劣的反共诬告，电令信阳警备司令派一八八团团团长夏国华率部开赴竹沟，企图“解决”新四军留守处。彭雪枫先是派人远迎，组织夹道欢迎，街上贴满“欢迎友军，团结抗战”的标语，后又亲切会见，热情宴请，痛切陈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夏国华了解真相。10 天后该团“遛返原防”，

从而化险为夷。我未损一兵一卒，便“智退夏团”。

1940年初，国民党派何柱国的骑二军和马彪的骑八师向彭雪枫部进逼，欲刀兵相见。彭雪枫认为何柱国是原东北军将领，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便派人接近何柱国，派参谋长张震去跟何柱国会谈，派吴芝圃带慰问团到骑二军进行演出，把何柱国代表请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观，彭雪枫盛赞东北军在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功绩，最后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马彪的骑八师归骑二军指挥，同样遵守协议，于是避免了一场摩擦的发生。

1941年10月，程道口战役前夕，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仅率随员罗会廉由半城前往程道口途中，在老陈圩附近遭遇顽军王光夏所属第一支队孙玉波部。彭雪枫鉴于孙曾有过来信，便手持名片会见孙玉波。彭雪枫依据孙玉波与王光夏素有矛盾的情况，便晓以合作抗日大义，并慰劳他的部下1000元，孙玉波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愿里应外合，协助我军去消灭王光夏的第二支队陈儒及李守宽部。两天后，孙玉波部便与新四军第二十六团一起歼灭了顽军淮泗游击武装，俘其司令李守宽以下官兵100余人，孙部也乘势来归。

彭雪枫还派彭笑千和地方党组织做国民党苏北挺进军第二十八纵队第三支队的工作。这支部队原为萧县抗日游击支队，1940年12月被叛徒刘子仁裹胁投奔顽军。原支队长吴信容被人害死后，其弟吴信元继任，吴与纵队司令刘子仁矛盾日深。在彭雪枫率部西进攻克小朱庄后，彭笑千和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吴信元于1944年8月24日宣布率部起义，后被改编为新四军萧县独立旅，受四师指挥。

彭雪枫之所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是他注重调查研究，做到知己知彼；二是政治工作做得深入，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三是他机智勇敢，多谋善断。

善于用党的统战政策发展抗日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彭雪枫在统战工作的舞台上，充分显示出他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

他奉命做过国民党上层官员如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甘肃的于学忠、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王”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等部的统战联络工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1938年初，彭雪枫来到竹沟，便亲自出马，以“唇亡齿寒”的典故，说动泌阳巨绅王友梅，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归还了他抢去的河南民军总司令张钫赠给新四军第八团的1000套军装，并支援竹沟留守处一批粮食和枪支。

同年8月，彭雪枫到西华，拜访西华县长楚博，受到县府职员和抗训班师生的热烈欢迎。应楚博邀请，彭雪枫到抗训班讲课，为西华抗日武装的发展打下基础。彭雪枫又到扶沟拜访了原西北军将领、时任扶沟县县长魏凤楼。魏召开6000人群众大会隆重欢迎彭雪枫，请他到该县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讲课，双方确立了共同抗日的关系。10月，当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抵达鹿邑时，时已改任鹿邑县长的魏凤楼派出马车和士兵，拉着3000块大洋、600套军装及200件棉大衣，连同一批粮食，送到支队司令部。

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战斗胜利的影响下，一些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人士，如睢县的李寿山部600余人枪、李广居部700人、永城鲁雨亭部960人，先后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

彭雪枫还团结争取了涡阳著名绅士、后任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议长田丰，两任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豫皖苏边区淮上行署副主任张百川，淮北中学校长的任崇高等。他们或与共产党、新四军共同抗日，或直接投身革命队伍，在发展抗日武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长期潜伏敌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彭雪枫统战工作的策略思想是：“使敌人的敌人越多越好，使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他能根据不同对象，做争取工作。1939年7月30日，彭雪枫应邀在一基督教礼拜堂发表讲话，讲

话的题目是《基督教友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他对教友们说：“拯救世人”、“服务社会”、“牺牲个人”等基督教义，和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倡导“基督教友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同一致争取我们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彭雪枫还在一个有 60 位绿林武装首领参加的集会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送给他们两句话：“手中有枪，抗日救国方称好男子；勇武豪侠，血洒战场才算真英雄！”那些以武界俊杰、绿林好汉自居的“草头王”，认清了政治方向，纷纷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积极参加抗日，安定地方。

善于通过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

彭雪枫在《论精兵主义》一文中说：“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以不断的胜利而达成政治上的目标的。”他又认为：“要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能力，争取战斗胜利，就必须切实加强政治工作。”彭雪枫是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领导者和出色的政治宣传鼓动家。

政治工作是要靠人去做，培养有觉悟的政工干部是彭雪枫首先关注的工作。1937 年冬在山西临汾办事处创办八路军学兵队，培养抗日青年 500 多人；1938 年春，在河南竹沟创办新四军教导队，先后培养军地抗日干部数百人；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后，又于 1938 年 11 月创办随营学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即培训了 1000 多名军政干部，1940 年 3 月创办抗大四分校，办 5 期，培训干部数千名，其中，有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

彭雪枫十分重视报刊这个政治工作阵地。早在 1928 年他就开始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1931 年 9 月，他任红二师政委后，便创办了《猛攻报》，其后他在《红星报》、《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1938 年 9 月底，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前夕，彭雪枫提议创办《拂晓报》，自任支队党报委员会主任，为该报题写报名，撰写创刊词，并经常为该报审稿、写社论。他把该报办成敌后“沙漠中的甘泉，饿乡里的粮食，指引方向的罗盘，照耀通衢的灯塔”，起到了“鼓舞着和团结着英勇的战士”，“激励着和吸引着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的作用，并认为报纸的“威力赛得过千军万马”。

彭雪枫还热心组织、积极扶持战士剧团这一用文艺形式开展政治工作的团体。早在 1933 年 6 月，彭雪枫任红四师政委时，就组织了红军中最早的剧团之一“火线剧团”；1938 年 5 月，在竹沟组织了“拂晓剧团”，后来发展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和第四师活跃在豫皖苏边和淮北地区的文艺轻骑兵。彭雪枫非常关心剧团的建设，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不但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宣传仗、经济仗，不但要靠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嘴巴子。他在剧团一个小团员的笔记本上题词写道：“人民是你们的父母，部队是你们的家，革命是你们的教科书，拂晓剧团是培育你们的理想摇篮。”“拂晓剧团”被淮北军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彭家班。”彭雪枫懂得爱兵才能将兵。他时时处处关心部属和战士的思想和冷暖，开学、结业典礼，节日庆祝会，战斗庆功会，干部欢迎会，都是他进行政治工作的舞台，进行思想教育的课堂。彭雪枫作政治动员时“像一盆火”，使战士们“顿时热血沸腾。”战友部属负伤了，他会亲自或写信慰问；战友部属不幸牺牲了，在哀痛中，他致悼词、送挽联、刻碑文、写纪念文章，给遗属修书劝慰并送去抚恤金。

彭雪枫懂得军队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民排忧解难，谋利造福。彭雪枫带领驻地军民挖“新四沟”、“新新沟”，在大柳巷抢险，为民兴利除害，人民群众竖功德碑歌颂新四军。彭雪枫书案店“卖马渡春荒”的故事，至今流传。这些无言的政治工作铭刻人心。彭雪枫一副“拥政爱民”的对联：“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是本分”，摆正了军队与政府、人民的关系，用通俗的话语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彭雪枫是新四军第四师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在豫皖苏和淮北抗

日战场上英勇奋战了七个年头，最后把正当壮年的宝贵生命献给了这块神圣的土地和他热爱的人民。彭雪枫永远活在豫皖苏人民心中，活在淮北人民心中。

新四军第四师撤出津浦路西始末

84810 部队党史办

新四军第六支队自 1938 年 9 月 29 日遵照党中央指示誓师东征至 1940 年底，两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坚持游击战争，部队由 370 人发展到 19500 余人；对日伪军作战 336 次，毙伤日军官兵 1864 人、伪军官兵 4653 人、俘日伪官兵 3489 人，缴获各种枪炮 4455 支（门）；建立了 5 个县 16 个地区的政权。由于主客观原因所致，被迫转移到皖东北。

1940 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摩擦，并于 1941 年 1 月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继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把矛头指向豫皖苏根据地和新四军第四师，调集了 30 万大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分 4 个“清剿区”，向我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其兵力除原来部署在豫东、皖北的第十二军、骑兵第二军、骑兵第八师和地方武装之外，又从豫西调来国民党嫡系汤恩伯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包括第九十二军的第一四二师、第二十一师、暂编十四师和八十五军的第二十三师）充当骨干力量，计 9 个师 14 万余人，相当于新四军四师兵力的 7 倍，企图一举围歼四师主力，逼我退出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阴谋，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于 1941 年 1 月，对华中的反顽斗争作了全面部署。其中赋予第四师的任务是：坚持豫皖苏边区阵地，抵抗反共军进攻，不让其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当反共军进犯时，应在政治上开展攻势，动摇其战斗意志；在军事上根据其避实击虚的特点，一面以游击战争予以打击和阻滞，一面集结必要的兵力，实施机动突击歼其一部。同时，还应在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作长期坚持的布置。主力万一不能坚持，可退到皖东北，但应留下必要的部队在原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1941 年 1 月底，日军为了逼迫蒋介石集团投降，实施军事压力，集中 5 个师团的兵力，兵分三路发动了“豫南战役”。其中一路从东向西，由宿县进犯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地，企图围歼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国民党军 15 万人于平汉线以东地区。在日寇进攻面前，汤恩伯集团惊恐万状，纷纷由涡阳、蒙城、太和一线狼狈溃逃。

2 月 1 日，党中央、毛泽东根据新四军军部敌情报告发出指示：“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战略基本地区是鄂豫陕边区。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豫西、鄂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东、豫西进攻机会，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的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的道路。第二……，如此着成功，黄克诚应准备向河南发展。”2 月 3 日，刘少奇、陈毅指示我第四师：“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打通与第五师的联系。”同日，党中央、毛泽东、朱德指示第四师：“我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是：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目前敌快要占领漯河……你们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在未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2 月 6 日，党中央书记处又重申了

“雪枫派部队向西发展”的指示。

第四师为了执行上述指示，于1月30日开始向西行动，2月7日进至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带。在西进中，第四师先后攻克太和、界首，收复涡阳、蒙城，痛击日寇，缴获颇多，并相继建立了怀远、凤台、蒙城、宿县四县的抗日民主政权。2月9日，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又放弃了涡阳、蒙城等地，结束了“豫南战役”。10日晨，隐藏在新黄河以西之顽第九十二军、骑兵八师、第三师等部，分三路向张村铺、王市集、江口集等地第四师猛烈进攻，战局突然发生变化。在第四师展开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调整部署，即遭到优势顽军的分路进攻。

2月13日，刘少奇、陈毅对第四师发出指示，并报告党中央、毛泽东：“一、敌人对河南的扫荡已完结，汤部损失不大，并有再度向我进攻之可能。因此，我军暂时已不可能向河南发展，并准备一切打破反共军的进攻，长期坚持华中抗战。二、我们决定津浦路东之部队，暂时不过路西。迅速进行皖东北与淮海区根据地的工作。因为皖东北与淮海区匪伪猖獗之极，我有不能立足之势。三、在华北与路东没有大力增援你们的条件下，你们控制沙河以东广大地区是不可能的。你们应根据现有力量作妥善的布置，控制与巩固必要的地区，以便和反共军作长期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以游击战争与反共军周旋，不打硬仗。向反共军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动摇其军心士气，瓦解反共军，并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其小部队。四、在淮上、永城、萧县等我之基本区，应有一部分主力去镇压反动势力。如在本次将反动势力给以打击后，地区也就可进一步的巩固；这些地方应用灵活的策略，利用各种势力间的矛盾，求得自己的发展与巩固。五、在敌人“扫荡”以后，反共军对我之进攻，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我们不应有任何疏忽，但我们已有更多的办法来应付其进攻。你们应在新地区多扩大新兵，并加强地方党之秘密组织之训练。”2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四师师长彭雪枫：“一、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的可能，然日寇“扫荡”后整训需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二、现在由华北增派部队至华中是不适宜的。三、可由黄克诚酌配一部分部队至原雪枫地区。”2月23日，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13日12时对雪枫指示的方针是正确的。克诚可不去路西了。”

第四师根据上述指示，除对豫皖苏根据地进行全面布置外，在蒙城古店、罗集、王圩子等地，顽强抗击顽军的进攻，虽给顽军重大杀伤，终因敌众我寡被迫全部放弃涡河以南地区。

1941年3月30日，顽军分三路北渡涡河。一路为骑三师与第二十一师补充团，从涡阳县城进犯我吴桥寺、新兴集、麻冢集一带；一路为第二十一军，由小涧集进攻曹市集以南地区；一路为第一四二师之四二四团，从界沟集向褚家集进犯。4月1日，第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击溃向我进攻之顽军第一四二师四二四团后，又回师将配合顽军向我进攻之敌伪军包围于西门张，歼敌80余名，粉碎了敌、伪、顽夹击我军的阴谋。4月4日，我第三十一团雨夜急行军，奔袭马家楼，出其不意一举突入据点，歼敌一部。4月19日，顽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在团长（系我党地下党员）陈锐霆率领下，在怀远褚集举行起义。发表起义宣言，脱离反共阵营。4月20日，第四师十旅二十八团、十一旅特务营及三十二团，袭击怀远大小郭家之顽军第十四游击纵队牛肃久第一支队及土顽徐光肇部，将其全部歼灭。这些战斗，虽然对顽军是一个震撼，但并没有阻止其大规模进犯。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顽军和日伪军秘密勾结，互相配合，战场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日伪军对我“扫荡”时，顽军或配合进攻或逃跑；顽军向我进攻时，日伪军或出动策应或观望。我军在对日伪军作战时，必须加强对顽军的警戒；对顽军作战时，又必须防范日伪军的进攻。我第四师指战员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但未能扭转这种日益不利的形势，并先后几次遭受重大损失。3月3日，在蒙城以南的半壁店、罗集战斗中，我第十旅二十九团损失较大。4月6日，在永城西南的万楼战斗中，第十二旅三十四团一个营主力壮烈牺牲。4月22日晨，顽第一四二师一个步

兵团和骑八师计 800 余顽军，在宿县南大小营，摆成六里宽的正面向我推进。我第四师第十一旅三十二团及抗大四分校与师卫生部虽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蒙受严重损失。

1941 年 4 月 25 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第四师处境危急，主力已无法立足，致电党中央、毛泽东：“为了巩固皖东北地区，在皖东北组织阻击李仙洲的战斗，并坚持津浦路西的游击，我第四师主力应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部队创造根据地。由第四师留 3 个团及巩固的地方部队，在津浦路西由张震率领坚持游击，保持我路西原有阵地，切实破坏津浦路，以阻顽军之东进。地方工作人员亦抽调一大部分，由刘子久率领到皖东北工作。”

4 月 29 日，彭雪枫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报党中央、毛泽东：“25 日电示，经我们讨论结果，认为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部队在如此斗争局面下，削弱易，补充难，且指挥员情绪低，需更换一新地区。但如笨重行李及人员能到路东去，则单独战斗部队在此坚持，仍是可行的。不过情况日益恶劣而已。我们决定留第十一旅全部在永南、宿西、宿南坚持游击战。区党委留吴芝圃同志。师直属队及十二旅过路东。”5 月 2 日，党中央、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陈刘 25 日、雪枫 29 日两电均悉。目前时局正在变化（敌有向陕豫进攻说）。因此，雪枫主力仍在现地坚持一个月，先将笨重行李、后方机关移至路东，一个月后如无变化，再照陈刘电办理为妥。”5 月 3 日，彭雪枫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陈毅，首先报告了第四师活动的情况及抗大四分校在罗集遭受的损失，接着提出：“我们的意见，师直属队及十二旅（两个团）过路东去，第十一旅全部 3 个团在原地坚持。”5 月 3 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复电称：“3 日电悉，我们同意第四师师直及十二旅两个团、抗大向皖东北转移的原则，在什么条件与时机转移为妥当，则由你们根据当时情况来决定。”

第四师根据上述多次指示和急剧变化的情况，5 月 8 日，彭雪枫师长率领我第四师主力转移皖东北地区。留在路西坚持斗争的吴芝圃和第十一旅，由于形势继续恶化，部队损失严重，于 5 月 30 日转移到皖东北地区。

第四师转移到皖东北以后，使山东地区与华中地区联系起来，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通道；同时将华中地区的第一、二、三、四 4 个师联系起来，增强了战斗力。1942 年冬，第四师在皖东北地区取得了 33 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1943 年 3 月，我第四师主力在第二师、第三师配合下，对妄图进犯我淮北根据地的韩德勤部队进行反击，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 1000 余人，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铲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安置在华中根据地的顽固堡垒，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提高了战斗力，为 1944 年 8 月收复路西打下坚实基础。

彭雪枫在豫皖苏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江苏省军区

彭雪枫 1907 年 9 月出生在河南省镇平七里庄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威名远扬的青年将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雪枫奉命向敌后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在 1938 年到 1944 年期间，彭雪枫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战这个中

心服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

从1938年春至1940年2月，彭雪枫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重对友党友军的联合。

彭雪枫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体现着统一战线的时代特点。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部挺进豫东。如何看待这一带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选择？从宏观来看，是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发展，一直到海边的战略要求。但从局部看，这是彭雪枫长期调查研究，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共中央多次建议的结果。当时豫北和豫东相继沦为敌后，而豫南和豫西的形势发展不错，豫西是彭雪枫最早向中共中央推荐的最佳游击选择地，豫南可以与江南新四军南北呼应，都是可选择的立足点。但是为什么彭雪枫最终选择了豫东而未选其他地区呢？除了敌情的变化外，主要的考虑是豫东受国民党的影响较小，不会影响统一战线，可以减少与国民党军政方面直接接触形成的对立与摩擦。彭雪枫在开赴豫东之前，曾专门就竹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及新四军未来的作战方向，同程潜进行了会谈。程潜作为河南省的军政长官，是河南全体抗战力量的代表，也是国民政府利益的代表。彭雪枫之所以与程潜进行会面，是要解决新四军游击支队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新四军在河南的行动，如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行动一样，是河南军事抗战的一分子。所以必须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会谈中，彭雪枫主动提出部队将离开竹沟向豫东发展时，程潜对彭雪枫的提议不但没有表示反对，相反十分支持。因为豫东主要是西北军的地盘，彭雪枫向东发展既减少了与国民党军政的正面冲突，又平衡了豫东力量分布，还可以从敌后牵制日伪军，对正面国民党军政是有力的支持。对彭雪枫而言，向豫东发展，是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定的，既达到了放手发动群众唯壮大自身力量的目的，又实现了对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政治要求，是当时唯一的正确选择。会谈中，彭雪枫提出对竹沟新四军留守办事处予以照顾的请求，侧面上承认了国民党对竹沟的控制，表明了新四军对国民政府利益的尊重，同时也用这种尊重，换取了在一定时期内豫东合法地位的存在。

这一时期，彭雪枫以竹沟和豫东为立足点，开展了大量的统战活动，与国民党河南省、县、区机关，地方实力派，广泛进行了联系，形成了除陕北以外一枝独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热潮，竹沟也被人们比作“小延安”。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豫东的斗争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起来。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第五战区顽固派在竹沟制造了一系列摩擦活动，取消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并下令淮阳地区与中共有来往的专员刘莪青解职、信阳县进步县长李德纯调离，庞炳勋的第四十军也准备向西华的新四军地方武装进攻。对此，彭雪枫于1938年12月21日给西华地区党组织的指示信中，主张西华党应趁四十军大队未开到前，秘密东渡黄河避让，并且党应当检讨在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友党友军上下行政系统所属士绅群众均须有密切的联络工作。1939年初，程潜调离河南以后，新任河南省主席卫立煌，罢免了与新四军有密切关系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宋克宾和鹿邑县县长魏凤楼的职务。宋、魏于是要求将所部豫东抗日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或自立名目与新四军配合打游击”。但是，彭雪枫两次到鹿邑，说服宋、魏二人不能加入新四军。他在向中央的汇报中指出，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寄希望宋、魏以国民党合法身份争取敌后抗战的名义之外，主要考虑到“与宋、魏等则须分开，以避顽固分子借口”。这样，就顾全了抗日这个大局，坚持了联合的原则。

汪精卫投敌叛变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内部主降派开始抬头，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攻击。1939年冬，国民

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11月11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和河南省委机关所在地的确山县竹沟镇，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200多人被杀害。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发出了强烈抗议，要求卫立煌停止军事行动、退还所抢财物、惩办凶手等。根据当时形势，彭雪枫认为统一战线已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新四军应当高举抗战大旗“诚心诚意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与国共合作”。同时用事实来揭露顽固派，争取民众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加强同国民党的沟通，一方面尽量把斗争控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

如在对豫东地方土匪武装进行清剿之前，彭雪枫专门派人向国民党河南当局做解释工作，以避免误会发生，从而尽最大努力维护了统一战线。

在这一时期，彭雪枫坚持从豫皖国民党居抗战力量多数这一现实出发，坚决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自觉开展了对各党派的统战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量可观的敌后作战力量，其成绩是十分显著的。

二

从1940年2月至1941年5月，彭雪枫灵活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自卫反击这一有力武器，使豫皖苏边新四军避免了类似后来皖南新四军悲剧事件的发生，把损失降低到了最低点。

1940年初，日军已经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八路军和新四军，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将其反共的重心移向华中，先是企图迫江北新四军渡江南下，后又限令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欲置新四军于死地。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的发展作出指示，要求大江南北新四军在国民政府投降危险空前加剧的前提下，应对搞摩擦的顽固分子以坚决打击，以斗争求团结。2月至5月，中原局多次向彭雪枫发出指示，要求江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不必等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要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作好斗争准备，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最大限度地推动全国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

彭雪枫结合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调整了斗争策略。194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忌辰纪念大会上，他公开提出要以孙中山的斗争精神和不投降的精神，“坚决给投降派、反共派对我们的打击以回击，给摩擦者以反摩擦。”在“五一”劳动节纪念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有决定的意义的”。“以现阶段的抗日战争而论，要外抗日寇内除叛逆；一方面抗拒民族敌人，一方面又要防御阶级敌人；一方面反摩擦，一方面讲团结，要求停止摩擦。”由此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和复杂性。在“五四”纪念大会上，主张对于顽固分子，要采取感化政策，争取一致团结、共同抗战，如果一味坚持反动立场，就要坚决反击，提出了“发扬‘五四’运动的斗争精神！抗战到底，革命到底，感化顽固分子！”的口号。5月6日，彭雪枫致电中原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豫东、皖北顽我武装斗争形势，提出了“大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的形势判断。这三次发言和一个判断，是彭雪枫由注重联合策略向强调斗争手段过渡的标志性举动。通过上述活动，彭雪枫解决了复杂斗争形势下的策略性转变问题，克服了部队中的动摇迷茫情绪，统一了部队思想，确立了对顽固派的斗争性原则。

在斗争性原则的指导下，彭雪枫指挥所部开展了著名的“三个月反顽斗争”。1940年10月，蒋介石以李仙洲和汤恩伯部29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豫皖苏边区和苏北、苏中新四军，其中调到豫东和皖西的兵力为22个师。1941年1月底，日军发起豫南战役，暂时缓解了路西彭雪枫的压力。但是，当2月9日日军停止进攻后，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立即卷土重来，于2月10日向彭雪枫的第四纵队发起突然攻击，彭雪枫指挥以少于反共军7倍的劣势

兵力，展开了英勇抗击，并在日伪顽夹击中进行了艰苦、复杂的斗争。经过3个月的激战，以损失4800人的较小代价，最终被迫撤离路西，进入路东。

如何看待彭雪枫的路西斗争呢？路西斗争同皖南事变比，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比较好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原则。皖南事变前，敌顽兵力7个师近10万人，而路西则面临敌22个师。在战机选择上，由于皖南最佳的转移时机丧失，后来一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没有跳出被动挨打的局面；路西则不然，从1940年10月开始，四纵就在实施反顽部署，行动是有准备的。在作战消耗上，皖南新四军坚持不到10天，除只有2000人突出重围，损失7000人；路西则坚持反顽斗争3个月，消灭了大量敌人，仅损失4800人，主力犹存。在转移的时机上，皖南丧失了最佳时机，而路西则利用日伪矛盾掌握了主动权。就这两次斗争而言，尽管路西面临的困难比皖南大，但是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斗争方针，使反摩擦斗争仅以局部损失和挫折而结束，战术上虽有局部的失利，但战略上却赢得了主动。从影响看，皖南事变留下了千古遗憾，而路西斗争则是一次胜利的战略转移。

在这一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范围内面临着破裂的危险，正是彭雪枫坚持了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原则，痛击了顽固分子，在最关键时刻作出了战略让步，维护了统一，达到了斗而不破的目的。

三

从1941年6月至1943年10月，彭雪枫坚持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斗争策略运用上，既联合又斗争，表现了高超的统战艺术，是我党我军统战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1941年5月30日，新四军第四师除小部在路西坚守外，其余全部越过津浦路，到达路东。6月至8月，四师进行了整训。7月，华中局派邓子恢召开仁和集扩大会议，总结了四师过去军事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的报告，对四师过去的工作做了全面评价，并对今后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彭雪枫作为四师的创建人，以“宏达”的态度，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认真纠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尤其在用统一战线指导工作实践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仁和集会议，是第四师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彭雪枫革命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时期，彭雪枫的统一战线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认识的加深。彭雪枫当时认为，一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极有限度极有条件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重性，在某一时期他是革命的，但一超过他的限度，他就一定回到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主要的取决于他的阶级利益。二是统一战线的本质是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同阶级解放是统一的。民族解放并不等于阶级解放，阶级解放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一个过程。统一战线在今天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政策，民族解放不是革命的最后胜利，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只有等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完成。三是反对“超阶级”的统一战线观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任何时候都在企图解散共产党和消灭无产阶级的力量，任何时候都站在他一定的反革命的阶级立场上。“今天我们企图离开自己的阶级立场去讲什么‘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教育，‘超阶级’的理论，即等于放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明确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态度。”四是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灵活掌握党的策略，实行既联合又斗争，既斗争又联合，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军事上可以并肩作战以抗日，政治上可以联合，但必须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保持批评与斗争的态度和权利。彭雪枫的这些认识，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深化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反革命本质的认识，奠定了新四军第四师反顽斗争的思想基础。

在这一阶段，彭雪枫根据抗战相持阶段敌我形势变化的特点，正确分析豫皖苏边区日伪顽的

相互矛盾，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理论，团结了中间力量，打击了顽固分子，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彭雪枫率领第四师进入皖东北后，增强了该区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淮北苏皖边区，阻止顽军东西合击，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6月，在第四师周边地区，其西有顽军汤恩伯的主力，由李仙洲、何柱国统领的第十五集团军，其东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保安纵队。1941年10月，彭雪枫以参谋长身份协助陈毅组织程道口战役。战役中，彭雪枫利用与王光夏第一支队支队长孙玉波的关系，消灭了李守宽的淮泗游击武装，击溃了陈儒的第二支队，削弱了王光夏部。这次战役，击破了反共军依托淮泗、淮海、运河两岸作为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企图，打破了韩德勤的西进意图和延缓了路西反共军的东进，争取了斗争的主动权。1943年3月，韩德勤与王仲廉部企图东西夹击洪泽湖一带，欲分割淮北根据地。韩德勤是顾祝同的亲信幕僚，被顾祝同一手扶上江苏省主席位置。曾以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在苏北拥有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作为主力部队，还收集散兵游勇成立了十余个保安旅。除此之外，还有李明扬、李长江的“苏鲁皖游击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这些部队，在黄桥决战中已大部被歼。后来，韩德勤率流亡江苏省政府流窜到西面江淮湖荡之间，最后败退苏北。这次“挣扎”的结果，是韩德勤本人被第四师九旅韦国清部俘获，摩擦“先锋”王光夏被击毙。此役，彭雪枫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与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果断地抓住了时机，捉韩又放韩，有理有利有节地粉碎了韩德勤的违约进犯，并进行了妥善处置，取得了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与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性，灵活执行了统战策略，展示了高超的统战艺术。

彭雪枫进入路东后的这两次反顽斗争，是我党我军在异常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开展的较为成功的军事统战实例。这两次战役与陈毅的黄桥战役，都是在日伪顽夹击的形势下出现的，充满着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斗争智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军事统战思想臻于成熟。

铁骑纵横

——记彭师长与淮北平原上的骑兵

周纯麟

在淮北平原上，新四军骑兵团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间，甚至在敌人的据点里到处流传着。有的说，只要看见天边扬起一阵黄沙，一眨眼，骑兵团就冲到跟前了。有的说，新四军的骑兵来去一阵风，骑在身上的不是人，都是眼灵手快的“猴子兵”！还有的说，骑兵团是条龙，行动起来一二十里长，遇到敌人，龙尾一卷，就把敌人全部卷去。有的更说，那些马呀，都是神马，逢山越山，遇水过水，奔起来四个蹄子不沾地，还能在荷叶上面飞跑哩！这些，虽然是人们的传说，但却也反映了我们淮北骑兵团的神威！

—

提起骑兵团，就不能不想起我们敬爱的师长彭雪枫同志。是他，一手创建和培养起这支骑兵

部队。战士们骑在马上经常唱：

彭师长有三件宝：

拂晓剧团，骑兵团，

还有一张拂晓报！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新四军四师在淮北路西根据地，受到敌、伪、顽的多方面夹击。在紧张的反顽战斗中，我们部队经常遇到顽军骑兵的袭击。3月间，我们在蒙城东北国歼了顽军的一个支队，因部队十分疲劳，就转移到附近的袁店集大、小营子休息。第二天拂晓，敌人一个师的骑兵追来了。在那次战斗中，四师的主力二团——那是师长最心爱的一个团，损失了六七个连队。以后不久，三团在一次战斗中又被敌人骑兵搞掉了一个营部和两个连，营长被敌人捉去杀了。四师的部队和顽军骑兵作战，也受到损失。那时候，敌人的马队骄横地蹂躏着美丽的淮北平原，烧、杀、抢劫，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了。最后，上级不得不决定我们部队退出路西根据地，撤到路东的洪泽湖一带。

四师的同志大多是路西人，离开自己的故土，谁都有说不出的难受。彭师长也激奋地对大家说，路西是我们的家，将来我们一定要打回来！

到路东，师部设在洪泽湖西面的半城一带。师长看见那里的老百姓都用马种地、驮东西，高兴地说：这里出马呀！于是他决心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骑兵部队，为二团报仇，收回路西根据地。他下命令，把各单位通讯骑兵的马匹都集中起来，成立一个骑兵团，任命我为骑兵团团长。他还号召领导干部也把自己的坐骑送交骑兵团，并最先把自己那匹绰号叫“火车头”的白马送到骑兵团来。这是一匹善走的好马，师长骑它也是有来由的。在大、小营子战斗中，师长亲自指挥二团和顽军骑兵师作战，情况危急时，周围同志们请求师长赶快离开那里，他硬不愿走，通讯连大队长没有办法，便从旁牵了这匹马来，猛地把师长拥上马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这马一阵风地把师长送出了险境。从那以后，师长就一直骑它。

除了集中已有的马匹外，师长又在当时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骑兵团批了3万元淮北市，作为买马、打制装具的经费。

马有了，人有了，但还不像一支骑兵。当时，不少干部不会骑马，也不会喊口令，更不懂得指挥骑兵作战。有些同志见马撒野就毫无办法。行军时，还有从马背掉下来的。装备也很差，在马背上绑上一条被子当马鞍，踏蹬是用柳条编的，缰绳都是普通的麻绳。更困难的是有很多刚买来的生马，不合群，在一起总是乱踢乱咬。由于没有经过训练，这些马跑不快，也跳不高。当时，部队的纪律也不够好。战士大多是由各部队调来的通讯员。可是大家对自己的马都特别喜爱，个别同志甚至随便拿老百姓的鸡蛋、绿豆和麦麸子喂马。也有少数不爱学习政治的，整天牵着自己的马，嘴里哼着顺口溜：“当兵不当兵，只要当骑兵……”

这样的部队当然是很难作战的，彭师长决心要整顿骑兵团。当年冬天，部队便到泗阳县界头集、大江庄等地，进行短期的突击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教练骑术，整顿纪律。师长对大家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上马要像蚱蜢一样轻松，骑坐要像磐石一样稳固，奔驰要像风雷一样迅疾！他还教导大家，我们是人民的骑兵，对敌人要像猛虎，对人民要像绵羊。彭师长经常亲自到操场上指导训练，发现一点缺点，立即严厉指正。但是，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无间。有的战士说：“师长，给我们一支烟卷抽”。他把香烟递过去，总要说两句笑话。还说什么叫“你们是马上的官，我是马下的官。”“我不会劈刀，将来要请你们当师傅……”

在师长亲切的教导下，同志们迅速提高了骑射技术，大家不仅能骑着马通过各种复杂地形和障碍，而且能在马疾驰的时候砍杀敌人，在马背上扫机枪，打小炮；通过火线时，战士们能隐藏在马肚子旁边，而后一个翻身，又倒坐在马上射击；一匹马狂奔过来，战士们上去抓住马尾，就能跳上马背……这些成绩，使师长非常高兴，但给部队训话时，他总要提醒大家：

“同志们，别骄傲，不要忘记，我们是怎样从路西到路东来的！我们要报仇雪耻！自己丢掉的地方，要我们自己把它收回来！”

二

“步兵的腿，骑兵的马。”

骑兵们欢喜用这两句话来说明和战马的亲密关系。因此，大家对马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行军宿下营来，人不休息，先要遛好马，寒天马跑了一身汗，遛马时把自己的大衣、被子披在马上，夏天，战士们拿自己的津贴买鸡蛋、绿豆、西瓜给马吃；马瘦了，便给马吃烧饼油条补养补养（当时津贴很少，战士自己是舍不得花钱买油条吃的）。每人还都给自己心爱的马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如什么“小红”、“小花”、“小豹子”、“草上飞”、“一阵风”等等，有的还把自己的姓加在马的名字上。战士们天天刷马，不使马身上沾着灰尘。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说：“马身上的灰，就是骑兵脸上的灰。”

除了马，骑兵们特别爱护自己的刀。一天擦几次，把刀擦得雪亮雪亮，有的还在刀把上系上几条很鲜艳的红绿绸布。平时刀不离手，投有事就练劈刀，夜间也枕着刀睡觉。战士们常说：“平时我不爱刀，战时刀怎爱我？”

好马，快刀，威武的骑兵警惕地守卫着抗日根据地，随时准备着迎击来犯的敌人。

春末夏初，洪泽湖边的麦子金黄了。当根据地农民磨着镰刀准备收割庄稼时，鬼子、伪军和顽军都来破坏我们的夏收。顽军带了顽区的地痞流氓来抢麦子，鬼子和顽军则在满盛着粮食的田野里放火。于是，上级来了“保卫夏收，痛击敌人”的命令。骑兵团战士们个个下决心要把第一仗打好。

一天，部队正在休息，战士们有的在刷马、遛马，有的在准备马料，突然，水牛流家的老百姓逃反来了。老乡们见到我们就急着嚷：“同志们，快去呀，沙山集出来二百多个黑狗，正在我们村子里抓人抢粮呢！”得到消息，两个大队立即出动，赶到那里，老远就见敌人牵了牛羊，抬了粮食，正准备回据点。等敌人队伍出了村子，参谋长便命令三大队从南面迂回到村子前面去，一大队从北面向西，截断敌人退路，而后两面夹击，把敌人消灭在村西的开阔地带。部队冲上去，马蹄一响，敌人发现了，连忙丢掉抢来的东西，一面打枪，一面往村子里缩。可是，人跑不过马，村子被一大队抢先占领，敌人又调头往西走，这时三大队已从西边掩杀过来。两边合击，马刀在散乱的敌群中砍来劈去，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几分钟，战斗结束了。敌人除了被打死的以外，还有 80 多个当了俘虏。第二天，据点里的伪军出来搬尸，又打了一仗，又被俘虏 30 多个。

那时，师部正在管镇开政治工作会议，胜利消息传去，政委邓子恢同志向大家一宣布，会上立即欢呼起来。大家都向参加会议的我们的政委同志祝贺，祝我们骑兵团旗开得胜，第一仗就立下这样赫赫战功。后来，首长叫我们把一百多个俘虏送去，给大会的代表们看看。彭师长特别高兴，他在会上还特别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支铁的骑兵团。保证骑兵团的建设，人人有责。他号召各部队要把好的枪，好的马，好的战士送到骑兵团去。

整个夏收期间，骑兵团打了很多次仗，仗仗都取得了胜利。从此，骑兵团在淮北地区出了名。顽、伪军知道我们马刀厉害，见到骑兵就害怕，有时老远看见老百姓驮东西的马队，就以为是骑兵来了，吓得赶快往据点里面逃。

和敌人相反，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骑兵团更加亲热了。从前我们向老百姓买一匹马，要费很多口舌，做说服动员工作，还不一定能买成。从那以后，不管买什么马，一开口，老乡就说：“同志，你们试试看它能不能当军马，能行你们就牵去！”在泗阳界头破草圩子，有一次我们看中了一匹田马，可是马的主人是位老奶奶，我们担心她舍不得卖，但马确实好，不买很可惜，于是，我们有个同志硬着头皮对老奶奶说：“老奶奶，你一个人养这匹马，有人喂它

吗？”老奶奶一听就笑起来，说：“同志，你们是看中我这匹马了吧？好，你们看得上它，我就给你们。”我们给她钱，她怎么也不肯收。我们说：“你不收钱，我们就不牵马。”她这才收下了，牵马走的时候，她又拍拍马对我们说：“我家没有人在部队打鬼子，这匹马也算我家的半个人，我给它取个名字吧，我们这里叫破草圩子，这马，就叫它个破草飞吧！”

由于人民群众的爱护，由于兄弟部队的支援，我们骑兵团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不到一年时间，全团就有七百多人马了。

三

10月间，平原上的庄稼已收割干净，秋风吹来也很凉了。一天，师参谋长张震同志把骑兵团几个领导同志叫去，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师首长决定骑兵团出发到泗县、灵璧、睢宁的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个地区，西靠津浦路，东接泗睢公路，南面、北面是泗灵、睢徐公路，四周有封锁线到处安着鬼子、伪军的据点。那里没有我们的部队，只有少数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活动，而且还经常遭到日伪军的破坏。如果把这地区开辟出来，不但扩大了路东根据地，而且能挡住路西顽军向东进犯。

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发，马不停蹄地走半夜，到了驻有伪军七八十人的曹圩子据点附近。我们决定第一仗就从这里开始。第二天下午，刚下过一场小雨，天阴沉沉的，地上很滑，我们上去把圩子围了起来。因为这次没有步兵配合，便派两个大队下马徒步攻击，战斗开始后不到半个小时，主攻方向的东南角被我攻破，圩子里的敌人乱了，少数敌人逃了出来，我们没有管它，等敌人全部逃出圩子，冲锋号吹响，隐蔽在东南、东北庄子上的两个大队骑兵一阵风似的冲过去，砍杀一阵，把敌人杀散了。这些伪军大都是土匪，有的很顽固，见我们的马刀从右边劈下去，他就跳到马的左边，战士们再向左一刀，他又钻到马肚子下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十分钟后，敌人全部被消灭，但我们也牺牲了3个战士、6匹战马。后来，我们在这个刚解放的圩子里举行了追悼大会，6匹战马也和3个烈士一样，进行了安葬，并插上木牌做的墓碑。

曹圩子打下以后，接着我们又攻打小朱集，歼灭了淮北有名的土顽许志远的部队。

接着，我们在这一带又打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像秋风扫落叶，敌人有的被我们打垮，有的被我们消灭，泗灵睢地区基本上开辟出来了。可是根据地中心的冯庙，却还驻着伪军一个营，成了我们的心腹之患。

开始，我们派人去联络，要他们投降，可是敌人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于是我们把据点封锁起来，使他们得不到粮源的供应。敌人没法，便由灵璧的鬼子派了大队人马给他们送粮弹。送了几次，敌人感到死守在这里无用，有一天，就偷偷地撤出据点，向灵璧方向逃跑；灵璧的鬼子也出来接应他们。骑兵团得到消息，策马便追。马在平原上狂奔，1小时走了40多里，最后在南方的地平线上发现了逃跑的敌人。我们猛追上去，敌人老远就盲目放枪，我们就在马上打掷弹筒。正在这时，来接应的鬼子在南面3里多的小山上向我们开炮。于是，我们便一面组织还击，一面继续追歼伪军，伪军很快被我们歼灭，鬼子也被压到一个小村子里。部队和村子里的鬼子接上火，我就下了马，在一个坟包上观察地形。忽然我的警卫员周国强发现村头的屋顶上，有个鬼子用机枪瞄着我，他来不及叫喊，猛地把我一拉，自己站到前面挡住我，我坐倒了，他却身中好几颗子弹，倒下了。我含着眼泪指挥部队和敌人恶战一个下午，打死了一些鬼子，抓到一部份伪军，缴获一个八八式的掷弹筒，剩下的敌人逃跑了。冯庙敌人解决以后，泗灵睢根据地完全巩固了。

1942年春天，骑兵团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休整，又奉命转移到肖县、铜山地区，配合当地地方武装，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时部队从拐头出发，一夜行军，通过了好几道封锁线，天明到达肖铜地区的石相。当我们正在那里喂马、做早饭的时候，地方政府忽然来报告说，胡沟有二三百敌人出发了。随后，老百姓和地方武工人员，又接连不断地给我送来了纸条和口信，向我报告情况，希望我们狠狠揍敌人。最后，我们爬在大树顶上的观察哨也报告说，“敌人分成两路，从一个村子里出来了。”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骑兵立即冲上去，很快就消灭了敌人。伪军头子胡芝普看情况不妙，丢下队伍，带着几个骑马的卫士就逃。其实，我们早就注意了他，他们逃，我们便派了一个班紧追不放，直追到一条河边。到了河边，胡芝普把马匹丢下，从河里逃走了。我们虽然没有捉到胡芝普，但得了十几匹战马。这十几匹战马，当时对骑兵来说，也算是上等的战利品了。

军队打了胜仗，群众情绪很高，给我们杀猪、烧饭，各村代表都要我们到他们村上住几天。当知道我们晚上要离开这里时，有的老乡竟急得哭了。

四

我们粉碎了日伪 33 天的“扫荡”，巩固并扩大了路东根据地。但是，骑兵团的同志们一直没有忘记路西，我们无时无刻不记着彭师长的话：“要打回老家去！”

8 月 15 日，我们在半城举行了西征的誓师大会。那天早晨，师长骑了一匹骡子，腰间挂了只左轮枪，到骑兵团来了。全团 700 多人马集合，接受师长的检阅。师长讲话时一再说：“我们要报仇，为二团报仇，为路西人民报仇！你们骑兵团要把在路东的威风带到路西去露一露！”他问：“大家准备好没有？”全团异口同声地回答：“请首长下命令！”

第二天，师长带我们出发了。战士们情绪很高，看见师长和我们一起走，都小声议论着：“这次一定又是个大胜仗！”“为什么？”“你没看见师长和我们走在一起吗？……”

越过津浦铁路，首先遇到的是小朱庄的敌人。小朱庄是我们进入路西的大门，顽军旅长王传绶带了三个团的兵力扼守这里，勾结敌伪，还经常派部队伸到我们路东根据地来。战斗发起前，各旅团首长在师部开会进行研究，师长对大家说，这一仗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恢复路西的关键，要打得狠。敌人如果在圩子里，由步兵解决；如果出了圩子，骑兵团要负责把他们消灭。

步兵向敌人围攻了两天，第三天发起总攻。趁着早晨的大雾，骑兵团隐蔽在小朱庄东面的一条干河沟里，战士们也都子弹进膛，马刀出鞘，紧抓住缰绳，随时准备上马。前面打得越来越紧，战马听见枪炮声，都精神百倍地竖起耳朵，甩着尾巴，有的还站立起来嘶鸣。但是，我们牢记着上级的命令：敌人不出圩子，骑兵团决不露头。

下午，吃过午饭没有好久，步兵突破了圩子。敌人像一窝蜂似的从圩子里涌出来，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到最后是黑压压的一片，1000 多个敌人漫山遍野地乱跑。尖厉悦耳的马号响起来了，战马最熟悉这号声，号声一起，所有的马都四脚立停，竖起耳朵静听。等号声落下，各大队指挥员都大喊一声：

“上马！”

战士们翻身上马，战马立即跳出河沟，四蹄不着地的向敌人直奔。雪亮的马刀在空中挥舞，田野里震荡着骑兵的喊杀的声音。

快接近敌人时，第一批马队都用机枪猛扫，密集的敌人被打散开来，后面一批一批的骑兵冲过去又劈又砍。在四周不到一里的平地上，骑兵们杀过去，又拨转马头杀过来，反复砍杀，直杀得敌人懵头转向，逃跑不成，抵抗不得，最后只得举枪投降。这时，我们队伍里到处响起了要捉王传绶的声音：“不要放走王传绶！”“不要放走缺耳朵的王传绶！”五大队一个绰名叫大麻子的（真名已记不得）红军老战士，他正在敌群里砍来杀去的时候，一抬头，猛看见有十几个带匣子枪的敌人，围着一个大个子跑，我们两个同志向这群人打枪，打也打不散，

敌人还不断用短枪还击。这个战士一看，心头冒火，一纵马，直向敌群闯去，照着那大个子就是一刀，当他的马窜过敌群时，敌人向他背后打了一枪，他向前窜了一下，几乎栽下马来，回头一看，那些敌人从地上扶起那大个子又在跑，他没有顾及自己已经负伤，拨转马头，又冲进敌群照准大个子的脑袋劈了一刀，这时敌人又向他打了两枪，他才从马上栽下来。后来才知道，被他砍了两刀的大个子，就是匪首王传绶。可是，这个英勇的红军老战士也牺牲了！战斗结束后，我去见师长。在战斗时，师长站在小朱庄东南角的一个大坟包上，看见骑兵在敌人群中砍瓜切菜似的冲杀，只是拍手叫好。我一去，他很高兴地说：“你们骑兵打得好！打得好！”

“师长，王传绶被我们砍了！”我向他报告说。

“真的，在哪里？我不相信！”

我告诉他，我亲眼见到那个缺耳朵的大个子被我们砍在那里的。师长说：“你去把他的尸首抬来。”于是，我叫几个战士把那个胖死尸抬来了，师长这才相信，他一面给死尸拍照，一面夸奖说：“好，你们打得勇敢！”

小朱庄战斗获得全胜以后，路西敌人害怕了，不几天，就有两个团的的顽军向我们投降。以后，我们又出发打叛军刘子仁，消灭他一个营，打垮他一个总队。从此，顽军开始西撤，我们在路西又站住了脚。

五

四师的同志，骑兵团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彭师长牺牲的那一次战斗。那是为了开辟碭南地区，我们向刷集的敌人发起了一次攻击。

夜晚行军，师长、参谋长都同我们走在一起，抽着烟，谈谈笑笑，颇不寂寞。战士们也在说，“师长又和我们一起行军了，这次，我们又要在师长面前露一手。”

刷集顽军住的是紧挨着的两个大小圩子，步兵攻打大圩子，敌人就退进大圩子继续顽抗。这时，师长在大圩子里亲自指挥两门山炮，向小圩子敌人作低近射击。几炮一轰，敌人吃不住，就从东西突围逃跑。这正中了我们师长的计，敌人出来后，骑兵就杀上去了。骑兵一出击，师长就跳上大圩子的围墙，手指着，大声嚷：“你看那个领头的小伙子多勇敢！他的马跑得多快！”见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敌人中间横冲直撞，师长非常高兴，不时拍手叫好，正在这时，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腹部，师长身子一歪，倒下牺牲了。

师长牺牲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当时战士们还不知道。后来，师部向大家宣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骑兵团的同志没有不痛哭流涕，连战马，也都低垂下头，静默站着。送葬那天，我们全团的骑兵、马匹都披黑纱，沉重的哀乐伴着长长的送葬的行列，人们低着头，默想着师长和我们骑兵团的关系，默想着师长英雄的一生，大家心里都在想着：一定要为师长报仇！没过多久，这个仇我们报了。那是敌人自己送上门来的。原来，自从我们收复了路西根据地，敌人就想把我们仍挤回到路东去，于是便从三面夹击我们；一路过陇海路从北来，一路越津浦路从东来，敌人主力则渡涡河从南面来。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永城以北，碭山以南，肖县以西的保安山，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敌人气势汹汹地来了，攻了一天，只进到山脚下，攻不上来，可是当夜我们稍一出击，敌人就纷纷后退。我们三旅的一支部队，一下子插到敌人的一个师部，把师部搞掉了。二十五团也打掉敌人一个团部。当夜天很黑，我们部队很快就退上山，而敌人失去了总指挥，更乱了，自己打起自己人来，乒乒乓乓地打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发觉是误会，只好撤退。当时我们正在山上，听说敌人撤退，就追下山来。骑兵团一路领先，见到就杀，或把敌人包围起来，等步兵上来交给他们后，再继续追赶。一直追到新兴集，遇到了敌人的骑兵团。骑兵对骑兵，分外眼红。敌人发现我们，就整顿队形。我们看敌人队伍较整齐，就先不上去，在远处打擲

弹筒，打机枪。敌人骑兵只会在马上用刀，不善于在马上打枪（他们骑兵的马主要是代步，冲杀、攻击时都是徒步的），我们一打，敌骑兵队形被打散了，这些青海马性野，被打得到处乱窜，有的竟拖着负伤的敌人冲到我们队伍中来。趁敌人混乱，我们就掩杀过去。我们有个名叫陈景福的区队长，他带了几个人，追敌人直追到涡河边，几百米宽的涡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是，他们发现河对面有几匹敌人的马，这怎么能放过呢？一拍马，几匹马纵身跳到河里，游到对岸和敌人打起来。打了一会，敌人逃了，他们便把几匹马夺了来。这次战斗，不仅全部打垮了敌人，而且还缴获了 200 多匹战马。

我们又乘胜追击，直追到怀远西北的袁集大小营子地区，就在当年二团遭受损失的地方，骑兵团又消灭了敌人一个大队。战斗结束时，我骑在马上，心里默默地念着：师长，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教导，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这里，并在当年遭受失败的地方取得了胜利。

（原载《红旗飘飘》第 9 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

新四军四师三件宝

王克

抗日战争时期，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彭师长有三件‘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这久负盛名的三件“宝”，伴随我们新四军四师活跃在洪泽湖畔、津浦铁路沿线和淮水两岸，为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虽然被具有现代水平的印刷刊物、文艺团体、装甲部队所代替，但她们的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和作用，至今我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拂晓报

《拂晓报》是新四军四师的机关报。它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享有盛名，深为广大军民所欢迎，曾经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战斗的武器”、“叫破五更的报晓鸡”。《拂晓报》是在党和人民抚育下，盛开在我们淮北根据地的一朵绚丽的革命之花。它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外御强敌，内行艰苦创业的斗争史。

1938 年春夏之交，徐州、开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两侧和陇海路以南的豫东、皖北和苏北的广大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民党统治的旧政权土崩瓦解，原先驻扎在这一带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一触即溃。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方土匪盗贼蜂起，到处打家劫舍，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呻吟。

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根据中央指示，当时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彭雪枫，于 1938 年 9 月 27 日成立了豫东军事委员会，并组建了抗日游击支队。28 日在竹沟召开了东征誓师大会。为了配合部队东征，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唤醒无数中华儿女奔向抗日战场，同敌人拼搏，作为“人民喉舌”的《拂晓报》也随之诞生了。《拂晓报》创刊是一件大喜事，彭雪枫亲自题

写了《拂晓报》的报名，并在《拂晓报——我的良师益友》发刊词中说：“为什么要取名拂晓报呢？因为，拂晓代表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们要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志士们在拂晓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拂晓报》初创时期，正处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时候。我军一无饷源，二无后勤，生活物质条件差，既缺乏印刷工具又无纸张。彭雪枫就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弄到两枝铁笔、两块钢板、两筒油墨、一把油辊、一块木板和半筒“高乐牌”蜡纸。没有纸，就用毛边纸、白麻纸代替。尽管起初报纸规格不一，干部战士们还是争相传看。有时一张报纸的周围，围绕着很多读者。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竟传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新县、西安、阜阳、立煌以及华北等地，受到报界知名人士的交口赞誉。毛泽东和陈云看了《拂晓报》，还亲自给彭雪枫写信，嘉奖《拂晓报》。毛泽东在信中说，《拂晓报》看到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信中还说，派人送去《新民主主义论》的样本，要拂晓报社转载。同时叮嘱道：原文要仔细校对，做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要错。书印好后，分送各抗日根据地。在纪念《拂晓报》创刊200期时，党中央领导同志还为《拂晓报》题写贺词。毛泽东题词是：“坚持游击战争”六个大字。刘少奇题词是：“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谭震林题词是：“一声惊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文唤醒了豫皖苏边的青年，一笔催动了全军的艺术，一战吓破了日寇的肝胆”。滕代远的题词是：“《拂晓报》是敌占区广大人民的灯塔”。在二、三版还分别刊登了王稼祥、张闻天、左权、谭政、徐海东、曾希圣等领导人的题词。这幅幅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抗战热情。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还寄来很多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有不少读者在信中说：《拂晓报》是大众的“拂晓”，是我们的，“拂晓”，从切身的感觉和体验中都证明，“拂晓”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拂晓报》。道出了当时广大军民热爱《拂晓报》的肺腑之言。

《拂晓报》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还在国际上引人注目。在著名记者范长江及《国际新闻社》的帮助下，《拂晓报》曾远涉重洋，传到了纽约、莫斯科及南洋各国的大都市。1943年在巴黎参加了国际展览，在展览会上许多人竟未能看出它是一张油印的报纸。一些国际友人通过这张小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并因此写信、发表谈话，表示对中国人民这一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一个名叫笛尔坎纳的加拿大朋友，当他在《拂晓报》上看到彭雪枫所领导的部队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情况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彭雪枫说：“我对贵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莫大的关切，你们正在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在我们加拿大已经替中国募集了大批金钱，我希望这中间的一部分能够到达你们在西北艰苦奋斗的同志们手里。”最后笛尔坎纳以朋友间最真挚的感情写道：“请你告诉你们军队里的每一个同志，我们全美洲的先进人士，对于为了使人类能够生活在和平、自由环境里而英勇牺牲的全体将士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张小小的《拂晓报》，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她宣扬了真理，抨击了谬误，捍卫了正义，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行径。它把党的主张、人民的呼声传遍了路西、路东、淮河两岸。把抗日的种子，普撒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敌后的广大战场。真正起到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

《拂晓报》的创办与成长，是与彭雪枫付出的心血密不可分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彭雪枫从未忘记过办好《拂晓报》。他抓《拂晓报》呕心沥血一丝不苟。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评论、审阅重要文章，以致忘记吃饭和休息。他曾经说过：“我革命半生，两袖清风；只有这几箱书和《拂晓报》是我惟一心爱的财产。”今天当我们回想起《拂晓报》的战斗作用时，对培育这朵革命鲜花的辛勤园丁——彭雪枫更加肃然起敬。他那种对党的新闻事业认真负责的可贵精神，他那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他那种忠实积极、革命第一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发扬光大。

《拂晓报》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壮大，又直接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它及时准确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宣传了党的抗日策略方针，给根据地军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党的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敌后的一支年轻的文艺队伍。广大抗日军民曾热情赞誉：“我们这个剧团，是开放在华中抗日前线、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朵文艺鲜花。”它组建于1938年11月17日，当时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在太康县转楼时，从杞县大同中学来了十多名中学生，要求集体参军。这些学生都是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个个天真活泼，抗日热情很高，能说会唱。为了宣传和激励人民抗日的热情，彭雪枫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研究，决定以这批学生为骨干，把原来的宣传队扩建为拂晓剧团。先后调左奇和高维进担任剧团团长。剧团刚组建起来，彭司令员就对剧团的同志们说：“你们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宣传抗日，教育群众。”从那以后，拂晓剧团这支年轻的抗日文艺宣传队，就以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和进取的精神，使用文艺的武器，担负起教育人民、瓦解敌人的任务，战斗在豫皖苏边区广阔的抗日前线上。

彭司令还十分关心拂晓剧团的建设。他了解到剧团的困难，就适时给予解决。在游击支队东进转战河南、安徽交界的书案店一带时，他给剧团调来了四位女同志，使拂晓剧团增添了新鲜血液。在当时部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司令员专门让供给部给剧团做了一块灰色布幕，并把部队缴获敌人的两匹绸子送给了剧团。剧团用这些绸子，做了一块像样的前幕，又请报社的画家画了一只引吭报晓的公鸡，由女同志动手，用黄布剪了个图案，缝制在前幕的左下角。在新集礼堂第一次演出时，就挂上了这块象征拂晓剧团团徽的绿绸子前幕，为剧团增添了光彩。

随着剧团的壮大和演出场次的增多，剧团逐渐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它不仅受到干部、战士、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还得到了关心和支持。剧团的道具军刀、黄呢子大衣、大皮鞋、钢盔、望远镜等，都是部队打胜仗后送来的战利品。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鼓舞了剧团的同志们的排练热情和演出劲头。拂晓剧团不断自编自导一些新节目，如《参加新四军去》小话剧就深受群众欢迎。《参加新四军去》写的是群众不堪日军的烧杀和汉奸伪军的抢劫，但不知该怎么办，新四军打走了日军，活捉汉奸，给群众指出了参加新四军，拿枪打日本侵略者的出路，于是青年群众踊跃参军。这个戏每次演出后，常常都有一些青年人受到启发争着报名参军，对当时扩大新四军和壮大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

拂晓剧团为配合我军对敌斗争的形势，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抗日人士，经常到国民党驻军中去演出。有一次到涡阳南边国民党驻军中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新编九一八小调》、《松花江上》等小节目和歌舞，使东北籍的士兵义愤填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拂晓剧团在机关干部中还请了一批“业余演员”参加，排演了传统京戏《打渔杀家》、《法门寺》等剧目，都很受欢迎。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剧团演出了《农村曲》、《军民曲》等歌剧；为了改造旧军队，演出了《流寇队长》；为了批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路线，演出了《同志，你走错路》；为配合减租减息运动，编演了《丁赞亭》；为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反共罪行，编演了《风雪之夜》。而歌颂军民鱼水深情的《鸿福临门》和《云二姐》、《游击队的母亲》更受边区军民的喜爱。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徐海东由延安到华中敌后淮南新四军二支队任职时，路过我们新四军六支队驻地涡阳县的新集，彭雪枫指示拂晓剧团组织一个晚会，隆重欢迎徐海东。时间很紧，只有一天的排练时间，剧团同志们就

集体编写了一段京剧《徐大将粉碎日寇扫荡》，在晚会上演出。锣鼓声中扮演徐海东的演员撩战袍，舞战刀，亮相后报名道：“我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氏，窑工出身……”此时，看戏的徐海东和陪同的彭雪枫都哈哈大笑。徐海东连连点头称赞：“演得好。”并对彭雪枫说：“‘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彭家班”是群众对剧团的美称。拂晓剧团有个好的传统，就是配合形势任务，现编现演，及时宣传。在反摩擦的自卫斗争中，拂晓剧团分成两个团，下到战斗部队作火线文艺宣传工作。战斗频繁，环境限制，没有条件演出，剧团的同志们每到一地，就搞口头宣传和书写标语、画漫画，揭露敌军的暴行，剧团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

骑兵团

第四师骑兵团，是我们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铁骑，在豫皖苏平原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功，被广大群众誉为“铁骑兵”、“神兵”。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那时，我新四军四师战斗在淮北的津浦路以西，经常受到日、伪、顽军的多面夹击，特别是顽军的骑兵骄横地蹂躏着路西地区，使我抗日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新四军四师奉命撤到津浦路东。面对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势，彭雪枫和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决定成立一支骑兵部队。彭雪枫带头把自己骑的白青马交了出来，接着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交出坐骑，把各单位通信员骑的马也集中起来交给骑兵团。在当时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给骑兵团批了三万元淮北币，买马匹，添装具。师部从各个部队抽调了一批正副班长、排长和警卫员、通信员组成骑兵部队。1941年8月1日，我们四师骑兵团宣告正式成立了。

彭师长在骑兵团成立大会上，望着战士们那梳刷得找不出一根倒毛的马儿，望着骑在马背上挺起胸膛的战士，激动地挥了一下手，以雄浑有力的河南口音大声说：“同志们，咱们盼望已久的骑兵团，今天诞生了！”此时，雷鸣般的掌声和战马的嘶鸣声，响彻在广阔无垠的淮北平原上。接着彭师长说道：“从现在起要建设我们铁的骑兵团，你们就是这支骑兵团的骨干，让我们共同为建设自己的红色铁骑而努力战斗吧！”

骑兵团诞生后，在彭师长关怀下，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了艰苦的训练。训练的课目有：马上劈刀、超越障碍、马肚下翻身、马上拾物、战场救护、马上独立、马卧倒等技术。1942年在保卫夏收中，新组建的骑兵团初露锋芒，首战告捷。一次，在泗州的簸箕窑，日军和伪军强迫二百多名群众修复公路。我四师骑兵团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雪亮的马刀对着日军和伪军的脑袋就砍，犹如砍瓜切菜，直杀得敌人哇哇乱叫，哭爹喊娘，有的拚命逃窜，有的则举手大叫：“大大的，中国。”骑兵团在淮河两岸出了名，敌人闻之丧胆。有时老远看到老百姓驮东西的马队，也以为是我们的骑兵来了，吓得惊魂落魄，赶快钻进据点。在敌伪军的报纸上，经常出现“毛猴子骑兵，不可小视”一类头号铅字的大标题。

以后，骑兵团担负了开辟泗、灵、睢根据地的任务。在曹圩子，只用十几分钟就全歼了八十多个伪军；在小朱集，歼灭了淮北有名的土顽许志远的部队。骑兵团所到之处，就像秋风扫落叶，从泗（县）、灵（璧）、睢（宁）又转战到萧（县）、铜（山）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在铜沟歼灭了二三百名敌人。

1944年秋，骑兵团随四师主力返回路西。经过三天连续奔驰，越过了津浦铁路。第一个硬仗便是攻打小朱庄。萧县小朱庄一仗，经过同敌人鏖战，骑兵团配合兄弟部队，打开了西进的通路。九月的一天，部队又投入八里庄战斗，彭师长在八里庄战斗中，兴奋地跳上大圩子围墙，指挥骑兵团勇敢拼杀，追歼逃跑之敌。就在这时，一颗流弹打中了彭师长的胸部，他英勇地牺牲了。战斗胜利后，不幸的消息传开，全师指战员痛哭流泪。骑兵团的指战员倍加悲伤，泣不成声。

骑兵团是彭雪枫师长亲手创建的。在路东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恢复路西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以后又转战淮北各个战场，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骑兵团编入华东野战军。

（四师分会供稿，许道化、李建生整理）

彭雪枫拥政爱民的思想与实践

金冶

抗日战争中，彭雪枫领导新四军第四师（其前身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六支队）转战淮北敌后地区，自觉贯彻毛泽东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大力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与淮北人民建立了亲如家人的军民关系。50年前彭雪枫就以37岁英年捐躯抗日疆场，而他关于拥政爱民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军队要做政府的“卫队”，人民的“护兵”

彭雪枫一贯重视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1944年1月29日，他在师直属部队作了一个关于拥政爱民的专题报告，批判了那种“二尺半老虎皮穿在身上”，“七斤半家伙拿在手里”，便横冲直撞、杀气腾腾，高踞于人民和政府之上的军阀作风和恶劣态度。指出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人认为“政府和人民是靠军队打仗才能存在的”，在他们看来，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政府是我安上的，就该乖乖给我“办差”；老百姓是靠我保护的，就该好好伺候我这个“大功臣”。彭雪枫指出：这是把军队的地位和工作抬得太高了。用这种认识和态度来对待政府和人民，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些人，把拥政爱民仅仅看作是中央的号召、上级的布置，不拥不爱不行，并不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拥政爱民的道理。结果是“牛不吃草强捺头”，或“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他认为抓拥政爱民要从根本上抓起，要从抓认识、抓态度入手。他指出：“革命军队需要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和人民，这种新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对政府和人民一种新的认识上的，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新的正确的态度。”

他从军队和政府的产生和作用，讲到军队跟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革命军队是老百姓为了反抗剥削压迫、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武装。革命政府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为老百姓（包括军队在内）办事、谋利益的机构，政府又靠军队来保卫才能为老百姓办事、谋利益。因此，“军队是保卫政府的‘卫队’，而不是‘威吓’政府的‘上司’，政府是军队的‘主人’，而不是军队的‘办差机关’”。军队只有“尊重政府，彻底执行政府法令，服从政府调遣”，毫无理由“摆军阀派头”。接着又进一步指出：“既然政府和军队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老百姓就是政府和军队的‘根’，“是军队的‘母亲’，而不是军队的‘儿子’；军队当然是老百姓的‘护兵’，而不是老百姓的‘对头’。既然老百姓是军队的母亲，就应以对待母亲的态度来对待老百姓。这样一“寻根”、一“认亲”，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就弄清了，位置就摆正了。“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国卫民，既然要保国卫民，自然要拥政爱民。”道理讲清楚了，态度也就容易端正了。为了把拥政爱民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长期坚持的政治任务，彭雪枫把他这个报告的中心内容编成一副对联，要求贴在每

个连队和机关的俱乐部墙上：“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横批是“拥政爱民”，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深入人心。

二、视人民和政府是我军的靠山

彭雪枫一面深入浅出地讲拥政爱民的道理，一面以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无私支援、真诚爱护部队的生动感人的事迹，来启发和激励部队拥政爱民的自觉性。他说：“我们是从老百姓中生长壮大的，吃饭穿衣，都靠老百姓供给，我们离了老百姓，就跟鱼儿离了水一样，是活不成的。”

他以部队的成长、发展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说明是与淮北人民和民主政府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为了阻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便于抗日军民出击敌人，迅速转移，淮北人民动员起来，参加拆桥断路，挖交通沟（当时叫“抗日沟”），有时一个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参加挖沟，一夜就能挖几十公里。淮北人民养狗爱狗，但为便于新四军的夜间行动，便忍痛把狗都打光了。新四军一有行动，当地农救会、青救会员当侦探、送消息、当向导；部队宿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部队作战，农救会员抬担架，妇救会员帮看护、洗血衣；部队休整，妇救会员给战士缝补衣服，拆洗棉被。部队转移，青救会员替军属代耕代种，修房垒圈，耙地排水，为前方干部战士解除后顾之忧。

彭雪枫经常教育部队，“离开老百姓的军队，就像鱼儿离了水一样，非涸死不行”。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游击支队刚进入淮北敌后地区时，由于战火摧残，敌伪封锁，自然灾害困扰，敌后人民生活十分贫穷，部队供给非常困难，甚至穿衣吃饭也成了大难题。在此情况下，淮北人民表示：“有我们老百姓吃的，就有你们（指新四军）吃的，饿不死我们，就饿不死你们。”每当夏收、秋收以后，群众踊跃交公粮，地方政府总是按照“先部队，后地方，先前线，后后方”的原则，“帮助军队解决穿衣和吃饭，保证军队不饿肚子”。路西永城裴围子一位王老太太，省吃俭用积攒了8个月，集得15元钱的零票，包了一包送到部队伙房，嘱咐战士吃饱饭好打鬼子。部队不忍心收她的钱，因老太太自己生活太清苦，这位老太太说：“我苦不要紧，你们受苦就不行。”杨景镇一位许老太太，说自己不能出力打鬼子，捐出三顷良田，给新四军充作抗战经费。彭雪枫说：淮北人民对我军真正做到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地步。

在敌后战场，我军医疗条件差，彭雪枫说：“伤病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一次敌人来搜索了，那家里有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让我们的伤兵同志睡在她的床上，敌人来了她说那是她的哥哥。另外还有个少妇把伤兵藏在她家里，敌人来了，她说是她丈夫。”

1942年，彭雪枫住在安徽管镇集外，房东大门上的对联写的是“过境我军不情厌，到家同志话偏长”。这充分反映了新四军与老百姓之间亲密无间的融洽关系。

三、拥政爱民，付诸行动

彭雪枫认为，对拥政爱民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还不能算到家，只能算刚及格。要真正做到彻底的拥政爱民，“还必须添上两件大事：其一是努力打仗，争取不断胜利，使根据地不致被敌伪反共军糟蹋，使政府能更好地办事，老百姓更好地生活；其二是加紧生产，做到政府和老百姓不发我们的饷或少发些”。

彭雪枫认为，在部队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老百姓的情况下，爱惜民力就是真正的拥政爱民。为了爱惜民力，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生产节约，二是精兵简政。

在敌后的特殊条件下，彭雪枫要求部队逐步做到“少要老百姓养活，到不要老百姓养活，以至到养活老百姓”。为此，作战之余，组织部队开荒种地，下湖割草，开辟菜园，养猪放鸭。

1942 年头 9 个月，全师生产收入 61 万多元，单秋菜就种了 250 亩。1944 年师特务团粮食生产基本自给，抗大四分校生产蔬菜自给有余，骑兵团在洪泽湖放养了 3000 多只鸭子，可以经常吃鸭蛋，师供给部养的猪，除自给外，部分可供上市。其次，“爱惜民力，首先从本身节约做起”。他说：“我们不愿也不忍多花老百姓一分钱，不愿也不忍多花公家一分钱”，一定要克服“官屋漏，官马瘦”的不良现象和纠正“公家的东西浪费一点不要紧”的错误认识。1942 年头 9 个月，就节约费用 15 万余元，粮食 12 万斤。为了节约民力，他规定部队“三十里以内一切运输差役，一概由部队自己负担，不准派请老百姓”。

部队作战间隙，助民劳动，已成习惯。每年春天，部队抽出大批骡马，帮助群众运肥春耕，麦子黄熟，帮助农民割麦打场。他说：“部队帮助群众春耕夏收，老百姓很喜欢，不吃他的不喝他的，一心做活。”冬季农闲，部队协助训练民兵，开办“冬学”。此外，部队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协助地方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帮助驻地群众兴修水利，救济灾民。

正因为部队为人民群众办实事，部队得到的“报酬是广大群众出于对我们至诚的爱护，他们用送‘万民伞’、‘万民旗’以及立石碑等古老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抗日军队的拥护和‘歌功颂德’。过年过节，他们连续不断相互竞赛、鼓乐喧天的抬着慰劳品堆上门来”。“他们拿‘天下文明第一军’的荣誉称号加在同志们头上，他们如家人父子兄弟姊妹一般的关怀，对待着全体同志，这真使我们感激，使我们振奋。”

四、拥政爱民，率先垂范

彭雪枫教育部队要拥政爱民，他自己则率先垂范。

艰苦朴素，为众表率。1939 年春，部队驻永城书案店一带，时值春荒，为了少向民众征粮，他降低部队吃粮标准，以糠菜充饥，并决定卖掉一些军马，以维持指战员每天 5 分钱的菜金开支。后来彭雪枫“书案店卖马度春荒”的故事就流传开了。彭雪枫与部队同甘苦，部队与民众同甘苦，并教育部队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暂时的困苦。冬春之季，他与部队一起吃“香肠”（红薯），啃“牛肉干”（高粱馍）。他一度患胃病，但生活上从不特殊，依然吃大锅饭。后来组织上规定旅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每人每天可以增加四角钱菜金，也就是两菜一汤加白馍、大米饭。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彭雪枫认为“可谓阔气也哉”，他“为了顾及影响，所以总是没有办”。后经陈毅、邓子恢一再催促，“非这样做不可”，才作为制度勉强执行了。

在行军中，他“为了和部队‘共甘苦’，决心不骑马。因为穿了新草鞋，当天 50 里，两只脚都打泡了。今天勉强又走 20 里，简直不能行，只得骑马”。机关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夏天送去蚊帐，冬天送去棉大衣，他都一一退回。彭雪枫这种廉洁奉公的品德是与他的艰苦奋斗精神相一致的。

为民兴利，先行先导。1939 年底，部队驻安徽涡阳新兴集，当地地势低洼，十年九涝。上游群众想挖水沟，下游群众反对，为此纠纷不断，械斗连年。彭雪枫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派干部说服下游群众，使上下游群众和好，并派出部队和当地群众一起挖了一条 10 多公里长的水渠，免除了当地的水患，保证了农业丰收。当地群众为纪念这一兴利除害、军民合作的成果，把这条水渠命名为“新四沟”。1943 年 8 月 18 日，泗南县大柳巷淮河大堤决口，情况紧急，正在主持全师卫生工作会议的彭雪枫，闻讯当即率领与会人员和附近部队奔向大堤抢险。他亲自跳下水去和大家一起筑成人墙，经与当地群众 10 余小时的搏击，终于堵住决口，修复大堤，减轻了灾情。彭雪枫牺牲后，当地群众为纪念他一生爱民的高尚品德，把这段大堤称为“雪枫堤”。

以民为师，严于律己。彭雪枫“对敌人像猛虎，对人民像绵羊”。部队每驻一地，就要召开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听取他们对部队的意见和批评。有一次他在杨集镇小学

教师座谈会上，听到一位教师委婉地说：“军队住学校不大好，妨碍了教育的实施。”他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规定除非特殊情况，部队不得住学校。对于少数干部、战士违反群众政策、纪律的行为，除进行教育外，均及时处理。有个战士要跟老百姓换马（母马换公马、弱马换强马），老百姓不愿意，把马牵走了。这个战士很生气，便朝天鸣枪三响以解心中闷气。彭雪枫批评这种强迫性的做法本身就不对，鸣枪更是“违反群众纪律，也违反了军法”。有一次，老百姓养的两只鹅吃了部队种的菜，勤务员认为“这下破坏了我的生产竞赛”，一气之下把鹅打死了。结果部队不仅向老百姓赔礼赔钱，这位勤务员还受了处分。有位后勤科长在一老百姓家磨面，这位老百姓私拿了八斤麦子，这位科长便把这位老百姓扣押了五天。彭雪枫批评这位科长是侵犯了人权，并撤了这位科长的职。彭雪枫总是严格管理部队，正确处理涉及军民、军政关系的问题，以维护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在我们纪念彭雪枫牺牲 50 周年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队住进了营房，又处于和平环境中，军民关系有了不少新的特点，拥政爱民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卫队”、“护兵”的职责没有变。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军队在搞好自身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援地方急、重、险、难工程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与人民和政府一起，搞好“双拥”活动，发展军民“共建”事业，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彭雪枫与林颖的忠贞爱情该文为纪念彭雪枫百年诞辰而作。

晓音

2007 年 9 月 9 日，是一代名将彭雪枫诞辰 100 周年。在这个日子临近之际，我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 1984 年初春的一天，我怀着由衷的敬意，前往北京采访了林颖同志。她听说我写作长篇传记文学《一代名将彭雪枫》，编著《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两部书，含泪给我讲述了她与彭雪枫的爱情生活。临别时，她把彭雪枫生前写给她的 87 封信件复印文稿送我。我返回住所，饭也顾不上吃，连夜读完这些信件。啊，炮声隆隆，枪声阵阵，战马嘶鸣，星光闪闪。我仿佛看见彭雪枫将军骑着“火车头”青白马从战场归来。他，中等身材，头戴缀有帽徽的灰军帽，穿一身略微褪色的灰布军装，脚蹬草鞋，腰间束着插子弹的皮带，挂一支左轮手枪，年轻英俊，虎将雄风，一身正气。他跳下马背，迈步走进洪泽湖边半城的一座古庙里，在戎马倥偬间，挥笔给在洪泽湖东做地方工作的爱人林颖写信倾诉衷情……

初恋时，彭雪枫说：“我和林颖的爱，不是男女普通的情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人们意想不到的。1941 年 9 月 5 日深夜，月色皎洁，月亮虽说还不那么圆，但柔和清澈的光辉洒遍了人间。这天夜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正在开会，突然接到淮宝县妇女部部长林颖的第一封情书。2 时半散会后，他细读林颖的来信，觉得她的“战术”布置得周到老练，各方面都顾到了。特别是那句“我们的爱情，要抱着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的话，使他感动，心儿绽开了爱情的火花……原先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彭雪枫由于连年征战，奋勇杀敌，无暇顾及个人婚姻，以至 30 出头还没有结婚。朱德、周恩来、

彭德怀、邓颖超等领导人都十分关心他的婚姻问题。他曾给邓颖超写信说：“特向大姐郑重声明，我个人的问题并未解决，也不打算解决，海阔天空，独来独往，岂不惬意？已经老了，已经老了！”这次由于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的美意，使他和林颖得有通信的机会。虽然没有谈爱，但是相互都是了解的，所以彭雪枫首次给林颖的信中写道：

我想，你对我也许比我对您了解得更多一些，因为那是党的生活使然，然而也许双方了解得一样，那也是党的生活使然。

既然是“终身大事”，必然要格外慎重，正因为如此，我已经慎重了十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

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也才能更多地相互帮助。

当晚，读完林颖的来信，彭雪枫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阳历9月的不平常意义，是自己“生平过程中的转折点”。1907年9月9日，他出生在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930年9月，是他率领“红军经长沙进军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时候；1938年9月30日，他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敌后抗战；说来也很凑巧，1941年又是9月，他和林颖同志开始爱的旅程。

雪枫想着往事，一阵嘹亮的军号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于是只好翻身起床，来到洪泽湖边散步，想到和林颖的现在和将来，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和林颖的爱，不是男女普通的情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使我们的事业更前进些收获更大些，这应当是我们的神圣的目标！”

因此，彭雪枫在第三封情书中，对初恋的林颖写道：

决心是果断的具体表现，我俩应为我们的前途庆幸！方式虽由于“介绍”，然而“爱”乃是由同志关系、政治条件、工作利益、双方前途、特别是性格与品质相互印象诸复杂因素而自然促成的，而逐渐浓厚起来的。尤其是在击破困难，排除波折之过程中而更会深厚起来的。倘若“轻易”而成，当不会事后回味之深长吧？比如我们的事业，要经过艰难缔造的奋斗过程，那么巩固和壮大的程度当不如我们愿望的那样伟大吧。当然，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是另一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的呀！无产阶级先锋队则不然，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样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你同意我的话吗？我想同意的吧？因为你已经在做着了。

我郑重提出：双方对对方的希望上，千万不要“过奢”，尤其是在今天，在初恋、在恋爱定局之初期。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人对他的爱人，是不容易看到缺点的，所以在起初，感情无限好，但日久天长，弱点逐渐暴露，感情就会淡了，因为这里头没有辩证地观察问题，更没有辩证地认识问题，当然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了。人都有其优良的一面和缺陷的一面的，两面相照，发展其优良的一面，同时又要扬弃其缺陷的一面，主要靠自己，同时靠他人，只要对方在基本上是可爱的，是值得可爱的，那就够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上，这是我党对待同志的态度，也是恋爱双方互相对待的态度。倘若能够这样，则双方情感不仅不会越来越淡，相反必会越来越浓，以至白头偕老的。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才能永才能长，夫妇相敬如宾，然后也才能永才能长！这里头包含着“哲理”的，你品品它的滋味。

在上述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之下，我们相爱了，这种爱才是最正当、最伟大、最神圣的！同时也必能是最坚持、最永久的！

林颖对彭雪枫正确的恋爱观暗暗敬佩。她与这位领导人的认识 and 了解，完全基于政治、党性、

品格，而不是一般女同志追求的什么地位、金钱。在互相通信谈爱中，一对情人商定于9月22日晚饭后在柏树林约会长叙。

林颖是个21岁的姑娘，长着一对明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脸上泛着淡淡的红光，容貌秀丽，举止庄重、大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今天，她心里充满着焦躁、慌乱、不安，在渴望而又生怕到来的那个时间里，去迎接了那想拒绝而又无法拒绝的事情。她没有怎么打扮，穿一身不新不旧的衣服，戴着军帽，像晋见首长那样来会彭雪枫。天气有点凉意，还刮着微风。林颖静悄悄地，迈着怯生生的步子，绕过一个又一个的鱼塘，走进了柏树林里。一位年轻英俊、虎将雄风的军人已经伫立在一棵柏树下。

林颖与彭雪枫在柏树林里漫步，开始了序幕式的谈话。她早就听说彭雪枫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的英雄事迹，微笑着说：我在竹沟工作时，听许多人讲过你的英名和才能。那时我羡慕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英雄，很想早日见到你，聆听你的教导。1939年冬天，我们一批男女青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渡过新黄河东进，穿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到达新兴集，来到你的身边，你和吴芝圃同志热情接待我们，安排我们吃住，分配我们工作，我们女同志感动得掉了泪。后来我听到了你动人的报告，看见你那气宇轩昂、英气逼人的形象，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哈哈……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彭雪枫听了林颖的评价后说，“那时我知道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终日提心吊胆，途中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了，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我应该关心你们，照顾你们，让你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当时，你那直爽的性格，明亮的眼睛，说话的神态，落落大方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朦胧的暮色渐渐融尽了一对恋人的身姿，仲秋的夜晚送来了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果香。两人缓缓而行，倾心交谈。月光穿过柏树的间隙，洒下一片片神秘的亮光。

月下，彭雪枫瞧着林颖那越发显得柔美的脸庞说：“自从那次夜行军见到你，了解你以后，我就喜欢你了。特别是仁和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后，我一直盼望能与你在一起，有你在身边，生活就充实多了，我的后半生是幸福的。”

林颖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垂下头来，犹犹豫豫地说：“师长，我心里有顾虑。”

“顾虑？”林颖这么一说，彭雪枫听了心里凉了一半，急忙追问道，“什么顾虑呢？”

林颖说：“你还不了解我。”

“你是一位共产党员嘛！”彭雪枫说，“你聪明、豪爽、忠诚、多情，要求进步，不怕危险困难而忠于党，这是优良的品德。一个呼奴喊婢的楼房小姐，下决心放弃舒适的生活，跑到敌后受苦受难，整天和一些泥腿子打交道。这除了有远大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外，谁家姑娘能做到这一点，你还要叫我了解什么呢？”

林颖心事重重地说：“你对我的生活经历还不了解。”彭雪枫心想，是啊，这位才貌超群的姑娘参加抗日已有四年了，怎么能不遇上这样那样的事情呢？他在一年前就听人说有些人追求过林颖，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清楚。

一片乌云把月亮遮住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洪泽湖畔。两人在一棵大柏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来，彭雪枫面对着林颖问道：“小颖，你能向我叙说一下吗？”

林颖默默地点了点头，坦率地向彭雪枫说：“我出生在湖北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从小受到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有了非无产阶级的某些意识。12岁那年，父亲患病离开了人间，母亲承担着里外事务，供我上学读书。在初中读书时，我阅读了巴金写的《家》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等书刊，受教育颇深，大胆地走上街头演戏宣传抗战，揭露日本鬼子的罪行，差点被敌人飞机炸死。母亲不放心，要把我关进乡下家里，找一个有钱的少爷叫我早日结婚，好好地过小日子。可是我不愿意过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有爱好，我有追求，我要救国救民。于是，我偷着跑到学友家中，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钱俊瑞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文化队。该队解散后，我奔赴竹沟新四军留守处。不久，我和几位男女青年奉命来

到你的身边，在敌后斗争中锻炼成长。两年来，有的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了爱情，我既没有答应他们，又没有坚决拒绝他们，仍然保持着同志关系。这次刘瑞龙同志找我谈话，介绍我与你谈恋爱时，我很矛盾。就我自己来说，我爱你的品德和才能，可也有人不赞成。他们说，现在女同志与男同志比高低，你去高攀师长，能比过人家吗？我也担心和你结婚会影响我个人的发展，并害怕人们对我过分挑剔。”

月亮从乌云里钻出来了，大柏树下一片清辉，林颖的脸庞显得分外妩媚。彭雪枫回头看了看她，关切地说：“小颖，男女比高低是对的，一切美满的愿望都是建立在政治理智、情感热心、努力互助互谅之上的！地位算什么东西呢？为了实现革命的共同目标，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我会尊重你的独立人格的，你放心罢了。”说到这里，彭雪枫淡淡一笑，“今后你应该对追求过你的同志，保持着同志的友谊，这样人家会谅解你的。我在一封信中对你说过：特别是那些对你有了成见的人，在他们一闻风声之后，必有一番冷言冷语，一定有的。比如什么首长路线，诸如此类，你必须格外冷静，特别持重，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即便是我，难道就保证无人说闲话吗？不怕的，我已经准备着以不变应万变了！凡是这样的事，首先还是决定于自己，像瑞龙同志所说的。忍耐些吧，一个风潮之后，就会逐渐平息的，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待人接物。”

林颖用恳求的语气对彭雪枫说：“我是一个参加革命较短的女同志，工作中还欠切实，骄傲自满，虚荣心较强。这些缺点更需要你耐心帮助和纠正的。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直到克服为止。”她的话完全发自内心，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光。

彭雪枫从林颖的语气和眼神里，看到她对自己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喜欢这个纯洁、坦率的姑娘，就真诚地对她说：“我有这个义务帮助你进步，特别是帮助你纠正缺点，但也需要你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克服不足之处。只要我们都齐心协力，我相信是会完满成功的。我有时急躁、激动，有时对人要求过严，使人难堪，有时对干部态度严肃，加上某些场合的不耐烦，使人拘束，涵养不到家，这些都是希望你批评指正的。”

林颖望着彭雪枫，细心地品味着他的话，深深感到这位领导人不仅是一个无私的人，还是一个十分谦虚的人。她低声说：“你说得对，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已经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了。”

“在这方面，我做得很不够。”彭雪枫再三嘱咐道，“我希望你在政治上养成浓厚的兴趣，加强思想意识锻炼，提高思想水平，一切应从政治观点上去观察问题，做一个最实际的工作者。我希望你待人接物上不要过于锋芒毕露，大方之中含有腴腆，谦虚谨慎，对人诚恳。1936年深秋，我赴太原做阎锡山、赵戴文的统战工作时，临别毛主席叮嘱我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今后，让我们牢记这句话吧！”

听了彭雪枫亲切暖人的话，感受到他那诚恳的态度，这个平时很活泼的林颖，心里燃烧起初恋的火焰。她没有想到在抗战的伟大事业中找到了知音。

人逢喜事精神爽。

彭雪枫高兴地回到司令部。四师政委邓子恢走过来，问他和林颖“谈判”的结果如何？彭雪枫谈了姑娘的心思，邓子恢一听，劝说道：“你今年已经34岁，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

“从内心讲，我和林颖同志是真心相爱的，不想再拖下去了。但目前敌寇未灭，何以为家？爱情要服从革命的大局啊。”彭雪枫答道。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邓子恢鼓励他说，“我认为革命的利益和爱情是和谐一致的。人们在双方相爱结婚之后，精力、魄力是充足饱满的。若是军事家必打胜仗，若是诗人必得佳作，若是音乐家必得妙曲，若是理论家必得美论。像列宁在结婚之后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献给他的夫人的。你不以为是这样吗？”

彭雪枫心里想，我是一个军人，结婚后除去指挥战斗获得胜利以外，还要用辩证法写一篇或者写一本关于军事的论著，这是一个极有意义和极有价值的纪念。他说：“我记得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把诗中的‘自由’

作为革命事业来理解吧。目前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我作为一个指挥员去结婚，总觉得有点不像话吧。”

“雪枫同志，”邓子恢耐心地说，“在中央苏区，你和彭德怀同志相约年过30再结婚，现在可不能搞独身主义呀。我希望你和林颖早日结为革命伴侣，新婚夫妇携手并肩迎接新的战斗！”

彭雪枫洗耳恭听，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么就等到年底办吧。”

邓子恢用真诚的语气说：“雪枫呀，既然你和林颖同志是真心相爱，又何必再拖呢？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看9月24日办吧！”

这时，新上任的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走进来也好言相劝，主张早日举行婚礼。

彭雪枫见邓子恢、吴芝圃一片盛情，当时不好再推，只好笑一笑，算是“默认”了。

邓子恢哈哈地笑着说：“好，笑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我派任泊生告诉林颖同志，让她做好准备。”

吴芝圃笑笑说：“我现在就去安排，保证让新郎、新娘满意。”

新婚后，彭雪枫用古诗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与妻子共勉。

9月24日是彭雪枫和林颖结婚的日子。那天，彭雪枫发现师里安排得有些铺张，还听说有人准备用自己的津贴买礼品贺喜，他急忙告诉大家：“个人婚姻是小事，要因陋就简，不能请客送礼。”这样一来，师机关、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单位的同志们都不敢送礼物了。当时，洪泽县县长高峰同志听说彭师长结婚，特意派人送来200斤莲藕。彭雪枫感谢高峰，后将莲藕送到师机关食堂，让大家食用。

四师供给处处长是个细心人，见师长没有什么行装，只有一床被子、一条毯子、一条被单。那床被子又小又旧，上面打满了补丁，他几次要给师长换新的，都被拒绝了。今天师长和林颖结婚，这可是调换被子的好机会。于是，他连忙拿了一床新被子，趁师长不在家，赶快放在床上，换下那床旧被子，自言自语地说：“等到革命胜利了，师长的这床旧被子放进博物馆还蛮合适呢！”

彭雪枫回来发现床上放着一床新被子，立即派人去找供给处长把那床旧被子抱回来。供给处长无可奈何，只好抱着旧被子来见师长，说：“师长，这床宝贝疙瘩差点叫我给扔啦！”

彭雪枫接过旧被子，笑着说：“淡饭充饥，粗衣挡寒嘛。为什么要扔掉它呢？”

“师长，结婚大事，一生一次，你和林颖同志盖上这床破烂不堪的被子能度蜜月吗？”

彭雪枫语重心长地说：“能行，在婚姻大事上，我们共产党人要带头艰苦朴素，保持我党一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今后你们供给处不要只知道关心首长们的生活，要更多地关心战士们生活，这是后勤干部应该具备的群众观念。”

供给处长无话对答，不好意思再劝师长，只得抱着新被子走出门去。

那天下午，彭雪枫的“洞房”里来了很多人，有师里的领导，有机关的干部，有拂晓报社的记者，有拂晓剧团的小演员，有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大家说着笑着向新郎、新娘祝贺。彭雪枫、林颖用津贴和稿费买来糖果、香烟，热情地招待贺喜的人们，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幸福。一对新婚夫妇并肩漫步在洪泽湖畔。多情的明月睁开那光辉四溢的眼睛，用那温柔的神情，静悄悄地凝视着他俩；洪泽湖的湖水轻轻地愉快地闪烁着，微风也在高高的芦苇丛中低语；空气是甘美的，四野充满了香味，大自然呈现出一片柔情。彭雪枫、林颖踏着自己的影子，走在铺满月光的小路上。

彭雪枫亲切地对林颖说：“颖，以后不许再叫我师长了，应该叫我的名字。”

“雪枫！”林颖愉快地叫着，“没有你的命令，我不敢这样称呼您。”

彭雪枫由衷地大笑起来，紧接着说：“今天你接人待物比我大方，对同志态度亲切和蔼，看来我可爱的小颖是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人。”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十分清晰地映出了他那欢悦的神色。

“别夸了，这都是你提前教的。昨天你托任泊生带来的信中说：‘明天是要听一些话的，我嘱咐你或者特别是我，要更大方些，更镇静些！对每个同志的态度更和蔼更亲切些！’‘泊生是过来人，是一个熟练的水手，一切可以向他请教啊！’我是遵从你的教导办的。”

彭雪枫深深感到林颖真会说话。他接着说：“泊生确实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他和电影艺术家陈波儿结婚后已经有孩子了。波儿曾主演过进步影片《桃李劫》、《生死同心》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她前年在洛阳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打算来华中参加抗战。如果她能来，既可以帮助我们拂晓剧团培养人才，又可以成全他们夫妇团圆，那该多好啊！”

林颖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来望着雪枫，眼里充满了深情。她深深地认识到，她身边的这位领导人，将与她今后的一切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新婚夫妻走着说着，谈工作，谈生活，谈爱情，知心的话儿就像山涧奔流的泉水一样不停地涌出来，而且时时激起欢笑的浪花。谈到婚后生活时，雪枫认为生活美满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相互之间的敬爱与慰勉；谈到爱情时，雪枫提出各应自爱而后始能互爱，各应自重而后始能互重。接着雪枫又说：“我俩的结合，是为了我们神圣的目标，有了你我足以自豪了。”

说到这里，他发现林颖身上披的大衣快要掉下来了，立刻动手给她披好。林颖听了雪枫的话，心里感到一阵如痴似醉的甜蜜，她奇妙地觉得，雪枫真像自己的大哥。爱情呀爱情，说你神秘，实际上并不神秘，生活里的爱情不像书本上那样令人神往，那样甜蜜。但是战斗生活中忠贞的爱情，往往会给人美的享受，也给人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林颖极其温柔地说：“雪枫，我生活在你身边，多么快乐，我真不愿意离开你。”

“小颖，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生活得更温暖，工作得更有力了。”

“那么，我们婚后三天离开，你真愿意吗？”

“愿意。小颖，离开是好的。结婚容易使女子堕落消沉下去，然亦易使女子以及双方精神焕发勇于前进而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应该把‘蜜月’献给抗战事业。”

彭雪枫的话，使林颖受到强烈的震动，她把头紧靠在他那坚强、稳如泰山的肩膀上。雪枫顺势握住了林颖白皙而柔软的手。他俩在知心的交谈中，迈步奔向简陋的“洞房”……

彭雪枫和林颖结婚以后，没有沉醉在蜜月的爱情里，也没有互邀同游日出斗金的洪泽湖，更没有欣赏拂晓剧团精彩的文艺节目，只是在洪泽湖畔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结婚照片。第三天，林颖就离开了四师师部驻地半城，返回她的工作岗位淮宝县去了。从半城赴淮宝，乘帆船一夜可过洪泽湖。10多个小时的水路并不算远，可是在蜜月中，新婚夫妻没有过湖互相探望。林颖离别才仅三天，雪枫感到好像离开了三个月了，心里产生浓厚的惦念之情。9月29日深夜，他给妻子写信说：“人们说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过去有点压得下，近来有点异样了，一个人的影子，自早至晚怎么样也排遣不开！外人知道真是有些好笑！”

中秋节即将来临，邓子恢向众人说：“接林颖同志回师部过中秋节吧！”“无言”更是彭雪枫的回答。恩爱夫妻离别之后，雪枫利用工作之余，坐在油灯下写了一封封感人的情书，向心上人倾吐情思。中秋节那天夜里，一轮圆圆的月亮显得分外皎洁。彭雪枫赏月归来，想起湖东的妻子，心里总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似的。虽然部队各单位敲锣打鼓，欢度佳节，然而他却没有心思参加，先挥笔写出迎击反共军的训令，后于1点40分给妻子写信，询问妻子近况，盼望着妻子早日复信。

林颖来到淮宝县，每当夜阑人静之时，也有一种孤独感倏然向她袭来。她深入乡村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夜里住宿在农家，多次隔窗望着明月，望着星星，思念着湖西的亲人。中秋节那天深夜，林颖赏月时心里悄悄地问着：“雪枫，你也在望着平湖夜月思念妻子吗？”想到这里，又责备起自己来了：“雪枫怎么能不思念呢？”前几天，他来信还说：“数日以来，月色如画，惟少一月下谈心的你，可谓辜负良夜太甚！盼望的此情此景此事，何日才能到来呢？！你有同感没有？比如今夜29日，你在做什么呢？不见你的信，难见你的信！”此时此刻，林颖深深感到雪枫跟自己一样，正在遭受孤独和寂寞的吞噬……

深夜，林颖久久不能入睡。她想，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明年雪枫已经 35 岁了。在长夜倾谈之时，他是多么喜欢孩子的啊。她多次发现，见到根据地的儿童，雪枫总是摸摸他们的光头，抱抱他们，亲亲他们，有时还教他们唱《同胞们》的歌儿。有一次，雪枫给孩子们讲苏联小英雄的故事，他们都听得入迷啦。从此后，孩子们一看见雪枫，都争先恐后地围上去，这个拉着他的手，那个叫他讲故事，雪枫总是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林颖越想越感到分居两地苦处多，但为了抗战事业又不得不如此。

他们结婚分居两地的消息传开后，各种议论都有：“太理智了，为什么不多过几天呢？林颖走后为啥不回来看看呢？”“新婚夫妻离开是对的，咋说也应该在蜜月之后。”“离得太远了不大好，最好调到张塘或者师部来工作。”“终究不出众人所料，堪为一对模范夫妻。”

邓子恢、刘瑞龙先后主张把林颖调到师部工作。彭雪枫为使林颖在乡下锻炼得更有能力，更能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更能担当繁重的妇女工作，所以婉谢了战友们的善意。

林颖听人说要把她调到师部工作，当即给邓子恢、刘瑞龙各写一封信，希望领导上继续留她在淮宝县工作。后来这两封信转给了雪枫，他在 10 月 15 日夜 1 时 40 分给妻子写信这么说：几乎每一封信上，都说到你的“顾虑”，可想而知，对此事你是如何焦虑了。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我有数次的申述了，我希望这一顾虑在你，能够立即冰消云散，因为你早已经信任我了。

你给邓子恢、刘瑞龙的信，赶上我不在家，直接送给他们又转给我了，他们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没有问题，我已依照着前信所说，“婉言谢却”了。我万分感佩你的决心，你的与别人不同的志趣，你所做的也就是我所想的，否则我不配做你的终身伴侣。倘若你不是这样豪爽的女子，相信我今年也不会结婚，要是那样“随便”的话，恐怕我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了！然而那有什么意思呢？把两个情志不投的人弄在一起，那正是制造痛苦！反而看我们，我们是愈久愈了解，愈了解愈相互敬佩，愈敬佩而情爱愈深厚！

革命者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在“蜜月”之内，彭雪枫奉调参加程道口战役获胜。返回后，他收到妻子的两封信。于是，雪枫挥笔给爱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你 14、19 号两信都收到了，是在我回来以后的十分钟内，收发同志面带笑容，我猜中是你的信，客人多，不好意思马上看，入夜才详读了你的信，一切都好，只有你的病——尤其是那个由于衣食不小心的咳嗽病！我常常嘱咐你，可你总依仗着你“健康”！这几天好了些吗？见了面我一定要抱怨你的！

彭雪枫给妻子写毕信，已是深夜 1 时 50 分。此时，望着他与林颖的结婚照，心里又产生了深厚的惦念之情。他忽然想起李白的两句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之后，彭雪枫托人给林颖带信说：“假如时局无大变化，我希望你能在阳历年来半城过年，大家也都在盼望着，会有葡萄酒给你喝的！每一年我们的直属队都异乎寻常地热闹。可是若工作绊住了身，不来也罢。”

林颖一连收读了雪枫的数封来信，心底也涌现出无限的惆怅。结婚以后，她真不忍离开雪枫，但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只好含泪而别。当时，雪枫含笑望着远去的妻子，这笑里包着惆怅、寂寞和依恋。他经常用古诗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与妻子共勉。当林颖得知反共军又要东进时，她在淮宝县动员组织妇女，站岗放哨，查奸反特，备战藏粮，破路挖沟，给敌人布下一个村村相连，沟沟相通，好似天罗地网的迷魂阵。同时，她因势利导，带领妇女拥军优属，访贫问苦，减租减息，调动民众的抗日热情，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作战。林颖把这些情况告诉爱人，雪枫大为高兴。

这一对恩爱夫妻在蜜月里天各一方，同步发展，奏出了人生最美的旋律，迸发了最强烈的感情，留下了一件件动人的事迹。

彭师长与四师的军需生产

王述汉

新四军第四师的军需生产一直是在彭雪枫师长的关怀下建设成长，并伴随四师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而壮大起来的。从开始只有两三台缝纫机和几个工人的被服生产组，到抗战胜利时已在淮北根据地苏皖两省的 10 多个县内拥有被服、皮革、纺纱、织布、袜子、毛巾等小型工厂（场）、作坊 20 多个，最多时工人达到 2000 多人，能生产军服、袜子、皮革装具等 30 多种产品，对保障四师部队的军需供应，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彭雪枫师长对部队的军需生产非常关心。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第四师前身）开始，他就提出“建设自己的工厂，部队自己做衣服”的主张。

1938 年秋天，彭雪枫奉命率部 370 多人抵达河南省西华县，与当时中共河南省委吴芝圃组建的豫东人民游击三支队、萧望东领导的游击支队先遣大队共 1000 多人合编，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这时，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部队要遵照毛主席抗日敌后的生产方针，支队军需生产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支队组建后，在部队进入河南夏邑和安徽萧县、永成、涡阳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活动时，针对当时部队缺衣少食，很多人还是穿着便衣的实际情况，彭雪枫司令员又对时任支队军需处处长的资凤提出：“我们急需建立自己的工厂，部队自己做衣服、造手榴弹，武装自己”。支队军需处根据他的指示，首先着手在部队活动的地区——涡阳新兴集张楼，建立了只有两三台缝纫机的被服生产组，并同时发动支队所属部队本着因地制宜、分散办厂、就地取材、自供自养的原则组建被服生产组。就这样，到 1939 年秋，全支队先后组建了 10 多个被服生产组，有工人四五十名。

1939 年底到 1940 年初，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新四军游击支队

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下编 3 个团和 4 个总队，部队人数达到了 1 万多人。为了适应部队不断壮大的需要，扩大军需生产的规模与能力，师部决定由原游击支队军需处长资凤组建六支队后方办事处并担任处长，负责筹办与管理军需工厂。从地方上招收一些新工人，派人到敌占区招募一些技术人员，购买一些新的机器，把原来的被服生产组扩编为六支队被服厂。各团队的被服生产组也相继扩充为小型工厂。同时，又在涡阳新兴集附近与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合办了一些小型的化工、造纸、榨油的工厂与作坊。这时，全支队军需工厂（场、坊）的总数已发展到 10 多个，职工增加到 300 多人。

1940 年 6 月，按照中央指示，新四军六支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二纵队三四四旅和新二旅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全纵队达到了 3 万多人，军需生产与后勤供应的任务更加繁重了。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后勤工作的领导，此前已决定将原来的支队军需处改为供给部，任命谢胜坤为部长，邱会作为政治委员，资凤和郭金林担任副部长。并召开了支队第一次供给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做好供给工作，制定一些相应的制度。在这次会议上，彭雪枫司令员指出：“供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部队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军需物资的需求”。会上统一了支队的供给标准，规定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套棉衣，棉被两年一床，大衣每班一件。在供给部成立时，彭司令员

还召集供给部领导谈话，指出如何做好供给工作，决定组建供给部后方留守处，管理被服生产和手榴弹制造。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部队的军需生产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当时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八路军四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时，四师军需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工厂的数量、规模、生产能力、产品品种都有相当的增加。

1941年1至10月份，师属被服厂就生产了2.8万多件单军衣，2.7万多条单裤，1.6万多件棉衣，1.6万多条棉裤，还有上万件衬衣和1万多条子弹袋，以及其他装具产品4万多件。皮革厂也能生产鞋子、腰带、枪套、马鞍等人马装具30多种。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在江苏淮宝（淮阴、宝应）淮泗（淮阴、泗阳）地区，先后建立了一批军民合办的工厂，大大丰富了军需生产的内容。这些工厂不仅能生产被服、皮革，还能纺纱织布，生产毛巾、肥皂、牙粉、蜡烛、香烟和纸张、墨水等根据地奇缺的生活用品。到1943年，全师已有被服、皮革、袜子、纺纱、织布、化工、造纸、铁木等生产军需和军民通用产品的工厂20多个。生产的产品基本上能够满足部队官兵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有些产品还可以提供一些给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日、伪、顽等敌对势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四师部队的军需供应，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四师创建的淮北抗日根据地，一直遭受日、伪、顽三方面的威胁，要与这三种敌对的军事力量作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战斗非常频繁，任务非常艰巨。针对这种局面，彭雪枫师长经常要求部队“做好长期坚持艰苦作战的准备，在日、伪、顽夹击中进行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军需工厂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长期处于边战斗边生产，在频繁战斗环境中坚持生产的状态，工厂经常受到严重威胁。彭雪枫师长对于后方工厂的安危非常关注。1940年8月，部队二次进军淮上，纵队的后勤机关与工厂未随部队行动，仍然留在涡阳北面的穆寨。11月上旬纵队首长指示后方机关与工厂也东移淮上。工厂在转移过程中，恰遇日伪军5000余人从蚌埠、宿县出来向涡阳、蒙城一带“扫荡”。机关人员与工厂职工积极配合五旅、特务团等主力部队阻击，掩护工厂物资与设备的转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使供给部机关和工厂的人员物资都没有遭到损失，并在转移到邵家圩子后，稍加休整就开工突击生产。彭司令员对后方工厂这次转移非常关心。当他听到供给部部长谢胜坤同志说，后方机关工厂在这次转移中人员无伤亡、物资无损失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对机关人员与工厂职工的英勇战斗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鼓励。在听说这次后方机关与工厂转移时，穆寨群众主动积极地帮助掩藏物资机器和伤病人员，有几个老乡被敌人残酷杀害时，彭司令员非常愤慨。他说：“穆寨的老百姓为我军保存物资设备，有几个人被敌人杀害，我们很痛心。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要动员全体职工积极工作，努力生产，支援前方多打胜仗，为遇难老乡报仇！”在他视察工厂时还嘱咐后勤领导与工厂领导：“你们处于边缘区，距蚌埠、怀远、宿县等日伪军据点只有几十里，必须切实做好群众工作，依靠地方党组织，掌握敌情变化，在坚持生产中既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要保障部队作战供应，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望你们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彭雪枫师长对军需工厂的生产情况非常关注。1940年冬，工厂迁移到淮上邵家圩子后，天气日渐寒冷。他指示工厂赶制棉衣，并说：“如果工厂自己不能按期完成，可以动员农村妇女手工缝制以尽早缝好，迅速发到部队御寒。”供给部和工厂按照彭师长指示，在地方党政机关帮助下，动员驻地妇女帮助缝制，终于很快完成了棉服生产任务。当部队穿上统一制成的灰色细布棉军服时，彭师长高兴地说：“我们部队开始走上正规化了，今后要加强军容风纪教育，每人还应发皮带、绑腿，着装力求整齐壮观，克服散漫松垮现象”。1941年3月的一天，彭师长利用指挥战斗的间隙到工厂视察并看望职工。当他看到工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听说缝纫工一个人一天能缝制20多套单军衣时，高兴地说：“工人同志日夜赶制军装，支援前线部队打胜仗，我代表前线同志感谢你们，建议前后方的同志们来个革命竞赛”。职工们

听了师长的话，受到了很大鼓舞，劳动热情更加高涨。当时供给部要求被服厂在“五一”前完成 2000 套单军衣，在时间短、人员少、设备差的情况下，大家表示，不按时完成任务，坚决不下火线。工人们吃在工房，睡在机器旁，连续三四个昼夜不休息，加班突击，终于按时完成了这批突击生产任务。

彭师长也非常关心部队着装的统一性。1939 年，支队在怀远耿家村举行“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时，由于当时条件十分困难，全支队 3 个团，只有第三团一个团穿上了新军装，其他部队还是穿的用棉衣改成夹衣，夹衣又改成单衣，有的都已破旧不堪。会后，彭师长很快派支队军需处长资凤同志到寿县城内，找工人、搞材料，为第一、第二团和支队机关赶制单军衣，并由支队供给机关，组织工厂研究制订统一的服装样式与大小尺寸。这就是后来规定的：一个样式、两种类型、三个号码的军服生产标准。一个样式，就是中山装式；两种类型，就是干部服与战士服；三个号码，就是所有服装，均依尺寸长短，分为大、中、小三个号码，大号 25%、中号 70%、小号 5%。从而，大体上统一了全支队（后来全师）服装生产的规格，使部队着装逐步走上了统一。

彭师长对产品质量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给他做的衣服，他发现在制作上有不少毛病，随即提笔，给被服厂写了一个条子，说：“给我做的衣服尚且如此低劣，给战士的衣服就可想而知了”。此信转到工厂后，对工厂领导震动很大，除了进行自我批评，作了深刻检讨外，并组织职工讨论研究，制订改进措施。工厂成立了技术研究会，组织工人学习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责任心，在生产工艺上作出一些规定。明确要求服装缝制的针码，每寸要达到 16 针到 18 针，内外线要一致，以及袖口扎腰线、立正线等一些工艺上的要求。建立了产品检验制度，规定不合格产品不能出厂，要坚决返工等，使产品质量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彭雪枫师长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近 60 年了，但师长对四师军需生产和军需生产战线广大职工的关怀，却深深地印在广大军需工人的心坎上，永远永远也磨灭不掉！

（原载《铁流——新四军后勤战线》，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

彭雪枫与程道口战役

郭家宁

1941 年 7 月，日伪军集中 1.7 万余人对盐阜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在苏中根据地军民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就在日伪军“扫荡”盐阜地区时，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于 7 月 19 日，调集第三十三师、一一二师各一部共六个团从侧后向正在益林、东沟抗击日伪军的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夺占了骆家荡、小骆等地。20 日，以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两个团侵占了泗阳西北的程道口，以第一一七师、第三十三师各一部先后侵占淮阴、涟水间的大兴庄、张官荡地区，继续沿六塘河向西扩张，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再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抵津浦铁路，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汤恩伯部东进苏北创造便利条件。

程道口是六塘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一个小镇，位于六塘河的东北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王光夏占据程道口后，为了构筑据点，强拉民夫千余人，周围七八十里的群众，甚至连寡妇都被拉去挖沟、筑圩寨。民夫们一律自带口粮，昼夜劳作，不许休息，还经常遭受监工匪徒的辱骂、鞭打，苦不堪言。王光夏还向周围群众摊派钱款，并将据点附近十余里以内的树木砍伐一空。我军曾数次向王顽晓以大义，提出忠告，劝他停止作恶，迅速撤离程道口，归还我根据地，王顽根本不予理睬。经过 50 多天的经营，在毕家滩以南的岸边建立了 3 个土圩寨。两个小圩寨与中间的大圩寨相距较近，均以踩桥相通。每个圩寨分内外两层，外围墙高 6 尺、宽 6 尺，东、西、北三面宽 8 尺，3 丈远一个炮楼。内围墙里脚修了暗堡射击孔，比地平面略高，外面不容易看见，人称“地乌龟”。围墙之外有 4 层铁丝网，用粗铁丝编织，攀在树上和七八尺高的桩上，外壕的外沿下面还有掩蔽部。在 200 米射界内障碍物尽皆扫清，易守难攻。

圩寨内顽军兵力有：王光夏部 900 人的保安第 1 团，500 人的保安第 6 团，以及 400 多人的泗阳县常备队、骑兵连。火力配备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12 挺，步、马枪 800 余支，还有土炮 200 门，仅火药就堆满了几间屋子。在平原地区构筑这样一个坚固的据点，且兵力与火力都比较强，同时据点内物资雄厚，仅粮食就多达 30 余万斤，足够用两个多月，外壕下面还有一个较大的蓄水池，供应人畜饮水。因此，王光夏有恃无恐，自吹兵精粮足，固若金汤。

盐阜区反“扫荡”一结束，新四军军部专门召开有刘少奇、陈毅、赖传珠、作战科长朱茂绪、教育科长陈铁军、通讯科长曹丹辉、侦察科长马步英等人参加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如果不以极大的决心来挽救这种危险形势，华中全局可能受到严重的危险。为此，华中局和军分会经过研究，决定成立一个前方指挥部，由陈毅代军长亲自挂帅，拔除程道口王光夏据点。会上明确前指由司令部从各科抽调科长、参谋组成，并配备电台和机要人员。9 月 24 日、26 日，军部多次电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邓子恢、张震等领导，对拔除程道口据点予以配合。

9 月 28 日，军部派出一个营随陈毅出发。当天晚上，他们来到涟水盐河边，五港交通站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河边等候，在两岸拉起两道绳子，用几只大木桶当“船”，每次坐几个人，这样既不费什么力气，又没有什么声音，很顺利地渡过了盐河进入淮海区。

29 日，陈毅一行由高沟经杨口到达西秦圩住了两天，后又经杨口、陈圩到达古寨。在古寨住了几天，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独立旅政委罗华生、十旅旅长刘震、十九团团长胡炳云和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组织部部长杨纯、专署粮食科科长李干成等参加了会议。会上，陈军长神情严肃、语气坚定地说：“顽固派韩德勤调兵遣将侵占我淮海区，我们并没有马上给予回击，我们晓以大义，劝他们走开，劝他们打鬼子去，我们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可是，他们的反共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他们已经横下一条心了。”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嗓门，目光炯炯，有力地挥动拳头：“既如此，我们就要自卫！就要坚决反击！就要坚决粉碎顽固派这个反共计划！”后又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亲自到七旅十九团为全团 3000 多人作战斗动员，对程道口战役作了详尽的布置。

为贯彻落实军部的电示，10 月 5 日彭雪枫起草了《迎击反共军东进的训令》。7 日，率有关人员策马赴泗北侦察地形。10 日，彭雪枫特意去骑兵团作战斗动员。13 日，彭雪枫在《拂晓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今天，反共军随时随刻有东进逼我的情势下，更需要我们吸取以往的教训，纠正过去，努力将来。”

程道口战役的作战方针是：“攻点打援”。兵力部署，以七旅胡炳云的十九团附一个山炮连，位于程道口西北向东南主攻；以独立旅胡大荣的二团，位于程道口东南向西北主攻；以四旅秦贤安的十团，位于六塘河南岸渡河向东攻击。并以刘震、康志强的十旅位于淮阴、涟水间盐河西岸，阻击可能由曹甸西援的韩德勤部队；以位于东沟、益林地区的彭明治、朱涤新的

七旅尾击可能西援的韩德勤部队；以成钧、赵启民的五旅位于淮阴、淮安运河西岸，阻击可能由淮阴出扰的日伪军，并视情协同十旅歼灭韩德勤西援部队；以四师李同生的骑兵团位于八集，准备机动驰援各方的战斗；另四师派必要部队向泗阳县城、洋河警戒；淮海区独立团向仰化集、宿迁和众兴、渔沟方向警戒。

根据陈毅代军长的统一部署，各参战部队一律于10月14日进入集结地点。15日，开始肃清道口外围据点。先后收恢了史集、仰化集、丁庄、毕庄、张庄等地区。迫使顽敌龟缩程道口据点固守。担任主攻的七旅十九团胡炳云和独立旅二团的胡大荣部抓紧构筑工事，开挖交通沟，迅速接近敌人。

在地方，广大干部群众在淮海区党委的领导下，也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战前准备工作。群众对王顽早已恨之入骨，听说要打王光夏，人人欣喜若狂，个个要求参战。从10月15日开始，泗沐、泗阳各乡就已行动起来。各地纷纷召开群众大会，愤怒声讨王光夏的罪行，表示驱逐王光夏的决心。严惩王光夏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一夜之间，工程队、担架队、运输队全都组织起来了。单单六塘河北岸12个乡，一下子组织起4000多人支前大军。民工们自带干粮、铁锹、扁担和绳床，潮水般地向程道口前线涌来。

程道口据点被包围后，专署粮食科长李干成立即带着前锋、战士两个剧社到三庄等地演出，深入农户家进行访问，征集粮食。群众纷纷说：粮食与其给土匪抢去买枪，不如给军队吃饱肚子打顽匪过安稳日子。时值秋收季节，群众将新收上来的山芋、花生等粮食缴纳上来，仅用3天时间就征得粮食2万多斤送往前线，为程道口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策应程道口战役，9月20日新四军8旅22团向固守在涟水城东北郑潭口的日伪军发动攻势。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号称固若金汤的郑潭口据点600余名日伪军全部被歼。这次战斗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内的首次攻坚战，它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气焰嚣张的日伪军，有力地鼓舞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10月17日，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奉命偕随员罗会廉火速由半城赶赴程道口，经界头集去老陈圩途中碰上王光夏的第一支队长孙玉波和他的支队。由于情况突然，气氛有些紧张。彭雪枫知道孙玉波曾任顽正规军八十九军参谋主任，看不起王光夏，与王有矛盾，“且事先曾经给我们写过信”，便送上名片与他约会。彭与孙相见“寒暄之后，晓以合作抗日大义，并慰问他的部下1000元，孙大为感动，当下说里应外合，协助我们去消灭王光夏的第二支队陈儒及李守宽部”。对此，彭雪枫“答应了他”，并当即对第二十六团作了部署。

18日，彭雪枫等由老陈圩东渡运河，到达程道口前线。晚赴军前线指挥所小李庄，幸会陈毅代军长，两人分别8年重逢，兴奋不已，陈毅当即任命彭雪枫为战役之参谋长，参与指挥程道口战役。

参加程道口战役的部队到达各自位置后，前方指挥所就搬到程道口东北（刘集以西）4里路的一个村子。陈代军长第二天就带着朱茂绪、陈铁军和王培臣几个人到程道口周围看地形，并坚持要在程道口东500公尺处构筑一个碉堡，安上电话机作为临战指挥所。随行人员一致地说：“这距离敌人太近了，至少要1500公尺以外。”陈军长仍坚持说：“好了，在轻机枪有效射程以外的800米处做个碉堡吧。”由钟国琴率领的特务营在刘庄做个较大的、较坚固的碉堡，并在离碉堡50公尺的周围构筑堑壕，把特务营分布在堑壕里保卫警戒。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都到第一线去了，只留下政治部主任刘兴元陪同陈毅。10月20日，陈毅对彭雪枫、刘兴元说：“这次作战，必须制定战场纪律。我说，刘兴元记录，雪枫整理。”根据陈毅的口述，彭雪枫整理出了《消灭王光夏战斗奖惩军律》，共三条十款：一、奋勇先登者奖。为：（一）奋勇砍铁丝网者；（二）迅速越外壕者；（三）不顾一切攀登围墙者；（四）巷战获胜者；（五）领导冲锋者；二、活捉王光夏者重赏。三、临阵退缩者罚。为：（一）观望不前者杀；（二）擅自后退者杀；（三）造谣惑众者杀；（四）夸大敌情者严办；（五）借故离开火线者严办。陈毅看后说：“好！立即颁布。”

20日18时，总攻开始。陈毅坐镇指挥所，密切关注战场情况。几个小时过去了，战斗仍在进行中，整个战场上杀声阵阵，火光冲天，枪炮声响成一片。

当陈毅正在焦急等待时，19团团长胡炳云电话报捷：攻破西圩

寨。陈毅大喊一声：“传令嘉奖！”放下电话，他让参谋查问东圩寨战况，一问得知独立旅二团攻打东圩寨进攻受挫，3次爆破未能成功，连第一道铁丝网都没有突破。陈毅下令将指挥作战的团长撤职，旅长、政委亲自到前面去指挥作战，组织火力再攻。

随后，陈毅说了声：“走，我们到前面去看看。”说着就迈步出了门，参谋、警卫来不及阻拦，只好跟着跑了出去。

陈毅来到西圩寨，察看了顽军的防御工事，确实坚固、难攻。在表扬了十九团英勇善战之后，他返回指挥所，下令独立旅暂时停止攻打东圩寨，做好准备，明晚再打。

第二天，独立旅根据陈毅的指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陈毅还把军部的炮兵连调来参战，加强火力。晚上17时30分，再次发起总攻，经过3个小时激战，东圩寨终于被突破。东、西圩寨瓦解，大圩寨难保，新四军指战员很快攻入寨中。陈毅向部队下达命令：“严密搜查，活捉王光夏。”不料这家伙非常狡猾，乘混乱之时，带着十几个人化装逃跑了。

22日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正在大圩寨清理、打扫战场。陈毅代军长在胡炳云的陪同下巡视战场，陈军长看后一切都感到满意，热情地赞扬十九团勇猛顽强，打得漂亮！他告诉胡炳云，要在全军传令嘉奖十九团。但胡炳云一想到给王光夏溜走了，实在感到很遗憾。随口说：“军长，王光夏他跑掉了呀！”军长猛拍了一下胡炳云的肩头：“他跑掉就跑掉好了！他是顽固派，他还会来嘛！他再来就消灭他嘛！”

程道口战役共毙伤顽军190人，俘1230人，缴获步枪850支，轻重机枪14挺，迫击炮2门，电台2部，战马57匹及大批军用物资。不仅粉碎了韩德勤接应汤恩伯顽军东进的计划，巩固了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而且由于它是自皖南事变、豫皖苏边区反顽失利后新四军取得的第一次反顽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士气，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10月26日，彭雪枫返回师部后，在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程道口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的长篇报告。在谈到程道口战役意义时，指出：“击破了反共军依托淮泗、淮海、运河两岸作为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企图；打破了韩德勤的西进意图和延缓了路西反共军的东进；争取了伟大斗争的主动权，我各机动兵团的主动性也大了；解除了民众的痛苦，兴奋了广大群众；改正了一般同志在战术上不攻坚、不坚守的陈旧观念；加强了我们对游击性运动战的信念，使同志们相信，我们可以在据点之间打运动战。”

（作者单位：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彭雪枫与山子头战役

郭家宁

1943年1月，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得到情报，日军将“扫荡”

他的地盘——兴化、曹甸、车桥地区。24日，韩德勤派潘良甫、梁国栋等三人为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到新四军三师师部寻求“合作”。根据军部指示，黄克诚师长与韩德勤的三位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如日军“扫荡”韩部，新四军当配合作战，牵制敌人；韩部机关及部队困难时可向约定的地区转移，但不得向约定外地区转移；在约定地区不得侵害地方政府机关及民众团体，“扫荡”结束即返原防；如日军“扫荡”新四军地区，韩部仍驻原地不动。

2月12日开始，日伪军以主力“扫荡”驻于曹甸、车桥、凤谷村一带的韩德勤部，而以部分兵力对新四军实行佯动。到16日，即全部占领了韩部控制的地区。

在日军“扫荡”韩德勤时，新四军按照军部指示，遵守了自己的承诺，积极配合韩部作战，向日伪据点频频出击，分散敌人兵力。对于转移到我根据地的韩部官兵，新四军以友军相待，接济其粮草和经费。这种以民族抗战为重的行动，博得了各阶层舆论的好评和韩部士兵的感激。当日军转向“扫荡”盐阜地区时，韩德勤却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他们不但不按照协议“即返原防”，反而乘机向新四军根据地大举进攻。3月1日，韩部抢占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的里仁集、程道口等地。正如程道口战役后陈毅对胡炳云说：王光夏“他跑掉就跑掉好了！他是顽固派，他还会来嘛！他再来就消灭他嘛！”我方婉言规劝其遵守协议，但韩德勤执迷不悟，又于3月中旬亲率黄桥战役后重建的八十九军和李仲寰的独立第六旅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等部西渡运河，侵占淮北根据地中心区域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公然扣押根据地地方干部，强缴地方武装枪械，杀害新四军伤员。韩德勤想乘日伪军“扫荡”之机，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东西对进，抢占淮北，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淮北是华中根据地的西大门，是连结华北、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让这两支顽军盘踞淮北，而盐阜地区正遭受日伪军“扫荡”，必然形成日伪顽夹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住院的陈毅被紧急接回军部，研究当前形势。由于韩德勤

不听我方一再劝告和警告，拒绝撤回原防，陈毅当即决定，用武力解决，驱逐韩德勤。

3月14日，军部发出战斗号令：“为击破顽韩在洪泽湖边建立根据地之企图，并粉碎王仲廉之东进，巩固我现阵地计，第四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与淮海军分区部队归第四师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歼灭该顽。”

15日，军部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各部接电后限17日前行动。临时指挥部及五旅电台立即与四师切取联络，听候四师彭、邓指挥。彭、邓应即进行具体部署并具报本部。”接到军部命令后，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火速集结部队，进行战役部署。当天，彭、邓发布作战命令，通报敌情，规定各部队的任务。17日下午，彭、邓召集九旅旅长韦国清、11旅旅长滕海清等旅团长举行战前会议。彭雪枫师长分析了顽我双方态势，指出：截至17日，敌情已经查清。占领山子头等地的系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共约2500—3000人，其外围尚有9000余人。由于日伪军对我“扫荡”，我方部队比较分散。到16日止，集中起来的部队只有二十五、二十六团、骑兵团、三十一、三十二团各1个营。为了及时给韩、王以打击，决心遵照军首长电令，不待主力全部集中即以现有兵力向山子头等处顽军攻击。

会议决定：旅长韦国清指挥九旅歼灭山子头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十一旅一部及五旅十四团4个连统一由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指挥，攻击李仲寰的独立第6旅。各部于黄昏时进入攻击位置，24时发起攻击。

返回旅指挥所，韦国清和其他旅首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擒贼先擒王”，以小部兵力牵制顽军，集中大部兵力攻歼韩总部、王光夏的纵队部及其主力。山子头位于成子湖西北岸，是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土岗子。韩总部和王光夏的第三纵队分别盘踞在岗上的几个村子里，其中韩总部设在王圩的一座地主庄园里。为了出奇制胜，九旅首长决

定，将部队隐蔽在离战区较远的朱湖、许圩、马宅地区，采取远途奔袭的战术，直捣韩总部。下午3时，九旅部队集结完毕，旅首长进行战斗动员。韦国清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夹击新四军的阴谋和韩德勤背信弃义的罪行，讲了打好这一仗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激励起全旅官兵的战斗积极性。同时，为了加强战斗中的组织领导，保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派一批旅团机关干部下到营、连，随部队一起行动。

晚上8时，各部分别从驻地出发，取捷径直奔山子头。接近山子头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大雨给行军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帮了大忙。原来韩顽驻地附近都设有固定哨、流动哨，戒备森严。由于下雨，哨兵们都撤回到房内避雨。新四军到了眼皮底下，他们都没有发现。

晚上12时战斗打响。九旅各部按预定计划扑向顽军，发起猛烈攻击。顽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许多人刚从睡梦中惊醒，就束手就擒。激战到18日凌晨4时，山子头地区的顽军被逐个歼灭。

当时韩总部盘踞在王圩的一座地主庄园里，韩德勤、王光夏都住在这里，房屋坚固，易守难攻。特别是担任守卫任务的都是韩德勤的亲信，他们依托坚固的房屋拼死抵抗。担负攻打任务的是九旅二十五团三营八连，指导员孙长兴率领三排用机枪封锁大门，将顽军全部压缩在院内；连长齐德宽率领二排奋勇登上韩总部的房顶，居高临下向院内扫射和投弹。顽军退缩到屋内，继续负隅顽抗。齐德宽让战士们在房顶上挖了几个洞，向屋内投手榴弹，随着一阵爆炸声，炸得顽军鬼哭狼嚎，只好又跑到院里来举手投降。

孙长兴在战斗中头部负伤，他顾不上包扎伤口，抓住一个俘虏，问他韩德勤在哪里。这个俘虏哆哆嗦嗦地指指屋内，说韩德勤和王光夏都在里面。孙长兴一挥手，带着几个战士冲了进去。王光夏正要举枪反抗，结果被当场击毙。韩德勤缴枪投降，当了俘虏。

在九旅攻打山子头的战斗开始后，盘踞在山子头北侧的顽军独立第六旅听到枪声，李仲寰立即下令收缩部队。十一旅展开攻击后，与敌形成对峙。到18日上午10时，顽军主力被歼，但独六旅旅部率部分部队仍负隅顽抗。彭雪枫师长立即从山子头方向抽调九旅部队参加战斗，并派师参谋长张震到现场指挥。不久，预定参战的五旅、七旅的部队也先后赶到，投入战斗。下午3时，战斗结束。山子头战役全歼了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及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生俘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参谋长吕汉卿以下1000多人，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

韩德勤和一批军官被俘后，由于军部战前有指示，准备将韩德勤作一般俘虏放掉。就在这时，韩忽然招认：“我是韩德勤，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我要见彭雪枫和邓子恢。”韩德勤突然自报家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下面的同志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逐级请示到旅里。旅长韦国清迅速赶到现场，让二十五团派人将韩德勤送到四师师部半城镇。韩德勤被押送师部后，首先演了一出“杀身成仁”的闹剧，连续吃了十几根火柴头。他知道就是吞掉一盒火柴头也不会丧命，于是又开始绝食，四师官兵特意为他准备了上等饭菜，但他一口也不吃。还写下了遗嘱，表示“不成功便成仁”。

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出面与他谈话，韩德勤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第二天一早，师长彭雪枫来看他，劝他吃饭，才结束了绝食。

开始，四师的几位领导为了给这个“副司令长官”、“省主席”留点面子，就把顽固派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王光夏身上，说王背信弃义，在事前毫无通报的情况下，突然闯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所以我们忍痛自卫。不料韩德勤不识抬举，蛮横地说：“王是我的部下，打王即仇我。”韩德勤不识相，彭雪枫等人也就毫不客气地一一指出韩德勤、王光夏一贯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种种罪状，义正词严地表示：“尽管如此，新四军仍然以大局为重，从不愿扩大事态，轻启事端。即以这次山子头事件，也是你韩德勤与王仲廉勾结于前，新四军迫不得已，才起而自卫于后！”

彭雪枫师长又以四师成立以来，始终处在国民党军两面夹击状态为例，厉声责问韩德勤：“你

们把我们从淮北路西赶到路东，现在又对我们东西夹击，难道只有我们主动跳到洪泽湖淹死，才算我们执行协议吗？”韩德勤被问得哑口无言，又提出要面见陈军长。

3月18日当天，军部即得到了四师关于俘获韩德勤的报告，陈毅等人即刻又电告中央军委，报告俘获韩德勤的经过及韩目前情况，称：“韩德勤被俘时尚未承认，我们亦故意伪装不知道。我当时拟以一般俘虏官欢送出境，但后韩自认主席，放他不愿走，并要求见彭、邓，于本日晨到4师师部。”“如何处理？请即电示。”

24日晚上，陈毅从军部黄花塘出发，夜渡洪泽湖，来到第四师师部，主持与韩德勤的谈判，处理善后事宜。

在听取了彭雪枫和邓子恢的详细汇报后，陈毅认为：如果除掉或扣押韩德勤，蒋介石必令汤恩伯代替韩德勤，将来冲突还会继续；如果留韩德勤在苏北，他已无多大实力，危害不大，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不会鼓动蒋介石派汤恩伯东进；汤恩伯与韩德勤不是一个派系，如果得不到省主席的位置，也不会积极东进，这对我们巩固华中无疑是有利的；同时，现在放韩，使事态局部化，亦不会影响在重庆同国民党的谈判，对全国大局也有利。

基于这种分析，陈毅认为“私了”为上策，尽快放韩。他对彭雪枫和邓子恢分析说：“韩德勤被俘后，最怕我们杀他，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住其省主席的地位，此点可以利用。我们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天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方面便于侦察重庆的态度，一方面因韩未下台，重庆就不好以汤恩伯取而代之，而汤没有得到省主席的位置就不愿以自己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

25日中午，陈毅把自己的想法电告了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军部，主张尽快放韩，礼送出境。中央尚未答复，第二天，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等人的电报先来了：“我们主张暂不释韩。”为此，陈毅在27日又连续两次发电给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报中央，重申放韩的理由，特别说明：“韩德勤被俘事，估计尚未曾传出去。”

29日，中央书记处发电给张云逸、饶漱石并转陈毅：“陈27日两电悉。同意陈所提办法处理韩、王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为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无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密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必急打。”

这时韩德勤想与我“私和”，保住省主席位置的态度更加露骨。28日彭雪枫、邓子恢再次和他谈话时，韩德勤提出了“给面子”、“给出路”的要求，一再诉说自己的“苦衷”，称国民党内有许多人想取代他这个“省主席”，汤恩伯对他有“加害之意”，蒋介石的方针不变自己“难守诺言”，等等，并承认这次事件是由于他的过错才引起新四军“问罪”的。

陈毅认为，现在一切条件成熟了，于是在31日去见韩德勤。

韩德勤见陈毅到来，欣然出迎。陈毅落座后，先对韩德勤“慰问”了一番，然后转入正题，阐明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基本主张，谈了这次山子头事件的起因，最后表示：我们对韩主席坚持敌后抗战，采取帮助态度，即令将来局面演变，不幸有大规模的摩擦发生，也力求与韩主席保持友善态度，不受大局牵累。

面对陈毅不计前恶的宽大胸怀，韩德勤也不得不表示：“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接着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己自黄桥战役直到这次山子头事件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共同摄影、订立文件以示互信。

双方商定，韩德勤留其参谋长吕汉卿代表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共同拟订一个合作抗战的协定，交陈、韩核准，再由陈、韩交换一封信件，以示同意。

4月1日，韩德勤登门回拜陈毅。陈毅设宴为他饯行，彭雪枫、

邓子恢出席作陪。席间，穷途末路的韩德勤向新四军提出“借钱”，陈毅给了他8万元，并送还了他的手表、手枪等物。宴后，韩德勤坐上新四军为他准备的牛车，带着新四军交还的部分人枪上路了。

同一天，彭雪枫与吕汉卿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副总司令会谈备忘录10条》。由

于这是韩德勤私下与新四军达成的秘密协议，所以第 10 条特别规定：“本条款双方均应绝对保守秘密，未得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片面废弃或泄露公布。”

实践证明，新四军果断举行山子头反顽战役和捉放韩德勤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使得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对进、合击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不久，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到安徽的地盘上去当他的“江苏省主席”。

（作者单位：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彭雪枫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吴涟

彭雪枫是我党著名的军事将领。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1938 年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兼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淮北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开创和保卫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历次战役战斗。抗战期间，彭雪枫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把经济保障工作作为有效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取得了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也为丰富我军战略战术的理论宝库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一、彭雪枫有关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主要思想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是抗战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争样式。在人力、财力都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如何壮大自己，不断地削弱敌人，就成为摆在每个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面前的重要课题。彭雪枫结合抗战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思想，主要有：

1 坚壁清野，免资敌用。1938 年 6 月 14 日，彭雪枫在《日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一文中指出“应立即实施在政府统筹下的‘坚壁清野’，把无秩序的逃亡，变为有秩序的清野。关于粮食牛马，军需诸品都应发动民众妥为收藏，免资敌用。……我们的舟车，是要在千钧一发的时机中输运弹药、给养、工业原料”。1943 年 2 月 13 日，彭雪枫在《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中，肯定了淮北苏皖边区一分区群众反“扫荡”成功的做法，认为民兵斗争、空舍清野、锄奸运动、破路运动等广大群众的反“扫荡”运动，同样是粉碎敌人“扫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43 年 12 月 6 日，在《战斗动员准备反扫荡》中指出“粮食是边区军民的命脉，公粮私粮都要藏好，一粒也不能让敌人抢去。藏粮的地方要严守机密，谁要把他告诉敌人谁就是犯罪。无论私粮公粮都是一样。”彭雪枫还对坚壁清野进行过分析，他将坚壁清野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消极的坚壁清野是估计到敌人将要向某地进攻，预先发动民众，把妇女老弱迁移到距离较远的隐蔽地方，壮丁加入自卫队，粮食品都有计划的处理，或埋藏，或烧毁，或搬走，使敌人来时做饭没有家具，睡觉没有床铺，走路没有向导，和瞎子聋子一般，感受严重的困难。……积极的坚壁清野，不仅东西搬走，人跑掉，而且要用种种埋伏暗算，使敌人来上我们的当。”

2 夺取敌资，为我所用。在彭雪枫的许多军事报告和战斗总结中，都有克敌资我的材料。1940年4月22日，新四军第六支队十三团在龙山后崔圩一战，缴获军步枪十余枝；6月1日，新四军六支队在新集南一线与敌激战，缴获各种武器2200余枝、各种弹药5600余发。1939年9月至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在涡北经历较大战役30余次，缴获迫击炮16门、重机枪36挺、轻机枪120余挺、步枪10000余枝、各种弹药30余万发。此外涡北人民自卫武装配合我军参战30余次，缴获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0余枝。1942年9月，四师龙山部队夜袭义门、腰楼伪军，缴获步枪100余枝；10月，我义门区队100多人，袭击盘踞在沈王、燕庄之伪军，缴获步枪30余枝。1944年8月15日，四师奉命收复津浦路西豫皖苏根据地，先后解放路西8县，缴获高射机枪1挺，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60挺，步、马、短枪7600余枝。

3 改善民生，爱惜民力。彭雪枫在《关于四师进入淮北后之各方工作布置报告》中，多次提到，发动群众，改善当地民生，使我各部到达一地后成为“我之基本根据地”。1940年10月21日，彭雪枫在基督堡召开的八路军第1纵队参谋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该纵其后的作战与工作的方针做了明确指示，“要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财力”。他对当时部队中“有些干部为了自己的部队扩大，物资条件好了实行‘抓一把’”的现象，指出“这样发展下去会发展成流寇主义的”。“就是没有政权观念，有好吃，有好穿就得了，于是就乱七八糟。要知道爱惜人力、物力、财力，先要省吃俭用。”彭雪枫总结我们部队的经验，指出浪费、贪污腐化、摆阔等不良现象的危害。他说：“关于财力物力的节省上，我们十分惋惜过去浪费之未能及时纠正，大大方方的给那些贪污腐化的先生们开一扇方便之门，也给一些不事生产不知民间疾苦的浪费同志们一个‘摆阔’的机会。自从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仅仅半月之内，从已有的成绩来看，已经可观了。”彭雪枫还将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财力和部队实行精兵简政结合起来，阐释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意义“一是爱惜民力，爱惜根据地”，“二是提高工作效能”，“三是缩小机关，充实下层，加强战斗力。”

4 加强生产，保障供给。彭雪枫鉴于人民军队的性质，主张即使在战争形势下，“军队的党以及全体指战员，不愿也不忍更多的枉花民众一分钱”，他提出军队要实行生产节约。“部队在规定的预算之内，省吃俭用，努力生产，从今年春天到现在，九个月共生产六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七元三角，节约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七元八角一分，合计七十六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元一角一分。我们不愿花老百姓更多的钱，不愿花公家更多的钱，作战之余，种地、种菜、开荒，单是秋季种菜就共有二百五十亩。在粮食上，过去是二斤半，以后减到二斤六两，再减到二斤四两再减少到二斤二两，再减到二斤，一共节省了粮食二十万斤。后方部队比前方部队吃得更少。……生产节约时候，全体工作人员夜间不点灯，早睡早起，干部同样参加劳作。司令部的各科长，政治部的各部长，吴部长、孔副主任都亲自动手干。今年麦收的时候，军区赖司令就亲自帮助老百姓割麦子。”他号召：“整个部队，上下一心，但凡能节省一分钱就节省，但凡能少吃老百姓一颗粮食就少吃，使我们的根据地能经得住将来的困难。”对于兵工生产，彭雪枫曾特别提到“供给部领导下的兵工生产，我们的兵工生产经过了两次白手起家，而终以自己的手和脑制造出大批的战场必需品，我们又以其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因陋就简’发明了新的武器……”

二、彭雪枫有关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主要实践

在战时经济保障工作实践方面，新四军第六支队、四师在彭雪枫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保障战争的最后胜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在财政经济方面。新四军第六支队于1938年夏由豫东开抵亳北，建立了一块东西宽50余公里，南北长100公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亦称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调整土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着力开展财政经济建设。到1940年下半年，新四军逐步走上依靠根据地统收统支供

应部队轨道。8月31日，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江北部队在津浦西者，有四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人数1.5万人左右，每月需粮食90万斤，津贴费2.7万余元、伙食、办公、杂支、特别费6.3万余元。中心区一下被顽军侵人，所存粮食被烧抢一空，现粮食极为困难。今年夏收尚好，秋收比路东差。财政方面亦因定远沦陷，每月连各项税收捐款在内收入不满4万元，现待路东每月补充二三万元维持伙食费。在路东者有五支队及地方四个独立团，连指挥部直属队、干部学校、医院共有1.1万人左右，每月需粮食66万斤，津贴费2.2万余元，伙食、办公、杂支、特别、医药等费6万余元。今年夏收得七成，秋收只有杂粮，亦不会很坏，现已募有救国公粮425万余斤，已集中到手的约3万石（425万余斤），预计至7月底可收600万至680万斤，秋收后可续募220万斤，如无重大变故，路东部队粮食至明年夏秋可无问题。路东财政收入，年计货物通过税收及禁烟等，可收180万元，田赋及地方杂税共约170万元，除地方财政开支外，部队每月可约有10万左右，预计自9月份起可增至15至20万元，续下勉强开支，有时尚需补助6支队及苏东支队少许。此外，冬衣费约需8万元，此款将在税款增收及田赋项下筹拨，现已开始准备。”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根据地废除了苛捐杂税，实行公粮单一负担政策，贫苦农民还可以减免公粮负担。

2 在工业建设方面。新四军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一切根据地需要的东西都要自给”的指示，自1939年起，先后分别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卷烟厂、酒厂、肥皂厂、毛巾线袜制造厂等。除兵工厂外，其他都是军民合作的。是年秋，许多厂可以达到半机械化的生产水平，产品除满足豫皖苏边区军民的需要外，还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方面，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制造所和修械所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制造出了第一颗手榴弹。1941年元旦，第一批手榴弹正式问世。到1942年，军工队伍和军工生产随着战争的需要，不断发展壮大，已经设有大小炸弹厂和修械所，每月可出炸弹5000枚，子弹可出2000发。在部队旅一级，均设有炸弹股和修械股。各工厂都在洪泽湖南北沿岸分散做工，为确保安全，组织了工厂武装自卫队，军工队伍不断壮大，由十多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发展成为四师军工部，为保证部队弹药供给，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3 在农业生产方面。新四军彭雪枫部组织战士积肥、开荒和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新兴集一带是凹地，方圆几十里经常遭水灾，群众早就想修一条沟，将水引入上游的淝河。但是淝河一带土豪劣绅不准挖沟，虽然当地群众从1904年起不断的同他们打官司，但一直未得到解决。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后，急人民之所急，于1939年夏兴办这项水利工程，参加的民工达10000多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很快开挖了一条10余华里长的“新四沟”与“新新沟”相连，解决了这一带长期以来的水旱灾害。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小麦由原来的二三十斤提高到200多斤。为纪念新四军造福人民的功绩，涡阳李家洼的群众在新四军起首的李寨立了一座纪念碑。碑额上书：“新四沟碑记”，撰联一副：前引后导与五亿袍泽谋乐利；吃苦耐劳为三区广众造腴田。新兴集的群众也在新兴集东头为彭雪枫立了一座德政碑。后来，这里的人们将这两条沟统称为“雪枫沟”。两座纪念碑的建立、表达了人民对新四军的无比热爱，而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它恨之人骨。1941年夏，汉奸持枪强行把两座纪念碑推到砸断，借以发泄对新四军和革命人民的仇恨。但是，纪念碑上记载着的彭雪枫的新四军造福于人民的功德却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4 在商业金融方面。1939年春，新兴集成立了合作社、百货商行，经销各种货物，出售的日用品大部分都是自己工厂生产的。新兴集的皖北饭店和军民食堂门口挂着招牌：“入门吃饭，出门抗战”。新兴集北头还建有人民浴池，洗澡凭司令部发的牌子，不收费。新兴集的商民从原来的38户迅速增加到100余户。同时，新四军彭雪枫部在各县抗日政府发行流通券，供根据地内部使用；支持边区政府和整个淮北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的金融政策，稳定边区金融，保护根据地经济，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调剂了边区的金融，确保了军事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说：“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彭雪枫战时经济保障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对战争宏观把握的远见卓识，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军事保障工作中的成功诠释，在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成功探索中，这些思想和实践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和历史的睿智，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军队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借鉴。

彭雪枫与抗大四分校

赵云

抗大第四分校诞生于1940年3月，到1945年11月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合并，历时5年多时间，共培养近5000名学员，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上级指示，在确山县竹沟镇组织了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年底，在鹿邑县的白马驿创建了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1939年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根据中央要在各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的指示，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原随营学校为基础，扩建成抗大四分校。校长彭雪枫（兼），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教育长刘作孚、方中铎。抗大四分校第一期于1940年3月在永城县的麻冢集正式开学。彭雪枫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号召同学们做一个军事的政治家和政治的军事家。学校没有教室和住房，机关和学员队均分散居住在麻冢集及其附近村庄的群众家里。抗大四分校课程设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时事政策以及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由于当时缺少教员，除彭雪枫等支队领导兼课外，还请了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民运部长向明，敌工部长王子光等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为加强抗大各分校的建设，中央军委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抗日根据地。抗大总校组织了近200人的华中派遣大队。由大队长刘清明、政委李干辉带领于1940年4月从晋东南的蟠龙镇出发，6月下旬随八路军南下部队到达豫皖苏边区与抗大第四分校会合。彭雪枫等领导分别介绍了抗大第四分校筹备和建立经过，勉励大家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不断总结办学经验等等。宣布合并后的领导成员，方中铎任教育长，刘清明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长（方调离后，刘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张明河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9月，抗大四分校以欢送第一期学员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同年11月7日，在涡河以北的吴桥寺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彭雪枫要求学员要一面学习，一面准备战斗，随时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共顽固派的进犯。号召大家：“把战场当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此时，蒋介石大举反共，以江南的顾祝同，河南的汤恩伯，安徽的李品仙，江苏的韩德勤等各路向新四军进犯，汤恩伯部为主力，共集结10万大军对豫皖苏根据地大举进犯，妄图将新

四军第四师一口吞掉，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边区军民在师长彭雪枫的指挥下，奋起自卫反击。

5月，新四军四师转移路东后，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抗大四分校，华中局和军部决定将淮宝县划归四师管辖。1942年夏，抗大四分校奉命东渡洪泽湖，接替二师五旅的防务工作。这样，学校不仅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承担军事防务工作。

四分校到达淮宝后，很快与淮宝县独立团取得了联系，共同组织了淮安、淮阴侦察情报网，密切配合，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并能很快摸清敌伪据点情况，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置于我广大军民的监督之下，从而取得了主动。

1942年初冬，两淮日、伪军一部兵力侵占高良涧镇。学校除留少数人在曹王庄一带就地坚持外，机关和各队均于当日晚转移到淮河以南永丰镇。进入高良涧之敌遭我独立团和民兵的阻击，未能继续南犯。因此，学校于次日返回淮河北岸，以队为单位分散坚持教学。

1943年10月间，日伪开始实行第一期“治安肃正”计划，在淮北、淮海部份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公路，推行伪化统治，驻两淮敌人也企图南犯。淮宝党政军民在抗大四分校副校长兼县委书记陈锐霆的指挥下，在岔河以北进行阻击，钳制和袭扰敌人。既粉碎了日伪的“肃正”计划，又掩护和保证了学校其他各队的正常教学秩序。

二

抗大四分校在教学中，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原则，贯彻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个总方针。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战第一，教练结合的原则，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军事理论，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野战现场教学。鉴于平原地区敌骑部队快速的特点，进行跑步和体质锻炼，使学员急行军时速可达20至25华里。为节约子弹，提高杀伤能力，开展优秀射手运动，使学员射击平均命中率达百分之九十二以上，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在政治教学中，学习马列主义和各种革命理论，不搞注入式的教学，而要求在教学中，联系边区的斗争实际，组织学员配合地方干部参加征收公粮和减租减息等各种现实斗争。从实际中来增强理解和执行政策的正确性。

在军事教学中，按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原则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结合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四师几年来与日、伪、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且针对江淮平原的特点，着重学好平原游击战、夜战和近战。

1942年夏，在淮宝县还开办了一个普通科，约200人，为期3个月，主要进行政治和军事常识的教育。为了办好学校，搞好教学，新四军军部委托总分校在盐阜区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抗大四分校教育长刘清明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刘清明在会上汇报了该校的建立、发展以及当时组织、训练状况，介绍了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实战的经验。

陈毅代军长在会议结束时到会讲话，他要求各分校加强同部队的联系，组织干部和教员到部队去参观学习，加快同部队的干部交流，促进学校建设。会后，抗大四分校及时地传达了陈军长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并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从此，学校经常派出教员到前方学习部队的实战经验，请前方指挥员到学校来讲课，并根据实战情况不断修改和充实教学内容。使教学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1944年春，抗大四分校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期间，学校停止了招生，全体干部、教职员分3批，每批4个月，集中学习整风。整风中以淮北区党委印发的22个整风文件为学习内容，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认真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各自的“反省总结”。在干部教员整风的基础上，对学校的政治思想、教学、训练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认真总结，并拟定了新的教学计划。

干部整风结束，学校恢复招生，并根据淮北区党委和四师政治部的指示，于1944年和1945年，各学员队进行整风学习，把整风学习作为政治教学的主要内容。学员们在深入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篇文件的基础上，采用小组座谈讨论，帮助他们克服各种缺点，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在整风运动中，学校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针对他们存在的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情况，强调他们要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也号召工农分子知识化，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员访贫问苦，参加诉苦会，进行现实的阶级教育。同时，还让学员帮助群众办夜校，教农民识字，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在和群众接触中培养他们的阶级感情和劳动观念。从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同工农之间的团结，加快了他们的思想改造。通过整风运动，使抗大四分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

抗大四分校的成长是和四师首长、区党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尤其是彭雪枫师长兼分校校长，他非常重视学校的各项工作，学校开学、学生毕业等全校性重要活动都亲自参加并到会讲话。

1941年5月，抗大四分校师生到达管镇(今属盱眙)后，作短期休整，即到永丰镇恢复教学。10月，转移到洪泽湖畔的祖姚庄，在师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管理机构。学校的领导机构为校政委员会，下设秘书室，训练部，政治部，行政管理科和供给卫生科。因正副校长均系兼职，日常工作明确由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主持，并分别任校政委员会的正副书记。27日，学校在祖姚庄举行第三期开学典礼。参加大会的除抗大四分校全体人员、师直单位和地方党政领导外，还有四师首长亲临指导。彭雪枫校长再次勉励大家要：做一个军事的政治家，政治的军事家。邓子恢政委代表军区和区党委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大家：“不要辜负党的殷切期望，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听从教员和领导的安排，搞好团结，奋发向上，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

1942年初，彭雪枫同志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结合以往的战斗经验，先后为学校编写了《游击战术》和《战略战术讲授提纲》两份教材，抽空还亲自到校讲课。他的语言明快清晰，论述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师生的欢迎。

针对学校一度时期出现纪律松散，作风拖拉的毛病，对此，彭师长亲自来学校检查，对学员进行教育。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多次说过，在敌后办学，不仅要搞好教学，而且要注意战斗作风的养成。我已检查了内务卫生，问题很多，应迅速纠正。”学校按照彭师长的这一指示，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经常的进行教育，检查督促外为了培养战备观念，还进行了几次夜间不定期紧急集合训练，往往在同学们刚刚入睡时，行紧急集合。通过训练，转变了作风。一次师部组织学校按限定时间集合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命令，结果行动迅速准确，无一掉队，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学校的校风，是光荣传统之一。广大师生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把自己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学校经常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田径赛。爱好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起歌咏队、诗歌朗诵会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员们的文化生活，还增长了知识，健壮了身体。

学校的学术空气也十分浓厚，学生队均成立了俱乐部，积极开展活动，经常举办学习讨论会、时事报告会，启发大家大胆发表意见，开展学术辩论。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往往从早到晚争论不休，使之达到统一认识。

抗大四分校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吸引着大批的爱国青年，使他们在这个大熔炉里健康的成长。当时四分校的同志一个共同的感觉是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还是愉快的。

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主力奉命西进，收复路西的根据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光荣殉国，时年37岁。为了纪念彭雪枫同志，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2日决定：将永城县更名为雪枫县，命名抗大四分校为雪枫军政大学，将彭雪枫同志的事迹写成传略作为新四军各师的教材。

1945年3月24日，在半城附近的张塘举行了庆祝抗大四分校成立五周年暨雪枫军政大学命名大会。会上，冯文华副校长报告了抗大四分校五年来的战斗历程和命名雪枫军政大学的重要意义。张爱萍师长勉励大家要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彭雪枫师长，团结起来，为了建设一个新的雪枫军政大学，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45年11月，雪枫军政大学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合并（仍为雪枫军政大学）从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彭雪枫的书缘

韩斌

彭雪枫是我军将领中有名的“儒将”，他酷爱读书，学识渊博，擅长讲演，写得一手好文章，故被誉为“文武兼备”的“一代英才”。回溯他的求学经历，是十分坎坷的，虽说早年也进过一些学校，但由于家庭拮据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都未能修满学业。他的文化，主要是靠读书自学提高的，并由此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自己嗜爱读书，抓紧一切时间读书，读的有品有识，还经常敦促身边人多读书、多学习。

“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

1941年2月到5月，彭雪枫率领已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的部队，在豫皖苏地区与七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浴血奋战。经三个月作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四师遭受重大伤亡。为避免更大损失，四师按照军部命令转移至皖东北地区休整。“三个月反顽作战”失利后，作为指挥员的彭雪枫极为痛心。他对部下说：咱们这次在路西没打好，我有责任。大家都打得英勇。没打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学无术可是不行啊。只要学习好，总结好经验教训，下回定会打好的。

在仁和集召开的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彭雪枫主动承担路西反顽失利的全部领导责任，对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作了自我批评。10月底程道口战役后，陈毅来到四师视察工作。陈毅在欢迎大会上对官兵们说：雪枫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我当江西军区司令员，雪枫同志是我的政委。他文武全才，英气逼人。我这次到四师来看望大家，特别是要看望彭雪枫同志。今后四师的工作还要他来主持。陈毅的一席话让彭雪枫心里倍感温暖。他再次对“三个月反顽作战”的失利作了检讨。陈毅勉励说：“严责己者必得益嘛！”陈毅好像看出了彭雪枫钻研军事理论的急迫心情，就送给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亲笔题写：“雪枫同志存阅。陈毅赠。”后来，彭雪枫下了很大工夫精读这部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1943年夏，他把《战争论》和《思想方法论》两书送到九旅旅部，并附信给九旅政委韦国清：“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

仁和集会议后，师部移迁洪泽湖畔的半城镇。这时，党中央和华中局同意了彭雪枫的请求，任命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四师政委。邓子恢是党内有名的老革命家，他的到任，让原本军政一肩挑的彭雪枫轻松了许多。彭雪枫开始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读书和思考问题。参谋

长张震为了能让师长清静地多读一些书，便将自己的办公室让了出来。对此，彭雪枫有些过意不去。一天，他发现半城镇东门外有座破败的古庙，环境十分清静。庙里有两间空房，闲在那里没用，就派警卫员收拾出来，作为自己的读书之所。窗外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窗下一桌一椅，另外有几只木凳，茶几上放着热水瓶和几个茶碗。每当夜阑人静或晨鸡报晓之后，彭雪枫就悄悄地来到这里读书和写作。有几个礼拜天，邓子恢都没看到彭雪枫的身影，还是警卫员悄悄地告诉他：“师长在庙里读书。”得知这个“秘密”后，邓子恢一旦有事需要同彭雪枫商量，就打发警卫员到庙里来找他，一找一个准。

虽说不再兼任师政委，可彭雪枫一直担任四师师长兼淮北区司令员，同时还身兼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他仍给自己规定“每日决学两小时”。就是在1942年冬季紧张的“三十三天反‘扫荡’”中，彭雪枫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利用战斗间隙读了好几本书。原四师十二旅旅长谭友林将军回忆说：彭师长“求知欲望相当强烈。他常说：‘不抓紧时间学习，我会输给工作的。’行军作战，不论多么紧张、艰苦，他都有两匹马驮着书报箱子，一到驻地，就挑灯夜读。鲁迅的书，中外小说名著，历史典籍，还有地方县志，说书唱本，凡能搜集到的，他都不随便放过”。

“读书必求甚解”和“学以致用”

彭雪枫曾说：把梦想建立在理想追求的基础上到变为现实，这是一切学问家、作家、革命事业家及一切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这个“路”，就是苦学，就是毅力，就是千锤百炼的工夫。他读书的座右铭是“读书必求甚解”，他的格言是“学以致用”。

红军时期，彭雪枫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也饱尝过“左”倾教条错误瞎指挥的苦头，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有着最为真切的体会。因此，对于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彭雪枫总是一丝不苟，力求学懂弄通，吃透精髓。他得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表示自己“应该努力”地读。整风期间，彭雪枫又重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还与张震一道，联系路西反顽斗争的实际情况，着重研读“集中兵力问题”一节，从而有了新的认识。兵力过于分散，没有形成拳头，因而丧失了进行游击性运动战的时机和条件。这是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

中国传统兵学博大精深，典籍浩繁，其中首推《孙子兵法》。彭雪枫对这部兵学宝典爱不释手，先后读了十几遍。他在家书中说：《孙子兵法》“十三篇，已读七篇，且已成诵，对这些书，我决朗诵多遍以求会背。学习是非咬牙不可”。后来，他已经能够逐章逐节地背诵《孙子兵法》。此外，他还读过《忠武志》、《曾国治兵语录》。彭雪枫把陈毅赠送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研读的基本书之一，从中“得益良多”。书上留下了他用红、蓝、黑铅笔作的各式各样的标记多达17种，还写下了129条批语，总计约3000字，好学深思可见一斑。这一时期，彭雪枫读过的军事著作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革命与战争》、《红军时代的军事杂谈》、《苏联工农红军的野战教令》、《中国古战术研究》、《孙子兵法综合研究》、《大军统帅学》等。

夜以继日的辛勤耕耘，换来的是丰硕的理论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的一年间，彭雪枫撰写的军事学术论文、指示、训令、战役总结、报告等文献多达34件。1942年7月8日，彭雪枫依据自己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心得，撰写了《〈战争论〉和〈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文。文章详尽分析了中外战争与古今战争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评点中国古代战法和外国战法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主张。再如他的《战略战术问题浅说》一文，是为四师轮训队上军事课所写的讲稿。他根据自己所读的“几本军书”，联系我军的作战经验进行研究，使之“提高到理论地位”。

“书有未曾我读”和“有书大家看”

彭雪枫的“小小图书馆”，永远是朝大家敞开的。他曾请四师中精于金石的正方，用缴获日

军的化学麻将牌，为自己镌刻了两枚藏书章，一枚的铭文是“书有未曾经我读”，另一枚是“有书大家看”。这既是为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激励大家。此后，他的“小小图书馆”一直坚持这样的做法：一、借书给爱读书、爱护书的人；二、新书来了，先盖“书有未曾经我读”之印，读后力求写上眉批、心得，然后盖上“有书大家看”的印章，方能出借。他会根据借书人的需要把书选借出去，有时还派警卫员送书上门。在彭雪枫的带领下，四师的干部战士读书蔚然成风，大家利用战斗间隙学习政治、军事、文化，钻研技术，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也使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六支队供给部部长谢胜坤是位农民出身的干部，红军时期就在彭雪枫领导下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学习努力。1942年9月的一天，彭雪枫看到谢胜坤写的一篇文章，非常高兴，特意来到谢胜坤的住地看望。谈话中，彭雪枫鼓励谢胜坤说：工农干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应学着写点东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工作中的客观环境，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效果，只有这样，经验的积累才愈来愈丰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希望你常写点东西，那样才不至于停留于事务，才能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他说，写文章不难，我们在革命实践中，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把它们汇集起来，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出有条理的东西，就是一篇好文章。

彭雪枫还向谢胜坤传授了自己安排读书学习时间的办法。工作时，可结合工作看党的有关指示和政策；休息时就要坐下来读点理论书籍；行军中可挤时间看些历史和文艺小说。无论怎么忙，历史知识、现代小说、古典文学名著，都要想办法学一些，在小说里，你可获得很多美好的语言和典故。好的典故，可以用小本子记下，必要时可以引述和运用，那样可以充实你的语汇，可帮助别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他告诉谢胜坤，自己就是用几个小本子作笔记或摘录的。他说，文化较低的同志，最好先从通俗的小说和有趣的故事看起，养成读书的习惯。要善于挤时间，工作要科学安排和分工，减少一些事务性的琐事，放手让大家去做，那样既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又可挤出时间自己学习，学习对工作能力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工作能力，一是从实践中锻炼，一是从别人、前人的经验中去学。学习要联系实际进行研究，有不懂的，记下来去请教别人，不到搞通就不放手，不要遇难而退，要有不达目的不撒手的决心。在学习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

对于战士们学文化的情况，彭雪枫同样关心。一天，在师部警卫营担任文化教员的王用久到彭雪枫读书的庙里来看他。彭雪枫主动问起警卫营的战士学文化的情况。王用久报告说，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没有纸笔，就用小棍子在地上学写字，有的用土块在墙上写字。彭雪枫高兴地说：这很好，就是要有这样的学习劲头，就是要这样战胜困难。你向大家讲，学文化很重要，这是我们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不识字，没有文化，不能看书读报，怎么能学好军事、政治？所以我们把文化教育规定为部队经常的一项训练内容。王用久表示，自己连高小都没读完，给战士们上课有困难。彭雪枫笑着鼓励道：我也没有上过多少学，年轻时说是在北平上中学，实际上不是专门上学，是在做革命工作，真是又穷又忙，我现在的文化知识，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和战斗中挤时间自学的。现在，你的条件比我当年好，师机关、拂晓报社有文化的人很多，你又都认识他们，没有书找他们借，不懂的文化知识向他们请教。为了学习，不要怕难，更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爱面子，向他们请教还怕不好看吗？

彭雪枫与书的缘分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后，参谋长张震从他身上的旧军装中找出一支钢笔，还有一个黑皮笔记本。在这个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记着敌我双方情况、烈士姓名、作战经验，以及读书时摘录的名言佳句等。另外，就是几本没有看完的书，再无他物。四师的老战士这样评价他们的师长：“他是一手拿着枪杆一手拿着笔杆，向敌人冲锋陷阵战斗了一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是枪杆与笔杆结合着的军事家兼宣传教育家的典型，是军事战线同时又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彭雪枫将军的廉政理念

赵先明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是一位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奉行廉洁奉公、自强不息、不搞特殊、艰苦创业的廉政理念，被毛泽东和朱德誉为“共产党人好榜样”。

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的必备美德

彭雪枫幼年时代因家庭贫苦，没有条件上学读书，祖父见他有着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就凭自己略有的一点文化帮他学习识字。雪枫的伯父彭延庆是个私塾先生，他见彭雪枫学习刻苦，就让他随自己在家乡附近地地主家伴读，后又将他送到县城上初级小学。因他勤奋朴实，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由学校直接推荐升入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彭延庆先生已无力再供他上中学。为了继续求学，彭雪枫不得不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伯父见他求学心切，解囊相助。在伯父的资助下，他考进了南开中学，但不久就因经济无源，遂辍学离开天津，又到北京找到在西北军任职的族叔彭禹廷，在族叔的帮助下考入了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每月由族叔供给三元五角钱的生活费。但不久，彭禹廷因家人妒嫉，无奈取消了给彭雪枫的这点接济。为了把学业继续下去，彭雪枫就给一所小学代教语文课，靠取得代课的微薄收入和同学们的接济，顽强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彭雪枫的这段求学经历练就他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和优良作风，为他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5年6月，彭雪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天津、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5月，彭雪枫被派到苏区，先后任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中革军委第1局局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1梯队队长、红3军团5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团4师政治委员。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历次战斗中，他无役不从，每次都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且多次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1936年秋被派往太原等地，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这一段工作期间，他始终恪守“廉洁奉公，自强不息”。因为在他看来，廉洁奉公，自强不息是共产党人的必备美德。他常说：“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光荣，贪图享受可耻。我们共产党人要为千百万人民谋幸福，而不是计较个人的享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从不依仗自己的地位搞特殊化，占公家的便宜，而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地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的一床被子，是1937年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时别人送的，千里转战，风吹雨打，已经破旧不堪，他补了又补，直到牺牲时，用的还是那床被子。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工作时，虽然手过千金，经常出入富贵豪门之家，处于灯红酒绿之地，但他始终粗衣布履，洁身自爱，当他结束在临汾办事处的工作时，他连五分钱公款都交了帐，真正做到两袖清风，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出污泥而不染”、“富贵不能淫”的革命本色。

廉洁奉公不搞特殊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彭雪枫不仅廉洁奉公，自强不息作表率，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在这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从不允许家人依仗他占公家的便宜。1938年春，彭雪枫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期间，当他久别10年的父亲到竹沟去看他的时候，河南省委鉴于他家生活很贫苦，就送20元钱给他父亲，可彭雪枫坚决不要，经人再三劝说，才肯收下10元钱作路费。

1941年9月，彭雪枫和林颖结婚时，不让工作人员为他们跟换被褥，仍盖着数年前的旧被子。林颖在洪泽湖东畔的淮宝县任妇女部主任，而四师师部驻在洪泽湖西畔的半城大王庄，彭雪枫和林颖结婚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林颖就要返回工作单位，忽然天下起大雨来，风急雨紧，天又近晚，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呢？林颖不断地朝门外望，她十分着急。若在如今，有些同志处理这类问题，也许用不了一分钟的犹豫，或者让爱人留住一晚上，或者派车送去就行了。那时师部没有汽车，马却现成的，而且警卫员已经将马准备好了，只要彭师长点一下头就行。但大家都知道彭师长的脾气，碰到这样的事情，他首先考虑的绝不是自己的权力和方便。屋外大雨如注，警卫员向彭师长请求允许派马护送林颖回单位，可彭师长用平静温和而又十分有力的语调说：“如果是别的同志，怎么办呢？没有马，下雨，我们就能不行军吗？”他好像在考问大家，屋里顿时寂静无声。片刻之后，林颖同志卷起裤脚，大步走向门外。彭师长这才满意地站起来送林颖同志。事后，彭师长常对林颖说，你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又是一个首长的家属，在任何场合，千万不要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林颖怀孕期间，因有怀孕反应，天天吃高粱、玉米，难以下咽。由于营养跟不上，林颖身体很虚弱，她很想吃一点水果和酸甜的东西。但因当时条件很差，实在不容易弄到这些东西，彭雪枫就耐心地做林颖的思想工作，要她无能如何要克制自己，渡过暂时的难关。

抗日战争时期纸张和笔对于我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紧缺物资，有时我地下工作者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采购纸和笔，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林颖同志是淮宝县妇女部主任，钢笔无疑是她必备的办公用品，当师部一位领导得知林颖钢笔丢失后，就把公家存留的金星钢笔送了一支给她。当时林颖认为钢笔是工作必备的工具，就收下了。可彭雪枫却认为这不是小问题，作为一个首长的家属是不能贪公家便宜的，不久他就用自己得到的稿费按当时购置金星钢笔的价格付了款给公家。

1938年，彭雪枫带几百人的游击支队东进，刚到豫皖苏边区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部队也只能和群众一样吃地瓜干和地瓜叶，就这也吃不饱。有一天，警卫员给彭雪枫端了大半碗煮熟的地瓜干，但他马上找到司务长要他在各方面厉行节约，并指示要千方百计使战士们吃饱吃好。还语重心长地对司务长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是我们的一贯作风，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特殊。”1941年秋，新四军军部党委为了照顾老干部的健康，曾决定旅以上干部实行小灶待遇。彭雪枫一贯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因此他没有执行这个决定。军部首长知道彭雪枫患有严重的胃病，于是就劝他执行军党委决定，可他以吃“小灶”不习惯为由推托了。

有一次，彭雪枫师长到一个营部去视察，吃午饭的时候，营里多做了两个菜，其实也不过是鸡蛋炒粉丝之类，如今算不得什么美味佳肴，可那时算是特别照顾了。菜刚上桌子，彭雪枫师长就把营长和教导员找来问道：“你们战士今天都吃这个菜吗？”“不是，是首长来，增加了两个菜。”彭雪枫师长以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端回去，分给同志们吃了！”跟随师长来的同志觉得营里干部爱护彭师长的心意是可以理解的，便从旁劝说道：“已经做了，首长就吃了吧，下次不做就是了！”“不行！这次吃了，下次还会做！”他又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同志们，部队的的生活很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艰苦，我们如果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我是一师之长，我一举一动，虽不能为人师表，但影响所及，就会开一个特殊的先例。”

1942年冬天，师部供给部的同志出于对彭师长身体的照顾，特地为他做了件质量较好一点的大衣。所谓“质量较好”，和普通干部的大衣比起来，也就是布料稍微细一点。那时，四

师被服厂的同志为了表达对彭雪枫师长的敬爱，还特意在大衣领子里边绣了“祝你健康”四个字。可彭雪枫师长收到大衣后，却执意要把它退回去。并对供给部和被服厂的同志们说：“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艰苦朴素，才能保持我党一贯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注意节约，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否则就很难保持我们党一贯的艰苦奋斗优良作风。”彭雪枫总是这样用具体的事例教育部队的干部和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们，要他们牢牢记住，廉洁奉公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要只关心首长们的生活，而要更多地关心战士们生活，这是当干部和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具备的群众观念。

廉洁奉公艰苦创业是部队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

彭雪枫认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要想使部队得到发展壮大，必须使部队全体指战员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积聚部队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凝聚部队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力量。这里只须列举新四军四师创建骑兵团一例，读者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三清剿区司令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所属9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淮京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四师，在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激战过程中，新四军四师伤亡众多。是年5月，彭雪枫师长率部奉命转移到洪泽湖地区休整时，他深刻反思路西反顽斗争的教训时，认识到因为自己的部队没有骑兵而吃了敌人有骑兵的亏，决心创建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于是，7月份在淮宝县（今洪泽县）仁和镇召开的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彭师长提出了创建骑兵团的想法，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8月1日，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在淮宝县岔河镇宣布成立。1941年冬，骑兵团成立不久，为解决马匹问题，彭师长在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拿出30000元淮北市给骑兵团买马、打马刀、配备马装具。那时每一个战士每天的菜金大致是两角淮北市，30000元淮北市相当于全师大半年的菜金。1942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四师党委决定骑兵团开展大生产运动，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彭雪枫认为这样既可发展部队，又可不与民争粮，不与民争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是年夏，骑兵团一场大搞生产的“仗”打响了。团领导组织部队轮流下洪泽湖割草、挖藕，并抽几名干部去做盐运生意，把做盐运生意挣来的钱用来买马、马装具和马草。部队的割草队、挖藕队，驻扎在湖上，每天天蒙蒙亮就下湖割草、挖藕，一直干到太阳西下。夜宿湖上，没有蚊帐，就用芦苇撑起床单当蚊帐，可是在这种蚊帐里睡，闷的难受。有人被蚊子叮的受不了，就折一根芦苇管含在嘴里跳进水里，芦苇露出水面呼吸空气。有人堆起湿草，在上风头点燃后熏蚊子，自己在下风头睡。就这样，经过半个月的劳动，战士们把几十万斤草和几千斤藕，运到淮河边部队驻地附近。

做盐运生意的同志们更是艰苦努力。他们把为革命做生意，当着一场“战斗”。他们舍不得花一分钱住旅馆，而是吃住在船上，早上喝大米粥，吃咸菜，中午和晚上吃玉米饼。他们每次搞盐运都要坐船好几天，没法洗澡，衣服上生了虱子。就这样他们频繁来往于洪泽湖东西两岸，钱越赚越多，除了本钱，净赚几百万。银元装满几马车，还有金砖、金条等一百余两黄金。当骑兵们拿着大批银元去买马、打马刀、买马装具等时，编了一首快板形容他们的“老板”和“经理”：

守着黄金喝稀饭，
拿着银元穿烂鞋。
衣裳缝里生虱子，
买块肥皂也不愿。
金砖金条金溜子，

银元装满几马车。

这真是两袖清风，腰缠万贯。

四师骑兵团的发展经过指战员们的艰苦努力，逐步壮大为有三个大队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在纵横驰骋中屡立战功。后来《拂晓报》、拂晓剧团、骑兵团被人们誉为新四军四师的三件宝。

（作者单位：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

彭雪枫创建四师骑兵团的历史思考

刘波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是新四军唯一的建制骑兵团。他们驰骋在战场上，创造了辉煌的、难以替代的业绩。彭雪枫亲自参与创建的骑兵团之所以能够在洪泽湖地区成立并发展壮大，是有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洪泽湖地区适于骑兵作战，且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其次四师及骑兵团注重训练，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一、骑兵团的成立既有作战的需要，也有客观的有利条件

在仁和集会议期间，彭雪枫曾严肃地说：“关于整编，有的要合并，有的要地方化，有的机关要撤销，可是我们要搞一支快速部队，要建立一个骑兵团。”在当时整编的大背景下，彭雪枫提出了建立骑兵团的设想，而且这一提议得到了当时四师领导邓子恢、张震的支持。这与新四军所处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相关的。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作战需要，也有可能”来概括。

所谓“作战需要”，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需要。首先是地形条件需要，淮北是广阔的大平原，非常适宜骑兵行动，而步兵则无险可居，无险可守。新四军的其他6个师地处江南和江苏中部的的水网稻田之中，不宜骑兵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师骑兵团是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的原因。所以彭雪枫也分析指出：“我看这一带跟苏联顿河平原有些相似，是千里的平原，最适宜快速部队发挥威力”。其次是与敌骑兵作战的需要。日军和国民党军在淮北地区共有骑兵1个旅团、1个军和1个师，共计约3.5万人骑，是第四师总人数的3倍。3个月反顽斗争中，敌以骑兵为先导，实施“宽正面搜索、大迂回包抄、四面包围、快速冲击”的战术，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彭雪枫曾指出：“论勇敢，顽不如我；论快捷，我不如顽，因此，我们一定要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实践证明，没有骑兵“以快治快”，在这一地区作战是十分困难的。

所谓“也有可能”，就是人才、马匹和经费已有一定基础。关于人才，骑兵团成立时的人员构成主要为3部分，一是延安来的红军和抗大毕业学员，二是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大4分校的学员，三是吴芝圃组建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带出来的青年农民和学生，而且这些人员都经过2年开辟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火磨练，对在这一地区与敌人作战非常熟悉。这里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中央从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如黎同新、周纯麟、姚运良等，他们后来都成为骑兵团的核心领导成员。关于马匹和经费，经过缴获和购买，1941年8月的新四军第四师已经在马匹上有了一定积累，也可以从拮据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作为骑兵团的开办费用。另外，就是淮北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比较好，特别是洪泽湖地区较为富裕，可以承受骑兵团的负担。

正是有了这些原因和条件，成立骑兵团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骑兵团的发展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1941年8月1日，骑兵团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宝县岔河镇宣告成立。

二、加强战斗力建设，打造一支“红色哥萨克”

第四师骑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军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有了一支机动性较强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在成立之初，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战马少，装备差；许多同志不会养马，不善骑马，不懂骑兵战术，严重地影响了作战能力。

一是领导班子适时调整。1942年1月，骑兵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团长兼政委黎同新调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副团长周纯麟升任团长。周纯麟曾在新疆我党组织的新兵营学习，在喀什骑兵任连长，系统地学习了骑兵操典和教范，经过多次考试，还得了奖。周纯麟曾根据过去所学的《马术教范》和《骑兵操典》，向彭雪枫讲了一系列的骑兵训练科目，还当场表演了马上劈刀的动作。此外，其他的人员也相应进行了调整。负责参谋处工作的戴彪任司令部参谋长，另调第四师政治部民运部长康步云任政委，师宣传部教育科长程坤源任政治处主任。对调任康步云和程坤源，彭雪枫、邓子恢等师里领导是有认真考虑的，主要想通过他们加强骑兵团的群众纪律观念和政治教育工作；这以后，为了加强骑兵团的管理，又调了抗大4分校队长和教员王天锡等；为了加强文化工作，还调来了拂晓剧团团长陈守川及团员李允瑞、汤子斌、刘涛等。

二是解决战马以及装备问题。俗话说“步兵的脚，骑兵的马”。要发展骑兵必须首先解决马匹问题，可以说，马匹是困扰初创时期骑兵团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骑兵团的战马数量少，质量也差，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民用耕马，很不适合作战使用；马装具也很短缺，连把马刀都没有。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彭雪枫、邓子恢等四师领导拿出所能拿出的全部经费3万元淮北币给骑兵团添置装具等物。3万元淮北币当时相当于全师指战员大半年的菜金。经过反复研究，骑兵团着手制定预算计划，并决定将买马、打制装具的任务细分到各大队和供给处。在此过程中，骑兵团的同志认真选好马，此外，群众听说骑兵团需要战马，纷纷将自己的心爱的好马送到骑兵团。马匹增多了，骑兵团也就一天天壮大起来了。打制马装具的任务分配给供给处。马装具主要有马鞍、马镫、马嚼子等，另外还有马刀。打造这些马装具，需要大量钢铁，这是一个大难题。经过耐心细致的走访，他们得知国民党政府曾将一大批治理淮河的器材沉在洪泽湖东南岸的一个大水塘里。有了这些钢材，一下就解决了骑兵团的大问题。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马刀的打造。马刀是骑兵的重要武器，近距离作战时比枪的作用还大。经过研究，骑兵团的同志采各家所长，打造出一种很有威力的马刀，后来被命名为“雪枫刀”。三是加强马术训练。要进行马术训练首先从爱马开始。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发现战马及装具解决后，发现一部分战士不懂得喂马的方法，不懂得如何保养马匹。团长周纯麟鉴于此，举办了干部集训班，周纯麟亲自担任教员，给大家上养马、爱马课。干部集训班结束后，各大队纷纷开展了爱马教育和多种多样的学习养马活动。接着，团部制定了遛马、马厩打扫、马匹

洗刷、兽医对马匹的健康检查以及干部对马匹的定期检查等一系列制度，使全团官兵对马匹的喂养、调理逐渐走上正轨，也涌现出一批养马、爱马的先进人物。马术训练包括4部分内容，一是调教马匹训练。二是单兵骑术训练。三是骑兵单兵战术训练。四是骑兵班、区队、大队和团等4级战术训练。这4项马术训练是骑兵训练的核心内容，也是骑兵战斗力的集中体现，自然也是骑兵团整训的重中之重。首先，在周纯麟团长的直接指导下，戴彪参谋长和蒋成玉等参谋一起，按着《骑兵操典》和《骑兵教范》的要求，结合团里实际，本着先易后难、先单兵后建制单位的原则，制定出了详细的军事训练计划。根据训练科目的不同要求和训练实际，有时安排团里统一上大课，统一训练，统一会操；有时安排大队上小课，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大队训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时则安排区队、班组织分散训练，反复进行练习。由于调教马匹训练和单兵骑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因此，这两项内容的训练时间安排得相对比较长。为了搞好马术训练，团里还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布置和动员，周纯麟、康步云和戴彪等都讲了话，要求把训练工作当作当前全团的中心工作，尽全力抓紧抓好，干部和党员要带头严格训练，机关和勤杂人员要一律参加训练，不能留死角，确实有事的回来后要自觉补课。经过训练，骑兵团的战斗力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三、高度重视骑兵团的思想政治建设

由于当时骑兵在第四师乃至新四军中都是快速、骁勇的新兵种，使骑兵团蒙上一层神奇的色彩，自然成了不少干部战士想往的地方。人称骑兵团是“干部队”，步兵团的连长到骑兵团一般只能当排长，排长只能当班长，班长只能当战士；而骑兵团的战士到步兵团可以当班长，班长可以当排长，排长可以当连长。有人还编了顺口溜：“上马团，下马连，晚上是个饲养员”。意思是说，骑在马上是团职干部待遇，下马是连职干部待遇，晚上是饲养员的待遇。另外，骑兵团的不少骨干是抽调各单位机灵、勇敢的战士，其中许多是团、营领导的警卫员、通信员，一度自恃骑兵“特殊”，高人一等，纪律有些松弛，在部队和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有的人还存在着违犯点儿群众纪律没关系的错误认识。整顿组织纪律观念，便成了骑兵团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四师的领导，特别是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对骑兵团的群众纪律工作是抓得很紧的，从采取组织措施到亲自给骑兵团上课，再到当面批评教育。正是在第四师首长的正确领导和多次指示下，骑兵团党委和政治处对全团实施了不间断的深入细致的群众纪律教育，使全团上下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仍能较好地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以这一教育为主线，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骑兵团政治工作的突出成绩。1941年冬天，成立不久的骑兵团发生了几起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地方政府来信反映情况。为此，彭雪枫集合骑兵团全体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提出必须搞好军民关系，“对敌人要像猛虎，对老百姓要像绵羊”的要求。团里采纳了政治处提出的建议，确定在全团开展以增强群众观念、整顿群众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活动。通过教育和整顿，骑兵团指战员们的群众纪律观念明显提高，群众纪律向前迈了一大步，不但大的事情没有再发生，出操、下操，住宿、行军、打仗等过程中遇到的小事情，宁肯自己麻烦，也都能注意不损害群众利益，为群众做好事的人和事越来越多。作战训练间隙，骑兵团还有组织地帮助群众犁地播种，夏天帮助群众收割麦子。综上所述，骑兵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细致，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也认真细致的加以解决，从而使骑兵团始终得到群众的支持，成为战场上的一支名副其实的铁甲雄狮。

同样，骑兵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在遵照四师领导的指示下，也摸索出一套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是教育务实，不过多地讲大道理。针对骑兵们大都是老兵，懂得道理多，见得世面广等特点，骑兵团的政治工作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结合骑兵们的作战、训练、生活实际，尽量深

入人心，求真务实。

二是政工干部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骑兵团的政工干部一般都能做到以身作则，打仗冲在前面，训练场上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平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遵守各项规定，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做出榜样。

四、能征善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一是协助开辟了泗灵睢边区和萧县十区的游击区。1942年1月底，5县（萧、宿、宁、睢、泗）联防指挥部成立，马馨亭任总指挥，许志远为副总指挥兼17纵队司令，其目的是扩大地盘和武装，为国民党顽军主力逐渐向东推进，夺取我整个淮北苏皖边区和打通与苏北韩德勤部的联络奠定基础。为巩固苏皖边抗日根据地，控制灵北地区，粉碎日伪顽军东进企图，新四军第四师决心消灭马、许部。骑兵团5大队在大队长吴先党和教导员李宣化带领下随九旅由泗县严牙子（新关集以北）附近出发。五大队发挥了迂回包抄和突袭的作用，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协助开辟了泗灵睢宁边区和萧县十区的游击区。

二是发挥了骑兵的作战优势。1943年，日伪军改变了33天“扫荡”和“清乡”中长驱直入、寻歼新四军主力的战法，继而对我抗日根据地边缘反复“扫荡”和“清乡”，进行“蚕食”和伪化。骑兵团参加的战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棵树袭击战和侍卫圩子攻坚战。三棵树袭击战骑兵团仅消耗子弹196发，手榴弹99枚，无1人员伤亡。侍卫圩子攻坚战共毙伤伪军22人，俘虏41人。我军无一伤亡。在山子头战斗中，骑兵团发挥了突袭作用，其中一次夜行军100多里，一天打三仗，为击溃韩顽立下了功劳。

三是扩充骑兵团，帮助各旅团成立骑兵连、排。骑兵团在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扩充。第一次扩充发生在1942年，彭雪枫得知骑兵团取得了胜利后非常高兴，为了加强骑兵团的建设，把自己心爱的战马送给了骑兵团。在彭雪枫的号召和带动下，第四师各级领导纷纷把马送到骑兵团。再加上不断购进和缴获的马匹，骑兵团得到了很大的扩充，由刚组建的300多人马发展到600多人马。第二次扩充是在1943年底。1943年底，骑兵团组建了一个大队，至此骑兵团的人员和马匹已近1000人，以此为标志，按照当时我军建制团的规模，无论人马，还是武器装备，骑兵团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此外，骑兵团还帮助各旅团成立骑兵连、排。1943年下半年，为了适应作战需要，第四师决定在旅团分别成立自己的直属骑兵连、排，骑兵团派出骨干分赴各旅团予以协助。

四是西进津浦路西。至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已经转移路东3年。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四师决定打回路西去经过首战小朱庄，打开了西进大门，在八里庄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四师恢复津浦路西根据地立下了功劳。

综上所述，骑兵团的成立与发展壮大是由主客观两种因素促成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彭雪枫、邓子恢等四师领导对骑兵团倾注的大量心血，也可以看到骑兵团为了洪泽湖地区的安宁，严格训练，并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政治思想训练。新四军四师骑兵团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读《彭雪枫家书》品味革命爱情

马婷

1941年9月24日，彭雪枫与林颖在洪泽湖边的半城举行了婚礼，直到彭雪枫1944年9月11日牺牲，3年时间里，虽然同在淮北根据地，但是为了革命，为了尊重林颖同志独立工作的要求，一个常在军队，一个扎根地方，相聚在一起的时光也不过半年。不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就常常以书信交流。3年间，彭雪枫写给林颖很多信，林颖一直如珍似宝地珍藏着，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收录了87封结集出版；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又增录了4封共91封，每一封正文前都有原件的影印。因为是家书，是不予外人见的私语，每一言每一语都是天然去雕饰的真情流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革命家对爱侣的深情，对事业的忠贞，从中品味出革命爱情的与众不同。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彭雪枫与林颖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在对方那里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1年秋，刘子久和刘瑞龙以婚姻为目的介绍他们正式认识。当时彭雪枫任四师的师长，驻地在半城，林颖在在洪泽湖另一边的淮宝地方上工作。9月4日，彭雪枫给林颖写了第一封信，信里写了他对于婚姻的态度和选择伴侣的要求：“既然是‘终身大事’，必然要格外慎重，正因为如此，我已经慎重了十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也才能更多的互相帮助。”经过书信往来，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9月24日，举行了婚礼，成为了正式的夫妻。婚后三天，追求人格独立的林颖就离开半城回到淮宝，从此，两人的书信频繁往返于洪泽湖两岸，纸笔成为他们感情维系的纽带。从今天已经出版选录的部分信件的内容上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彭雪枫对于恋人、妻子那深沉的爱，如果要给这份爱下一个定义，我会加入崇高、细致、信任、情趣、豁达、深情这些美好词汇。

遇到个人感情的时候，彭雪枫也是一个普通的男子，他也会感慨两地分居的苦楚：“别离是一件苦事，为了工作而又不得不别，忽然忆起李白的两句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谁之长短？何日才能相会呢？”会因为长期见不到妻子而焦急：“哪一天回来呢？来信老是不说，老是不说！”简直有点焦急到愤懑了。会很琐碎地叮嘱妻子爱护自己的身体，寄稿费去给林颖请客，把妻子写给他的信细心地整理藏好，起名为“相印集”。他偶尔也是幽默的。1942年夏，一批“洋学生”来到了淮北管镇，引起了小小的轰动，那天的信里就写道：“我们拂晓剧团的女孩子对她们的评论是‘没有一个好看的’，就是衣服穿得花。”看了鲁迅的《两地书》后，再写信时他称呼林颖为“玉琼弟”，并解释说：“一代文豪如鲁迅，殊多值得我辈所效法者，即如此信之称吾弟之为‘弟’，盖亦即效法鲁迅之称其爱人为‘广平兄’也。听文学家们说，模仿是不好的，但吾非文学家，正可不必不模仿也。”还为自己吸烟狡辩：“近日睡眠不足烟又吃多了，否则不能支持，倘若没有，我还是不会吃的，之所以吃，就是由于烟还有。”我想，林颖接到这些信时，时而感动，时而莞尔一笑吧，所以她在回信中表示：“海虽枯石虽烂，热爱的心是不会转变的！”

如果单是这样，彭雪枫也就是仅是个普通的男子了，他的爱，是情趣更高雅的，胸襟更豁达的，对分居两地的妻子，他是无比信任的。彭雪枫是个具有诗人情怀的军人，他十分酷爱读书，爱好文学，两人信件往来中读书、品书的内容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从中能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党八股》、《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资本论》、《判读考茨基》、《安娜卡列尼娜》、《日出》、《家》、《春》、《秋》、《鲁迅书简》、《列国志》、《中国史话》、《清史通俗演义》等等，涵盖了马列著作、中央文件、军事、历史、文学各方面内容。从信里也能看出彭雪枫的文学素养，说离别：“夜已深，惟月色如洗，使人难舍。”“冷风里分别，归后又送走了赴苏北受训的同志。眼睛有些倦意。寒风象征着人们的峭拔不屈，风吹后的脸烧又象征着人们的热烈的热情！”说管镇风物：“菜园围绕家屋，院内月季花盛开，少妇的头上轻插一朵，另是一番风趣。”1942年七七之夜信函的结尾写着：“……归

而为你写了这封长信，夜已深了，户外蛙声齐鸣，使人益作遐思不已，晤面畅叙之期，会当不远乎？”颇有些李商隐“剪烛西窗”的韵味了。在彭雪枫的带动和指导下，林颖的欣赏水平和写作水平也逐步提高，彭雪枫高兴地写道：“你的近两封信，遣词用句，都别致新颖了，这是阅读文艺小说之力，难怪中央鼓励干部看小说（当然不是主要的），我劝你多看小说和文艺性的作品，这不仅可以提高文化水平，而且可以增加社会经验（古人的）和修真养性。外国小说为主（旧俄和苏联的），中国小说也要读，如《三国》、《水浒》、《红楼梦》、《儿女影响传》、《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必须一观。我的《战争论》只剩下一个尾巴了，小说则打算读《死魂灵》，《茶花女》我没有看过，请你寄给我。”真是一对夫妻书友。说彭雪枫的爱是豁达的，对待林颖旧爱的态度就是佐证。从1942年3月19日的信中可以推测出两人之前因为林颖以前的恋人发生了一些矛盾，彭雪枫在信里真诚地写道：“我不是一个神经麻木的人……我何尝没有几十次的想到了（林颖的前恋人）？”这是对自己的剖白，然后又分析：“想想，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干涉你们过去的爱呢？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侵占你们的过去呢？！我不会而且也决不是那样一个闭塞的人！”继而表示自己不会对此有偏见，鼓励林颖应和丁继续保持着革命同志的关系。从后面一些信的内容上，可以判断出他们很好地协调解决了这个问题，体现出夫妻之间的坦荡、豁达与信任。

彭雪枫曾对革命夫妇之间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表述：“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的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妇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互相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和习惯，方能保持永恒。”他在第一封信里所说的对于林颖的要求并不是空话，在一封信里他写下了这样的内容：“今天开了一个会刚才散，费了8个钟头，解决一个同志的党性问题，一个女同志——他的爱人，在会上对他的错误是荫蔽的，是不去尽情暴露的，因为他们是‘夫妇’，她，这样态度的她，不是我的爱人，我所祈望着的颖，是热爱着你的爱人而同时又更热爱着党！”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的，这种对党的忠诚是应高于夫妇之情的。在另一封信里他对林颖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颖，我说的是你呀，在对我的学习上，党性锻炼上，待人接物上，领导方式上，应该‘主动’地帮助我，你不能假想我会比谁更完整些，只需我批评你，而不需你批评我，在这一方面，我恳切希望，你能更坚强些，更直接些，更男性些，难道你有所顾虑吗？对于你，我盼望在今后的生活上更艰苦些，更刻苦些，更少在物质上讲究些，更有力的截击你那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的萌芽的生长！”后面还引了元稹的《遣悲怀》三首来激励林颖。在三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的确是作为“严师益友爱侣”相处生活着的。

彭雪枫作为一位眼界卓越、目光高远的革命家，使得他对林颖表现出的不需要他的荫蔽、独立开展工作的要求，表现出尊重和支持。在结婚三个月纪念日里，他写：“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三个整月了，日子过得真快！然而一起相处，还不到一个星期，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不多见的吧？我知道你，以及我自己，却并不因之而有所怨尤，这是为了工作，大时代里的青年，革命夫妇，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你常以此来劝勉我的话，我不会忘记！”1942年6月，林颖怀孕后仍坚持工作，被某些“封建头脑”的“好事者流”风言风语中伤，一时心灰想回家待产，彭雪枫劝勉她：“凡事哪能尽如人意，问题在于‘但求勿愧我心’而已！如能善于反省自己，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取向上，一个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仁至义尽，一切卑鄙无耻的飞短流长，由它去吧！”随后又引了种种事例名言谚语来劝服她，最后发出誓言：“别人愈嫉妒我俩的相爱，反而愈使我俩相爱！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夫妇的权力和义务！”最终帮助林颖克服了思想认识上的阻碍，继续留在根据地。

以往我们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总是易于陷入脸谱化，都是崇高的、伟大的，不沾染一点凡尘似的，说革命功绩、历史贡献的多，关注家庭日常生活的少。高尚固然是他们的特质，但是人皆为凡人，如同毛主席爱吃红烧肉，周总理舞技非凡，朱老总一口川音，这些生活上的细

微特征并不会抹杀他们的伟大，反而让人产生一种亲切。彭雪枫的 91 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丰满的革命者形象：上得马去，驰骋沙场，他是领导着革命军队不断向前的领袖人物；下了马来，走入家庭，他也是体贴入微、关爱妻子的丈夫。但是，我们的革命者到底是不同于常人的，在彭雪枫的爱情生活里，小儿女之情有之，但又高于一般的小儿女之情，他们是夫妻爱侣，也是书友良师，更是革命同志。1942 年，彭雪枫在林颖生日时送了一本《斯大林传》作为礼物，并在扉页题词赠言：“我们忠诚坦白之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于党。”细细品味，感动之余，让人肃然起敬。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彭雪枫创办《拂晓报》的历史功绩

成静

新四军的著名将领彭雪枫，不但是—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在他任新四军四师师长时创办的《拂晓报》、拂晓剧团和骑兵团，被华中人民称赞为彭雪枫的三件宝，其中《拂晓报》作为新四军四师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是“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部队中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同时也是“地方群众每日离不开的朋友”，是团结军民、教育军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彭雪枫创办《拂晓报》溯源

他—生热爱学习为创办《拂晓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 年，年仅 14 岁的彭雪枫告别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后来因无钱缴纳学费，又转学到北平西北军子弟学校学习。他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没有深厚的学识做基础，想做—番大事业就是—句空话。因此在新的环境中，他自强不息，克服—切困难，追求知识如饥似渴，几乎见书就读，逢报必看，勤于动笔，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文化基础。学生时代的彭雪枫由于手头拮据，为了维持生计，常常给报刊写稿，换取—些微薄的收入。在此期间，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塞上琐记》在《国闻周报》上连载 9 期，后来又有《烟台记行》在该报副刊发表。他也曾经给《西北文化日报》和《世界日报》写过政论文章和小品文。1928 年他还曾报考过天津《大公报》校对职务，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得到这份工作，但却促使他更加下定决心刻苦努力地学习和写作。

大革命失败后，彭雪枫先后在北平、天津、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除了为党做好工作外，他坚持自学。读报和博览群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在北平期间，他经常会写点针砭时弊的文章。不久他奉调去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经过十年征战锻炼成—名出色的红军将领。这一阶段，他也没有忘记学习，仍然利用—切机会吸收新的知识。1931 年他在江西红军任师政委时曾经亲自编辑出版过《猛进报》，他不仅亲自为该报写稿，还做过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这份小报是当时连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也是红军中创办最早的党报之—。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为创办《拂晓报》积累—些经验。

他从抗日救亡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武功文治”的办报方略。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在这种环境中，斗争不得法，就难以揭穿各种反动宣传，难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争取广大的同盟军，实现抗战到底的目的。因此政治宣传工作意义重大，其成败直接影响到全面抗战能否坚持到底这一根本问题。

早在抗战初期，彭雪枫就不断强调政治宣传的重要性，提出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期间，他应太原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之约，赴山西大学作《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的公开讲演，就强调：游击队不仅要在“所到的地方，开群众大会并且个别宣传，印发传单小册子，说明敌人的罪恶，说明抗战的方针，加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而且要“选择群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 《彭雪枫军事文选》，第 56~57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出版。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时期，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一文，提出要即刻“利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鼓动，在城市、农村、兵营、各团体、各组织干部以及士兵中，大大小小的正规的与非正规的会议，广泛普遍而深入的动员，并发动大家深刻的讨论。” 《彭雪枫军事文选》，第 69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出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长期领导豫皖苏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除了继续强调政治宣传对动员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外，他更突出政治宣传对粉碎反动宣传战和挫败反共军事摩擦的积极作用，提出要挫败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宣传的威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充分的宣传解释，单纯运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是不行的。中央明确指示“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朱德年谱》，第 1030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出版。在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后，他提议创办一份报纸，他把考虑已久的办报意图对大家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全民族动员起来，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敌人，报纸是传播革命道理最迅速、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革命靠枪杆子，武功文治，自古皆然。”为此他积极物色人才，筹备《拂晓报》，并花费很大的精力创办这份报纸。1938 年 9 月《拂晓报》创刊后，有关党中央重大决策内容的报道和编排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要看报纸的小样。不少社论他都亲自执笔，对报纸的发行也十分重视。1938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决议。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彭雪枫与《拂晓报》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利用《拂晓报》积极宣传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最尖锐的词句，理直气壮的话语，有凭有据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事实，击破了敌寇的怀柔政策，粉碎了汉奸汪精卫及其应声虫们‘倒蒋反共’、‘反团结’、‘反抗战’的最卑鄙的阴谋毒计！”因此，彭雪枫自豪地说，“《拂晓报》作为党的一支铁军，其威力赛过千军万马。”

彭雪枫创办《拂晓报》的政治理念

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彭雪枫为《拂晓报》创刊撰写社论，并且在办报过程中时刻关心着《拂晓报》的编辑、排版、校对、油印、发行工作，通过努力，《拂晓报》成为抗日根据地颇有影响的报纸。毛泽东在延安看了《拂晓报》，称赞报纸办得好，并亲笔题词；周恩来指示将《拂晓报》作为中国敌后报纸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万国报刊博览会。这份报纸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和彭雪枫的下列办报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一，党报必须姓党。

彭雪枫一贯认为党报必须在政治方向上绝对正确，必须无条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他说，“政策是党报的生命，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宣传。”他认为，“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政策，解释党外人士对党的误解，驳斥反动派造谣污蔑，是每个共产党员（公开的或秘密的）的起码任务。”“一个党的宣传家”必须“富于警觉性”，必须“是最坚决的党的利益的守护者”。 《彭雪枫军事文选》，第 166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出版

在新闻稿件的选择上，彭雪枫认为党报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策来组织宣传稿件，避免毫无中心的宣传，以免造成官兵和群众思想上的混乱。

他要求对报纸文字严格把关，每篇消息甚至是每个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校对，不能出现错误，尤其不能出政治上的错误。《拂晓报》曾经刊发过一个消息，报道青年农民踊跃参加新四军，小标题上说他们是“从家里开小差”。彭雪枫对此提出了批评：“这不是幽默，是卖噱头。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党报上，是不严肃的。”

第二，党报必须坚持斗争精神。

彭雪枫重视党报的斗争精神，在《拂晓报》的创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一文中，彭雪枫写道：“要和错误的思想、意识、行为，做无情的斗争。她指点我们，她批评我们，她纠正我们，她说服我们。她是我们的密友，她是我们的良师。”1939年秋，《拂晓报》创刊一周年，彭雪枫写了纪念文章《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在谈到《拂晓报》今后的办报方针时他说：“我们的新闻，必须包含着充分的斗争精神，这样才能使人‘坐而言’变为‘起而行’。怎么样才能饱含斗争性呢？列宁在其《做什么》小册子中谈到报纸曾说‘凡是坚信自己的意见，以为自己可以发表一些新意见的人，他写出东西来总是带有斗志的，总是很清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模棱两可的人，才没有一点斗志’”。《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拂晓报》在艰难的条件下，及时将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个别时期的指令通过党报传布出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意志，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这是彭雪枫对党报斗争精神重视的一大功绩。

第三，党报要重视理论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彭雪枫十分重视党报的理论性。在指导《拂晓报》宣传工作时，他坚决反对“为了将就读者或听众的水平和兴趣，而就不写或者不讲关于理论方面的原则上的问题”。《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同时，彭雪枫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实际工作相结合，重视将大的理论简单化、口语化，使广大官兵和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党的理论和政策，必须要在群众容易接受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普遍影响。《拂晓报》所刊登的文章大多文风质朴、有血有肉，这得益于彭雪枫的一贯主张“每一个宣传品必须有血有肉有内容。”他反复强调宣传口号“决不是老一套‘军民合作打日本’，决不是必从国际形势讲起，决不是‘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必须适时而变。”针对一些同志过于追求稿件文艺性的做法，彭雪枫曾经提出，“现在我们的党报上，过多地追求所谓文艺性了。开口学生腔，描写不切实际；枉自抒情，流于空泛；文字半文半白，尾巴上拖个云云，就是缺乏活生生的事实，这一点应该改进。我们的文章还是写的朴素一些才好。”单斐，园丁夜话，《拂晓报》，第300期

第四，党报要重视读者反馈和调查研究。

加强与读者的联系，重视读者的反馈，是贯彻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思想的体现。彭雪枫在《拂晓报的产生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中检讨了《拂晓报》在联系群众和读者方面的缺点，“对于与读者的联系、贯通、讨论以至实际上的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用种种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是做得不够。更不能引起读者，尤其是作者们写文章的积极性。”彭雪枫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他始终认为：“谁能深入群众，谁能倾听群众的呼声，谁能注意群众的舆论，谁能揣摩群众的心理，谁能了解群众的苦处，谁能迎合群众的斗争，谁也自然能够提出具体的动人的活泼的有血有肉的鼓动口号。”

为了使报纸深入群众，他要求《拂晓报》加强制度建设，鼓励开展调查研究。彭雪枫对读者反馈和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对现在的党报和军队报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彭雪枫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办报原则

彭雪枫知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和立足之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因此，他将以人民群众为本作为办报的原则。要求《拂晓报》的同志务必把群众路线深深扎根于心，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政治宣传斗争中，坚持这一原则，首先就是要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彭雪枫在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时刻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而新闻宣传工作更是如此。彭雪枫多次强调“文化运动绝不是少数人所得而包办的”，号召“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与半知识分子，大家携手共进，立即在敌后方组织起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以与敌人之帝国主义的奴役文化及其操纵的封建半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第，3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彭雪枫主张，要“在群众中提出适当口号，并把口号造成公论”《彭雪枫军事文选》，第3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扫荡乡间作恶惯匪时，为避免顽固派借机制造谣言和摩擦，他就采取“扩大人民痛恨土匪罪恶之宣传”的方法，借民意遏制顽固派借题发挥。《拂晓报》创办后逐渐赢得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然而，这些却为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当局所不容，他们以《拂晓报》“内容荒谬，破坏抗战，态度明显”为由，密令各县对《拂晓报》加以“严密检查扣留”。彭雪枫指示《拂晓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关于本报被禁的声明》，痛斥了所谓《拂晓报》“内容荒谬”、“破坏抗战”的谎言，指出：《拂晓报》“凡与抗战建国有利无不广为宣传，凡与抗战建国有害无不痛为诛伐”。“这样的报纸的‘内容’毫无‘荒谬’之处，亦更无‘破坏抗战’之丝毫嫌疑！”声明又指出：“有群众在，即有本报在！”这场反“查禁”的斗争，得到了边区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在反“查禁”斗争的高潮中，《拂晓报》迎来了它的百期纪念。

同时，彭雪枫特别注重宣传的理论性。他认为，政治宣传斗争核心是理论对理论、政治对政治、文化对文化的斗争。政治宣传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党的理论和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并转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因此，政治宣传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但决不是大量素材的随意堆砌。他始终强调：“宣传不应脱离理论的原则”，理论性是政治宣传的“教育性”、“斗争性”、“组织性”的基础。《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指导《拂晓报》宣传工作时，他坚决反对“为了将就读者或听众的水平和兴趣，而就不写或者不讲关于理论方面的原则上的问题”，明确表示：“我们极端主张每一个宣传的事实应提出原则去作结论，以原则去分析某一事件，”要求《拂晓报》“不放松一个机会去采访、推动、吸收群众中带有教育意义的、有斗争性的材料，有计划、有系统的、合乎抗战观点和理论原则的编排出来”，并指出：“写大文章要少，写小文章要多，但要反对那种忽视理论的、较大的政治论文的倾向。”《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65~1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更要与时俱进，紧跟形势发展，富有生活气息。广大的普通民众往往是反动宣传蛊惑和欺骗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以促进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抵御反动宣传，是中共政治宣传战的基本任务。对广大军民展开宣传，最忌空泛、抽象、呆板、公式化。只有使理论大众化、通俗化，理论与群众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大道理结合小道理，说教转化为具体行动引导，宣传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彭雪枫一贯主张：“每一个宣传品必须有血有肉有内容”《拂晓报》，1941年3月10日，要“在斗争中善于灵活提出具体鼓动口号，而决不是‘泛泛的宣传’”。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批评《拂晓报》“和军中指战员以及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不够”《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针对《论持久战》的道理“在群众中还不够深入”，提出“把《论持久战》通俗化”，为了推进政治理论宣传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还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育，举凡文字、说法、通电、歌曲、礼貌，形式上均应更适合于旧的习惯的一套而巧妙的灌进新的内容”。

当然，新闻宣传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做到言之有据。武断、夸大、掩饰、造谣、挑拨，是反

动宣传惯用的伎俩，但在客观事实、真凭实据面前，这些伎俩是难以得逞的。彭雪枫常讲：“事实俱在，真理固自在人心” 《彭雪枫军事文选》，第 348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出版。面对反动宣传，他注重用事实说话，如通过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浴血奋战的业绩，驳斥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的诬蔑；以八路军、新四军与民众亲如一家的事实，斥责所谓“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谬论，等等。当然，实施这一策略，需要自身言行一致，彭雪枫强调：“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老百姓不是傻子，听了你的话他还要看你作出些什么来！新四军共产党不仅说给大家听，还要做给大家看”，对广大军民必须“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有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说得出办得办得到也说得出。” 《彭雪枫军事文选》，第 490~49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出版

总而言之，彭雪枫创办《拂晓报》的历史功绩在于告诉后人：共产党人办报应该而又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原则，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自觉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真实、客观、公正作为新闻宣传的准则。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总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的有机统一；客观，就是用有根有据、活生生的事实说话，摆事实，讲道理，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来教育人、说服人、引导人；公正，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言，公正无私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敢于担当，对党、对人民、对社会负责，并切实做到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同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准确报道事实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人民的立场、观点和主张，通过生动的报道形式赢得最好的宣传效果。

(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彭雪枫年谱

彭雪枫年谱

(1907—1944 年)

1907 年诞生

9 月 9 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隆兴，学名修道。

1912 年 5 岁

随主张“耕读传家”的祖父彭如澜习文练武，并学读唐诗。

1913 年 6 岁

随伯父彭延庆在陈园私塾伴读。

1916 年 9 岁

随伯父彭延庆在草王庄私塾伴读。少小聪明，古籍名篇皆能背诵。不久，其父彭延泰即送他到镇平县城仓房街初级小学读书。

1919 年 12 岁

春被县督学准予免试升入镇平察院高等小学。其间，所写《李白成打梁寨》等文传闻全校。同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在县城十字街头演讲爱国道理，宣传抗日。

1920 年 13 岁

秋在镇平察院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法继续升学。

1921 年 14 岁

春辍学在家，因乡间匪患，同村民自备枪弹，“团结御侮，保卫家乡”，并被村民誉为“中心人物”。

秋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到南开中学旁听。

1922 年 15 岁

夏辍学天津。开始“自力更生”生活。

年底到北京投靠族叔彭禹廷，入冯玉祥陆军第十一师军官子弟育德学校读书。

1924 年 17 岁

9 月彭禹廷中断资助。得校长余心清照顾，在育德中学附属小学兼任国文教员，得以继续上学。

12 月 31 日以育德中学学生代表身份前往北京前门车站，欢迎孙中山抵京。

1925 年 18 岁

5 月任育德中学学生会会长，组织领导该校学生参加五卅爱国运动。

6 月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唐从周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 年 19 岁

3 月直奉联军进攻国民军，育德中学无人主持，遂以学生会名义组织该校学生随国民军迁至绥远（今呼和浩特）新城。不久，又迁往绥远旧城大占庙。其间，多次与有关方面交涉，解决学生的学习、生活、安全等问题。

9 月 2 日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9 月下旬和同学王志远等由绥返京，进入教会学校——汇文中学，不久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

1927 年 20 岁

年初由汇文中学转入今是中学，并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中共支部书记。

4月因李大钊被捕，转移天津，做“秘密党的工作”。
10月由津返京，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的北京南苑暴动。

1928年 21岁

年初南苑暴动流产，复返天津，继续做秘密工作。
2月5日修订《塞外游记》，定名《塞上琐记》，后在天津《国闻周报》第5卷连续7期发表，借以维持生计。
3月29日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专栏“小公园”发表《又是在电车上》一文。
夏返籍探亲，并谒族叔彭禹廷，给官不受，抱志返津。
年底和同学张维翰联袂考取冯玉祥所办开封训政学院政治专修科。

1929年 22岁

5月开封训政学院因韩复榘、石友三强行停办，被迫离汴。
夏经扶沟、许昌返回北平，考取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后因经济无着未能入校。
9月受中共顺直省委指派，与同学过家和由天津到烟台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被该部政训处委为宣传股股长。
年底被刘珍年部以“不稳分子”为名，“礼送”离部。后转赴福山，开展农运。

1930年 23岁

2月奉命由福山抵沪，后以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名义赴镇江巡视。
5月由沪溯江赴鄂参加红五军，任红五军五纵队教导大队第三大队长。途中，正式易名雪枫。
6月任红三军团红八军第一纵队副政治委员。
7月中旬—27日升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并率部在进攻长沙战役中，首登长沙城。
8月中旬任红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
9月13日率红六师由长沙郊区转进江西，开始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
12月22日参加东山坝红三军团前委紧急会议，支持和主张军团长彭德怀揭露“富田事变”阴谋。
12月30日率红六师参加永丰龙岗战斗。

1931年 24岁

1月3日率红六师参加东韶战斗，歼国民党军谭道源一部。
6月3日率红六师攻占泰宁县城。
8月7日率红六师参加莲塘、良村战斗，歼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郝梦龄等师各一部。
9月8日率红六师参加高兴圩战斗，负伤。
9月15日率红六师参加方石岭战斗，全歼韩德勤第二十五师等部。
9月底调任红二师政治委员。任内创办《猛攻报》，被誉为“讲道理的政治委员”。

1932年 25岁

9月3日率红二师由宜黄转兵东韶，始悉师长郭炳生挟持第五团北入白区，阴谋叛变投敌。
9日晚，亲率随行武装人员北上崇仁县境，挽救被郭炳生挟持的第五团。10日夜，率第五团南返。郭炳生只身投敌。
9月中旬率第五团返抵东韶。后大病几日。
10月16日—11月3日率红二师参加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933年 26岁

- 3月20日率红二师参加草台岗战斗。
- 6月中旬红三军团在大湖坪整编。整编后任红四师政治委员。不久，创办师“火线剧团”。
- 7月1日东方军组成。率红四师随东方军誓师东征福建。
- 7月9日率红四师在延祥设伏，毙国民党军旅长张兴隆，攻占清流县嵩溪镇。
- 7月15日率红四师攻占清流县城。
- 8月26日率红四师攻占峡阳县城。
- 9月3日率红四师沿闽江直下水口，追歼残敌，震动福州全城。
- 10月7日率红四师协同红五师于洵口歼国民党军三个团。
- 10月9日率红四师参加硝石战斗。连攻五日未克。
- 11月12日—13日率红四师和国民党军第四师激战抚州八角亭，负伤。
- 年底伤愈。调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并任红大政治委员（未到职）。

1934年 27岁

- 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荣获一枚红星奖章。
- 3月31日在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火线上的一年》一书里发表《八角亭战斗的教训》一文。夏调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共江西省委。
- 7月10日撰《一个小的战斗许多大的教训》一文，同年8月15日中革军委编印的《革命与战争》第8期予以发表。
- 7月11日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并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报告（时在西方军前线）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四、五团编制和组建问题。
- 7月27日向朱德、周恩来、陈毅报告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各部作战部署。
- 8月15日在《红星》报上发表《这样的宣传是要不得的——对〈扩大红军歌剧〉的批评》一文。
- 8月调任红六师政治委员。
- 10月9日调任中央红军第一野战纵队第一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10月率部开始长征。
- 10月调任红军总参第一局局长。仍兼第一梯队队长、政治委员。
- 11月30日协助周恩来在广西界首前线指挥军委第一纵队抢渡湘江。

1935年 28岁

- 1月9日进驻遵义，和周恩来等同住老城柏辉章公馆。
- 1月16日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
- 1月21日率红五师进抵花秋坝。根据敌情，与政委徐策向中革军委建议中央红军“不走温水，直出东皇殿”，并乘机攻占赤水。
- 2月10日扎西整编，改任红十三团团团长。
- 2月26日率第十三团参加夺取黔北要隘娄山关。
- 2月28日率第十三团协同第十一团重占遵义。
- 5月22日率第十三团通过彝族聚居区，直抵安顺场。
- 6月28日—7月7日率第十三团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冈大雪山。
- 7月26日和政委张爱萍签署《部队进至茶力革地区后警戒及行动之命令》。
- 8月23日—29日率第十三团东出毛儿盖，经七天行程，徒涉茫茫草地，驻防巴西。
- 9月10日率第十三团在巴西河岸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安全北上。
- 9月22日哈达铺整编。改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
- 10月3日和纵队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向彭德怀、毛泽东等报告会宁地区敌情。

10月21日率第二纵队到达吴起镇。在吴起镇以西五里沟口与第一纵队击退国民党军马鸿宾、白凤翔骑兵五个团的追击。

11月3日改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11月20日—26日率红四师参加直罗镇战役，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29岁

1月6日和师长陈光向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报告部队行动计划及宜川、韩城等地敌情。

1月25日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表《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中旬奉命集结永坪、延长地域，进行东征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

2月20日率红四师和红二师、红一师等部于绥德河口强渡黄河，东出山西抗日。

3月17日率红四师突破汾河防线，并包围霍县。

3月25日率红四师在临汾、洪洞等地发动群众，筹款扩军。

4月1日改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第一路第四师政治委员。

5月2日—4日率红军抗日先锋队第一路第四师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5月20日奉调红军抗日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8月为《红军长征记》一书撰《娄山关前后》一文。

9月24日化名彭雨峰，随叶剑英等密赴西安。10月2日到达西安后不久彭又转至兰州，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

11月初由西安应召返回保安，后持毛泽东亲笔函赴绥远，同傅作义晤谈协同抗日事宜。

11月10日由绥远抵达天津，并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谈。

11月12日经天津到太原，并首次晤见阎锡山，进行联合抗日秘密谈判。红军驻太原秘密临时联络站在新南门基督教青年会后院6号建立。

1937年30岁

2月9日—10日化名望敏，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表《说太原》一文。

2月18日同晋方代表梁化之谈设立电台及红军在太原开设商店诸事。

2月23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阎锡山对“设立电台及开店诸事”“均已应允”等统战工作情形。

3月22日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由基督教青年会迁驻新满城30号，对外称“彭公馆”，太原与延安从此开始电台联络。

5月26日—6月17日兼任中共华北联络局书记，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巡视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

6月30日撰《平津济之行》一文，7月初由晋返延。

7月下旬由延返晋，并同阎锡山谈判红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诸项事宜。

8月7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报告绥察边境粮食缺乏，建议派员在大同、丰镇等地建立兵站，预先筹粮。

8月12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报告阎锡山拟于同蒲路运送红军，可由韩城渡河。

8月22日致电张闻天，请示王若飞回陕北路线。

8月25日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

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新满城移驻坝陵南街8号成城中学，公开办公。

9月7日陪同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会商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及指挥关系、作战原则等问题。

9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16日赴太和岭口同阎锡山商定指挥八路军两原则。

9月20日任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
10月5日复函范长江，简介八路军敌后游击战战略意义。
10月16日应山西战地总动委会主任续范亭之邀，在山西大学作《游击队政治工作》报告。
10月22日致函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介绍内蒙古青年纪明德前来总部接谈内蒙古骑兵兵运事宜。
11月5日和周恩来、张震等撤离太原。
11月13日创办临汾八路军学兵大队。
11月底接见音乐家贺绿汀，为其创作《游击队歌》介绍和提供八路军开展游击战文件资料。
12月9日为解放出版社撰《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一书前言。
12月中旬接见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视察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12月23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本日陪同朱德会见阎锡山、卫立煌，阎对划区游击表示热诚，并拟于日内将计划定妥。

1938年31岁

1月4日接见作家刘白羽，并应邀作《决定持久战的三个因素》等问题的谈话。
1月25日由临汾到汉口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受新的使命。本日晚，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采访，作《华北民众游击战的发展》的谈话。
年初和周昆、边章五、张经武分别代表八路军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师以上参谋长会议。
2月16日由武汉到达竹沟，并电请刘少奇、杨尚昆调张震等人来豫，临汾八办可结束。
3月1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八路军应以豫西、陕南作为后方。
3月中旬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
3月29日整编第八团，改造安、段团，并送其开赴皖东前线抗日。
3月创办竹沟军政教导大队。
4月25日致电刘少奇，报告豫南党近来已打下基础。
5月4日组建拂晓剧团。
5月上旬劝退进驻竹沟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八团，豫南土顽企图“驱逐新四军”的阴谋破产。
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指示，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研究确定：在河南新建新四军1500到2000人，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争，支持豫东平原游击战争。
6月6日撰《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一文，6月14日《新华日报》予以发表。
6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主任，广泛深入开展全省统战工作。
7月2日撰《论在敌人后方工作》一文，8月8日《解放》杂志予以发表。
7月7日撰《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一文，并在竹沟教导大队讲授。
7月9日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负责主持河南省委军事和统战工作。
7月10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报告目前河南“客观形势极端有利于我们发展”。
7月15日派萧望东率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大队（简称萧大队）开赴豫东抗日。
8月初—8月中旬视察西华、扶沟、周口，部署豫东特委工作，并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敌后预做准备。
8月19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报告视察豫东情形，认为如能派出大批军政干部，西华、扶沟、杞县各地武装均能在最短期间变成党领导下如八路军一样的正规部队。
9月3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报告豫东近况，认为在平汉危急情况下，我军如入豫东皖北，可造成冀察晋边区前途。
9月5日和朱理治、陈少敏研究决定河南军事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并赴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联络，说明竹沟部队拟去豫东游击。

9月17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报告竹沟部队拟于第二期教导大队毕业后即行出动，豫东现势大可开展。

9月27日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同吴芝圃、萧望东组成三人团，并任豫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9月29日创办《拂晓报》，并撰《拂晓报——我们的良友》创刊词。

9月30日和张震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大队在竹沟誓师东征。

10月11日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中共河南省委，报告豫东特委扩大会议已制定今后工作方针，特委在党领导下“进步颇速”。

同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报告游击支队已与萧大队、豫东游击三支队会合。整编后，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向杞县地域行动。

10月12日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大队、萧大队、豫东游击三支队在西华杜岗会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组成。

10月24日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西华聂堆东渡黄河，进入敌后。

10月25日—27日因新黄河二次决口，睢、杞地区不能通过，乃率部乘夜继续东进，于淮阳窰楼首战告捷，日军少尉林津授首。

11月2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毛泽东、王稼祥，报告游击支队在豫东统战部队中信仰颇好，并已获得接济补充。拟在此整顿后西征睢杞太，并在豫皖苏鲁边游击区域建立抗日根据地。

11月8日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报告此间决定组建豫皖边工委，以张爱萍为书记。

11月9日根据中央政治局通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1月26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刘少奇，报告部队出动经过及其现状，认为豫皖苏边除地形条件较差外，其余各种条件均极便于开展游击和建立根据地。

11月下旬在杞县傅集创办新四军随营学校，兼任校长。

12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刘少奇，报告已允睢县李寿山部要求收编所请，现正以一个大队对其进行整编。

12月7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报告目前肃清睢杞地域挂着政府名义之土匪武装实为开展该区工作的关键。建议中央对沦陷区之该类土匪给予适当处理办法，并请刘少奇到洛阳会见程潜时顺便加以说明，以便消除上层疑难。

12月中旬率游击支队途经太康砖角楼（现为转楼）重建拂晓剧团后返抵鹿邑白马驿整训。

12月21日致电西华部队负责人胡晓初、王其梅并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报告西华部队目前有被顽军收编或堵截之最大可能，建议该部精锐在顽军来到前由胡、王率领，立即秘密东渡黄河，以便配合游支在睢、太、鹿边地域游击。

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并朱德、彭德怀，报告游击支队已组建一、二两团等情，告知新年过后即东进皖北。

1939年32岁

1月1日欢宴《拂晓报》工作人员，指出：“一支笔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希望同志们埋头苦干，作新闻职业家。”

1月3日组建游击支队驻亳县联络站，开展驻亳余亚农部统战工作。

1月9日命令游击支队二团一部夜袭亳北芦家庙，毙俘进犯亳州的豫东“剿共军”第一支队崔化山部参谋长以下百余人。

1月23日命令游击支队一、二团各一部由张震率领摧毁永（城）东苗村二区日伪“良民”区署。25日消灭高庄等地杂八队。

2月1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并朱理治，报告宋（克宾）、魏（凤

楼)两部要求编入新四军问题处置经过。并称：我已两次抵鹿(邑)，说服该部不能编入之理由，借以避免造成顽方借口。

2月10日欢送游击支队独立营西征睢杞太。

2月11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并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游击支队目前经费万分困难，干部奇缺，建议军委明确规定游支军事管辖系统，以便弹药、给养具有来源，每月发给固定经费。日后，曾因“卖马渡春荒”，荣获“天下文明第一军”的美称。

2月23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永(城)南、涡(阳)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3月28日独立营由睢杞太返回书案店，并以此为基础组建游击支队第三团。

3月书案店群众自动集资，勒树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公雪枫德政碑一通。

4月6日撰游击支队一团二营副营长《陈光勋烈士碑文》，称赞他为“忠诚的党员”、“长征英雄之一”。

4月10日和吴芝圃在书案店接见参政员梁漱溟，挽留招待三日，后派部送其北上山东。

4月底派张先舟到永(城)北鲁雨亭部进行统战工作。

4月指示永城地下党负责人寿松涛组建中共永城县委，并任书记。

5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庐江东汤池成立，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

5月31日率游击支队二、三两团进军淮上，途次蒙城乌衣集，并撰《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一文。

6月1日致函毛泽东、王稼祥，并附信寄上《拂晓报》若干份和《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一文，恳请审查，推荐发表。

6月12日军次淝河南岸，编《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一书，并撰《写在前面》一文为序。

6月15日率游击支队进驻怀远邵家圩，并与当地抗日武装领导人韩金山、王峙宇等建立统战关系。

6月创办游击支队《军事杂志》。

7月初派张爱萍、刘玉柱等赴皖东北。后经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江上青介绍，张爱萍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警察专员盛子瑾在泗县魏营子达成抗日协议。

7月20日致电军长叶挺并转皖省主席廖磊，报告汉奸孟昭光组织“新国民党”一案处理经过，并告该犯已在群众要求下被处决。

7月25日命令第一团张太生部由永(城)南北进夏邑，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七大队会师会亭集，实现“北联苏支”任务。

7月30日应邀在怀远县耿村集基督教堂发表《基督教友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重要演说。

8月5日致电郑位三、张云逸并刘少奇，建议游击支队南渡淮河，东出嘉山，以自来桥及嘉山、来安、盱眙三县为中心建立苏皖边抗日根据地。

8月20日在《拂晓报》上发表《宁可消灭敌人一连，不愿击溃敌人一团》一文，总结怀远魏庄战斗经验教训。

8月29日复电张震，同意永城抗日游击队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

8月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委员。

9月1日—3日在游击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制定支队建党、建政、建军等各项工作方针。

9月10日指示中共豫东地委书记向明率西华人民自卫军相机东进，与游击支队会合。

同日致电刘少奇，报告游击支队进军淮上与地方党发展状况，并告以永(城)涡(阳)为中心的豫皖苏边六县已略具根据地规模。

9月在永(城)南唐楼接见永城各区工作队员，号召他们亲手铸造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10月1日在新兴集支队出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概述游击支队一年来所取得的军事、统战等六大胜利。

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徐向前、朱瑞，建议将苏鲁豫支队东调皖东北，与张爱萍会合，以便游击支队在此放手做去，一举两得。

10月5日在《拂晓报》上发表《斗争一年》一文。指出：支队一年斗争生活证明，敌人后方是可以变为前线的。

同日在《拂晓报》上发表《〈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一文。

10月23日撰《英勇斗争的一年》一文，并在11月1日《拂晓报》上发表，纪念苏鲁豫支队东征一周年。

10月25日在游击支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具体工作方针》的报告。

10月应新兴集民众所请，借新兴集、新四军军民合作之意，为新兴集军民修建的水渠命名为“新新沟”。

11月7日在新兴集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上举行阅兵式，欢迎刘少奇、徐海东等到所部视察。

11月30日在游击支队直属队和一、二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竹沟事变》的报告，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全国抗日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反共投降危险，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到底。

12月5日为《拂晓报》百期纪念撰《立志做办报专家》一文。

12月11日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二总队，总队长胡晓初，政治委员向明。

12月20日致电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报告游击支队第一团附党政干部百余人随张爱萍赴津浦路东，组建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

12月29日在新兴集“新新沟”竣工立碑典礼大会上致答谢词，并以“军民团结结成血肉关系”与新兴集民众共勉。

1940年33岁

1月1日在《拂晓报》上发表《为庆祝元旦告全体指战员书》，指出坚持并扩大我们的既得阵地，把敌人占领地缩小到线与点，以至彻底赶走他们，是1940年的任务。

同日在新年干部晚会上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学习军事，武装我们的手脚。”

1月20日在直属队欢迎新来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心》等问题的演说。

1月30日和吴芝圃联名发布自2月1日起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令。

2月17日—18日在新兴集“精忠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时局与目前任务》的报告。

2月21日在新兴集“精忠堂”支队参谋工作会议上，作《加强参谋工作建设》的讲话。该讲话于1945年3月在新四军司令部编印的《参谋业务参考资料》第二集发表。

2月23日出席新兴集万人讨汪（精卫）大会，号召肃清潜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

2月26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豫皖苏边区财经状况。

2月28日致电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就砀（山）南常备总队政治处主任、共产党员怀盛德被砀山县县长等无端扣留枪杀一案，敦请严惩凶手，抚恤烈士家属，以彰大义，而雪冤抑。

3月8日在《拂晓报》上为“三八”妇女节题词：“为妇女大众的政治解放而斗争”。

3月12日在新兴集“精忠堂”孙中山逝世15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谁是中山先生主张的忠实执行者》的演说。

3月18日兼任抗大四分校校长，并在该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勉励学员立志做

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

3月25日在支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总结报告。

3月27日和吴芝圃、萧望东联名致函三总队八团副团长兼一营长陈文甫家属，盛赞陈文甫忠于民族国家之精神，对其在王浅子战斗中英勇牺牲表示深切哀悼。

春率部开挖永（城）南李寨至新兴集“新四沟”。竣工后，当地群众自动集资勒树“新四沟碑记”一通，称赞新四军“前引前导与五亿袍泽谋乐利，任劳任怨为三区广众造腴田”。

4月10日在新兴集“精忠堂”扩大欢迎新来干部会上致欢迎词，号召“一切抗日进步的先进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开垦豫皖苏边这片“荒园”。

4月14日在新兴集“精忠堂”鲁雨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痛悼亲密的战友鲁雨亭同志》。

4月21日和23日在《拂晓报》上，连续发表读苏联古伯尔曼所著《怎样把日本武装干涉者赶出了远东》一书笔记——《我们的镜子》一文。

4月24日和吴芝圃率所属全体官兵发表通电，抗议汪精卫在南京“傀儡登场，伪造中央”。

4月29日在《拂晓报》上公开致函蒙城县县长袁传璧，抗议活埋共产党员杨子仪等滔天罪行，揭露其反共降日法西斯真面目。

同日主持成立豫皖苏边第一个文艺研究团体“读与写社”。5月该社《读与写》杂志创刊，并为其撰代创刊词——《望读与写》。

5月1日在豫皖苏边区军民纪念“五一”大会上，发表《以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气概为革命而斗争到底》的演说。

同日撰《五四运动的继承者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一文，5月4日《拂晓报》予以发表。

同日为《拂晓木刻》题写刊名，并撰创刊词。

5月4日在支队直属队“五四”纪念大会上发表《发扬“五四”精神，坚持团结进步》的演说。

5月6日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以及陈毅、张鼎丞、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李先念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通电，表示抗敌讨逆决心，不使汪逆“离间挑拨之奸巧”得逞。

同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报告豫东、皖北顽我武装斗争形势，估计此间大的武装冲突将不可避免，特请总部速令第三四四旅速向永、夏、商边开进。

5月15日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党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亟待解决的大问题》的讲话。

5月26日豫皖苏边宪政促进会成立，被选举为该会名誉理事长。

5月28日致函邓颖超，告知汉皋一别，三个年头，“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风来雨去，肉体上虽不舒服，精神上倒也愉快”。

6月1日指挥新兴集“六一”战斗，胜利粉碎日军数路围攻。

同日晚接见《国际新闻社》战地记者任重，畅谈豫皖苏边抗日游击战争的现状和发展，认为目前豫皖苏边已成为“游击根据地的雏型”。

6月4日和萧望东联名发布重建新兴集布告，表示“新兴集与新四军血肉相关，尽心竭虑，纠合群力，重新创造一新兴集而后可”。

6月9日在支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欧战进入新阶段后的国际形势》等问题的报告。

6月中旬命令支队第一、二、三总队进行缩编，成立支队特务团和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

6月20日与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新兴集。

6月21日致电刘少奇并彭德怀等，建议黄克诚及新二旅留豫皖苏边开展局面。

6月29日和黄克诚联名致电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报告此间部队已根据军委27日电示实行合编，对外六支队名义及八路军名义均不变，对内则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7月1日致电刘少奇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报告发展华中的战略设想。

7月7日撰区党委机关刊物《〈党的工作〉发刊词》，认为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应该是《党的工作》的任务。

7月11日致函烈属涡阳谢庄谢老太太，称其三个儿子抗日救国英勇牺牲，可谓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

7月12日奉朱德、彭德怀电令，就任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7月25日致电叶挺、项英，报告“七一九”太和惨案经过，请据实向安徽省政府当局提出交涉，以伸公理而利团结。

7月27日因黄克诚奉命率第三四四旅、新二旅执行“向东发展”任务，八路军第四纵队遂重新进行整编。彭雪枫仍任司令员，黄克诚仍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五、六旅，进军淮上，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8月1日致电刘少奇并项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黄克诚，报告第四旅及第五旅一部控制淮河下游以后的皖北紧张局势，决定撤出蒙境双涧集部队，不再西进。

8月23日在纵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开展统一战线，争取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主体继续团结抗战》的报告，纠正个别地区和部队不重视统一战线的过“左”倾向。

8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8期上，发表《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游击战术指导法则》一文。

8月27日给木刻家刘砚题词：“文化是社会解放的前锋”。

9月初率纵队司令部进驻怀远钮家湾，并令四纵五旅、六旅在萧（县）、宿（县）、永（城）、夏（邑）等地全线出击，响应与配合八路军举行的百团大战。

9月14日为《抗大生活》出版抗大四分校第一期毕业纪念特刊题词：“为了革命，为了解放事业，立志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

9月27日赴板桥西陆楼看望第十三团（老一团）欢迎该部胜利归建，并祝在建设铁的党军工作中一路领先。

10月上旬和萧望东、张震等参加淮上地委、怀远县委在龙亢举行的平阿山烈士追悼大会，悼念10月2日在平阿山惨案中牺牲的刘墨舞等三烈士。

10月20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李品仙似采取“首先向我皖东进攻，而对皖北取守势”的“出攻入守”方策，提出“皖北战略方针”的建议。

10月21日在怀远基督堡纵队参谋会议开幕式上作《为建设铁的党军而斗争》的报告。

10月在边区各界实行紧急政治动员干部会上，作《大风暴前夜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1月7日在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号召学员“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把战争当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1月17日指挥蒙北板桥集战斗。此役激战三昼夜，歼日伪军1000余人，并收复蒙城、涡阳，击落九八式敌轻型轰炸机一架。

同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刘少奇，告知汤恩伯以阜阳、太和、临泉、颍上为基地，自南而北，分路向涡河北之永城、宿县、怀远、凤台间地区进攻之可能性为最大。

11月20日急电刘少奇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建议在何柱国、马彪等部均已西撤和汤恩伯、李品仙主力未到前，即以江南退让、苏北稍为退让为谈判中心，把苏北之第五纵队主力西撤至皖东北，以便增援淮南路西，使皖东、皖北两方均不致受到影响。

12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刘少奇、陈毅，报告豫皖苏边三年来统战工作之经验教训，强调党对军队及地方各级干部应加强“事敌人情”、“中国历史常识”、“马列主义中国化”、“党的政策策略”的教育。

12月9日作《〈怎样和敌人斗争与怎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序》。

12月12日发表《为紧急动员告淮上绅耆书》，呼吁淮上父老绅耆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挺身倡导”，“组织动员”，“空舍清野”，“保卫淮上”，以“挽空前投降危险”。

同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六旅第十八团团团长吴信容在第十七团团团长刘子仁策动下，裹胁所部 1000 余人，在永（城）萧（县）边发动军事叛变，并武装扣押该部政工干部蔡永、王静敏等数十人。

12 月 13 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报告“耿吴刘叛变”事件经过及善后办法。

12 月 19 日在《文化战线》第二、三两期合刊上发表《为展开文化运动而斗争》一文。

12 月 27 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陈毅，报告“耿吴刘事件”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表示对耿、吴仍取“争取”方针，对刘则取“打击瓦解方针”。

1941 年 34 岁

1 月 2 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等，报告边区反顽基本方针为：坚持现阵地，只有到万分不得已时才能过路东。

1 月 6 日致电彭德怀并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等八路军诸将领，报告汤（恩伯）顽进攻豫皖苏边的情况和我之策略及应对之准备，并建议刘子久到此间任区党委书记。

1 月 14 日和陈毅等新四军各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企图围歼遵令北移的皖南新四军。

同日和陈毅等新四军将领联名发表《敬告华中华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书。

1 月 17 日和陈毅等联名发表《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通电》。

1 月 24 日和陈毅等新四军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抗议国民党军委会 1 月 17 日通令。

同日在驻地接受《拂晓报》记者采访，发表《纵谈皖南事变》重要谈话。

1 月 25 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顽我双方之优劣条件及纵队反顽基本方针。并告我们已立下长期坚持华中之前哨战争决心，并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同日和黄克诚、张震、萧望东联名发布《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紧急通令》，命令四纵队全体指战员“立即准备一切，枕戈待旦，随时待命行动，以迎击迫在我近前之反共军”。

1 月 27 日在纵队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誓为皖南事变殉难烈士复仇》的报告。

1 月 29 日向四纵队所属各部发出“艳西代电”，命令各部自即日起在可能条件下对反共军实行进攻的态度，但对反共军各部及其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方针。

1 月 30 日致电中原局并中共中央，建议中央立即准备在豫西各县发动抗日除奸之游击战争，并应准备在各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2 月 1 日在日军向豫北、豫西进攻的情况下，和区党委书记刘子久致电中共中央并刘少奇、陈毅，建议挺进豫西、陕南敌后，建立抗日防顽战略基点。

2 月 3 日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该电称：目前我军不应挺进豫西、陕南。“但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但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

2 月 4 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报告四纵部署及怀（远）、凤（阳）、宿（县）、蒙（城）县政府建立的情况，并建议徐深吉部及赵谭支队南下豫皖苏边基本区，以便四纵主力在新区扩展战略阵地。

2 月 5 日和张震致电所属四纵各部，命令主力向西运动，侦察河西敌顽情况，并控制新黄河渡口船只。

2 月 6 日接刘少奇、陈毅电示：“你们应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颍上地区”。

2 月 10 日反共军乘日军停止豫南战役之机向四纵队发起攻击。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枪口对内，第四纵队发表《告华中被迫剿共的忠勇抗日官兵书》。反顽斗争，在不利形势下从此开始。

2 月 11 日急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左权，报告昨晨渡过沙河

之反共军已占江口集，我九团二营已向北撤退。

同日致电新四军军部，报告边区严峻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为：巩固涡北，坚持涡南。

同日致函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敦劝悬崖勒马，出主正义，不致内战再起，叛乱相仍，予敌以再犯之机。

2月1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新四军各师军政负责人委任令，彭雪枫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

同日致函阜阳警备司令廖运泽，呼吁共筹团结御侮，挽救大局义举，避免三军之热血洒于不光荣之内战中。

2月20日致电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报告顽军已分三路向我进攻，我略作抵抗即退涡北，涡阳亦于昨晨失守。目前我正处在极端紧急复杂之局势中，但决心以最大之努力奋斗下去。

3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2月18日电令，和萧望东于淮上防次联名发布《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政治部新字第一号布告》，宣誓就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萧望东就任政治部主任。

3月3日发表《致九十二军骑二军全体将士通电》，呼吁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维持抗战大业。

3月4日致电新四军军部，报告蒙北半古店战斗失利教训。

3月9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左权，报告龙亢、河溜均于昨日失守，自即日起，四师已转入游击生活阶段。

3月11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彭德怀、左权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报告四师目前对顽军采取的斗争方针，并不时派队夜袭之。

3月19日和张震致电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报告四师目前方针是坚持涡北游击，部队作战以袭击打小仗为主要手段。

3月23日电示师政治部及师属各旅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陈毅，批评反顽“战争既已开始，统战遂亦完结”的错误倾向，指示反顽斗争应取打拉兼施策略。

3月26日和萧望东与区党委联合发布《关于阅读传达了解与执行上级各种文件的指示》的训令，要求各级干部把上级各种文件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变成实际的行动。

3月派敌工部长刘贯一赴宿南蕲县集开展津浦路沿线胡沟、桃园等地统战工作。

4月1日发表《告南阳同乡书》，呼吁反共军中的南阳同乡官兵，“宁为抗日而壮烈牺牲，不为内战罪恶而死”。

4月2日和萧望东、雷明、张百川、任崇高联名发表《为征收公粮告淮上父老绅耆书》，呼吁淮上父老体念时艰，献纳余粮，协力同心，渡过难关。

同日为《拂晓报》撰写并发表《对今后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重要社论。

4月7日致电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等，报告永（城）南万楼战斗失利教训，强调我军对涡北顽军对策应为坚持并发扬游击战术原则。

4月14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报告中共党员、国民党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团团长陈锐霆要求起义。

4月20日在陈巷子接见陈锐霆，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对他进行慰问，并派方中铎到该部工作。

同日接见《拂晓报》记者，发表《对“四一九”皖北起义之观感》的谈话。

4月21日致电张震、萧望东、岳夏及各旅首长并报陈毅、刘少奇、毛泽东，通报大郭家战斗经过、胜利原因及其政治意义。

4月29日复电陈毅、刘少奇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四师决留第十一旅在路西游击，

第十二旅过路东等战略行动意见，认为我军总以跳出顽军之包围圈，深入顽之后方作战，方为上策。

4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任新四军第四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5月20日在管镇四师参谋长会议上作《三个月来军事斗争检讨与今后战术改进问题》的报告，初步总结路西三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

6月4日率师部由管镇移驻洪泽湖东高良涧整训。

6月9日召开师直干部会议，欢迎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到所部巡视工作。

6月23日率师部移驻淮宝仁和集，并发布整训令。

7月19日—25日出席仁和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代表军政委员会作专题报告，对路西三个月反顽斗争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总结，并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1日在淮宝县仁和集附近，举行四师骑兵团成立大会。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成为四师的“三宝”。

8月8日组建宿东游击支队，坚持宿东游击战。

8月12日和政治委员邓子恢（11日任职）联名致函罗炳辉，祝贺第四旅获得淮泗大捷。

8月22日向华中局作《关于四师进入淮北后之各方面工作布置报告》，确定第四师向西、向北发展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

8月23日任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

9月14日和政治部代主任吴芝圃出席全师组织会议，作《组织会议是四师作风转变的关键》的长篇讲话。

9月15日出席边区戏剧协会成立大会，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应该是带有充分教育意义的，而不是单纯的消遣品；我们的艺术作品应该要起先锋与领导的作用，以鼓励和鞭策大家向展开的远景迈进不息。”

9月24日在半城与林颖结婚。

10月5日为淮北行政公署教育处主办的《大众》半月刊题词。

10月10日赴骑兵团讲话，号召“锻炼体力，成为黑壮而有力的标准美人”。

10月12日和邓子恢联名发表《为我军成立四周年暨本师出征三周年纪念告老同胞书》。

10月13日在《拂晓报》上发表《我们将会被洗炼得更出色些》一文。

10月16日—23日协助陈毅指挥程道口战役。

10月26日在师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程道口战斗经过及经验教训》的报告，着重从战术上总结程道口战役的经验教训。指出：此战改正了一般同志在战术上的陈旧观念——不攻坚，不坚守，加强了我们对游击性运动战的信念。

11月1日在半城北大操场欢迎陈毅大会上致辞，并接受陈毅所赠俄文译本《战争论》。

11月5日—12日主持召开四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聆听陈毅讲话。

12月4日和政委邓子恢联名发布《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关于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指挥关系问题的通令》，确立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正常关系。

12月14日撰《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一文。

12月21日在《拂晓报》上发表《马列主义者要学习军事》一文，纠正四师报纸刊物“文艺多于政治，政治多于军事”的偏向，要求四师指战员，都应有其自己的军事常识和高深的军事素养。

12月31日和政委邓子恢就《新四军第四师一九四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向军部做书面报告。

1942年35岁

1月1日在《拂晓报》上发表《为新年元旦告指战员书》。

1月21日在《拂晓报》上发表《论精兵主义》一文，号召扩展工作，积蓄力量，精兵简政，为四师真正走向铁的党军而斗争。

1月25日和邓子恢、张震、萧望东、吴芝圃联名发布《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对解除武装、取消敌对行为之日伪军官兵实施“绝对禁止杀害”等七项政策。

1月31日做出向西发展的军事部署：即以第九旅驻泗宿公路以北，第十一旅驻泗宿公路以南，游击支队确保现阵地，消灭土顽，建立政权，并派小部队去路西游击建立前进阵地。

2月15日在第四师《军事杂志》第17期上发表《论大量使用原始武器》一文。

3月8日在《拂晓报》上发表《迎击敌人春季“扫荡”》一文。

3月19日—31日在中共淮海区委驻地周村送别刘少奇。

4月22日为《拂晓报》撰写代社论《认清敌人与准备自己》。

5月10日参加师直保卫麦收军事演习，并率师司令部移驻管镇。

5月15日撰《悼启邦同志》一文。

5月19日—22日在师侦察工作联席会议上，作《没有情报就没有胜利》的报告和《侦察工作联席会议总结》报告。

5月25日在《拂晓报》上发表《所望于政工会者》一文。

5月30日在全师第二次政工会议上，作训词：“保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作风，反对粗枝大叶不求深入习气。”

6月11日—24日到抗大四分校检查工作，主讲军事课。

7月1日和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副主任孔石泉联名发布《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决定的训令》，并参加全师整风学习总委员会。

7月7日在“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抗战什么时候胜利，抗战以后中国将成怎样》的讲话。

7月15日—20日参加全师军事工作会议，号召清算军事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创造新的战斗作风。

7月22日和邓子恢参加师直盛大晚会，迎送萧望东赴第二师工作，吴芝圃主持第四师政治工作。

8月5日和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副主任孔石泉联名发布《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的训令》。

9月12日撰《再论精兵主义》一文。

9月18日在师直“九一八”11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严重局势下的两大工作》讲话，号召“又精兵又整风，兵精风正好打仗”。

9月25日和邓子恢、张震等发布《关于提高〈军事杂志〉在部队军事指导作用的指示的训令》。

10月14日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军事报告》，总结了边区16个月来所取得的政治、军事成绩，指出目前敌对边区“大规模的‘扫荡’将有来临之一日”。

10月15日在师《军事杂志》第29期发表《战略战术问题浅说》一文第一、二、三章。

11月14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反“扫荡”方针。

11月16日率师部撤离半城。指挥淮北军民投入反“扫荡”战斗。

11月淮北军区奉命与师司令部合并。彭雪枫兼淮北军区司令员。

12月17日率部移驻半城大王庄。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3日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迟缓等于死亡》的报告，指出在战争条件之下，一切工作都须迅速、果断，丝毫因循不得，丝毫迟缓不得。

1943年36岁

1月24日致函第一军分区，对“主力与民兵配合”诸问题作出指示，认为“民兵，以及由主力去教育、帮助、配合推动民兵，是今天整个边区的一个首要问题”。

2月13日撰《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一文，总结了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经验教训，并对日军今后动向和华中斗争形势作出预测。

3月15日电令四师各部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各个击破顽军韩（德勤）、王（光夏）的进犯，迫其返防。

3月16日和张震等由师部前往界头集前方指挥所指挥对韩、王顽军自卫反击战斗。

3月18日在山子头全歼进犯顽军，俘虏韩德勤，击毙王光夏。

4月1日以新四军代表名义与韩德勤总部代表吕汉劲签订《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4月18日—20日陪同陈毅等春游大柳巷。

4月30日和邓子恢、刘子久联合致函中共泗宿县委，发出关于《坚持边区的武装斗争》的指示。

5月1日和邓子恢、张震向陈毅、张云逸、赖传珠报告淮北反“蚕食”斗争形势、任务和方针，并作为《淮北区党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发布全区实施。

5月12日撰《悼彭雄同志》一文。

5月19日—31日赴军部黄花塘，听取饶漱石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报告。期间，赴第一、二师之抗大分校与第五旅参观。

6月29日在全师军事教育会议上作《继续完成新的整训计划》的总结报告，指出此次整训的方针是“在战斗中整训，在整训中战斗”。

7月4日在区党委总学委扩大座谈会上作《关于中央整风新指示及华中局补充指示的传达》报告，要求边区全党完成整风计划，切实改进干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7月21日在双沟举行的边区军民联合反对内战动员大会上，作《一面坚忍苦斗，一面荒淫无耻》为题的演说，号召边区同胞反对内战，保卫边区。

8月2日根据7月30日在岔河镇淮宝全县士绅反内战座谈会上所得情况，致函邓子恢、刘子久、吴芝圃、刘瑞龙，提出目前边区宣传教育工作应注意气节教育等几个中心问题。

8月22日撰《整风第一》一文，提出“战斗之外整风第一”的任务。

8月28日率师直属队及参加医工大会干部多人参加泗南大柳巷淮河大堤抢险斗争，并借拨公粮500石，接济河工抢修淮河大堤。这段堤后被命名为“雪枫堤”。

9月4日在师第三届医工大会闭幕会上，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报告，号召全师医务工作者“立志做一个医务专家”。

9月18日在师直“九一八”12周年纪念大会上，作题为《严重警惕》的演说，驳斥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的说教，指出：“只有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9月25日在第九旅旅直干部会上，作《民主运动中的偏向》的报告，强调正确运用“民主”和必须正确解决“服从”问题。

10月5日和陈毅、张云逸、潘汉年、范长江等参加江淮大学开学典礼。

10月10日在《拂晓报》上发表《纪念朱家岗殉国烈士碑记》一文，纪念1942年12月10日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为守备朱家岗而殉国的革命烈士。

10月12日在边区军民庆祝新四军建军六周年暨第四师建军五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

10月中旬在淮北苏皖边区第六次教育行政会议上，提出“教育应走向劳动化、群众化、战斗化的方向”。

10月28日在淮北苏皖边区宣教会上，作《关于时事教育》的总结报告，指出：“时事教育是党的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必须予以重视。

11月8日在《拂晓报》上发表《略论苏德战局》一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26周年。

11月25日前往淮宝曹王庄迎送陈毅，并派淮北第三军分区警卫连护送陈毅至微山湖铁道游击队活动地区，转赴延安。

11月30日在部队版《拂晓报》上，发表《文化训练队思想论战总结报告》一文。

12月1日在淮北卫生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训词。

12月2日在《拂晓报》上发表《贺〈拂晓报〉五百号——五年来〈拂晓报〉的检讨》一文，指出《拂晓报》今后应“向着‘全党办报’，‘全军办报’，‘全根据地人民办报’的路走去”。

12月6日和邓子恢、吴芝圃、刘瑞龙、陈荫南等发表师兼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战斗动员准备反“扫荡”》布告。

12月15日在军部会议上作《淮北苏皖边区扩军的经验》报告。

1944年37岁

1月1日在《拂晓报》上发表《一年来的军事工作》一文，指出今后的军事工作重心，应向着“推动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的总方向而努力”。

1月3日—9日和张震赴灵（璧）北张大路指挥战斗。

1月29日在师直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的讲话。

2月主持清查淮北中学第二次“反特案件”，并经中共淮北区委员会深入调查和慎重研究后，予以彻底平反。

3月27日和邓子恢、吴芝圃、刘瑞龙致函泗阳案件受害者朱清阳，告知该案区党委已做出平反处理，望速回行署面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3月31日和邓子恢、张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第三十一团等部泗阳反“扫荡”经过及未能全歼敌人的原因，并报泗阳县长兼总队长谢驎等九人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4月6日和邓子恢、张震、吴芝圃联名复信睢杞太抗属工厂工友和抗属小学师生，告知“我们胜利的日子，翻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并望他们“做好工作为前线，学好本事打敌人”。

4月8日和邓子恢、张震、吴芝圃联名发布《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边区党政军干部“既会执枪作战又会执笔作战”。

4月25日和邓子恢、张震致电新四军军部，报告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津浦路西的敌伪顽情况，认为目前开展津浦路西的条件已经成熟。

5月8日和邓子恢、张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津浦路西顽伪军部署情况，认为目前是我恢复原四师基地永涡地区及开辟黄泛区以西扶沟、鄢陵的良机。

5月24日参加骑兵团历次战斗牺牲烈士追悼大会，号召指战员学习革命烈士的英雄气概，以作战胜利为烈士复仇。

6月6日致信林颖，告知反法西斯第二战场已于本日开辟，围攻希特勒德国之局面今已形成。“整个地球上到处充满着炮火，新的世界行将不远了！”“中国革命二十余年，应该苦尽甜来了。”

6月9日参加师直革命老战士资凤50寿辰祝贺会，送“甘居人下”四个大字致贺。

6月13日和邓子恢赴军部，参加华中局打通思想会议。

6月23日—24日作反省报告。

7月11日和邓子恢致电师部，告知中央缩毂中原方针已定，指示做好西进准备工作。

7月31日和吴芝圃由军部同返淮北师部。

8月4日和张震、吴芝圃、刘瑞龙等研究实施中央西进作战方针及收复路西等有关事宜。

8月14日和邓子恢、张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四师西进行动计划，并和邓子恢、张震联名发布四师西进命令。

8月15日和张震、吴芝圃在半城率部誓师西进，拯救中原。

8月23日和张震等指挥四师西进部队攻克小朱庄，全歼王传绶以下1800余人，打开西进大门。

同日和邓子恢、张震、吴芝圃在《拂晓报》上联名发布《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示第四师主力西进“志在联合友军，携手抢救中原”。

同日和邓子恢、张震、吴芝圃在《拂晓报》上联名发布《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希望豫皖苏边区“男女老少全体组织起来，大家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团体，在主力部队帮助之下实行武装自卫”，“巩固后方，援助前线”。

8月24日和张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小朱庄战斗后的敌情及战斗部署。

8月29日和张震、吴芝圃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西进部队整训待机后的作战方案。

9月4日和张震、吴芝圃致电邓子恢、刘瑞龙，报告西进部队“地方工作情形”及“目前地方工作的方针”。

9月7日奉军部命令，统一指挥路东、路西部队，拟歼路东、路西各路来攻顽军。

9月9日和张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报告西进部队“打顽拉伪”，“避免两面作战”方针初步战绩。

9月10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萧（县）、夏（邑）、永（城）地区布置反顽战场，实施各个击破顽军夹击四师西进部队计划，并统一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参战各部，以求作战密切配合。

9月11日为准备迎击各路顽军合围反扑，指挥四师西进部队围歼夏邑八里庄顽二十八纵队八十二支队李光明部。晨6时许，顽李光明部大部被歼，在其指挥骑兵团追歼突围残敌时，不幸为流弹所中，壮烈殉国，遗爱长淮。

（淮安市档案局周焰周登超整理）

后记

后记

今年9月11日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殉国70周年。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在洪泽湖地区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创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北人民称赞彭雪枫的部队为“天下文明第一军”。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等领导称彭雪枫“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1989年11月，中央军委确定彭雪枫为33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彭雪枫入选全国“双百英模人物”。

为纪念彭雪枫殉国70周年，淮安市社科联、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编辑出版《彭雪枫纪念文集》一书。市党史学会具体承担该书的编辑工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即：文稿与家书、回忆与怀念、专题与研究、大事年表。前插为：中共中央及领导人题词、彭雪枫当年的历史照片和有关彭雪枫纪念活动的图片。

彭雪枫一生经历丰富，留存的史料较多。在该书编辑过程中，我们重点选编1941年5月至

1944年8月彭雪枫在洪泽湖地区领导淮北军民进行抗日斗争所形成的史料，为保持历史原貌，所收文稿与家书一般未作改动。回忆与怀念部分收录的是彭雪枫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亲属撰写的纪念文章；专题与研究则是围绕新四军四师三件宝以及彭雪枫直接参加的战役（战斗）与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专题与研究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为纪念彭雪枫殉国70周年而撰写的，也是第一次发表。大事年表反映的是彭雪枫一生的重要经历及与彭雪枫相关的重大事件。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市委书记姚晓东亲自为本书作序；市委常委、秘书长肖本明多次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亲自审阅了书稿；市社科联、市委党史工办、市党史学会的领导直接参与书稿的审读和编辑校对工作；市财政帮助解决了出版经费；中共党史出版社、省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通力合作。值此书稿付梓之际，谨向所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努力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讹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4年9月